

錄憶回將名戰大界世次二第

# 軍 字 十 洲 歐

(錄憶回帥元豪森艾)



鍾先鈕：者譯  
版出社粹譯事軍





# 歐洲十字軍

## 第一章 戰爭序曲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國季德爾元帥(Feld Marshal Jodl)在倫斯(Reims)盟軍總部內簽字投降，翌日午夜即正式生效。此一始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歐洲戰爭，於焉終結。

戰爭中，歐洲災黎死傷者不下數百萬，而萊茵河(Rhine)以西大部地區，在德軍佔領四年的暴政統治下，不特一切言論結社的自由悉被剝奪，工業衰退，經濟崩潰；即德國本身亦同樣是到處破瓦頹垣，瘡痍鮮目，其偉大無比之工業，已頹於癱瘓狀態。英帝國雖身為戰爭主角，在全國實行總動員之下，人力可謂發揮至最高度，其經濟財政，早呈枯竭。蘇俄伏爾加河(Volga)以西全部工業，被毀殆盡，其遭受之創痛，亦屬不輕。

延至日本投降為止，美國的損失，在戰鬪或勤務中，死三三二、一八八人，傷七〇〇、〇〇〇餘人，國家資源，除供應自己的軍隊以外，還要以無數的軍火裝備租借其他盟國，使盟國能各盡所能，以貢獻於我們之共同理想，而有效地來對敵作戰。美國在戰爭初期，一切均未充分準備，在此種狀況下，竟能一躍

而具有無比的實力和效率，進而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實是一種奇跡！

美國於一九三九年始着手加強軍備，當時美軍實力幾等於零，全國上下對此不加重視，直至歐戰一年以後，方感國防薄弱，實力空虛。

此年夏季，德軍沿波蘭邊境集中約六十個步兵師，十四個機械化師，三個山地師，及飛機四千架，戰車裝甲車約千輛以上。而波蘭當時傾全力所能動員者，尙不及德軍三分之一，因之波軍一遭德軍閃擊，有如秋風之掃落葉，即告瓦解崩潰。波軍實力雖較德軍劣勢，然在人員裝備上，猶遠勝於當時之美國陸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之美國實力，包括所有陸軍空軍及勤務部隊，其總數不過十三萬人，計平時編制的步兵師，有完整者三個，不完整者六個，戰時編制的步兵師竟一個亦未具備；兩個騎兵師，實力尙不及編制之半數，裝甲師根本沒有，戰車部隊合計僅有兵員約一千五百人，空軍作戰飛機爲一、一七五架，全部空勤及地勤人員約一七、〇〇〇人，兵力非常薄弱；海外防區，自北極圈至赤道，及巴拿馬至柯里幾道爾(Corregidor)，分佈遠及八千哩之外，守軍僅有四五、三〇〇人，其困難程度，實至不可想像。

夏秋之交，美軍會兩度加強實力，陸軍增至二二七、〇〇〇人，但在德軍征服波蘭準備入侵西歐的八個月當中，竟未能再加擴張。

美國人仍相信歐亞二洲，遠隔重洋，戰火不致延及本身。當中真能明瞭美國之繁榮安全與自由世界存在間之直接關係者，可說是寥寥無幾。因而對於軍備未敢稍忽，以及澈底了解美國今日已不能置身於任何國際間重大衝突之外者，亦僅有少數的軍事專家和具有卓見的政治家而已。

一九四〇年春，德軍佔領丹麥挪威後，隨即由萊茵河方面發動閃擊戰，橫掃法國，直達比斯開灣（Brest），英軍倉惶自敦刻爾克（Dunkirk）撤退。如此的慘敗，才使美國開始感到不安，六月中，將正規陸軍增至三七五、〇〇〇人，八月底國會批准動員全國保安隊（National Guard）。六個星期後，即行實施徵兵。至一九四一年夏季，美國陸軍，包括所有正規軍保安隊及民兵，總數共達一百五十萬人。自美國有史以來，從未召集如此龐大之平時兵力，此種擴張，乃為適應國際局勢的權宜之計。

然而所有保安隊和徵集而來的百萬大軍，照規定不能調赴西半球以外任何地區，即使在國內服務，為期亦不能超過一年。一九四一年夏，當德軍瘋狂地侵入俄國之際，其另一夥伴日本，亦躍躍欲試，企圖征服太平洋。美國陸軍對於海外守備，實際上不得不稍予加強。

珍珠港事變，距美國國會通過擴大徵兵法案尚不到四個月，該法案規定所有陸軍部隊，均得調赴海外，同時又延長其服役年限。國會採取此種行動，應歸功於馬歇爾將軍。他所發出的緊急呼籲，在國會中會造成極深刻的印象，惜當時局勢尚未完全趨於明朗，縱以馬氏之鑒望，亦無法完全壓倒反對方面的意見。擴大徵兵法案，在眾議院中僅以超過一票之多數而被通過，同時對於年達二十八歲士兵之退役規定，亦未取銷，這反應出一般人仍然繼續沈溺於安全的迷夢中，認為沒有全面整備國防的必要。

如是渡過了兩年，除美洲外，戰爭蔓延幾遍全球。軸心氣焰高漲，企圖以軍事統治整個世界。美國的實力步步擴充，象徵着美國人正逐漸拋棄傳統的孤立主義，此種妥協觀念的轉變與斷然行動的採取，直至珍珠港事變挺身為生存而戰時，始不得不再改弦更張。



以後在三年半的歲月中，美國大量生產軍火，成爲擊敗軸心德國的主角；對摧毀日本帝國，更是單獨執行一次決定性的戰爭。

美國的劃時代改革，並非一蹴而成，乃由於戰火日漸燒及自身，且盟國始終屹立不移，才使美國不得不做，而且有機會來做。當戰爭剛開始時，絕無任何人能預知其結果如何，對於國家和個人的需要來說，也很少人能於事先顧慮周到，祇有逐步發展，逐步學習，以完成所能擔負的時代使命。

美國於三年半內，由一令人驚駭的危險狀況，轉變爲一在戰爭上具有強大力量的國家，此爲使李德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所以對吾人投降的兩種奇跡之一。另一奇跡，係盟軍戰爭指導的發展，更在這同期內，能進於完成階段。歷史昭示我們，多數國家聯合作戰，其進行甚爲困難，過去盟國因此而歷遭失敗，鑄成了許多錯誤，以致若干職業軍人，對於盟軍作戰的信念上，想要採取有效行動之可能，早已失去信心。他們認爲除非具有無限資源供應，或可得到最後勝利。即以天才統帥拿破崙光輝卓絕的作戰指導而論，也不免受研究軍事的學者批評，認爲他常是對聯合軍作戰——因之也是對分歧的議論、和不同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各種利益作戰而已。

盟國的初步工作，乃是以單獨的機構，來決定如何利用英美兩大強國的資源。

從無任何先例可循，更無任何法令規章可憑；過去在歷史上，各國間聯合對一共同敵人作戰，凡是獲得成功的，其中一定是有一國家站在領導和統治地位，能獨斷專行。現在則需要由各國採取自動的種種讓步，以形成有效的統一。故真正的戰史，特別是『火炬』(Torch)、北非登陸和『霸王』(Overlord)，諸變

第登陸) 在地中海與西北歐歷次戰役的史實，即基於此種自動合作，促成一致，而獲得成功的，誠然，意見的分歧總是有的，那些大人物間的分歧確是代表民族間的偉大和驕傲；但在此次盟國並肩前進，卒能獲得勝利的表現上看來，並沒有不良的影響。

當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時，我尙在菲律賓，充任麥克阿瑟將軍之高級幕僚已近四年。其時，麥克阿瑟將軍正主持菲律賓獨立後軍隊之建立和訓練工作。

當地對於此次戰爭甚感興趣，在馬尼刺俱樂部中，所有外國使館人員，對此時起糾紛，而逐漸提高其研討的興趣。大多數人視希特勒是一窮兵黷武的混世魔王，而少數人又將他目爲叱咤風雲的角色。但一般人均特別注視納粹獨裁者下一次的舉措；對於日皇裕仁，則很少有人提及。

德軍入侵波蘭的消息傳來後，我和老友史密斯上校 (Colonel Howard Smith) 正聆聽英國首相的廣播。當我突然聽到宣佈英德間再度進入戰爭狀態時，特別感覺這是一個極端嚴肅的時刻，因爲我認定歐戰一起，美國遲早不會再保持他的中立地位了。

我雖然確信美國遲早必將捲入戰爭漩渦，但對於參加戰爭的方式，却判斷錯誤。當時我以為參加歐戰之前，日本決不致和我們作戰；尤其我認爲至少在戰爭爆發一年之後，我們才會被迫參加對軸心作戰，藉以保衛本身的安全。

早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多數陸軍高級官員，均認世界正走向另一次全球性的戰爭，我亦持着同樣的見解。日德意獨裁者的每一行動，俱說明他們欲取得其所需要的土地，絲毫不予放鬆，似此野心，勢非迫使

民主國家早日從事戰爭不可。許多人還以為希特勒不會和英法作戰。那真是一種錯誤的判斷。

一般人以為法國陸軍和英國海軍在聯合作戰上一定可以擊敗德國，這不僅忽視了若干觀察家懷疑法國軍事效率的報告，且未考慮到德國參謀本部的一貫主張，即一切攻擊須經過冷靜的判斷，才得迅速成功，他們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歐戰既起，我斷定美國勢須立刻開始準備戰爭，故即晉謁菲律賓賓總統，告以回國之意。雖蒙奎松總統 (President Manuel Quezon) 慫恿慰留，惟我心馳故國，遂於年底以前離菲返美。

是年十二月，我携眷離開馬尼刺，啓程返國，蒙麥克阿瑟將軍親送登輪，惜別依依，談及世界前途，似乎彼此皆有一種共同的認識，意料惡運發生在歐洲的機會為多，亞洲則很少可能。我和麥克阿瑟將軍自此一別後，直至我轉任參謀總長去東京訪問時，才得有機會再見。

返國途中，道經日本之便，我們曾在沿海諸城市逗留若干時日。當時美國軍官在日旅行者，頗不乏人。我們的順道訪問，原沒有什麼不平凡的地方，但當我抵達日本登陸手續尚未辦妥時，即碰到一個自稱是日本副郵務總長的留美學生，他說從友人處已經得知我在菲律賓的工作性質，雖未提出其他特殊問題，但似乎對我在菲律賓的印象頗感興趣。同時他對於日美間的友誼和諒解，特別一再強調。他在我居留期間，導遊名勝，多方相助，處處表示親善。他似乎有無限時間專來嚮導陪客，我以為他如此接待一個訪日美人，可能是出於他個人對於求學時代的留戀，但在數週以後，我向其他訪日的遊客朋友談及此事時，他們似乎從未有過相同的奇緣，或遇到別政府官吏。



一九四〇年一月初，我返回美國，被派至華盛頓州路易斯塔（Fort Lewis）充當步兵第十五團團長。在軍事機關從事幕僚工作九年之後，一旦回返軍營，親與人員武器時相接觸，內心深感無限愉快。

當此世界已大部捲入戰爭，而美國亦正走向戰爭之際，我有機緣回任隊職，可說是件難能可貴的事。步兵第十五團所有兵員，大部係一九三八年撤退回國前駐中國的部隊，每年隨季節應召受訓之老兵及最近入伍之志願兵，軍官則全部為職業軍人。

如果我們受到驟然的攻擊，或一旦發生戰爭，此種部隊即將成為美國國防上的堡壘和反攻的先鋒。祇須予我們以餘裕時間，利用他們作為基幹從事擴軍工作，則我們的軍隊不難建立數百營之多；如以之充任教官，擔任訓練責任，亦不難使千百萬新軍立成勁旅，而使各級官兵得有機會一顯身手。

一九四〇年一月初，美國陸軍中，充分反映人民之鬆弛態度，和百年以前一樣，一般官兵缺乏警覺性，不重視訓練，所有時間多被運動娛樂和宴會所支配，而軍隊中，重視傳統，講究資歷，毫無進取精神。一般認為步兵時代已成過去，自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調檢至陸軍步兵人數，由五六、〇〇〇人減至四九、〇〇〇人。在表面上看來，對於這些平凡的步兵，無論在歐洲或太平洋，皆不能預知其將來的地位。此種減縮，可能被解釋為即將在軍事上遭受淘汰之象徵。

環顧當時的武器和裝備狀況，對步兵精神毫無補益，如單發步槍，木製迫砲機槍模型，多係上次大戰時產品，若干新式武器，僅有藍圖，以供研究。對於現代化戰車飛機，亦無有效的防禦方法。其他各種裝備，俱感缺乏。

在本世紀之四十年代中，美國軍費僅以訓練部隊骨幹為滿足。步兵輕兵器實彈射擊時所需用的彈藥，亦不易獲得。軍隊訓練注重內務、校閱和隊形，此實由於美國人民憎惡戰爭，所以才造成軍事上漠不相干的態度。

對軍事的原理原則，不能供實際運用，官兵不能自演習中得到實戰經驗，對於勝利前途顯無保障。因此，陸軍部在馬歇爾將軍領導下，煞費苦心，克服一切困難，迅速行動，以準備那無法避免的戰爭。

最大的困難，尤在心理方面。許多人——包括一部份職業軍人在內——皆秉着頑固的自滿心理。一九四〇年五月法國的淪陷，猶未使之愕然驚醒。當時有一美軍師長，自以為對英國的危機有充分認識，認定英國決不能支持六個星期之久，到處與人打賭，一擲千金，儼如隔岸觀火，不關痛癢。此種態度，在大部份士兵和平民中間，極為普遍。殊不知英國為唯一剩下的交戰國，唇亡齒寒，我們本身亦將失去安寧的日子。幸國內尚不乏高瞻遠矚之士，且埋頭苦幹之輩，亦究居多數，故能力挽危局，並得到意外的成就。

世界的緊急局勢，雖為國會方面日漸注視；但整個國家，並未澈底改觀，對於軍隊訓練，尚未完全按照實戰的要求。我們必須慎重從事，以免激起士兵及其家庭之惡感，許多高級官員，不敢在惡劣天候或大演習中做過度的訓練，深恐遭受一般輿論的反對，他們沒有想到平時多流一滴汗，戰時就可少流一滴血。上級的緊急命令和選見人士的警告，並不能消除他們根深蒂固的苟安、愚昧、和虛渺的幻想。

保安隊的改編，確將陸軍實力大為加強，特別對於步兵和防空方面有顯著的進步。雖然人員、裝備和訓練都不充實，但保安隊的編制，至少是已達到完成的程度，祇須稍假時日，加以徵募、裝備、訓練，即

可成爲一支勁旅。

一九四〇年秋，軍中上級官員爲了一線曙光，國會通過一項撥款，以實施極爲重要的野戰訓練。這訓練後來由陸軍先進才幹卓越的萊恩奈爾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Lesley J. McNair)主持。步兵第三師第十五團奉令由路易斯堡向遙遠的華盛頓州和舊金山以南的孟特來半島(Monterey Peninsula)，舉行演習，對戰術及後方籌幕僚業務，均一一加以演習，最後並自路易斯堡至加州孟特來以南的約朗(Colon)農場，舉行一千一百哩的長距離摩托化行軍，演練各種戰術情況、指揮程序、交通系統、和行軍紀律。

當我在第三師服務時，得與老同學克拉克少校(Major Mark W. Clark)同事，在多次演習中，我們經常合作，而且相得益彰。他的計畫、訓練、和組織能力，爲其他軍官所莫及。我對他極爲敬重。曾因新軍之迅速擴充，他不久就調赴華盛頓充任麥克奈爾將軍的助手去了。十一月間，我亦調升第三師參謀長，任職四個月，適第九軍於路易斯堡成立，我又升任該軍參謀長。這一次的任命，爲我第一次的緊急擢升，獲得臨時上校官階，時爲一九四一年三月。

第九軍軍長爲朱士少將(Major General Kenyan A. Joyce)，所有幕僚人員經歷雖淺，但極優秀，對於我們的訓練方式，也非常贊同，各人無不竭盡智慮，力求完備無闕，以符合實戰的要求。後來我對他們亦會加以引用和提拔。其中最爲傑出者，計有杜魯斯科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Lucian K. T-ruscott)、魏曼少將(Major General Willard G. Wyman)及寇蒂斯上校(Colonel James Curtis)等人。



一九四一年春，美國的每一角落，每一軍營，皆忙於擴軍工作，舉凡正規軍、保安隊、後備部隊，均爲擴充對象。所徵召的兵員數以百萬計。至于本軍的擴充計畫，自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第四十一師前遣梯隊到達路易斯堡開始，短期內即將該師及其他保安部隊編成，駐紮該堡附近。

次年春季，西海岸方面的活動，更爲積極。部隊車輛川流不息，營幕工場，梯次鱗比，有如雨後春筍。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所有身體合格的男子，全體受軍事或技術訓練，使之知道軍人的光榮任務，熟諳軍隊紀律和協同。但由於一般人不願接受真正的作戰訓練，使我們不能希望造成大量的頑強戰鬥人員，僅能在精神上實質上準備戰爭。

縱對當時如是的有限目標，也使比較幹練的官兵，有不敷應用之感。參謀人員經常從事計畫、指導、觀察工作，使命令及實施趨于一致，並盡力講求人員補充及車輛調配，以期本軍區與全國陸軍的進度，齊頭並進。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調升爲第三軍團參謀長。軍團司令爲克虜傑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Walter Krueger)，司令部設在聖安多尼 (San Antonio)。至此我對於美國陸軍之全般問題，有更接近一步的了解。當時地面部隊區分爲實力不同的四個戰術軍團，各以正規部隊爲骨幹，配屬若干保安隊，所有空額，則由預備軍官和徵募之士兵補充。據我在桑荷斯頓堡 (Fort Sam Houston) 所獲得的報告，知道全國各部隊的訓練精神和力量，普遍地有飛躍的進步。

狀況確比一年以前爲有利了，美國陸軍總兵力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但缺點仍然不少。新式戰車車

輛及防空器材均甚缺乏，支援空軍幾乎沒有。加以保安隊和徵兵服役年限僅為一年，一旦九月間期滿，開始退役，新兵入伍人數即有不足之虞，幸此項顧慮，不久即告消除。

縱以當時陸軍的迅速擴充，和軸心軍事力量的炫耀，終不能改變若干正規軍官所固執的陳腐教義和常規。他們的愚昧實已不能再予寬恕。另一問題，就是保安隊和預備軍官，均已在戰前所維持之國民治安部隊中漸趨衰老，他們在二十歲或三十歲時所作的努力，現在結果是，在體力上已不適於戰鬥部隊的要求了。

克虜傑將軍為陸軍中有數的高級軍官，一八九〇年代，出身士兵、伍長、班長，以苦幹著稱。他在四十年的服役期間，和每一軍事上的變動並進。軍官中很少有比他更清晰地認識另一次戰爭對陸軍的要求的，也很少有人體力上能比他更強韌，更活躍。他全憑其克己修持的偉大精神，以感召他人，而成為一般軍人的楷模。

第三軍團奉命集結於路易西安那州，(Louisiana)和雷耳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Ben Lear) 的第二軍團舉行對抗演習，以試驗我們的人員、武器、裝備和戰術思想在實戰中的價值。時為九月，雙方集結的兵力，第三軍團有二七〇、〇〇〇人，第二軍團也有一三〇、〇〇〇人，此為美國有史以來為演習而集結的最大兵力。當時我們所有的軍官，沒有一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指揮過師以上的部隊。

此次大演習的結果，其價值是難以估計的：增進部隊協同，加速裁汰老弱，刷新人事制度，培植統帥人才，以及戰場的指揮掌握，大規模野戰補給諸業務，均獲得實際經驗。在這美國歷史上實屬一大創舉。

演習統裁官麥克奈爾將軍，在幕僚檢討會議中指出，補給業務的改進，為此次演習的最大成就。戰鬥

部隊必須獲得充分的補給，才能發揮戰力，贏得戰爭勝利。美國卡車於三年以後，在法國戰場擔任部隊補給之輸送，其能發揮無比力量，亦係根據此次路易西安那州的演習經驗而來的。

當時第三軍團主持補給業務的軍官是魯特斯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LeRoy Lutes)，由於此次的光輝成就，使他在大戰尚未結束以前，就晉升到三軍中將。

許多軍事上的缺陷，在此次演習中均曾加以改進，但麥克奈爾將軍認為一切的根本，還是軍紀。他說演習中許多缺點，皆因軍紀廢弛所致。軍紀不良，部隊就無法統馭；指揮官如不能保持部隊的良好軍紀，就應該立刻更換。

那時，我生平第一次被軍團介紹於自布萊第 (Bridgely，南北戰爭攝影家) 以來，在美國軍事方面卓具特色的新聞界攝影機之前。麥克奈爾在戰時曾告訴我，是非常新奇的，而我和一般攝影記者也是素昧生平。記得有一次在校閱波克軍營 (Camp Polk) 時，克虜傑將軍及英國軍事觀察員布爾登少校 (Major E. M. Bolden)，和我合攝一影，在標題上竟將我的姓名誤為艾森比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D. D. Erse-being)，算是簡寫，還沒有錯。

我在此次演習中，獲得許多經驗和教訓。我們在路易西安那州時，曾以小型飛機試作連絡和觀測之用，以後在陸軍部表演亦極成功。因之，我才能在陸軍部次長麥克可洛 (John J. McCloy) 領導之下，力爭將其納入師之正規編制中。此種飛機使我們的遠程重砲發射速度和命中公算，大為增加。我們以前經過直接射擊的程度；同時野戰指揮官又對觀察戰場的全般狀況——地形、前進路、部隊和砲兵的集結、退却和



十八世紀的指揮官。在馬上或山頂，目擊整個部隊的戰鬥情形，初無二致。

演習結束時，我被升爲臨時官階的准將。

十月和十一月間，我們的工作仍然忙碌。演習中所發見的缺點，各部隊在演習歸途中，即開始自部隊基層着手，進行改正。當時雖有些正規軍和保安隊軍官，因不適應戰，須加調整，一時軍中謠言四起，人人自危。急避免動搖軍官和部隊的心情，所以我們應加速行動。

美國和日本在華盛頓進行的談判，雖已在十二月初到達悲劇的頂點，但一般平民，仍希圖倖免戰禍。此種心理甚至影響到陸軍，大家皆以爲日本終將懸崖勒馬，適可而止。同時東線方面，亦已被阻止於列寧格勒(Leningrad)、莫斯科至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之線。十二月四日的一般輿論，判斷日本顯然不會和美國開戰。數日之後，甚至有一專欄作家著論指稱，在華盛頓普遍有太平洋危機已成過去的堅強感覺，雖然在一週以前，華盛頓方面對於戰爭的可能性賭注，已經增加到十對一之比。

十二月七日午後，我在德克薩斯州(Texas)的桑荷斯頓堡。長期勞頓之後，極感疲倦，吩咐隨從人員毋得干擾，讓我酣睡一會。我入夢想獲得兩個星期的假期，同妻去西點軍校和我的兒子約翰(John)共度聖誕佳節；但當隨從人員傳來我們進入戰爭的消息時，我的一場好夢，也就成了泡影。

珍珠港事變的一小時之內，陸軍部給予第三軍團的命令，有如雪片飛來，命我們立刻將防空部隊調至西海岸，以安定當地人心，採取防止怠工的步驟，周密守護各工廠，搜索南部邊境，防範間諜混入，確保墨西哥灣沿岸海港的安全。並令速派九軍至西岸，準備應付日本可能的攻擊。克虜傑將軍，對於此等命令

，既須儘可能迅速執行，又須對成百的單位下達命令，因之，這實在是一個極度緊張的時期。

一切以立刻行動為主，正規的行政系統，一時已無暇顧及，指揮和連繫概在會議中授以要旨。至於緩慢的正規詳細命令，部隊應攜帶些什麼裝備，應該怎樣裝載和標記等詳細規定，均不加明示。部隊的調動僅憑一簡單的電話，鐵道輸送竟沒有正式的公文，槍砲車輛的裝載，人員的輸送，不分新舊，不論種類，任意而行，漫無規律，混亂達于極點！

此種現象經過了五天，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我的案頭直通華府陸軍部的電話急鳴——

『是你麼，艾克？』對方急切地問。

『是的。』我答。

『總長請你立即乘機到這裡來；並告訴你的長官，命令隨後補發。』

這裡所說的總長，就是馬歇爾將軍，和我通電話的則是史密斯上校(Colonel Walter B. Smith)。他後來成爲我的密友，並在歐戰中始終充任我的參謀長。

此一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甚爲驚訝。因爲在第一次大戰中，我的一切計畫都遭失敗——陸軍部的命令當時都是紙上空談，從來就沒有實際效力——我希望在這次戰爭中，深入部隊，從事實地工作；誰知道一個電話，又把我召回那已經服務八年的老地方。這可說是事與願違，勢將重蹈覆轍，但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以沉重的心情，立即以電話通知妻輩備行裝。一小時以內，我即乘機往陸軍部。

我之調回華盛頓工作，是非常可能的，因我最近方自菲島歸來，而日軍緊接偷襲珍珠港之後，正向菲

律賓採取空中攻勢，使我們原極薄弱的空軍喪失其戰鬥力，此為一般官員及輿論集中注視之點。馬歇爾將軍無疑地亟需羅致一熟悉該島狀況，而又認識美國陸軍菲律賓賓廳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he U.S. Army) 和菲律賓共和國國防機構的人於其幕中，以備諮詢。

菲律賓國防機構成立于一九三五年。麥克阿瑟將軍應新總統奎松之請，計畫建立一支足以保衛該島的軍隊，以備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菲律賓正式獨立，美軍撤退之後，自行負國防之責。麥克阿瑟將軍為此，特組織一軍事代表團，專司其事，我則被任為其高級助理。

一九三五年，我們計畫在十年內，每年由普通軍訓中獲得受過五個半月基本訓練的士兵三萬人。最初僅組織排以下的部隊，在四至五年中，希望編成團級部隊。至一九四六年，總兵力約為三十萬人，編成三十個師。

在此過渡期間，美軍菲律賓賓廳和菲律賓共和國國防軍密切合作，派遣教官軍官，供給武器裝備；同時又自行準備本身的防務，以應付菲律賓獨立前可能發生的戰爭。在如此的狀況下，我們計畫將呂宋主島 (Luzon) 上的軍隊，撤至巴丹 (Bataan) 半島和柯里幾道爾，使兩地形成一極堅固陣地，我軍可以固守待援。一九三八年，我曾親自見到這計畫的演習，後來離開該島，聞又會一再舉行大規模演習。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我飛抵華盛頓。當時對於菲律賓戰事的進行狀況，並無明確印象，因在桑德斯所看到的報告，非常零碎模糊。日本軍不敢超越該島進攻是無疑的；但其進攻方向和壓力所在，當我到達陸軍部前，仍舊一無所知。

## 第二章 全球性戰爭

戰時的華盛頓，向爲攻訐譏評的對象，整個政府的散漫和混亂，以及缺乏戰備等情形，似乎成了傳統習慣。當國家一旦進入緊急狀態時，商人的投機逐利，從軍人員的狂潮，更演成緊張和不安的局面。但此次却有點不同：陸軍部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有了相當準備。以我在該部工作數月的觀察，深覺這完全是馬歇爾將軍個人的領導所致。自然，他已獲得總統、國會領袖、和政府要員的支持，但假如讓他在一九四〇——四一年獲得應變全權，使他能順利地進行各項準備，則必能造成軍事上更光輝的成就。因爲他在全軍中，已獲得極顯赫之聲望，然而他却仍不惜苦心，經營數月，決不顧其本身及任何人之犧牲，使陸軍適切準備，以應付其預期終將隨時可能發生之戰爭。

十二月十四日清晨，我前去晉謁馬歇爾將軍。這是我第四次和他見面，但係第一次有機會和他作較長時間的談話。我們沒有寒暄客套，他立刻將西太平洋海陸軍和一般狀況，概要地告訴我。

據海軍報告，太平洋艦隊在數月以內，將不能參加重要戰鬪。所有航空母艦，雖于珍珠港被襲時，因未在那地而保持完整，但補助船隻極少，使航艦作戰大受限制；同時對於日軍在夏威夷甚至在美國本土，可能實行的大規模奇襲登陸，須以航艦擔任搜索和防禦，因之，對於其他方面之作戰，除非應付重大或緊急事態，則不能使用。海軍部對於艦隊何時可以修理完畢，何時可以在太平洋中採取攻勢，並未預爲估計。

當時夏威夷守軍非常薄弱，陸海軍部一致認為其陸空軍實力，必須儘可能給予加強。此一措置，應具有最高的優先權。

菲律賓的美陸空軍，包括菲律賓守備隊在內，總數約三萬人。該守備隊在編制上完全屬於美國陸軍，士兵和一部份軍官，則為菲律賓土著。

駐菲美軍的作戰計畫，是以精銳部隊保衛柯里達爾及其附近的小型支援點，而以一部美軍部隊編入菲軍，其中包括菲律賓守備隊和步兵第三十一團。此外，尚有保安隊最近增援到連的三個野砲兵團、一個高射砲兵團、一個步兵團、兩個戰車營及勤務部隊。

空軍力量在一九四一年已略加強，到日本進攻該島時，計有B-17型新式轟炸機三十五架，戰鬥機二百二十架；但並非全部都有良好的戰鬥性能。馬歇爾將軍深知這支空軍在最初的日本攻勢中，已遭受到嚴重的打擊，但他迄未接到正式的報告。

各項主要補給品的缺乏，是顯而易見的。但糧食和正規的彈藥補給，應該是沒有問題。各項作戰準備中，主要是爭取時間，向各重要地點集積此等軍需品。

卡維梯(Cavite)海軍船塢，於十二月十日被日本轟炸機破壞到不堪的地步。亞洲艦隊之一部，以小型潛艇為基幹，分佈在馬尼刺附近，亞洲艦隊的最大軍艦赫斯頓號(Houston)重巡洋艦則在怡朗(Hilo)附近。

以實力如此薄弱的部隊，遭受猛烈而持續的攻擊，自然很難長期確保其力量。由種種跡象看來，日軍顯然企圖儘可能迅速征服菲律賓，因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挽救此項危機。

馬歇爾將軍以二十分鐘時間，將上述各節向我說明後，突然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的行動方案應該怎樣呢？』

我略一思索，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因道：『請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一下。』

『好的。』他說完就讓我告辭出來。

對於問題的最重要因素——美國人民對於太平洋對岸的戰爭心理影響如何，他竟毫無些微暗示；顯然地，他以爲凡是蠢到忽視這一點考慮的人，一定不能勝任少將的頭銜。

我把問題携至陸軍部的作戰計畫廳。當時該廳係由我的老朋友奇羅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Leonard T. Gerow) 主持。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要在陸軍部爲馬歇爾作任何工作，則對此一問題的答案，必須力求迅速完善，俾能贏得他的信任。其時，我偶然想起過去的一段事故，這事故曾助我解決了此一問題。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我在康納少將 (Major General Fox Conner) 屬下工作三年。他是當代最完善的軍人，我們常常討論盟軍指揮問題和馬歇爾將軍。康納將軍一再地向我說：『我們將不能逃避另一次大戰，在該次戰爭中，我們一定是和其他國家聯盟作戰，最要緊的是必須建立統一指揮系統，決不能再蹈隔隄將軍的覆轍，接受那所謂「平等」的觀念，我們必須堅持由一個人單獨負責，此一負責的統帥，應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克服各國的自私觀念。在美國軍人中，惟一可以擔任是項工作者，只有馬歇爾將軍——他差不多是近乎天才了。』

由于上面的回憶，我決定對於康納推薦的天才將帥所提的問題，以簡單明瞭的答案去回覆他，用不着

巧辭修飾，或長篇大論。

我所面對的問題，實際牽連到的範圍幾乎是無限的。我之得以詳細考慮本問題，全賴連年苦幹得來的經驗，和過去所受各級軍事學校的教育。我在一九二八年畢業陸軍大學後，曾充當陸軍次長的特別助理，有時參預陸軍參謀總長的機要，曾增長不少見識。

由于職務的需要，我常常被迫去研究整個世界軍事問題：如軍隊之動員、編制、海空軍在戰爭中的地位、機械化的趨勢、以及軍事上一切因素，和國家工業的密切關係。其中最後一項極為重要，因我深信大規模的摩托化機械化部隊和空軍，將成為軍隊的主力。同時我又深信，戰爭準備應包括良好的工業動員。對此問題，我會做過不少報告，而是項工作，曾為我開闢一嶄新的天地。當時我確實碰到許多有識之士，其中最傑出者為巴魯區氏(Bernard Baruch)。我對他非常敬仰。他的普遍固定物價建議及組織計畫，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即付諸實施，必能節省無數的國帑——甚至可能裨益于時間和生命。

從我擔任此等職務開始，一九三九年去菲律賓，六年後又回到陸軍部。此刻國家又進入戰爭狀態，菲律賓更是處于存亡危急之中，因之我即開始將全力集中在馬歇爾將軍提出的問題上面。我們在西太平洋的海軍狀況，既如總長所示：艦隊已殘破不堪，無法作戰，不敢遠離基地，更不能在菲律賓海面採取任何攻勢。

夏威夷和美國西海岸的防務，正在急待加強中，陸空軍司令官的要求甚急，急如星火——包括當地市長、市議會、國會議員所發出的歇斯的里亞的呼籲——如果都要應付的，則令將美國所有的船舶，軍隊

和防空部隊全部派遣，也恐難滿足各方面的要求。

菲律賓的局勢非常危急，要想派遣有力的陸海軍直接增援該島，顯已絕望。因為這完全要看海軍能否在菲律賓海上安全作戰爲前提；不幸我們對於此舉，亦毫無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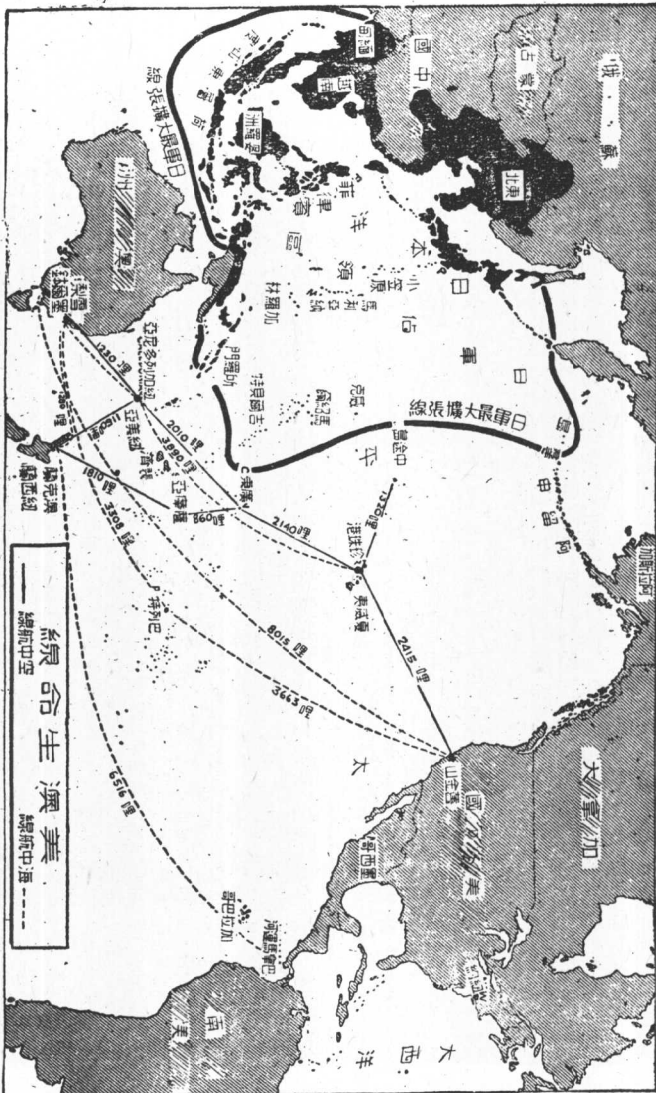
爲求持久抵抗以待海軍修復，以迅速用潛艇衝破封鎖，向菲島運送各項主要軍需品，並于必要時準備實行空中補給起見，我們必須儘可能保持通達菲島的主要交通線。在此觀點上，我們認爲澳洲是個理想的基地，因爲它距離菲島最近，且爲我們所能取得，並能確保者。但通達澳洲的空中航線，必須保持太平洋中一連串的小島，方可無虞。這一連串的小島，包括有夏威夷、斐濟島、紐西蘭、和紐加列多尼亞(Norfolk Caledonia)諸要點。當然，我們更須確保澳洲本身的安全。

荷屬印度(Netherlands Indies)爲全世界天然資源最豐富的區域。在若干觀點上，對於急需該地石油以繼續擴大其攻勢的日本侵略者，似可能而應該竭力抵抗的。如我們連此均不可能做罷，則短程戰關機即不能飛往菲律賓，而戰鬥機對於防禦的成敗，有着極端重要的關係。

我們雖遭受重大的危難和壓迫，但以此如此強大的國家，不管對戰爭有否準備，決不能拋棄菲律賓和在該群島上成千成萬的美軍及平民。我們必須爲此不幸的島國竭盡力量，特別是空軍支援和重要補給，雖然此種努力的結果，僅能使災難延長一點而已。我們當前的急務，仍需挽救澳洲、紐西蘭、斐濟島、夏威夷的空中生命線。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向總長報告：『將軍，我們的援軍到達菲律賓，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該地守軍





美國生命線  
——線航中亞  
---線航中亞



在強敵壓境外援斷絕的狀況下，勢難持久；但我們仍須竭盡人事，以圖挽救于萬一。因中國、菲律賓、以及荷印的人民，均在注目相看，他們可以原諒我們的失敗，但不能寬恕他們的被拋棄。我們今後惟有以澳洲為基地，不怕危險，不顧一切地動用所要的經費，迅速使之開始擴充，並確保到達該地的交通線。」

『我同意你這一案。』他的答復是如此簡單，語氣中似乎對於我所提出的答案早已胸有成竹。他接着又說：『盡你的力量去挽救他們吧。』

因之，我就開始在國防部和索姆維爾准將(Brigadier General Breton Somervell)一同工作。他後來充任陸軍部補給廳長。我們每天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來解決當前嚴重的問題。馬歇爾將軍對於我們的工作頗感興趣，不時給我們以鼓勵和幫助。對於我們所提供的計畫或意見，均加以支持。在精神方面，他傳令嘉獎所有在菲律賓的作戰部隊，並授予麥克阿瑟將軍以最高的官階和助獎。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在我辦公桌的記事牌上寫着：『我澈底認清了遠東的嚴重性——在空中和地面狀況沒有改善以前，不應浪費人力物力，以免力量陷于分散。』三天以後，寫的是：『我終于獲得以四個驅逐大隊，兩個重轟炸大隊，兩個中轟炸大隊，一個輕轟炸大隊增援澳洲；但我們必須得到船舶才有辦法，因為時機難得，變化多端，我們惟有趁早將一切力量送上戰場。』我對此極感煩擾，此舉如不成功，要等待『空中計畫』完成時，勢將耗費許多的時間。

幸而十二月二十二日賓薩科拉護航隊(Pensacola Convoy)到達了勃利斯班(Brisbane)，得以及早開始建立澳洲基地。此乃一極偶然的機會，當珍珠港被襲擊時，許多裝載軍隊飛機及補給品的船舶，正

開赴菲律賓。戰爭發生後，爲避免日軍沿途截擊，海軍部命令其返回美國，或避入夏威夷。其中有少數離港者，遵命返回美國。但陸軍部堅持一包括五艘船隻的護航隊——荷爾布洛克號 (Holbrook) 及共和號 (Republic)、裝載部隊五、〇〇〇人，美琪號 (Meigs) 荷爾斯特號 (Holsted) 布洛方梯號 (Bloemfontein) 裝載裝備和補給品——應以最大速度向澳洲前進，如此，澳洲基地始能開始建立，成爲爾後麥克阿瑟將軍解放菲律賓的月臺。

增援澳洲及其中間之踏脚小島，爲整個冬季中繼續不斷的行動。至二月二十二日爲止，海外官兵總計有二四五、〇〇〇人，而集中於太平洋區的就有一一五、八七七人〔阿拉斯加與阿留申 (Aleutians) 的九九、五六六人還不包括在內〕，加勒比海 (Caribbean) 區七九、〇九五五人，在歐洲的除有兩個師正在運輸中外，僅有三、七八五人，東部防軍一五、八七六人，大部均在冰島。

當時美軍雖僅在菲律賓作戰，但陸軍部計畫部門，對全世界無論大陸或海洋，沒有一處不提出至少一個問題來。阿拉斯加完全暴露於敵人攻擊之下，敵人很可能在該地建立機場，對美國本土各重要城市採取單程轟炸。巴西海岸是南美屏障，和對敵潛艇作戰的基地，同時亦係飛機橫渡大西洋的踏脚石，如地中海被封鎖，則我們至中東的最短航線，只有取道非洲中部，通過那尙未開發的大陸。

自從蘇俄成爲我們的同盟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考慮如何使其獲得我們有效的支援，俾能堅強其抵抗共同敵人的力量。中東及其豐富石油資源的安全，對於美國甚屬重要，且係補給俄國的一條大道，因之我們又發生另一問題，即從速設立一條自波斯灣向西北進入俄國的交通線。還有，我們爲了保持至澳洲基

地的交通線，太平洋中的大批島嶼，亦需加以駐守。緬甸爲供應中國的一條僅存的交通線，故亦爲我們極重視的地區。

總而言之，我們的當前急務，在遏止日本攻勢，保持尙未被征服而對於我們的作戰有重要關係的國家——澳洲和印度，以及尋求各種方法與途徑，以圖援救非島守軍。

我們每天的工作需十八小時之久，因有種種問題亟待解決。譬如部隊的配置、包括美國國內要地的防空事項，我們現有高射兵器之適當部署，以及在南美洲、非洲、和全世界基地（特別是空軍基地）之建立計畫。此外，尙有陸軍部本身之改組，和戰爭指導計畫之擬定等等。

在此緊張之際，幸有我的幼弟麥爾頓(Milton)及其妻海倫(Helen)夫婦，寓居華盛頓郊外法爾斯教堂(Falls Church)附近，他們堅持要我住在他們家裡，直到我妻從聖安多尼搬來後，才離開他們。當時麥爾頓在政府中擔任戰時工作，事情比我輕鬆，我每天要到深夜才能回家，他們總要等着我回去同進晚點，或共飲咖啡。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我在他們家裡居住多時，竟沒有空餘時間去欣賞他們的庭院。

索姆維爾將軍和我，經常希望爲菲律賓守軍尋求一線生機，但終因我們的力量過於薄弱，無法挽回。有許多人建議以航空母艦將戰鬪機運送至該島的最近距離內，飛赴該島陸上基地參加戰鬪。這建議首先所遭遇的困難，就是它本身的不易實施。

因爲海軍部已坦白說明過：當時的航空母艦，縱能獲得所要的巡洋艦驅逐艦的支援，即使是時間短暫，也沒有一艘可冒險進至菲律賓戰鬪機的飛行距離以內。如將該建議詳加檢討，其他困難仍然很多，且皆

具有同樣的決定性。但單就這一點，已顯見其不易行通了。

數月以後，有人評論說：正當菲律賓從事生死存亡之戰時，美國轟炸機竟不斷飛往英國，菲島所要的物資，亦被轉用以挽救北非的命運，此說與事實大相逕庭。

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們領有一個輕轟炸中隊，在英國並無重轟炸機。至於北非戰役的作戰計畫，到同年七月間尙未批准，而上述時間均在巴丹半島和柯里幾道爾投降之後。事實上當時有一個難題，即菲律賓環海已被日軍控制，在我們的實力不足以突破其包圍以前，向該島大量增援，實屬不可能的事。

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們即決定試行一種衝破封鎖線進入菲律賓的辦法——派遣官員至澳洲，以大量金錢僱用人員和船隻，偷運補給至該島，以援助被圍守軍。

派遣至澳洲擔任此項特殊任務者，爲前陸軍部長哈來准將(Brigadier General Patrick J. Hurley)。當初我們在物色一智勇兼備的人以擔負此重任時，正好，他自願效力，於是我們立刻接受他的建議。

「你準備何時可以到職？」我問他。

「現在。」他很快捷地回答。

「午夜以前，請你到這裡來，並且就要準備到海外去工作。」

「是的。」他雖似乎有點變色，但仍然很鎮定。「這時間已經够我去見律師，修改我的遺囑了。」他立刻就保舉晉升爲少將。我們知道他到達澳洲以前，定能獲得上峯批准。我與奇羅各自肩上下拔下一顆將星戴在他的肩上，很愉快地送他離開我們的辦公室。午夜一時，他就坐上飛機直向澳洲而去。

在此期間，海軍不時使用潛艇，將少數極重要的軍需品運送菲律賓守軍。當時所最感缺乏的高射砲彈及野砲彈信管，亦照此種方法不斷送達該島，但爲數不多。

我們又在澳洲集結俯衝轟炸機五十二架，希望經過一連串小島的機場，飛至菲律賓。同時又趕運少數地面部隊至太平洋中各受威脅的地點，增強阿拉斯加以南的夏威夷，斐濟島，紐加列多尼亞，東加太布(Tonga Tabu)、紐西蘭、澳洲等處防務。

試舉一使我們窘迫而又無可如何的例子：某日深夜，我偶然得知海軍方面因認爲紐赫勃里底群島(之 Hebrides)的愛法特(Efate)爲一要點，本擬命航艦遣送一部海軍暫時據守該地；但此等少數航艦乃國家最後的保障，決不能再行分散使用。於是，我決定迅速採取行動，立即將陸軍一營輸送至該地。此事本微不足道，但使我們對於陸海軍間連繫的不够，已有深切的認識。

二月初，奎松總統正和麥克阿瑟將軍同在柯里幾道爾，他電請羅斯福總統設法使交戰雙方同時撤兵，讓菲律賓保持中立。以當時我們在該地的絕望情形而論，中立該島，可直接獲得軍事上的利益，還可以使守軍和平民不致遭受後來的災難；但此項建議不僅將遭日軍之輕蔑，也無異是自己承認失敗，心理上將發生一種最惡劣的反應。我們不以爲該建議係奎松總統背棄我們的表示，我們從未懷疑過他的堅定和忠誠；他在此毫無希望的狀況下，提供如此的一個計畫，期能挽救其國家之厄運於萬一，自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如接受其建議，不啻是自尋死路。因之，終爲總統和總長所拒絕。

陸軍部參謀的主要職責爲擬訂作戰計畫，以供對德日之作戰。我們的敵人在地理上正陷於分離，且各

有其遼闊的版圖，我們必須採取攻擊，方可求得勝利。

十二月底，邱吉爾首相偕英國的龍德海軍上將 (Admiral Sir Dudley Pound)、布魯克將軍 (General Sir Alan Brooke)、帕塔尼空軍上將 (Air Chief Marshal Sir Charles Portal) 等參謀首長飛抵華盛頓舉行會議。當時我們的老作戰計劃廳，仍是奇羅將軍主持，和英國官員的大部分參謀連絡等工作，均由他及其部屬擔任。

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是組織一機構，以使英美參謀首長間的協同臻於密切而有效，當經決議由英國各參謀長分別派遣代表，經常留駐華盛頓，和美國參謀人員連絡。英國以狄爾爵士 (Sir John Dill) 出任代表團長。他在任內表現了驚人的成就，直至一九四四年逝世為止。第二是考慮以前所定的集中兩國力量，先擊敗歐洲敵人的戰略問題，一般咸認，此一方針不能有所改變。

我們所以要先行攻擊歐洲軸心國，簡單說來，有如下的基本理由

美英俄三盟國，須得對東西兩個敵人發揮全力，集中攻擊，而美國則更可自行選擇兩敵之一，予以全面反攻。如果美國選擇的是日本，盟國必會陷於分裂，一方面將使英俄兩國冒失敗的危險，對強大歐洲堡壘作徒勞無功的鬭爭；另一方面，美國如單獨對日作戰，即或在太平洋獲得勝利，還要和精疲力竭的盟國共同打倒希特勒帝國。況且事實上蘇俄對德之頑強攻擊，究能支持多久，很成問題。美國對日本的任何行動，可能有助於俄國在西方的作戰；但真能援助該國作戰者，除運送軍用物資外，惟有儘速在歐洲採取有效的攻勢。歐洲軸心一旦失敗，美軍即可自由轉用於東方對日作戰，整個問題自能迎刃而解。



稍有戰略修養者，對我們集中所有力量先行攻擊歐洲敵人之立案精神，無不認為是正確的。這在原則上說明，固甚容易；但為實現其理想而作成一個可行的計畫，並需得到兩國參謀人員的同意時，却非常困難。

陸軍部的攻歐計畫，至一九四二年一、二月間開始草擬，這又是和過去一樣，時間仍為一嚴重問題。雖然到處在給我們留難，但僅尙空談，沒有準備，是無補於事的；同時此乃一軍事問題，除把握現實以外，別無他途可循，一切必須力求簡單，答復亦應明確。當時到處需要人員和物資，而日本的侵略，尙未達到最高潮，我們當前的急務，除保持至澳洲的海空交通線，着手在西南太平洋建築堤防以防汎濫之外，我們必需不計代價，確保印度。否則，德日兩軍通過波斯灣，會師印度，前途就不堪設想了。真正說來，此實為英國行動的主眼。

德日兩個工業國家，如一旦攫得荷印廣泛而豐富的橡皮、石油、及其他資源，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個威脅。同樣，中東如淪入敵手，德國潛艇即可通過紅海進入印度洋——印度的安全也就大成問題；而且中東的石油，亦為我們所不能輕易放棄者。

一九四一——四二年冬，潛艇戰之進行，如火如荼。我們每月所損失的船隻（包括有昂貴的油船在內），難以數計。一九四二年三月，盟國及中立國的船舶，在大西洋北冰洋一共損失八八艘，計五〇七、五〇二噸，此為一標準月份。同年五月在該區內損失一〇二艘，造成最高紀錄。美國商船戰時損失最大，平均每月達四〇艘。有一時期，我們對南美的重要航線，幾乎無法維持，因此我們急切地需要船舶——各式

各樣的戰船、貨船、客船。

據我們獲得的教訓，空軍雖不能單獨贏得戰爭的勝利，但如沒有空中優勢，勝利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需要大量飛機的迫切程度，可說是壓倒了其他的一切。他如船舶、大砲、戰車、彈藥、糧食、被服、建築材料等，具屬形成國家戰力的要素。

我們當前的狀況，與其說是缺乏，不如乾脆說是一無所有。我們只有儘可能去做，以圖阻止敵人的猛攻。不過爭取勝利的計畫，則有賴於高瞻遠矚。假定將來擁有強大的飛機、艦隊、船舶、登陸艇和部隊，可使我們轉移攻勢，並能保持不墜的現象時，則我們就在此等範疇裡——一種渺茫而毫無把握的將來——以創造的方式，來策定攻歐計畫。

但將來的計畫不應抹煞現在的需要。爲了想挽救荷印和星加坡的危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派遣魏菲爾將軍(General Sir Archibald P. Wavell)由印度到爪哇，擔任第一任盟軍總司令。該機構係由華盛頓聯合參謀首長會議(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所決定，以期藉此聯合力量，產生奇跡，可惜後來魏菲爾竟未達成此一任務。

魏菲爾的任務雖未完成，但這行動本身的教訓頗具價值。此係我們第一次試行組織盟軍最高司令部，也是第一次規定盟軍最高指揮官在野戰中的權責，並使之不妨害參與各國的基本利益。在此次嘗試中，發見作戰和勤務機構的權責劃分，極爲繁雜，若干重要問題，均需隨時改善，或設法補救。但我們對於盟軍統帥部的組織，仍未達到理想的階段。

盟軍統帥職權，因無成文規定，無法強迫各盟國犧牲其本身利益，甚至不顧其本身安危，來支持最高統帥的決心。野戰指揮官必須有無上威權，然後才能維持其威信；但此種威權，乃屬於國家的，不能隨便授予外國人，因此盟軍統帥惟有依賴各國的信任和信仰，來取得此種合法權力。

如此的組織，其成功有賴於個人的人格。不論政治家、將領、甚至民衆，必須對統一指揮的原則，和執行統一的組織與統帥，具有信心；成文的法令、規章或習慣，均無法全部適用——惟有高度的互信互賴，方能解決一切問題。其真理當然也可適用於平時。

我們所有可用的船舶，爲數甚少，且均已派赴西南太平洋，因而經過戰爭的第一個冬季以後，東印度的情勢日趨惡劣，海軍仍無充分力量實施反攻。

輕裝人員之運輸，在快速船隻够用時，無庸多事複雜的準備。此種船舶，全賴其速度以獲得對潛艇的安全。當時英國將其最快最大的客船，供我們使用，其中包括有瑪麗皇后號（Queen Mary）。

有一次，瑪麗皇后號郵船裝載部隊一四、〇〇〇人，奉命單獨自美國東岸一海港開赴澳洲，並未採取護航措置。以該輪之性能，我們雖不能保證其絕對安全，但相信它如受一二魚雷擊中，仍可迅速逃避當時德國各式潛艇的追擊，如其竟被擊沉，那除非它真是碰到了十足的笨運。

但瑪麗皇后號中途在巴西一港口加油時，我們截收到巴京里約（Rio）的一個意大利人的無線電報，向意政府報告該輪的行蹤，並正確指出其出海方向。這使我們大感不安，深恐軸心於南大西洋佈置潛艇網攔截該輪。我不知道馬歇爾將軍當時是否知道此事，但我們一直沒有告訴他——實際上，他心中所蘊藏的太

歐洲十字軍

### 第三章 馬歇爾的指揮所

參謀總長鑒於在平時法令下設立之陸軍部，不適於長期戰爭之要求，故於一九四一年初指派哈立遜上校 (Colonel William K. Harrison)，研究組織上的弱點，並尋求改進方法。哈立遜於初冬完成一改組計畫，但因珍珠港事變發生，無暇實施，延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始宣佈決定改組陸軍部，由精明幹練之麥克勞尼少將 (Major General Joseph T. McNarney) 主持，澈底革除官僚習氣，講求靈活簡單，以增進作戰效率。

在陸軍部中，需要有一機構，專為馬歇爾將軍蒐集全般戰略情報，並擔任軍隊指揮。換言之，參謀總長應有其個人的指揮所。為此，陸軍部特成立一作戰廳，以代替前此之作戰計劃廳。該廳原已由我自二十六月繼奇羅為廳長，三月九日，我即奉調為第一任作戰廳長。因此，我便同時晉升為臨時官階的中將。

就我的記憶所及，當時的忙碌幾使我無暇向馬歇爾將軍致謝。戰前陸軍中，惟有在軍事上有特殊功勳者，方能獲得如此的高級官階。

當時陸軍部在情報上具有最大缺點，阻碍一切計劃之推行，其原因一部份在於陸軍本身，一部份則並非陸軍之過失。一般美國人，對於間諜特別厭惡，因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期中，並無任何經費，用以建立情報網的基礎。

對於情報方面，我們有一種奇怪的措施：由於經費缺乏，致派駐外國首都的武官，不可能發給他們在任務上所需之特別費用。惟有財力雄厚的軍官，才能擔任此等職務。其中雖不乏可敬而長於交際的人，但熟諳情報工作者，則寥寥無幾。似此不重視能力，全憑服務久暫的習慣，對於情報業務可說是毫無裨益。故關於陸軍部情報廳長之用人標準，應該有所改善。

情報參謀，我們參謀系統中之無母兒的地位，到處表現無遺。例如我們的將級軍官人數，完全受平時法令的限制，規定陸軍部中應有一廳長為上校。此上校幾乎毫無例外是歸於第二廳廳長。如此情形，在法規本身並不嚴重。能幹的上校，其工作率常比平庸的將官為強，但由此可見陸軍對於情報之忽視。各軍事學校中，亦反映此種態度，除若干戰地搜索及情報之技術訓練外，對於情報之廣泛工作範圍，全屬盲然。很少有人能機敏地分析陸軍部所應注視之情報，尤其對於情報研究與分析等最重要工作，所知者更為有限。戰爭的第一個冬季中，此等累積而顯著的弱點，成爲了嚴重的障礙。情報廳甚至不能爲其本身組織擬定一明確的計畫，亦不能區分情報之種類。該廳廳長除向作戰計畫廳探詢有無需要其効力處外，幾乎是毫無作爲的。

有一次一位新返華盛頓的賴特上校 (Colonel John P. Ratay) 曾向我們提供一些不很確實的報告，據稱：德國軍事力量極爲強大，英俄兩國可能在美國參戰之前，遭受失敗。德國尚有後備作戰飛機四〇〇〇架，且有訓練精良之駕駛員，可以隨時出動。他又相信尙有未加使用的許多後備師，準備用以進攻英國本土。賴特在戰爭開始時，充任駐羅馬尼亞陸軍武官，爲人精幹，不失爲武官中之佼佼者。他在一九

四〇年十一月羅馬尼亞加入軸心時被拘留，後由一中立港口回返美國。

作戰廳對於賴特四〇、〇〇〇架作戰飛機之報導，不能置信，因德軍正被阻於莫斯科前線。我們認為德國如擁有如此龐大的陸空軍，決不會爲了未來的計畫而完全控制不動，特別是佔領，或破壞像莫斯科這樣重要的目標。如德軍果真有如此強大的後備兵團，則我們於進攻歐洲大陸之登陸時，無疑地將會遭到失敗的。

戰爭剛結束時，我們情報指出賴特所稱的後備師亦確有相當根據。戰後來自德國的報告稱，一九四一年夏，希特勒計畫以六十個師作爲征服後的蘇俄佔領軍，以其強大兵團之一部向中東採取自由行動。顯然，德軍統帥部絕對相信其地面部隊可以應付任何艱鉅的任務。

馬歇爾將軍對於我們情報上的弱點，最爲洞悉，故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特派機敏果決的史特朗少將(Major General Seago V. Strong)爲情報廳長，以圖改善。

一般說來，參謀總長已盡可能加以補救，使不致再有漏洞。對於在全世界建立情報網及觀察中心，雖無固定經費，未曾採取任何緊急措施；但史特朗終與鄧勞凡將軍(General William Donovan)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共同建立了廣泛而有效的情報網。同時，在戰爭初期，英人亦將其戰前經驗及許多與敵人有關的重要情報供給我們。

隨軍部的工作，常須與其他軍種及盟國代表連繫，同時爲使各戰區合作戰的需要，各戰區相互關係之調整，以及對於國家工業力之要求等問題，參謀總長常須與史特朗海軍上將(Admiral Harold R.

Stark)及後來的金氏海軍上將(Admiral Ernest J. King)舉行會議。

參謀總長的輔助人員，主要為索姆維爾將軍，安諾德將軍(General Henry H. Arnold)，麥克勞尼將軍，及主管計畫作戰人員。陸海軍間，每日均有集會，以求對訓練機關及工業方面之要求，達到平衡的目的。因此，陸軍部的工作範圍，就自然成了一幅全球性戰爭的畫面。

馬歇爾將軍對於海外指揮官及改組後陸軍部內的人事，極為慎重。他坦白指出用人的原則，列舉用人的標準。他最恨一般為晉升而專事攢營的人，軍中如有恃勢而挾，或彼此傾軋的情事發生，即毫不留情地予以嚴重處分。我有一次在他的辦公室中，聽到有人電話請求擢升其在陸軍中的友人，所得的答復是：『你對你的朋友自然可作任何幫助；但最好是不要向我提及他的名字！』

另一使他煩惱的事，為一般人的推諉和不負責任。他常嘆息說，他能獲得很多唯命是從的人，但却很少有能獨當一面者，因此整遇事均不敢負責，必須取決於他自己一人。因之他堅持各部門主管，應在其本身職責範圍內，自負全責，遇事須自己斷然採取行動。此乃軍事教育中所定之明確原則，惜多未見實行。

同樣，他對於一般『事必躬親』的人，也非常輕蔑——他認為經常為瑣務所糾纏的人，必無餘力對戰爭作重大貢獻。還有一些行動野蠻，態度強橫，過驚虛榮，好若是非之流，均為馬氏所不齒。此外，他更感憤懣的是，一班遇事麻煩別人，或即使和部屬在一起，亦笨到不能認清會議指導是一如戰場指導同樣重要的人。

馬歇爾將軍對於悲觀主義者，亦不喜引用——他認為對於任何事情，常從黑暗面去看，會頓增許多困



難，且其恐懼無法克服。他除非確信某一軍官對於未來具有信心，或對於他的計畫絕對的熱心支持，才會命他擔任重要的職責。他主張積極地選拔人才，但他實際上常採取一種保留態度。

作戰廳與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密切合作，發展擬定的陸空軍戰略、後勤以及作戰計畫。自隨時變化的軍事狀況判斷中，我們的責任，為以我們可用的力量對付敵人現有的力量，阻止敵人的領土擴張，決定軍事政策的目的；及為達成此目的所需要之人員與物資，以最有效的方法迅速適應此等需要。

緊跟着此等計畫和目的後面，是無數累積的科學活動，及影響作戰的協同事項。即使準備一個簡單的作戰命令，亦須根據各方面的情報，工業生產力，和影響野戰軍組成的種種因素——如軍事、政治、地理、氣候。戰略基本原則是極為簡單的，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但如何正確運用，則縱屬最優秀的參謀人員，亦感不易使之盡善盡美。在這方面，我們幸尙差強人意，選拔的軍官，於兩次大戰之間，確能吸收卓越的軍事教育體制的功能，除情報方面之缺陷外，對於其餘作戰計畫中的重要工作，皆有妥善的準備。作戰廳在草擬此等計畫時，須將各種不相連繫的因素，融會貫通地成爲一項軍事政策，一切與戰爭有關事務，均應在計畫中磨練。我們一方面既須深謀遠慮，着眼將來，採取強大之攻勢；另一方面，又須應付目前所受的壓力，補救經常所發見的弱點。

每日二十四小時中，請求援軍、補給、和要求採取決心的公文，川流不息地撩人眼花，來自全世界各地盟軍的綜合情報，也不斷地到達作戰廳。其中雖有內容空泛者，但大部均具有戰略重要性。每天經過我案頭之機密文件，有時令人激動，有時令人沉默。我得知有些地點正在從事英勇之持久戰，其他地點正在

建立反攻基地，擴張海空航線。總之，環球各處前線均在活躍，充分地表示了美國正在從事一全球性的戰爭。

回溯四月七日那天，可說是一個最忙亂最可悲的日子。巴丹的投降，已經是迫在眉睫了！

清晨，由柯里幾道爾的密耳斯堡 (Fort Mills) 發來第一次報告稱，巴丹的糧食問題很嚴重。對於這悲痛的報告，本來在一般情形下，除予以空洞的安慰外，不會再有什麼舉動的；但此次——如巴丹能再保守一個短時期——則至少有一滴甘露可滋潤他們。我們立即回復魏內特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告以若干補給品已由潛艇載運前來，日內即可到達，並命其將該項補給品之到達時間，及爾後的計畫和情況，隨時報告。同時我們又電致在雪梨的麥克阿瑟將軍，請其提出自澳洲以潛艇維持馬尼拉灣之補給計畫大要，及可能輸送的日期。另外再電令在緬甸的史迪威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希即研究自該地空運糧食至巴丹之可能性。

魏內特的第二次報告稱，巴丹正面續被猛攻，敵人正向核心陣地前進，醫院再度遭受轟炸。他並說這完全是故意的——日軍會對其過去的轟炸發誓為我們故意製造的謠言。

當日來自各方的報告有似雪片飛來：有的要求我們以工兵指揮官監督中南美洲及利比里亞 (Liberia) 機場之建築；有的要求海岸保安隊，派兵保護船隻通過蘇必利爾湖及密執安湖間之宋運河 (Soo Canal)；還有魏梯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John L. De Witt) 要求發給阿拉斯加地方保安隊步槍三千支；艾蒙斯將軍 (General Delos C. Emmons) 報稱，視察紐西蘭的斐濟群島防務，感覺不足以應付日軍

的攻勢；麥克阿瑟要求於澳洲編成五個演習區，及一個補充營；布列斯梯爾少將 (Major General Charles H. Banerjee) 希望證實四月中運送美國援軍至冰島之護航隊，將運輸交代英軍赴英倫之消息；加勒比海防守司令建議在巴托斯島 (Pecos) 上配備一海岸砲兵連；南部防守司令建議在墨西哥灣沿岸增強防務，以制止該地軸心潛艇的活動。

是日我們向外頒發的命令也特別多；對於太平洋方面，電致澳洲聖誕島 (Christmas)、普拉普拉島 (Bora-Bora)、廣東島 (Conon)、及斐濟島等地之我軍司令官，指示其防務；對於冰島方面，命令布列斯梯爾將軍，待美軍人數超過全島守軍三分之二時，即負責該島的防務；對魏內特將軍，我們轉達了羅斯福總統對巴丹守軍英勇抵抗日軍的嘉獎令；對麥克阿瑟將軍，我們要求他就羅致荷蘭軍官充任西太平洋總部幕僚一事，提出報告。

公文研究及草擬工作，常為各種會議所擾亂。此等會議，包招有各軍種各盟國代表，政府及工業領袖。會場多半借用我的辦公室。所作各種決定，不論是重要的或是次要的，都須由作戰廳、陸軍部、或軍隊去執行。為免遺漏起見，我們必須隨時紀錄，因此我們裝設的一種自動紀錄機，遂亦強烈地表現着它的服務精神。

此種自動紀錄的方法，是在室內繞以路線，紀錄機裝在房間外面，室內的任何音響，均可直接傳達於自動紀錄機上，機旁的秘書立即抄成紀錄，或備忘錄分送作戰廳同僚。各參謀不待指示，立將每一項決定或協議加以處理。故此項紀錄非常重要，有妥為保留以備查考的價值。

我差不多已經成了習慣，喜歡將此項設備告知各來賓，使他們明瞭其目的僅係爲執行事務的方便——爲我節省紀錄和指揮的時間，並使我無須記憶每一細節，以及他人向我供獻的意見。

當日尚有一次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應該由我代表作戰廳出席。會議中討論的主題，爲研究原擬供應荷印繼續抵抗之用的飛機，是否卽予遣用；及判斷德國對於敘利亞、土耳其、及伊拉克之企圖如何。

至黃昏時爲止，作戰廳每一工作人員，才度過了這緊張的一天，大家直接或間接地與作戰主要部門，及世界上各遙遠地點發生了接觸。

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們卽對登陸艇的產量頗感焦灼。登陸艇是完全爲攻勢作戰而設計的，現在當大家都致力於防禦時，很難引起廣泛的興趣。本來建造登陸艇應該由海軍主持，但他們竟連駕駛人員亦無法找到。幸索姆維爾將軍自告奮勇，願意擔任是項工作，而且進行極爲順利。數月之後，當他將機構移交海軍時，海軍方面却不願接收設計人員，此事實令人十分驚異！

假使我們當時有一共同的政策，和一個最高的領袖，則不會產生如此不良的狀況。一九四二年整個春季中，我們曾舉行召開聯席會議，及訪問各機關，以求在登陸艇問題上獲得協議，並以一適當人員負責採購。自然，此項計畫必須在海軍之一般造船程序上明確規定，方不致嚴重影響到巡邏艇、潛水艇及其他裝備的實施計畫。當時海軍僅在重建其艦隊方面着想，對於將來攻勢中所需之登陸艇，則不甚感到興趣。然而，我們如不及早開始建造登陸艇，恐怕永遠無法發動攻擊。

菲律賓投降前，奎松總統原已乘潛艇來美，着手組織流亡政府，成爲其流亡政府之首腦。他於到達後

一星期內，前來陸軍部訪問，向我及僚屬提供有關菲律賓動員作戰及最後失敗的詳情。他除了感謝美國以外，對於我們當時不能作有效援助的一切苦衷，極爲諒解。但他深信菲律賓必將再度重光國土，恢復自由。他對於此種觀念，一直沒有動搖過。

太平洋戰史，終將公諸世人，究竟何者爲華盛頓或戰地司令官所完成，以及所有一切處置，均將有正確的評論。不過，我得補述一點，當時實因西太平洋形勢逆轉，表面上好像頗受大西洋戰區作戰指導之影響，不可諱言，該戰區和我自有密切關係；但此時戰況日急，我們雖盡了最大的努力，終不可能挽救菲律賓的厄運——巴丹終在四月九日淪陷，柯里幾道爾也在五月六日爲敵人所佔。

我和馬歇爾將軍常時見面，每週至少要作一次總檢討。我們兩人在此種場合，常單獨判斷狀況之變化，有時亦命其他人員參加，如此就成了主要參謀人員確定一般動向的會議。馬歇爾將軍的機敏果斷，及其堅決排除失敗主義，實賦予整個陸軍部以活力和信心。他的授權負責，不僅促進了工作效率，且迫使每一部屬不得不竭盡智慮，以求達成任務。

真正的授權須要勇氣，且要有絕對支持部下的準備，支持是不能和懶惰、依賴、諛過、塞責混爲一談的，如此不但不能授權，且常於部屬負責採取行動獲得不幸結果時，盲目地加以處分。

陸軍部經常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在全部陸軍進入生死鬭爭之前，蒐集一部分陸軍的實戰經驗。我們利用盟友在亞洲及非洲從事作戰的便利，以取得廣泛的作戰經驗，較之僅向各地區派遣美國軍事觀察人員，更爲實際而合理。

有一天，我收到一項建議，意為將我們的一個裝甲師運輸至埃及沙漠區增援英軍；如爾後美國需要該師時，即可將人員運回，而留其裝備補充英軍。此一建議非常恰當，因當時我們正從事生產一種新式的戰車，預計一直需用該師時，足可供用。

我想起我的老友巴頓少將 (Major General George S. Patton Jr.) 擔任該部隊的指揮官。他是一位戰車專家，且為一傑出的部隊長。但有一部分幕僚竟加以反對，此因巴頓的態度驕橫，性情古板，行動無一定形式——許多人都就心他不能合群，此種懷疑對我的考慮並無影響，因為我對於他的戰鬥意志和他領導作戰部隊的能力，早具信心。我和他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友誼即相當密切；雖然我們有時並非因學術問題，而僅僅爲了個人間的瑣碎事情，就鬧到面紅耳赤。

在得到參謀總長同意之後，我即召巴頓來華盛頓。雖然我已預知其回答，但仍詢其是否願意辭去訓練中的軍長，而率領一個師去實地作戰。他的回答果不出我所料，這正和另一軍長拒絕調任太平洋作戰的軍長時的態度成一對比；該軍長認爲美國的高級軍官，在澳洲的『外行』軍人指揮之下，實在是太不適宜。

在沙漠區使用巴頓的計畫，因缺乏船舶而流產。因爲由海上運輸一個裝甲師，除了所有護航作戰的船隻外，需要運輸艦四十五艘，而當時前往開羅必須繞道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此等船隻，一時實無法自其他重要補給任務中轉移調用。

這給我一最有價值的教訓：重要人員的選拔，在戰時不應完全遵循常規和一般標準，品行乃爲第一條

件。至於作戰指揮官，亦惟有在喜歡戰場生活的人員中去選擇，不可爲一些細故而吹毛求疵，以致埋沒了人才。

作戰廳的工作進展極爲良好。我和一些重要的助手，漸漸獲得較多時間從事思考與研究。我們將例行工作交付一班傑出的青年軍官去做，由漢德准將(Brigadier General Thomas T. Handy) / 李奇威准將(Brigadier General Matthew B. Ridgway) / 克萊福准將(Brigadier General Robert W. Crawford) / 赫爾上校(Colonel John E. Hull) / 魏德邁上校(Colonel Albert C. Wedemeyer)等多人加以督導。以上諸人，於戰爭結束以前，都建立了卓越的聲望。

如站在事後的評論立場來挑剔，自不難舉出陸軍部許多錯誤。然而，我們雖不畏於分析，但內心上仍存有當日的驚懼，從各負責官員的感情上或精神上所表現的緊張情緒，便可完全反映出來。時間是重要的，不管當時能得到何種情報或如何判斷，決心則必須迅速確定。就以向阿拉斯加敷設油管，及向南美建立一條國際公路的設計二事而論，實乃由於深恐我們永遠不能建造充分的油船及護航船隻，以供應戰爭全部需要而提出的措置，也可能是爲了重要區域燃料供應的補救方法。作戰廳匆促予以考慮，認其對戰爭頗有決定性。但作此項係決定者，係石油供應問題之專家。

爲完成盟國首先擊敗歐洲軸心國家的政策，我們草擬一固定的計畫。在進行中，我們會詳細研究分析每一步驟和每一重要因素，所有機會、危險、及所要的準備，均無絲毫遺漏。在戰爭中，不論包括是戰術、戰略、或後勤問題，常須以敵人可能予我們決定打擊區域之最低需要的估計爲基礎，而行肯定的攻勢目的。

集中。這就是說，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三月間的基本戰略計畫，必須認識西南太平洋的兵力是不能減縮的。

聯合國中，惟有美國能產生大量的後備軍。英國海空軍及其小規模陸軍，均着眼於其本土的防禦。我們如企圖在北歐採取任何攻勢行動，則英倫三島實爲一不計任何代價必須加以保持的基地。英國的戰爭努力，人力上已達到飽和點，惟有徵召婦女，方能維持其不穩定之中東、波斯、印度等地之使命。俄軍雖數目龐大，惟此時正在對危害蘇俄生存之敵作殊死戰。

陸軍部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選定其本身的作戰路線，循此路線妥爲指導美國實力，以對付歐洲軸心國。此項決心一經確定，直須至擊潰德軍爲止，始終作爲戰爭的指導原則。所有其他作戰或各方面的努力，必須視爲輔助或次要行動，僅能用以保補我防禦機構中的重要部分，或是在主攻部隊開始進攻時，支持主力作戰。

自蘇俄方面使用美軍進攻德國是不可能的。當時的交通線，北方經過摩爾曼斯克(Murmansk)，南方繞道好望角、波斯灣，既遙遠曲折，又非常困難，除了運送爲保持俄軍繼續作戰所必需的裝備與補給，以待恢復其本身貧乏破碎的工業外，不能有更大的力量予以支援。

自挪威或自西班牙、葡萄牙進攻的計畫，甚至完全不用地面部隊，而僅賴優勢海空軍的辦法，也全被詳細研究過。

另一認爲可能作爲進攻德國的戰場是地中海方面。一九四二年春季開始時，英軍在中東的狀況並不太壞，奧欽勒克(Auchinleck)困守西部沙漠，希望待英國援軍和美國所允許的裝備到達後，發動一次將隆







美爾趕出非洲的攻勢。但當時地中海中部已與盟國隔絕，馬爾他島(Malta)正被圍困，且經常遭受意大利及西西里為基地的敵機轟炸，以致自直布羅陀(Gibraltar)直接進攻意大利及西西里島的一切企圖，根本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因沒有空中支援掩護，攻擊部隊便完全暴露在以陸上為基地的敵方強大的空軍之下了。

縱在那樣早的時候，我們就會研究佔領法屬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作為攻歐主要基地之可能性。一高級軍官鄭重建議：最初在利比亞登陸，自該地沿非洲海岸攻擊『歐洲堡壘』(Festung Europe)

反對自地中海方面採取主攻的理由甚多，第一是北非與德國心臟地帶距離太遠，縱使意大利停止敵對行動，敵人的中心還是還在德國——實際上意大利的崩潰，將不會有決定性，自其南方及西南山岳地帶攻擊德國之困難，為顯而易見之事；尤其我們常須面對一項事實，即英美的全部力量無法集中於地中海，惟有以英國作為基地，方能達到此項目的。英國陸軍剩餘的兵力，特別是保衛英國的海空軍力量，只有在強渡海峽直接進攻歐洲大陸時，方能作攻勢的運用。並且在西歐海岸及德國邊境上，也沒有可與阿爾卑斯山(Alps)相比的天然障礙。

以英國為攻勢主要基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橫渡大西洋的航線，以自紐約至英倫的航程為最短，船舶往返迅速，可以利用建築完善，工作秩序良好之英國港口，同時還可以在另一方面節省船舶，那就是最易實行嚴密的護航，以對付北大西洋中活躍的敵方潛艇。我們無論選擇那一條作戰路線，但對英國的生命線，終須予以保持。

英國維持其最低生活，每年必須進口二千五百萬噸的物資——平時進口超過五千萬噸——其中有相當的數量來自美國。因之這條航線必須加以維持，而我們如將運輸護航隊分佈於同一航線上，對於敵方潛艇之威脅，自能得到較大之安全，甚至可完全免除此種威脅。

基於各種攻德路線之比較，並考慮集中之需要，以及求迅速的接近敵國心臟地帶，避免通過困難的地障，迅速的集結兵力，最好還是選擇英國為基地，並自此進攻歐洲的西北部。

這一切顯然都是合理的，沒有什麼爭議；但在討論時仍極激烈。若干有經驗的陸海空軍人員，堅決認為西歐的海岸堅固，不易攻擊，德人不遺餘力地在大西洋沿岸加強防務，早為我們所洞悉，且有相當強大的德空軍配置於本地區域，艦隊主力亦隱藏於法國北部、挪威及波羅的海（Baltic Sea）諸港中，潛水艇更是蟄集於沿海，同時在每一可能的登陸地點均已佈雷。

許多人認為對此堅強的防禦實施攻擊，在軍事上完全是一種自殺或瘋狂的舉動。甚至有許多主張必須以地面部隊直接攻擊者，也大都相信在攻勢實際開始之前，必須予德軍士氣以嚴重的打擊。

反對此種見解的為數甚少。馬歇爾將軍業已知道我們工作的基本觀念，自然是相信我的。其他則有麥克勞尼少將，及空軍的史巴茲少將（Major General Carl Spatz），作戰廳同仁中之漢德將軍、克萊福將軍、赫爾上校、魏德邁上校，亦均竭誠擁護。在立案時，有些諮詢的人士們，常就黑暗方面表示極度的懷疑；但負責準備此計畫之人員，毫未因此而沮喪。

負責人員覺得堅持此次作戰，必須有壓倒的空軍力量，將德空軍完全驅出領空之外，並以轟炸機孤立

攻擊區域，阻止敵之增援。對敵潛水艇應採有效措施，使我橫渡大西洋的護航隊，獲得相當安全。同時海軍支援艦艇，應有壓倒守軍的力量。特種登陸艇的數量、須能使大軍在最初的海灘陣地上迅速登陸——如  
此去進攻大西洋長城，不僅實施容易，且能造成德軍之決定性失敗。這部分負責人員，認為沒有其他方法  
更能粉碎德軍防禦的外圍。

爲使空軍協同陸軍作戰，我們覺得必須設立陸空聯絡組，以促進雙方效能。這是戰略思想上的一種新  
觀念和新信心。

許多陸軍人員輕視飛機攻擊地面部隊的能力，奇怪的是許多空軍軍官竟也有同樣的觀念。他們因恐空  
軍受地面部隊的束縛，所以不相信空中攻擊的效力。我們只有耐心地一再加以解釋——實際正好相反，協  
同的結果，往往能推進空軍基地，且使戰略轟炸與地面戰略相連繫；在如此的協同之下，不僅使遠程戰略  
任務實施容易，且對選定目標的破壞，其在打敗納粹之供線上，發生直接而有效的作用。這些當時都會經  
過多少時間激烈辯論的題目，現在則已經見諸事實了。

根據這些辯論，和大量的技術文件，最後草成一試驗性質的戰略計畫大綱呈交參謀總長。自然，他自  
始就具有此種明睿的見解。

馬歇爾將軍以其平常寬宏及坦白態度，要求我對這計畫作一充份說明。整個的計畫的要點和基礎，必  
須歸諸信心，此種信心，乃是以壓倒的空軍力量爲基礎。如我們大量擴充戰鬥力，使能擊破或孤立德軍之  
防禦，嚴重破壞其交通，使其兵力轉用困難，並將其空軍驅彼領空之外，而使我地面部隊發揮空前的不可

估計的力量。離開了這種觀念，整個計畫就會成爲空想。然而，關於此點，我們沒有法子做到，因爲我們缺乏所需要的飛機。

參謀總長細心傾聽我的長篇說明後，便作結論說：「就是這樣吧，我批准了。」他立即徵求金氏上將及安諾德將軍的同意，再獲得總統的批准，然後提請盟國認可。我們必須得到英國政府的全力支持，否則計畫仍將失去重心——無法將英國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更不會得到英國的遠海空勤的支持。因之總統命馬歇爾將軍於四月七日登程前往倫敦，同行者有總統機要助理霍浦金斯先生(Mr. Harry I. Hopkins)。

此後數月中，我和霍浦金斯舉行過多次會議。由於戰爭的繁忙，我很少去研究他個人的政治哲學，這是他在華盛頓服務期間引起物議的主題。他非常忠於總統，但當其認爲需要加以反對，或需要延長辯論時，常不急於表露此種忠心。他對於軍事問題，具有非常廣泛的常識。他在致力於爭取勝利之際，工作從不稍懈，縱在健康失常，醫生力囑其休養時，也不輕意放下他的擔子。他的職務是在各部門工作上充當總統的代表，在其處理事務時，毫無徇私情事出現。他的全部注意力，乃集中於戰爭之進行，因而他便成爲了世界上的風雲人物。

關於倫敦會談的詳情馬歇爾將軍沒有告訴我，但我知道英美政府已於一九四二年間決定，同意在歐洲橫越英倫海峽，採取主攻。

歷史證明戰爭中最難的，是固執一簡單的戰略計畫。因爲在戰爭進行中，一方面有無限變化和誘惑，另一方面又有不測的困難和危險，經常在動搖着既定的行動路線。此次亦無例外——從計畫到實施，情況

瞬息萬變，在爭辯和甘言巧語勸誘之下，隨時都可使你改變初衷。例如地中海初期作戰之順利，就誘惑過我們拋棄原來的方針。這其間只有總統、馬歇爾將軍、及其他若干人，對於及早渡過英倫海峽發動對歐全面攻勢之方針，從未稍有動搖，但經過歷次的試驗和風波，無限的拖延和壓力，才折磨地助長我們達成了對於此次歐戰所應負的使命，而終獲最後勝利。

## 第四章 進攻的月臺

馬歇爾將軍參加四月間的倫敦會議歸來後，即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說，當他在訪問時，曾獲得機會觀察美國軍官在倫敦的活動情形。使他引以為慮者，是那些軍官們對於陸軍部的較廣大問題和目的，並不明瞭，尤其對使英倫三島具體化，成爲我們最大作戰軍事基地之已定計畫，茫然不知。馬歇爾命我赴倫敦考察，以求如何始能改正此種狀況，並携回有關我們在歐兵力未來組織與發展之意見具申。

我請求指派克拉克少將，當時地面部隊司令麥克奈爾將軍的參謀長，與我同行。我覺得克拉克關於以聯合王國爲訓練及活動場所之適合與否的觀察，是保證有價值的。

我們在五月中旬動身，取道北部航線，此一路線由陸軍航空部濬開拓，爲他日擊敗歐洲軸心的主要因素，係以緬因 (Maine)、紐芬蘭、拉布刺達 (Labrador)、格陵蘭、冰島、蘇格蘭等處之機場，供作我們一切飛機的轉運站，即戰團機亦可循此飛達歐洲。苟無此排除萬難與沮喪以建立的有效的航線，則歐洲部隊的補給，將感困難。

我們到了英國，即與美國指揮官開納少將 (Major General James E. Chaney) 晤談，他是我們參戰以前所派遣的『軍事觀察員』，他和他的少數參謀人員，自始對在美國發生的革命性的變革，即無機會了解，因此對戰爭的努力完全缺乏熱情。他們確如處身於逆流渦漩之中，除非是調回國去，否則絕少有



擺脫的可能。此時，美國心神已爲太平洋的劇烈戰爭先佔，對英國這一方面幾乎忽略了——舞臺燈光尙未轉向歐洲呢。

我們在英國考察了十天，即回國向參謀總長提出如下的報告：我認爲我們應改進在歐洲整個的努力，須由具有對我們陸海空軍生產能力暨物資方面之工作知識者，來澈底指導美國政府計畫，並以物資支持他們，俾能遂行其攻勢作戰。馬歇爾將軍立刻問誰能擔負此項任務？我便推薦麥克勞尼將軍。蓋麥氏前曾在倫敦服務數月，當熟悉英國有關各部門的業務，並對其中重要人員認識甚夥。再者，如美國過早在英國有所行動，顯然將僅限於空襲，因爲在進攻計畫中，具體化建立強大空軍之最初成果，當爲長期而激烈的轟炸戰。而麥氏即係堅信空軍力量，可使對法國之地面侵入成爲可能者。

參謀總長拒絕了我的推薦。他剛任命麥克勞尼爲陸軍部副參謀長，其時尚無適當人選擔任此職。當時馬歇爾將軍覺得爲保證團結及建立共信心，他的副手，實應由空軍中選拔。

六月八日，我向參謀總長提呈一份草擬的「歐洲戰區司令指導方案」，俾爲配置歐洲地區所有美軍的指揮權的統一。我請馬歇爾將軍在方案交下之前，須詳細閱讀一下，因爲它對未來戰爭的遂行非常重要。他的回答我現在仍記得：「我一定要詳閱的。你可能是本計畫的執行人，倘若如此，何時你能赴任？」三天以後，馬歇爾將軍決然告訴我，我將負責指揮歐洲戰區。

我時常奇怪，什麼啓導了這個特殊而顯然突兀的決定？馬歇爾將軍對此事實會慎重地考慮過，但從未自動提過一字。由幕僚轉任指揮官，自屬任何軍人所歡迎者；但如此艱巨的責任，使我消失了任何個人的

揚揚自得的想，而似此重要的責任，也迫着我不得不專心致志於目前的任務上。無論如何，還未期望的命令使我開始急促的準備，其中大部份是陸軍部的職務移交於我的繼任者，漢德將軍。

我會與重要官員會商數次。在我和陸軍部長史汀生 (Stimson) 的簡短的談話中，獲得一個印象，即他估計軍事行動很快就能開始。而我預期在進行任何方式進攻歐洲大陸前，必須有一長期的整備，但我確知他是該計畫的堅決支持者。

稍後，我謁見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當時白宮的上賓，我們並未超過非正式的談話範圍。此次談話雖沒有什麼軍事意義，但此乃第一次會晤，前此我從未和這兩位偉人個別晤談過。其時北非多不魯克 (Tobruk) 正被德軍攻陷，因之整個盟軍方面暗淡消沉。但這兩位領袖却並不表現悲觀。值得高興一述的是，他們只想着攻擊和勝利，而非防禦和失敗。

我又去見金氏海軍上將。他是一位戰鬥型的海軍軍官，突兀，果斷，時常直率到使他的部屬害怕。在我們談話中，他強調我到英國出任艱巨，建立在長期戰爭中的戰場統一指揮，將表明為美國對戰事第一樁熟籌的嘗試。他保證在他權限之內，對指派給我的美軍『司令』一職，決盡力支持。他說他不願有有關我的權力為依賴『合作與最高利益』的諷言。他堅持只要一個權責，並熱誠邀我在任何時候，當我感到海軍對此一觀念可能有意無意誤解時，和他個人連絡。

這一切對我是極重要的，因為以前節制陸海軍在戰場上的『聯合作戰條例』，着重以最高利益的原則，決定職務上之指導權責。

克拉克將軍和我及幾位助理員，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離開華盛頓。我此時告別家庭，似乎特別感到黯然神傷，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僅是幾年前的先例之重映而已。我的兒子由『西點』(West Point)回來，他、妻及我，不過團聚兩天，我即首途赴任。

我們一行安抵倫敦。我立刻取得美國陸軍在歐洲戰區(含聯合王國與冰島)的指揮權。依戰時習慣，必然自機構第一字母製訂新的略字，在此地區，我們迅即擬妥一個通俗的略字，『意托沙』(ETOUSSA)。美國建立歐洲戰區的目的，是基於英美兩國政府之同意，準備美國方面的進軍大陸，以擊敗德國之主要戰略工作。下面是指導的概要：

歐洲戰區總司令及有關人員，對現在或爾後派遣至歐洲戰區的美國部隊，及被派與陸軍協同行動的任何海軍陸戰隊，均可指揮。

依據海軍部及陸軍部之協定，對於所有配屬此戰區的美國海軍部隊，其計畫與作戰管理，概由總司令執行。

此種限制，旨在對我們在英倫三島中的活動，避免侵害到英國的主權；歐洲戰區總司令應負戰區長官的戰術、戰略、領土、和行政的責任。

歐洲戰區總司令的任務，為準備與進行在該戰區對軸心國家，及其同盟國的軍事行動。

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美英報紙響應蘇俄的呼籲，『開闢第二戰場』。這對職業軍人是困擾的，並非對此種思想有所爭論，而是因公眾的不耐，明白地證明了對此問題完全缺乏同情的了解，特別是，對在任

## 歐洲十字軍

五六

何行動開始前所必需要經過的一段時間。除非他們理解那些廣泛的問題，預測今後二年將要發生的事，是無意義而又不能明白的。下面的幾份統計數字，或可有助於此種理解。

當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於歐洲西北進攻時，在英國準備使用之兵力如次：

英國——十七個師（包括加括大三個師）

美國——二十個師

法國——一個師

波蘭——一個師

戰鬥機五〇四九架

重轟炸機三四六七架

中型、輕及魚雷轟炸機一六四五架

其他戰鬥機六九八架

運輸機二二一六架

滑翔機二五九一架

戰車登陸艦(LST)三三三艘（能載戰車卡車直接登陸）

戰車登陸艇(LCT)八三五艘

戰鬥艦六艘、淺水砲艦二艘

巡洋艦三二艘

驅逐艦九三艘

小戰艦艇（不包括魚雷艇、巡雷艇、佈雷艇）一五九艘

掃雷艇二五五艘

上表所列戰艦機數，僅限於實際參加戰鬥的中隊。登陸艇、商船及海軍戰鬥艦船之總數，約為六千餘艘。此項數字並未包括『鴨』式（“ducks”）水陸兩用戰車在內。

尚有基地守備部隊、運輸單位、地面勤務人員、醫院及各種修理與保養機構。當時盟軍派遣到遠征軍的陸海空的力量，計二、八七六、四九三人，另加配有裝備和補給品的四十一個師，將以迅速的方法由美國駛至英國港口。支援在大壘上那些部隊。再者，更有十個師，其中數個師為法軍，他們已派定參加地中海區的攻擊任務。有幾種最重要的基本裝備，直至一九四四年五月進攻之前夕，始行到達。

但，我們且看一看一九四二年六月的景象——

美國正走上動員與訓練陸海空軍之途。只第三十四師——第一個裝甲師，與美國空軍若干小隊到達北愛爾蘭。他們僅部份受過訓練，海陸空軍進攻所需的大部戰鬥裝備，尙付缺如。若干登陸艇亦尙未到製造完成時期，僅生產量的限制，即已阻碍了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初作全面進攻的任何可能。誠然，這很快就弄明白，除非美英的一切生產，集中在進攻歐洲的支援唯一目的上，此一行動，不可能早於一九四四年以前實施。

顯然地，此等問題不能公開說明。敵人將正好知道我們在進攻時所希望的輜重是什麼，因此我們須長時期阻礙他們得到此種消息的任何可能性。無怪當我們一致爲此努力時，國內戰略家們喊出「膽小！拖延！無決心！」我們對此，至少希望能滿意於納粹亦同樣錯誤估計我們的力量與作法。

美國陸軍已準備在倫敦中心地點之一座大廈中設立司令部。我原不喜歡設在大城市中，但在此期間，則別無他途。房子確爲一難題，大多數可利用之旅舍及其他地方，皆接近格羅斯芬勞廣場（Grosvenor Square），我們的大廈位置所在。我們最初一部份的活動，包括與英政府的官吏和軍事人員經常舉行會議，以運輸工具太少，爲了接觸方便，不得不選此中心地點。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在郊外去找尋便利的設備，足夠的房子，安置人員，同時欠缺供我們設立棚帳的地方。這可看出爲何我委屈我第一次組織機構的意見，而暫時在倫敦安置下來。

有關美國海軍在歐洲權責的總司令部，是由前海軍軍令部部長史塔克海軍上將指揮。他的辦公處是獨立的。我一到倫敦，他就來看我說，『我的辦公處存在的真正理由，是爲着幫助在歐洲的美國戰鬥部隊。你要什麼的話，無論何時，白天或夜晚，都可以來找我。你來時可叫我「培蒂」（Betty），這是我在工作中得到的渾名。』

美國海軍部隊，爲計畫中的行動而撥給我的部隊，是由培納脫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C. Bennett）指揮。他在我抵倫敦後不久，即爲我接近的部屬。我們期望海軍分遣隊，在若干月內較一個訓練機構略大。然而，此係我們計畫中最重要之特色：可進行對歐洲大陸之任何反攻的，大規模之兩棲訓練。

我第一件事是集合與組織一個工作單位。馬歇爾將軍允許我的請求，任命史密斯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Water B. Smith) 為我的參謀長。他是一個天賦的——對主要問題有明晰理解力的慎重的人。嚴肅、勤勞、忠誠，處理困難的會議是斲輪老手。對於堅強的個性和粗莽的天性者，他能無須慫恿而促成和諧。他在歐洲各國政府和整個軍隊中，獲得一個可羨的地位。他在九月七日到達倫敦，和我開始建立個人友誼與官方的合作，一直到戰爭結束。

當計畫擬訂最後兵力數字在數百萬時，我決心避免地面部隊過早組織龐大的禍患。我們最初成立的最高地面司令部，僅第二軍團，我任命克拉克將軍指揮之。我知道這幾個月時間必須消磨過去，在部隊與補給品能增至足於應付一個大的攻擊之前，我們有時間去編成幾個需要的軍團司令部。我們將許多無所事事的低級人員集聚一處，避免由他們到來而必然隨來的糾紛。我們為從根本上做起，一切準備工作中而成為專門的，並有時間以慎選高級指揮官。我們在薩尼斯巴里平原 (Salisbury Plain) 建立第二軍司令部，在聯合王國中，此為最優良的訓練基地。

李約翰少將 (Major General John C. H. Lee) 被命指揮後方勤務部。他立刻開始作驚人的準備工作，建立港口、倉庫、營房、機場、和修理工廠，凡此等等，均屬自英國基地開始攻擊時之所必需者。在他的指導下，各項工作全部完成了，而且極富活力地做到了成功的地步，如此廣泛的事物，若加詳述，本身即可成爲一部巨著。二年後，當橫越海峽的攻擊開始時，聯合王國成爲一龐大的空軍基地、工廠、貯藏庫、和機動的兵營。此時有人滑稽地主張：只須將大量的阻塞氣球經常浮動在英國天空，即可保持島嶼

不致沉沒海底。

歐洲美軍總部的組織計畫，係依據一般參謀與特業參謀之習用範式編成。互全歐洲戰役過程中，很早就發生一困擾的難題，即如何從軍事業務中分開行政事件，而不另外設立一個司令部。美國的法律和規則，賦予一個戰區指揮官以廣大的行政責任和權力，其中大半須仗個人之靈活運用——如何從通常須在確定穩固的司令部處理的大部份工作中，去活用易動的戰術參謀人員，而仍然可節約使用高度訓練過的人員，常是一個難題。這在開始確甚困難，但等到我加派盟軍指揮官後，則不再成爲煩心的事了。其時，我們採取一種臨時的解決辦法，即認清英國本身，事實上僅是一個基地，不是一個戰區。李將軍既是英國基地的後方勤務司令，故而令他兼掌行政。

空軍的組織計畫，頗感時間的迫切。我們企圖儘可能從速參加對德的轟炸戰。第八航空隊被派在我們的戰區，史巴茲亦受命爲航空隊的指揮官。自他七月到達倫敦時起，至歐洲最後勝利的一擊爲止，從未離開過我的身邊。在三軍活躍的戰爭中，日繼一日，我均有新的理由感謝戰神和陸軍部賜給我『托愛』(Tooley)史巴茲。他遠避顯著地位，謙遜退讓，以致公衆或許從未完全認識他的價值。

對如此偉業，所有的初步組織工作，均屬正規。他們妥爲準備，縱是即刻需要者，亦考慮到而很快地配置下來。其他工作爲凡無相同之特性者，必須另行特別組織之。其中包括使我們的建築、訓練、組織活動等，合乎英國生活方式。

此項將龐大的戰區部隊運至大不列顛的計畫，高密度的三島人民勢需能容納二百萬美國人，並予他們



以必須的便利，包括訓練場所、基地、以準備偉大的進攻。英國缺乏食物供應，經我們擬具一利用空地的計畫——即使是邊緣之地，亦須儘量耕種。當時爲要節省燃料與動力，一切不必要的運輸及動力利用，均加禁止。我們的親善侵略，勢將演成人口劇增的緊張。全部英倫諸島之面積祇稍大於科羅拉多州(Colorado)，其一些部份，既不能利用，亦不適合我們的目的。南愛爾蘭是中立的，蘇格蘭缺乏適當面積作爲訓練基地。幾乎全部重荷，都放在英國南部和中部的擁擠區域，只有少數部隊駐屯在北愛爾蘭。我們希望對必然的衝突事件採用民事程序，儘管我們雙方均屬善意的，我們必先預行，而且盡力防止相互的刺激，免致發生誤會，妨礙共同作戰的努力。

當第一次大戰時，美國人民習慣地將歐洲的爭端，看作歐洲的單獨事件，因此每個美國軍人到英國來，大都必然地認爲自己是一個光榮的十字軍，被派到此，從魔掌中救出英國在另一方面，英國人民則將他們自己看作是一個民主之救助者，特別因爲整整一年他們單獨矗立，儼然是納粹和歐洲軸心國家不可摧破的敵手。不理解此種態度，自然會招致不幸的結果。

若聯合王國能有一大而開濶的空間，使美國部隊集中於此，則此問題當不致如是尖銳；但因人口的稠密，每一美國士兵到達英國後，正好造成居住情形的更多的困難。街上每一輛美國軍車，每一塊不再耕種的土地，均添加了它的刺激性。

幸運地，這些情形皆被預先發覺，而得坦白與英國努力於戰爭的領袖們討論過。主要和我們研究的是新聞處長勃萊根先生(Brendan Bracken)，他在英國人生活中似乎是一個被議論的人物，正如霍浦金

斯之在美國一樣。他時常幫助我們，他遇事能迅速決斷，而且是個精力充沛的健者。此外，他的特性，特別在人群中易被看出是一個保守派。自我遇見他起，我常認為這美國兵的牧者，是一位世界最偉大生動的表情專家。勃萊根說話時，常高度地激揚他的聲浪，以增強效果。

勃萊根設計了一個適用於新近到達的美國部隊的計畫，俾在人口稠密地區的複雜生活中，得以減少許多麻煩。此一計畫之最大成功處，也許在於給雙方以教育，混合相伴，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中實施。英國大眾，經常從勃萊根獲知該期望什麼。他解釋全體人民需要更進一步的適應，犧牲，以及寬容。同時他印有多著教育意義的小冊子，和文學書籍，在美國部隊由美國上船以前，即行散發。此等書刊，均以通俗文字敘述，含有特別的意見，俾易於調和美國軍人的新環境。

只要可能，新到的美國人員，概予以一短期旅行，經越英國的被炸地區。美國紅十字會和大不列顛的幾個救濟慰勞機構，協助製定了一個由英國家庭負責之家庭招待美國士兵的制度。我從未遇見曾在英國家庭中消度過週末的美國士兵不感覺到美國有一個堅強的同盟者的。然而，我們發見，英國家庭如躊躇決心去表現真正的好客，似需利用一整星期的口糧。去款待一個美國士兵度過他的星期日。於是，我們立刻鼓勵士兵隨帶口糧。去作家庭訪問，當作一個公開運動去對英國的居停主人說明，以維持他們的面子，並避免窘迫。我們預想中有麻煩的，便採取預防的辦法，如此，每一個指導常是成功的。這運動的主旨在於避免令人嫌惡的感情，而我們計畫的則基於事實——着重個人利用機會發現的事實。當此時也，每一個人人在英國都佔着負責的地位，對於雙方差不多普遍表現的合作精神、寬容、和友誼，常有一種感謝和崇敬的感

覺。

此類問題，立刻帶來成立總部有效的聯誼組的需要於面前。我們努力着重於維持美英二大人民的需要，在廣泛的目的上施教。我開始與新聞界實地舉行簡短而非正式的會議，目的在討論將我們共同的問題，覓致一普遍的解決。我主張他們所佔有的地位，在我的總部中，是准參謀人員，我尊重他們，因為他們在戰爭的總責任上工作着，正像我一樣。

我的第一次新聞會議有着奇妙的結果。在我到達英國之前，美軍總部已建立一新聞檢查制度，檢扣有關黑人部隊與其他士兵或人民間的小難題。此等事件，經常有關我們的黑人士兵和英國女子的社會接觸。英國人民，除大城市與富庶階級外，缺乏那在美國極強的種族意識。小鄉鎮的英國女子。十分願意和黑人去看電影和跳舞，一如和其他任何人去是一樣的，這殊為我們白種士兵所不能領會者，由是常啓爭端。而令我們白種士兵覺得更煩惱的是，他們發現英國的報紙堅決地站在黑人方面。

當我舉行新聞會議時，在檢查目次上得悉此類故事，我立刻廢止此項規定，並囑新聞人員寫他們所喜歡寫的——只勸他們不要喪失他們的遠大的目標。使我驚愕的，竟有幾位記者對我要求保持此項禁令，他們給我一些論證，用以支持他們的建議。他們說那些製造糾紛者，必誇張此類事件之重要性，而此類報導帶到家中會造成家庭糾紛。我感謝他們，但仍堅持我的觀點，結果是，常被跟着來的事件惹起一些小的真刺激。此為我時常想起的教訓。

在這些行政事務的進展中，準備、訓練、計畫、均須同時舉辦。因我們戰時軍隊中早存有若干缺陷。

其中爲部份士兵對戰爭的基本原因的認識，可怕地缺少，民主與極權間之不同，在理論與事實上都遠較個人之利害爲甚的；士兵看不出顯明的理由：爲什麼此二者間之衝突，與美國又有何關係？不管在戰爭開始前，在觀點上意見有何衝突，一種明確，簡單，普遍把握住的理理解，在我們軍隊中現在是必要的了。伴隨而來的缺陷是對戰場紀律、不斷訓練中的合作、及武器之使用等，缺乏一種相似的認識。

以上二者，被新聞記者代表們經常評論着。此事並未因完滿之解釋而告消除，如若干部隊長所試圖做的——即一切事件皆由於部隊尙未臻『練良』。他們常存有一種奇妙的想法，打算在敵人第一顆槍彈發出時，把這些毛病在頃刻間改好。惟有讓他們從戰爭經驗去學習，此外無其他方法能使其吸收和了解。另一方面，任何指揮官，允許其部隊進入戰爭，缺乏任何有利的，任何必要的教育，或任何有用的理解，而遺在事先是能够授與這部隊的，這對他領導的士兵，實屬一個嚴重的罪行。

一個士兵應該明瞭他爲何而戰，似乎不是一個爭論的焦點。我曾聽到有些指揮官企圖過份簡化這道心理問題，主張士兵只爲幾個簡單而重要的根本理由而戰。其中包括的是團體的驕傲、同志意見的尊重、與盲目地信仰一個直屬長官，這些是重要的，而優秀的指揮官在他努力訓練出一個第一流的戰鬥部隊中，對此亦不會疏忽。經過如此的訓練部隊，其勝利的機會——和個人生命的保障——均能昇到最高點的。但美國士兵雖聰明自誇，有時發出諷諷的言辭，但總是一個有理智的人，他要求並應獲得根本原因的了解，爲何他的國家武裝起來，及勝利或失敗的矛盾論斷。當美國革命時，史推本（Von Steuben, 1730-1734，普魯士將領，入美軍。）在這觀點上解釋得很生動。他於給朋友的信中說明，在歐洲你告訴士兵如此做，于

是他就如此做；可是在美國，則必須要告訴他為何要如此做。

有一次，一九四一年的新兵入伍，軍事長官負起一個唯一的責任，即令他有這樣一個了解，但在我們國家教育程序上暗含着一個明顯的不同。這在我看來，經常強調個人權利與美國公民特權，似乎過分遮蔽了同樣重要的真理，即此類個人主義之持續久暫，端賴公民能否完全接受他的為民族福利的責任，而這實任是保障他們此等權利之享有的。

基層的信任，在戰爭中對勝利的重要，一如任何命令或領袖之行動，可引致或產生局部的精神或紀律。克倫威爾的鐵騎兵 (Cromwell's Ironsides) 高唱聖歌，進軍戰場。他們鐵的紀律與內心的信念競賽，使他們在任何重大危機中，決不逃亡。

我的總部和美國大使館設立在『格羅斯芬勞廣場』，由於士兵喜好綽號，及歸因於報紙之宣揚，立刻成爲『艾森豪廣場』(“Eisenhowerplatz”)了。

此僅爲一種娛悅之舉，但這地方很難獲致個人的安靜生活。英國人的優渥及在倫敦的美國友人，予我無數的各種邀請。最後，爲逃避在旅館生活中無法避免的事件，我將我的個人住屋，搬到市郊安靜的小農舍中。我和我的海軍副官，卜查爾海軍中校 (Commander Harry C. Butcher) 傳令兵麥考夫下士 (Sergeant Michael McKeogh) 同住。兩個黑人士兵毛南下士 (Sergeant John Moaney) 和亨脫下士 (Sergeant John Hunt) 管理房子和簡單的伙食。他們同我一直住到戰爭結束爲止。

自七月起，在戰爭期中，我不接受任何邀宴，除非邀請者是首相，或是美英兩國間的軍事人員。因此

種特別宴會，常含有主要目的的事務。

視察部隊一事，因有較後一部份未列入我的日程表內，在聯合王國仍有較少的幾個單位要去視察。此種最早行程之一，是有關我們第一次對敵人的攻擊——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我們會舉行一個慶祝空襲開始的典禮。轟炸目標為荷蘭的四個德國機場。在凱其爾門上尉 (Captain Charles C. Kegelman) 指揮下，六架『波士頓』(Bostons) 式機合於英國較大的隊形中，起飛出擊，結果有兩架沒有回來。為要表示我們進入歐洲戰鬥，我即於起飛前訪問飛行人員，又在他們回來之後，與生還者作一次談話。

在戰爭期中，邱吉爾先生對一切行動均保持密切接觸，使他實際成為英國參謀首長中之一員，我已不憶與他們作任何主要討論時，而他是不參與其事的。

一個鼓舞人的領袖，他似乎表現出英國在逆境中勇敢、堅忍、與保守主義成功的特色。他是一個奇絕的堅強的說服者，而且是一個雄辯家。他完全專心致志地來贏得戰爭勝利，並盡他的大不列顛首相的職責，當他的觀點不能使人同意時，他總是盡其能力來做說服的工作。大部份的問題，基於目前的協定，大都能獲得解決；但也間或發生重要遠離事實的爭論。即使當他只同一個人討論時，亦儼如一位激烈的演說家；但在同時，他對目的的積極，使他的陳述似乎是自然而恰當的。他將幽默與煽動平均地利用，且從希臘古典文學到『頓那爾德的鴨子』(Donald Duck)，引用一切事物，必要時則以套語及有力的俚語來強調他的意見。

他完全知道我對他甚為敬慕，所以毫不躊躇地利用其智能，在任何辯論中來打動我，力求將我引到他

自己的思想陣行裏去。有時我們的論點是直接相反的，然而，不管他的目的大小，當我堅持我自己的方針時，他絕無一次改變對我的友誼態度，亦不失去對我現有的美國高級長官及其後歐洲盟軍統帥地位之尊重。他是戰爭發展和戰史的優秀的研究者，和他討論，即使在純專門的範疇，亦不致毫無裨益。倘若他接受一個不同意的決議，他將會一再回到本題，努力反駁，直至執行之前，俾得貫徹其初衷。但行動一經開始。他能够忘掉他所願望的一切，不變地，供以較約定更大的英國的支持。在戰爭的各個不同時期，我發現有些問題與首相相反，將面對甚夥的批評，但我若在我的聯合指導權限內執行，他沒有權力來干涉，只能出之以勸誘，或整個破壞盟軍對此問題的看法。然而，在他的不可估計的方法中，凡不是重要的任何事，他能促使我的工作更艱難；不論這若干重要決議是否爲他所喜，我常對他的不變的殷勤而熱心的支持，覺得感謝不置。他是一個偉大的戰時領袖，而且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我們的計畫和組織工作，有時包含着不同的民族觀念，因而打擊我們根本計畫的基礎。此等觀點，乃在誠懇而客觀的空氣中討論，但却並不是不嚴重的。每逢我發覺我的意見與首相相反時，他當然被他的戰時內閣和技術顧問所支持。此種岐異現象的發生，乃屬不可避免而且是自然的。一則民族地理上的不同形勢，致使在軍事原則亦各有異；二則特殊的戰爭經驗，帶來策劃的戰略積不相容。試舉一個早期的例子，建議使用我們發展緩慢的轟炸部隊。

美國陸軍航空隊，相信在白晝轟炸，應以防禦性的空中堡壘重轟炸機爲組織之骨幹。我熱切同意此說。每一架飛機攜帶十挺五公厘口徑之機槍以爲防禦。我們相信適當的密集隊形，才能使堅強的火力集中，

他們能在自己的戰鬥機掩護區域以外前進，實施白晝轟炸作戰，而無重大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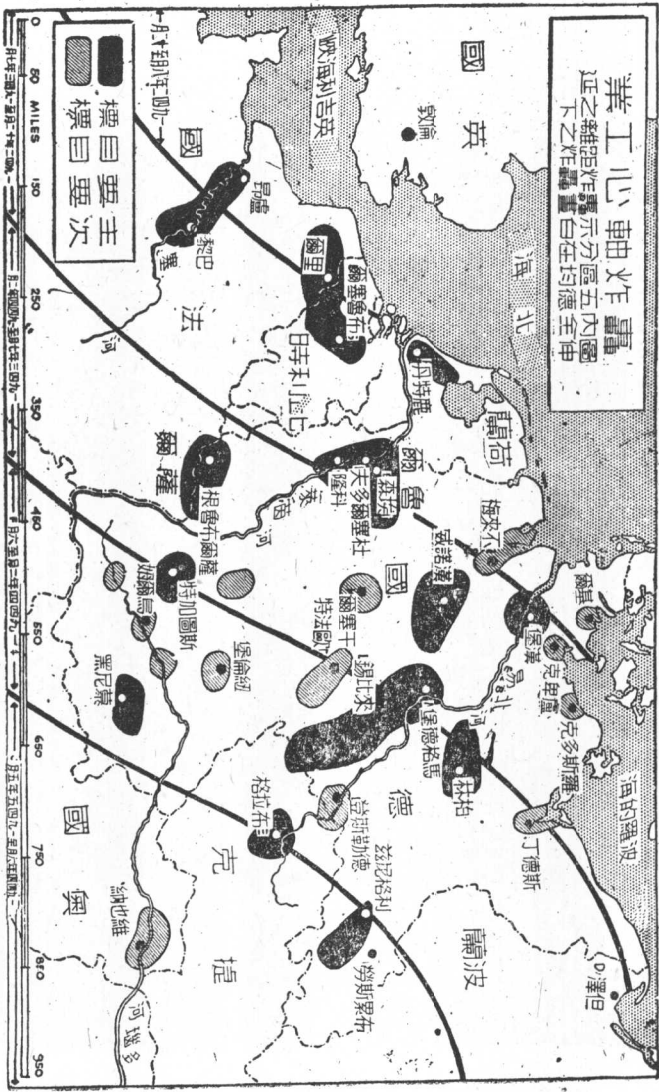
首相則不以爲然，他認爲美國僅是耗費其努力與物資，而作無謂的嘗試。當然史巴茲將軍知道，美國已發展遠程戰鬥機，可供使用，其時他的第八航空隊即可到達建制的力量，幾個月後美國空軍雖將有P-50和P-40戰鬥機使用，但，此等戰鬥機很受約爲三百哩的戰鬥半徑限制。首相促使我們放棄白晝轟炸的整個思想，並開始訓練我們飛行人員之夜間作戰。那時英國的空中經驗遠較我們爲豐富。基於一九四〇年英國的堅強戰鬥，他們已艱辛地建立了能有效攻擊到德國心臟的轟炸力量。他們的經驗只能在夜間轟炸，否則他們會蒙受不能維持的損失。英國第一次出動飛機一千架，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的夜間，轟炸科隆 (Cologne)，此役總計損失飛機四十二架。

英國轟炸機不能在白天如此施行轟炸，而承受更嚴重的損失。我們相信此一事實，會使他們設計飛行距離、提高速率之效用、及加強防禦之火力。英國的『噴火式』(Spitfire)戰鬥機受極短的飛行距離限制，雖然在其他方面則爲現時最優秀者。當已知我們『空中堡壘』機群隊形的優越防禦力量時，英國仍舊固執成見，認爲除非我們很快改爲夜間轟炸，否則我們的損失過高，而我們的努力亦屬徒然。

由於双方的確信，此一觀點辯論甚久。大家承認倘若白晝的精密轟炸能够成功，則當遠較夜間一噸一噸地區轟炸之效力爲高。由是，辯論中心便單獨地環繞在可實行性的一點上。史巴茲將軍和我的立場爲美國參謀總長所支持，我們堅持我們的辦法，在任何能引致我們趨乖原旨之前，必須澈底而完全地試驗一下。



業工心軸炸轟  
延之繼炸轟示分區五內圖  
下之炸轟置白在均應全申





幾月後，最後的結果，證明双方的觀點均屬部份正確。當我們的重轟炸機群第一次開始在戰鬪機群區外編隊作戰時，此種防禦火網竟如此使敵人驚駭，使此一時期內，我們享受到有價值的毫無損傷的程度。然而，漸次地德國設計新的戰術和方法，對我們機群，以戰鬪機大規模集中使用。我們損失的百分比開始很快地增加。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三日，美國第八航空隊，不用戰鬪機作掩護，以七十六架飛機攻擊基爾（Kiel），損失二十二架。後來以二百九十一架飛機空襲，又損失六十架。每架飛機被擊落最少有十人犧牲。面對此種百分比之損失，除大量生產遠程有效的戰鬪機外，我們只有修正我們的轟炸計畫，或只能在黑暗或惡劣氣候的掩護下飛到德國。

在最初的辯論中，其結果只好留待將來之事實證明。在我預想中有一大要素，即準備開關地面攻擊之進路，其依賴精密轟炸的程度如何。

此即為進攻計畫的主旨。我相信大規模的大陸進攻是非常危險的，除非精密的白晝轟炸可以實行。所以我主張，即使我們只能在我們的戰鬪機極限內實行精密轟炸，我們亦必繼續在前述基礎上發展美國實力，庶可使我們強大武力，對所選進攻地區實施需要的準備工作。

結果是，美國空軍抱定他們的精密轟炸計畫的宗旨，而英國轟炸部隊則繼續集中增強夜間轟炸效力。當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時，將此問題重複提出，辯論到最高峯。結果僅是認可原定之決議而已。

組織和準備二程序，係發展作戰計畫的工作，以實施基於兩國政府同意之戰略觀念。那時潘基將軍（

General Sir Bernard Page) 指揮大不列顛的本土軍隊，將從其中抽編成進攻大軍的英國派遣軍。其部隊中包含有在麥克諾頓將軍 (General Andrew McNaughton) 指揮下之加拿大軍。道格拉斯空軍上將 (Air Chief Marshal Sir Sholto Douglas) 被任為英國遠征軍空軍總司令，雷姆賽海軍上將 (Admiral Sir Bertram Ramsay) 被任為英國海軍總司令。由於與此輩人物之相互合作，美國總部主持之歐洲進攻計畫基本工作，遂得以展開。

現在要把握當時持重的，甚至可怕的氣氛是很困難的：公眾的心理狀態，反映着許多在職和在野人員的思想。若非六月初在中途島 (Midway Island) 擊敗日本艦隊，則盟國之命運將更黯淡低沉。光明遠景尚有一悠長之距離，並視蘇俄在戰爭中，能否以美國已發展潛力時始能給予的物資援助支持自身而定。且更重要者，是將大不列顛懸置於印度和非洲西部沙漠地區苦撐，以使我們主要的二個敵人分隔，和杜絕他們對中東油田的幻想。

一九四二年夏，展望前途，當美國潛力已完全發展，而三大盟國力量能够同時又堅定地用以對抗歐洲軸心時，我們並非樂觀，却有一個重要的信念。此一信念為高級司令部的一致要求。每個官兵在目前都熟知任何失敗主義，或任何信心的衰頹表現，均屬鬆懈責任。

在我五月第一次訪問倫敦時，並未詳密研究進攻歐洲西北海岸線的戰術計畫。所需部隊、飛機、補給、裝備等一切，尚待決定。一般說來，我想在一九四三年開始攻擊，初期以英國部隊為前導，而可能以美國十個或十二個師來支援。一般意見，必要的最初和支援作戰，預想以目前在英國的空軍實力與若干援軍

，即堪勝任。並且假定我們所需的一切水陸兩棲裝備，英國能够協助很快地交付，當然，預期由美國定時到達之生力軍，即可用充分的兵力支持攻擊，並擴大戰鬪範圍。

我心中存着這一般意見，惟對細節未加研究，致不克獲一確定的結論，即和英國參謀總長去參加一非正式會議。會議開始不久，我被邀發表有關籌劃作戰本質的一般見解。作爲一個先在華盛頓陸軍部，隨後又毫無成見被派到英國的美國計畫者說話，我大意講：『第一件要做的，是作戰統帥的任命。双方政府，必須將能賦與的權力絲毫不保留地賦與之。他必須被指導去策定進攻歐洲的計畫，並藉此而確能獲得成功，至少亦能在大陸上建立一堅固的正面，俾得對德國遂行有效之戰鬪。他必須立即草擬其計畫綱要，並對參謀總長提出，不僅所有各種部隊，而更是陸海空軍各型附加裝備的需要。』

詢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將提名誰爲遠征軍統帥？』

想到一九四三年初之戰爭，在最初時期，當時英國勢需爲進攻部隊的主力，於是我回答，『在美國我久聞一人，曾深刻地研究過兩棲作戰，爲時甚久，我知道他的地位相當於聯合作戰部長，他的名字是蒙巴頓海軍上將 (Admiral Mountbatten)，職位虛懸，祇需一個人來做，此種作戰行動在會議命令之下是不能付諸實施的。我曾聽說蒙巴頓海軍上將是堅強、才智、而勇敢的，倘使在作戰初期，以英國部隊爲主力，我確信他對此一任務是能勝任愉快的。』

我發表的意見招致一個可驚的沉默。於是布魯克將軍說：『將軍，可能你沒有見過蒙巴頓海軍上將吧，他就坐在你桌子的對面。』當我入會場時，並沒有看出他來，而我隨來的注視，自然使他有片刻的不安

。然而，我堅持已見而答稱：『我仍以為成功的關鍵在任命一個統帥，並賦與其所需之權力與責任，以實施計畫和準備工作；否則，將一事無成。』

此一會議是意見交換，並無絲毫結果。然而，也不須要添說什麼，蒙巴頓海軍上將因此成了我的熱誠而堅毅的朋友。

在此長時駐留倫敦期內，我開始與各指揮官舉行重要會議，商討關於策劃作戰之細目。在每次討論中，經常有潘基將軍、雷姆賽海軍上將、道格拉斯空軍上將、史巴茲上將、蒙巴頓海軍上將、諸人參加。並由我們的僚屬組成小組，進行討論。因無人當權，致亦無決定的計畫。有很多不同的，有關戰略、戰術、組織、補給等意見，經已廣泛地討論過。但所討論者，皆因職務或個人偏見，以及關於空軍在地面作戰中效用不一致的堅信所紛亂錯雜。

經過若干會議與研究，美國方面對進攻歐洲之確定範圍的戰略、戰術與後勤問題的細節，更充分了解。我們能接近一切英國的情報，並得知正確的陸海空軍兵力與限制。任何有效的估計英國力量之更進一步動員，是不可能的，他們已經組織了全部人力，包括十八至五十二歲的婦女。

我從各方面獲悉的許多情況，使我們對於較早的作戰一般意見，根本地予以改正。第一，英國空軍既未在飛機之型式與數目方面，亦未在人員之訓練以實施擴充空軍之準備工作方面，整備完成。第二，英國艦隊必須由其自己掌握留置，以防衛在任何時間遭遇德國海面艦隊的威脅，是以不能給予直接支援，而其猛烈之海軍砲擊，又為登陸之必然要求。

在陸軍方面，英軍伸展的態勢頗劣。試想其駐軍在印度、中東、以及在西部沙漠地區之不安定的地位，自亦不能擔任較十五個師更多之兵力。最後我們發覺登陸船隻，特殊裝備，及必須具有的儲存物資的大倉庫等方面，英國並不比我們好多少。凡此等等，皆說明我們已無望開始作歐洲之主要進攻，除非等到美國能生產並準備陸海空軍之必需力量，至少在平等之基礎上參與最初作戰，因此，英國對於陸海空部隊之龐大供應是必要的。尤有進者，在攻擊之前，更須等待美國之工業能大量供應此項龐大的特殊裝備與供應。

美軍總部方面已增加懷疑，是否能在一九四三年春初發動全面攻擊，因如在今年秋季橫越英倫海峽，而開始主要的作戰，實在是一件極端冒險的事。我們開始體認，大規模的進攻是不可能在一九四四年春季以前發動的。

我們預期此一可能是艱苦的。它對我們自己、對參謀總長、對二國政府巨頭、均是艱苦的：他們不僅擔負指導生產船隻、槍砲、戰車、及飛機之工業努力與動員數百萬人員，並且還要在準備期間維持士氣於不墮。再者，我們此種遲延，不能公開說明，否則將暴露我們自己的弱點，尤當日本之迅速獲勝暨英軍夏初在沙漠中所遭遇打擊之際，一般意志消沉，精神沮喪已甚，更有增加此一情勢的危險。

至少參謀總長明瞭，在一九四二年不可能對西歐有主要的進攻。我們將進展的結果報告馬歇爾將軍，最初用口頭報告，由忠實的參謀傳達。一九四二年七月中旬，馬歇爾將軍偕同金氏海軍上將抵倫敦會晤英國參謀總長。他們所討論者，為對西北歐海岸能採取傷亡重大的決定性作戰以前，一個嚴重時期必須經過

，基於此一認識所產生的問題，他們商討的要旨如次：

大不列顛與美國協議將實施的重大戰略行動，由於部隊與裝備之缺乏，最早於一九四三年以前，不能作有效之努力；而自本年秋季以來，為開始此一戰役最不利時期，在缺乏若干未能預料之根本改變的狀況下，有希望之D日（攻擊開始日），勢將延遲至一九四四年春季。

當一九四二年，蘇俄堅決要求美國發動攻擊，而除非此一行動業已採取，現存之恐怖，將有一極嚴重之後果，影響蘇俄前線。

若於一九四二年內，不從事若干實際行動，則對美英以及歐洲一切被佔領國家，心理上之反映，實屬不利。無論如何，苟於一九四二年有所行動，其規模必較預期進攻歐洲者為小，而如其可能，總以不擾密分開生產與準備計畫為宜，俾得獲致主要行動之可能。

總統曾特別命令美國參謀總長，於一九四二年中，在歐洲地帶，發動若干地面之攻勢行動。

由上述情勢觀之，似乎有三條行動途徑可循，值得我們深切研究者。

第一，經過好望角航路，直接增援在中東的英軍，努力擊潰隆美爾(Rommel)及其部隊，而攻取的黎波里(Tripolitania)以確保控制地中海。

第二，準備兩棲部隊，奪取西北非，爾後行動向東、作巨大之鉗形攻勢，以捕捉隆美爾，企圖最後完全開放地中海，以供盟國使用。

第三，在法國之西北海岸線，以小部隊從事一有限度的戰鬥，其目標亦屬有限地攻略一個地區，並對



德國的攻擊能確保之，由此以形成一橋頭堡，俾爾後利用作為最後目的之大規模進攻。此一地點當為柯坦丁半島 (Cotentin Peninsula) 或不列塔尼半島 (Brittany Peninsula)，此「建議的行動，名之為『大鎚』 ("Sledgehammer")」。

此際，似無其他行動途徑可資實行者。會議的討論既冗長又費力。其時有一主要因素在所有美國人的思想中，即頗為懷疑英國對協議有關之不論何時指導對西北歐作主要進攻，橫越海峽的預期觀念，甚表厭棄，與堪注意的心理保留。這樣，當主要進攻之一切輜重經已生產並積聚時，我們雖然不能為無為政策而申辯，但我們如對任何計畫輕視，似均屬一種導致我們到不確定的使命，及一個我們不信任的戰略的努力。我很明白誠實的英國於橫越海峽之重大冒險，其時名作『圍捕』(Roundups) 的猶豫——邱吉爾先生經常以普通方式說出來，但更特別明瞭地被潘基將軍指出。無論由倫敦會議 (London Conference) 獲致與進行何種決議，馬歇爾將軍熱忱地同意我們對橫越海峽之戰略，必須從英國取得無歧異的再確認。

由於此種顧慮的影響，其時我個人贊同第三個行動方針，即嘗試在法國西北之海岸線奪取一小橋頭堡。雖然，我曾告知馬歇爾將軍此一計畫是冒險的，但我唯一真正贊成的理由是，深恐橫越海峽的主要進攻不知將伊於胡底，甚或有取消可能。我們幾乎可說，一九四二年地中海的任何作戰將要摒棄，而主要橫越海峽的冒險，亦須在一九四三年始有可能。

爾後的發展，使我相信那些主張『大鎚』行動者，雖際此時會是不智的，却在他們對問題估計中正確了。我們具有的一九四二年之有限距離戰鬥機，不能在柯坦丁半島或不列塔尼半島，對德國當時的空军力

量供充分有效之空中掩護。至少此一行動是需要較高的代價的。另一原因爲西北非作戰，在全戰役中，使我們覺得轉對盟國有利，並於一九四四年大舉進攻時，實質地幫助獲致偉大之勝利。佔領瑟堡 (Cherbourg) 是無濟於事的；理想計畫的特點是立刻開闢一小型的『第二戰場』，而開始作我們第一次的攻擊努力，俾爾後從此同一之線，以全力出擊。

無論如何，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的首次判斷指出，企圖直接增援在埃及的英國第八軍團並無若何利益，而且是不經濟的。然而在此一方面，他們已獲致同意的協定。因此，英美兩國參謀首長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對於進攻西北非及攻取法國西北之橋頭堡，二者之間，必須作一決定。

就我所知，關於國家權益，方面是無所爭論的，會商者只尋求將於一九四二年，採取的聯合作戰之最大利益線。

在七月二十四日決定進行，計畫以各軍種部隊之盟軍，在盟國指揮官指揮下，進攻西北非。此一行動定名爲『火炬』。它的執行令在七月二十五日由總統裁可。双方政府同意，至少在開始時，此整個冒險爲一全美國面目。我們希望法屬北非遭受攻擊，能出以有名無實的抵抗，倘此戰被指定純爲美國部隊，則良好進展機會，確甚光明。蓋英國與法國相處，正值低潮，在阿蘭 (Oran)、達卡爾 (Dakar) 和敘利亞的糾紛事件中，英國軍隊已與法國公開衝突。

七月二十六日，馬歇爾將軍在克拉克琪旅館 (Claridge Hotel) 總部內通知我，任命我爲盟國遠征軍總司令。他說當此一決定確定後，在一短期間內，必須完成一切公務上派令之手續，八月，總司令的任

命由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直接公佈。

進攻北非的決定，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完全轉變，並嚴格修正其計劃及準備。我們估計系統地來建立此一工作，需時數月之久，而現在我們僅有數週的時間。此一策定的遠征，代替橫越狹隘的海峽的龐大攻擊，須移動而橫越開闊的，敵潛艇構成真正威脅的海洋地區。我們的目標不再限制於我們精確知道的地形、設施、及企盼軍事行動的當地人民的戰場，而只在已數世紀未發生重大戰役的大陸邊緣了。我們未曾計畫用於歐洲的空軍力量，我們能做的只是大量集中於單獨的，極易被毀的基地——直布羅陀（Gibraltar）——並要在這第一回合中獲致極大的成就。我們能在諾曼第（Normandy）確保灘頭陣地，雖然很慢却可擴張之，但在非洲海岸的灘頭陣地，甚至連維持也不可能的。

此次驟然變換目標，甚合時機，對所有認為除非攻擊敵人大陸要害，勝利不能獲致的人們，在心理上實有很大的效力。但幸運地，確定攻擊非洲的決心，並沒有構成，或暗示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有任何放棄橫越英倫海峽進攻歐洲的實施決心。非洲的冒險，原視為牽制的行動，但當時狀況要求，也存有藉此獲致較大的希望，最少，這戰果可防止軸心利用西北非為潛艇和空軍基地。其次希望，向東前進，拯救馬爾他的危境，最後則特別希望早日肅清在北非一切軸心勢力，使地中海至少在南部海岸線，能被盟國護航隊所利用，如此始可摒棄繞道好望角的遠程航線，而直達中東和印度。

最奇妙者，乃有若干官員，竟相信即使作到了將隆美爾驅逐出非洲，因德國空軍在南歐，我們仍不能利用地中海。有一美國陸軍中將，在戰爭開始時，認為任何利用地中海的希望均屬騙人的。他曾於我到達

倫敦之前，一再要我反對此一企圖，並斥此舉爲『白癡』。此種悲觀主義的傾向，却不折不扣地被海軍排斥，尤其是英國的海軍，他們堅持在沿北非海岸線建立若干戰鬥機陸上基地，他們將保證使護航隊經過地中海，而無意外損失。

進攻北非的決心，一經採取，馬歇爾將軍偕同金氏海軍上將即返華盛頓，我則留此指揮歐洲戰區的美國部隊。惟現在又附添組織與領導盟軍至西北非的任務。

我與近接的同僚，繼續慎密從事此戰中其餘的一類盟國問題。

## 第五章 「火炬」計畫

我們第一步工作，爲選擇英美兩國軍官、使充進攻非洲所需的指揮與參謀組織中之重要職位。

在現代戰爭中，戰區區域通常擴張逾數百英里，其縱深亦同。在此一地區內，都爲戰鬪部隊、補充營房、醫院中心、交通線路、修理廠、倉庫、港埠及無數空陸兩軍之勤務單位。在此同一地區之居民，有時友善，有時敵對，有時則爲中立或混合的態度。所有單位個人、與活動，均須慎加控制，如此則一切事物可調和指揮官戰略計畫的成效。凡此一切，雖已做到，但最高總部的任務並未終了，戰區指揮官自其援助國家中，來需索一切，其參謀人員與各該政府間，每日有千百公文來往以從事計畫、估計、損失、請求、個人事件、海運，以及其他必須達成上級企圖之指派事務。作戰之軍事手段及機械已日趨錯綜複雜，高級指揮官必須有龐大之參謀人員以控制與指導之。職是之故，有時遂認爲戰爭中個人影響無關宏旨，一個負責軍官的錯誤，常在多數同伴之集體行動中糾正，或得以掩蔽。這並不是真的。

現在各人工作互殊；誠然，今日一個成功的軍官最重要性格之一爲具有不斷改變方法的能力，使智力的運用，得以與適應國家自保迫切要求之科學進步相吻合。但個人性格，在戰爭中較前更屬重要。其理由甚爲簡單。倘若威靈吞 (Willington) 爲一乖戾而不可親近之人，其主要興趣在於著述中以諷刺嘲弄軍部，亦非一件大事。他的頭腦單純，他見到整個戰場，並由一小參謀機構及少數助理，與傳令兵等以指導作

戰。他若有精力與勇氣下決心，並堅定不移，他的戰術技能若配合特殊的時間及條件之要求，則他即爲一偉大的指揮官。但現代指揮官已透過此一組合與參謀人員，吸收情報，並需巧妙連結圓滑工作之機械主義，以活用其職權。在理想上，應將整體歸爲一單純意志，但因之而起的不適合，削弱了指揮組織的目的，而此則爲供應與控制廣大陸海空及後勤部隊所不可或缺者。高級軍官和參謀人員的個性是特別重要的，高級軍事職位常需的專門軍事才能和性格的魄力，每易爲不良的特性所損傷，此二者常互相衝突，其通病爲善出風頭與妄自尊大。一士兵會謂：一個人如相信他能走，則何必騎馬！

參謀人員以負責指揮官所作決心爲基礎，而開展計畫，計畫之進行，試以廣泛之三棲作戰爲例，輒需數週或數月，當然，此項計畫必須找出事實與理解之結論，且一經訂定，必須適宜而明白。只於爲情況之重要變化所迫時，根本觀念始可乖離。故高級指揮官必須冷靜、清明與決斷——而在一切命令中，特別是聯盟組織，他的成功，以他的才能之領導與勸誘來衡量，是遠較以他的忠誠，堅持於武斷命令之實行的觀念上來衡量爲多。當需要建立自信——一種上承政府意旨且貫徹全命令之自信時，此一真理有特殊力量。但每逢任何意外事件或問題，需指揮官去奮力並維持其權力時，則必須要求迅速而澈底之服從。

在早有一件事，幸而不太嚴重，就是一個美國軍官飲酒過量而瀆職，引起我極大的注意，嗣後當我派遣一重要職位時，必特別留意其個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忠心與勝任猶不足——謹慎、可靠、節制、尤屬必要。個人的關係不明，或未經過我們保密處考驗者，則須受秘密調查，我之所有個人參謀，除學識外，挑選與考試常常歷時數週之久。此後果有時影響極大，蓋即汽車司機，亦有機會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以予敵人。

也。

僚屬，在組織、行動、組成中進行各事，一如所有各該員等同屬一個國家者。雖然，我們將七個國籍之人員容納於各部門中，而由於二國業務程序之迥異，迫令一般美國組織作某些修正。在早期，二國軍官雖均妥切處理其業務，然亦如哈吧狗之遇雄貓，但隨時日之過去，他們自己發見彼此尊敬與友誼已發展為一組合，而團結一致，專心於職責，絕少磨擦，即所有各員來自同一國家，同一業務，當亦不過如是。

由於偶然的突發事件，若干事物每使我無能為力，尤其在作戰初期，故決定副手最好亦以美國人為佳，因此，實施美國單獨作戰之假想，務期儘可能地予以保持。此職遂由已來英國任第二軍軍長的克拉克將軍任之。他比較年輕，且為一極能幹的專家，並具有選擇優良助手及發展其僚屬高度士氣的幹才。際此『火炬』計畫時期，克拉克將軍擔任我的副手，直至史密斯將軍於九月初到達任參謀長為止。克拉克對盟軍之第一計畫，在地中海之兩棲攻擊，較其他任何人負責為多，且獲至輝煌的成就。

就一九四二年八月初在倫敦之困難情形而論，很明顯地，如我們在那一年開始重要攻擊，則無片刻時間可供準備。夏季將過，而良好的作戰氣候亦即將消逝，我們需要高度的迅速行動，而時機不容作最正確或最佳之計畫——即令能計畫滿意，也只是鏡花水月而已。

許多複雜事務，需與英國運輸部、運動指揮部、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船舶指揮部以及首相等，密切合作解決之。在美國此類事務亦同樣糾纏。此為一新的冒險——大部份都是新的觀念。直至此時為止，尚無任何政府曾企圖實施過一遠離基地數千里外，而終以主要之攻擊的海外遠征。

在最初有，而目前仍繼續着的一個難題，爲正確決定陸海空軍何種部隊可供作戰運用。通常指揮官係依照一般的目的來決定部署部隊，由此以策定戰略計畫，而以精密的戰術，組織與後動的計畫以支持之。在狀況模糊的情形下，資源之總數不明，最後之目的尙未決定，而在使命中唯一堅定因素，即我們的命令爲攻擊。我們在缺乏狀態中，沒有任何豐富的事物。當時日記會引用許多主題爲對美國陸海空軍部隊之可能利用的文件摘錄，其中大部份係積貫大西洋與美國政府往來之文件。美國海軍堅決不願將本身能供運征軍的船隻，作一估計。此爲缺乏認識之神經緊張狀態，對此我們應工作並計畫之。

此類問題之任何陳述，當一九四二年夏末與秋季面臨我們者，必須按序爲之，但解決的方法亦隨之俱來。例如大戰略，戰術，登陸艇和船隻之獲得，海軍支援部隊之配置，空軍之編組，演習與訓練地區之勘定，初期及爾後補給之分配，以及每一攻擊力量的各個元素的實際組成之決定，凡此一切，必須使之發展，並將它切實地把握。其中任何一種困難的影響，常常導致其他各部門亦同時感到困難。

首要者，爲決定地區和主要之攻擊力量。早於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們政府曾對代字爲『運動家』(Gymnas)的，由美國單獨攻擊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之計畫，稍加考慮，但隨又置於一旁。此一目的，僅在抑止西非淪爲軸心之潛艇基地。其後，『運動家』原始計畫範圍擴大至包括英國攻擊地中海。我於此特加註釋說明，爾後所有戰役中，我們迄未在西非找到任何港口會被軸心利用爲潛艇基地的證據。

選定遠征軍的登陸地區，首應考慮者，爲準備對到達敵人轟炸機航程以內的護航隊，實施適當之空中掩護，以迄登陸成功爲止。危險地帶，包括西地中海至直布羅陀，甚至伸展至敵人長程轟炸機可到之西部



。盟國之航空母艦不能有較多的數目，事實上，就我們在地中海的經驗而論，在任何時候，我們從未利用較二、三隻更多的航空母艦。

陸上基地的飛機須能擔任全部空防，但可利用的祇有彈丸之地的直布羅陀。這使直布羅陀成爲我們空中雨傘的焦點，由此，我們的水面船艦即能安全進入地中海。可利用的船隻限制了可能載運部隊之大小，同時缺少護航和支援船艦，亦限制我們攻擊於三個主要地點；當最初計畫的數週，這甚至顯示僅能限於兩個地點。

在我們能力的極度限制內，有四個重要港口或港口區域，爲所望之目標。此等區域係自西至東，大西洋沿岸之卡薩布蘭卡、地中海之阿蘭、阿爾及爾(Algiers)，及波那(Bone)等地。在比塞大——突尼斯(Bizerte-Tunis)地區，直接登陸的成功，將會產生極大的成果，但其位置遠在戰鬪機支援航程以外，依據英國的經驗，以護航隊至馬爾他，僅受極小的損害。此項特殊計畫，不像是個正當的冒險，遂即予放棄。然而在最初可能時間內，欲攻取比塞大——突尼斯地區，以使我们能救援馬爾他，並以陸海空軍襲擊薩美爾的供應線，如此，自可保證在非洲戰爭之勝利結束。

卡薩布蘭卡在另外一線之末，當時最爲重要，其理由有二。第一，卡薩布蘭卡是一長而軟弱的鐵路線的起點，穿越亞特拉斯山脈(Atlas Mountains)向東經過阿蘭，阿爾及爾，最後至突尼西亞(Tunisia)。鐵道能力很小，而且對我們部隊是一條柔弱的生命線，假使敵人決定挾轟炸機與砲兵，經越與其友善之西班牙，張壁直布羅陀海峽，使我們保持該地之目的，歸於無用的話。如沒有這一條從卡薩布蘭卡到阿蘭

壞的鐵道線，所有派至地中海內的部隊均將被切斷，即能够脫逃，亦是頗為危險的。

其次，使卡薩布蘭卡，成爲重要的因素，爲在此地區的強大登陸，對西班牙與摩洛哥部落 (Moroccan tribes) 的預期影響，假使我們登陸失敗，則法國維琪政府 (Vichy French) 可能使此好戰的部落公然與我們爲敵，而此種狀況，當然會造成西班牙加入軸心方面之最大理由。

並有一不平常的作戰的危險，關連卡薩布蘭卡的計畫。當此秋冬季節，以小船登陸的立場看，西北非海岸線是不足取的。大西洋的波濤洶湧，即使在此比較良好的秋季，仍然是如此的狀態，平均在五天之中，約佔有四天。自海軍的見地而言，此一行動所含的危險性，較之可期有較佳天氣的地中海內，更要增加若干倍。

從第一點看，在任何作戰計畫下，阿蘭和阿爾及爾顯然必須攻略，二者均爲重要的港口，而靠近阿蘭的機場，對爾後無論何處發生的作戰，甚屬重要，特別可爲短程戰鬥機從直布羅陀至前線的跳板。當然，阿爾及爾在此地區是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活動的中心。

如此，確定攻擊兩翼是必須要決定的。一案，我們可以攻擊卡薩布蘭卡、阿蘭、和阿爾及爾；另一案是攻擊阿蘭、阿爾及爾和波那。

我們對整個問題熱切地研究了很久。我個人贊成整個兵力使用於地中海方面。我相信突尼斯戰略價值最大，我們最初登陸應遷至東部之波那。我承認沒有在卡薩布蘭卡建立基地而經過地中海的內部，自屬增加危險性，但我感到我們如既已冒很多的危險，不如化零爲整，孤注一擲，並且我認爲卡薩布蘭卡，如自

東方被切斷時，將既減低它的價值，也可由阿蘭沿鐵路匪師攻取的。我此種想法，自然爲要避免在卡薩布蘭卡登陸的天然危險所影響。

我們將此計畫報告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並且我們發覺美國參謀總長反對由原始的攻擊計畫上略去卡薩布蘭卡。他相信完全依賴直布羅陀海峽爲交通線的危險是太大了，不管卡薩布蘭卡——阿蘭鐵路能力有限，我們亦必須迅速取得之，以部份保證對軸心可能襲擊直布羅陀頸喉之企圖。再者，他相信除非以強大部隊立刻在摩洛哥登陸，否則，西班牙將會傾向於加入戰爭，或者允許德國假道西班牙前進，攻擊我們的後方。此外並反對波那之行動，以爲我們如此接近在意大利及西西里的軸心空軍，我們是否能予以適當之空中掩護，殊可懷疑。最近敵人對某一港口及其鄰近港口轟炸之損失，顯予懷疑以有力的支持。由於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的決定，最初攻擊波那已不可能，而爾後伴同向突尼斯沿岸小港的局部海上攻擊，自阿爾及爾向東進展，祇有由陸上前進完成之。

就我記憶所及，在戰爭中，我們所建議的作戰計畫的任何部份，被最高當局干涉改變者，此爲僅有之一例。我們很愉快地接受此項決定，因爲政府方面有關政治的考慮，較之戰術爲多，而政治之判斷是政府的職權，不屬軍人之事。然而，我們曾經指出，如依此決定想早日攻取突尼斯之可能性，已見大減。

其次一主要決定，爲有關攻擊之時間。根據氣象報告，預料延續長久的惡劣氣候，即將於秋初降臨。是以時間亦爲一重大要素。爲實施攻擊之一切準備，均期能在最早的可能日期完成，甚至爲此犧牲所望的海陸空軍組成的力量亦所不惜，因爲當獲得任何較大力量時，則其獲致勝利之作戰機會，勢將延遲。

組織此一冒險，有一最重要的因素，即對北非之政治情況的判斷。美英兩國政府曾以頗長時間加以研究。雙方政府均信，應儘可能使遠征軍在表面上是由美國單獨負責，但亦被認為同樣重要者，為使遠征軍數字上的力量，應大到令法屬地方當局能對維琪政府及其納粹統治者辯駁，由於我們『壓倒的優勢』，故不得不立即投降，且爾後我們所希望的合作也可得到寬恕了。

遠征軍在基本上相信法國部隊、官員、以及西北非的人民，能允許我們不戰而入，並加入我們共同對德之戰。然而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之政治歷史上，並無此一事件發生的象徵，此僅為希望多於預期而已。因而我們對參加戰鬥部隊之準備，全部估計必需在二十萬人以上。但是，我們政府在訓令中明白指出，我們須在北非努力創造一個聯盟；我們的行動並不是像要征服敵人的領土，除非法國繼續抵抗，迫使我們採取此一態度。凡可導致北非法軍加入我們的每一事件，均已包括於我們計畫之中，諸如公告上之謹慎辭句，以及在我們開始進攻時，應同時發佈宣言等等。

卡薩布蘭卡和阿蘭攻擊部隊中準備全部美國面目是很容易的。在前者，攻擊部隊全部是直接由美國運來的。攻擊阿蘭者，包括美國步兵第一師和美國裝甲第一師之一部，當時該兩師均駐屯於聯合王國。由於船隻的缺乏，不允許我們從美國直接運送更多的部隊來，僅有之美國部隊可任攻擊阿蘭及爾者，為在愛爾蘭的美國第五十四師之一部，附美國第九師一個團，及一個騎兵營。似此兵力，若遭遇眞面目之抵抗是不夠強大的。但英國之支援部隊在登陸表中是如此配置的，僅於實際攻擊波中，擔任很少任務。

在最初登陸不久，法國的非洲部隊和人民，顯已知道英國亦已參與，但相信假使能獲得進入，我們的

友善態度迅速而明白地被證明了，可能發生的糾紛，亦將減至最低限度。美國國旗將證明是我們的人員和車輛。

我們的研討過程完畢以後，即行逐項修正，校對再校對，最後才完成了攻擊計畫的要旨，我們不管細目之更易，這些原則，仍將忠實依附不變。我們將攻擊卡薩布蘭卡、阿蘭、和阿爾及爾。美軍防衛摩洛哥後方，而英軍則盡可能迅速登陸，如狀況許可，將向突尼斯挺進。

我告知馬歇爾將軍說，希望由巴頓將軍指揮卡薩布蘭卡之遠征軍，不久，喬治（巴頓）在倫敦向我報告，他在該處已完全了解計畫中屬於他的一部份的要點。在他回到華盛頓以前，我接到一件公文，敘述他正與海軍部爭論，並對解除他的指揮權一事已予慎重考慮，不論真象如何，我確感這不見得十分適合喬治戲劇性的胃口，我立即抗議，建議假使在會議中由於他的個性造成了某種困難，則儘可將他和部隊調開，並容許若干參謀人員代表他完成此一計畫的細目。無論如何，此事已過去了。

我深知巴頓喜作怪論，以聳人聽聞，很多人相信他絕不會穿透他經常小心掩飾自己的，喜炫耀的外殼。但他本質上是一位機敏的戰場領袖，常獲得他的部屬的敬愛。自幼年時起，他的唯一的志願是成爲一場指揮官。因此他嗜讀戰史，他的心目中的英雄是過去偉大的將領。

他在習性中發展其自己所審加選擇的事物。他的姿態之一，是陸軍中最硬直而無情的一個人，但實際上他的心腸很軟，尤其對他的友好，還可能是他最大的弱點。其後，有一次在戰爭中，他急切要求我免八員軍官的職，他說：因爲他們無能，懦弱到卑怯。他如此擔心而又如此堅持，我遂依據他的書面報告，表

示同意。他顯然爲我的默認而驚異，奇怪的是他並不提交授予免職的名單，却一再託辭，一週一週地延擱下去。最後，他頗爲不好意思的承認，說他曾經增加考慮，要求我勿將任何一人免職。

美國第二軍係中央攻擊軍，攻擊阿蘭，由弗來登蓋爾少將 (Major General Lloyd R. Fredendall) 指揮。在非洲開始作戰之前，我僅微聞其名，但他還够不上作爲一個精幹的訓練家和組織家的聲譽。

攻擊阿爾及爾之東面攻擊軍會有若干綿密的組織。爲保存攻擊部隊的美國特徵，由美國第三十四師師長雷特少將 (Major General Charles W. Ryder) 指揮。他在第十次世界大戰中已建立輝煌的戰蹟，在早期即因戰功而獲升中校，在整個兩次大戰之間，享有健全軍人之榮譽。他是一個具有信用特性，及在戰團中有偉大勇氣的人。雷特指揮攻擊，直至此城市已被佔領。我們的東面派遣軍一經立足穩定，即由英國第一軍團司令安徒生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Sir Kenneth A. N. Anderson) 接替指揮。他的任務是儘狀況許可向東迅速挺進，努力攻略突尼斯。安徒生將軍爲一豪俠之蘇格蘭人，忠於其職守而不自私。他爲人公平正直，有時坦白到粗魯的程度。更妙的是此種特性，使他與英國同僚之衝突較與美國人更甚。他的真正的毛病是害羞。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典型。我對他的戰團意志極爲敬重。即使以春秋責備賢者的態度，也難對他最後在突尼亞獲得的壓倒的勝利打一點折扣的。

自開始進攻計畫之策定起，我們政府即慎加考慮包含當時在倫敦的戴高樂將軍 (General de Gaulle) 於『火炬』計畫中之可能。在他的指揮下，達卡爾的遠征軍遭受部份的不幸，在該處之攻擊部隊面臨

當地法國部隊之抵抗，而狼狽退却。英國常相信此可笑之失敗，係由於戴高樂之倫敦總部的漏洞所致。兩國政府遂訓令記取此不幸之早期經驗教訓，在任何情況下，絕不將有關計畫選征消息通報戴高樂將軍。

一個確切的假定，認為戴高樂將軍在最初攻擊部隊中之出現。勢將激起大部法國防衛部隊的敵對。當我們在倫敦計畫期間，經常有情報由美國國務院互戰爭全期，在北非保持的領事館，和其他官員方面傳遞到我們。此等情報大意說，在法軍正規軍官團中，當時戴高樂被看作是一個不忠實的軍人。他的立場和一般平民的反抗的因素有着極大的不同。但在當時的反抗因素，尤其是在非洲是態度不明與無效用的——我們必須以獲得超越軍事的成就，為我們的第一目標。

戴高樂何以為法國陸軍各級所不喜，可能是由於下述的事實。一九四〇年，當法國投降時仍留在陸軍中的軍官，已接受職位和他們政府的命令，而放棄作戰。依他們的見解，假如戴高樂選擇的，道路是對的，則每個法國軍官服從他們政府的命令，乃是懦夫的表現。假如戴高樂是一個忠心的法國人，則他們必須關心他們自己的卑怯。自然法國軍官不能選擇此種見地以設想他們自己；他們願以為自己是忠心的法國人，執行權存的國內當局命令，而後，他們官方和私人方面皆視戴高樂僅係一流亡者。

雖然，我們仍知道在北非有一種堅強的反德及反維琪的感情存在，甚至若干軍官亦是如此。這相信是可能的，倘使部隊在最初攻擊之中有完滿的表現，則所有法國軍官可用抵抗來滿足他們的光榮，而屈從於不可避免之事，將加入此一對會於一九四〇年侮辱他們的世仇的戰爭。此為一複雜混淆的狀況，但在倫敦對法國流亡政府保持整個選征的秘密，則係盟國政府所確定的政策。如此做法其附帶而重要的動機，即在

事實上遠征軍只有經過澈底的奇襲，始有成功希望。已知一切有關此事的少數人們，當更能了解我們的苦衷。

在戰爭計畫的發展中，每天均有新的困難。在此種複雜的問題內，例如，船運物資至蘇俄之妨礙，從海上航線撤回運輸船隻，以修理、裝卸、裝置、而建立到地中海的運輸航線，必然嚴重地中斷到摩爾曼斯克的護航隊；此妨礙早於一九四二年九月業已開始。同樣的顧慮亦見於其他英美的主要航運，但此自然為從事戰爭的不可避免的代價。

另外尚有麻煩的事，發生於最初裝運至英國的，預備為橫越海峽攻擊之用的美國補給與裝備中。自最初考慮迅速卸貨和急速回航後，補給品和裝備均已送入倉庫，並開放堆棧，毋須顧慮隔離及登記詳細目錄。我們以為當組織發展時，自有充足的時間來做此等事宜。而現在我們突然面對着一緊急需要此已運到的物品，但無必需的記錄，以供需要之補給品在極少之時間內得以選擇、包裝和裝運。我們殊應多注意些『官樣文章』（“red tape”）和紙上的工作。

空軍亦別有一麻煩之事。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我們僅建立一轟炸機與隨伴戰鬥機指揮部之良好端緒，以指導一數量可觀的對德作戰的空軍部隊，迅即轉變原來的職務，重加訓練，重為修整，以備參加非洲之攻略。若干美國的戰鬥機組織，必須以英國『噴火式』機裝備之。類此問題之發生，須顧慮英國內部的運輸系統、擁塞之港口的利用、及地面部隊的訓練等。

每週皆有更多的被敵潛艇擊沉或毀損的船隻記錄，此種船隻原包括於我們運輸計畫內，用以運輸部隊



、裝備、補給等。致每一隻沉船，均須修正我們行動與戰術的計畫。

所有此等事件，均須經常召開會議。我們通常與大不列顛之戰術各參謀部，暨勤務單位人員討論此類問題，但有時亦與首相討論之。在此時，由於首相的要求，我開始和他舉行每週二次之例會。星期二在唐寧街十號(10 Downing Street)午餐，在座者常有一二位英國的參謀首長或戰時內閣閣員。星期五晚上則在他的郊外別墅晚餐，奕棋，有時延至一整夜之久，我們乃藉此時間與軍事及民政官員，舉行連續不斷的會議。外相艾登先生(Anthony Eden)差不多經常是在座的。

精密計畫之後六星期，我們得知美國國務院駐北非高級官員墨斐先生(Robert, D. Murphy)將來此作秘密訪問，並和我們討論在該地區之政治牽纏以及其他事件，凡此因素，在整個行動中是否存留，仍為一大問題。維琪法國係一中立國家，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仍維持其與法國政府之外交關係。在美國全部歷史中，絕未無故攻擊一個中立國，即使維琪政府公然與希特勒合作。由此一觀點，無疑，美國政治領袖關心這已設計的行動，是相當嫌惡的。

英美兩國政府相信，在北非的輿論對於盟國是有利的，而願望此一進攻的表現，為由維琪之桎梏中獲得解放之公共願望所採取的行動。我們不僅要避免使法國增加於我們可怕的敵人一方面，假使可能的話，我們要使這表現為我們之來非洲是應邀多於被迫的。

官方體會到登陸將造成若干反對，因在歐洲的法國仍居於德國的鐵蹄下。假使我們能顯示其為公共意見，而決定與維琪統治者對立，則在大不列顛或美國，對進攻的政治敵對將要緩和。

墨斐先生駐在非洲甚久，早為美國總統所信任，經常報告在該地區的可能軍事行動。墨斐先生與其助手不僅觀察輿論，同時也作最大努力，以發現軍事與政治領袖間個人之對軸心確切的敵意，他們從事職務值為對法國的責任感而已。慫恿、友善、非常精幹、並能說流利的法語，他對他的任務確能勝任愉快。毫無罷運的，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間的傳道式工作有決定性的成就。

墨斐先生在一九四二年秋到我的倫敦總部來，保持着極度的秘密。他首赴華盛頓，並穿着制服，假裝作爲一個中校，以麥克高萬 (McGowan) 名義來見我。我在城外約定的集會中和他會晤，他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又首途赴華盛頓。

我們從墨斐先生處知道那些同情傾向盟國的，及那些準備幫助我們的官員的名字。我們並悉許多軍隊本身的狀態，及一般人民的感情。他極正確地對我們說，我們將在法屬摩洛哥遭遇強大的抵抗，該地之賭果將軍 (General August Paul Nogues) 是蘇丹 (Sultan) 的外交部長。他供給我們法國在非洲的軍事力量之詳細數字，內包括有關陸海空部隊裝備與訓練的情報。依他的判斷，假如法國反對我們，顯然將有一場血戰；法國決定和我們聯合，則我們能很快地，循着主要任務以攻佔突尼西亞，並可自後方攻擊隆美爾。墨斐先生相信，我們實際上將遭遇介乎此二個極端的中間。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他自己雖無過失，却完全地錯了。他會被在阿爾及爾的法國第十九軍參謀長邁斯脫將軍 (General Charles Emmanuel Mast)、卡薩布蘭卡師師長艾緒脫將軍 (Marie Emile Bethouart)、及其他將以生命作孤注一擲來幫助我們的人們所說服，就是假使吉羅德將軍 (General

Henri Giraud) 能回到北非，以幫助我們起義反抗維琪政府，則反應將迅速而熱烈，整個北非將激起反抗，在一個會在該地區著有名望的領袖下統一起來。數週後，當我們局勢在一個危機中，我們始知此一希望是無效的。

墨斐先生確信，假如我在我的僚屬中，派一高級軍官去非洲與我們在北非已知的朋友會商，將獲致更多與更有效的合作。此一會議必然要加以秘密佈置，否則我的密使一定會被扣留，同時任何法國軍官發覺與此事有關，或許會被目為法奸。此乃一值得的冒險，故立即決定派一小組與邁司脫將軍及其他人員會商。顯然我自己是不能前去的，乃自許多志願人員中，選拔我的副手克拉克將軍負此責任，並由一參謀小組陪同前往。

此一旅程，或乘飛機或乘潛艇，確按計畫實施，最後，該地方政府興起懷疑，而法國同謀者被迫催促逃亡，同時克拉克將軍及其小組必須隱匿，直至他們能再登潛艇。惡劣的天氣，使再登潛艇為一困難之事，但除潛入水中及損失小量金錢外，並無若何損害。此次頗有價值，獲得甚多細部的情報。凡此在已計畫的行動中，並沒有促起任何實質的改變。

墨斐先生的會議給予我們很多收穫，尤其是美國方面，我們第一次對一些法國官員有代表性的認識。他討論我們要與會晤的主要軍政官員的性格與政治傾向甚久。他特別強調此時法國人對美國政府和人民，比較起對英國的發展的敵視來是高度地尊重的。

首相採納此項意見，其個人亦特加注意，以保證此一行動應盡人力之可能，在外表做出為純美國部隊

，他有一時甚至考慮，要全部英國部隊穿着美國陸軍制服，參加最初開始之登陸戰。在有關政治可能之討論中，艾登先生和我們戰時駐英大使溫南特先生 (Mr. John Gilbert Winant) 幾乎經常在座。我們對此事之關心，有力說明一古老的真理，即政治顧慮不能完全與軍事分離，戰爭僅是政策在武力範疇內之延續。盟國進攻非洲，實為以武力進入國際範疇之極特殊的冒險；我們是侵害中立國而要博取他的友善。這些重要政治問題，僅構成一困難事實的片段，而我們却要每日去搏鬥。

我們乃在作孤注一擲的賭博，惟此為戰爭之特性，而其本身並無特殊困擾的因素。但是在指導中大部分為未確定者：如西班牙之艱度、敵人是否已經知悉我們的計畫、供運征軍的航行船隻的正確數字、以及適當掩護我們在近非洲海岸的護航隊的空軍力量等等。

另外一冒險的計畫，即從英國派運輸機運送空降部隊，攻取阿蘭機場。此等運輸機，必然以他們較慢的速度飛行一千二百餘哩的航程，並經過可能被敵機攻擊之地區。在我們僅有概略情報的機場上，傘兵必須在此降落，飛機亦須在此著陸。即若干經驗豐富的軍官，臉上亦現着不願從事於此種「輕率的」計畫。其他計畫，包括准許已選拔之部隊直接猛烈攻擊阿爾及爾與阿爾的船塢，並努力防止對設施的破壞和損毀，俾得保留港口設備，可作將來我們之用。

我們的高級組織整個基礎是新的。當夏季間，若干陸軍老友會一再警告我說，我們以之為指揮計畫基礎的盟國之配合的觀念，實為不可行與不可能者；任何指揮官置於我目前的地位將是註定失敗的，惟有代人受過，在整個作戰中承受失敗之斥責而已。並告我以自基督前五百年希臘開始的同盟失敗的故事，一直下來

經過幾世紀的同盟間之齟齬，到現代一九四〇年更厲害的英法互訐。但較此類悲觀的預言更大的相反力量是『火炬』司令部中的合作、同志愛、忠誠、和樂觀之日漸長大。英國和美國不知不覺地專心致志於共同的問題中，脫去了他們相互不信與彼此猜疑的外殼。

秋初，雷姆賽海軍上將被英國參謀總長免去遠征軍海軍總司令之職，繼任者為克寧漢海軍上將（Admiral Sir Andrew B. Cunningham）。我和克寧漢係初次會面。他是一個納爾遜典型的海軍將領。他相信將船艦航行海上，只是為搜尋並擊毀敵人的船艦。他常在攻擊手段方面著想，而從未顧及防禦問題。他有活力，能刻苦，睿智而正直。縱然他頑固，但他被英國海軍各級，進而擴張到英美兩國間其他勤務單位人員敬愛的程度是無可比擬的。他是一個真正的老水手。當我在一九四三年秋請他派遣英國戰艦艦隊載兵一師到滿佈水雷的大蘭多港（Taranto Harbor）時，我永遠記得他的回答——

『長官，』他說，『英皇陛下下的艦隊，悉聽尊便派至任何地方。』

任何未具現代戰爭計畫的偉大聯合戰經驗的人，對我們在可怕的壓迫下的工作，很難評價。然此種壓迫，對參與此事的任何人，均留有恆久而新鮮的記憶。

安排時間性的問題是同樣的困難。最要者，誰都看到，大部份人員從事於準備『火炬』計畫的細目，而其他許多人員從關心紅十字會的事務到裝運白布至阿拉伯的需要，蓋阿拉伯人堅求埋葬的壽衣而並未得到也。新開會議是不得已的，我們心中從來不想到在英國與國內兩方面的士氣問題。

我們不僅必須和英國調整我們的計畫，對美國之海軍亦然。這絕不簡單，必須舉行多次會議。金氏海

軍上將指派二位有才能的海軍軍官協助計畫，美國計畫主任葛倫瑟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Alfred M. Gruenther) 對他們甚表歡迎，並說明有成千問題須待海軍之解答。他們回說：『我們來此僅是聽取意見的。』我知道我若能親與金氏海軍上將談論，當無困難，惟在此種的況下，此等轉轍必須以謹慎和忍耐的態度來消除。

畢竟，海軍能提醒我們，即我們要求的是在任何時期中最大艦隊之一——近乎一百一十一艘運輸艦和二百艘戰鬥艦艇。海軍自知必需警戒德國艦隊，他們想在那時至少需包括一兩艘航空母艦。若干美國軍官，似乎有時對此一行動感覺憤慨，顯然認為這是英國的計畫，而美國在其中已被拉住腳跟。當討論到計畫方面時，我在會議中再三說明，『火炬』係由總司令，即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所命令，而且我會遵照命令指示，建議不論我們有無軍艦的保護，必須移至西非和北非。

軸心在地中海繼續攻擊英國護航隊，予我們以不良的消息。十四艘運輸艦所組成之重護航隊，企圖裝載補給品運到馬爾他，抵達時祇有五艘補給船浮着，其中還有一艘沉在船塢中。特別指定在『火炬』中服役的『鷹』號 (Eagle) 航空母艦，被水雷擊沉。海軍參謀處時常帶給我們此種消息，每次均須對計畫作進一步之修正。

在九月中旬，實施進攻七週以前，關於如何看出進攻之好機一點，我報告馬歇爾將軍說：

『非正式預期英國航艦基地之空中支援，其詳情假定如次：直布羅東部之掩護兵力，有二十架戰鬥機和二十架魚雷機的航空母艦一艘；在阿爾及爾直接支援為六十六架戰鬥機和十八架魚雷機。另附有十三架

飛機的可供使用之老式航空母艦一艘。

「下述爲此」行動中所含危險程度的特殊因素：

### 〔甲〕 戰爭初期航艦空中支援之充足

「在非洲之法國空軍作戰兵力，約爲五百架飛機。轟炸機及戰鬥機，大都非最新型機，但戰鬥機較航空母艦之海軍飛機爲優越。所以假使法國決心並聯合起來抵抗初期的登陸，尤其是集中空軍主力於任何一個主要港口，即使不能阻止，亦當予在該地區登陸以嚴重的干擾。航艦戰鬥機之兵力（計有『漂泊者』號(Ranger)一百架戰鬥機，及補助飛機），可實際支持登陸者約有飛機一百六十六架。祇有二十架至三十架飛機海軍掩護部隊，使用於東方。當對陸上基地之飛機作戰時，此等戰鬥機則處於航艦基地慣有的障礙與局限中。

### 〔乙〕 確保登陸機場後以直布羅陀爲戰鬥機利用據點之效能

「直布羅陀在該區既爲盟國唯一可利用之港口，則戰鬥機應迅速轉移以攻取機場，殊賴我們於直布羅陀創立一相當實力，俾得立即作戰，爾後源源補充，每天至少須三十架。直布羅陀顯然易受損害，尤其是易受西班牙之干擾。倘使在登陸作戰開始時，西班牙人立刻對我們採取敵對行動，則在數日之內，實際上不可能確保任何陸上基地戰鬥機，可使用於北非。

### 『(丙) 另一影響空中之重要因素爲氣候之狀態』

『除「噴火機」群外，在大不列顛之現有美國部隊，計畫空中轉移，攻取北非之機場。凡此，最後必須海運，並在直布羅陀或已攻取之機場確立。當繼續使另一決定性冒險成功，不良的氣候，勢將在行動初期削弱參與的空中支援。』

### 『(丁) 法國陸軍抵抗之特質』

『在此地區，現有裝備甚劣的十四個法國師，但據估計，頗具良好的訓練程度，及優秀的統率。由於遲緩，盟國部隊將堆積於二個主要港口，若法軍聯合對抗而進攻，可能遲滯並妨礙行動，使遠征軍之真正目的，即在軸心能以援軍增強前，奪取北非海岸之控制權，不能有所成就。』

### 『(戊) 西班牙陸軍之態度』

『此一特殊行動的結果，並無跡象表示西班牙人將在戰爭中採取旁觀態度，此種偶然事件，必須視爲可能者，尤其假使德國做一決定性移動而進入西班牙。無論如何，西班牙之加入，將立即引起作爲陸上機場的直布羅陀之失陷，並將阻撓我們使用直布羅陀海峽，直至盟國能採取有效之行動止。由於可利用的物資局限，此類有效行動，在我們能力範圍以內，能否採取，殊爲可疑。』



## 『(B) 西歐德國空軍或將迅速進入西班牙攻擊我交通線之可能』

『德國此一行動，除非獲得西班牙的完全服從與支持，殊非易事。汽油、炸彈、潤滑油，並未貯存於西班牙機場，而轉移地面與保養人員及補給等，亦需要相當的時間。依據徵候的某些事實，敵人行動，第一，在西西里(Sicily)德國已有良好之機場，由此他們的遠程飛機可以行動，不必為建立新基地而麻煩。第二，德國強佔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的利益是經常存在的，縱然在英國海軍主力已進入地中海之最近狀況下，德國事實上並沒有作可注意的調動於此一方面，至少有若干跡象，證明敵人以為此係一容易的行動。』

## 『(庚) 其他因素』

『我們並考慮過其他因素，作下述結論。如最近馬爾他護航隊之經驗，過去十天內盟國海軍之損失是重大的。馬爾他護航隊在空中攻擊下未能前來，其後抵達撒丁(Sardinia)南部，其困難是自該地以西的潛艇之攻擊。』

『基於上述，我們考慮此一行動殊有更多成功之好機，保持西班牙中立，而法國部隊，不論其祇能採取抵抗，抑或因內部之紛爭及盟國之政治活動，而告惡化分裂，則有效之抵抗，亦必歸於無用。我們認為西班牙之保持中立，至少在戰爭初期，可使有關我們企圖保持高度秘密一事，獲得成功。當過去相同的大』

護航隊經過海峽時，西班牙曾經如此中立。我們相信在另一方面，我們將遭遇法軍自某些地區之相當抵抗。我們相信，在阿爾及爾週圍地區的法國人對我們有利，惟在該地區內，阿蘭和卡薩布蘭卡之間及突尼斯附近，我們或許會遭遇抵抗。

『我們相信，最初登陸之有效機會較諸在戰爭全部之成功機會為佳，包括在軸心之援軍增強前，攻取突尼斯，此種機會約少於百分之五十，舉凡建立陸上基地空軍之重大困難、港口能力之減少、由於地面部隊之建立亦遲緩，從卡薩布蘭卡至阿蘭漫長交通線之極度拙劣，以及法國的未確定的態度等，均應計入。

『更有進者，萬一西班牙態度改變，亦屬可能之事，同樣，海軍和航運困難的增加，由是而遲緩我們之援軍到達，均難加以估量。在此時期內任何失敗之徵象，及援軍之延阻到達，均可能被軸心利用，作為進入西班牙之理由，如西班牙參與戰爭，則其後果將更趨嚴重。』

此類事件一週復一週地過去。雖然我們作戰計畫要旨早已結晶而出，但在細節中每日仍有些微的更改，直至實施前之最後一日為止。

依此計畫檢校、訓練、並準備。最後我們在惡劣氣候下，於蘇格蘭西岸實施雄心勃勃的登陸戰演習。我會領率一組參謀人員視察作戰，惟一般顯然欠缺精神，殊令人洩氣，尤其是在船隊間與海員間。然而，經最後的時間調整以後，在盟國海運計畫中，妨害的情形已減至最小限度。我們希望並相信，在演習時所犯之主要錯誤，將不會在實際作戰中再蹈覆轍。此即為一例。

在行程中，我得到一則消息，使我再回到美國的傳統和平時期的對軍整軍備的冷淡。一位部隊長對我

敵，他的部隊正收到最後撥發之『巴蘇卡』(Bazookas)，為步兵防禦戰車之最優良武器。他已奉令須在第二天上船，他全不能教他的士兵如何使用此靈活而必需的武器。他說『除聽人傳說的以外，我什麼都不知道。』

在倫敦現在更無事可爲了。暫時可養休息。估計我不在倫敦，遂發生一巧妙的傳說，謂我已訪問華盛頓。甚至總統亦加否認此種謠傳。實際我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以五架『空中堡壘』，飛至直布羅陀。我們在直布羅陀受到總督麥法蘭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Sir F. N. Mason MacFarlane)的歡迎，他殷勤接待我們住在政府官邸。我所乘的飛機曾略遭磨難，因此有數小時未能通報倫敦，直至全部人員平安抵達後，始行通報。這使總部人員間引起若干驚愕，尤其是在聯合王國，但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一架飛機未能隨我們起飛，而在翌日飛行中被二架德國『容克八八式』(Ju 88s)飛機攻擊。有一人被擊傷，但『空中堡壘』機中的射手終於將來襲的飛機驅走了。

我到要塞的地道中，該處已設置爲我們的辦公室，我在此處遇見由倫敦乘一快速巡洋艦抵此的克寧漢海軍上將。他與我開始詳細查察氣候和作戰報告，並將我們已完成的一切再三檢校，此外，則暢談上下古今，以及與本書無關的一些事情。

## 第六章 非洲攻略

我們在直布羅陀的總部，是在戰爭期中最慘的狀況下建立起來的。巖石下的地道，爲惟一辦公地點。在該地道中，設置有與三個攻擊部隊指揮官聯絡的通信器材。長久在黑暗裡的地道，只有少數空間爲電燈照耀着；透過拱頂的水份不斷下滴，潮濕而寒冷的空氣幾乎完全停滯，電扇亦失其作用了。在戰鬥開始之前，無盡期甚至無法忍耐之等待，漸消失於忠誠而單調的流光中。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同盟國除直布羅陀要塞外，所有西歐及地中海馬爾他以西地區，無一可資利用的地點。直布羅陀可作爲進攻西北非之用，如無直布羅陀強大之空中掩護，將不能在北非戰場上確立。在進攻的初期，該地狹小的機場，必須同時作爲機場及飛機由英國往非洲大陸的集結點。在作戰開始日數週前，該地已滿佈戰鬪機，每一寸土地，皆爲「噴火式」飛機或油桶所佔用，一切均暴露於敵機之偵察下，而無法實施偽裝。更糟者，機場本身在西班牙邊境，與該國領土僅以鐵絲網爲界。西班牙乃傾向於軸心，且事實非常明顯，靠近鐵絲網之處，有許多軸心國家的間諜潛伏其間。我每天預期着將遭受敵機的大舉轟炸，幸而日復一日，平靜渡過。但我們對此種安全反而感到驚奇。

上述情形唯一之解釋，爲我們欺騙敵人方法之成功。我們深知遠在實施攻擊前，軸心國已得悉在直布羅陀活動之增強。我們揣想敵人將認爲我們試行另一次重大企圖以增援馬爾他，該島數月來始終處於可怕

之苦境中。

雖因敵人空襲的影響，惡劣的環境，及行將實施之攻擊可能發生錯誤，但在司令部中却富有朝氣。集結該地的三軍將士，擺脫數月來辛苦的準備，及後方厭煩的備情生活，轉而期望達成英勇的行動，故每人皆充滿着愉快的情緒。

實際上，我們在該地十分緊張，這在每一充作辦公之地下室情形中可以感覺出來。此乃必然之現象，在數小時內，盟軍將得悉其第一次聯合攻勢作戰之最初命運。除在西部沙漠足足兩年或進或退的拉鋸戰，及瓜達康納爾 (Gadaleanal) 之島嶼戰團外，盟軍實際在各地只能作防禦性的戰鬪。甚至我們防禦戰的戰績亦充滿着悲慘的失敗，其中敦刻爾克、巴丹、香港、新加坡、沙拉巴耶 (Sourabaya)，及多不魯克等，可作為悲慘回憶的代表。

此際，我們在直布羅陀之洞穴外，有數百盟軍船隻，編成快速及緩駛的護航隊，經北大西洋駛往西北非海岸的集中地點。為攻擊阿爾及爾與阿蘭，大部船隻將經過狹窄而在納粹砲火威脅下的直布羅陀海峽。其他來自美國的船隻直接駛往卡薩布蘭卡，及其北方和南方的港口。

三個主要遠征部隊經充滿潛艇的海岸。在直布羅陀大部護航隊將進入一敵轟炸機威脅下的地區。我部隊對此困難的登陸戰，僅經倉促的訓練，大部從未參加過作戰。現有之船隻未能使我搭載足以保證成功所必需的部隊及裝備，因而我們非常緊張。

甚至我們往直布羅陀的飛行亦非常危險。經由英國的飛行，遭到惡劣天候的阻撓，僅經兩次試航。在

我們最後飛離英國前，用以搭載總部人員往直布羅陀的六架空中堡壘之指揮官，將其技術上不能飛行的意見，躊躇地請我決定是否起飛。此為我平生僅有之一大，蓋該種情況，通常乃由空軍指揮官作最後決定。此事過於冒險，凶多吉少，但我們事實上必須起飛。我們飛行時，平均高度為一百呎。當偉大之直布羅陀堡壘最後從隱蔽的霧中出現時，我的駕駛員說：『這是我第一次須在長途飛行的終點高度降落。』

雖然，在直布羅陀使我們無法活動，但仍有我們可做的工作。我們已着手計畫登陸成功後應採取的步驟，包括早日將總部遷往阿爾及爾。有許多將來的問題使我們發生興趣，但每一問題的解決、着手、必須在最初攻擊成功之後。因此我們的考慮和談論，顯然屢次回復至當前的事項上。

我們等候了三日，最後先頭船隻始在夜間駛入狹窄的海峽。我們屹立於黑暗的海角，監視其通過，但仍沒有空中或潛艇攻擊的消息。我們深望敵人仍使用其以往對馬爾他護航隊的戰術，將飛機、潛艇、及水上武力集中東部，靠近西西里，當船隻抵達該島與非洲大陸間狹窄的船道時，即實施預期的殲滅性攻擊。

原來的計畫中，在卡薩布蘭卡可能遭遇困難，此為我不願使用我們最強大的分遣隊從事此項特殊戰鬥之原因。最後瞬間在卡薩布蘭卡延誤之危險為一非常生動的事件，如此事發生時，只有兩個補救辦法。

第一個補救辦法僅命令強大的護航隊延遲其登陸，旋迴行駛於鄰近海面，以等待有利時機。此計畫有幾項缺點，第一，所有在西部攻擊之奇襲效果完全喪失。第二，船隻始終暴露於潛艇攻擊之下，該項潛艇滿佈於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及其以南海面。第三，同時向三個港口攻擊，壓倒之優勢將大為減低。最後則為船隻受油量之限制。

第二個補救辦法，乃將全部西部護航隊開往地中海，集中於業已擁塞之直布羅陀港。在該地可節省油料，並可隨時返回卡薩布蘭卡依原定計畫登陸，或者部隊可隨同在阿蘭的攻擊，向後方西北海岸的鐵路推進。這兩個補救辦法皆不能令人滿意，因每一個均須迅速改變及調整其已經執行的計畫。但根據或然率，我們必將採取其中一個的補救辦法。

遲至攻擊前之午後，從卡薩布蘭卡地區內一潛艇獲得的氣象報告，仍甚令人沮喪。我臨時決定，除非情況轉佳，始將遠征軍開向直布羅陀。所有我們的計畫將完全改變，如此似較在海洋中無目的行駛以躲避潛艇為佳。

在戰爭中，我從未感覺較此更為快慰者，當次晨我收到一不完全的報告。獲知海岸情形並不甚惡劣，且卡薩布蘭卡登陸已按計畫實施。於是我作感恩之祈禱。至此，我最大的恐懼遂告消失。

一項意外的困難發生於無線電通信。在此戰役的初期，盟軍總部將完全依賴無線電與數個遠征部隊通信，但因我們的無線電工作不良，有時竟完全停頓，故令人感到惶恐。此困難主要由於海軍在我們總部船隻及直布羅陀通信所的頻率過多之故。但無論任何原因，我終於決定將總部儘速移往大陸。

第一次戰間接觸報告甚為失望。美國兵艦湯姆斯史東號 (USS Thomas Stone) 隨同護航隊駛向阿爾及爾，並搭載一美軍加強營，於十二月七日，距目的僅一百五十哩時被魚雷擊中。經過詳情不明，預想中的人員損傷可能甚大。到現在為止，我們雖十分幸運，未遭危險；但並不能減少同船人員的憂慮。關於他們的命運，在當晚尚未獲得更多的消息，但以後我們所獲悉者，意外地，對美國部隊之榮譽很有幫助，

不僅傷亡甚少，而且船隻本身的損壞不大。沒有沉沒的危險。但官兵不願坐以等待船隻拖往適宜之港口，而贊同指揮官之決心改乘小船，以期按時到達指定攻擊的海灘。午後天候轉變，摧毀了他們英勇的企圖，使他們必須登驅逐艦及其他護航艦隻。但他們最後終在預定時間二十小時以後上岸了。所幸此等部隊之消失，對我們的計畫尚無顯著影響。

同日午後——十二月七日——我遭遇到戰爭中最痛苦的一次印象。

因倫敦和華盛頓雙方極端相信吉羅德將軍可領導法屬北非參加盟軍方面，我們在十月間經由墨斐先生開始商討，自其法國南部形式上之監禁中拯救之。我們的法國友人，及自倫敦訪問返抵非洲的墨斐先生擬定一周密的計畫。吉羅德將軍經常由可靠的中間人獲悉一切發展，且不願德國及維琪份子之監視在指定時間到達海岸。；黑夜中在該地登一小艇，和我們在海岸附近的潛艇會合。在此次行程中，一艘由美國海軍萊特上校(Captain Jerault Wright)指揮的英國潛艇與吉羅德將軍作最困難之接觸後，向海外駛出，在另一指定地點，此潛艇與我們一水上飛機會合，吉羅德將軍與僅有的三位私人隨從及參謀人員，在十二月七日下午飛向我的總部。此事在敘說上雖甚簡短平常，但事實上乃為一樁勇敢果決的緊張故事。

吉羅德將軍雖着便服，望之却充滿着軍人氣概。他身長六呎有餘，舉止局促，言辭簡短，略帶拘泥。此位豪俠人物，在戰爭中之經歷，包括長期的監禁及一次戲劇性的潛逃，並未挫折其戰鬥精神。

我們很快看出，吉羅德將軍逃出法國後因於嚴重的誤解，即他將立掌全部盟國遠征軍之兵符。當他進入我的地下室時，即對我表示此種態度。我不能接收他擔任此種任務的要求，在我們能保證其安全時，擬



將他遣至非洲，在該地負責指揮志願服從其領導的法軍。最主要的爲我們渴望他站在我方，因我們時刻想到恐將與法國發生長期及危險的戰鬪，不獨爲我們本身的憂慮及損失，且有害於我們的對德戰爭。

吉羅德將軍甚爲固執，他認爲此事有關其本身及國家的榮譽，他不能接受最高統帥以下的職位。此從表面看來，亦屬不可能之事，蓋盟軍統帥關於人員派遣之程序，須要負責政府之軍事及政治領袖相互同意。遠征軍所屬的指揮官，無一能正式接受吉羅德將軍的命令；而且，在當時盟軍統帥部方面，從無一個法國人士。相反，在敵方則有之。

一切經不斷向吉羅德將軍解釋。他驚恐、失望、且在數小時的會議後，發覺必須放棄參與計畫中之任何一部。他說：『我不能接受統帥以下的職位，否則將使法國人不能瞭解；而且有損於軍人的榮譽。』此事誠屬可悲，因他將全家留於法國，作爲德國盛怒之下的人質，而其本人則冒着很大的危險，以圖參加我方。

我的政治顧問係當時，美國國務院之馬修斯先生(Mr. H. Freeman Matthews)和英國外交部之梅克先生(Mr. William H. B. Mack)。他們十分關心此事的發展，建議使吉羅德將軍爲名義上的統帥，而主張我保持着作戰上的實際指揮。他們覺得吉羅德將軍名義上之公開合作與否，無關於成功或失敗。我對此種託辭，未表同意，並堅持我的決心，除非吉羅德將軍願意擔任指揮在北非願參加我方對德作戰之法軍外，我們將認爲未與他會晤或商談，而進行戰鬪。我們和吉羅德將軍的商談時間延至午夜以後，我雖能完全明瞭吉羅德將軍所說的法語，但爲免發生誤解，仍堅持使用一譯員。當時無法覓得專門人才，幸

有克拉克將軍志願擔任翻譯，他的法語雖不甚流利，但我們却能順利地進行，因為自商談時起，我們僅再三重複討論吉羅德將軍初次提出的問題。當最後吉羅德將軍就寢時，對其原來要求未作任何程度的改變。他道晚安時說：『我對此事將爲一旁觀者。』但他同意翌晨在總督官邸中再和我晤談。在我們總部中，各人對政治方面的趨勢頗爲憂慮。

在當晚停止工作前，我將會談情形作一詳細報告，致送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且使我非常快慰，能迅速獲得他們對我的處境之充分支持。復件的結尾顯已刪改，但我尙能認出：『我們惟一的遺憾，是你在此緊張期內，對此事尙須消耗如此長久的時間……』我不能預見在以後數星期中，我將耗費多少時間於激烈與失敗之北非政治會議上。

幸而經過一夜睡眠後，已多少改變了吉羅德將軍的意見。在翌晨的會議中，他決定依照我們之意旨參加我方。我對他保證，如他能贏得法國之支援，我在政府當局決定民衆之意向向前，決視他爲該地區的統治者。

在以後和吉羅德將軍的商談中，他和我對當時戰略措施的見解完全相左。他贊同立刻轉而攻擊法國南部，而棄北非於不顧。我對他表示，即或如他所說，部隊已在選定的海灘登陸，但仍無法對他建議的登陸點遂行空中支援；而盟軍當時所有的船隻，並不能供應攻略法國南部之戰力以對抗德軍。最後，我解釋我們實施的戰爭，須要如此複雜及詳細的維護準備，而他所建議的改變辦法，事實上完全是不可可能的。

他沒有見到以北非作爲基地的需要——在攻略歐洲南部前，我們有穩固而堅強確立於該地區的需要。

他未獲得戰爭的教訓——有關以陸地為基地的飛機，對無掩護的海上船隻的效力。

他或不能估計，在戰術意義上，英國兩大大兵艦威爾斯親王 (Prince of Wales) 號和却敵 (Repulse) 號，因不注意而暴露於以陸地為基地的飛機，在西南太平洋遭受之損失。而且他認為盟軍如作此決定時，可在兩三星期內配置五十萬人於法國南部。他無法明瞭我們實施的戰爭已擴張至物力之極限，而因資源之缺乏，我們最初戰略目標，必須審慎地妥為計畫。

自夜間至十一月八日清晨，作戰報告傳來興奮消息，正如我們預先所期望者。在阿爾及爾的登陸，幾未遭抵抗即行迅速佔領。此大部由於墨斐先生先期之成就，而經由法軍邁斯脫將軍的努力，和余安將軍 (General Alphonse Pierre Juin) 的同情——雖然表面上帶有官方的反抗。

經常使我們想念者，為迅速佔領突尼斯地區之需要。在八日夜間，我以鉛筆草寫一備忘錄，其中之記載說：『當我們須立刻向波那，比塞大推進時，在東部地區之進展漸行遲緩。』此一備忘錄，迄今猶保存我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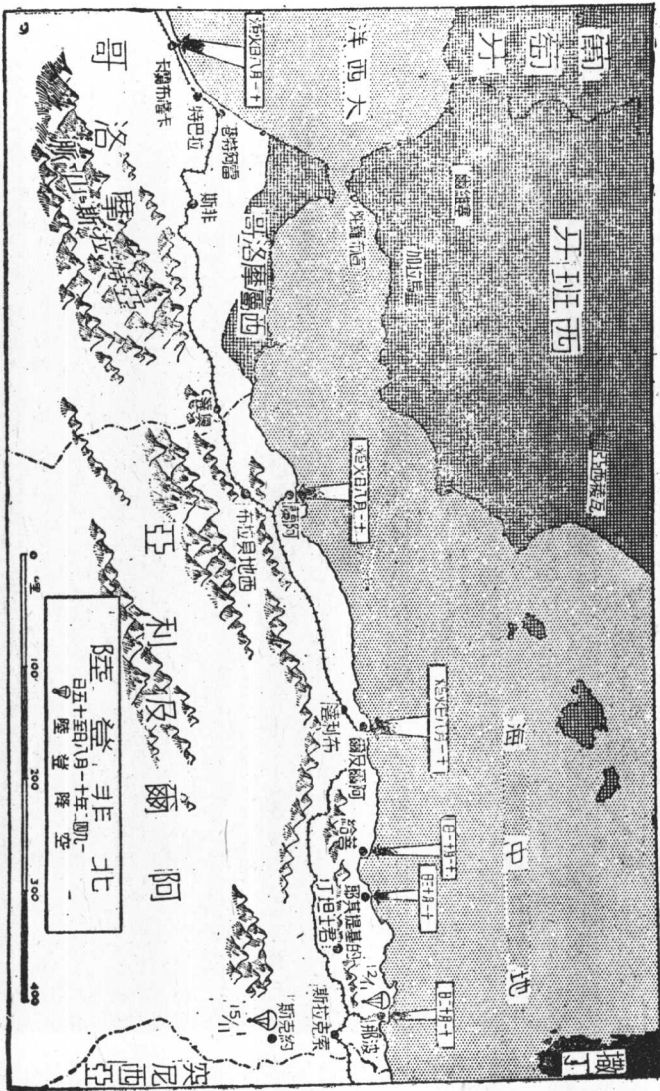
在阿蘭我們已登陸，但在該地區之法軍，特別是海軍部隊抵抗至為激烈，以後復經數次堅苦的戰鬥。其後在戰爭中歷經長途征戰之美第一師，在此即開始嘗試戰鬥的滋味。第一師雖未經完善訓練，但在第一裝甲師支援下得以進展，並於十二月九日得悉我即將在該地區獲得捷報。十日，在阿蘭所有戰鬥皆已停止。弗萊登蓋爾和阿林將軍 (General Terry de la M. Allen)，對他們最初的戰鬥考驗，表現至佳。我們獲悉在西海岸之攻擊業已開始，但對其進展未得任何消息。實際在若干地點，特別為雷阿特港

(Port Lyauter) 發生激烈的戰鬥，不可靠的海洋，賜予我們一個月中平靜的一日，使登陸得以實施；但平靜的期間為時甚短，以後增援遂甚困難。我試以各種方法和西部指揮官希威特海軍少將 (Rear Admiral H. K. Hewitt) 及陸軍之巴頓將軍聯絡，無線電再度失效，除無法明瞭的信號外，其他毫無所獲。於是我們又試以輕轟炸機派往卡薩布蘭卡，以取得聯絡；但被法國戰鬥機擊落數架，結果亦屬無效。在絕望中，我盼望克寧漢海軍上將此時在港內停有快速船隻。事出巧合，正有一隻最快的船隻，在直布羅陀準備輸送一部重要補給品往馬爾他，在毫無猶豫下，克寧漢上將將該船交我，以便在必要時間內與西部派遣軍聯絡。我選派美國比雷海軍少將 (Rear Admiral Bernhard H. Bieri) 率領一參謀組前往，在一小時內他即遵命出發。

十二月九日晨，克拉克和吉羅德將軍飛往阿爾及爾，致力與法國最高當局商訂若干協定。他們的任務為結束戰鬥並獲致法國協助我們對德國預定之作戰事宜。

吉羅德將軍遭受非洲法國人士的冷淡接待，此對我方期望為一重大打擊。他完全不為人所重視，他曾作一次廣播，宣稱負責法屬北非的領導，並命令法國部隊中止對盟軍戰鬥行動；但他的演說毫無效果。我懷疑該廣播是否為多數人所收聽。與阿爾及爾的無線電通信甚為困難，但終於獲得一電，證實一項先期獲得的報告——達爾朗海軍上將 (Admiral Darlan) 在阿爾及爾。

我們不信達爾朗之蒞臨該地區，乃預先獲知我們的企圖，或為達成我們的目的而前來予以協助。在阿蘭與阿爾及爾已經證實，我們的入侵，除極少數積極協助我們的份子外，對北非每一士兵及居民完全是意





外驚駭的。甚至此極少數人士，直至最後階段始告以真正攻擊的日期。達爾朗之出現，完全出於偶然，蓋適逢其愛子病危之故。

我們可使達爾朗擔任法國作戰部隊的總司令——一項簡單而容易的辦法，就是將他拘禁起來。惟有使達爾朗對土倫 (Toulon) 及達卡爾之相當數量的法國艦隊發佈必要的命令，可望立刻減少在地中海內潛在的海軍威脅，並可使我海面船隻增加相當力量。當我離開英國之前，邱吉爾先生誠懇表示：『如果我得陪達爾朗，正像我對他的痛恨一樣地——我願以手和膝爬行一哩，使他將他的艦隊投向盟軍。』

但我們有另一項更急迫的理由需利用達爾朗之地位。克拉克將軍和法國軍人及官員討論後，立即將他們一貫的要求，和承認他們行動之合法表示不滿。在軍方人士，認為一九四〇年之投降，僅為忠實軍人服從他們的政府長官合法命令的行動。

與克拉克將軍舉行詳細討論之每一法國指揮官，皆拒絕對使其部隊投向盟軍方面採取任何行動，除非以合法的命令行之。他們每人皆宣誓向貝當元帥 (Marshal Pétain) 效忠，當時其聲望對北非人士的思想和行動之影響，較任何因素為大。上述人士無一感覺能解脫其誓言，並下令停戰，除非以達爾朗為他們合法的指揮官，並下達必須之命令。他們視達爾朗為貝當元帥直接與私人之代表。

在當時及以後許多時日，與法國人民或軍人之談判均無效果。他們的意見，為應先行承認元帥之無上勢力。貝當元帥的肖像，顯著地呈現於每一私人住宅；在公共場所，其肖像經常與其演說及言辭之摘錄同時陳列。任何建議，只要『元帥願意』，即可接受。

克拉克將軍以無線電報稱如無達爾朗，任何和談俱不可能。他的此項觀點，亦為當時匿居阿爾及爾之吉羅德將軍所支持。克拉克經常盡其可能，使我獲知一切的發展情形，但他難以說服法國停止對我部隊之戰鬥則至為明顯。當克拉克致力此事時，自我暫時留駐倫敦的參謀長處接到一項信件，其中說：由於最初的成功，及能明顯確定『火炬』計畫的達成，他得到高級方面之建議，我們可削減『火炬』計畫中預定的戰力。以便移作進行其他戰略行動戰略行動之用。在戰爭結束前，我深知在大後方的人士，對於初期的成就過份估計，而忽略了將來的困難。我收到此信時，極為憤懣，隨即作覆，其內容摘錄如下——

『絕對反對削減『火炬』計畫預定之戰力。現情況尚未明朗化。相反，在突尼西亞並不穩定，各地尚未完全平定，通信為一最大的問題，且北非兩個主要港口遭受嚴重封鎖。對獲得法國有組織及有效合作的各種努力，成為政治與私人陰謀之謎。而目前明確的現象，為無人願意戰鬥或衷心合作。』

『我們應尋求方法，迅速增強戰力，以肅清北非，決無削減力量之理。我們對戰略事項固須依次予以先期計畫，但我們每次只能做好一件事。在過去三日內，我們損失許多船隻，且使護航隊難於獲得空中掩護。德國自西班牙方面進攻的危機尚未消除，我並非膽怯，亦非誑報情況，我僅堅持：如我們在開始時具有無限希望，今後更應向前推進一步，決不能鬆懈我們的努力，我們正進行着一項偉大的冒險。良好之開始，決不能為無根據之臆斷所毀滅。』

十二日那天，克拉克將軍報告稱，達爾朗係北非與我方合作之惟一法國人士已十分明顯，我深知此乃一必須迅速在當地處理的事件，如向華盛頓及倫敦詢意見，將不能避免長期討論之延誤。許多時間將行消



耗而引起更多之流血與痛苦，且無機會進行和談，使法國部隊納入我遠征軍中。

我已經奉到美國政府的書面命令，當進入非洲時，應與任何我發現存在之法國政府合作。而且，此事在當時完全屬於軍事性。如最後政治方面的反應十分嚴重須放棄原議時，則依情勢及慣例，由戰場負責人對該事負完全責任，並予以撤消指揮權之懲戒。在此情形下，我可能被撤職；但惟有作迅速的決斷，始能保持兩個國家間之同心戮力，暨適應急迫的軍事要求。

我們鎮靜而誠懇地討論一切得失，經常切記我們基本命令的要求——進入非洲在爭取盟國，並非去屠殺法國人民。

我深知與維琪份子之任何談判，將使不明瞭戰爭的嚴酷現實之英美人士釀成極大的變化；故決定將我的意見限制於有關軍事方面的事務。十二月十三日，我偕同克寧漢海軍上將飛往阿爾及爾，與克拉克將軍及美國在該地區之總領事墨斐先生會議。此為我數星期前訪問倫敦後和他第一次的會晤。

他們首先將目前的局勢告我。他們說，在十二月十日，達爾朗對所有法國指揮官下達停戰命令。貝當在維琪立即否認該項行動，並將達爾朗免職。當時達爾朗欲收回成命，但克拉克未予應允。其次，在阿爾及爾收到德國侵入法國南部的消息，於是達爾朗謂德國違犯一九四〇年之停戰協定，表示他將自由與美國合作。同時，吉羅德將軍發現當地法國人士不願追隨他的行動後開始震驚，並深信達爾朗為該地區內惟一可在盟軍方面領導北非的法國官員。當德軍侵入法國南部時，吉羅德乃轉與達爾朗合作。在卡薩布蘭卡之戰鬪，因達爾朗之命令而停止。其他各地之戰鬪，在奉到命令前業已終止。法國軍官公開協助我方者，包

捨皮緒脫及邁斯脫將軍，他們均遭毀譽，當他們執行任何事務時，均無法獲得幫助。

在詳細檢討全般情況後，墨斐先生說：「現在，全部事件都是屬於軍事性的，必須由您來解決。」當我獲致最後決定後，他完全站在局外，僅偶然充任譯員；是否贏取停戰協定之決定，完全落在我一人身上。避免時間和生命的損失，及早日獲致可實施之協定，較盲目地拘禁達爾朗更有價值，蓋拘禁的結果必致引起不斷的戰鬥和增加痛苦。當地法國官員，仍被視為中立國人士，且除非我政府正式對法國宣戰，於法律或其他權力方面，不得以納粹之方式擅自建立我選擇的傀儡政府。

我們協議的結果，經訂定正式公文，規定法國協助盟軍的方法。該項協定，係依友好訂立的而非憑藉佔領地區的情形，承認盟軍統帥必需之合法權益，以管理其部隊及指揮作戰。同時，我獲得使用港口、鐵路、及其他設施之保證。

盟軍方面，僅申述如法國部隊及居民服從達爾朗命令，以與我軍事上合作，則我們不干涉法國對北非之行政管理。反之，我們只有認為和他們的合作乃一種維持治安之意圖。對我方政府方面，無任何要求作政治上之任何承諾。達爾朗僅由當地官員志願之行動而執行職權，且經我方同意，在我掃蕩大陸上之德軍時，管理法屬北非的政事。同時他亦同意使吉羅德將軍指揮所有法國在西北非的部隊。

最主要之點，為我不能實行軍事佔領，除非我停止所有對軸心國之作戰。當時阿拉伯民衆因維琪政府取消在該地區內一切猶太人之權利，同情維琪之統治，且德國顯然試行策劃阿拉伯對我之暴動，以造成極大的危機。我們之所以要贏得北非，厥為利用其基地以進行對希特勒之戰爭。在法律上，我在非洲之地位

，與以後在西西里之地位截然不同，正如後者有異於我在意大利及以後在德國之地位一樣。在原則上，我乃處於盟國之地區內。達爾朗協議之實際效果，爲承認並賦予我統治地位——但爲避免困難計，我必須巧爲運用。

達爾朗予法國陸軍之命令已被違從，此與當初對吉羅德宣言之蔑視完全相反。達爾朗亦已制止西海岸之戰鬪，在該地美軍正集中力量對付卡薩布蘭卡之防禦，並準備發動全面攻勢。巴頓將軍以其在摩洛哥之早期經驗，認爲這將是一場血戰。

以達爾朗爲首之對法國陸海空軍官員的最後協定，於十二月十三日在阿爾及爾簽訂。當晚飛返時，克寧漢上將和我對於惡劣天候，以及在直布羅陀不利之降落條件，獲得一次危險的經歷。我們在黑暗中環繞堡壘飛行，屢次無效地飛過機場，在此惡劣的景況中，我仍認爲年青的中尉駕駛員最後能巧妙地使我們安全降落，其依賴着幸運的成份，必較之他的指揮儀爲甚。由於此次經歷，使我加強以前決定將總部迅速移往阿爾及爾的意圖。此一決定，使通信部隊陷於恐慌，據通信軍官稱，他在明年初以前，實無法在阿爾及爾將通信建立起來。但我們終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達成了遷移的願望。

所有政治問題之官方報告，必然按期呈報英美兩國政府。然而，兩國報紙之激烈評論，迫使總統和首相二位索取更詳細之解答。他們獲得一長篇電報，並在華盛頓和倫敦政府官員中，予以廣泛傳示。甚至對情況作長期追溯之研討後，我亦不能想到電文以外之其他解釋；茲將電文摘引於後，爲遵守電碼保密的規定，故用意譯——

十一月十四日。

因與法屬北非進行會商的變化，對倫敦和華盛頓之困惑，深為了解。下列為適切的事實，且我們所能建立之趨勢，不可為國內急促的行動所顛覆，至為必要。

貝當元帥之聲譽，在此具有相當魔力，每人俱認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乃在元帥庇護之下。政府首長及陸海軍領袖同意在北非只有一個人具有顯然權力，以擅取元帥之地位，是即達爾朗。甚至吉羅德——他是我早日會議中所產生的顧問和忠實可靠的友人——承認此越權的考慮，且已改變其本人的意圖。

我們最初遭遇的抵抗，乃由於各階層認為此乃元帥的意圖。因吉羅德對我們登陸放棄抵抗的呼籲，至少被認為是一種叛逆的行動。吉羅德將軍亦明瞭其中情形，並對此種態度表示相當同情。所有有關人士說，他們志願協助我們，只要有達爾朗的命令；但他們不願追隨其他的任何人。愛斯特瓦海軍上將 (Admiral Esteva) 在突尼斯稱，他願意接受達爾朗的命令。諾果在摩洛哥奉到達爾朗的命令時，即行停戰。由此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達爾朗的領導地位。

協定之要點為法國盡力協助我佔有突尼西亞。此集團將加以組織，以便進行有效之合作，且將在吉羅德指揮下開始優秀部隊之整編，用以參加戰爭。此集團將克盡其手段，以贏得土倫艦隊，我們將支援該集團，以管制及底定其所轄地區，並裝備其優秀部隊，至詳細事項，刻正在進行商討中。

我們迅速佔領突尼西亞及在此獲得民衆擁護之希望無法實現，除非獲致一項一般協定，其主旨與達爾朗和其他控制各該地區行政機構，以及摩洛哥部落的官員所簽定者相同。此時吉羅德已經察覺到，他本身雖有盟軍的支持，但仍不能執行任何任務。因而他欣然接受達爾朗集團軍事領袖的地位，並同意其姓名在數日內不予發表。我們如無強有力的法國政府，勢將被迫實行軍事佔領，如此，時間和物質的損失至為可怕。據巴頓將軍估計，在摩洛哥一地

，需要六萬盟軍部隊用以綏靖各部落，蓋部落之騷動，更可由西班牙方面來策動，公等當可明瞭我們將要遭受到的問題的嚴重性了。

在長期的商討中，達爾朗對於他是否能使法國艦隊投向我方一點，從未肯定表示。他認為由於油料缺乏以及法國南部普遍的混亂，艦隊指揮官或不欲使其艦隻出航，參加我方；但他深信，在土倫的法國指揮官，決不使艦隻入於德國之手，他一再作如是的聲明，以後的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

在另一方面，達爾朗認為在突尼斯負責指揮之愛斯特瓦海軍上將和其他在北非的法國官員，同樣能服從他所發佈的命令。此莫大希望失敗之主要原因，乃由於阿爾及爾商討的時間過於長久。此事造成愛斯特瓦上將的不安，當他獲知正在阿爾及爾商討內容時，同時亦奉到維琪抵抗盟軍的命令，而且允許德軍進入其轄區。該地域內的軍事指揮官——在阿爾及爾之高爾斯將軍 (General Louis Marie Koeltz) 及在突尼斯之巴雷將軍 (General Louis Jacques Barre) 同樣陷於猶豫之處境，而我們却獲知高爾斯將軍係明確反對與盟軍成立任何協定者。

在此懷疑與猶豫的狀況下，德軍已開始在突尼西亞登陸。第一支德軍，已於十二月九日午後以空運抵達該地區，以後敵人盡速增援，當阿爾及爾與達爾朗獲得臨時協定時，愛斯特瓦上將已經無法作獨立的行動。在他最後和阿爾及爾的法國官員通話中說：『我此刻已被監視了』。我們認為德國擬將愛斯特瓦作為人質。在另一方面，高爾斯和巴雷兩位將軍毫無疑慮地服從達爾朗的命令，特別是高爾斯，最後他成爲盟軍一優良的作戰領袖。

英美兩政府收到我的電報後，向我總部保證對事態之完全了解。他們告訴我說，只要在非洲戰爭結束前法國能忠實地履行條款，他們當可支持我的協定。

此項協定和我們在倫敦所預定者完全不同。我們政府不獨對北非政治首腦及其勢力之估計錯誤，甚至認為法國在該地區的居民極端反對維琪——納粹之統治，且任何盟軍在該地穩固確立後，將被認為解放者。德國對阿爾及爾的首次轟炸，業經證實了此種臆測的錯誤。當然，在該地區尚有許多愛國份子，且在突尼西亞之勝利證實後，其數量日益增大；但在初期局勢不定和每夜遭受轟炸的時日中，潛在的情緒對我的昭示是：『你們因何為我們帶來此一戰爭？在你們未使我們遭受屠殺前，我們一切都是滿意的啊。』安徒生將軍在此戰役結束後，其最後文件對居民初期的態度有如下的報告——

……許多市長、站長、郵政局長，以及在我們推進時所接觸的其他主要官員，（例如，公用電話最初我與先頭部隊及盟軍總部間之主要通信工具）他們的情緒甚為冷淡，且在公開執行任務時十分猶豫，有一小部甚至含有敵意。我可肯定地綜合言之，起初在陸軍中，高級軍官在其執行任務時，猶豫而恐慌，下級軍官則大部願協助盟軍，士兵亦願服從命令。在民衆中，阿拉伯人絲毫不表同情，甚或含有敵意。法國人雖對我們同情，但並不奉誠，政府官員則全部為敵對態度的。我最終的印象是：如我一旦遭受挫折，絕無一人敢保證我脆弱的孤立部隊之安全。

此與政府之期望北非民衆於我侵入時，將自動對納粹統治下之維琪政權奮起反抗，自大相逕庭。經達爾朗掌握法國在北非之統治權，及其在法屬西非之勢力後，強大之樞紐達卡爾立即落於盟方之手。

。該地區的總督爲波亞松(Pierre Boisson)，他是一位老軍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不幸失去一腿，聽覺亦失了作用。顯然他對德國的一切均表痛恨。他熱愛着法國，而以保持法蘭西帝國之法屬西非爲其惟一的任務。他在早期戰爭中，曾於達卡爾海岸逐退英國及自由法國部隊之入侵，並宣稱將反抗其責任範圍內的任何侵略行爲。然而，由於德國之入侵法國南部，使他宣稱願意透過達爾朗，接受我的軍事命令；但決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揮。

在當時，達卡爾並不在我的戰區轄內，而我戰區內又須忙於處理繁重的作戰問題，加以英美兩方的報紙，因我與達爾朗成立軍事協定而大爲騷動，我對上峯表示，我並沒有贏取波亞松全般投降的責任，而且，除非是奉有命令，否則我無須參與其事。然而，我却向上峯報告，假如有需要時，我可獲得達卡爾，並告以波亞松所宜稱的一切。如此，我很快獲得回覆的命令，命我以北非同樣的方法去贏取西非地區，備作盟軍之用。

我與波亞松總督所舉行的會議頗具戲劇性。會議中，有許多重要事項亟待解決。當時在西非拘留了很多英國海軍士兵，他們係於戰爭初期因船隻沉沒而在該處登陸者。英國堅持將他們立刻釋放，但波亞松則堅決要求自由法國在西非邊境之無線電宣傳必須立即停止。他說，該項宣傳經常控訴他以及他的政府之各種罪狀，使他和當地民衆發生困難。他又說，英國政府必須命令立刻停止該項宣傳。此外，同樣引起了許多在行將簽定之文件中未特別予以包括的問題。達爾朗上將和其他法國官員、墨斐先生、以及我的參謀人員，皆爲會議的出席人員，當會議進行時，參加者的態度漸趨激烈，且法方人員似欲將所有事項立予解決

。最後，我邀波亞松總督至一隅親與商談。他略懂英語。我說——

『總督，我不能將英國想做的事告訴您，正如我無法將美國欲做之事項奉告一樣。我可保證地說，英美兩國政府給我的命令，在使法屬西非，參加北非對軸心作戰之一般基礎上和您成立一項協定。他們會說明將不干涉和當地政府間的協定。他們希望您與其他友好地區作同樣的合作，包括立即釋放所有拘留在您轄區內的我方國民。他們將要實行制止任何反對您和您的政權的宣傳，且將毫無疑義地用他們的善意，以使其合作的組織——包括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自由法國部隊——同樣停止此項行動。但，他們顯然對這種事是不能用命令來做的，我需要利用通過您轄區的空中航線，且需要您站在我方，更希望一切能迅速實現。所有詳細條款的擬定，必須拖延幾個星期，但我們不容浪費如許時間。如果您肯簽署協定，我願以軍人的榮譽向您保證，我將使一切合乎情理，像我們在北非所擬定的一樣。只要英美政府使我繼續擔任現在的職務，我們協定的精神決不致為盟軍所違犯。』

他默默地走向我的辦公桌。當室內其他部份仍在進行討論時，他即簽署協定。簽字以後，我立即對他說：『總督，我們的飛機何時方可開始使用達卡爾的機場？』他用法語回答說：『立刻。』波亞松在他以後的言論中，對我以軍人的榮譽為保證，避免對法國在西非之制度作不必要的干涉，並協助從事整頓法軍以參加我方之作戰諸點，深為重視。但當時所有的法國問題使一般人視之為過份簡單。由此事件中，我發覺惟有忍耐與堅持，始能獲致可貴而最後為民主的盟友。從另一方面言之，如法方感覺我們是強暴者，或不願其受到羞辱，必和我們發生摩擦，而控訴我們為納粹之流亞。



因此，由於我們部隊的力量，及接受法國在北非之臨時統治，全部地區之戰鬪（包括阿爾及爾以西）在十二月十二日即行終止。

但在東部地區（突尼西亞）的情況，則大為不同。

## 第七章 阿爾及爾之冬

北非攻勢之最低目的，為奪取卡薩布蘭卡與阿爾及爾間的主要港口，使不致成為軸心國的潛艇基地。同時，由此向東與英國的沙漠部隊連繫。在開始幾天的行動中，我們已確定可達到此一目的，於是將全部注意力轉而集中到另一重大任務——協同亞歷山大將軍(General Sir Harold R. L. G. Alexander)所部，消滅所有軸心國在北非的力量，重新開放海道，以利盟國航運。

十月二十六日，亞歷山大將軍使用在埃及的英第八軍團，由蒙哥馬利將軍(General Sir Bernard L. Montgomery)指揮，進攻艾爾阿拉敏(El Alamein)的敵人。兩星期後，敵人向西潰敗，英軍乘勝直追。我們如能截斷軸心交通線，則第八軍團在戰術上的勝利，可望在戰略上獲得更大的戰果。

英國的海空軍，乃以埃及與馬爾他島為基地，遮斷軸心國在的黎波里(Tripoli)以東越過地中海的交通線。

我們佔領波那以西的法屬北非後，軸心的海上運輸大受限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只有利用突尼西亞的波那及利比亞之西北部的黎波里等港口，維持隆美爾的補給。因此補給線，仍受盟軍的側面威脅，幾有困扼致死的危險。

軸心在西西里、班泰雷利亞(Pantelleria)、及意大利南部之空軍頗為強大，盟國海軍無法進達該區

。故切斷交通必須由陸上推進，並不斷建立前進空軍基地，增強空軍力量，方能成功。

當時軸心在北非可用的主要港口為比塞大 (Bierke) 和突尼斯，其次為遠在南方的斯法克斯 (Sfax) 和加塔斯 (Gates)，至於的黎波里，雖為一良好港口，但往來該港的軸心船隻，須在馬爾他的砲口之下通過，且須受該地強大英空軍的攻擊，損失必甚重大。顯然，我們能迅速佔領比塞大和突尼斯二港，則軸心不可能繼續增援其非洲軍隊，擊破較為容易。

因此我們的主要作戰方針為迅速攻佔突尼西亞北部，此係我們所有行動的基準。不論軍事、政治、經濟，不計成敗利鈍，不顧險阻艱難，我們堅決朝此唯一的目標前進，目標一經達到，即將造成軸心在非洲之覆滅。

我們的第一次行動於十一月中開始。當時我們正在阿爾及爾促諾達爾朗和我們合作，停止攻擊我軍，同時為了實行東進作戰，特編成安徒生將軍的英第一軍團，以阿爾及爾為根據地，按照預定計劃，力圖迅速攻佔比塞大和突尼斯。但該軍團後來之作戰遭遇到極大的困難：

第一是該軍團實力的薄弱。由於船隻缺乏，使我們無法大量增援，迅速解決戰局，以致安徒生將軍的作戰計畫只能出奇制勝，而不能在數量上壓倒敵人。

第二是機械化裝備的缺乏。此為最嚴重的問題，因自阿爾及爾東至突尼斯的距離，其長度相當於紐約至克利夫蘭 (Cleveland)。

第三是天候的影響。該軍正趕上不合時季的淫雨，而我們所望使用的機場，沒有一處有良好的跑道，



初期感覺的困難。當安徒生將軍率部開始進軍突尼西亞時，法軍及當地人民，究將處於敵對或中立地位，抑採合作態度共同前進，均無法臆斷。

在如此狀況下，只有絕對忠勇的指揮官，如安徒生將軍者，才會進行這種作戰，勇往邁進，而毫無怨言。他爲了執行我的緊急命令，於十一月十一日登陸之後，即開始進攻。

安徒生將軍和他的軍隊幾乎全是英人。值得注意的是當他接受一個美國人所給予的命令時，毫無異議地執行，此實爲一真正的盟友，亦爲一勇敢的戰士。他率領所部分自海陸東進，在迅速的行動下佔領的基提其耶 (Didjelli) 菲利普維爾 (Philippeville) 及波那諸港，並深入內地佔領西提夫 (Setif) 和君士坦丁二城。

軸心空軍和潛艇的活動，經常阻礙我們的船運，並予我各佔領小港以重大的破壞。但克寧漢海軍上將之海軍，毫不疑遲地以全力支援作戰，而安徒生將軍所部亦不顧危險繼續前進。英第一軍團概自波那和君士坦丁地區向東推進，於索克阿拉 (Souk-Ahras) 和索克阿巴 (Souk-el-Abda) 與軸心地面部隊第一次接觸。

十一月二十三日，總部自直布羅陀遷移至阿爾及爾，我乘便視察我們的部隊與設備。當飛抵阿爾時，適遇整個嚴冬中最惡劣的天候！飛機於跑道上降落後，只見周圍泥濘載道，寸步難移。後來來了一輛巨大的牽引車，並於空中堡壘輪下鋪設巨型木板，將飛機拖移數碼，脫離跑道，如此飛機才能在地面上繼續駛行。

我利用一早晨的時間，詢問有關補給、營舍、糧食諸問題。我得到此一機會與諾斯德中校 (Lieuten-

nt Colonel Lauris Nostad) 作初次晤談。他是一位青年空軍軍官，機警靈敏，能力卓越，人格高尚，于我以極深刻的印象。自後即經常在我的左右服務。

我到達阿爾及爾的當天晚上，發覺以前由阿爾蘭區發出支援安徒生軍團的命令，美國各先遣隊均能盡力而為，但對命令不充分瞭解，執行時亦不靈活。當我到達辦公室時，美軍裝甲第一師的第二戰團指揮官奧立佛准將(Brigadier General Linsford. E. Oliver) 方自前線偵察歸來，認為鐵路運輸不能使部隊迅速到達戰場，希望以半履帶車輛將所部自阿爾蘭輸送至索克阿巴，惟其距離達七百餘哩，而主管的參謀對半履帶車輛的性能非常熟悉，認為此舉將會過於損耗車輛的壽命，故未表同意。

無怪此年輕主管參謀會提出異議，因他在長久的和平時期中所受的教育，俱為講求經濟，避免浪費之道；他並不瞭解實際戰爭實乃決定在某一空間與時間如何去作消耗，以求獲取最大的戰果，當這前提決定之後——尤其在用以減少人員犧牲之際——就應該放手消耗，毫不吝惜。

奧立佛將軍堅決要求要迅速到達戰場，充分表現其勇於負責的精神，這使我大為感動——五分鐘之內，他即如願以償地奉命出發了。

此時阿爾及爾連遭轟炸，兩夜來襲擊的德國飛機並不算多，但不斷的爆炸聲則使人不得入睡。總部人員皆因睡眠不足而顯得臉色蒼白。轟炸目標為港內船隻，離我們所住的旅館約四分之一哩，但也有落在市內的炸彈，造成若干死傷的慘劇。

我們的防空尚在緩慢地加強，一艘裝載警報及指揮等有關防空的船隻為敵潛艇所擊沉，直至月底，我

們始得部份地改善。以後敵機受到幾次嚴重的打擊，才稍爲斂跡，除偶爾實施偷襲外，不敢再肆行攻擊我們的主要港口。有一次我們截獲敵轟炸機隊指揮官發回基地的無線電報告稱：『炸彈已遵命投擲於阿爾及爾。』當時正有一架飛機與之接觸，確實目睹敵機將炸彈投在三十哩外的海中，由此可知敵人的轟炸人員對我們的防空不敢輕視；同時，敵人士氣的消沉也證實了流播於我軍民之間的傳言。因而我們的士氣益趨振奮。

我在總部緊張地工作了三天之後，即乘汽車去前線視察。隨行者有克拉克將軍。此時此地，敵人正掌握着制空權，在前方旅行，實屬危險。我們必須隨時留意天空，一經發現飛機，就得下車疏散。自然有時是自己的飛機，但沒有人敢於冒險斷言，更沒有人能在遠距離加以確定。由於歷次實地經驗的訓練，我們很快地就成了識別飛機的專家。實際說來，在前方的司機、工程師、砲兵、甚至於步兵，都須要經常注視着天空。當敵人有空中優勢時，地面部隊即會咒罵起來：『我們的空軍那裡去了？』『爲什麼盡是德國飛機！』這裡已反映出他們對於局勢的厭惡，至少是不滿現狀。

克拉克和我在索克阿拉外面遇到安徒生。由此再向前進，我們看到四週曾經進行過持續的艱苦戰爭，且聽到許多恐怖和誇張的傳說，如『別夏(Belja)已被炸成瓦礫！』『沒有人在這迢迢長途上還能保留性命，人類決不能在這種狀況下生存！』『我們的部隊只有退却！』『種種駭人聽聞之詞，不一而足，其目的僅在向別人炫示其所經歷的恐怖與破壞，實在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爲什麼要這樣危言聳聽。幸而全般士氣還算良好。

部隊與指揮官都沒有經驗，但以安徒生將軍所部較為英勇精練，即使是能征慣戰的士兵亦不能凌駕其上。不過物質上的困難。幾乎難以忍受。泥濘日益加深，一切行動皆被局限於道路上，而嚴寒且已降臨突尼西亞高地，攜帶補給品和彈藥乃為一累人的工作。除上述種種困難外，安徒生又感實力薄弱，全軍僅有三個步兵旅和一個陳舊的戰軍旅。但他仍向前推進，經過索克克密斯(Souk-el-Khemis)和別夏，終於到達可以俯視突尼斯郊外之地區。

自初次交綏以來，戰鬪日趨激烈堅苦。而敵人的增援，較我們尤為迅速。

很早以前，我就決定不管有什麼危機，均須減弱我們的後方，以增強安徒生之力量；奈因運輸工具缺乏，僅能作零星的輸送。此種以新兵增援的措置，自然有附帶的危險。他們以為一般的反應將使美國軍隊瓦解，因而向我提出警告者頗不乏人。我常自問：『怎麼會呢？潘興(Pershing)不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此而獲得盛名嗎？』他們沒有想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協約國面臨危機時潘興所發表的文告。當時只有他瞭解成敗的關鍵，毅然主張暫緩組織建制美軍，並對福煦說：『凡是我們所有的人員武器和一切東西，全交予你們應用，只要是你認為適當的話。』我覺得現在突尼西亞所面臨的危機，正與一九一八年相似，不過是規模較小而已。只要盟軍能攻佔突尼斯，作為國人的新年禮物，我極願接受爾後所有的批評。

這一次戰役的規模相當大，戰果亦屬驚人，我們不顧一切將每一個可用的戰士投入安徒生的戰場，但仍憂慮德國空軍可能穿越比利紐斯(Pyrenees)山脈而至西班牙，攻擊我們的後方。至於美國的空軍，按照預定計畫，原應保留在地中海西端，但為了參加空戰，支援安徒生將軍，並協助切斷意大利與突尼斯間



之軸心海上交通，乃斷然變更原來計畫，使之於最初即盡可能向東推進。此舉使英美空軍互相靠近，而建立其協調關係。

原讓史巴茲將軍留駐英國，現以代理空軍副司令名義調此擔任臨時指揮機構的工作。在北非的美國空軍司令，初為杜立特少將 (Major General James Doolittle)，他以領隊空襲東京著名，其個性活躍，而能力充沛。關於他之所以停止飛行作戰而負起美國高級空軍司令責任，頗費相當的考慮。但他已有了寶貴的經驗，使他成為我們一位真正優秀的空軍指揮官。

十一月中與十二月初之間，零星增援東線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其中大部份的美軍由於戰爭的持久和運輸工具的缺乏，實使我們不能等待集結完畢加以整頓後再開始行動。因為我們如不能攻佔突尼斯，增援行動將遭受嚴重的困難。安徒生將軍已奉嚴格命令，於天候轉趨惡劣，與軸心獲得增援迫使我們在此不良的環境下從事漫長的冬季戰鬪前，應盡一切可能方法，以期達到勝利目的。

我們自阿蘭運來美軍裝甲第一師及步兵第一師之一部。美軍第三十四師則駐守交通線重要據點，以確保廣大區域的安全，否則我們將毫無保障；而盟軍只能用以駐守最重要的據點。如敵傘兵在夜間降落，並很快地集合，我們勢必被迫依恃法國駐軍，以迅速形成阻絕網。所有溝渠、橋樑、隧道等地點，一經敵人攻擊，即將造成決定性的破壞，而危害我們的交通線。但此廣泛的區域，只能賴分散的法軍加以警戒。

我們雖以無限的智謀勇氣和堅忍；但仍無法完全克服氣候、地形和敵人的阻力。十二月初，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增強，開始局部反攻後，我們不得已自突尼斯附近前線撤回。

我們停止攻擊之後，突尼西亞的情況立趨沉寂，在這次撤退的錯誤中，美軍裝甲第一師的第二戰團群之重裝備全告喪失，步兵第一師第十八團亦受到嚴重損傷，英軍的一個營全部潰散。安徒生將軍甚至擬將交通樞紐及其右翼法軍聯繫的地點梅其斯巴(Medjezel-Bab)立刻相繼放棄，但此係我們兵力充實後攻勢再興的鎖鑰部，因而力阻採取此項行動，自願擔負守軍命運的責任，並力求指揮上的安全。

我們仍企圖以自己的力量發動一次攻擊，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時，以圖集結兵力，乘天氣暫時好轉的機會攻佔突尼西亞的東北部，以免整個作戰毫無結果。我們選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從事最後之一擊。主要的成功希望是寄托於尙屬強大的砲兵上。但來自突尼西亞前線的報告，很使人喪氣，蓋天氣反而轉壞，使此一攻勢前途趨於黯淡。

除非我親自相信已成絕對的不可能，決不放棄攻擊。十二月二十二日，天氣不適飛行，我們乘汽車出發，離開阿爾及爾，在崎嶇的路上不斷地前進。二十四日清晨到達安徒生將軍的司令部，立即相偕至索克·克密斯英軍第五軍司令部。該軍由阿爾弗萊少將(Major General C. W. Alfrey)指揮，正以小部隊作試探性的攻擊，企圖於翌日發動主要攻勢之前，佔領若干要點。

雨不停地下着，我們個別地出外觀察。在軍隊推進中的村落，我看到路外約三十呎的麥田間有一輛摩托車陷在泥淖中。四名士兵想用力把它拖出來，但費盡力氣反把他們自己也陷下泥裡去。最後他們只好置之不顧，車子也較原來陷得更深。由於此事，我聯想進攻實在是無望了。我回到總部後，即命停止進攻，此乃一極痛楚的決定。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編成陣地，調整部署，集結整備，並注意兩側之安全，使能適

應整個冬季的作戰，以待明春的氣候好轉。

在如此狀況下，指揮官必須避免抱失敗主義者的態度；尤其是高級指揮官，如果他稍許氣餒，就會很快地傳佈全軍，而致不幸的結果。不過，此時亦極難找到特別值得樂觀的地方。

早於十一月中旬就已經決定，和我們突尼西亞的法軍，並肩作戰，並於現時正領有突尼斯以南一帶山地。我們放棄立即佔領突尼斯的計畫後，所選定的防禦線主要作用，在於掩護在西列浦特 (Thelapite) 約克萊班 (Youks-les-Bains) 與柔克阿巴，只要我們能够保有這些機場，至少在良好的天候時，可以轟炸軸心的交通線。如在氣候，地形與兵力等條件許可的話，我們亦能以良好的態勢，再興攻擊。否則就會被迫退回波那和君士坦丁地區，而明春進攻時就無適當的空軍支援了。我們不必考慮這些前進地區不便於補給和危險，而退至較好的地區，當考慮者，為北非人民對於我們敗退的反應，此於吉羅德以及別的法國領袖乃一嚴重的事。

直到目前，我們要建立的掩護側面的陣地，已自德培薩 (Tibesca) 向南至蓋夫薩 (Gafsa) 廣大區域建立起來，並由分散在該區的法國非正規軍防守。他們由一個小型傘兵支隊予以援助，負責指揮的是一個英勇的美國人雷夫上校 (Colonel Edson D. Raff)，他在這區域內所做的工作簡直是一部可詠的史詩，以他巧妙的計謀，勇敢的膽量，常予敵人以迅速的打擊，使敵人整整混亂了幾個星期。但我們在北部的攻擊停止後，敵人即能隨心所欲地在沿海的山脈地帶集中兵力。敵人當可瞭解我們在德培薩的大弱點，因此我們判斷敵人將以快捷手段予我們一個毀滅性的打擊，除非我們立即採取預防行動。

我決定將弗萊登蓋爾將軍的第二軍，配屬美國裝甲第一師，自阿蘭調至德培薩地區。辦理後方勤務的參謀人員，反對我將一整個軍的兵力集中在德培薩的東面，他們認爲像如此不良的交通狀況，不可能再維持業已加強了的軍補給。但我深信敵人即將乘此顯明的弱點而採取行動，故仍命令該軍（轄四個師）即開始集中，並飭後勤人員必須計畫一個妥善補給的辦法。

在前線擔任防務的美軍步兵第一師，應盡可能的移動速度向該區域集中，美軍第九師（欠三十九團，因在阿爾及爾攻擊時已分開了），應逐漸從卡薩布蘭卡區域向東移動，以配屬該軍，此外，第三十四師守護交通線的任務交法軍接替後，亦配屬於該軍。

由於美軍第二軍之防護，使北部的主力部隊得領有戰略性的安全地區，將令弗萊登蓋爾以輕步兵支隊扼守山地通道，並以集中的裝甲第一師在步兵前哨的後方，準備攻擊任何企圖穿過山脈進犯我們交通線的敵人。同時，一俟該軍集中完畢，即向斯法克斯與加培斯方向進攻，以截斷隆美爾與突尼西亞間之交通線。有一部份參謀人員對於此次行動的重要成果，皆感迷惑，但希望立即下令行動。我則未予准許，因尙無立刻進攻的時機。爲使我與弗萊登蓋爾將軍間不發生誤會，遂舉行了一次會議，將我所以要集中他的軍在德培薩區的理由，加以概括地說明，其內容爲：在我們的右側面應領有一戰略性的安全地區，其攻擊的主力爲裝甲師，該師有強大戰車力量，非任何敵人所能抵抗，只有在它能確保全區受到攻擊而得安全時，方可採取向海岸線進攻的行動，但不能在佔領任何沿海城市中留駐單獨的步兵。

在此次事件中，我率直地反對參謀人員基於地理上的地區與目的而確定的戰術思想。但在必要時，爲

保衛我們自己而戰，並選擇地點，集中力量，以消滅敵人。此種戰術思想，很難以言語說明。此種思想，在作戰方面，包含着高度的活動性與適應性，因此計畫者很難將其意念以文字表示出來，只好本着習慣，基於特殊地形的地區，擬定攻擊或防禦計畫，有時特別是對於戰略方面的計畫。然而此等計畫是有危險性的，因為這對於受命執行的指揮官會受到限制；但如果是一個有能力的指揮官，無論是攻擊或防禦，只須給他以任務，不應拘束其行動，然後予以工具去執行，他必能達成上級的目的。

在此數星期中，除了盟國空軍總部外，我們不可能建立起一條統一的陣地。以法軍拒絕受美軍指揮來說，如果我堅持的話，法軍會發生事變，因為他們仍芥蒂於英法軍隊在敘利亞、阿蘭與達卡爾的衝突。現在的態勢，是英軍第一軍團在左翼，法軍在中央，美軍在右翼，但各自據守這獨立而互連的陣線，並且各依據一條不適當的補給線。此種狀態，乃因不協調而產生者，其中實充滿了重大的危機。因此，我只得盡我的時間，建立一前進指揮所，派一小部參謀人員留駐，由杜魯斯科將軍指揮。他的工作乃代表我調和前方諸事，使能趨於合作之途。

此種態勢直到一月中旬，在德軍作幾次小規模而具決定性的攻擊前，由於中央的法軍放棄陣地，以致造成了一種危險的局勢，使正在集中的美軍必須重新分散，以填補缺口。剛過了一月中旬，我斷然下令安徒生將軍負責指揮前線，我則獨自往訪前線法軍司令余安將軍，鄭重地向他表示必須接受安徒生將軍的指揮。過後我將此事通知吉羅德(Girard)將軍，他不表示反對，因為這需要太明顯了。

安徒生將軍受命負責指揮之全線，係從比塞大延至蓋夫薩的一條長而脆弱的陣線，部隊混雜，且無地

區的預備隊。要守住如此的陣線，必須等到美國第二軍能完全集中到德培薩區域，同時從英國開來的援軍亦能集中到北部突尼西亞，才能形成有利的態勢。至於調整部署與配備，便於調遣的預備隊等工作，在聖誕節前即已開始，但如法軍於一月中旬的放棄陣線，美軍必須趕往填補缺口而被延遲。法軍的敗退，並非沒有勇氣。而是缺乏現代武器。此一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進中。

經過此段時期，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常使我們擔憂。種種陰謀、謊報、誤會，以及許多偏見，像火一樣熾烈地包圍着我們，使我們難於打破這些難關，連整個問題中一些小因素亦不易解決。其中主要的因素是阿拉伯的人民，以及它具有發動的可能性。在摩洛哥的法國將軍諾果，是一個既不優良又不可靠的人，但他是蘇丹的外交部長，所有的報告都說他獲得摩洛哥人的完全信任與友誼；且那地區的凶猛部落人的勢力，亦不容忽視。巴頓將軍對於整個局勢甚為憂慮，如果摩洛哥人起而與我為敵，他堅持他的估計，僅那一地區即需裝備完好的美軍六萬人，始能維持秩序。我們實無此力量，爲了整個局勢，巴頓對於諾果，只好採取置諸不理的態度。

在此錯綜複雜的事件中，最嚴重的糾紛爲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間早經存在着的敵意。在北非，由於阿拉伯人較猶太人多四十倍，因而當地的政策爲撫慰阿拉伯人而壓制猶太人，由此產生了壓制性的法律。阿拉伯人民對於修改這些法律的建議，甚爲不滿意，認爲是一種建立猶太政府的開始，而他們將會被報復。許多年來，這群無知的人民，就受着納粹煽動性的宣傳，致使偏見愈深。故對此局勢之處理，實須慎重從事，否則將引起暴動與革命。整個國家幾乎全陷於謠言的狂瀾中，甚至傳說我是猶太人，由猶太人羅斯福派

來壓迫阿拉伯人，而將北非轉入猶太人手中統治。政治幕僚對於此一謠言非常關心，曾在報上公佈我的實況，並特別出版小冊以說明我的祖系。如果阿拉伯人不安靜，或是更壞一點，必致發生叛亂，而使我們的進展倒退幾個月，並將損失無數生命。

正如一個法國人在餐廳裡答復新聞記者的話，其答案是美妙而簡單的：我們拋棄每一個與維琪政府作爲一致的或接受其命令的官員，除非他是同情我們的；但因所有可恨的維琪政府官員對阿拉伯人都採取討好的態度，因此我們只有改善管理的方法和加強宣傳，才能阻止阿拉伯人、法國人、以及猶太人間的衝突，不使其白熱化。

當時的局勢的嚴重狀況如次：很早以前，我們會堅持法國當局，要他修改反猶太的法律，已遠超過『盟國合作』所要求的限度，及至適當的宣言發佈後，我們感到有幾點改善已完成了。使我驚異的是當達朗到我的辦公室來時給我的一封信，此封由一個被稱爲『君士坦丁的耆紳』者簽署，內容爲呼籲當局緩慢地實行改良反猶太工作，並稱阿拉伯人將會來一次反猶太人的殘殺行動。此僅爲種族與政治關係的混亂而產生之一例，在其他各方面，錯雜的情形尚在逐日地增加中。

政治、經濟、戰爭諸問題，難解難分地彼此混淆着。

政治方面由墨斐與其英國附員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毫無厭倦地工作着，但他們要與以下諸人打交道：如含有危險性的達朗朗，豪爽忠實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吉羅德，軟弱的卓脫爾(Yves Chate)劣跡昭著的諾果，以及諸如此類的人。我們堅持政治制度要基於自由主義，但每天產生新的訴苦，如處

事不公，缺少信義與言行不符等。我們決定剷除幾個最爲人所反對的人物，但却尋不到滿意的接替人選。此外，我們常有一種感覺，表面上我們是在一個盟國的止地上，但在佔領區內，我們既無管轄權亦無責任。雖然如此，我們仍將許多不良的情形告訴達爾朗，但未與阿爾及利亞的省長卓脫爾、摩洛哥蘇丹的部長諸果商談過。

關於此類問題，吉羅德竟表示不能幫助，因爲他憎恨並厭惡政治的詭詐性，連對於發展一個有秩序而民主化的政府，以適應萬花筒似的北非所必須做的任何一部份工作亦復如此。他只想要得到補給與裝備，以充實作戰部隊，至於政府的組織，或對於全體服役人員則不感興趣。他的目的是純潔的，但他的擴大管理與組織能力實感不夠。

達爾朗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被暗殺。同日我被迫放棄立即進攻北突尼西亞的企圖。我在別夏英第五軍司令部內接到他的死訊後，立刻冒着雨雪趕至阿爾及爾。車輪不住地轉動，在途中足足行了三十小時之久。

我和達爾朗整個認識時期爲六星期。他是個劣跡昭著的希特勒合作者。不過據我們所知，在他任法屬北非行政官時，從無一次不踐諾言，可是以他的態度和人格而論，我們和他來往常感不安。不管事體怎樣，他之死將帶給我許多新的問題。

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在法國政府中的官員，我最信任的當然是吉羅德將軍。本可命他繼任達爾朗的遺職，但我們不願創造一個傀儡政府，因爲這原爲納粹的手段。如果我們也如此做法，無異有意違犯我們之所以要作戰的目的，其錯誤實遠比我們暫時接受幾個劣跡昭著的人爲重；同時我們在會議中，也懷疑吉羅



德是否有繼任該職的才能。但另外却找不出一個既可接受又可利用的適當人選。法國當地官員旋即推選吉羅德爲臨時北非行政官，繼任達爾朗的遺職。於是吉羅德即來總部見我，要求我勿視北非爲佔領區，因爲它正試作盟國之一環，實則他早已明瞭我們的態度就是如此的，今竟作此要求，殊覺震驚！

阿爾及利亞省長卓脫爾是個懦弱者，我們之中可說無一人對他信任。他與諾果將軍二人，乃我們所決定要從迅速排除的，雖然巴頓將軍常堅持說諾果爲盟國正在摩洛哥有效地工作着。據我個人的觀察，當我們正在獲得勝利的時期中，諾果自會和我們合作；但在我們露出破綻的信號時，他將毫不猶豫地轉而反對我們。當我國向達爾朗表示對這二人不滿意時，他每次都如此回答：『本來我不需他們任何一個；但管理阿拉伯族人是一件譏詐的工作，須要他們有經驗的人去幹才行。你如能選擇任何一個有經驗而忠實負責的法國人，我就立刻換掉他們，而指派你所選擇的人去幹。』

爲了物色一個滿意的人，我們決定將培隆頓(Marcel Peyrouton)招來阿爾及爾。據說他正流亡在阿根廷，與希特勒的傀儡賴伐爾(Laval)是對頭，而不能回法國去。又據說以前在北非時，曾被譽爲有才能的殖民地行政官。但他曾在維琪政府裡任職過相當時期，因此被民主世界視爲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我們將此問題徵求於國務院，經過幾次解釋後，始得其同意。

調任培隆頓爲阿爾及利亞省長是一個錯誤，雖然他比軟弱而猶豫的前任者爲優。但要物色一個對於法國殖民管理有經驗而又帶有維琪色彩的人，實在是件極困難的事。我們起初想用邁斯脫、皮緒脫，以及另外幾個人，因爲在他們的行動上證明與我們是友善的，而我們又極需要法國軍隊的協助；但因難之點乃是

法國軍隊不歡迎他們。因此，對於當時我們任用邁斯脫和皮緒脫雖能以官方命令強制其接受，甚至於調升，但我們無法強迫社會方面的接受。他們的妻子受到了冷淡，甚或受到其他官員們妻子的侮辱。他們感到反對他們的空氣自始就非常強烈，而吉羅德亦勸告勿對他們試用為行政官的職務。

在那時，我另外做了一件錯事，雖然動機是好的。當時北非來的政治新聞檢查為時僅六個星期，因為我個人不喜歡檢查制度，所以他們就將此行動重要的理由來說服我。下述情形即為一例。我自己以及我的政治顧問們的計畫，是想促成當地法國行政與在倫敦的戴高樂派來一個最後的聯合。我們覺得這頗為困難，然而乃一必需的發展。

當地法國軍隊與所有政府各部門，對戴高樂的敵意是激烈的，但他在人民間却贏得特殊的愛戴。這情緒正日益增強，象徵盟國之光明前途。在倫敦和中非的戴高樂派，猛烈攻擊每一個法國軍隊和在非洲的民間官吏。而後者毫不留情地公開予以報復。我相信如果讓這公開指名的衝突繼續下去，實有碍於將來的重新和好。所以我實行全面政治的檢查制度，防止當地的法國官員參加公眾的爭辯。他們亦極力爭辯，在戰地的新聞記者代表也是如此。我想檢查制度有其預期效果，而忽視獲悉吉羅德與戴高樂同意在卡薩布蘭卡之會晤。新聞檢查的理由是不能解釋的，但在美國當然會遭反對。

軍事與政治的錯綜局勢，因經濟情形而更趨複雜，北非缺乏有用的貨物，因船運太少，以致凡有可用噸位俱被軍事徵用。麥、煤、布匹、藥品、肥皂，以及其他用品皆大感需要。我們將軍事需要作為標準，即每一問題的決定皆基於軍事需要情形；但仍很難舉例說明究竟一船炸彈與一船煤那一種較為滿足於軍事

需要？

很沮喪地，我在聖誕節感覺到體力有點不能支持。我自祖先遺傳到強壯的體格，且一直極注意着攝生，當我看到別人常會感到疲倦或是精力不足時，我則慶幸着我能維持正常的狀態。我以為只要避免無謂的憂慮或過度地消耗體力，對於不斷的長時間工作是甚易支持的；但因十二月間我經常生活在路上或空中，使睡眠時間減少，致引起不安適的神經質。我自感體力已退化了，且不能增加操作。在聖誕節那天，我患了嚴重的感冒。我本不願躺在床上，無奈是真正的病了！

於是我被醫生看護着。有四天工夫他們不讓我自由行動。在這四天中，我不僅完全恢復了健康，且獲得一教訓，深知完全的健康是基於嚴格遵守醫生的叮囑。此後在戰爭中我沒有再病過，連極小的毛病也未患染。

在十二月我們接到第一批陸軍婦女工作隊人員(Women's Army Corps)，就是以後的陸軍婦女輔助工作隊(Women's Auxiliary Army Corps)。我一直反對用穿制服的婦女；及至在倫敦體驗後，始改變此一主張。我在英國見她們各方面所表現者，均極優良，包括參加活躍之高射砲兵等等。非洲的許多官員們仍不贊成婦女參軍，特別是年老的指揮官更是充滿着憂慮，並公開表示懷疑。他們不知道戰爭所需條件已改變了——一個格蘭特(Grant)或是李氏(Lee，南北美戰爭時之主將)的簡單總部是永遠地過去了。軍隊裡的檔案書記、速記員、辦公室主任、電話接線生，以及司機，皆成爲作戰的組織份子，此種員類如專以極需要的人力(男性)徵補，而不利用大量素質優秀的婦女，可說是一種罪惡。自她們到達之

第一日，這支能幹有效的隊伍的名譽，即不斷滋長。戰爭快結束時，那些最頑固的頭腦呆板的人才深信她們的力量，而需要她們的數量亦隨之逐漸增加。起初婦女們被謹慎地留在總部後面以及安全的基地，但因她們有效的記錄之增高，遂將服務的範圍擴展到接近前線，護士們當然更是早已被接受為作戰力量中必需之一支隊伍。自戰爭開始，我們的護士們即循着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的路線生活着，因此殊難解起初為什麼會反對婦女參加其他的活動？在許多總部裡，她們成為醫院助手，食品配合者，私人助理，甚至於初級參謀人員。在戰爭的後期，巴頓堅認他的婦女輔助工作隊辦公室，主任是他手中最得力的一個。

十二月杪，我的八月前自二人開始的私人辦公室，已擴大成為可大體上維持歷經以後戰爭時日的組合。海軍中校卜查爾和上尉李氏(Captain Ernest Lee)是我私人助手。納那雷依(Nana Rae)，馬格莉却克(Margaret Chick)，和蘇塞拉芬(Sue Sarafian)是我私人以及辦公室的書記。凱賽麥斯貝(Kay Summersby)是信件書記兼駕駛員。利翁納德萊軍士(Sergeant Leonard Dry)和普利哈格利夫斯(Pearlie Hargreaves)是司機。橫浦(Popp)，毛南(Moaney)，亨脫(Hunt)，諾佛克(Novak)，和威廉士(Williams)等軍士，以及後來接替的法爾(Farr)軍士，管理房屋、營帳、食物。蘇格蘭衛隊的高爾脫上校(Colonel James Gault)，參加我處工作，在以後戰爭中一直跟隨我為英軍助理。

軍士麥考夫是我的傳令兵，他日夜緊跟着我。有一天，在非洲我急於要上前線一次，便打電話給麥考夫，叫他帶皮包到飛機場去。飛行條件非常不够，在突尼西亞多山區，補助飛行器材統感缺乏，因此前往

並不安全。當我進入飛機發現麥考夫亦準備隨時，我說：『米蓋(Mickey)，我明天就要回來，我想不致在回來前需要你。飛行條件不舒適，實在用不着我們兩人同去吃苦。你可以回總部去。』

軍士的臉似乎轉蒼白了一點。他看着我坦率地說：『長官，我的母親寫信給我說，我的工作就是在戰爭中好好服待你；她還說，如果艾森豪將軍在這次戰爭中不回来的話，你也不必回来了。』

如此忠義與犧牲精神，不僅表現在軍士方面，同時一個母親會對她兒子作如此的叮囑，使我幾乎無言可答。我只說：『好吧，我們進飛機去，晚了啊。』

許多月以後，戰爭結束了，我聽到一個旅館主婦拒絕軍士麥考夫和他的家庭在她公寓底層暫時居住，她說：『他不過是艾森豪將軍的一個侍役而已，在我的產業裡，我必須要維持正常的社交空氣。』我相信這婦女是沒有顧慮到她自己立身處世之道，以及我對軍士麥考夫的敬重與愛護。

在戰爭中，我的最好記憶之一，是我私人侍從人員對我的效勞。他們經過公共的允許，將我的福利以及私人雜事安排得很好，甚至使我舒適便利，而事先絕不考慮到他們自己的慾望和野心。

在官方方面我有傑出的參謀人員，許多人和我一同工作，直至戰爭結束。在參謀長史密斯將軍下，這些人是英國蓋爾將軍 (General Sri Humfrey Gale)，懷特萊將軍 (General J. F. M. Whiteley)，史特朗將軍 (General Kenneth Strong)，與美國尼文司將軍 (General Arthur S. Nevins)，洛克 (General Lowell W. Rooks)，薩伯里治將軍 (General Ben M. Sawbridge)，及休斯將軍 (General Everett S. Hughes)。有他們及其同僚在非洲戰役中處理大軍之藝術，使能在唯一指揮下作

戰。沒有這些人在總部中佔着重要地位，團結盟軍的工作是不能完成的。他們的名子實際上大家都不知道，但他們以及在其他高級總部的和他們一起的人物，（負責取得突尼西亞、西西里、意大利，以及西北歐洲勝利的人）比之那些在報紙上以頭號標題標榜其輝煌成就者，是一樣有功的。

每個指揮官總是很謹慎地選擇最好的官員，擔任總部裡的重要僚屬。這些人的待遇較之他們的同志為差，而他們各人所貢獻的才能的結果，平均說起來，對指揮工作均做到了光輝而完美的地步。

## 第八章 突尼西亞之役

我們在十二日接到通知，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及其文武隨員一行，將於一月在卡薩布蘭卡舉行會議。我們受命辦理開會的一切準備工作。

我不知道總統和首相選擇卡薩布蘭卡作為會議地點的真正理由，可能是為了便於史太林的參加，亦可能是因卡薩布蘭卡剛被盟軍佔領，總統和首相見了後能獲致某種心理上的裨益。然而在當時赴該地開會實為一種冒險，因敵人的飛機仍不時飛臨，而人民間尚存有許多意見不合的份子，其中包括瘋狂份子，他們可能採取任何極端行動。會議的準備工作在極度的謹慎與秘密中進行。

會議照預定程序舉行。在審查期間，召集一部份分任各項任務的美英兩國官員，來作職務上的報告。我費去一整天的時間在會議裡。當我赴會的旅途中，座機突然失去二機件，幾乎釀成不測事故，在駕駛員雷特上尉(Captain Jock Reedy)的通知下，所有乘客帶着降落傘站在機身出口處，等待發出危險記號跳傘，結果終於飛完了最後五十哩。我很焦慮過去踢足球的膝部舊傷，深自慶幸未曾採取這樣的着陸法。我僅參加會議一天，因為我在別處的事情太忙，不能允許我再作勾留。關於會議所決定的種種事件，後來馬歇爾將軍至阿爾及爾訪我時始行獲悉。但我曾列席於一個參謀會議中，研討北非之軍事形勢。

我說明我們中止進攻北部的情形，和我們現有力量的概況。並報告我們已調第二軍到德培薩區域，對

該軍補給亦能維持，如果敵人無行動，我們以後可前進至加塔斯或是斯法克斯。我們不敢預言這行動能否成功，如證實可能，當爲我們最期望之事。同時我們正盡量迅速地以求實現。但最注意的還是確保我們右側的安全。

此時亞歷山大揮口說：我們可不必顧慮此一進攻行動，因英國軍隊即能進入的黎波里，如該港口能充分利用，則英國第八軍團在三月上旬即能進入突尼西亞的南部，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我會與馬歇爾將軍和首相以及其他人員作長時間的談話。傍晚總統單獨見我，此爲我在戰爭期間和羅斯福總統幾次親切的私人談話中之一。他的態度樂觀而活潑，表示非常欣快，而我仍以爲他來卡薩布蘭卡參加會議是太冒險了。他秘密自華盛頓溜來參加此一歷史性會議，覺得能有幾天切實地擔負國家的重任，似乎感到無限輕快。當他體認盟國仍面臨着戰爭嚴重的問題時，他的大部份意見却爲關心戰爭以後的糾紛，包括殖民地及領土的處置等問題。

他猜測法國在歐洲如要重獲像其以前的地位聲譽和勢力，其可能性殊爲悲觀。因此他腦中所絞思的問題，爲如何在法蘭西帝國中控制幾個要點，不然該國將無法掌握。

他對於我們所獲得的幾個法國顯要的印象甚感興趣，特別是波亞松，吉羅德，戴高樂，以及法蘭廷（Flanin）諸人，但最後一個我還未曾碰面。

他和我研討以前十週內的軍事與政治的發展，他對我們的進展頗覺欣慰，並加讚許。然而當我提及因多季而有使我們挫敗之可能性時，他的態度似乎在說我過於憂慮。我們兩人皆認爲軸心國在非洲的軍隊不



能長久抵抗亞歷山大將軍和我們自己軍隊的鉗形攻勢，而終將崩潰，不過羅斯福總統似乎過於自信，他估計軸心的崩潰僅爲時數星期之久。於是他堅持要我確定日期，最後我說『五月十五日』，此爲我在戰爭中最奇異的預言。過後我將此事告訴亞歷山大，他笑着說，他在會議中也會回答我同樣問題，但時間是『五月三十日』。

我發覺總統在思考非洲的當前問題時，對於軍事佔領區，與乎我們自己在北非的地位並未辦別清楚。他經常關心着種種命令訓令，以及強制的計畫與建設，對當地人民、法軍、政府官員的影響如何。於是我必須提醒他，我們一開始就視他們爲盟國之一員，在盟國名義的政策下工作。如對其以統治克服的國家看，實在相差太遠；我們所強制的，僅爲一種緩慢的政府基礎之改變行動，其最後目的乃將內政轉移於民衆自己管理。他當然同意，並且他亦明瞭遠在進攻開始之前，他個人即係原始政策的參訂者。然而他仍繼續商討，將當地問題着重在『克服者』的觀點上。這或者是他的潛意識。我們覺得此事極易做到，他却敏感地提到美國因歐洲戰略關係，必須利用法國基地，以及更換法國政府中的反美份子，作爲大量裝備法軍的條件，如此自屬正當的措施。除非他們完全接受此等條件，否則裝備他們可說毫無意義。他又特別關懷到波亞松留任法國西非的統治者。

我對於整個談話最滿意之點，爲總統堅定保證我們的歐洲基本戰略，即橫越海峽進攻。他很確定春季至夏季的地中海戰役，必有重大的戰果，但他繼而又認爲此乃冒險的開始，必須盡力以求成功。一年以前，總統會同意要擊敗德國，即應採此正確的成功路線。

當我後來往訪首相，亦獲得同樣保證，他說：『將軍，我在這裡聽說我們英國人正在着手破壞「圍捕」計畫，這裏並不如此，當然我已同意進攻法國，自必信守不渝；但我們現在有一光榮的機會在面前，我們必須把握它。時機到了，你會發覺英國人是在另一工作上完成他們一份子的責任的。』『圍捕』為進攻法國計畫代字，後來改稱『統主』。

總統希望說服吉羅德和戴高樂，要他們合作，迅速解決法國的政治局勢——必須聯合二人的勢力，法國才有希望。總統和我的談話中，常涉及私人的事，他對於零星瑣事亦有非凡的記憶力，他重新提及我的弟弟麥爾頓會到非洲來過，同時他告訴我所以要指派麥爾頓到情報局的理由。此一組織係由臺維斯(Hemer Davis)領導的，他還背誦一遍拍發回國去解釋達爾朗事件的電報全文，而且幾乎是分段的。他告訴我這電報很有效用，它平靜了我們大家對法西斯主義者的恐怖。

我回到阿爾及爾時，總統和首相宣佈了『無條件投降』的定則，對我更重要的是決定將英國第八軍團和沙漠空軍隸屬盟軍，而受我指揮。他們是通過的黎波里與突尼西亞南部而北上。當我在卡薩布蘭卡時，即獲知計畫的大概，及至馬歇爾將軍到阿爾及爾來後，我才知道計畫已經批准，並任命亞歷山大將軍為盟軍副總司令，克寧漢海軍上將為海軍總司令，泰德上將(Marshal Sir Arthur W. Tedder)為空軍總司令，這機構於二月初即行生效。

我對此決定非常愉快，因如此可使中部地中海的行動完全統一，並賦予我們職權以作戰術與戰略的合作。我報告總統和參謀總長，如能給亞歷山大將軍最高職權，我願在他之下服務。我提出這建議，乃為盟

軍的地面部隊與沙漠部隊會合後，英軍將佔優勢。我們全部表示滿意，蓋因如此措置，對我在盟國的指揮者的地位上可得到理想與行動一致的好處。卡薩布蘭卡會議之外，另有一重要決定，即一俟非洲解放後即準備進攻西西里。

一月其餘時間，以及二月的起始，我們加緊調整戰線，改良機場，以及增援人力與補給等工作。但敵人不斷地作小規模攻擊，阻礙我們集中大量部隊於一預定地區的計畫，特別對於我們美軍裝甲第一師的影響最為嚴重，使該師指揮官必須將力量使用於比較小的地區上。

馬歇爾將軍和金氏海軍上將於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後，即來阿爾及爾。我們三人精密地分析局勢，知悉上次攻擊失敗所造成的危機。但他們却熱誠地同意這行動，金氏海軍上將說：『我們已見到指揮官坐待敵人來進攻時所要發生的事了——我們只有迎頭痛擊！』

我期望亞歷山大將軍和泰德空軍總司令在二月四、五兩日即來突尼西亞。我正等待着他們，以便商討將戰線進一步的調整，因安徒生將軍指揮的英國第一軍團當初完全在北部，要想控制漫長戰線上的中部與南部是非常困難的。另一方面自西至東越過北非的通信交通不甚完備，使我不可能長久留在沒有連絡的前線上。亞歷山大之來到，可以改正這些情形。

我仍關心的是安徒生和弗來登臺爾二人是否清楚地瞭解我們的企圖，即在突尼西亞南部係暫取守勢，以穩定戰線，與確保前進飛機場。一月十八日，我飛君士坦丁與安徒生將軍，弗來登臺爾，余安，以及一批參謀人員舉行會議。我再指示：安徒生應盡可能使第二軍保有機動部隊，特別是美軍裝甲第一師。我

再說明南部的防禦應力求穩定，並向會議申述我在卡薩布蘭卡所獲知的一切，又提及亞歷山大之通過沙漠前進速率，更加重我們應有效地確保現態勢，俾得最後兩軍會師，小規模攻擊與戰術行動，自可實施，但絕不能變更態度而影響我們的穩定。

我最近去前線的一次中，二月一日那天，我又遇到了安徒生，我再指示他在南部必須控制強大的機動部隊。然而由於法軍無能與裝備的窳劣，竟不能抵抗輕微的一再攻擊所據守英軍與美軍之間的山地而敗北，迫使安徒生不能遵行命令，而需不斷調動英美軍隊，以填補中間缺口。

在二月初，我們接到情報，敵人正準備來一次較前規模更大的攻擊。為增強此次戰鬪的力量，有若干隆美爾的部隊，匆忙的自黎波里調來突尼西亞，與阿納姆 (Von Arnim) 和梅西 (Messé) 協同行動。我們起先的情報，得悉敵人將沿方杜克 (Fodouk) 的隘路進攻，當然處處皆需注意，我們的機動部隊更形重要，尤其是裝甲部隊，不論敵人由何方向而來，必須集中用以迎擊。

美軍第二軍防守地區最為危險，因自蓋夫薩佔領一條長線，向南接近方杜克左面。我在阿爾及爾和幾位曾參與卡薩布蘭卡會議的人員會議後，即趕快離開。我費了一週的時間觀察，看看所準備的一切是否妥當，俾能迎擊敵人行將發動的攻勢。我自亞歷山大將軍處接到失等的通知，他說不能在月內十六或十七日前到達戰場。我覺得在此次行動中，我必須親自指揮，雖然安徒生將軍已在戰線上擔任了數星期的指揮官。

二月十二日午夜之後，我離開阿爾及爾，帶了幾件會議紀錄，於十三日下午到達弗來登蓋爾將軍的司令部。此係我在二月十一日升任四星上將以後的第一次旅行。這是臨時官階；照正規我仍是一個中校。

第二軍位於離德培薩東面數哩的一個極度深陷的山谷裡，與前線有很長的距離，但此處須考慮到戰線的長度以及道路的缺少，這也是作為司令部主要的有利位置。當我到達時，正響着一陣鐘鏗聲，我問明原由，始知軍工兵正在山谷邊構築掩蔽部，以備參謀人員之用。我又問工兵是否先協助前線做防衛工作，其中一個年輕的參謀人員顯然對我的問題表示驚奇，並說：『噢，師裡自然有他們自己的工兵做那些工作。』此為我在戰時僅有的一次看到一個師或是比較高一點的司令部如此關心着自己的安全來構築地下掩蔽部。

我偕弗來登臺爾的一個參謀埃格斯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Russell F. Akers) 立即出發作整夜的前線視察，其時第二軍配屬有美軍裝甲第一師，步兵第十師，以及美軍第三十四師，第九師亦準備趕來參加。

我發覺有許多事情應即改正的：第一是自滿，這可由調整防禦地區時在道路上不合理的遲延上顯示出來。指揮官缺少經驗，是要負此責任的。其次是地雷尚未佈置，因擔任防守步兵到此僅僅兩天。指揮官還帶着驕傲的神氣，來解釋他已準備好的一張佈置要圖，預備明天起開始佈置。據我們在北部突尼西亞的經驗，敵人在到達後二小時以內即能構成一堅強防禦陣地，以抵抗攻擊。此為敵人慣的作法，即使對於佔領一個小山或是其他地區，亦同樣立即佈置地雷，放好機槍，以及部署隊伍，準備我們對其攻擊時能有效地還擊。此等教訓，指揮官顯然不知，連經歷戰場已有三月的指揮官亦復如此。於是我下令對此立即改正。

但至今我們最嚴重的缺點，為美軍裝甲第一師仍未集中成爲一有力單位。此時，安徒生將軍在此漫長

的戰線上，僅有如此脆弱的部隊，因此他不得已將半個師駐守方杜克附近。他期望當敵人的主要攻擊開始時，親自指揮，其餘劃成若干小單位，分佈於第二軍的南面，由裝甲第一師師長華德少將 (Major General Orlando Ward) 指揮。

晚上我沿着馬克來西 (Maknassy) 與法得隘路 (Faid Pass) 之間的前線觀察。在法得隘路附近，我對一個勇敢的美國軍官授勳，僅二三小時之後，德軍即在西的波細 (Sidi-Bou-Zid) 通路的外邊地區開始進攻。

羅必納脫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Paul McD. Robinett) 是我的老友，其時正在方杜克附近的山谷裡指揮一個裝甲部隊。他認定該地區不會遭受攻擊，同時在地圖上指給我看的偵察巡邏隊所通過的距離。他說已將各種實情報告上峯。我深信他的報告是正確的。於是我對他說，我明天會將此事實告述於軍和部隊指揮官。

是夜，我和指揮官會議，並做成紀錄，以便送給弗來登塞爾將軍。我同我的侍從官李氏上尉 (Captain Lee) 與埃格斯中校，在黎明前啓程返部，但在史白特拉 (Sbeitla) 被敵砲火所阻。經過偵察後，侍從官等即組成突擊組，我則手持四五公厘手槍，仍上車開走，通過城市，幸未發生事件。須臾，司機疲勞欲睡，我們亦停止於狹隘的壕溝內略事休息。我們並無死傷。及至回到軍司令部時，德軍已經攻入，要想變換位置，為時已太晚了。

在早晨，雖然美軍累次向安徒生將軍報告，關於德軍通過法得的兵力與進攻方向，但此等情報被總部

和空軍情報處打了折扣。他們認為此乃沒有經驗的部隊的誇大報告，而相信敵人的主攻方面係由方杜克而來。該情報處的錯誤殊屬嚴重，因過後已證明美軍的報告極為正確。於是我將空軍情報處長更換。此一錯誤的結果，使安徒生將軍在尚未判明敵人的主攻方向時，敵人即已深入我軍陣地。

我知道當晚對於人力兵器之增援極為需要，於是趕回總部，催促他們迅速趕辦。我督飭着將一切準備妥當後，又趕回前線。

在撤退向凱塞林隘路時，美軍作戰雖然英勇，但仍不能發生有效的拒止作用。明顯地，該地實應盡力保持；但因既無友軍協助，而當地守軍又少，以致難於堅守。於是敵人的裝甲部隊，即突破了這匆促建立的防禦地區。

最後，我們的部隊雖經重大損失，但仍能集合成為完整的狀態，撤退至德培薩的主要中心，而戰線則自凱塞林之北直達至列克夫(Le Ke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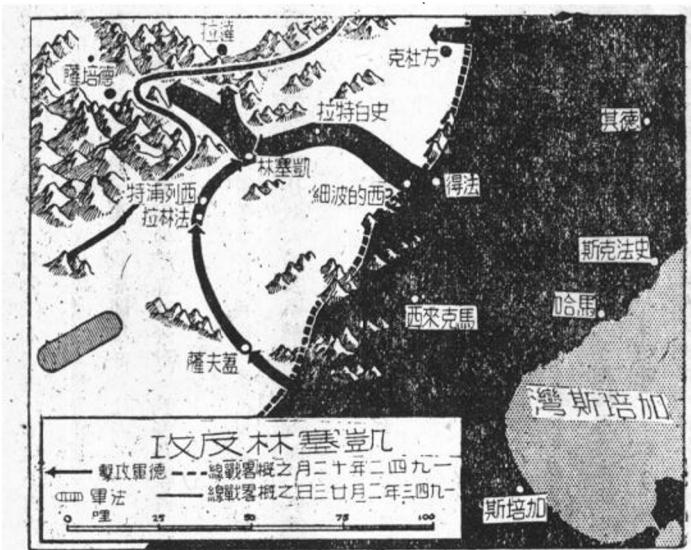
我們暫時放棄在西列浦特的前進空軍機場。此次空軍的撤退，並未損傷人員、機件、燃料、以及其他軍需品。在德培薩後面的約克萊班地區，成為第二軍必須確保的交通樞紐，並向北接近列克夫，以拒止德軍自達拉(Falda)方面之突入。第三十四師在北部側面，因經過長時間的休息，故在此次防禦的戰績很好。為了協助防止敵人向北突擊，英軍砲兵和戰車均自北部調來，因該地敵人已稍減弱其陣線，用以加強向凱塞林進攻的力量。美軍第九師的砲兵亦有效地參加此一行動。在二十一日的晚上，敵人已發展至最大限度，而補給亦感困難。更有甚者，敵人的交通線，係通過易受損失的凱塞林缺口，敵軍在該地的西面

## 歐洲十字軍

有暴露的危險，易受我們的攻擊。

至二十二日，敵人的前進完全陷於泥淖中。巴頓常喜歌引用戰史先例來說：『阿納姆應該讀一讀李氏將軍在美國南北戰爭斯特登堡 (Fort Steadman) 攻擊戰史。』該地位於彼得斯堡 (Petersburg) 外面，南軍最後一次的全力反攻，被強大的北軍阻止並驅回，而致慘敗。

參謀人員常是在暗澹的一面來研究一個計畫，如敵人截斷第一軍團的主要交通線時，我們的行動將應如何？我告訴他們不必研究這計畫，因在本質上敵人已被阻止了。但我最後終於同意讓部屬知道，如像此種完全沒有先見的情況發生時，應作如何的應付。亞歷山大、史巴茲、以及其他等人等，皆認為立刻來臨的危險是過去了，我們應行準備者





，爲如何予敵人以懲治。

其時阻止我空軍活動的氣候已日形好轉，於是所有的戰鬥機全部參戰。但在幾次的空戰中，因作戰人員缺乏經驗，致發生技術上的困難。此等情形，對於紙上談兵的人是不會體驗到的。

有一隊『空中堡壘』受命轟炸凱塞林隘路，因天氣陰沉，不易找尋目標，全賴測量器來判定，致造成錯誤。當他們最後決定已在目標上空時，即投下炸彈，但均投在我們地區內的一個重要城市索克阿巴。該處離凱塞林尚有百哩之遙，以致無辜地使一群阿刺伯人蒙受死傷，同時毀壞了許多財產。我們得趕快採取行動，以避免人們的怨恨，我們得悉當地人民係以金錢來解決任何困難問題，於是立即批准數千圓作爲賠償費用，並表示歉意。在戰爭中，經常有同等意外的事情發生，需要鉅大的賠償金來解決問題。陸軍部有鑒於此，給予每個戰地指揮官一筆數量可觀的現金，備作賠償之用。

在二十二日的晚上，我先和弗來登臺爾將軍研討狀況。我告訴他敵人已無進攻的能力，他已完全安全，在任何局部反攻中均無不利之處，同時砲兵亦可支持他作戰。我對於此一判斷甚有把握，因此告訴軍指揮官，如在此次的行動上不利，我可負完全責任。弗來登臺爾則認敵人『槍內還有一粒子彈』，似應於第二天從事調整，以加強防禦陣線，比之集中足夠力量向凱塞林方面反攻更爲重要。無人對此一決定更能作激烈的辯論，而我希望並關心的，則爲乘敵人在此躊躇時期與窘困狀況下予以打擊。

翌晨，發覺敵人已乘夜暗將主力撤退，其餘亦被天雨所遮蔽。但盟軍仍不斷地加以壓力，迫其撤回原來位置，再也無法作猛烈的反攻了。

在此次戰役的最後幾天中，亞歷山大將軍特親蒞前線指揮。我對他的軍人氣魄甚表敬佩，此種敬佩之心，隨着整個戰役滋長。我們戰線的弱點，造成了敵人此次初期的成功，現在檢討起來實在是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盟軍接受法軍參加時，如當時我堅持必須在安徒生將軍的指揮下作戰，以後的糾紛混亂便不致如是嚴重，雖然很可能有一時期的困難，但以整個效果來說是有利的。再者，自蒙哥馬利的部隊未決定自沙漠前進時，我應該使我們的軍隊停止在南側不動，如此則第二軍即有力量進攻；可是我們使該軍延伸至蓋夫薩以南，以致力量減小。

蓋夫薩這地方，在沙漠部隊前進至突尼西亞南邊，以及兩軍能合作無間以前，對我們並不重要；然而它是掩蔽任何南來的攻擊或空襲西列浦特重要機場的最好地方。我們亟需前進機場，其中最佳者即是在西列浦特的一個。它乃位於沙質平原上。在該處工作決不致受雨的阻礙，只有偶然發生的沙漠暴風才會防碍它的使用。因有如此便利，故我們留下大量空軍與供應品，以及修理設備。最好的處置是僅需派遣一偵察隊至蓋夫薩，同時將防禦部隊離後方稍遠；但我們却防守蓋夫薩，以致減弱了第二軍所防守漫長前線的其部份，而在美軍裝甲第一師還不能掌握為一整體以作有力反攻時，整個情勢皆呈現危險狀態。

就技術上說，我們此次的失敗，有四個重要原因：第一是由於企圖迅速佔領突尼斯失敗後，使散開的部隊不能迅速地集中，以準備應付兇猛的反攻。在十一月底能承認暫時的失敗而轉為防禦，則任何對我的攻擊，皆不會造成暫時的勝利。

第二為情報工作的錯誤。參謀人員對於各方面的情報過份重視，並深信不疑，從未想到相反的可能性。

。他們判斷德軍的攻擊是指向方杜克，雖然我們在方杜克附近的奧塞爾夏（Ousehthia）山谷的偵察隊報告，德軍並未在該區域集中，但情報組却肯定地相信自己，因而使得陸軍指揮官處置錯誤。

第三是對敵人的力量判斷不正確，以致處置失當。第二軍的前線，應以警戒部隊扼守山間隘路，並用障碍物阻止敵人的前進，而將強大的機動部隊在後方迅速反擊任何地區突入之敵人。防禦的命令對此甚為注意，但因當地的顧慮以及情報的錯誤，使機動部隊分散，致不能有效地反擊來攻之敵人。

第四是缺少經驗，特別在指揮官方面。在歐戰開始後，此批參戰美軍的師團均未受到嚴格的訓練，即陸續運至聯合王國，因運輸效力不大，使他們的配備未臻完善。在一九四二年的大部時間，均未參加實際訓練。指揮官以及部隊既受此等影響，雖然他們並不缺乏勇氣和剛毅，但他們的初期成績，不能與以後經過了一整年的嚴格訓練之美軍師團相匹。

此教訓代價極大，但亦極有價值，因此後我們的代價就將大減了。我們的人員損失，自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計陣亡一百九十二人，受傷二千六百二十四人，被俘與失蹤二千四百五十九人，該批被俘人員至戰爭結束後皆已釋放回來了。至敵人所受損失，亦約與我們相等。

敵人進攻的一星期，是我們緊張掛慮的日子。無論如時，初期遭受失敗必會發生此種情形，雖然我們對於全般狀況皆能判斷清楚，而且具有最後勝利的信念。

凱塞林之役，為顯示此次會戰中之結束階段。德軍的敗退，明顯地終止了他大舉進攻的企圖。但不久敵人又發動了一連串向北部英軍第一軍團兇猛的局部攻擊。整個三月中，德軍企圖加強突尼斯和比塞大兩

處的防禦力量。英軍則企圖控制與重獲用作最後掃蕩進攻的有利地區。這使亞歷山大處在消耗實力之狀態下，最後乃被迫以美軍裝甲第一師增援第一軍團。雖然如此，但因德軍的攻擊為正面的，並不威脅我們的行動，我們可作繼續縮短並調整正面，改良設備等工作，以待天氣好轉時，再準備發動有力的進攻。

緊隨凱塞林之役，我們的態勢已有數方面的改進。首要者為使我們轄有四個師的美第二軍能集中至德培薩區域，突尼西亞北部的盟軍，與正自沙漠進展而來的英第八軍團亦在這區域集中，形成了一個堅強的整體。而部隊、指揮官、以及參謀人員，均獲得若干戰爭經驗，成為他們永久的學識。

其次為華盛頓方面有一令人興奮的行動，即是另有一批五千四百輛卡車運到戰場，使我們的運輸與補給情況得以大量改進，並於爾後行動中，得到極大的效果。此次輸送乃在陸軍部和海軍部視為緊急需要的環境狀況下完成的。當時裝運卡車需一特別護航隊，商船和護航艦亦極需用。索姆維爾將軍來總部訪我時，我告訴他，我們對此配備所需甚急，他回答說，如海軍部能準備護航艦，則他在三天內即能裝好，離開美國港口。我又詢問在卡薩布蘭卡的金氏海軍上將，護航艦能否準備好？在數點鐘內，即獲得一簡單的「可以」的答覆。

當陸軍部通知我最後的卡車業已裝運時，索姆維爾將軍仍在我總部裡。自索姆維爾的助手史蒂維爾少將 (Major General Wilhelm D. Syer) 拍來的電報中，沿沿地說明此次裝運工作的緊張情形，並在最後一句坦率聲稱：「如果你們需要將五角大廈 (Pentagon, 陸軍部辦公大樓) 裝來，務請在一星期前通知。」

此次卡車輸送的重大價值，可在增強前線兵力上表現出來，尤其是我們迅速地輸送部隊自前線之一部份至另一部份的能力上更看得清楚。整個美軍第二軍，以後自德培薩區域調至北部突尼西亞，如無該批增加卡車從事運輸，可說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時我們的鐵道工兵，在格雷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Carl Gray) 領導下，正神奇地工作着，以修改衰老的法國舊線鐵道，接到前線。當我們到北非時，該鐵道每日的最大運輸量為九萬噸，自應用美國新式工作方式後，每日復增至三千噸。此為格雷尚未接到美國運來的機車和車輛以前的成績。

另一特別的發展為我們空軍力量與效能之增強，適當的機場亦建設起來了。此外，為英軍自沙漠佔領的黎波里港口之速度，並開始利用該港。因此我們可保證第八軍團的前進，不致像以前因補給之缺乏而被阻止。

在此時期中，尚有一個最後的重大收穫，即依據卡薩布蘭卡協定建立一健全而永久的指揮機構，所有空軍全部隸屬空軍總司令泰德。而以史巴茲將軍為副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則指揮在突尼西亞前線的陸軍，但不包括安徒生將軍所指揮的第一軍團。

剛過三月一日，我調換弗來登臺爾，而以巴頓繼任第二軍軍長。我並非要將弗來登臺爾降級，或是譴責他在凱塞林之役中初步的失敗，因該次責任應由我們大家擔負；而實在是為了第二軍的士氣太低，應行從速提高起來。以巴頓在陸軍中的聲望，自可完成此一工作。我相信弗來登臺爾在國內擔任訓練工作，比他任戰地指揮更為適宜。於是我建議於馬歇爾將軍，可任弗來登臺爾在國內為一軍團司令，其後他果升為

中將。

巴頓將軍之活潑領導與嚴明紀律，使第二軍的士氣迅速恢復過來，而成爲有力的戰鬥隊伍。更有甚者，部隊還因此得到具有戰鬥經驗，訓練良好，紀律嚴明及行動敏捷的最好評議。我們所損失的戰車、人員、配備，亦迅速地補充起來，全部東面機場皆歸我們所有，並停有我們的飛機。

在冬季裡，沙漠中的天氣與地形，遠比北部爲佳，使蒙哥馬利指揮的第八軍團能繼續向西前進，期與我們在突尼西亞部隊之右翼會師。我們已預見蒙哥馬利之成功。戰爭將發生在馬立茲防線(Mareth Line)，該防線係沿突尼西亞之邊界，爲德軍以前所建立者。我們期望軸心能在此線防守。爲了協助蒙哥馬利此次的戰爭，亞歷山大將軍特別命令美第二軍將主力集中在蓋夫薩地區，並向東推進，盡可能牽制在第八軍團前線之隆美爾部隊。這行動將有預期的成果，因隆美爾不會暴露他的交通線，必須調用大部兵力來應付此種威脅。

三月二十日夜晚，蒙哥馬利將軍即攻擊馬立茲防線，戰況非常激烈。但在戰爭進行中，他迅速地轉移兵力，形成包圍，向敵奇襲，迫使敵人向北狼狽潰退。第八軍團之左翼很快地與巴頓之第二軍會師，向東猛烈推進。最後，我們的部隊全部相接，形成了一條統一戰線。

馬立茲之役剛結束，我即與蒙哥馬利會晤。他的第八軍團組成份子非常複雜，可說是自漢尼拔(Hannibal)以來，在北非作戰最世界化的軍隊，內包括英國部隊，高地人(蘇格蘭北方及西方)、紐西蘭人、印度人、波蘭人、捷克人、自由法國人、澳洲人、以及南非洲人，其中並非全部來自突尼西亞。偕同第

八軍團同來的倘有美國空軍中隊，他們是美國人中在非洲與德軍首先開火的一部，自艾爾阿拉敏開始時，他們即參與這戰役。在我訪問蒙哥馬利期中，與飛行人員會談，過後我即送他們若干華貴物品。在此漫長的沙漠途中，他們久已不見此等物品了。

德軍自被蒙哥馬利擊敗後，亞歷山大將軍爲了截斷德軍的退路，準備進行攻擊，以期打通方杜克通路，並向東方海邊推進。第二軍之右翼部隊亦參與此戰，但整個行動係由英軍軍長指揮。參加此役之美軍僅一師，他們只受過簡單的訓練，同時在許多星期以來，他們分散各處擔任着防護交通的任務，很少有機會集合，而授予美軍的任務又較艱鉅，因此攻擊歸於失敗。最後打通方杜克通路的工作仍由英軍執行，但結果並不十分圓滿，因德軍已向北安全撤退。英軍軍長克勞克(General Sir John Crocker)對美軍之失敗，予以嚴厲之批評。在北非戰爭中，此爲英美軍第一次之互控，此實爲不必要的紛擾，後經亞歷山大之協助，乃告阻止。似此輕視對方的言論，在盟國間不常發生，同時從未造成困難，因爲一種實際並不嚴重之家庭口角，也常會被誇大起來。

雖然此次攻擊結果令人失望，但因德國迅速的敗退，並縮小其陣線，以致美軍第二軍得湧出全線。

關於第二軍之參加最後戰爭能否有效，當時產生了幾種議論。亞歷山大的參謀們覺得有一大部份部隊應遣回君士坦丁堡施訓練。固然事實上第二軍的若干部隊比較缺乏經驗，但我和巴頓二人相信該軍正在準備積極地有所表現，並將在戰線上擔任重要的任務。有一事終於激起部隊的憤怒，即不僅爲了粗魯地管轄他們，主要的是肇端於德軍俘虜，而在戰場上流傳着侮辱並輕視美軍作戰力的批評。

我與亞歷山大會談，堅持不再將第二軍分割使用。關於此點，我有幾個理由：首先，盟軍用以擊敗德軍地面部隊之主力當屬美國，明顯地，須加以大規模的作戰訓練。其次，第二軍以往之作戰，均被分割使用，從無一次以完整建制的方式出擊。再次，自三月一日以後，該軍之士氣日益旺盛，自應予其一大顯身手的機會，以證明美軍部隊及武器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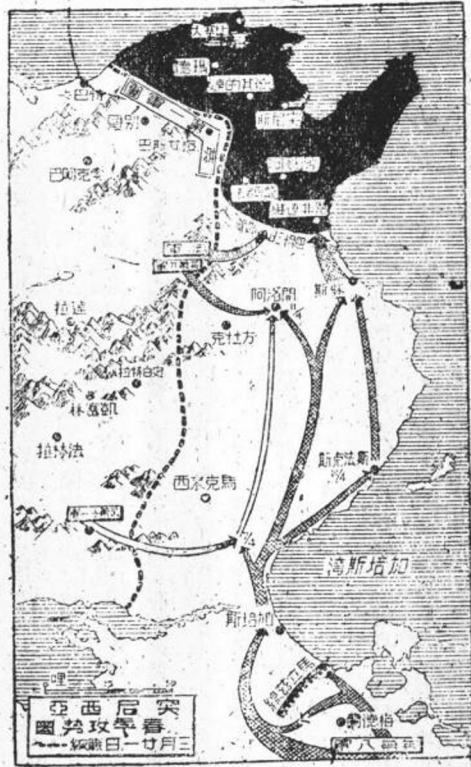
勝利可促成部隊之團結，並能予美國人民一個良好的印象，使他們知道美國在戰爭中已表現了力量，並意識到所有獲得之勝利，皆由美英兩國軍隊之充分合作的成果。對於第二軍的士兵，將為他們參戰以來第一次在有利條件之下作戰，一次真實勝利即可大大提高其士氣，以資應付將來堅強的考驗。

亞歷山大立刻同意我的決定，第二軍應不再分割使用，他建議一個良好的計畫，即運輸第二軍橫過第一軍團後方，位於面對比塞大之北側。我同意了。這使參謀工作面對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兩軍之補給線發生混亂。但安徒生和巴頓的參謀人員所做的工作非常有效，並未發生混亂的情事。此種成就，在戰前的參謀學校認為是不可能的，但因在交叉道上運用行駛時間表與有效的車輛管制，特殊地完成了這整個行動。

此時我又更換第二軍軍長，以布萊德雷少將(Major General Omar N. Bradley)繼任。早在二月下旬，他已在我處任『視察官』。由於他的傑出才能，他在四月間即獲得了許多作戰經驗。此次更換的理由，係給巴頓將軍一機會，仍回第七軍團司令部，以完成進攻西西里的準備，一俟北非戰役結束，即將舉行。此外尚有一無須隱瞞的事實，即第二軍從此將以步兵組成，而無裝甲部隊，因之更換裝甲戰術家而以步兵專家為指揮官，是最適合的。布萊德雷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就任第二軍軍長，斯時該軍之一部



業已調往北部。



第八章 突尼西亞之役

天氣轉好，空軍不時出擾敵人北非與意大利間之交通線，軸心所處地位，至此愈行惡劣。在我優勢空軍下，海軍亦推進其基地與行動，更增加了敵人的困難。我地面部隊，亦關心着此次肅清全部局勢的工作。此

蒙哥馬利將

軍繼續北進，直至他最後推進到恩非達維(Enfidaville)之線，因此處敵人之陣地堅強，終於拒止了他的前進。

雖然如此，爲了肅清整個局勢，我們將以全力進攻敵人。因

時，敵人在西側的山地區域仍控制有相當縱深，因此第一行動便爲實行攻擊，期能驅逐他們後退至突尼西亞平原邊緣。此一行動在四月二十三日開始，沿線推進，甚爲滿意，空軍與地面部隊之協同，比之戰役開始時進步許多。我們所有的攻擊，皆有空軍作有效的支援，我們砲兵的優勢更使行動便利。

此時亞歷山大到達西面。他想由此線進攻，作最後突破恩非達維之線。但由於沿線之天然地障，第八軍團自南進攻，顯然將犧牲大而成功小，同時我們判斷德軍必以爲主攻方面將由第八軍團發動，因此次他們之通過西部沙漠長途追擊之輝煌名譽，當使敵人相信我們會用第八軍團作主攻部隊。

基於此一判斷，敵人將會以主力來迎擊第八軍團，亞歷山大將軍遂秘密而迅速地將第八軍團的幾個師配屬英第一軍團。這處置在五月五日實行。至最後攻擊時及時完成。

此役的結局迅速，而有決定性。在左翼的美第二軍與法國的北非騎兵（*Comiers*）支隊卓然前進，通過阻隘，於五月七日佔領比塞大。南面的英第一軍團，在安徒生將軍的指揮下，以主力進攻，約於第二軍佔領比塞大之同時，進佔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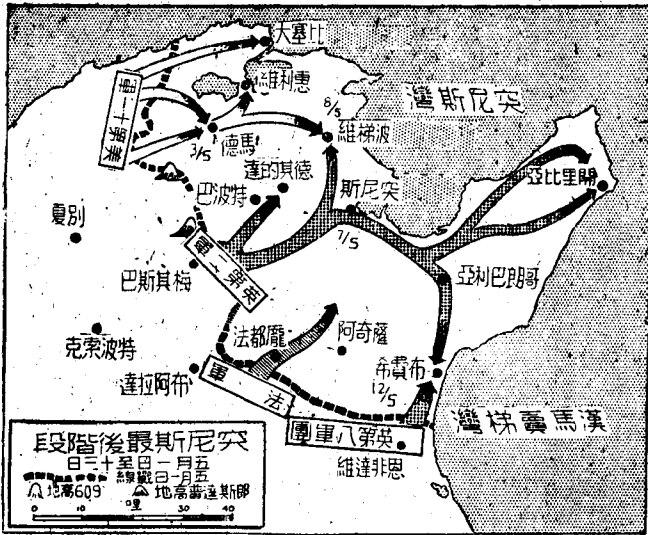
在突尼西亞戰役之最後幾天中，有兩個局部戰鬪，操整個戰場勝利之左券。其一在英軍方面，另一個則在美軍方面。兩個地區皆由敵人頑強拒守，但皆爲我們達到最後勝利所必須攻佔之地。在英軍方面爲耶斯達普，（*Longstop*）攻佔該地，其傷亡比例爲非洲戰爭以來，較在突尼西亞任何一地作戰爲大。在美軍方面爲標高 603 山頭，最後被第三十四師攻佔，這使美軍高級指揮官甚覺滿意，因該師未受嚴格訓練，而竟有此輝煌戰績，實可證明美軍地面部隊之戰力已達到堅強的地步。

亞歷山大於突破成功後，立即派遣英第一軍團之裝甲部隊迅速前進，深入班因半島(Bon Peninsula)，因我們認為德軍可能退至該處，像巴丹那樣建立最後據點。亞歷山大之敏捷處置，企圖消滅最後之敵人，並不以尚有數千敵人在第一軍團前線進行小部份之混戰為慮。至此以後，戰爭成爲掃蕩性質。有些戰鬥繼續至十二日，但至第二天，除少數敵人逃入山中之外，其餘殘留於突尼西亞的德軍，全數進入了俘虜營。在戰爭之最後一星期中，俘虜總數已達二十四萬人，內中約有十二萬五千人爲德軍，其中包括非洲軍團的殘餘，以及一部份優秀的德意其他單位人員。

隆美爾本人於最後崩潰前卽行逃逸，明顯地，他已看到這不可避免的失敗事實，故作此保全本身之舉。過去他本人之神奇傳說，以及納粹之不敗言論，至此乃完全破滅。阿納姆率領德軍投降，梅西爲名義上的總司令，率領意軍投降。當阿納姆往阿爾及爾送入俘虜營時，我的幾個參謀人員覺得我應本已往慣例，允許他來見我。

這慣例是源自以前的傭兵制，對於敵對者並無真正仇恨，兩方皆爲戰爭而戰，並無責任意識，更許是爲金錢而跑上戰場。十八世紀之被俘將領常爲勝者數週或數月之上賓。在傳統上，所有職業士兵是真正的武裝同志，而這情形一直傳到現在。

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我，絕不是屬於個人情懷的事情。隨着戰爭之日益進展，使我深信以前決無一個由許多國家合力以代表有益人類與人類權利的戰爭；會面對像現在這樣一個全屬惡意而絕無妥協餘地的勢力。所以祇有徹底摧毀軸心，才能有一合理的世界。此次戰爭，在我看來完全爲一種傳統意義的十字軍，雖



然過去這名詞常被誤用。

在此特殊情形中，我告訴情報軍官史特朗准將，盡他可能在俘虜的將領中獲得情報。我不准任何一個俘虜前來見我，這例子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在季德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在里姆斯簽署降書以前，我從未與一個德軍將領談話，就是季德爾，我也僅允許他個人參加，談話內容，亦僅僅要他執行投降條款。

突尼西亞戰役之結束是非常滿意的。高級指揮官又忙於準備西西里之進攻，因此沒有機會以示慶祝。雖然如此，突尼斯在三月二十日仍舉行了一個勝利遊行，結束了軸心在非洲之統治。

我們的偉大勝利，因俘虜了大量俘虜，使我們攻佔了突尼西亞以後，由於交通不便

，更使給養發生困難，看守既不易，又不能迅速遣送。但此戰役之結束，確能使指揮官們和參謀人員得以鬆弛一下。對於西西里之攻擊及準備，早在二日已由一專門小組在進行。該組附屬於盟軍總部，但受亞歷山大將軍指揮。現已與亞歷山大的參謀人員協同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其進展甚速。突尼西亞之勝利，使盟國間欣若狂。無論友軍或是敵人，對盟國之終將獲勝，早有清楚的認識。德軍在去冬大敗於史達林格勒後，即在蘇俄前線轉攻為守，尙能支持；自突尼西亞之役失敗後，他們只有設法如何保持已征服的地方；而無力擴展了。

在非洲戰場上，一個勝利的極大收穫，為盟軍部隊之聯合，與建立聯合指揮機構，處處皆顯出互信精神，使龐大的盟軍部隊，減少前進的障礙，表現其有效的指揮技能。不過尙可看出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故，如配備之不同，訓練與技術之各別，參謀程序以及組織方法之互異等。凡此，皆因各個國情與偏見而投下陰影。

在現代戰爭中，由於技術進步，能將戰術發展情形很快地傳佈大家，很少有誇大情形的。同時官兵皆知為生存而戰，甚重氣節，即使是個老兵，平時也好似沒有自己一樣，非常沉靜；但當標榜另一國家時，亦會立刻表現強烈的反應。這問題是值得重視的，如希望聯合冒險行動之成功，政府和戰地首長即須認清局勢之所需，換言之，即表現聯合一體之基本精神，及部隊對指揮官之堅定信仰，凡此皆為勝利之基礎。如指揮官失去政府之信任或多數部屬之信仰，則必須予以調換。

此為盟軍在突尼西亞所獲得之最大教訓。同時，技術的訓練亦屬重要。每一國家的士兵們，在參戰前

俱應授予一種保護，和一件武器，此即澈底的技術、心理、及體格訓練是也。然而，戰爭對於民主國家，並非一預期的緊急事件，因而此等訓練須在平時就要完成，直至世界秩序建立成功，與全球性裁軍得到結果爲止；否則，對於士兵不加訓練，可說是一種罪惡，蓋訓練能給士兵在戰爭中一個生存的機會。今日突尼西亞立着的無數十字架，卽爲此一真理的明證。

## 第九章 『黑大』

突尼西亞戰役之最後數星期中，結束之期顯已在望，大部份參謀人員正忙於草擬進攻西西里島計畫，此係遵照卡薩布蘭卡會議而決定的，在會議期中，聯合參謀會議會商討更改地中海部隊作戰任務，其一為進攻西西里，另一為進攻撒丁與科西嘉(Corsica)。

正月間，我曾於會議中提供個人意見：如果我們僅為肅清地中海以供盟國航運安全之目的，則西西里確係正當的目標，因西西里島既接近非洲，又緊靠意大利，實際上是將地中海分開，故攻佔該島大可減少海上航運的困難。反之，如果我們以徹底擊敗意大利敵人為目的，則我認為撒丁與科西嘉乃是初步正當的目標，而且，估計攻佔該兩島所需的兵力，較之攻佔西西里島為小，因而可以提早行動，同時由於撒丁與科西嘉位於意大利靴形半島之側面，故攻佔該兩島即可使敵人在意大利之兵力大為分散，如僅僅佔領位於半島靴尖外之西西里，在戰略上實無多大的價值。

我的這個意見發表後，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於地中海方面，自然，其他不同的判斷是意料得到的。我們在擊敗軸心國之進行中，自不能產生同一的認識，必須從行動所獲得的勝利中，始可尋出相同的結論。馬歇爾將軍和我均深信地中海之任何行動，必須有助於一九四四年初橫越海峽進攻之主要目的。一部份人支持我們的主要意見；但另一部份人以爲要及時把握機會，因爲如果能在『下腹』(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指稱意大利)進展順利，我們就不僅因已決定橫越海峽進攻之故而停止。機會主義在戰術上常被採納，但對戰略實爲一種危險的事，因戰略方面的重大改變會影響一切訓練及軍事準備，故必須謹慎地詳加研討。再就當時情況言，原來所決定的橫越海峽進攻的理由，依舊強而有力，然而我們這個目的，無論現在和將來仍有許多重要問題必須解決，如應如何以最佳方法運用南方的兵力，作一九四四年實行大進攻計畫時的支援。

在卡薩布蘭卡會議時，對進攻西西里之決定有兩點理由，第一可能獲得地中海航運的自由，第二佔領該島後因面積較小，不會吸住大軍盟軍，而敵人亦不會採取大規模之反攻行動。此種理由，曾與馬歇爾將軍鄭重研究，更於一九四三年一月決定避免空泛之戰略，進攻該區。對該島進攻成功，可擴張我們的轟炸基地，但我們不必要牽入一種不斷消耗有價值資源之戰爭。聯合參謀首長會議，除命令亞力山大爲我之副總司令外，並擔任西西里行動之地面總指揮官。

擴張地中海基地，藉以轟炸德國中部，爲我們計畫中之主要目的。在一九四三年春，華盛頓曾決定一計畫，擬自非洲基地，以特別之轟炸力量，轟炸軸心國唯一重要的普羅斯泰油田 (Ploesti oil Field)、華盛頓特派專門人材與一特別參謀組織前來說明這個計畫。由於敵人之堅強防禦與目標之距離(油田在羅馬尼亞)，以及天然地形，因此非堅持『地平』轟炸不可。該計畫亦爲單獨之閃擊式轟炸，每一飛行人員以樹頂高度之飛行，特殊之技巧，轟炸大型建設。擬此計畫者，曾精密計算數學上之可能性，認爲必須準備兩倍轟炸機力量。據他們估計，依此轟炸，方可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們不相信只須一次轟炸，即能奏效，因我們常發現專家們業已認為破壞之工廠在數星期甚至數天以內，依然有最高額的生產，於是我們舉出另一問題，俾予從事轟炸時，更能適合實際情形。此轟炸目標為一大型煉油廠，根據已知情報，我們相信敵人的煉油能力過剩，而其真正缺乏者為生產與分配之設備。然而我們的懷疑與反對，並不能對事實有所變更，蓋轟炸機隊係特別自美國派來，以執行此種特殊任務者。

此次轟炸飛行人員十分勇敢，因此在八月一日曾頒發五枚榮譽勳章。轟炸時，有如平時一樣，數學的計算並不能克服所期望的效果，但轟炸效力尚為成功，此為美國第二次空襲普羅斯泰。第一次在一九四二年春，其時我係該次行動之主持人，有一分隊巨型機，自近東基地起飛，突擊普羅斯泰，不但沒有成功，反而損失了大部份飛機，還有些因降落在土耳其境內而被扣留。此一嘗試稱之為漢爾福新計畫 (Halvorsen project, HALPRO)，乃以指揮官之名而定者，由此可知欲以少數巨型飛機去贏取戰爭勝利，實屬一種幻想。

進攻西西里計畫之發展，自二月起定名為『黑犬』 (Husky，愛斯基摩人拖雪車之犬)，其主要數項須決定者，為進攻之兵力、時間、及正確地點。我們顯然不能全賴參加突尼西亞戰役之部隊，否則將遲延此一行動，直至非洲戰役之結束日期，而此日期又不能預為確定者。如是我們的原有計畫，勢將無法決定，指揮官以及參謀人員，亦將失去其進取信心。

基於敵人兵力之判斷，登陸之初期兵力，約需五師或六師。如此規模的進攻，須集中大量的登陸船隻，而海軍方面，亦當增加作戰船艦。

一九四三年春間，我們不斷地和聯合參謀首長取得聯絡，以決定計畫中原需之補給總數，與可資利用之日期。參加的兵力，美國方面計有由國內調來訓練良好之第四十五師、未參加突尼西亞戰役之第三師、突尼西亞戰役結束前抽調之第一師、在摩洛哥之裝甲第二師、空降第八十二師之傘兵部隊，以及突擊部隊。英國方面計有由國內調來之加拿大軍團，及在突尼西亞戰役結束前抽調之第八軍團一部參加。這些部隊擬於七月初進攻西西里，準備工作皆以此為目標，由於使這些部隊，到達指定地區與上船地點，護航隊應駛向該島之東南西三方面。

選擇攻擊地區，係一困難問題，就我們散布之港口情形、與交通線之保護、以及該島海岸線之天然狀況等而論，似以該島之東南部份為宜。但補給參謀以為即使登陸之海灘有利，亦不可能維持如此規模之軍隊補給，縱使攻佔該島東海岸之塞拉庫斯(Syracuse)後亦然。技術專家們還坦白地說，如不增加進攻的港口，則將因短少兵力與軍火增援，以及別種補給而遭失敗。改正進攻的措施，為繼續獲得更多的港口，但由於登陸船隻有限，每一期攻擊皆將感脆弱。據我們的經驗，意大利的防禦力量並不堅強，不過此一進攻會迫使他們保衛自己的領土，自與過去作戰大相逕庭。

情報人員鄭重提出德軍在該島之防衛力量問題。以德軍具有超過二師足額之兵力與裝備，則我們所計畫之進攻力量太弱，不足對付，最好是延遲進攻期間，以待我們能集中更大的兵力，過後事實證明我們的判斷不錯。

基於由東南兩面海灘進攻之幾個師與增援部隊不易補給，將試行採取梯隊進攻計畫，自東南方面開始

而至南面，再到鄰近巴勒摩 (Palermo) 之北方海岸。我們的計畫在每次進攻時，即準備空中掩護下一次行動，其結果使我們可能在早期獲得許多海灘與港口，如此則易於補給。

此一行動其危險性甚大，任何一次攻擊之失敗，皆將影響下一次行動。縱使初步登陸成功，而登陸後之集中仍然困難。不過此種危險性並不嚴重，除非在攻擊之前德軍有兩個整師以上的兵力擔任防禦。總之，此梯形進攻計畫總覺不妥，因常有一種不利的威脅存在，然而我們僅有此唯一之解決辦法。

自種種跡象觀察，顯示德軍正在加強西西里守軍之力量，但根據情報，其增援兵力尚未達到意想中之危險程度。

由於梯形攻擊進行時之複雜困難，力量分散，且較之缺乏港口作同樣進攻所冒的危險更大，故無人同意此一計畫。尤其是蒙哥馬利，他的觀念祇相信力量，主張將重兵力投於島之東南部份，於是我們又召集補給參謀人員來研究，此次他們的估計，遠較星期前估計者為樂觀。

此樂觀之現象，係由於使用大量之戰車登陸艦與『鴨』（水陸兩用戰車）所造成。該車為大戰時，美國最有價值的工具中之一種，其他尚有四種，即開路機、吉普車、兩噸半大卡車及 D-1 運輸機，此等工具，我們的高級官員認為可在非歐兩洲之勝利中產生意外的效力。使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竟無一種會直接用於戰鬥者。

有此大量的特殊工具後，補給參謀人員，同意他們的估計，可以重新提高，於是計畫亦就改變而作決定，即英軍向東海岸進攻，而美軍則向南海岸之東面部份進攻。

在決定之前，關於改變的計畫會有『可能會』一語。有些專家以及另外一批人會如此熱烈主張：如果我們所估計龐大之意大利守軍，其作戰力低弱為正確的話，則應採取『包圍』計畫，在十天至十五天內，即可佔領全島，實比最後所需三十天之攻佔計畫為佳。更有甚者，彼等堅持應殲滅德軍之主力，而非僅僅驅逐至意大利而已，我們如能在德軍集中必要兵力以前，迅速佔領塞拉庫斯、基拉(Ceila)與巴勒摩，則我們即可佔領主要地點墨西拿(Messina)，但我們找不到一點徵候來判斷意大利守軍會崩潰。因此我們仍相信應盡可能集中兵力按程序前進，以佔領該島為上策(當時判斷守軍兵力為三十五萬人)。在任何狀況下，採取簡單之攻擊計畫，總較妥當。

為指揮英軍之攻擊，亞歷山大指定第八軍團由蒙哥馬利指揮，美軍由巴頓指揮，他已在四月中旬自突尼西亞戰役中調任此職，亞歷山大將軍指揮兩軍團之作戰，其總部命為第十五集團軍。

當此等計畫仍在準備期中，我們的企圖為先行攻佔兇險而橫互在西亞里與突尼西亞東北岸之班泰雷利亞島，該島以中『地中海之直布羅陀』著名。同時許多人認為是難以攻克的，島上有一機場，軸心國飛機可以自此起飛，轟炸我們，而我們亦正亟需此種機場，用以加強進攻西西里之空中支援，我們的飛機除去少數P-38型外，仍沿用短程之英國『噴火式』與美國P-40型。如能獲得此接近轟炸目標之港地，自大為有利。

就地形而論，進攻班泰雷利亞幾乎有令人失望之困難，因傘兵部隊既不能用於該島，而海岸線又缺少沙灘，只有一極小的港口可以使進攻船隻登陸。很明顯地，我們祇有採用一氣呵成的方式，即我們在缺少

突擊機會下以大量火力進攻，使登陸部隊能够登陸，並穩定其地位。

許多有經驗的指揮官和參謀人員們堅決反對進攻該島，因為任何失敗皆足以影響參加進攻西西里之部隊的士氣。但克寧漢海軍上將却特別贊成；他認為祇須以輕微代價，即能攻佔該島，實為合算之事。我們假定大部意大利士兵已無鬪志，且正在找尋溜走的機會，如予以強烈轟炸，使守軍晝夜無休息機會，再以海軍砲火支援，則該島守軍，可能不戰而降。

於是我們按此假定進行，由於我們空軍力量之長成，可以經常執行所望的轟炸。空軍總司令泰德與史巴茲將軍，以及我之僚屬，均為該計畫之熱誠支持者，六個晝夜中，約有千噸高度爆炸彈投於該島之東部。在此一有限區域，我們所完成收獲的效果較以前任何一次為大。

事實已證明，班泰雷利亞之佔領甚為容易。在六月十一日，我們的部隊正離開大船，準備登上進攻船隻時，守軍即行投降，前此少數人對進攻時之隱憂也是多餘的。不過當時對該計畫之反對論太熾，我為慎重計，乃在進攻之前日親自偵察，以確定敵人防禦力量之強弱來決定勝利之有無把握。偵察方式為在進攻前兩日，我們以海軍砲火與空軍轟炸襲擊該島，對島上守軍顯示攻擊面目，同時伴作此即為真正攻擊之開始，某夜，我同克寧漢海軍上將在波那登上一英國巡洋艦，開足馬力向東行駛，以參加隣近班泰雷利亞之艦隊。克寧漢告訴我全區皆有水雷，僅我們行駛的狹道已經掃除。我問：「此地有浮雷嗎？」他回答說：「噢，有的；但在這樣大的速度中，船頭的浪會沖開它們，除非真是壞運氣才會撞一個。」

該艦隊由六艘巡洋艦與十艘驅逐艦所組成，在上午十一時開始礮擊，同時空軍分批飛臨該島，向事前

選定之目標轟炸。果不出我們所料，守軍之反應甚為輕微，而且散疎。我們的船隻，雖已靠近海濱，小型快速艇亦將到達岸邊，但未受到損傷。克賽漢和我乃堅定我們的信念，深信一旦進行攻擊，絕對不會遇到強烈的抵抗。此次假攻擊如將我們的部隊同時帶去，簡直即可攻佔該島。

當時首相正同我訪問非洲，他對此次行動，深表擔憂。我避免作直接回答，事後亦未向他解釋。但我表示從不同意像他那樣重要的人到此危險地區來冒險，蓋我和克賽漢對此行動已負全責，兩年後他向我重提此事，我對他非常不客氣，特別是關於他個人在此次事件中的打賭。

當時他和我們打賭：他估計島上意大利守軍不會超過三千人，他提議如俘虜超過此數，則以五生丁（法國貨幣名）一個來計算賭金。結果我們却俘獲了一萬一千人，我當然已忘掉那次玩笑式的打賭，不想他真的付給我賭金，親自計算兌換率，照超越的俘虜人數付給。

我們佔領班泰雷利亞後，立即將強大空軍進駐島上，我們爲了改進空軍地位，即在馬爾他島外之高諾（Gozo）島上另建一機場，盡那個機場之容量停駐飛機。

進攻西西里之前一月，正是五月下旬，邱吉爾首相、馬歇爾將軍、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將軍，皆來總部商議有關西西里戰役之其他目的，不僅是爲了佔領該島以確保地中海航線之自由一事。關於結束在地中海之大規模活動，有很多議論，認爲西西里只要一入我們之手，即應節約一切，以備西北歐之主要行動。

關於此點，值得考慮者甚多：如停止強大進攻，在南部前線，即將失去對德軍的牽制作用，則敵人可大大地自由活動，而駐歐洲之盟軍地面部隊，在此兩年內將無機會作戰。我們亟需要意大利南部的良好機

場，故須使用擊潰意大利之最後力量，以牽制敵人在巴爾幹之守軍，迫使其撤退，而結果德軍亦只好在更遠的距離作戰。

亞歷山大和蒙哥馬利均被召來會商，海軍上將克寧漢、空軍總司令泰德、副總司令史巴茲、以及我的參謀長史密斯亦在參加之列。邱吉爾先生滔滔地說明他已先見到佔領西西里的一幅樂觀的圖畫。在會議中，他堅決表示無意干涉一九四四年橫越海峽進攻之準備工作。我即向他說明：盟軍於佔領西西里後，即當把握良機，迅速行動，以符兩國之厚望。蓋首相恐我們狹義地解釋使命，於佔領西西里後即行停止活動。

每一戰爭之進行之正常情形，係乘勝利之情勢而加以擴展。首相對我們不繼續行動之疑慮，實屬多餘。雖然，我知道首相並未正式建議在巴爾幹，或北部意大利發動一個大規模的進攻，他似乎僅僅提及要迅速佔領南意大利而已。

然而在私人談話中，布魯克告訴我，他樂於對橫越海峽進攻的計畫重加考慮，甚至達到取消已被接受的盟軍大膽的戰略觀念的程度。他會在一九四〇年短促的歐陸戰役中，指揮過一個軍，其時亞歷山大和蒙哥馬利均係他的部屬。他秉承愛爾蘭人的性格，且富於感情。他有高度的智慧，能竭誠地致力於贏得戰爭之唯一目的，我於一九四一年初次遇見他時，深覺其敏捷有過於深沉，慧黠有過於聰明。但後來我漸漸瞭解他的態度，關於以前所感覺的印象，實屬偶然。他雖不如馬歇爾將軍之才幹，能在一複雜問題中，冷靜考慮而取一斷然的決定；但他確非常坦白，與他相處殊為易易。他絕不表示激烈或尖銳的異議，他所表示者極為忠實，而且在討論公事時，異常熱烈，但從不影響私人間的友誼，他堪稱一顆赫的軍人，因此，我

當時聽他陳述意見時非常留神。

他主張以我們的海空軍封鎖德國，同時破壞其工業，而避免作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他深信在陸上大戰場中作戰的犧牲大而收穫小，於我們是極不利的。他希望開闢一戰場，不比在意大利的爲大。我不知道首相是否部份同意此使橫越海峽進攻無定期地拖延的意見，雖然布魯克亦要將地中海的可資運用的空軍部隊大部傾入意大利。

任何建議如近乎違背『統主』計畫主張者，我和馬歇爾皆認爲係違背原定計畫而鄭重予以拒絕。我們兩人堅信原定『統主』計畫是我們在歐洲的基本戰略。每一軍隊調遣之建議，事前我們均加慎重研究，考慮其是否會影響『統主』計畫之成功前途。我們兩人承認進攻南意大利之成功是有利的。且正積極地爲此而努力，但我們却拒絕以全力來獲致此一勝利。

由於上述理由，促成了擴大西西里之進攻，並由我來主持其事。我期望能利用任何良好機會進入意大利，以便使用很有價值的福查 (Foggia) 機場。爲了必須有一主港口以支持我們進攻意大利，拿不勒斯 (Naples) 城遂成爲盟軍必須攻佔之另一主要地點。

在此次會議中，關於轟炸毗鄰羅馬 (Rome) 的校場 (Marshaling Yards) 一點，曾作長期商討。與會者全部同意『永久都』 (Eternal City) 不應無辜地被破壞，事實上我們的計畫就是不破壞意大利古文化之遺物。但德軍正利用我們這限制，而以羅馬作爲交通樞軸。當時對此並未作最後之決定，以後我們受命執行轟炸諸校場時，特別謹慎地避免破壞羅馬以及梵蒂岡城 (Vatican City)。



進攻西西里之概要，在發動前一月，即告知報界代表們。此舉實爲空前，如以保密而言，可謂矛盾之至。

我覺得應禁止記者們對於盟軍行動之猜測性的報導。我知道德軍正在注視我們，同時引爲驚奇的，是以敵人這樣訓練良好的情報機構，竟會搜集零碎不重要的情報，而視爲對方的計畫。是時北非爲進攻西西里之準備基地，我們正在沿海每一可使用的地點舉行演習，港口堆滿了大量的補給品，海港內外停泊着大批登陸船隻，如記者們以此爲其報紙或廣播電臺之興趣新聞，繼續報導整個戰場動態，即使我們能有效地隱秘真實地點，敵人仍可判斷我們進攻的時間而活用其兵力。

在戰事停止時期，記者們總喜作充滿猜測性的記載，由於他們身歷戰場數月的經驗。已獲得許多軍事常識，解述將來要發展的情勢，如此，敵人在我們的戰鬪報導中可獲悉我們計畫的詳情，因此危險性更爲嚴重。不過我不相信個人對猜測性的軍事分析，經戰場行動之變化，會成爲敵人的重要資料。蓋此種想像作品，僅基於概略之情報，縱令接近事實，但在千變萬化的戰場上，全爲另一回事，由於我內心憤厭檢查制度，所以在我的戰場上對新聞記者仍表相信與敬重態度。

我不擬特別重申此種禁令，因如此洩露軍情，只加重原負保密任務者之責任。爲使健全保密工作，我提醒戰地新聞記者們，使他們覺到他們和我以及我的協助人員，所負之保密責任是同樣的。這事非常成功，自當時起直至進攻開始時，戰場並無猜測性的消息自戰場發出。報界代表們所發的消息，對於敵人亦無任何價值，迨至進攻結束，許多記者告訴我，他們很擔心可能已在無意中犯了洩漏軍情的罪嫌。在準備進

攻時期，他們互相提醒，切勿涉及進攻主題，而極精緻的規定名稱，以示進攻計畫的情形。

某次我在會議席上告知記者：我們將在七月初進攻西西里，以巴頓將軍指揮第七軍團，進攻南岸，以蒙哥馬利將軍指揮英第八軍團，進攻在塞拉庫斯以南之東部海岸。當我宣佈亞歷山大將軍為兩軍總指揮時，會場空氣頓時靜肅。我說明我們正以初步空戰摧毀德國空軍，封鎖其海陸交通，並削弱其防禦力量。我又告訴報界代表說，我們作如此空中攻舉，目的在炫惑敵人。

使其誤信我們將進攻該島西部，並炫言在進攻中大規模使用傘兵，此次進攻，全照所說明情形在七月九日之夜開始行動。

由於馬爾他有優良的海軍根據地，故開始進攻時之總部即設於該處。又因大部飛機集中北部突尼西亞機場，空軍總部遂仍留迦太基（Carthage）古城近郊。我同亞歷山大將軍及克塞漢海軍上將，在進攻程序未確定前即去馬爾他，我們勾留了一天，以備適宜採取必要之步驟。該島總督為高脫元帥（Field Marsh Allord Gort），他待我們以上賓之禮。

數月前，馬爾他尚為敵人之空軍轟炸目標，而無力作有效的抵抗，今則遠非昔比。馬爾他雖遭猛烈轟炸，但守軍精神從未動搖。當盟軍海空軍力量克服北非時，接近馬爾他島上的守軍，即振奮起來。當時我們須利用馬爾他的設備，因其機場非常卓越，而且守軍皆願效命戰爭。

在準備工作中，有一事殊覺令人驚訝，此事為建築一機場之奇跡。我們擬在馬爾他附近的高諾小島上建築一個機場，備作進攻西西里之用，該島地形非常不好，所以英國機場之建築，僅依靠手工具與輕裝備

之野戰工兵，結果完全失敗。在此緊要之際，幸該島有一個空軍中將派克（Air Marshal Park）之訪客是美國工程師，長於建築機場。

派克乃商請該工程師建築機場，並出示計畫中之位置，請其預定完成所需時間，該工程師淡然以十天作答。派克聞之不禁愕然，他是一個很能控制自己的人，甚感此諾言近乎荒謬，並認為是在開玩笑。當工程師正想這問題時，他又問：『什麼時候開始？』

『一俟我的配備到達就可開始，大約再過幾天就行。』

果然不出所料，自飛機運來所需配備，美國第一批工程部隊進入島內後，僅僅十三天工夫，第一架戰鬥機，即自新建機場飛出。

當建築飛機場時，該工程為迅速完成此近乎奇蹟之任務，曾採辦美國用于大工程之各種型式的機器，這些工具，為英國工程師所罕見者，亦未想到會從遙遠的地方運到戰場上來。這事由島上之英國官員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他們對於美國工程師既欽佩又敬畏。此機場之完成，對支援西西里之進攻，是非常有利的。

護航隊由整個地中海各港口將部隊輸送至指定地點，海軍各種艦隊，須在西西里與大陸之間的一條狹窄而滿佈水雷的水道中按時行動，作最後調遣，並在攻擊開始之時，使敵人處於炫惑不明的狀態中。克塞漢海軍上將、希威特海軍上將及其他全體部屬作此工作，處理得十分圓滿。

直至真面目攻擊之日，每一工作之進行甚為順利。惟氣候忽然變壞，似與我們作梗。在地中海夏季的

正常天氣，本來是晴朗的，現在却變壞了，實有碍於我們之登陸。由於風向自西而來，我們對南岸方面，比較擔憂，東岸方面，則藉島的遮蔽，諒無妨害。

我在克寧漢海軍上將的辦公室內談話時，氣象人員不斷呈上關於氣候的報告與預測。海軍工作人員有一種習慣，稱風的速度為「力」，因此報告者不時來報稱：「力四」或「力五」。此項報告本應譯成若干英里之時速，方能使我明白；但這對我尚無困難，因審視克寧漢的臉色即能瞭解「力五」比「力四」為重。不久我們得到預測，日落時風速將會減弱的報告，我和克寧漢自然高興，如果此情況繼續下去，則至中夜的氣候，就能使我們非常滿意了。

我們當中有幾位外出散步，其餘則注視風向指標。大家心中都非常擔憂，有的幾乎在作祈禱，因為時間過去，則進攻部隊將不可能自其所要登陸的地點撤退。這時馬歇爾將軍發來一電：「進攻已否開始？」我的反應是希望得知夜間風速是否能如理想之好轉，但我們仍依照計畫進行。於是我即電知馬歇爾將軍：「進攻南面部隊宜緩行動，進攻東面部隊則應即行登陸，以免全部艦隊停止行動，致呈混亂現象。」

但是不幸得很，夜晚時間繼續過去，而風速及險惡地加強。我們無法可想，祇好祈禱，無可奈何地祈禱！

## 第十章 西西里與薩勒諾

我們的攻擊程序，爲首先以傘兵部隊降落該島。有幾條飛行航線直接越過馬爾他，我們有一部份人攀上山頂，去看自己的飛機飛過的情形。在暴風雨中，他們實在難維持方向。空軍工作室內的圖板上，顯示着許多飛機以及拖曳物皆被吹離航線，但大體上，編隊仍能照目標飛行。我們觀察一架飛機飛越過後，即回總部靜待報告。多數空勤人員回返後，甚感疲勞，都即作幾小時睡眠。

早晨第一次消息好壞兼有。一部份參加傘兵進攻之滑翔機，因被投下時，離目標太遠，有幾架被大風吹入大海。我們擔心恐懼此次的生命損失數字一定很大，惟後來的統計，死傷數字並未如我們所理想之高。但這仍是一件可悲的事。至於兩側的登陸戰，似乎進行甚佳，僅遭遇到些微的抵抗。

在南部前線，有些傘兵部隊着陸時，距離指定的地區甚遠。關於美軍方面的報告，實使我們驚奇，因該區天氣不佳，我們以爲進攻艦隊的指揮官寇克海軍少將 (Rear Admiral Alan Kirk)，可能等待天氣條件適宜時再行登陸。但事實並不如此，在此惡劣的氣候中登陸竟然成功。克寧漢對此事幾乎不敢置信，他立即乘一驅逐艦前往視察，以觀究竟。他回來後的報告說：第四十五師之登陸成績優良，堪作海軍模範；並謂在他四十五年海軍生活中，能親眼看到這樣的傑出表演，實感到特別高興。

事實證明，敵人對我們之主攻地區判斷錯誤，因敵人之精銳部隊均集中在該島的西部，該處接近北非

之港口，所以判斷我們主攻方面是指向這地區。不過敵人的行動，也很快捷，旋即將大部機動部隊推進至東部及南部，向我在基拉登陸立脚未穩之美軍第一師攻擊，大有嚴重威脅我們灘頭之勢。幸而敵人缺乏支援部隊，尤其步兵和砲兵。加以英勇的第一師，由傘兵及海軍砲火之堅強支援，經數小時之激戰，即將敵人逐退。

我們相信敵人可能在該處繼續反攻，於是當晚我乘一英國驅逐艦，離開馬爾他，去訪問巴頓及希威特，和這兩位地面部隊指揮官與海軍指揮官，直接商討。當我次晨返時，德軍已後撤，似乎擬加強喀大尼亞 (Catania) 區域之防禦力量。我們每個士兵皆安然在驅逐艦上，除掉看見砲擊情形外，並無其他戰鬥現象。至於南部的調整行動，亦進行得很好。隨來的兩位記者，其中有名根室 (John Gunther) 者，特為其報紙攝取當地情形。我則單獨留在海灘邊，趁機致加拿大軍團一電，歡迎他們參加盟軍。

那時的兩棲進攻，其規模之大，在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的。在強大飛機掩護下，沿海岸線膠集船艦小艇數百，岸上的登陸部隊，有如螞蟻之密集。

我們擬可能儘量提早佔領墨西拿。該處位於島之東北角的一個港口，與意大利的本土僅隔一道狹窄的海峽，所有敵人的補給，均由該港口而來。我們如能佔領墨西拿，則島上的守軍即將被圍而動搖。我們看清楚瞭這一點，敵人當亦有此預感，因此敵人立即集中軍隊，以阻止蒙哥馬利對墨西拿前進。此次敵人大受地利，因埃得納山 (Mt. Etna) 橫亘於該島之整個東北角，致第八軍團北進路線，僅餘山背的一條窄道。蒙哥馬利之攻擊，起初很快地越過東部海灘，佔領了納粹之塞拉庫斯港口。這地點對於我們的補給非常重



打開東部的僵局。

巴頓將軍乃一作戰指揮的幹練人材，他常在進攻中重視速度之價值。迅速常能減少敵人任何暫時獲利的機會，且能使每一良好機會擴大其效果。尤有進者，敵人在我們連續性的每一進攻中，自須從新調整其抵抗部隊，因而在每一次的連續進攻中，其迅速程度一次比一次增強，使我們能經濟地獲得成功。如此，繼續不斷之進攻勝利，終使敵人的士氣沮喪。在戰爭中，迅速實為一最凶利之武器，它毫不留情追趕敵人，使敵人手足無措，疲於奔命。

為使確保行動之迅速，指揮官與部隊必須把握機會，同時應開拓更多的機會。高級指揮官當一行動進行時，必須經常策畫，使部隊能在良好的狀況下，繼續前進。長期之停駐或重整，祇有在十分必需之下才可實施。久經作戰的部隊，深知對付動搖的敵人之秘訣，即為繼續不斷的進攻，如此方以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然而要想達到迅速的目的，則有賴於訓練、信心、士氣、以及良好的運輸，精明的領導等等。巴頓將軍對於上述條件之運用，甚為得當，因此他不獨減少了生命的損失，並強有力地搖撼着意大利政府，終於在七月下旬，使墨索里尼在其權力高位上摔下來！

當第七軍團攻進埃得納山之西邊斜坡時，山地戰鬪愈形激烈。特羅拉(Troina)之戰，大部由第一師參加，為戰時小規模行動中最激烈的一次。敵人在此次戰役中反攻了二十四次。在破裂甚多的岩石地面，對隱匿的敵人甚難清除。我們佔領該處數天以後，在一小山谷裡發現數百德軍屍體，未被計算於敵人傷亡的數字之內。該批德軍，係在美軍砲隊之轟擊下而遭受殲滅的命運。



第七軍團自巴勒摩向東前進時，其左翼部隊係沿海岸線作一連串的小型登陸行動，登陸之兵力為一營或兩營。一小型海軍特種部隊在戴維生海軍少將 (Rear Admiral Lyal A. Davidson) 的指揮下，與沿西西里絕壁海岸前進之部隊完成高度合作，有效地執行攻擊。其間僅有的路為各種「岩面」，此為絕壁中唯一可行之地。但其橋樑溝渠，均被敵人撤退時破壞無遺。第七軍團之所以能沿海岸線前進至墨西拿者，實屬一種工程勝利，海員合作，以及步兵英勇的行動的結果。

將近七月底，意大利守軍，除由德國將領直接統率之一小部外，其餘幾乎全部潰散。但以埃得納山為中心的一大條鋸齒形戰線，仍為德軍固守，頑強抵抗。我們最精銳的裝甲部隊和傘兵，皆投入在此一區域作戰。而每一地區之佔領，皆在敵人防守部隊被澈底消滅以後。

但當第七軍團與第八軍團已會師作最後進攻埃得納山時，德軍見大勢已去，乃開始越墨西拿海峽撤退。我們即轟炸敵人這唯一的逃走路線，但因海峽狹窄，德國守軍雖遭嚴重打擊，大部份仍得乘夜逃出。

八月十七日清晨，美軍第三師進入墨西拿城。第八軍團的先遣隊亦隨即到達，是日，殘留島上的敵軍全被消滅。

在西西里進攻中，亞歷山大擬將東面登陸部隊，向北進至墨西拿附近，以封鎖敵人易於撤退的道路，並藉此據點作為越過狹窄海峽之突襲行動，此種企圖實有助於我們部隊迅速之運輸，以進攻意大利本土。蒙哥馬利在東海岸的行動，最初幾天還很順利，看來似乎能如亞歷山大將軍指揮的願望，但進至埃得納山地時，敵人大量增援。已無奇襲機會可乘了。此後第八軍團之向北推進，亦因受地形限制，與第七軍



團之左翼情形相同，且該軍尚須克服當面優勢的敵人。我看到埃得納山東面的海岸絕壁上，完成一種不可思議的工程；有一被破壞約二百碼闊的道路，兩岸俱為數百尺高的懸崖絕壁，工程師在此橫跨一橋，以供重裝備之縱隊行進。此乃地面部隊可以克服一切困難之又一明證。

許多人對蒙哥馬利之「謹慎」，大肆批評，而這種批評也不止一次。我會聽到報界和空勤人員的批評，指稱當時蒙哥馬利之越過沙漠窮追隆美爾，係一無成效之進攻，而被譏為「屠夫」。批評是不思無詞的，例如他們對蒙哥馬利之每一停歇，又評為「膽怯」。關於此種指責是無回答的，因為要證明或是反駁，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事。在戰爭中，對一個指揮官批評，僅有一個標

準可尋循，即察察其所累積的勝利或戰敗紀錄。如果他是經常勝利的，就應獲得精明幹練，判斷正確，以及領導有方的榮譽。那些對於蒙哥馬利的批評，說他有時得不到大的效果，但至少總要承認他從未吃過一次大的敗仗。因此，在此特殊的例子上，我從頭到尾檢討蒙哥馬利和亞歷山大二人。我過去相信，現在也還相信：當那次猛攻埃得納山陣地時，以七月中旬可資應用之補給而言，其攻擊必致失敗的。可知『謹慎』與『膽怯』二字，並非同一意義，正如『勇敢』與『鹵莽』一樣，截然不同！

在美國將領中，以布萊德雷在西西里之戰績最好，故於八月底馬歇爾將軍要我介紹駐英國的美軍指揮官時，我即回答：『您可以讓布萊德雷去擔任，同時我可使他在您任命後即行到職』。此後不久，布萊德雷將軍即赴英國履新了。

在此戰役中，獲得一有價值的結果，即英美兩軍的互信與協調精神，在行動中不斷地滋長與發展。如第七軍團在第一次戰役所建立的榮譽，即為久經作戰的英第八軍團士兵所敬仰；同時在美國方面，對於英國以及加拿大軍作戰精神，亦極為讚許。尤其是海陸空三軍有效的合作，達到了最高峯，海軍在護航、支援、供應上，表現得特別好，且能在需要與補給軍火時密切地配合。當真面目攻擊一經開始，空軍即大舉轟炸，將敵人的空軍完全擊潰，同時重創敵人在西西里與南意大利之交通，使其機動部隊的活動大為減少，因此敵人對部隊之補給非常困難。

關於在國際間互助互信的精神，自去年七月在倫敦建立一總部後，即日益增進，迨至西西里戰役快將結束時，指揮官以及參謀人員，對於此種精神已堅強地建立起來，實不必視作一種問題了。

在此次戰役中，巴頓將軍曾發生一件不幸的掌櫃事件。據巴頓於某次訪問基地醫院，慰問傷患官兵時，在迅速不斷的慰問中，遇見兩個並無明顯傷痕的士兵。當遇見第一個時，巴頓問他：「你怎麼是醫院裡的病人？」那人回答說：「將軍，我想是神經有點毛病吧。」巴頓大怒，因他自己也久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且堅信決無所謂「戰爭疲倦病」或是「戰爭神經病」。他認為如在戰爭中顯出頹喪時，可以去震驚他，使之回復負責盡職的理智。當時巴頓又因看到院中滿是傷兵的痛苦情景，使他的情感激動到最高度，不由得對那士兵滔滔狂罵了一頓。他的長篇攻擊言論，引起醫生和護士們的抗議。但巴頓的態度非常暴烈，他們都不敢掉口申辯。

稍過不久，他又遇見另一情形相同的士兵。這時他情感已經控制不住了，遂揚起一掌向士兵的頭部打去，鋼盔被其擊落，滾在地上，此時醫生和護士們已克服了對指揮官出現的膽怯，過來夾在巴頓與士兵之間。

士兵二人甚為憤怒，其中一個因此真的病了。醫生檢查病者的體溫，已昇至一〇二度，此時巴頓強自壓制自己的情感，繼續向其他官兵慰問，直到離開醫院。當他慰問時會不斷地大聲說，凡是說自己患心理神經質的人都是懦夫，不應讓這種人和勇敢的受傷者住在一起。

此事如閃電一般很快由醫院傳出。不久即傳至鄰近的部隊裡，我自軍醫處接到是項非正式的報告。數小時後，一群新聞記者前來訪問，他們已去過醫院獲悉一切詳情。我已證明了報告的真實性，現在的問題是應如何處理？凡是老兵都知道的，指揮官在前線必須採取嚴厲手段，才可確保組織中每一個人堅守自己

崗位。在一隊或一營內，如有一人猶豫或是規避，自應予以嚴厲的制裁。如果在隊中的士兵不一體負責，就是對於指揮沒有信仰。在戰場上，每一人的安全與幸福，俱賴全體負責工作。同時他們亦不會接受一個懦弱的人作他們的領導者，否則全體的安穩幸福都沒有保障。巴頓的冒犯，如發生在前線的作戰部隊裡，就不成爲錯誤，只是戰爭中的一件平凡的事，沒有人對此會加以注意的，最多不過覺得領導者過於嚴厲而已。

但因此事件的時間與地點的關係，巴頓的冒犯就有嚴重性了；更因其階級與地位，像這樣在醫院中毆辱士兵，究竟是一種粗魯的行爲。除非被解釋爲在極度情感衝動之下，無法控制。然而巴頓正因其本質是一個感情緊張而衝動的人，才使他成爲一位軍隊中的非凡領袖。在這擊與行軍中，正需不顧一切砥知前進的一個指揮官，他越是驅人向前，越能避免生命犧牲。他於必要時得砥礪士兵獻出最後一份氣力，而不必顧及士兵之過度疲勞。

我對巴頓此種失檢行爲，不無憤懣之處，但我對此事發生的情形，自己能作辯護的解釋。我覺得巴頓應仍留於面對歐洲之大戰中服務，但我得設法來沖淡此一事件之嚴重性，同時須使他自己提出保證，以後不再發生此等事件。當時我正致力進攻意大利的計畫事宜，未克抽身至西西里去查詢此事，只好派遣三個人作代表，他們判斷的才能，和處事的公正，均爲我所信任的。第一個是去見巴頓將軍。另一個是去滋事者的醫院作實地偵察，第三個是去訪問巴頓軍隊之各師，調查事件的傳佈情形，並探詢一般的反應如何。我不僅要各方面獨立的報告，並要從速完成整個的調查工作。

結果我決定保留巴頓，首先致他一譴責的函件，措詞甚為嚴厲，我告訴他以後如有類似的情事發生，必須立即撤職，要想仍然做我戰場中的指揮官，必須向被侮辱的兩個士兵道歉，並向在場醫院的人員，表示過錯，最後還須向部屬保證以後不再感情用事，並始終尊敬他們為民主國家的忠勇戰士。

巴頓立即接受。於是我將此結果去告知一般採訪者與觀察者。

我決定處理此事的態度和辦法後，即召集一群會為此事向我訪問的記者，詳細說明我之所以如此處理此事的理由，並將我給巴頓的信和他的回信當眾宣讀。此事至此乃告結束。

當時此事件會發生許多誤解，或許檢查制度正好適用於此吧？但剛剛相反，我告訴我的參謀人員和巴頓將軍，在任何情形下，絕不准許隱瞞事實真相，當我向一群記者發表此一特殊命令時，避免『間接壓力』與直接檢查制度。我坦白告訴他們，對於此事儘可用他們自己的判斷，但他們自願放棄意見，不加評論，過了幾天，記者代表中有貝斯(Demaree Bess)和雷諾爾斯(Quentin Reynolds)兩人寫了一份關於此事的詳細報告給我，然後回返美國，他倆已不在盟軍總部的勢力之下了。由此可證記者們對此事甚為了解，不願向外宣揚，免於節外生枝。

雖然如此，節外生枝之事終難倖免。在數月後，此一事件由閑談路線帶至華盛頓，立時掀起電臺評論家的叫罵。爲了和我們總部的報界人員們聯絡好起見，我的參謀長決定舉行一非正式的報界代表招待會，說明此事的詳情。我的命令是『說出全部真情。』

在會中提到懲戒巴頓的問題。參謀長回答記者說，並未取譴責的懲戒。這在技術上是正確的，因我對

巴頓譴責，並未紀錄於官方的檔案，但參謀長的答覆實爲一大錯！會後有一記者打電話給我，抗議所謂『與記者虛與委蛇』。我立刻發佈命令改正。但錯誤已經鑄成，此事在十分鐘後即行到達美國了。參謀長對此過失甚爲懊悔，並深自引責。由此我們深知；新聞記者傳播之迅速，實勝於一切，同時和他們交往，第一次予其印象必須正確無誤。

風波完全平靜後，老友巴頓致我一長信，內中載有如下數語：『我實在尋不出適當的字句來向你表白心中的悔恨與悲痛。你如此對待我，我的一切將永屬於你了。我愛戴你，且樂於爲你效命！』

西西里戰役之結果，不僅俘獲了敵人守軍，正似以前所說過的，那誇大的墨索里尼是坍塌了，意國內部的不安與不滿，越來越明顯，我們明白地可以看出意大利的動向，她乃在找尋及早脫離戰爭的方法。墨索里尼的總理職務，已由巴多格里奧元帥 (Field Marshal Pietro Badoglio) 接替，當他初接任時，即發表第一次宣言，說明政府繼續作戰之宗旨，但很明顯地，他的演詞，僅爲敷衍德國，以免意國人受軸心國的責罰。

我們希望和意大利商議單獨投降的事，但可能性很少，因爲在整個意大利政府機構裡，墨索里尼已經允許或是被迫引用無數德國人，他們早就準備好了。一旦意國背信，即起而攫其政權。德國雖如此嚴密監督，但意大利政府乃遣使至里斯本和我們試談投降之事。我派遣兩位最信任的官員，一爲我的參謀長史密斯將軍，一爲我的情報官史特朗准將 (後升少將)，以密使身份到里斯本去。

於是開始一連串的商談，其方式爲代表秘密來往與開會等。如此事被人知道，必被譏爲不可置信之傳

奇！有些計畫，因狀況改變不能採用，例如我們擬以大量傘兵在羅馬附近降落，但結果不知是因意大利政府的恐懼，抑是德軍部隊的行動，使此計畫無法實施。意大利人則稱係德軍自動採取機動的防禦，我亦不知究竟。當此之際，泰勒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Maxwell D. Taylor) (後來為英勇的空降第一〇一師指揮官) 會秘密地前往羅馬，他個人以及同行者的冒險精神，在此驚險故事中尤增光輝。他此次冒險，係我在戰爭中遣派其他代表或密使所作冒險之最大一次。他的任務為實地至羅馬考察，並判斷意大利政府投降的真正面目，似此深入虎穴的行動，隨時都有被發現而被處死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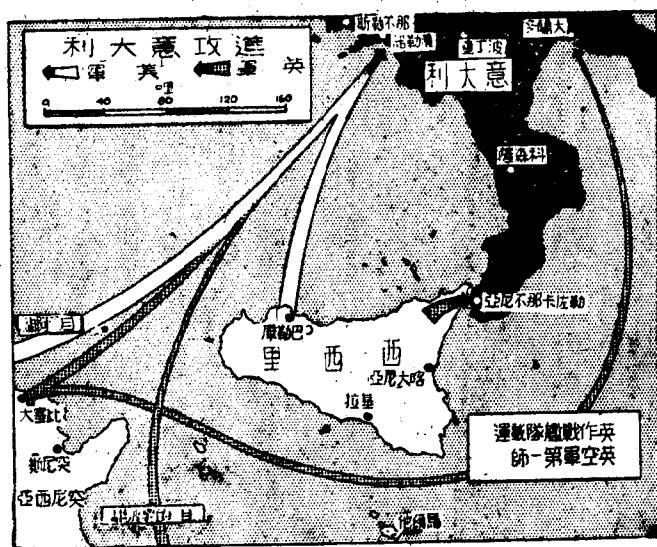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人亟欲投降，但須我們保證在投降時有大量的盟軍部隊能同時到達大陸，以保護其政府與城市免遭德軍攻擊。因此他們要求知道我們計畫的詳情。為防其運用詭計，我們當然不敢據實告知。他們以為攻擊意大利所需兵力，至少在十五個師以上，否則盟軍不致作此冒險性的攻擊，但我們計畫中並未使用如此龐大的部隊，亦無適應此數的船隻來裝運。實在我們僅用三個師，與一部增援部隊，其餘的則擬運越墨西拿海峽。

正在進行商談時，蒙哥馬利遵照計畫，於某晚以兩個師偷越墨西拿海峽，並未遭遇抵抗，於是盟軍進攻歐洲大陸，成為既成事實。時為九月三日，較我所預定之完成日期遲後十天。當時正在進行兩棲進攻的準備，如他能提早幾天完成，則此問題更易獲得解決。不過我們需利用蒙哥馬利已用過的渡海峽的登陸船隻，故時間方面仍極充裕。蒙哥馬利立即自意大利島長靴形的脚尖開始前進，敵人則謹慎地，滯緩我們的行動，注視我們的主要企圖。



墨索里尼被排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之猛烈轟炸意大利，遂暫告中止。用以示我們對意大利新政府的態度，即不再任其遭受破壞，並予以機會，使其來接受無條件投降。不意因此引起倫敦方面憤怒的抗議；重新向我們提及：一個現在戰地的指揮官，萬不可有一時與他本國政府和公眾意見脫節。其實我們停止轟炸的主因，是等待空軍力量之加強和補給，不過借此以示寬大而已，一俟空軍力量能作大規模的有效轟炸時，即可繼續空中的攻擊。

當計畫作最後決定時，由於意見截然不同，致引起許多問題。有一組織為進攻意大利最安全的辦法，是由足尖沿長靴北上，因蒙哥馬利已佔有灘頭陣地，可變相的自狹都直攻意大利的心臟。但其結果不但失去寶貴



的時間，而且敵人如得知我們主力的進攻方面，則易於將我們的部隊包圍在幾個多山的區域，使我們沒有發展力量的機會。

因此，很明顯地，應採取一廣正面之進攻；自羅馬起，研究沿海每一地點，直至長靴的足尖，結果選定了薩勒諾(Salerno)灣為登陸地區，但此計劃亦有弊端，即敵我均熟稔該灣為唯一的登陸地區。當時我們的大部份驅逐機仍被局限於短距離，而薩勒諾灣在其有效支援登陸範圍的極端。但除此以外，沒有特別好的登陸地區，因此我們的行動不能奇襲敵人。

意大利的投降商談仍在繼續進行，對方尚擁有強大的艦隊，殘餘的空軍，與滿佈半島及巴爾幹的地面部隊，故其意見錯綜複雜，莫衷一是。且當時德軍正統治着整個意大利。不過最後商議的結果，還是無條件投降，並自九月八日晚上起生效。於是我與巴多格里奧約定時間，同時宣佈投降要旨。我之所以選擇那天，是因為進攻薩勒諾，是在當日中午開始。在此一整段時期中，我的參謀長仍繼續舉行商談。

一切照決定進行，在九月八日中午，我接到一秘密消息，得悉巴多格里奧已違背決定，他認為我們如此急促行事，恐將促使意大利完全被投入德國的統治中，而且幾個參與此事的份子，亦將遭受德國殘忍的懲罰。此事我不能再事因循，遂斷然覆電，表示不管對方行動如何，我將在六點三十分照双方的同意事項，宣佈意大利投降。倘我照此行事，而巴多格里奧突變初衷，則意大利在戰爭中將無一友邦。

當時我仍在迦太基附近的前進總部，巴多格里奧的消息，首先到達阿爾及爾的總部，參謀人員大為慌亂，立即以無線電通知聯合國參謀首長會議。同時將附本抄送給我。我乃下令參謀人員，不必將我的決定

通知聯合參謀首長；如已通知，則告訴他們我自負責親自處理此事。巴多格里奧得悉我准於六時三十分發表意大利的投降消息，恐懼得發抖；不過一小時半後，他仍遵照所約定者，作同樣的宣佈。

我們並不因此而改變進攻的計畫。數天前曾獲一消息，薩勒諾海灣區域的意大利守軍，已更換為精銳的德軍，根據情報處的判斷，初步登陸後四日至六日內，在灘頭陣地將遭受敵人的劇烈的反攻。

我們以相等於四個師的兵力進攻，另外還有兩個師已經登陸，但仍在此西南角長靴形的足尖上。我們估計德國的守軍，約有十八個師。雖然我們隨後可增援倍於現在的兵力，但由數方面來看，此次進攻似乎過於冒險。不過我們仍本計畫行動，因為我們相信自己強大的空軍力量。我們將集中其力量作掩護，以建立灘頭陣地，同時，海軍不斷予以砲火支援，直至登陸部隊立足已穩時為止。

登陸行動發展，幾如情報處所預料者。在登陸時除了一小部份進行不甚順利以外，僅經過一陣短而激烈的戰爭，敵人仍照以前的慣例立刻開始反攻。至十三日，敵軍集中充分兵力，作一主要攻勢，企圖將我們打下海去。此時德國大事宣傳，在無線電中以譏笑的口吻，批評我們此次行動鑄成大錯，並預言盟軍之進攻，勢將完全失敗。

十三日，德軍以全力反攻，激烈的戰事延續數日。德軍攻擊之最大壓力為中央突破，深入灘頭二三英里，我們感到此役將趨於危險之途；尤以美軍第三十六師在一不期望之方面受到打擊，犧牲甚為嚴重，而自己又無法挽回頹勢。一時看來，我們的進攻部隊，大有遭敵擊破之可能。因此克拉克將軍擬將總部撤至船上，俾可指揮兩方面，不論那一面有成功機會，則仍能繼續作戰。他將擬案向總部申述，即時造成一種

恐慌情緒，大家以爲是指揮官已經氣餒，在作撤退準備。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克拉克將軍與英國第一軍麥克利雷將軍(General Richard L. McCreery)在決定上是從不躊躇的。

當克拉克將軍率領第五軍團進攻薩勒諾時，他尚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過任何一次戰爭，但在他的表現上，可證明他乃一良好的作戰指揮官，具有堅強的信心。這是我指派他擔當此一重要職務的理由。以後當亞歷山大將軍升任地中海戰區統帥時，克拉克遂繼任意大利總司令。英美双方均表示對他滿意。

十三日，基於諸方面報告，得知德軍攻擊的詳情，於是即令空軍總司令泰德，以空軍全部力量，囊括每一架可用的飛機，轟炸德軍的集中地區。十四日開始大轟炸，粉碎敵人的交通補給，及其部隊，我們的地面部隊，在海軍砲火掩護下，遂將陣地奪回，此後德軍再無足夠兵力來反攻一般的陣地了。此次泰德指揮下的大轟炸，可說是獲得了極大的效果。

但艱苦的戰爭並未過去，進攻意大利之兩大初步目標，第一是佔領拿不勒斯，以作部隊補給之良好港口；第二是佔領福查的飛機場，以作補充空軍轟炸中歐之基地，因當時轟炸中歐之基地，幾乎全在英國。

我於十六日視察薩勒諾時，發現有些地方顯示出有一二美國的指揮官缺少才能。經留心檢核後，我覺得必須批准克拉克將軍的建議，即調換隸屬他的美軍軍長。

在戰爭中更換一個作戰指揮官，不是一件輕率可作的事，此乃對部隊不滿的表示；否則指揮官當然是被保留着的。真正不適宜的指揮官，必須迅速查明，並立即更換，因爲這並不是一種在軍事學校裏研究領導的問題，而爲千萬生命與戰爭成敗的關鍵。

由於我們在西西里的空軍基地與薩勒諾之間的距離關係，故特別關心從速完成福查機場之佔領，同時對以前曾研究過行動計畫，亦極留意。

西西里戰役結束後，我們開始自地中海戰場運輸美軍四個師以及英軍三個師至英國，準備橫越英倫海峽，大舉進攻。因為這些實力應付意大利的行動已不需要，僅需英國傘兵一師，即可由意大利半島下部向福查方向採取行動，並進佔大蘭多。我們希望在投降條件下佔領福查，因彼處已無德軍駐守，如果我們能立即以少數部隊登陸，即可順利佔領此重要飛機場。

這收穫是很大的，但除去海軍艦艇外，我們的海上運輸均被指派作薩勒諾行動。更有甚者，由於缺乏陸上運輸工具及重配備，致傘兵師不宜於陸上作長距離的進攻。於是我們再來一次冒險。不過如此做法，海軍上將克寧漢將要負有一極大任務。當時克寧漢毫不遲疑，即同意將其艦隊直接向大蘭多 (Taranto) 海港推進。我們判斷敵人的可能反抗以及水雷破壞諸情形，並不嚴重，如此可將英空降第一師一直運達港口的船塢。九月九日按照計畫實行，結果僅損失一艘良好的英國巡洋艦，和該艦所載的二百官兵。她是在大蘭多港內觸到水雷而沉沒的。

在此一行動中，官方有一段戲劇性的報告：

九月九日下午，主力艦荷威號 (Howe) 率同巡洋艦四艘，駛送英國空降第一師由已經清掃的路線駛向大蘭多。在行將駛入時，意大利艦隊即自該海港出現。當時兩艦隊互相駛過的情形下，曾造成一時極度緊張的情勢。因當時無法保證已投降了的意大利艦隊不會開火。但海軍上將克寧漢以偉大水手之特性及冷靜頭腦作最後挑釁，而終於

沒有反應。至此方知意大利艦隊是駛去投降的。

自此次登陸後，我們在意大利本土已佔領有三個重要地方，即薩勒諾大蘭多和勒左卡那不尼亞(Reggio Calabria)。

薩勒諾之激烈戰爭，減少了蒙哥馬利當面的敵軍，因此他加速北進，至十六日其左翼，與克拉克的右翼正好與薩勒諾灣之南面連接。蒙哥馬利的右翼，又與正向福查推進的空降師連接。在數天內，我們收穫甚大，克拉克繼續向拿不勒斯前進，於十月一日進佔該城。

工兵與海港救護技術人員立即聯合展開工作，以使海港恢復使用。我十分驚奇，以前他們在卡薩布蘭卡、阿爾及爾、阿蘭、比塞大以及巴勒摩之成功的修復工作，較諸此次的被毀壞不堪使用的拿不勒斯海港修復之迅速與有效率，則又瞠乎其後了。我們將此基地建立起來，並確實掌握福查，如此遂達成了意大利戰役之第一步主要目標。爾後的該區之戰鬥，首在牽制德軍，使其不能參加我們明年發動之橫越海峽進攻的大戰，其次為消耗德軍之資源；第三為政治性的，即經常向北威脅羅馬和意大利之工業中心，使巴爾幹以及歐洲之其他各部不得安寧，以消沉德軍的士氣，而旺盛我們的軍心。

原則上，今後意大利的戰爭為支戰場，雖然其勝利結果，仍大有助於擊敗德國。不過由意大利進攻德國本土並非一良好的路線，祇有橫越英倫海峽，穿過法國，才便於進攻德國。

意大利於九月初旬投降後不久，東地中海發生一種情勢，使我們非常關心，且為此事爭辯很久。即在戰略上重要的多得喀尼斯群島(Dodecanese Islands)有大批意軍駐守。意國已降，我們自不必流血而

取得這些島嶼，如果意軍爲我們防守，我們即可不戰而獲許多戰略上的利益。有感於此一情勢，中東方面的指揮官，在威爾遜將軍(General Sir Henry Maitland Wilson)指揮下，立即派遣小型部隊到勒盧(Leros)及羅得(Rhodes)等島上去。初步問題是解決了，然而我們立即發覺意大利守軍不願與任何人作戰，如果盟軍要確保這些島嶼，就需自己派遣部隊去駐守。但問題是無兵可派，除非從正在意大利激戰的盟軍中去抽調。

首相對於如何保有這些島嶼，非常擔憂。我和參謀們也很關心地研究此一問題。我們的結論是：除了一些暫時支援的空軍外，實在無兵可派，如將空軍或地面部隊調遣過甚，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戰爭，必將蒙受損害，且可能還是致命傷。即使將地中海的兵力儘可能派去，在我們的估計中亦不足以守住這些重要島嶼。

首相堅持要控制這些島嶼，便授意我們與中東指揮官們，在突尼西亞開一會議，以資磋商。同時我亦召集陸海空三軍首長到指定地點去出席。

這是一個簡單而無可辯論的會議。我將整個情勢作一概略的說明，並宣佈我們決定的意見，如聯合參謀首長，不反對即爲最後之決定。我們的意見是不能保證自意大利戰場內抽調部隊到那些島嶼去駐守，因爲我們無能爲力。不過我的意見，認爲那些島嶼雖在戰略上極爲重要，但不能與意大利戰役勝利後之軍事價值相比。與會的每一官員對我的結論均表同意；惟中東指揮官們頗感失望。我們深知此一意見，非首相所樂於接受者，因此我將此一結論，轉報聯合參謀首長，而獲得了他們的支持。因此這些島嶼，又很快地

被敵人佔領了。

佔領西西里開始後，我們進入一種新的工作，即佔領區的人民之管理。許多美國人和英國人，經特殊訓練後，擔任『民事人員』。他們隨同攻擊部隊推進，並繼續不斷地由作戰部隊方面接替管理人民的重要工作。

美國人員曾在弗吉尼亞的查洛特斯維爾(Chattottesville)所設立的學校受過訓練，其後英美双方的軍政府官員又在北非受訓，他們在我總部的一個特別組之督導下工作。

公眾健康、管理、衛生、農事、工業、運輸、以及千百有關正常社會生活的活動，均由此等官員監督指導。他們的工作頗為困難，且具有深切意義。不僅自人道主義的觀點可看出其重要性，即對軍隊之成功來說，亦復有其不可漠視之價值。蓋每一指揮官皆需後方的和平與良好的秩序，否則必須派遣部隊去維持秩序和交通，保護倉庫和運輸，以及鎮壓地下活動等。

此類工作對我們是新穎的。雖然錯誤之處在所難免；不過一般說來，工作成績尚稱良好。我們從中得到經驗，並記取教訓，以備作橫互我們面前的，管理意大利和德國之更艱巨的工作。



## 第十一章 開羅會議

當夏秋之間，戰事正發展至高潮時，我們接到通知，總統與首相以及他們的參謀人員，正準備在開羅附近舉行一聯合會議。當時埃及並不在我們戰區範圍以內，除經過我們區域時須保衛他們的安全外，遠受命準備初步會議的安全場所與人員的招待。美國侍衛人員照例是先總統到達，凡總統要到的地方，即使是暫時駐節，他們亦必先加以偵察，此為保護總統的安全，同時亦顯示總統之即將到來，此等工作係由我們的參謀人員會同侍衛人員辦理。

關於會議計畫的秘密洩漏，事極明顯，不是在華盛頓即在倫敦。又因開羅當地報章的準確報導，以及世界各報的大量評論，美國政府對此非常擔憂。及至首要們已啓程至會議地點時，政府方面還建議改變整個步驟。陸軍部緊急提議，將會議地點改在馬爾他或喀爾姆(Khartoum)。我們負有確保總統和首相的安全責任，但由於知道每一瘋狂的納粹同情者可能採取的行動，於是使我們不得不慎重其事。經多方考慮後，我向總統力言，反對計畫的任何改變。我想我們應盡力做到每一想像得到的防衛準備，如仍不能保護此次會議和與會人員的安全，則劇然更改一處未經準備妥當的地方，更會加重危險。假如他們是停留一兩天，那任何地方都無不可，但此次會議須持續數星期之久，唯一保衛的辦法，祇有作澈底準備一途了。

首相比總統先到達我們區域，我在馬爾他遇見他。我們會舉行一次會議，討論結果，他同意維持原來

會議計畫，並即電告總統。

首相的軍事參謀人員是隨首相同來的。我乘此機會，費時數日，和他們研究目前與將來行動的利害諸問題。

邱吉爾先生非常好客，而興緻亦甚高。我從未見過任何一人能在席上始終保持岸然嚴謹態度。他對於人物與事件之批評，乃先指陳事實，而後加以諷刺，甚是有趣。他很熱心於他和總統的會議。對於總統，他說：『他常能鼓舞我抓住戰爭及爾後的和平諸問題。』他並細述他最得意的一個問題，即由『軟弱的下腹』進攻德國，以提高在意大利戰爭的價值，並擴大戰事範圍在地中海北岸的大部。他似乎只看到在地中海有決勝機會，而對橫越英倫海峽進攻計畫却顯示着甚為冷淡。我常聽到他談起『統主』計畫的前途，他說：『我們必須留意，勿使英美健兒的血染紅潮水，或是在海灘上塞滿他們的屍體！』

邱吉爾先生的觀點，乃被軍事問題以外的兩個思慮所左右。大家覺得奇怪，此種思慮對他竟會如此重要。第一是他對於未來的巴爾幹 (Balkane) 政治領袖的關心，關於此點我亦同情，但我是一個軍人，應特別留意於在我任務以內的事。第二是他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觀念的內在控制。因為他曾為加里波利 (Gallipoli) 戰役的主要代表人物，許多專家同意加里波利事件之失敗，乃由於執行的拙劣，遠比所估計的錯誤成分為多。首相似乎想在道第二次戰爭中去贏得大家對此一觀點的接受。我對其觀點之源由作如是推斷，但此推斷不一定就是正確的。

在馬爾他古老的『爵士』皇宮內，首相將英皇送來的特製勳章，頒與我和亞力山大。從來沒有一個勳

章和這兩個是相同的，授勛儀式是非正式的，賓客中有一人評論說，這種事件如發生在四百年前同一的皇宮內，駐軍們將會有許多天的熱鬧慶祝。

不久，總統乘船到阿爾。我去見他，並請他改乘飛機到突尼西亞海邊的一所別墅。此別墅當地人亦稱之爲『白宮』，實屬巧合之事。總統似乎甚健旺，同時具有信心。擬在突尼西亞多住一天，以便去憑吊該區的戰場。當他經過戰場時，他猜測此地區在古時可能也是戰場，特別是查馬(Zama)附近。就總統和我所知，此處戰場從未被歷史家指稱爲戰場，但我們有理由可以確定的，因爲迦太基人是利用象在平原上作戰，而戰場正在平原上，我們的戰爭亦很多次在此發生。總統之喜歡研究歷史，並時作引證，常使他在談及軍事問題時憑添風味不少。同樣巴頓將軍和首相，亦復如是。

當我離開他們去檢查幾輛燒毀的戰車時，總統和他的陸軍婦女隊隊員司機等正在午膳。我回來後，他叫起來說：『艾克，如果一年前你會打賭說，今天美國總統將在突尼西亞的路邊吃中飯，你能賭多少？』他所以如此說，很明顯地是他正在回想過去一年來的許多不平凡的事件。他告訴我，進攻非洲乃在一九四二年大選之後，而不在大選以前，這使他多少有些失望。他談起達爾朗、波亞松與吉羅德，談起意大利與墨索里尼，並對於凱塞林戰役的失敗頗感不安。他告訴我許多與邱吉爾先生意見不同的事件，但他又極熱誠而幾乎是情感地說：『任何盟友比不上邱吉爾那樣好而堅強。』羅斯福先生似乎正沉醉於他的回憶中，他的談話被一侍衛人員截斷：『總統先生，我們在這裡已經很久，現在應該走了。』總統莞爾一笑，並對我說：『你真幸運，不像我這樣跟着一大群老閻。』

侍衛人員會極力反對總統的戰場遊歷，但我保證此行非常安全的，因我對此地情形很清楚，同時此種淒然的行動，對於總統的安全反而有幫助。

馬歇爾將軍和金氏海軍上將，隨同總統旅行，自覺有一種不可避免的約束，爲了使他們輕鬆一下，我特地邀請他們兩人到迦太基我的寓所來住。他們甚爲欣喜，因能安靜地過一個夜晚。我見他們兩人都很健康，在餐前的談話中，金氏上將提及未來『統主』的指揮官問題，他說，在總統和首相間的早期商討中，同意英國軍官擔任此職，可能是因爲美國業已在地中海擔任指揮的緣故。但後來總統知道進攻中美國的人員超過英國，他乃採納大家意見，仍要美國人任指揮官。他將此決定通知首相，首相雖表同意，但不無窘狀，因他已允布魯克擔任此職。

同時，總統因邱吉爾先生同意他的意見，便將地中海的指揮權讓與英國，因爲英國的地面部隊與海軍皆爲主力。金氏上將說，總統曾試行決定以馬歇爾擔任『統主』指揮，但金氏和其他諍人，深恐馬歇爾之擔任此職，將影響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的事務，因此反對此一決定。

海軍上將在說明此事時，馬歇爾將軍完全保持沉默，似乎頗感不便置詞。金氏上將很正經地說，我已被提名繼任馬歇爾在華盛頓的職務，他雖並不覺得出乎意外，不過總認爲更換勝利的主要人物，實屬不智，並宣稱他擬將以此意見再去和總統討論。

前幾天，首相在馬爾他即和我提起此事，除開謠言與猜測，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商討『統主』的指揮官的人選問題。金氏上將所說的與首相所告者相吻合。因此我等於接到官方即將解除我的戰地指揮官職務的

通知，而調回華盛頓去。

首相對不指派布魯克任「統主」指揮官，雖表失望，但對馬歇爾之來擔任此職，却非常滿意。他對我說：「這是總統的決定；我們英國人將歡迎馬歇爾或是你去擔任。」他又說：「馬歇爾之擔任此職，一定可以保證美國政府會將一切投於此次進攻，而使其必操勝算。」並愈促加一句，「他們常是這麼做的。」並說此事如此發展，自將引起更大的緊張。邱吉爾先生以他習於對個人的關切，向我保證他對於地中海現在所完成的戰果，甚為滿意，但他覺得我應了解，一等到美國人擔任橫越海峽進攻的指揮官時，地中海的指揮權就要交給英國，確為明智之舉。

我和金氏上將談話後的第二天早晨，總統簡略地對我談起此一問題。我想該是我要回美國了。此為官方和大家急於要知道的一個甚感興趣的消息。但他對於最後決定，並未給我任何暗示，他僅表示，恐在華盛頓失去馬歇爾。但又說：「除你我知道，內戰中參謀總長這名字的意思是什麼外，只有很少軍人範圍以外的美國人知道。」他似乎想了一下又說：「但更換勝利的主要人物，是危險的。」我沒有回答什麼，僅僅表示，只要政府以為我可以做什麼，那我一定竭盡棉力去做什麼。

第二天總統及其隨員一行起程到開羅去。他留下命令，着我在二三天內也去開羅參加會議。除亞歷山大因病不克出席外，主要將領均隨同我前往開羅。陳述關於地中海戰役的觀點。

我藉此機會，給我的侍從參謀人員去旅行一次。平時當我不在總部時，他們可說無事可做，我常准許他們搭我的飛機去旅行。每次約有四五人，可以作為假期，到新的地方去觀光。軍官、士兵以及隨軍婦

女輔助隊，均抓住這個平時他們得不到的好機會。

在開羅會議裡，可辨別出英美觀點不同的所在來。英國仍主張以全力在地中海作戰，如有必要時，得延緩『統主』實施的時間；而美國則拒絕批准任何足以減少明年初夏橫越海峽進攻的兵力，堅持單獨研究關於地中海的所有計畫，以及這些計畫是否有助於一九四四年橫越海峽進攻。在另一方面，英國覺得在意大利大量集中兵力，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機會，而使橫越海峽進攻成爲不必要，或僅僅是一個掃蕩戰而已。

首相與其軍事顧問，對『統主』計畫，仍懷疑慮，他們的態度，似乎祇要我們將陸海空軍的力量，傾入地中海，即可避免此一兩棲作戰中所要冒的危險。他們並認爲推進意大利進攻南斯拉夫，佔領克里特島、多得喀尼斯群島以及希臘等，即予德國以嚴重打擊，而不必冒險以全力進攻西北歐。我的參謀人員（包括英國人員）和我仍繼續支持一年半以前的決議，只有橫越海峽的進攻，我們的全力才能集中，而決定性的結果才能達成。

由於後來諾曼第之登陸成功，而並無重大損失，對於此計畫所包含的危險，當然不必再加顧慮。但如果那次遭遇到損失，則批評的人，或一些坐觀成敗者，必予以嚴苛的斥責。有一事爲反對此計畫的人所恐懼者，即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演。英國人每當回憶柏士堅蒂爾(Paschendaele)與維梅(Vimy)山脊的戰事時，其慘痛場面，猶覺歷歷在目。我們無人要重復此一經驗。再者，在一九四二年夏季襲擊第厄普(Dieppe)時，證明海灘之不易克服，當時係由一強大的加拿大軍隊進行攻擊，但結果遭到重大的損失。由此我們學得許多教訓，使我們後來不致再蹈覆轍。但撫今思昔，加拿大人之犧牲，至今仍有餘痛！

因爲有一部份人，（其中也有美國人）腦中充滿這些往事，所以總想避免越海峽進攻的冒險；而主張在地中海推進意大利及其他的戰役。但如此一來却限制了盟軍的力量。

我從未聽到邱吉爾先生極力建議完全放棄『統主』計畫。就我所知，他相信盟軍之橫越海峽進攻，是在一不定期的未來。他似乎主張我們的進攻應隨處推進，直至敵人被追撤退西北歐的大部軍隊之日，盟軍即可不必冒險而安全地進入目的區。

盟軍總部參謀人員在開羅會議裡陳述其觀點時，意大利戰役的預期成果業已達成，即已佔領一條掩護福查機場的陣線，而以拿不勒斯作補給港口。我們同意地中海的盟軍是北歐戰爭的主力，但必須立即前進，並集中波河(Po)的谷地。自該區域，盟軍可越雷伐亞(Riviera)山道入法國特拉斯德(Trieste)的西北與利烏布略那峽(Ljubiana Gap)再進入奧地利亞(Austria)、且可獲得一進攻根據地，越過一極短亞水路而得以兩棲行動進入法國南部，或是越過亞得里亞海(Adriatic)。但前進至波河，我們相信可能在一九四三——四四年之間的冬季，且必須等待地中海軍隊調到後，英國的行動才可停止，同時盟軍還須建立充分的力量。不過我們認爲以現有的部隊，雖在對我們有利的夏季氣候，陸海空軍均能採取行動，但仍沒有進入波河谷地的希望。

這意思是說，地中海方面雖有一新目的，但奪取波河谷地，必須拖住英國的許多部隊與重要配備，勢必影響橫越海峽進攻的行動，而不能在一九四四年實施。

我個人的意見，是始終不變的。即在地中海不擬採取行動，除非此行動能直接支持越海峽進攻；同時

我們所計畫的重新運送軍隊至英國一事，應盡可能從速進行。對於地中海方面，我們得保持必要力量，用以控制我們已得到的一切，並牽制納粹之相當兵力。

此係開羅會議所採納的計畫，我們運送部隊與配備至英國，應繼續不斷進行。佔領羅馬之心理上的價值，我們甚為重視，首相尤覺爲然。

我又得到和總統私人談話的機會，他非正式的告訴我所謂『道德的軍隊』(Legion of Merit)。他的談話涉及戰後問題，實比現在的工作爲多。他告訴我關於佔領德國後的敵意問題的看法，但他亦樂於聽取對此問題的意見。我認爲佔領德國後應負責執行他們政府的政務，他談及本國的政治時，雖然表示願意回復他的平民生活，但看情勢他仍須作總統。

某晚，馬歇爾將軍邀我和另外幾個人晚餐。此爲一席很豐富的美國餐，且備有火雞及其他食品。當賓客告辭時，有一人對馬歇爾說：『謝謝你豐富的感恩節晚餐。』我非常驚訝，並說：『你看戰爭對於一個人是怎麼一回事！我根本沒有想到今天是感恩節。』

此次開羅之行，我個人有非常愉快的事，即參謀總長予我兩天休假，我利用此假期匆匆地遊覽勞撒(Luxor)，該地爲底比斯(Thebes)古埃及城，並在耶路撒冷與伯利恆(Jerusalem and Bethlehem)遊覽數小時。這些地方，我尚屬初到，在戰爭時期，我能一時丟開經常發燒腦際的軍事問題，而得馳目騁懷於許多古文化的遺跡，殊覺興趣盎然，至今未嘗或忘。



## 第十二章 意大利

總統和他的顧問團自開羅到德黑蘭去，我回返原防。前進總部正遷移至拿不勒斯附近的一個城堡，加塞爾大(Caserta)，我們計畫將後方整個總部迅速遷到此地來，我覺得此一變動實屬必要，可使我接近工作的實況。其次，非洲在我們已不太重要，因我們已不需非洲的港口。關於船運方面，可自本國直接開往已佔領的意大利港口。此外是將指揮與後勤系統，集中靠近戰線，且在阿爾及爾總部的人員都守在良好的工事裡，和部隊及真實的戰爭問題脫節。在如此情形下，自然以遷移為佳。

在觀察整個前線後，使我更深信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在意大利的冬季行動將是艱苦困難的，特別是經常沒有優勢的空中支援。我覺得要維持士氣，必須謹慎地控制行動，而所有指揮官們亦需貢獻最大努力。當然我亦需與他們密切合作，從旁協助。

這時我們領到一種新的裝備，名曰開路機。這對我們非常有用。德軍在放棄每一寸土地前已將道路橋樑徹底破壞，至於在絕壁中之岩面道路，更破壞無遺。要修復利用這些道路，必須使用這種開路機。即在前線亦常以這種機器修復道路，以供運輸部隊與撤退傷兵之用。有時更使用於戰線以前的地區。

敵人對付開路機的方法。是將機槍和其他長射程輕兵器蔭蔽起來，在一千碼距離射擊駕駛人員，如此常使機器自行毀壞。我們國內專家得悉此種缺點，乃設法改良用舍曼(Sherman)戰車加以改装，以抵抗

任何輕兵器的射擊。要破壞它除非使用大口徑礮或是大型地雷。因此，我們在前線的工程支隊才能相當安全地做他們的工作。我們不知改善此種機器者為誰，假如他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時，我們一定會向他歡呼，而將所有的獎章，通統掛在他的身上。

執行支援或補助作戰的基本原則，為盡可能減少所付的代價。由於它的宗旨為牽制敵人，使其力量分散，故此行動的成功條件，應使敵人的資源消耗加倍於我們。很明顯地，補助行動所造成對敵人的威脅，必須是有價值的，而我們自己的力量也必須足以支持此種威脅。如這兩個條件未經具備，則敵人在我們主力行動時，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根據上述數點理由，我們可以確定敵人會以限度內力量來抵抗我們的威脅的。敵人之所以要堅決抵抗，乃由於我們誘迫使然，正如在北非戰爭時，我們引誘他不斷地將人力與軍火傾入突尼西一樣，其實那時的情勢早已失掉挽救的機會了。敵人在西西里也是如此，不過規模小一點而已。羅馬對於心理上之價值甚大，而意大利北部的工業資源對於法國的經濟亦極為重要。

由於我們有制海權與拿不勒斯港口，極容易支持對意大利南部以及中部的行動。敵人則較我們為困難，他們只能利用那條既長而又曲折暴露的交通線，越過阿爾卑斯山運送一切。我們的問題成爲一種迫作戰性質，但非常經濟，而且進行時甚爲謹慎，以避免部隊與補給上不必要的消耗，俾能保全實力，供將來「統主」之用。我們得遵照一種計畫進行，此計畫即爲避免使自己受挫折代價太高的攻擊，以及補給的大量消耗；但仍須繼續使敵人不得安寧，最重要的還是阻止敵人抽調意大利的兵力，不使其增強在西北歐的力

量。

我期望在冬季戰爭中，所有的小型進攻，每次必須確保成功。此等進攻完全是爲了我們的目的而進行。但在意大利山區的惡劣的環境下，我們還須激勵士氣。

轉瞬已屆秋季，天氣逐漸轉壞，而且多雨，美國士兵由於壓惡這種天氣，而譏之爲『陽光燦爛的意大利』。又因鐵道橋樑，均遭破壞，即使沒有敵人抵抗，前進亦極困難。如此情況，採取防守是最理想不過的，而且就地形方面來說，亦不宜於進攻，因大小河流甚多，橫互了進路之前，而且有些河流交叉曲折，必須連渡多次。

第三十四師的前進波越伏吐羅河(Volturno)三次。某夜副師長克非准將(Brigadier General B. F. Caffey)自前線回來，他的吉普車司機說，他真不懂有如此一個『發瘋』的國家。克非問他何以對意大利作如是觀？司機答：『爲什麼不是，每一條可咀咒的河流，在混蛋國家裡都是叫伏吐羅的！』

在山隘裡德軍的防禦工事，非常堅固，這使美國的發明與資源受到最大限度的考驗。我們佔領卡密羅山(Mount Camino)後不久，爲了包圍那些山區裡的據點，派了一個支隊攀越山嶺。這表演是非凡的，我會去實地觀察，一部份用繩子攀登到很高的峻峭山岩上去。我奇怪他們負着全身的配備居然還能攀緣而上！我想任何攀越阿爾卑斯山的人在試行爬山時，看到了這情形，也必會表示躊躇，而不敢遽然進行。此支隊全部到達了山頂，偵察到德軍的連部。他們進去，俘獲了一名德軍上尉。那上尉突然叫起來說：『你們是怎樣來的呀！這裡岩石是不能爬上來的！』

美軍第五軍團與英軍第八軍團之前進，均非常困難。美軍是一段更多的山，英軍則是河流、泥溝、及防禦甚嚴的敵人。然而兩軍仍然緩慢的前進。

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時，第五軍團由美軍步兵第三師、第三十四師、第八十五師、空降第八十二師、裝甲第一師與英軍步兵第四十六師、第五十六師、裝甲第六師等十個師組成。但裝甲第一師還未完全運到意大利，空降第八十二師和裝甲第七師還得即刻運返英國。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由加拿大第五師、第七十八師、印度第八師、新西蘭第二師、與空降第一師等六個師所組成。

在秋季我們決定將余安將軍之法國軍團，自北非調至意大利戰場。我覺得對一戰役兵力之充分準備，於未來西北歐之行動，將有甚大的幫助。於是我乃建議華盛頓方面，在可能範圍內，增援我們二至三師的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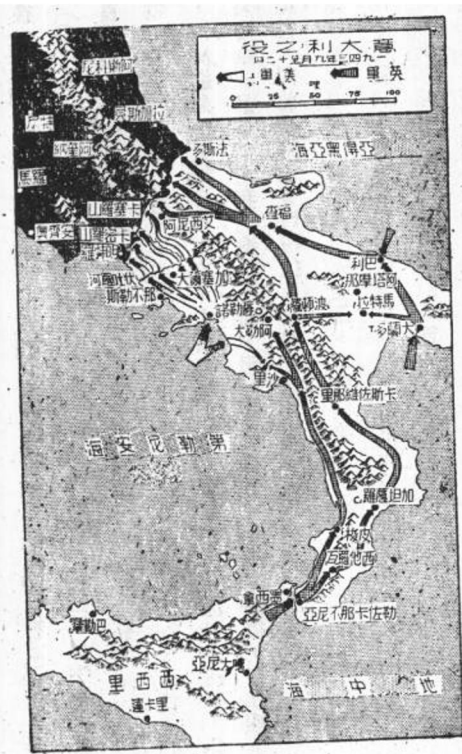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巴利(Bari)港口發生一件非常騷動而傷心的事。那時我們正利用這港口以協助支持英第八軍團，以及我們在意大利迅速建立的強大空軍，因此這港口經常聚集許多船隻，但港口本身所在地，離敵人空軍基地甚近，只隔亞得里亞海狹窄的海峽。

一天晚上，這港遭受空襲，我們的犧牲為盟軍參加地中海和歐洲戰役以來最大的一次。我們損失船隻十六艘，有幾艘滿載着極重要的物資。事實上，發生最大的破壞，是因為有一艘裝載燃料的船被擊中，致油質流出，延及隣船幾乎成大不幸，並且其中有一艘裝着芥子氣的船，為我們被迫用來防止德軍使用此類武器者，亦被波及，幸好是逆風，所以沒有傷亡。否則亦將造成巨災。

此不幸事件發生後，我們在防空方面，不論海軍空軍或地面部隊，皆建立起更好的情報與管制網。此為我任地中海戰區統帥中受到敵人空軍最後一次的嚴重打擊。

此事件明白地說明，指導戰爭，對於未來的事，只能作一種判斷，而不能肯定。在巴利受襲前的下午，指揮英空軍支援第八軍的空軍中將柯賓漢 (Air Maredal Sir Arthur Coningham) 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德軍已

全被擊潰，幾乎已在前線絕跡，並判斷德國空軍已無力再專行動。他坦白向報界說：『如果德國空軍還能在這區域來行動，我將引為恥辱。』第二天早晨他非常不安，因他的新聞界朋友不會忘却他前一天所說的武斷而不符事



實的說明。

聖誕節那天，我最後一次觀察在意大利的部隊。我們的戰線係在桑格羅(Sangro)諸河之東岸比西亞(Peccia)、哥尼格朗羅(Gorigliano)、沿奧陀那(Ortona)、阿萊尼(Arcelli)、奧索那(Osogna)之線。我離開戰區後，這為時長久而代價重大的卡塞羅山(Mount Casiro)戰役便開始了。

高級指揮官，認為這一行動為『第二等』，但在前線的士兵看來，並無大的區別，因為他們的困難並未減少。當時大雨傾盆，河流湍急，天氣日益寒冷，人員車輛均陷入泥濘中，但激烈的戰爭，仍然繼續進行。敵人工事，皆築於岩層中，且滿佈在我們進路之前，因此我們每一寸土地之獲得，皆在艱苦的戰鬥中。我們在山嶽的斜坡上爬行，向前搜索，並炸毀敵人槍礮工事及其掩蔽部。

十二月初，我獲悉總統將經過我們的地區回返美國，我即到突尼斯去見他。在他到達前數小時，我接到馬歇爾將軍的電報，內容為關於我的未來的指揮職位問題。這電報似乎在說我已由參謀方面接到了關於新派令的特殊報告；但並無此項事實，因此無法推斷來電的真正意思。

總統在下午到達。他在汽車中以簡單一句話澄清了這件事，他說：『好，艾克，你去指揮『統主』吧。』

因為我要和他商談明天的計畫，故當時沒有機會談到新派令的事，但我曾對他說：『總統先生，我知道像你這樣一個任命包含着許多困難的決定，我希望將來不會使你失望。』

於是我陪同總統至馬爾他與西西里去。到達馬爾他時，他給予高脫總督和該島駐軍在一九四一年至一

九四二年之英勇保衛戰的總統褒獎。在西西里他巡視一美國空軍機場，並投勳克拉克將軍。這兩個願望雖皆完成，但因飛機機件發生故障，遂耽誤在馬爾他，不能照計畫於當日起程回國。侍衛人員異常敏感，覺得總統滯留在此不甚妥當，但總統已決定在迦太基住一夜。他說，如果沒有這個機件發生故障的機會，也要找出一個理由來停留一天。我說，難道美國總統對於他自己的旅程細節無權過問嗎。他相當加重語氣回答說：『你還不會和侍衛人員打過交道！』

總統在巡視中，有幾次商談事件時，談到我即將調往英國的事。他說由於馬歇爾之贊同，他已決定我指揮『統主』，因為他覺得在時間上亦不允許他再事遷延，使此一指揮官位置久久虛懸。本來他的計畫是馬歇爾擔任指揮，因他認為高級軍官最好能輪流出來擔任指揮的重任與光榮。不過後來經他考慮的結果，認為馬歇爾不能離開華盛頓，特別是他的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之位置；並說馬歇爾之在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之表現，常使他對於決定具有信心。雖然英國樂於接受馬歇爾擔任『統主』指揮官，但事實上所有總統的僚屬，對現在的決定，均表滿意。

此刻總統關懷着兩件事，第一，是調職命令宣佈的時間。關於這點，總統決定在華盛頓發佈，在目前將嚴守秘密。第二，是我任『統主』指揮之名義。他曾在談話中戲謂以『最高』來形容，但當時並未決定。他僅說他必須想出一名義，可以表示盟軍此次新冒險行動之重要性。這兩件事總統和霍浦金斯都認為有深刻的意義，但在我看來，則並不特別重要。

自總統離開後幾天，我接到馬歇爾將軍一張紙片，現在它仍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個喜愛的紀念

羅斯福決定艾帥為最高統帥之手令

歐洲十字軍

From the President to Marshal Stah:

The <sup>immediate</sup> appointment of General Eisenhower to command of Crete operation has been decided upon

Roosevelt

Cairo, Dec. 7. 43

Dear Eisenhower,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o have this as a memento. It was written by me as the final meeting broke up yesterday. The President signing it immediately.  
R.C.W.

三〇〇

上為羅氏手令，決定艾森豪為『統主』最高統帥，下為馬歇爾轉附艾帥，略謂此當為其最喜愛之紀念物。



物。

對於我，更有真實價值的是馬歇爾在這非正式備忘錄的附言。馬歇爾也知道我會重視這紙片的內容，並非一種敵對者於其失敗後的不滿的表示。我從未直接和他商談此事，但我始終相信他很主張我去擔任『統主』的指揮。在一九四三年秋季，流傳着一種捏造和惡意的閑談，說我與馬歇爾將軍因擔任『統主』指揮問題而演出爭奪情事。我的許多朋友都知道我希望留在戰區，而不欲回至華盛頓任職。無論平時或是戰時，我和馬歇爾將軍從來不大重視職位之大小。在我個人來說，我從未表示過對一特別任命之喜悅，我深知馬歇爾亦復如此。事實上，自我個人的觀點而言，我寧可留任地中海指揮，較之調派其他的任何職位更為適宜。

我第一次遇見馬歇爾時是戰爭剛剛開始，我覺得對他祇有忠誠與敬重。關於擔任『統主』指揮，我一直堅信沒有一人能比馬歇爾做得更為成功，他對於戰區的工作會有卓越的表現，正如他在華盛頓很得體地處理複雜的工作一樣。這個意見，我曾經報告過總統。

我擔任此一重要職位是一種榮譽，亦為國家和上官對我信任的表現。因此我在感戴之餘，特別對自己加以警惕。然而當一個指揮官由此一工作轉入另一工作時，他的情緒方面總有些戀戀不捨，因為他已與原來的工作緊緊在一起；還有，他的朋友、助理、以及無數錯綜複雜的問題，均須作一明細的交代。在更換另一工作時，又須重新面臨組織、參謀人員、計畫等問題。如此他自會覺得相當緊張。最重要的是我們正在一非常活動的戰爭之中，而却要我帶我所需之人員，費時數月，自一立即有猛烈行動之處，至一學習、

視察、以及計畫之所在處。

一九四三年聖誕節地中海方面的指揮組織，乃一發展的結果。這發展的開始，要追溯到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間在倫敦的那些紛擾日子。我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進入非洲時，對於該區即存有預先擬定的方針。我們以為英美軍隊會被當地人所尊敬，因此在計畫指揮組織之初，已預期其能適應的情勢。及至我們發現軍事之需要與所期望者根本相左時，我們乃開始修正指揮機構。此為一實際的教訓，爾後我們應在下次新的冒險中，避免在戰爭中期臨時來修正主要指揮機構，而採納一基礎健全與具有普遍適應性的組織，以應付任何戰爭中可能發生的情勢。

根據在地中海的經驗，我們堅定地認識了一個真理，即統一協調與合作，乃為成功一行動之鎖鑰。戰爭之進行含有陸海空三個要素，而不能將它們分開。各要素之所有力量，必須充分地混合協調，以對付一選擇好的共同目的，然後才能發揮其最大力量。地理上的目標可能因洲陸或海洋的潮度而分開，但破壞必須至最高度，以促進聯合計畫的行動。此即協調的意義。

我不但要求指揮官懂得此一真理，且必須使他們知道士氣之重要，並要在發展與維持方面來顯示其才幹。士氣為贏得戰爭勝利之主要因素，他如領導、軍紀、技術、數量、裝備、機動力、補給、與給養等，又為振奮士氣之重要條件。士氣滋生勝利，但在一良好的領袖領導之下，部隊在長時期的艱苦中，亦能維持士氣。成功的領導者發展士氣之法，為建立軍紀，然而有一點為我們常見者，即任何一長時期的激烈戰爭，士氣總會渙散下來，除非所有官兵皆深信其指揮官最是關心於他們的幸福。以本質才能與人類同情，

在平等的基礎上，對人處事，實比任何巧妙的權術更爲重要。

空軍總司令泰德爲『統主』的副指揮官，我甚表滿意。在地中海時，他已在同僚間贏得尊敬與欽佩。他不只是一卓越的空軍軍官，亦爲一極忠實的『同盟』原則支持者。當局並同意史密斯將軍仍充任我的參謀長，如沒有他，則需組織一參謀團以指導一切，如此龐大的行動，勢將感到困難。我起初以爲不論亞歷山大將軍或蒙哥馬利將軍指揮新冒險中之英軍，皆屬有利。但當時我表示擬派用亞歷山大，因我與他共事甚久，交誼彌篤，並且他是英國戰略方面一個傑出的人才，又爲一友好的與協調的典型人物，在本質上美國人都喜歡他。

然而首相最後決定亞歷山大仍應指揮意大利之作戰。在明年夏季，我們就得採取行動，且在此行動中，仍希望有決定性的結果，因而我同意蒙哥馬利將軍，擔任指揮新冒險中之英軍。蒙哥馬利將軍有兩個爲他人所不及的特點：第一，是他很快地使英軍士兵發展效忠精神，這是一個指揮官的最大私人資本，第二，是他的稱爲『有備』戰的戰術天才，此即研究敵人之陣地與狀況，而集結自己的裝甲部隊、砲兵、空軍、步兵，以其非常謹慎精細的態度和作法來對付敵人，確保戰術的成功。

我特別感覺愉快的是雷姆賽海軍上將被任爲海軍總司令。因克寧漢海軍上將早於數星期離開我們了，成爲海軍上將中『海上第一勳爵』，雷姆賽海軍上將是一個有充分勇氣和精力的指揮官。同時也是一個能及時幫助與樂於與人爲友的人。雖然我們有時笑他過於『謹慎』，但此在英國的傳統上與實際上，爲一個海軍『高級職位』者所應有的態度。

在聖誕節之前夕，我們收聽無線電，知道羅斯福總統將有一次重要的演說。在他的講詞中，公開宣佈我調任『統主』指揮，定其名義為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此名義甚為動人，我的海軍助手卜查爾海軍中校說，他下星期的主要工作將為設計普通標徽，以表示我的特殊官銜。

在一九四三年的聖誕節那天，我在地中海有最後一次的重要行動，是日我剛巡視意大利前線完畢，然後即去突尼西亞。我在那裡遇見了首相，地中海新任統帥威爾遜將軍，亞歷山大將軍，以及一部份參謀人員。我們舉行了一個會議，研究進攻安齊奧的 (Anzio) 兩棲作戰，此行動自我離開後，已不可能在一月以前實施了；不過結果我仍為此行動所牽涉，因實行進攻，勢必使計畫程序中的運輸登陸船隻，延遲到達英國的時間。因之必須獲得我對此一計畫的同意。

當時在意大利的情勢甚為明顯，如欲堅定向半島上進攻，須由海上兩側翼採取包圍行動，否則由島上向敵人之山區陣地進攻，則前進緩慢而代價重大。我們所決定的真正問題，是意大利之戰盟軍的最高利益，究為運用充分力量以求進展，抑為在山區，僅以最經濟的人為物力作有限目標的小規模之攻擊。不過當時部隊與登陸船隻，皆未達足夠數量，以實行兩翼包圍之大規模行動，同時在意大利之西側採取行動，遠較東側為易。

我同意繼續前進，但指明僅以不足兩師之兵力，在安齊奧登陸，且離我們現在第一線一百哩，此不僅為一冒險行動，同時亦不可能迫使德軍後撤。運用戰略，誠如下棋，但過份類似亦是危險的。在下棋時必須防止老師之受威脅，但在戰爭之進行中他有時亦須戰鬥。納粹並未僅因我們威脅他們的後方而立即自非

洲或西西里撤退；相反地，他們却繼續增援來和你作戰到底。當然，在此行動中我們主要目的是引誘敵人增援意大利，不過同樣重要的，我們所付的代價必須微小。我要求此一整個計畫，應完全在代價方面去詳加考慮。我分析在安齊奧登陸，需使用數師強大的兵力始能完成重大的戰果；同時因為距離關係，要想迅速地在安齊奧建立足夠攻擊的力量是非常困難的。而這批登陸的船隻之再被運用，恐將在預定的完成日期之後了。

然而首相仍堅持實施建議中的行動，因為他和他的參謀們，不但確認此攻擊之收獲甚大，同時還約定一俟這兩師軍隊在海灘上建立後，即能使登陸船隻駛回，以備他用。我雖一再提醒其可能發生的不良效果，但終於接受了他們擬將英國亟待應用的登陸船隻駛回的確切日期，同時我還同意呈報美國參謀總長，將地中海裝備多留二星期。

安齊奧行動的結果，所付的代價果甚巨大。最初的發展情形，完全如我的總部所預料者，因為要利用登陸船隻，立即運兵增援正在安齊奧受大壓力的部隊，故轉回英國時，已超過預定日期很久。幸好此種情勢對『梳主』並無影響。但在安齊奧的預定戰果未完成以前，兵力方面尚需增至六師以上，且將在惡劣環境下作戰四閱月之久。在另一方面說來，如此足使希特勒深信我們的主要行動，乃在意大利，因此他又調來八師兵力，這大有助於盟軍在他方面之行動。

當開始轉遷倫敦時，我們地中海戰區進攻安齊奧的行動牽涉頗感不安，同時集中所有空軍至加塞爾大的計畫亦被迫放棄。此一行動之決定，似屬不了解狀況及戰區高級指揮官之責任，且不論尚有許多重大關

連的問題，亦未對部隊的『感覺』加以研究，他應負戰術上的責任；而避免干涉部下的權力，在事實上與去神上，俱與部下保持密切的接觸，否則在一廣泛而嚴重的戰役中，他必致失敗。所謂接觸即經常到部隊精視察，一個盟軍指揮官如覺得此種視察，對別國的部隊或不能避免禮節儀式，但對他自己國家的部隊，則他總可，也應該避免的。

我雖調任另一工作，但大部參謀和主要屬員均仍留駐地中海。他們對於資源與計畫等非常熟悉，正如新任指揮官威爾遜將軍一樣。因為威爾遜曾在東地中海任職，亦會與首相在突尼斯出席聖誕日會議。在那次會議中，我們對有關軍事情勢之每一因素均會詳加說明。墨斐先生與麥克米蘭先生仍留任政治方面的工作，以輔助威爾遜，因此我毋須顧慮到威爾遜將軍缺乏對法國主要官員的認識，以及美國武裝法軍計畫等問題，會使他感覺困難。

然而我在管理方面尚有許多事項須去做，自然，我在盟軍的附加責任是此一戰區的美軍統帥，須管理如此龐大的部隊的人事補給，以及處理與陸軍部來往的大量公文諸事，實為一件非常複雜的職務。

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遴選一個美國軍官來做威爾遜將軍的助手，其職責為管理在地中海方面的美軍。

因此發生了派遣兩戰區美軍高級軍官的人選問題。馬歇爾將軍和我均主張在每一戰區派遣一人，而此等人選，必須有特殊的才能與資望，並能在戰爭之進行中有良好的協助。

當時我對於分派至兩戰區的優秀美國指揮官的意見，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馬歇爾將軍的電

文中是如此的：

初期的『統主』，我認爲並不須派任英軍的與美軍的集團軍司令官。因此會破壞地面部隊與空軍的基本協調。如集團軍司令官有派任之必要時，我希望指派一位在此次戰爭中有作戰經驗的將領。當『統主』有美軍兩個軍團以上作戰時，我以爲美國集團軍指揮官應以布萊德雷充任，而以巴頓爲軍團司令，以霍奇 (Hodges) 或辛浦森 (Simpson) 任另一軍團司令，如此則他們能早日抵達英國，幫同布萊德雷在初期之行動。

我的意思是希望布萊德雷充任美國攻擊軍指揮官，至必要時再改任爲集團軍司令官。

我曾奉上一長函給您，你返抵華盛頓後即可收到。內中係概述我將委派『統主』及美軍指揮官的意見。但爲了回答您的緊急詢問，故特再行摘要電告。我以爲地中海戰區的美國指揮官應派台維爾 (Devers) 充任，讓克拉克適時能完全擔任『鐵砧』(Anvil) 的任務。

在西點軍校時，我對布萊德雷卽有深刻認識，以後在地中海數月中更其增進。由於我的要求，他在一九四三年，卽到非洲來協助我。那時他是少將，他協助我工作時有『耳目』之稱。在任何時間與地點，他均樂於去美軍區域觀察，並將值得注意之事報告我。他如此真誠協助我，且有優良的表現，固因我們之間，有深厚的友誼，而他本身卓越的才能，豐富的學識，及其在軍中的聲望亦有以致之。他和我共事最爲適宜。他初到非洲時職位是美軍第二軍的副軍長，當時是在德培薩區作戰。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卽升任該軍軍長，其時始顯出其領導的真正才能。他判斷明銳，極能識人，待人處事均甚公平，加之意志堅定。

不移，凡此種種，均爲其達致高位的原因。因此在橫越海峽進攻中，我希望能再得到他有力的協助。

升任布萊德雷爲『統主』美國地面部隊最高指揮官，與我任用巴頓的計畫，有點衝突。因此我擬將他們兩人的職務調換一下。他們皆爲我多年的摯友，諒能誠意接受我指派的任務，我將我的意思坦白告訴巴頓，他立即同意接受軍團司令之職，此際他並不妄圖高位。有此兩位幹練的將領相助，在橫越海峽之行動中，自可不需再調台維爾中將前來，且當時台維爾在英國指揮美軍，他乃一良好的軍事行政官，頗有聲譽，此種人材在非洲非常重要，以不調動爲宜。他雖缺乏作戰經驗，但在意大利方面的美國戰術行動，有指揮美軍第五軍團的克拉克將軍負責，尙不嚴重。基於此一觀點，陸軍部同意將台維爾將軍調至地中海戰區爲美軍之高級長官。

我還希望能將史巴茲調往英國。按照開羅會議的協定，東地中海區美英的戰略轟炸機，應混合起來由史巴茲單獨指揮，但現時情勢較前更需他留駐於英國，俾作必要的努力與策劃。因此，我們將美國第八航空隊司令依克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Ira C. Eaker)，自英國調至地中海，任該區的空軍總司令，遺缺以杜立特繼任。

人事調整完畢後，我預計在元月十日到英國去。不期於聖誕節接到馬歇爾將軍來電要我立刻前往華盛頓，和他以及總統舉行一短期會議。我回絕了，原因是時間不允許，而且在我未去倫敦將所有重要基本問題認清之前，即使到華盛頓會議也無多大成就的。但馬歇爾將軍不同意，仍勸我：『讓別人代理二十分鐘』，並須立即首途。嚴格地說，我應接受參謀總長的命令，而他的表示又是如此誠懇。於是我迅速地把英



國方面的事清理一下，準備回國去。一星期後再回到非洲辦理交代，因當時台維爾將軍尙留倫敦。不過如此一來，難免要虛擲極寶貴的時間了。

在我未到倫敦前，爲了必須派遣一個明瞭我的企圖的人去代理我，指導那裡的參謀人員，剛好蒙哥馬利將軍要立即去英國。他到我總部來會議，我告訴他數星期前有美軍張伯斯准將 (Brigadier-General William E. Chambers) 呈給我一橫越海峽進攻之概略計畫，我對此計畫的適當性頗表懷疑，因其企圖乃在狹窄的三個師正面上作兩棲進攻，以五個師的兵力控制於海上以作支援。我告訴蒙哥馬利，由於此一行動，被天然條件所限，使我甚爲關心。照此計畫行動，殊難迅速佔領瑟堡，倘不加以修改，則我們初期所要佔領的主要港口，與陣地之迅速建立，決難實現。

因此在我未去倫敦之前，決定指派蒙哥馬利作我的代表，指導他們重新研討進攻海灘的計畫，且須特別注意我所認爲不當的幾點，並望從速將結果送至華盛頓，給我批閱。我亦將上述觀點告知我的參謀長史密斯將軍，他一俟地中海總部繼任他工作的人熟悉一般情形後，即前往倫敦。

當我在意大利與阿爾及爾留心這些細節時，首相劇病於突尼斯，將年底始告痊可，隨後他即遠去摩洛哥的馬拉喀什 (Marrakech)，醫生叮囑他應在馬拉喀什休息數星期，以待健康完全恢復。他致我一緊急函件，要我在去美國的旅途中和他見一次面，我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如約前往。

此際安齊奧行動已確切協定，首相雖然尙未康復，但他有好動的習慣，故仍致力於發掘每一可能的辦法，以充實進攻力量，並儘速提早發動，俾得迅即佔領意大利。雖然我不相信有如此樂觀的結果，首相私

人要我仍讓史密斯將軍留任地中海區參謀長，但我未予同意，蓋指揮官與其參謀長之間的關係必須是相互的，而且此種關係各有不同。由於史密斯將軍與我非常適切，在一極大的冒險行動前，自不宜讓他離開我；再說威爾遜將軍對於地中海戰區乃一重要角色，當有他自己的選擇，縱以命令行之，亦將使其忿懣。其時首相的健康顯然不佳，但他對於安齊奧之行動頗感興趣，因此我們一直研討至深夜。

在元旦清晨四時四十五分我離開馬拉喀什，於次晨十時安抵華盛頓。旅途中並未發生意外事件，不過在飛經亞速爾群島時，葡萄牙的高射砲隊會神經質地朝我們開了幾砲。

在華盛頓我遇見陸軍部的參謀，過後又見到總統。他正息流行感冒，但很快地要我坐在他床邊談話。我們商討着許多過去與將來的行動，約在一小時以上。我驚奇他對於世界地理之精通，在他腦中，即使是一個遙遠國家的幽僻地方也很清楚。他概括地告訴我有關佔領德國後佔領方面的敵意問題，他堅持要美國佔領西北區，但當我提出反對將德國分成『國家區域』(National Sectors)的意見時，他很注意地聽着。我承認聯合佔領的許多困難，但我們不應否認此種計畫是最實際的，同時可以試探出『四分處置』(Quadrupartite action)的可能性。我又促請佔領區應從速交還民政當局，他似乎很感動，但並未認可。我和總統的許多次談話中，從不談到本國的政治，除非是偶然之間才會牽涉到。在非洲或英國看到他的兒子埃利奧特(Elliott)他也避免將政治作為談話主題。只偶一與會所至戲稱他自己為『家庭反動派與黑羊』。

當我辭別總統時，我說：『祝您早日康復。』他立刻回答：『噢，我這樣已經一年，我不過遵醫囑納

在床上，以免使舊病復發罷了。」自後我就沒有見到他了。

我在美國的短期勾留中，得有機會偕妻到西點軍校看我們的兒子，過後又匆促地去探望母親、兄弟、岳父母、以及其他的親人，他們都聚集到堪薩斯州的孟哈頓 (Manhattan) 鎮來。這種家庭探望，使我返老還童，在此以前，尚不完全了解長久的戰爭會帶走作戰人員的興趣、目的、以及正常的生活。

我在美國期間，經常接到倫敦發來的電報，所談的俱是極嚴重的問題。有時他們在我對一問題尚未熟悉其所有因素以前，要我作最後決定；但我欣悉蒙哥馬利正在策定五個師正面進攻，二個師控制海上為後續部隊的計畫，在我未返抵英國前，對此計畫自可不必顧慮。

當時英國政府對於地中海的指揮問題感覺不安，因為我仍存有該區統帥的名義。如此，則進攻安齊奧的準備工作就不能決定，而此一進攻，應在我與地中海的關係完全結束後才能執行。我獲悉負最後責任的人員在採取決定前，不無遲疑，我乃立即放棄回返非洲的計畫。同時呈報馬歇爾將軍，請立刻終止我與該區的關係，並將戰區全部權力，付諸威爾遜將軍之手。這在我個人方面頗感歉然，因我沒有回返過去所指揮的地方，與所有忠實幹部道一聲再會，以及說出我感謝他們協助的話。然而我已向部隊發表書面的告別辭，並預祝我們將在敵國的心臟再見。

## 第十三章 『統主』計畫

我於一月十三日離美赴英，主持西方兩盟國強大戰鬥部隊的機構。翌日黃昏抵達倫敦，開始作進攻的準備工作。此次和一年半以前的情況大為不同，錯綜複雜的事已經有了規律，猶豫驚慎的情緒已變為堅定的信心。將領的陣容亦屬空前，如泰德空軍上將（Arthur Tedder）、布萊德雷中將，蒙哥馬利將軍、史巴茲中將、雷姆賽海軍上將，均係身經百戰，對大規模的聯合作戰具有豐富經驗。雷馬諾利空軍元帥（Air Chief Marshal Sir Trafford Leigh-Mallory）被任為盟國空軍總司令，他在英倫之戰所表現的優越戰績，極為人們所稱頌；惟前此他尚未負過空軍與地面部隊配合作戰之責。

當我一九四二年六月第一次到達倫敦時，我的總部幕僚們皆集中於市區內。我覺得如此不甚妥當，遂決定將總部遷往市郊的適當地點；後來找到一處，但遭受反對，致未遷移成功。我們會一度集中於布希公園區（Bushey Park），在那裡很快就和英國人親睦共處，此種關係，遠超我們與其政府間在距離上所感受之不便。我的總部定名為『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縮寫『SHAEF』，即由此而產生的。

在隨後的計畫與準備，將由專家及技術學者詳加研究。對於指揮及參謀機構。有許多要項，均待考慮。首要者為決定總部幕僚最理想的編組。我奉命擔任盟軍統帥，指揮所有陸海空軍，自應將概略相等的陸海空勤代表，組成真正完整的參謀部，研究其在某種情況下強大兵團之可能需要，在遠距離之前方，設立

總部，以從事大規模作戰。如此方式的參謀編組，自屬必要。在一九四二年準備西北非作戰時期，我們會計畫採取此種編組；但最後由於所需員額過多，且當時的情況亦無此需要，因而作罷。

我們發現一可使各司令官立即集合的最有效辦法，即爲使陸海空各首長持有双重立場：一方面各司令官算爲我的幕僚，其本人與僚屬同在我的指揮下，負責推行計畫；另一方面各司令官又爲負責的指揮官，分別執行其在全部作戰中應擔任之工作。此爲在地中海作戰時所行的一般制度。我認爲新機轉中，應以考慮本戰區之狀況爲原則，雖然有些例外，自所難免。

第一個例外是空軍。我們希望在準備進攻階段，及在重要的登陸初期，獲得空軍適當的支援，直至確實佔領立足點及完全消除失敗之危機爲止，全部在英國之空軍，除海岸防衛總部外，概應置於我的指揮之下。這應包括哈里斯空軍上將(Cair Chief Marshal Aurtur Harris)的英國轟炸總隊，及杜立特將軍的美國第八航空隊等戰略空軍。此一企圖立刻引起反對，一部分由於首相及其參謀總長不同意，同時戰略空軍司令官亦不願受遠征軍戰術空軍司令的指揮。我敢斷言，他們的反對，並非由於我個人的原因，而係基於一種觀念上的差別，認爲戰術空軍司令應經常以關切前線部隊之支援爲主，不能望其適應於戰略空軍的正確性能及真正立場，甚至濫加使用。

比較廣泛地說來，此項強大轟炸部隊，以其無比的威力，可以攻擊西歐任何地點，絕不應以協助地面作戰爲主要工作；縱屬暫時性質，亦爲不當。爲答覆此種意見，我們指出：目前英美兩國所正從事的冒險，切勿遽視爲普通的戰術行動，而其結果亦與普通戰爭之勝敗不同。現在兩國的一切希望、期待、及財產

；均寄托於此次在西歐開闢的戰場，此舉如告失敗，一定會造成致命的結果。到那時可能需要將集中於英國的美軍重新展開於其他戰場，盟軍士氣所遭受的打擊，當有不可估計之嚴重性，最後恐將影響俄國的局勢，我們不難想像，他們將視盟國在歐洲的任何重要行動均屬空談，而在實際上是無補於事的，因此蘇俄或將考慮單獨媾和。

我當時所以堅持指揮此項空軍，係受薩勒諾之役的影響。因戰爭須要發揮其最後可用的一點力量。指揮官決不能全靠臨時要求或商洽，來取得這些兵力，因之使整個攻擊力量（包括該兩戰略空軍部隊在內）俱應使用於重要關頭，此點最爲重要！於是我堅決的宣佈：在我負責指揮期中，除此以外，絕不接受其他的解決辦法。自後該兩重轟炸部隊，直接受我的指揮而不屬於戰術空軍司令，並未增加我的麻煩，因副總司令泰德空軍元帥不僅是富有經驗的空軍指揮官，而且會獲得整個英美空軍的擁戴與信仰。

我無意以戰略空軍作爲戰術空軍之附屬品，正好相反地，我們切盼繼續破壞德國煉油工業。史巴茲將軍和我皆深信德國對於其備油之減少極感痛苦，此舉對於我陸地作戰的影響，必日益加深，而戰爭的勝利，亦必相對地加速。

我的建議終在四月初間被接受。自此以後，直至法比戰況緊急之期，杜立特及哈里斯都直接受我指揮。嚴格說來，雷馬諾利總部僅指揮運征軍建制內的空軍，如支援第二十一集團軍作戰的英國空軍，支援美國第十二集團軍作戰的第九航空隊，以及後來在南方支援第六集團軍（美法軍）作戰的美國空軍和大部運輸機偵察機與其他特種部隊。

對於地面部隊並未特別指派『地面部隊總司令』。因為我們的登陸，正面相當窄狹，且僅使用兩個軍團。這兩個軍團必須有一前敵指揮官，經常而且立即在初期作戰中，主持兩軍的戰術協調，幫同豪哥馬利擔任此項責任。但計畫上要求英美早日在大陸上各成立一集團軍，其作用在於以充分力量，完成決定性之突破，俾便迅速向西歐推進。每一前進路線上的地面部隊，各有其自己的指揮官，而又同時直屬於我的總部，自無在我和這三個主要地面司令部之間加設一司令部之必要。否則一國三公勢必陷於混亂。其實現有之三位集團軍總司令，實際即為各該地區的地面部隊總司令，而在每日作戰中，每一區域各由一戰術空軍加以支援，後來自南方進攻之法國集團軍，亦係採用此種同樣方法。

關於此點，在實施作戰以前，很久就會加以充分討論，且全體均甚諒解；但許多英國軍官——不包括在我總部內者——遵循他們傳統，堅持此種三頭指揮方法，認為應有一單獨的地面部隊總司令，作為副的最高統帥。

由於我的要求，將巴頓將軍自地中海調來，因之本戰區又得到一重要人物。我和巴頓常一同消磨漫漫長夜，並經常在拂曉前數小時交換作戰意見。和他談天，令人覺得振奮，不易疲倦。我們常常忘記在夏令時間中，黎明以前就應該開始辦公的。

我特別指示巴頓，應該避免舉行記者招待會，或是作公開演講。他有爆炸性的演講天才，不論在什麼環境，他常喜以奇炫的論調，語驚四座，遺差不多成了他的第二天性。當他到達英倫不久，向一個美國部隊所作的演講，曾引起軒然大波和輿論的抨擊。我深知他如能停止其公開演講，則在戰爭中成爲一重要人

物質屬易易。他誠懇地答應當如此做去。

不幸後來他又引起一陣風波。那是在一次英人的集會中，他發表了一項不適當的意見，他說戰爭勝利之後，英美必須聯合起來統治世界。

他在西西里慰問傷病官兵開出的掌摑事件，大家猶未忘懷，此次的演講，又迅速傳佈於全世界，引起嚴厲的批評，說他完全不適於指揮大軍作戰。這使我開始懷疑我是否有支持老友的能力，及對他有否不可動搖的信心。他的演講所遭到的評擊，我並不如何重視；但我對其違背諾言所造成的結果。則爲他對其缺點永遠不思有所改進，此點實屬異常重要。

經我研究之後，迅速發見有兩點，影響我仍將信託並支持他的決心：第一是在集會之先，巴頓會拒絕演說，後來由於主席的堅持，而演說的目的乃在贊助該會的特別宗旨；第二是他會獲得保證，該會完全爲私人性質，沒有記者在場，任何言論決不向外洩露。

爲此事件，我和陸軍部之間往返的電文甚多，結果部長和參謀總長仍與往常一樣，命我視戰爭的需要去判斷事實真相，而予以處理。

當我正在考慮此一問題時，巴頓無精打采地前來見我，請求解除其職務，以免使我爲難。最後我明白告訴他，我決心將此事置之不理，並預定命其充任第三軍團司令。他感動之餘，自不能不爲之動容。因爲任何人來處置此事。都會感覺困難的，除非是他的知友才能諒解。他深深地懺悔，說他不僅使我感到許多麻煩，而且想到我可能將其免職時，還會經猛烈的批評我一番。由此看來，他的感情極易走上極端。我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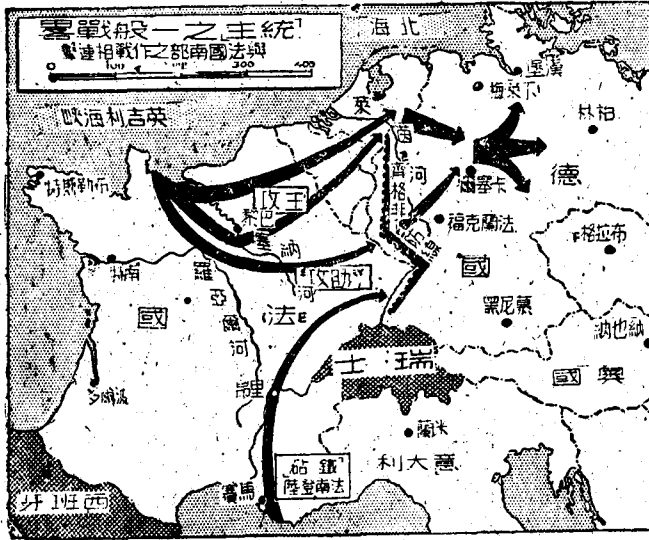
告訴他：「戰爭的勝利還沒有到來，希望你從速帶罪圖功，好讓世界人士謂我尚不失其知人之明啊？」

長期作戰的戰略概念是很重要的——兩棲攻擊僅係其開端而已——應該及早確定。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的指示極為簡單，僅僅訓令我們在法國海岸登陸，爾後擊破德軍地面部隊。其中重要的一段是：「進入歐洲大陸，與其他盟國相連繫，將德國心臟地帶之德軍殲滅。」此殲滅敵軍之目的，乃為一種指導原則；至地理上的要點，我們僅考慮那些對敵人作戰指導有重要關係，或對我軍進攻時陸空軍工作為補給交通之中心地點。

西德的心臟為魯爾(Ruhr)，該地乃戰時軍火工業的主要中心。西德第二個最重要工業區為薩爾盆地。此二地區內，蘊藏着德國大部戰爭力量。

大部隊渡萊茵河的天然路線，一在魯爾之北，一在法蘭克福(Frankfurt)區。再向南方，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附近渡河，亦屬可能。這些路線中，我們認為北方的一條最為重要，第一，在魯爾以北的萊茵河附近，其地形最有利於採取攻勢行動；第二，自萊茵河稍為推進後，即可將魯爾及其戰爭工業和德國的其餘部分截斷，第三，考慮在北線作戰，自後勤觀點上為一良好地區。安特衛普(Antwerp)為歐洲西北部最良好的港口，該港之佔領及使用，可使我軍交通線大為縮短，當我們到達德國邊境之後，後勤問題顯然必日趨嚴重。

我們希望粉碎德國的最後抵抗力量，但僅將我們的力量，投入北部海岸方面的一條窄狹路線上，恐不能達到目的。德國野戰軍未能擊破，我們勢將在各要點遭遇敵軍堅強的抵抗；如我們將兵力分於全正面作



攻勢部署，則係以我們的前鋒去和敵人集結的守軍相對抗，如此首要者須能集中全力並使之全部機動，方能達到完全殲滅敵野戰軍的任務。

為避免阻礙迅速獲得充分的力量和機動以殲滅德軍起見，計畫在突破之後，立即以廣正面前進，而以左翼為主攻。似此我們即可迅速使用比利時的重要海港，並可攻佔敵人配置秘密武器的地區。如由此再向前推進，則可直逼魯爾。我們又計畫自始即向薩爾方面前進，在確實佔領比利時海港及左翼以至可以威脅魯爾的位置後，此舉亦有成功希望。當我軍向該方面前進時，敵人或以為我們是為了實行自南方龍河流域(Rhone Valley)的進攻計畫，因而感覺薩爾盆地的安全無足顧慮。如此聲東擊西，可使我們

提前獲得若干巨大的利益，例如可以解放法國爲我們增開一條交通線，使自美國運送部隊和補給更爲迅速，而且充分，並可截斷交叉點後方之德軍後路，而加以殲滅。此舉可讓我們儘量使用所有部隊對敵作戰，無須建立綿長的守勢側翼，而將部隊用於消極的任務。

如這些行動都能順利完成，爾後我們必須擴大範圍，設法向敵人前後夾擊。至此時，我們可以想像敵人必對保衛齊格非防線 (Siegfried Line) 及萊茵河。

一九四四年五月，根據進口港估計，當我們決行強渡萊茵河時，可能有精銳部隊六十八個師。此項數字，尚不包括地中海方面的部隊在內。我們可用三十五個師，前進至軸心的亞眠 (Amiens)——摩柏日 (Mauberge)——列日 (Leige)——魯爾之線。據估計，此爲沿海峽進攻可使用之最大兵力。這樣一，我們尚餘三十三個師，連同自法國南部轉用於威塞爾 (Wesel)，沿萊茵河南至瑞士的其他作戰部隊，均無用武之地。所以除非我們能夠消滅齊格非防線，否則就祇能守魯爾以南之線。在此情勢下，敵人則享有一切利益，能够任意集中其力量，作有力的反攻。

但我們如能得到萊茵河之線，則局面就將完全改觀。我們將在整個戰場上獲得相當的安全，全部兵力均可用以採取攻勢，不致僅僅使用三十五個師，而局限於魯爾以北的一條路線上。

還有些其他的考慮，都指出在對德國內部採取最後攻擊之前，應先取得萊茵河全線。我們的目標，乃在擊破德國野戰軍，如能於該河以西將敵壓倒殲滅，則其將來保衛萊茵河之可用兵力，勢必趨於枯竭；同時蘇軍業已進入波蘭，德軍大部兵力，均將牽制於東線，以應付未來的俄軍攻勢。最後在萊茵河以西我軍

之補給線便縮短了。假設如此尚不能擊破德軍，則我們又豈能希望於茵萊河以東達到此一目的？布萊德雷將軍、巴頓將軍、以及我的全體幕僚，都同意這計畫的觀點，主張通過麥次 (Metz) 缺口及阿登 (Ardennes) 之北，以兩路並進。

對於次一步驟的進行，我們因預料魯爾為敵人重兵防守之地，最好採取双重包圍。為達到此目的，我們計畫北方之攻擊以交通線之限制為度，法蘭克福方面之攻擊，則盡其他因素之許可而作決定。我們深信此兩面攻擊，一旦會合於魯爾以東之卡塞爾 (Kassel) 附近時，在軍事上德軍一定是絕望的了。在任何狀況下，我們祇要一旦插足於卡塞爾，即易於由翼側採取攻勢，而結束此次歐陸之戰。

此等連續的行動計畫及其可能的變化，俱為長期討論的主題。但在批准的一般計畫中，我們的指導作戰大綱是如此的：

登陸於諾曼第海岸。在諾曼第——布列塔尼地區，突破敵人之環形陣地，從事一決定性的戰爭，準備所需物資。(登陸作戰之最初兩階級中，戰術上由蒙哥馬利指導。)

以兩集團軍行覆正面追擊，加強左翼，以取得必要海港，進逼德國邊境，威脅魯爾，右翼應與自南方攻法國之部隊連繫。

沿德國西部國境建立新基地，取得比利時布列塔尼及地中海港口。

當吾人集中兵力為最後一戰時，應使攻勢毫不中斷，用以削弱敵人，而為最後戰鬥，爭取有利態勢。

於萊茵河以西，完成擊破敵軍之目的，同時尋求渡河的橋頭堡。

最後對魯爾攻擊，採取双重包圍，仍須加強左翼，並隨時決定方向，迅速突入德國。  
掃蕩殘餘之德軍。

攻擊開始日前，曾在幕僚會議中將總計畫詳密擬定。且在戰爭之始終，未嘗瞬息將其離棄。

我們對作戰時間之決定，頗感困難。在德黑蘭會議中，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曾允許史達林於五月開始攻擊，但我們知道，凡是在該時期內選定任何日期，均可符合政治領袖們的意圖。

為爭取最長的良好作戰天候，攻擊以愈早愈好。另一要求提早攻擊的原因，為德軍之繼續積極加強其海岸防衛。由於海峽的氣象，五月間潮汐和日出時刻為最利於登陸的最早日期，於是我們即選定五月初為攻擊開始日。

由於情報上的提供，德人在新式長射程武器方面已有進步，此亦指出有提前攻擊之必要。

春季中，華盛頓方面一再派遣參謀人員來總部，將最近德人對於細菌及原子彈等新式武器的發展情形，秘密傳達。據稱美國科學家對這兩種重要武器，已獲得新的進步。他們根據自己的結果，推測德國方面亦有同樣的進步情形。此種報導，係由倫敦情報機關所供給，並利用空中照像詳加研究，期能發現此種新設備。自然，此種新設備，只有在新式戰爭中方能使用。

英美兩國之最優科學家，均奉召協助我們判斷敵人對於新武器進步之可能性。一九四四年的準備時期，我們唯一有效的反行動，乃對各科學家所相信的德國製造新式武器的歐洲各地，暨建立發射設備的沿海各地，普遍實行轟炸。

在此長時期中，情報機關的判斷根據極少，因之對於德軍新武器進步的判斷，常常發生錯誤。不過在我們發起進攻之前，情報專家已將德軍武器之出現，及其性質與能力，供給我們作為正確的判斷資料。

其後將登陸日期自五月延至六月，原因有二：其一為重要而且具有決定性的原因，即我們堅持擴大摩根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Frederick Morgan) 及其幕僚在倫敦所擬的原定計畫。摩根將軍係一優秀軍官，極獲馬歇爾將軍的信賴與倚重，我對其評語亦復如此。他在我到達前數月，已完成一詳細計畫，積極從事集積及補給等準備，俾能如期開始攻擊。摩根將軍個人贊成我的意見，但其計畫的基礎被局限於船隻登陸艇及其他物資，致攻擊力量不够雄厚。他計畫在正面上僅使用三個師，而我則堅持需要五個師。我報告聯合參謀首長會議要求增加大量登陸艇及其他作戰物資，即或因此而延期一個月，亦在所不惜。結果得到了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的同意。

另一使延緩登陸日期的原因，為我們依賴空軍的作戰效果，與日俱增。過早的攻擊，使空軍對法國重要運輸中心集中轟炸之時機太少。我們預期在五月中，天候漸趨好轉時，可望有更多時間及更佳機會阻止德軍預備部隊的行動，並將德軍消滅於海岸附近。對於通達戰地各主要公路及鐵路要點，加以有效之破壞，乃為作戰計畫的主要手段；而登陸日期的延緩，使我們對於利用良好的夏季天候以從事大戰的意圖歸於失望。

為配合作戰總計畫，我們會詳細考慮，在攻擊地點方面，設法欺騙敵人，誘使敵人相信我們將於最狹點渡過海峽，直接攻擊其堅固據點加萊。蓋在此地區內，如能順利成功，許多方面對於我們均為有利，不

僅其海灘最爲良好，且與英國海港及德國邊境均極接近。敵人好像看到了這一點，因之在此處特別配置了強大的部隊，加強海岸工事，幾乎使我們不敢相信可自海上順利地施行攻擊，除非付出重大代價；即或登陸成功，亦可能無法得到任何決定性的結果。但我們認爲敵人將會相信我們照此行事，同時採取各種方法加以誘致，使其情報處對我們的行動完全蒙蔽，而相信我們攻擊的主正面確爲加來。

馬歇爾將軍和我，經過很久的考慮，擬於法國南部採取助攻之舉——希望以之作爲橫越海峽的必要補助行動。當一九四四年初策定該項計畫時，所有主要指揮官暨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對此均表贊同；但我們在倫敦研究時，發現縱於六月選定攻擊日期，盟國仍未具備足夠的登陸艇和其他所需力量的設備，而能同時自海峽及地中海兩方面進行攻擊。

當時美國正在太平洋採取攻勢，計畫所需之登陸艇，不能自該戰區轉用。因此，蒙哥馬利將軍致我一函，他棄法國南部的攻勢。我們稱此一戰役代字爲「鐵砧」。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蒙哥馬利將軍致我一函，他說：『我堅決主張現在完全將「鐵砧」放棄，我原反對此種主張；但爲使「統主」首先獲得充分船舶，除將南部攻勢延緩外，顯然別無他途可循。不過我們的結論是，以爲這樣並無特別不利之處，至少是比較兩方面都不能有所行動爲佳，因在地中海的盟軍，即可牽制法國南部的德軍，當其最後不得已而轉用該區兵力時，我們在南方的前進勢必大爲迅速。因之我同意延緩預定應於六月十五日以後實施之南方的進攻。』

我們在進攻準備中運用空軍之計畫，遭遇激烈的反對。尤其是政界方面的人士更爲厲聲。因破壞法國重要橋樑、飛機場、及主要鐵道幹線，勢必傷害法國人民。我們雖計畫對於大都市僅轟炸其週邊要點，破





時間內，亦不可能將法國的每一交通要地加以充分掩護。我們總計畫中所選定之進攻區域自不能洩露，因之須要採用對敵欺騙的方法，在每次實施重要空襲之同時，不斷在加萊附近選定之若干目標予以嚴重的轟炸。

對於轟炸的價值及其必要性，曾加以長久而熱烈的討論。在人道上，我們自然是同情的，最後邱吉爾和他的政府，以及法軍內地司令官科尼將軍（General Pierre Joseph Koenig），都一致贊同按照擬定的計畫實施攻擊，希望我們有效地採用警告居民的方式，而儘量減少死傷。後來事實證明，不僅平民死傷有限，即整個法國亦泰然接受他們的命運，對盟軍毫無反感。我空軍除轟炸法國交通網外，並不斷襲擊德國煉油及其他重要戰時工業。此外又經常向德國空軍挑戰，希望於登陸前完全將其壓倒。

此時陸空軍的參謀，在實戰中力求陸空協同的完善。我們久已不用『地面部隊的空中支援』一語，乾脆稱之為『地空』（Ground-air）。此種互相依賴性，即新式戰爭的本質。地面部隊必須佔領並確保有利地點，俾空軍能猛力接近前線作戰；另一方面地面部隊又必須經常得到空中支援。在歐洲戰役中，空軍常有每天飛行一萬次戰鬥任務，以擔任地空作戰者。

在計畫一次戰術攻勢時，常隨同發生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即保養、供應、配置、及補充的方法。

任何大規模登陸作戰，常須於數日內獲得永久性的港口設備，否則只有中止進攻一途。盟軍的登陸器材包括戰車登陸艦、戰車登陸艇、水陸兩用戰車、及其他船隻；對於既設海港的直接依賴，則大為減少。此種劃時代的大量裝備，後來成爲擊敗德國的主要力量，毋待贅述。

雖然所有的裝備和器材，均能在普通海灘上登陸，但並不是說絕對不需要港口，這在主戰場上更是如此。英倫海峽終年都是狂風暴雨，波濤洶湧，冬季尤為厲害，為確保補給靈活，唯一可靠辦法為佔領良好的既設港口。

由於敵軍海岸防禦的堅強，海港之佔領自不能遽操左券，因之必須同時想出一種在海灘儲存補給的方法，以免受到暴風雨的影響。我們知道縱將瑟堡佔領，其港口容量及通達該港之交通線，亦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為解決此一難題，我們設計在諾曼第海岸建築許多人工海港，有人諷刺此種解決辦法是非常奇怪的計畫。

第一次我聽到這建議，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由蒙巴頓海軍上將於一次會議中所提出的，他說：『如港口不敷應用，我們可以在後方建築，然後將它拖運到前方去。』當時這建議的反應是嘲笑與侮蔑，孰料兩年後竟成爲了事實。

我們設計的碇泊場有兩種普通的型式：第一種名爲『鵝莓』(Gooseberry)，係利用許多沉船，由船首至船尾連成一線，作爲一避風之海岸，使小船及登陸艇得以隨時卸載，除非是氣象過於惡劣。另一種名爲『桑椹』(Mulberry)，此實一完整的港口。這兩種人工港，均在英國造成，分解拖運至諾曼第海岸。它的主要部分，爲一堅固的三合土駁船，叫做『鳳凰』(Phoenix)，形狀有如匣子，重量不大。當許多此類駁船沿海岸首尾相接地沉下時，即可抵抗任何風浪。凡屬新式海港。有便於卸載的補助設備及所需的各種器材，均應有盡有。英美軍兩方面各有『桑椹』人工港一，『鵝莓』人工港五。

根據地中海的作戰經驗，我們每師在戰鬥中每日消耗補給品爲六〇〇—七〇〇噸，就是說，我們每日需要補給這樣多的物資。加以我們需在海灘集結預備之部隊、彈藥、及補給品等，俾我們在相當時期內能再行推進，採取決定性的行動。故此時最重要者，更爲將重工程及建築器材運來，準備修建佔領的港口、鐵道、橋樑、及機場。至有關後方計畫，則爲迅速將傷亡撤離海灘，轉運至英國的大醫院。

盟軍總部主管後勤者係蓋爾中將和克萊福少將，他倆經驗豐富，且極幹練。美軍後勤司令係李氏中將，他乃一具有長期經驗的工兵軍官，勤猷卓著。由於他對軍紀的要求嚴格，爲出名重視紀律的人。他不但忠於職責，而且判斷正確，實一品格高尚能力超群的行政官。我認爲他乃現代的克倫威爾，並讚美他的創造性格；但我擬改變他那過於嚴厲的態度。蓋硬性方法，僅能在一種需要用鐵腕的動作下才有效果。

我預料在開始攻擊時，將發生許多特別的戰術問題，其中有些是非常難以解決的。我和各主要指揮官及幕僚經常討論，以求適應計畫的進展。專家亦常出席，提供技術方面的意見。

戰術及作戰方面的顧問，爲一批我所相信的軍官，如美軍之布耳少將 (Major General Harold R. Bull)，尼文司准將，和英軍之懷特萊少將。

在英國東部的一個秘密地點，英軍會造成德國可能用以抵抗我們攻擊的各種技術障礙物，如掩體、石壁、縱深的有刺鐵絲網、地雷區、水底及岸上軌條岩、防戰車壕等，與德軍防禦設備的模型相同。後又從事設計破壞此等防衛設備的方法。他們在此處實地試驗各種裝備，進而發見新的戰鬥技術。

這些經驗中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使用一種新式的彭格洛爆破筒 (Bangalore Torpedo)。此種裝備

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在一根長管裡面裝配炸藥，拋擲於雷區，引起在該區地雷之全部爆炸。在雷區中間，開設一條狹窄的路徑，使部隊可循此繼續前進攻擊。其餘部分之地雷，則由後方部隊負責清掃。此種爆破筒早已使用於戰爭中，但英軍在使用它時，獨出心裁，在余曼戰車上裝上許多砲管，管內均裝一爆破筒，砲管指向前方，實際上後面是槍，槍上裝以黑色藥包，戰車前進時，這些改裝的槍自動連續發射，爆破筒遂於戰車前方約三十呎處爆炸，如此即可在雷區中間開闢一條道路。每一戰車攜帶之爆破筒，約可清掃五十碼，此種創意，乃由戰車駕駛手在其比較安全的裝甲掩護下，代替毫無防護的步兵從事此項危險工作。我從未見過此種特殊裝備在戰鬥中使用過，但由此可見我們正盡力在解決步兵問題。其他用以超越防戰車壕的移動橋樑，火焰噴射戰車，及其他破壞地雷的方法，經常在發明與試驗中。

陸軍的士氣常為高級指揮官所注意，有時此項注意力又移向其他特殊方面。譬如有一專欄作家，估計歐洲西北海岸任何登陸部隊必招致百分之八十一至九十的損失，此種不負責任的論調，足以引起指揮上的恐懼和不安。布萊德雷及其他的人，都利用許多觀察部隊的機會，痛斥此種不懂戰爭不明事實者所發表的荒謬言論。布萊德雷預言攻擊的損失，將不致超過其他同樣規模的戰爭。我們對於他的估計儘量加以鼓吹，並用其他方法以阻止那悲觀的預言，俾免動搖軍心。

我們的空軍正在準備與支援階段，其計畫策定極為周密，對春季準備時期的戰果，每週均加以檢討。潛艇和飛機的搜索毫無間斷，情報的蒐集來源也很多。海軍計畫中，包括一般的掩護，掃雷巡邏，砲火支援，人工港之建造，佔領港之修理，以及渡過海峽補給之維持等事項。對於敵之海岸防禦，亦會詳加研究

，每一據點的攻擊計畫係根據照像而策定者。使人最感焦慮的事，乃海灘障礙物之不斷增加，且大部位於高潮時之水面下。部隊和裝備補給的登陸計畫，連篇累牘地，均力求切實而詳盡。到達乘船港口之路線，離港登陸之時間地點，宿營之警戒偽裝，及成千成萬的有關事項，均在事先慎密決定，並在可能時預行演習。

我認為高級指揮官應利用機會到各部隊去視察。據一參謀記載，自二月一日至六月一日的四個月中，我會視察過二十六個師，二十四處機場，五艘戰艦，和無數的倉庫、工廠、醫院。布萊德雷、蒙哥馬利、史巴茲和泰德，都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此種視察連帶舉行着多次會議，均為重要而具有價值者。

士兵每喜見到指揮他們作戰的人。指揮官如對他們疏遠或冷淡，必致發生怨恨。我們的視察雖屬走馬看花，但正足以表示指揮官對士兵的關懷。故指揮官對於視察工作，切不可畏縮不前，或感到厭煩而放棄本身的職責。我們應經常和部屬見面，和士兵談話，在體格許可範圍內，並應親自參加他們的活動。這在精神上確有很大的效用，而精神和其他方面的要素，同樣是戰場的主宰。

當我們的船隻在港口附近集中時，英格蘭南部遂成爲一座巨大的營房、彈藥庫和飛機場。由於我們的要求，英國政府將這區域和英國其他各地的交通完全加以封閉。英國與北愛爾蘭（Aire）之間也是一樣。因爲中立的北愛爾蘭隱藏着無數的間諜，英國政府爲了澈底保密起見，不顧人們的忿怒與抗議。甚至採取史無前例的步驟，停止英國和外國之間的任何通信，並取消沿海航線。此舉使我們將此大批船隻完全用於軍事。因此海上交通實際已形停頓，縱屬主要商品之運輸，亦極困難。而鐵路因之負擔過重，旅客來往頻

繁，甚為擁擠。由於建造巨型人工港，雇用了成千成萬的人，更顯出緊張忙碌的現象。

厭戰的英國，對於此種不便和困難，並無怨言，堅決支持我們的決定性行動，接受其首相邱吉爾的領導。一般民衆自願讓出道路，不惜田園遭受踐蹋，且甘願列隊等候很少到達的火車，接受一再減少的分配食糧，俾不影響部隊的補給與運輸。

放棄五月為攻擊開始日之後，根據月齡、潮汐、日出時間，我們考慮次一適宜時間當為六月五日—七日。我們希望護航隊在夜間渡過海峽，以秘密兵力及其攻擊方向。我們希望是月明之夜，以便於空降作戰。我們需要於地面攻擊開始之前，有四十分鐘的白晝時間，以完成轟炸和攻擊準備射擊。最後我們必須在相當的低潮時期實施攻擊，因海灘障礙物須在未被淹沒時即加以掃除。由於登陸時期受此類主要因素所限制，故其選定準則，實際全賴氣象的預測。

在此三日以內，如不能獲得滿意的一天，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為失去這機會以後，至少需延期十四天，甚至於要二十八天。似此一再更改拖延，其進攻期間之秘密勢難保守，而進攻部隊必須撤至原地，至時再度擁集於集結區域；且其原有地點業已由其後續部隊接替。此種複雜的行動，勢必造成混亂，士氣亦必大為低落。因如此須停止二百萬人以上的活動，而可供作戰的良好天候又為期漸短；反之，敵人的防務却日趨加強。其結果，整個英國將會感到我們的行動發生了甚麼錯誤，英美對此之沮喪，亦恐引起不幸的反應。尤其在背後原來隱藏着一種憂慮，認為敵人正在法國沿海增加新的有效秘密武器，此種武器對於我們的海港，特別是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的威脅，實不堪想像！

在此緊張時期，我們遇到此種無法控制而又可能陷全局於混亂的狀況，自然格外顯得緊張。有些士兵說：『天候常常是中立的。』誠然，沒有比天候更爲不可靠的東西了。尤其對於全賴良好天候發揮作戰威力的空軍，更感無措。假如我們永遠遇到惡劣天候的話，納粹也許不用其他方法即可防守諾曼第海岸了。

特別難以決定的，是我們對柯坦丁半島實施空降攻擊的計畫。我和布萊德雷主張自猶塔 (Utah) 海灘進攻該半島東海岸，因爲如此一來，則容易立即佔領瑟堡；否則敵人將在狹小海灘陸地上打擊我們，可能導致我們戰爭的失敗。我深信在猶塔海灘上的迅速成功，是整個戰役真正成功的先決條件。

柯坦丁半島上可用的海灘，極爲有限，它的後面是一廣闊的湖沼，但此湖沼僅有少數地方可通至該島內的堤防，假如這些堤防的出口爲敵人所佔領，我們的登陸部隊勢必被關閉於口袋內，而爲敵人的砲火所殲滅。

爲解決此項困難，我們計畫以美軍兩個師降落於柯坦丁半島，佔領這些堤防的出口。但該地波克 (Bocage) 村落中叢樹極多，大而結實，極不適於空降作戰，且運輸機和滑翔機所須通過的海岸線，敵人的高射砲早蟬集在那裡。我們估計敵人的機動部隊除擔任對空射擊外，將乘我兵力尙未集結以前，用以對抗我傘兵和滑翔部隊。

整個計畫，自建議之初，即引起許多議論。但布萊德雷和高級空降將領李奇威少將，對於空降作戰的必要及其可行性，完全同意我的見解。此一計畫早經批准，誰知在攻擊開始時却成了問題。

參謀人員負責推行、協調並記錄，所有細節，亦與倫敦、華盛頓的許多機關經常合作。在準備時期中

，華盛頓不斷派遣幕僚來總部視察，俾資明瞭作戰的需要，確定運輸的日期，並討論人事、警戒、照相、秘匿，及千百有關事項的計畫。

索姆維爾的主要助手魯特新少將，在英國勾留了幾個星期。他和我們會研究辦法以確保補給能自美國工廠送達前線，而不致受到阻礙。有時我們和英國內閣的艾登、貝文(Bevin)，來自美國的史汀生、斯退丁紐斯(Stettinius)、美國駐倫敦代表溫南特、哈里曼(Harriman)、畢德耳(Biddle)，以及來自非洲的戴高樂等人，舉行會議，這些會議討論各種問題，包括將來作戰區域的控制，以及德奧兩國的治理等計畫。

在此時期中，我和首相保持經常的接觸，此於兩方的合作上，頗為有利。他對於每一重要報告，皆極感興趣；且當我們要求英國普通機關採取特殊措置時，能給我們許多有效的援助。

我常因業務上的關係，去訪問巧貴斯(Chequers)。該處係首相寓所，曾為克倫威爾所據，其位置、建築、傢具，均具有歷史意義；且郊外風光幽靜，我漫步其間，曾為之心曠神怡。

首相的宴會，常要求賓客於黃昏前到達，晚餐後照例放映電影短片。餐後舉行業務會議，約在十點半左右開始。經常出席者為艾登和幾位英國參謀首長。會議中所討論的各種問題，均一一予以解決。有時會議延至翌日晨間三時，方告結束。戰報自倫敦隨時發來，邱吉爾常參與英國各首長擬定命令，甚至純粹軍事方面，有時僅屬戰術性質的問題。

在這些會議中，我認識了不少人。其中英空軍參謀長帕塔兒空軍元帥，對於軍事有高深的素養，且為



一精幹的人。他誠懇有禮，意志堅強，和他討論戰爭的任何問題，不論是否屬於空軍範圍的，均能感覺到愉快。他在英國軍民以及美國指揮官之間享有盛名。他具有高尚的品格，且能完全控制感情之衝動，縱在最劇烈的辯論中，我從未見過他的喜怒哀樂顯色。

邱吉爾在另一方面，對於大多數會議，很注意精神上的因素。有一天一位英國將領提及士兵時，偶然用『Bodies』此字眼，首相即厲聲指斥，覺得以如此冷血方式來談士兵，太不人道，好像士兵就是貨物，甚至當作屍首看待。對於此點，我亦常有同感。不過，我當時又同情該將領無辜地受到首相的難堪，因為此一字眼本為英國參謀軍官的術語。

巧賈斯和多數英國家庭一樣，備有一本來賓簽名簿，客人於進門時均應簽名。有一次我赴南部海岸旅行，順道去訪邱吉爾，約十分鐘後辭出。正當我登車時，發現他的管家正等着和我說話，他說：『先生，你忘記了那簽名簿。』他那嚴肅的語調，對我的疏忽似乎很難寬恕。我趕緊向他道歉，然後才繼續我的旅程。

邱吉爾雖常有偏見，但具有激烈的人道立場。一九四四年二月倫敦遭受『小閃擊戰』時，他常利用機會，促使我進入倫敦的一所特別地下室。那是一套完整的房間，有廚房、客廳、臥室、和秘密電話，我雖從未使用它們，甚至未曾見過，但他常極注意我的安全，而對自己反不加留心。在空襲時，他唯一的關切是看當時正在倫敦高射砲隊中服務的女公子瑪麗。

在我的歷次會議中，邱吉爾一再說明他對於大戰的希望和態度，後來所表現的更為樂觀，但仍未完全

祛除其懷疑態度。他一再向我說：『將軍，你如果在來年冬季，能以盟軍三十六個師攻入大陸，立穩腳根，並能確實佔領瑟堡和布列塔尼半島，我將向全世界宣佈，稱頌這是一次最成功的戰爭。』有時還要加上一句：『假如除此以外，又從敵人手中佔領了列哈佛爾 (Le Havre)，解放了美麗的巴黎，我將斷言，這是現代戰爭中的最大勝利。』

我常常回答他說：『首相，我保證你來年冬季將看到盟軍推進至德國邊境。你僅計算現有的三十個師，但我們將從地中海轉用十個師，並經由我們所佔領的港口，立刻從美國增援四十個師。』

他懷疑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夏秋季有如此成就，『一切等後來再說吧，反正我的宣佈還沒有發表。』他對於我所描述的畫面雖不作過分的幻想，但即令德國人死戰到底，他仍會笑着說：『親愛的將軍，領袖們的樂觀總是好的，我贊許你的熱忱。只要在聖誕前能解放巴黎——我們並不作更多的要求。』

四月七日，蒙哥馬利將軍由海空參謀人員合作，完成一地面的進攻海灘的詳細計畫。我們在倫敦聖保羅學校 (St. Pauls School) 召開一個大會，費了一整天時間對此計畫詳加說明、研討和協調。

該計畫規定以正面向南直接攻擊法國海岸，美軍在右，英加軍在左，最右翼是攻擊瑟堡半島的猶塔海灘，左翼依托奧恩河口 (Orne) 附近，整個攻擊正面長達六十哩。

我們希望佔領使大批戰鬥轟炸機接近戰線和戰車最能發揮作戰威力的地區。計畫中規定英第二軍團應儘速佔領克恩 (Caen) 以南的平原，該城右方，美軍向南前進，於奧瑪哈海灘相連繫，更向右即為柯林斯少將 (Major General J. Lawton Collins) 的軍，在猶塔登陸後，以迅速佔領瑟堡為主要目標，因大量

德軍位於加萊 (Calais) 地區，其目的似爲保持該區和諾曼第間的交通，故我們判斷敵人必集結重兵於克恩地區，固守瑟堡，以阻止我們使用該港。雖然布萊德雷估計美軍佔領瑟堡需時十天至三十天，但我們希望以奇兵早日佔有克恩附近地區。自然，這全要看我們的幸運如何了。

蒙哥馬利的詳細計畫，曾估計佔領各地區所需時日，此項估計見『統主』預定計畫圖。

圖中所示各線，自然不是登陸計畫的主要形式，因爲第一個大目標，乃攻佔一完善而牢不可破的海灘，從此處我們可以迅速在法蘭西發動一次決定性的戰役。預定各時期的進展，常有助於補給參謀，他們可根據此種範圍擬定計畫，以求與作戰密切配合。圖上預定的九十天到連線，實際上後來還超過了一點。但初期作戰則沒有完全做到。在此種狀況下，不免發生若干困難。

業已付諸實施的空軍計畫，主在尋求殲滅德國空軍，破壞鐵路公路要點，孤立預定進攻的海岸地區。對於攻擊開始之日，空軍負責毀滅選定之敵人，及海岸之防禦。當部隊向內陸推進時，擔任空中掩護和支援。

由於海岸雷區的廣闊和稠密，海岸區域的地形和性質，使海面活動範圍極小，致使海軍計畫非常複雜。但關於掃雷護航、準備射擊、砲火支援的整個計畫，以及對敵海面及潛艇的一般作戰，都有周到的準備。關於部隊的給養補充，軍需品的運送，以及其他的後勤事宜，也同樣計畫得充分而完備。

五月十五日，在盟軍總部監督下，假聖保羅學校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英國的主要參謀首長，內閣閣員，英王和多數盟軍將領均曾出席。此次會議，史末資元帥 (Field Marshal Smuts) 也和邱吉爾同來參

加。在整個戰爭期中，我未出席過像如此的盛大會議。此次會議的目的，係將前次會議中的疑難問題，確實予以解決或修正；同時亦爲促使各指揮官注意最高統帥部的整個方針，與其可能得到的支援。此外，對給予調至港口乘船期間小部隊的命令要旨及應注意之點，加以檢查確定，並特別注意保密。

由於此次會議，使我們獲得機會親聽英王和首相的演講。邱吉爾發表其戰鬪性的演說，使用其特殊力量來打動我們，特別是對於我們美國人。他說：『諸位先生，我對此一偉大事業，漸具信心。』此語之用意，乃表示他雖常懷疑本計畫之可行性，並曾主張擱置；但此次的進攻已被其贊成，並和我們一致相信此乃取得勝利的真正道路。會議中充滿了悲壯氣氛，不僅表示初步計畫和準備已臻完成，且由於各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已詳細獲知他們在整個戰役中所將受到的援助，而加倍增強其必勝之信念。

在開始進攻之前，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作戰部門，和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部，均設於南部沿海的朴次茅斯，此爲我們主要的乘船地區，海軍亦在此處構成通信網，在攻擊開始之初，使我們和在前進中的大艦隊每一部分保持連繫。

此時作戰參謀均已進駐朴次茅斯。我感覺在攻擊開始日之前，唯一要作的重大決定，乃確定進攻的日期和時刻。但在瑟堡半島上空降作戰的老問題，又重新被雷馬諾利空軍元帥提出。五月三十日，他一再向我表示，反對將兩個精銳師作『無謂的犧牲』，認爲不適宜的登陸地點和預期的抵抗，實爲一種難以克服的危險。而左翼地區的英軍空降師，便無此種危險，損失亦不致太嚴重。但美軍空運部隊方面，着陸以前，滑翔機部隊估計將受到百分之七十的損失，降落傘部隊則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損失。如此各師將不能保

持相當的藝術力量，數千條生命白白犧牲，對於整個作戰毫無補益。

雷馬諾利自然是非常忠誠的，且曾以勇敢著稱，這不過是在職責上坦白表示其信念而已。

此為一精神上極感痛苦的問題。如果此位技術專家所提意見甚為正確，則堅持計畫中的作戰，實屬一愚蠢的行為，蓋縱付出無比代價，仍未達到降落的主要目標，且對猶塔海灘的攻擊亦可能毫無希望。換言之整個作戰均相當危險，可能造成盟國在歐洲方面的失敗。

為使其忠告不被忽視，我命令空軍指揮官轉告他，說數小時之內，我將給他一個答覆。此問題我未告知任何人，我知道專家的意見和質詢亦必無補於事。

我獨坐於帳幕中，對每一步驟詳加檢討。再四思考，問題漸趨澄澈，如我漠視技術專家的忠告，一旦其預言證明正確，盲目愚昧地犧牲了數千人的生命，則我定要受良知的譴責；而我的一生也將從此休矣。此種危機的影響，除了個人得失之外，很可能由局部的失敗而涉及整個部隊。

最後我獨自的檢討，簡括如下述幾個要點：

如果停止空降作戰，就必需停止猶塔海灘的攻擊，或使登陸部隊承受比空降師更大的危險。

如果停止猶塔的攻擊，勢必取消辛苦作成的計畫，放棄成功的機會，甚至於使兩後保守都不可能。此一計畫原為我們大家所同意的，並且經過長期的考慮，認為是成功的主要因素，放棄了這一點，實際上無異放棄了我兩年來所堅確的信念。

最後，我覺得雷馬諾利的意見，僅僅是一種估計而已，根據我們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經驗，並沒有任

何理由支持他的悲觀看法。且布萊德雷、李奇威和其他空降指揮官，對我以及關於這部門參謀的主張經常是支持的，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心，認為雷馬諾利的估計是錯誤的。

我以電話答覆雷馬諾利，說攻擊將如計畫實施。此處我應立予說明者，當後來攻擊順利的時候，他第一個向我表示高興，同時又向我表示歉意，因為在攻擊開始日之最後時機，將維持原計畫的責任完全加諸我一人身上。

除攻擊時間等待作最後決定外，尚有許多事情亟須處理，首要者為關於戴高樂將軍在法國的地位問題。他對於我們存有若干歧見，包括登陸的實際時刻，和我們對法國民眾所發的宣言。他希望由兩盟國政府明確承認他為法國的統治者，堅持只有他才有權命令法國民眾與盟軍合作。

羅斯福總統反對給予戴高樂此種特殊地位，堅持法國主權屬於人民，盟軍不應為了強迫民眾接納一個特殊政府或一特別統治者而進入法國，因之，我們的宣言應表示準備和任何願意參加擊破德軍工作的法國團體合作。如果這些團體中間有一個或全體願意擁護戴高樂，我們自可通過他的指揮地位，但決不同意強迫任何法國人接受戴高樂的統治。

如此情況，頗使統帥部感覺兩難。統帥部既須遵守我政府所確定的範圍，同時又需滿足戴高樂的要求，因為我們需要依靠法國地下軍相當的援助，據悉這些人在布列塔尼及法國東南部山岳地帶特別的多。如我們和戴高樂爲了此事公開衝突，他必予我們莫大的打擊，結果引起兩方面的仇恨，和不必要的死傷。

參謀人員認爲此乃一理論上的爭議，至少在作戰初期，戴高樂應爲可以統一法國的唯一威權，我們對

其承認，並無害處，但須通知他：一旦法國解放後，應以人民的自由意志，去決定他們自己的政府和領袖。況且我們已經得到政府的同意，接納戴高樂的代表科尼將軍，在盟軍總部內任法國地下軍司令官，並受我的直接指揮。

我甚望與戴高樂同於攻擊開始日向法國人民廣播，以避免民衆之騷動，而引起無謂損失。並在我們需要援助時能得到他們的援助。我們曾在許可範圍內，極力對戴高樂做說服的工作。攻擊開始後，他和我們雖已實行有效的合作，但並未達到我們的理想要求。

攻擊開始日之先，在朴次茅斯尚有許多細節亟待解決。其中最大者爲天候問題，我們在六月初可資利用的時期僅有五、六、七三天。

整個英格蘭南部爲一廣泛的兵營，大軍雲集於此，待命出發。堆集如山的補給裝備，待運至海峽彼岸，整個區域和英國其他各地，已完全隔絕，政府在此劃一鴻溝，任何人不得自由出入。各營地、車廠、部隊，均詳細標示在圖上，部隊行動，亦規定於船舶完成裝載準備之同時到達乘船地點。其在最南端集結的攻擊部隊，圍以有刺的鐵絲網，以防士兵於接受攻擊命令後離開營地。是時戰雲密布，情緒緊張，大有強弩滿引待發之勢。只待號令一聲，此空前的兩棲部隊即將渡過英倫海峽，向歐陸長驅直入了。

我們和氣象委員會每天會議兩次，一次爲早晨四時，一次爲晚間九時三十分。該委員會包括英美兩方人員，由一堅強而小心的蘇格蘭人斯塔格海軍上校(Captain J. M. Stagg)主持。在這會議中所提出的各種意見，由專家加以分析，再交各指揮官詳細研究。將臨緊要關頭之際，每人皆望天候好轉，但結果却

一天比一天惡劣。

最後會議決試行選定六月五日作為攻擊開始日，並預定於六月四日午前四時再行確定。如此初步決定之後，若干攻擊部隊，必須早日開始乘船，因整個部隊應在六月五日登陸。駐在英國北部的大軍，距離較遠，自不能等到六月四日早晨的最後決定始行移動。

各指揮官在六月四日早晨集合時，所獲的氣象報告非常不好。其時風高雲低，波濤洶湧，最不利於登陸。氣象學者說，如此天候，空中支援絕不可能，海軍砲火之發揮，與小艇之操縱，亦屬困難。雷姆賽海軍上將認為登陸艦艇是可以操縱的，但同意砲火的指向困難，因之他的立場是中立的。蒙哥馬利將軍主要關懷到延期之不利一點上，認為我們應當及時開始前進。但泰德又不表同意。

我綜合全般狀況加以判斷，決定將攻擊延期。此一決定須立即向已經在海上的船隻和部隊頒發命令。但我們又懷疑：如果明天的氣象利於進攻，各部隊是否能於二十四小時後完成準備？實際上當時在愛爾蘭海面操舟，因風浪太大，極感困難。然而他們繼續在港內加油，並準備一天後恢復行動，充分表示海員的優秀，和指揮參謀工作的良好。

六月四日晚上的會議，比較早晨並無若何好轉，緊張的程度已達高漲，因延期的後果幾乎是不堪設想的！

翌晨三時三十分，我用的小帳篷，被狂風暴雨所襲擊，幾乎難以存身，走過海軍司令部約一里長的泥濘道路，反而令人非常高興，因在此情形下，對於狀況已沒有商榷的餘地了。



會議開始時，斯塔格海軍上校和氣象參謀給我們的第一個報告稱，昨天預測法國海岸的天候很惡劣。[天候實際情形既屬如此，如我們堅持於六月五日登陸，自會受到重大危險。也許他們是在告訴我們，對於他們下一次所發出的警告，應該多信任一點。及至翌日，開始的天氣尚稱良好，爾後就完全動盪不定。經過三十六小時以後，據他們的預測，仍無好轉希望；但他們却給我保證，在暴風雨中，將有一段短期的平靜，然後才會開始變為真正的惡劣。]

似此狀況，仍屬不利，因為我們雖有可能在天候平靜之一段，使前面的攻擊部隊順利登陸，但天候一壞，後面的部隊即無法繼續攻擊之實施，而使前面的部隊孤立無援，為德軍所殲滅。如果再事延期，又恐有極大危險，為此，實令人進退兩難。最後我迅即宣佈決心，準於六月六日前進。至六月五日上午四時十五分，無人對此表示異議，大家面孔上都帶着光彩，進入各人自己的崗位去發號施令，從事指揮大軍之前進。

許多人要求允許他們乘艦參觀攻擊，各參謀人員皆想盡方法，希望隨同出征，認為總比留在總部為佳。我對於他們的要求，除負有特殊軍事任務和新聞電訊代表以外，一概加以拒絕。

被拒絕的人群中，竟有邱吉爾首相在內。無疑的，他乃為其本性所鼓勵，有如戰士一樣，不耐在倫敦坐待報告。我之所以拒絕他的要求，因他如不幸受傷，對於整個戰爭之努力，影響甚大。但他的回答亦為正確的，他認為我係由兩國政府授權的唯一作戰統帥，此種授權並不包括對於英國政府的管理和統治。他說：『親愛的將軍，因此你實在沒有責任決定將任何船公司編入皇家海軍艦隊以內，這可是真的。』他又

頑皮地繼續說：『假如有一艘船好意讓我搭乘的話，同樣地，你也不能越權來干涉我去的。』

他所說的我都承認，但我極力指出，他反對我的命令即為增加我的負擔。正當我阻止將告失敗時，我忽得到不預期方面之相助。蓋其時英王得知首相的企圖，並沒有準備直接去干涉他的行動，僅僅讓別人轉告他說：如果首相感覺需要隨同出征時，則英王站在部隊的先頭，亦同樣為其責任與特權。如此一來，才使一切歸於平靜。

雖然如此，我仍完全同情首相，因我自決心開始至成敗分曉之際，亦在後面作漫長的期待。在此期間，我用以視察各參與進攻的部隊。五日深夜，我走到美軍第一〇一空降師營地，此乃一為空軍指揮官所極懷疑的參戰部隊，蓋第一〇一師頗為散漫，一切自需留意是否準備妥善。我發見他們整頓得不錯，許多人皆認為他們決無問題，必可達成任務。我和他們在一起，直到他們最後一人起飛為止。大概是午夜了，經過兩小時的旅程，我才回到自己的帳幕中，再等候一個短短的時間，就可以收到第一號戰報了。

## 第十四章 攻擊開始與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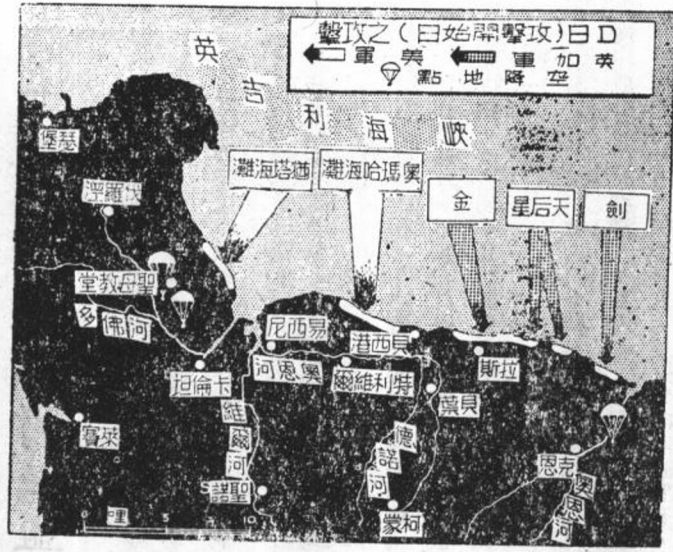
空降部隊的第一次報告，情況良好，使人異常興奮。早晨過後，登陸進行，極爲順利。蒙哥馬利由一驅逐艦登岸，視察海灘，並尋覓適當地點設置前進司令部。我準備第二天去看他。

空降美軍和兩棲部隊，協同在猶塔區作戰，亦有滿意的進展。是日報告內，指出奧瑪哈區的戰鬥比較者烈。我決於翌日晨刻前往該地，親臨視察。

我們乘驅逐艦前去，到達時，發現進攻奧瑪哈的第一師和第二十九師，已將敵人驅逐，而向內陸推進。殘餘敵軍，仍在以最猛烈的砲火，擾亂我們的海灘陣地和登陸船隻。我看見布萊德雷，他依然和平常一樣，對於戰爭仍具有堅強的信心。事實上奧瑪哈海灘所遭遇的抵抗，其程度僅爲我們原來在全線上所預期的。德軍以爲我們的進攻，不致在此種惡劣的天候開始，故於倉猝中不及準備。他們在大部海灘上，很少有主動的抵抗行動。至奧瑪哈區，據俘虜供稱，因守備該區的敵軍第三五二師，曾在該區舉行防禦演習，因此才有比較激烈的戰鬥。

是日我走遍全部海灘，尋找機會與各主要指揮官見面，並會和蒙哥馬利會談。傍晚，我的驅逐艦正以高速度沿海岸航行時忽然擱淺，受損甚鉅。我只好調換船隻，駛回朴次茅斯。

以後幾天內，一切均按照數月來慎重擬定的計畫實施。概略說來，狀況堪稱良好；但有時各戰場發展



至某種特殊情形，須得臨機變化，難免要將計畫稍事更改。我在朴次茅斯指揮前方作戰，自感非常靈活。

執行計畫時，往往遇到一些不預期的困難，且所發生的問題，常包括兩個以上的軍種。此種困難，如高級指揮官能迅速採取斷然處置，事先加以防止，仍不難解決。例如有些地方，超過了海軍預定計畫，或是裝卸設備被破壞了，船舶擁集於碼頭附近，致使有用的時間和緊湊的運輸力，為之浪費，如不立予適當的處置，自必造成混亂的局面。我們為此特設立一個參謀機構，其中包括各軍種的代表，專門處理此等事務，以確保部隊和補給的裝卸，及船舶的到達和派遣，俾各方面能趨於協調。

我們知道，在進攻前漫長的準備期中，華盛頓亦屬同樣緊張。當馬歇爾將軍，金氏海軍上將，安諾德上將，及各部門的參謀人員來到英國時，海灘狀況甚為良好。六月十二日，他們親往海灘陣地視察，對於全般態勢，表示十分滿意。高級指揮官和政府要員之視察，對於鼓舞士氣的價值，是很難估計的。士兵們看到高級官員站在他們的附近時，特別感覺愉快，以為這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從攻擊開始日起，至七月二十五日實行決定性突破為止，為盟軍作戰的成敗關鍵，此一時期，定名為『灘頭陣地之戰』。

對於過去的戰爭，軍民的興趣同樣集中於幾點，他們對戰爭雖有詳細的研究和分析，然多屬紙上談兵，如衝鋒肉搏等戰鬥手段，反被忽略。一般僅着重於戰術思想的創意及計畫的策定，如何和實際戰況相符合，或是強調決心時的靈感，及其所受某種特殊行動，某個特殊人物的影響等等。

諾曼第灘頭陣地之戰，對於上項規律，亦無例外。一些空談和誇耀，以及許多研究工作皆集中於某些原則上。他們認為這些東西在後來定有其特別價值；早經逐項作成紀錄。

在戰爭和勝利的過程中，大部士兵，自有其崇高的歷史評價，似乎無需注重，有關全體指揮官參謀官的意見和行動，因時間缺乏，實不可能隨時加以紀錄。許多重要行動，均係由口頭接洽，往往未保留片紙隻字。至作戰命令，縱然是對大部隊的，亦常於會議中下達後再行筆記，並無實際討論的紀錄。最奇怪的，是到後來大家寧願拋棄事實和結果，而讓自己擔負一種思維的責任。似此縱屬最熟練的紀錄員，亦無法將戰役中的一切變化，作成任何清晰而正確的記載。

關於計畫和決心的擬定，在我的觀念中，任何指揮官未敢肯定，一切的計畫或理想，皆出自其自己創造。蓋軍隊指揮變化多端，使任何人無從追認：由最初發願的理想，乃至最後成爲一個偉大的計畫，究係來自自己的腦海，抑爲出於他人的建議，此一問題，指揮官應保持開闊的心胸，以避免爲成見或偏見所困擾。

另外一點，爲作戰或戰鬥計畫中所希望的最後結果，有着廣泛的不同。指揮部隊作戰，必須達成一最低的目標，否則即是失敗。在最低目標以外，我們可以作相當程度的期待；即使更爲渺茫一點，仍可存若干希望。如我們有幸，這一切均可能實現的。

作戰計畫，通常須確定作戰方針，方不致由於部隊的不明瞭指揮官企圖，而失去其擴張戰果的機會。在此種情形下所作的計畫，不可在命令中作硬性的規定。良好的作戰計畫，對於時間空間均具有彈性，以適應戰爭的變化，達到指揮官的最後目標；過於硬性之規定，必然會使自己失敗的。如於偶然間發生的變化，即認爲是計畫的弱點，均係未了解戰場的本質所致。

灘頭陣地戰爲一持續的激烈戰鬥，除佔領瑟堡以外，在地理上很少有所收獲；但我們在此期間，打開了後來的局面，解放了法國和比利時。灘頭陣地上的鬪爭，在物質和理論兩方面，使我們在後來會戰中，獲得了非常好的態勢。

當時敵軍擔任防禦部隊戰術指導的，乃沙漠中老對手隆美爾。蒙哥馬利得知此事後，即判斷敵人定將採取一種襲擊式的戰法，隨時使用師以下乃至營連以上的小部隊實施奇襲；他不信敵人在隆美爾指揮下將

集中最大的兵力，選定一天然堅強的防線，然後對我們的海灘陣地來一次全面攻勢。蒙哥馬利此一判斷，後來的事實已證明是正確的。

我們從登陸開始，除對孤立的據點作戰外，從未作過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樣的陣地戰。但我們（特別是英國朋友們）由於維梅山脊與柏士堅蒂爾之回憶，難免在偶然間重犯了老毛病。

布萊德雷預計佔領瑟堡，乃一比較艱難的工作，他準備儘量發揮進攻部隊的速度和勇敢，期望早日佔領該地。他判斷『少則十天，多則三十天、全看我們的幸運如何』。此種預測，自然以能按照預定計畫，順利完成準備為前提。我們的登陸計畫表，詳細規定了每日每時應行到達的各種戰鬥部隊，及其所需的彈藥。我們的補給，不僅是供應每天作戰的需要，且須為爾後的戰爭，預作準備。

在東翼的克恩市，未如我們所希望者一舉即予佔領，以致我們不能如計畫在該城以南及東南擴張戰果，而取得可以發揮戰車和空軍戰力的地區。隆美爾的防禦，極為堅強，戰鬥繼續相持不下，我們在戰鬥進行中，才知道敵人所以必須死守克恩的原因。

敵人為支持被攻地區的各師，先將布利塔尼半島上所能抽調的部隊，均投入此一戰區中，然後又從法國南部及其他低地國家，調來許多師，其未參加作戰而留於西北歐的主要預備隊，大概是在加萊斯的德軍第十五軍團。敵人為保持這些部隊的連繫，必須確保克恩，如該地有失，他的兩主要軍團即被分離，惟有實行大撤退，始能再行連繫。因此，敵人急將其最精銳部隊調至克恩，從事一切準備，圖作因勢而變。

我們在東翼未曾達到預定的戰術目標，此種挫折，對於作戰計畫的根本方針，並無若何影響，這不過

是另一個古老原則的例證。說明戰爭計畫僅爲指揮官，使各部隊從事戰鬥的一種準據，並告訴指揮官於戰鬥進行中，常須按照當時的狀況和敵人的反應，隨時作戰術的調整而已。故我們在判明敵人時，將不計任何代價。我們以克恩爲作戰樞紐後，認爲將敵繼續吸引於該地區內，使其他方面之作戰趨於容易，對於我們是非常有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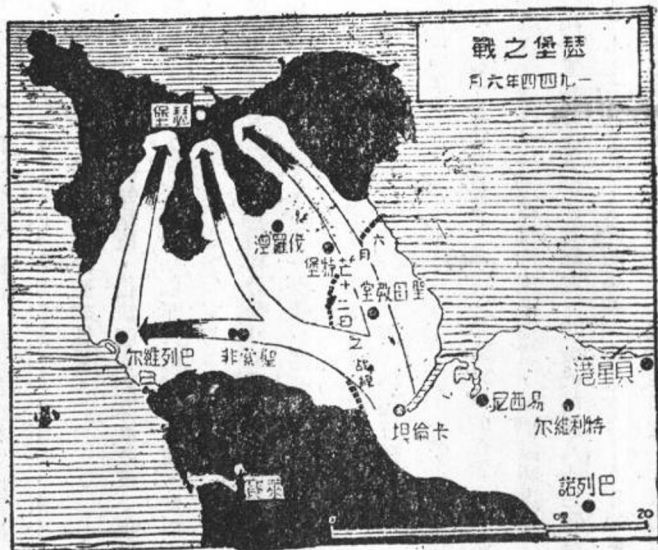
在最西面側翼的柯林斯將軍之第七軍，最初向正西攻擊，企圖將半島截斷，然後突然轉向瑟堡；但這必須先使六南翼獲得絕對的安全，阻止敵人任何援軍衝入半島，方可實施。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第一顆V-1的飛彈落在倫敦。此種飛彈，實際係一無駕駛員的小飛機。它在一條預先確定的路線上，以高速度飛行，至預定時，用機械方法使其停止，然後朝向目標下降。機內裝有大量炸藥，由碰發而引起爆炸，威力無比，至於V-2式飛彈，則在八月以前尙未用過。此爲一種火箭，射入高空，以高速度落下。飛行時既不可見，亦無聲響，更不能攔截。它到達時唯一的警號，即是突然爆炸之聲，令人驟不及防。實比V-1飛彈更爲可怕！

V-2式飛彈的速度及侵徹力極大，其爆炸力乃直接向上，如落於開闊的地區，效力並不算大；但當擊中一建築物時，則可發揮其無比的爆破威力，一切均將破壞無遺。

我們對此種空中武器，會想像其製造的地點，而予以轟炸。據悉德國的培利朗(Peenemunde)，爲德國最大的試驗工廠之一，我們不時派遣大批轟炸機攻擊該區，並對猜想中的其他地點，如挪威的脫隆德(Trondheim)，可能是德國人從事原子研究的場所，我們也同樣轟炸。歐洲西北部海岸一些想像中的飛





彈發射位置，凡是我們偵察機照相上所不能解釋，以及爲任何已知武器所不需用的設備，都不斷地對它加以打擊。

德國之新武器，對於我們精神方面的威脅，極堪注視。英國原具有抵抗猛烈轟炸的經驗，在六月間，盟軍順利登陸於諾曼第海岸後，人民自然感到欣快，不僅對勝利本身期望甚殷，同時還希望對將來的敵轟炸機，得到一點保障，但當飛彈一再落在倫敦時，他們的希望又落空了。飛彈不僅對於平民具有沮喪的效力，且使前方的士兵亦開始耽心其家屬親戚的安全。許多美國士兵，常以驚惶的語氣向我發問，可否將他們曾經駐紮過的英國南部某些城市的消息告知他們。

假如德軍能於六個月以前完成此項新

武器而加以使用，則我們進攻歐洲，勢必發生極大的困難，甚至於不可能亦未可料；或者，德軍能不斷使用此種新武器達六個月之久，而他們又以朴次茅斯—南安普敦（Portsmouth-Southampton）區域作爲主要目標，『統主』殆將演成流產的結果。

對V式飛彈的防禦措置，很快即收到高度效果；但它不論天候如何，隨時隨地仍有降臨的危險。所以，我們在戰場的人，甚望能佔領飛彈的發射位置。此處須得補述一語，即英國的領袖們，從來未曾爲了減輕此種災難，而要求我們改變預定的作戰計畫。

在當時的狀況下，蒙哥馬利仍覺可以早日佔領克恩。六月十八日，他指令說：『目前我們必須佔領克恩和瑟堡，以作我們發展的第一步驟。克恩確爲到達瑟堡的鎖鑰部』。因之他在指令中，命令英軍：『本軍之當前任務，乃爲佔領克恩；並望於六月二十四日能佔領克恩瑟堡兩城。』

在左翼的德軍防禦部隊和裝甲部隊，仍想打破我們的企圖；但瑟堡港終在二月二十六日爲我軍佔領，其時恰爲登陸以後二十天。此役中，柯林斯將軍採取猛烈的攻勢，因而獲得『閃電之神』（*Lightning bolt*）的綽號。最後的攻擊，並由猛烈而精確的海軍砲火加以支援。

以布萊德雷所估計的時間和幸運而言，我們適得其中：我們好運，大部表現於猶塔海灘之登陸，德國以爲該地不宜於作主要的兩棲戰鬪，但我們的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兩個空降師，却在半島的中央着陸，完全出於敵人的意料之外；我們的惡運，乃是六月十九日的颶風，這一陣風颳了四天，所有的海灘登陸活動，幾陷於停頓狀態，以致無法攻擊，嚴重地影響了此次的作戰。



是他們在艦上和暴風抵禦，歷經了艱辛和危險！我於該師上陸完畢之日，前去視察，發現還有一大批人患暈船症，現出疲憊不靈模樣。

我見到海灘上這些狼籍不堪的破船，使我更深刻認識了美國的工業力量。任何其他國家，如遭遇此種災害，必致一蹶不振；但其影響於生產力盛大之美國者，僅爲一微波而已。

悉堡佔領後，港口的修理工作，立即開始。德軍對於該港，已行嚴重的破壞，並在港內及其附近，敷設大量的各種各式的水雷，有些新式水雷須仗潛水者沉入海底，方可移去。因之，該港的掃雷工作，爲此次大戰增添了英勇悲壯之一頁。

美軍第七軍佔領悉堡所經過的二十天當中，其餘正面的戰事，也不斷地在進行，但僅有局部的收獲。在克恩方面，敵我仍在僵持中，如附圖所示，爲六月十二日和二十六日的戰線。

蒙哥馬利對於東翼英加軍之戰術指導，與西翼美軍作戰之協調，頗爲卓越。他很瞭解英軍士兵的個性，此爲他成功條件之一。如不能獲得部下的信仰，一旦受到挫折和損失，軍心便易於動搖；但他的部隊士氣，仍然保持着最高度。

布萊德雷將軍所表現的性格，是堅定的，敏捷的，幹練的，他對人能諒解，度量很宏大，能使上下協同一致。因而諾曼第灘頭陣地上，美軍的協同工作，從未發生過嚴重的問題。當時他是指揮第一軍團，擔任其直接支援的戰術空軍指揮官，是年青而活躍的格薩達少將(Major General Elwood R. Quesada)，他們兩人之互相信任，爲協同作戰所採取的方法和制度，以及對所有部屬的精神灌輸，可與我在戰爭

之初所遇到的許多事情媲美。海軍方面，亦同樣的合作無間。由於在歐洲的美國三軍，能於統一指揮下完成其任務，影響我在戰後的華盛頓，亦決定主張採取相同的組織方式。

會戰初期，我不斷在戰場旅行，去看蒙哥馬利、布萊德雷，或是去觀察前線的部隊，不旋踵又返至朴次茅斯總部工作一段時間，處理有關運輸及重要計畫的協調和整理事宜，其中夾雜着無數的訪問與會議。此外，自然還須經常去視察那些駐在英國而即將參戰的部隊。

馬歇爾將軍對於部屬，素來是關懷的。我的兒子方自西點軍校畢業，由於馬歇爾將軍的許可，特准來戰地和我消磨他的畢業假期；但規定必須於七月一日回到美國去接受高級訓練。此偶然的聚首，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他跟着我到處旅行，自己也特別高興，唯一使他失望的，是我破壞了畢業生的規定，不久將他派至歐洲的一個步兵師去服務。

美軍和英軍的兵力，均在續加增援，十九日遭受的暴風打擊和破壞，畢竟是短時間的延誤，對於計畫的執行，並無重大影響。

繼續到達的生力軍，使攻勢得以維持原狀。然而在地形與天候之不利狀況下，此刻我軍在東部作戰的目的，祇是牽制大量的德軍；西部則儘量推進，以便發動最後的攻勢，協力打破灘頭陣地的限制。

六月下旬，是我們全體的一段艱苦時期。不少的高級官員，認為我們已陷於一種僵持中，因而開始表示着恐懼。其所對於『統主』的悲觀預測，以現狀來作證明，似乎是正確的，每一次登陸，常常跟着嚴重的危險，蓋一切均被局限於灘頭陣地以內。引為憾事的是找不到一次決定性的機動戰爭的機會，以致我們

所集結的所需部隊和補給，一時形同虛設，無法發揮其戰力。

當補給和援軍以及地形均利於防守方面時，實質即存有一種危機。登陸雖頗順利，但戰場所消耗的力  
量，較之在開始階段中所予守軍主力的打擊尤為重大，這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加里波利之役，盟軍已有此種  
經驗。

一九四四年最初幾個月中的安齊奧之戰，又部份地重演於此時此地，自然，其可能性早在攻擊開始日  
以前，即當充分地加以研究，並已妥籌對策。我們擊敗敵人之最大力量為空軍與海軍。我們相信空軍可以  
破壞敵人的補給和交通，阻止其部隊之移動，與摧毀其所準備的防禦工事。經由海軍和人工港，我們有一  
個強大而有效的增援補給制度，因之，我們相信在集結兵力的競賽上，一定可以獲勝。除此以外，我們還  
有一種可能的反行動，即可向布列塔尼半島實行第二次的登陸和空降作戰。

起先的計畫，認為該區港口非常重要。敵人如在諾曼第建立堅固的防線，我們則向布列塔尼區實施奇  
襲，以威脅敵人的側背。我們知道德軍從不隨便放棄港口，除非該處港口已被其徹底破壞。因之我認為並  
決定奎貝龍(Quiberon)灣，對於補給和保養乃一最有用的地點。該地位於半島南側，港灣遼闊，便於掩  
蔽，但尚未加以建築。

六月至七月間，我們密切地注視着情況的發展，以判定第二次登陸，究竟對於我們是否有利。一天一  
天的演變，使我對此一行動持否定的態度。其原因之一，是我們的空軍和伴動，正阻止敵軍在諾曼第正  
面上建立一條堅強的防線，且我深知任何實行第二次登陸的企圖，將使主力方面的實力和補給的集結分散或

延誤。我仍然相信應以利用布列塔尼的港口為主，如繼續進行攻擊，其結果將較發動第二次登陸更能迅速獲得這些港口。

我在法國費了許多時間，經常和蒙哥馬利、布萊德雷兩將軍，商討關於作戰的時間和兵力問題。訪問布萊德雷，常使我得到愉快，因為他和我一樣，喜歡在前線上活動，喜歡和戰鬥人員談話。我們許多的商議，大半是在同去戰鬥部隊的旅途中舉行的。

隨伴我走遍法國各處的是一個摩托車憲兵軍士，他名叫斯加爾 (Sergeant Sidney Siegel)，為人很忠誠，對於我的保護和幫助，可謂無微不至，他特別注重軍人的儀表，不管旅途如何疲困，從未就悞其駕駛摩托車的時刻，而在到達目的地時，仍保持其標準軍人的儀表。最後我們分離時，頗覺失去一個忠心的朋友，和良好的助手。

在此時期中，我和布萊德雷、蒙哥馬利兩人保持着文書、電話及無線電的通信。六月底，灘頭陣地仍侷促於一隅，致盟軍總部尙不能移往法國；但爲與高級地面指揮官的經常接觸，故我於七月間將個人的指揮所先行移至法國去。當時所進行的陣地戰，和預備隊的集結，其進展之緩慢，實令人失望。英美輿論爲此皆起而抨擊，他們自然是不明真相的。如果戰爭一事爲普通常識所可瞭解者，則對付謹慎的敵人，將失其出奇致勝的機會了。

當戰事暫時僵持時，每每存有一問題，即當部隊受到損失或是士兵聽到指揮官遭受批評時，應如何維持戰鬥部隊的士氣。蓋小型無線電中傳來的評論，常立刻傳播到全軍去。

如士兵們從他們的家信中發現此種指責，其影響尤屬巨大，這在沒有經驗的部隊中，更顯得嚴重。某日，一個等待去前方從事建築的鐵道部隊軍士對我說：『將軍，從地圖上看，這工作似乎很容易，但現在德國人也是不可輕視的。不過這對於我們並沒有甚麼緊要，勝利終不會有甚麼問題吧。』此種口吻，十足地代表着一般老兵的態度。



---

十年前，隨著黨禁的開放及民意高漲，花蓮政壇的變化激烈，先是由當時都是閩籍的花蓮市長陳清水與縣議長王慶豐競選縣長火併，陳清水險勝後種下了日後兩人的心結難解。客籍的省議員吳國棟隨之崛起，六年前擊敗陳清水選任縣長，而王慶豐重新出發再選省議員。而三年前在吳國棟縣長任內，因發生第二屆立委選舉作票弊案，他爲了承擔政治責任請辭，現由王慶豐選任縣長，客籍的張福興選任省議員。



同屬閩籍的陳清水(左)與王慶豐(右)因競選縣長而心結難。

國民黨在花蓮四十多年來「一黨獨大」掌控地方政經資源，歷來各項選舉，黨內精英只要爭取到黨內提名，幾乎就是「當選」的保證，在深入基層的黨務組織系統動員輔選下，被提名的候選人選

來並不費力。在缺乏競爭的壓力下，黨務逐漸鬆弛，加上花蓮長期對外交通不便、產業不振，建設落後狀況一直未能有效改善，久而久之，造成民眾求新求變的期盼，也成為執政國民黨的沉重包袱。

## 元帥東征 民進黨有斬獲

81年的第二屆立委選舉，國民黨首次面臨民進黨的較明顯挑戰，在兩席立委名額中，為了刻意栽培爭取七連霸的謝深山高票連任而予提名，另一席則報准由當時縣府民政局長客籍的鍾利德，與閩籍的花蓮市長魏木村「內鬥」，使得民進黨徵召的前主席黃信介，以空降的「元帥東征」之姿，引爆轟動國際的作票弊案醜聞，黃信介也趁勢在花蓮縣的中央級民意代表席次中，首次攻佔了橋頭堡。



黃信介出馬，為民進黨在花蓮打下灘頭堡。

---

82年縣長選舉，民進黨徵召陳永興與國民黨提名的王慶豐對決，雖然國民黨大勝，但民進黨的支持者從二屆立委選舉的兩萬六千多票，增加為四萬五千多人，一年的時間增加支持者近兩萬人，可見民進黨的深耕基層部分社團，有相當成果，且建立了穩定的支持群眾基礎。



陳永興(中)是民進黨在花蓮的重要戰將。

83年底，資深立委謝深山出任行政院勞委會主委，其遺缺必須辦理補選，國民黨提名被金盾案官司纏身的吳國棟，引起花蓮榮家主任張偉的反彈，不惜違紀參選，在凝聚榮民及榮眷票源，並獲反吳的閩籍人士奧援，幾乎造成國民黨在花蓮的分裂，結果他一戰成名獲選，維護並振奮外省籍的尊嚴與信心。張偉雖被開除黨籍，但

---

他堅不退黨，頗使國民黨難堪。



勞委會主委謝深山是花蓮政壇的重量級人物。

目前新黨在花蓮尚無活動據點。國民黨雖有部分分裂「內憂」，也有工黨競爭的「外患」，但在檯面上仍多實力派人士，閩籍有勞委會主委的謝深山、現任縣長王慶豐；客籍有監察委員吳水雲，吳國棟也有人脈，省議員張福興前途看好。國民黨只要能穩定閩、客情結，多安撫照顧外省籍人士，仍可穩住花蓮的「政權」。至於民進黨的陳永興，仍繼續深入基層社團、廣結善緣，84年當選第三屆立委，將來亦大有可為。

墜，實非易事。截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我們已經有一百萬人在諾曼第登陸，其中包括美軍十三個師、英軍十一個師、和加軍一個師。同時我們運到補給品五六六、六四八噸，和車輛一七一、五三二輛。此為一項最艱苦而且困人的工作，只有爾後我們對敵發動全面總攻時的收穫，才算是償回了我們的報酬。在這三個星期當中，我們俘獲敵人四一、〇〇〇人，而我們的全部損失是六〇、七七一人，其中死亡的僅八、九七五人。

灘頭陣地之戰中，我們的特點，係運用空軍直接支援地面戰鬥，且獲得不斷的進步。陸空協同的完善，雖非絕對不可能之事，但亦為一困難的工作。

一個戰鬥轟炸飛行員，對於地面目標，極易發生錯誤。他可能低飛到一千或一千五百呎，但除非視度非常良好，否則仍難找到絕對正確的目標。當戰鬥轟炸飛行員於盡力協助其友軍步兵作戰時，往往誤認地面上的砲兵車輛部隊是敵人的，因而立刻以最大速度向該地俯衝，集中全力對目標施行攻擊，希望予敵重大創傷。如此誤傷友軍的事實，可以時常見到的。我們惟有不斷地訓練和教育，並輔以各種機械，方可減少此種危險。

為免除上項危險，我們研究出一種有效的方法，即派遣空軍連絡組至攻擊部隊，搭乘於該部隊所屬的戰車上，每組備一可與飛機通信的無線電機。此一方法不僅幫助我們避免錯誤，並可向飛機指示特殊有價值的目標。自此以後，陸空間在技術和機械上，均有所改進，且獲得極大的成功。

但在另一方面，不幸又發生了。有些飛行員企圖和地面部隊合作，因而遭受友軍的小型砲火的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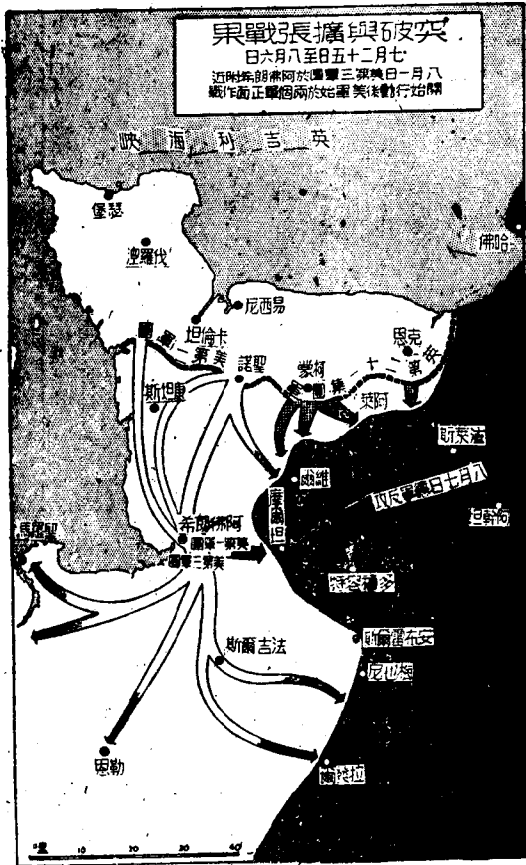
許多飛行員回到基地後大發牢騷，責備步兵是否不願友軍飛機在其周圍飛行？在非洲作戰的初期，此種不幸幾乎每天可見，直至灘頭陣地之戰獲得勝利後，始告終止。

高級指揮官之間，對於德國本土的戰略轟炸，和地面部隊所需空中支援的關係，曾經明確予以劃分，主要是使之符合一般方針和收到可能的最大效果。此種劃分，在陸空軍指揮官之間，曾表反對，如英空軍轟炸部隊司令哈里斯空軍元帥，和美第八航空隊司令杜立特將軍，均不願使用其轟炸部隊去參加地面戰鬥；此種偏見，經過事實的教訓後始行消失，且能與陸軍合作無間。

對於此種作戰方式，只有一個例外，即美軍第三十師不幸為自己的空軍所轟炸，受到相當的損失。後來又一再發生同樣的事件，因之該師師長，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堅持反對接受以重型或中型轟炸機去協助該師作戰。

整個地面部隊的戰鬥序列，似乎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我們計畫編成集團軍而直隸於盟軍總部之下。八月一日，布萊德雷於巴頓全軍開始作戰後，即着手組織第十二集團軍，而將第一軍團移交其副軍團司令霍奇中將。然而我們所不能預見者，為最後突破、諾曼第正面戰鬥完成擊敗德軍、及最後進行編成數個集團軍，以進入其主要進攻方向等三者所需時間之影響。

當所有部隊在一般作戰指導方針之下，企圖圍困德軍於戰場而加以殲滅時，自應由一個指揮官來指導全軍，俾能協同作戰。我們通知各高級指揮官，預定於九月一日開始改變戰鬥序列，將各集團軍直隸於最高總部。所幸我個人指揮所的位置，非常適中，便於經常去訪問蒙哥馬利和布萊德雷的總部。



七月間，全線均有戰事，其中具有若干最激烈的血戰。美軍攻擊正面的地形，均係河流湖沼，對於防者極為有利。布萊德雷的許多部屬，都在此期建立了不朽的戰功，成為美國許多優秀戰術家，不用說那成千的初級軍官，就以我們的團長和師長而論，也各能充分表現其領導及戰術才能，成為第一流的戰場統帥人才。我們的盟軍亦復如此，不論屬於那一個國籍，那一種族職，其堅強的勇氣，實為我軍顯著的性格。

此種性格，即註定了敵人失敗的命運。

七月中過後，美第一軍團到達戰場——由聖諾至西海岸之線——發起一有力的攻勢。但當時天候更趨惡劣，我們全體都覺得此整整一星期，

乃爲一個痛苦不堪的時期。我們必需起草計畫，以期於天候開始轉佳時，獲得奇襲之利，而我們又須避免部隊的調動過繁，以免徒勞兵力。如此狀況，倘在戰爭初期，必致影響士氣及進展效率；但此時的美軍與前不同了，他們已和老兵一樣地沉着，對這嚴重的考驗竟能熬過。

七月二十五日，自預定D+5日（攻擊開始日加五日）的位置，由克恩經柯蒙（Caumont）至聖諾之線，再興攻擊，此正值攻擊開始日以後之第七週。我們在美軍前線聖諾地區，實施面積轟炸（地毯轟炸），使敵人整日都陷於麻痺狀態。在此役中，不幸有一部份轟炸機，誤炸第三十師及第九師的一個營，使之遭受相當損失。麥克奈爾將軍不幸因此殉難，其時他正觀測前方狀況，並指揮所部開始攻擊。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凡屬知友，莫不同申哀悼。

攻擊的第一天，進展很慢，布萊德雷將軍說，此種大規模攻擊，開端時常是緩慢的。他認爲第二天以後，我軍將獲得顯著的進展，經過事實的證明，他的判斷完全正確。隨後一個星期中，他在阿佛朗希通過半島的頸部，使各縱隊向德軍後方猛進。時爲八月一日，巴頓將軍的第三軍團，接替第一軍團右翼的戰線，當時蒙哥馬利仍爲德軍的縱深防禦所阻，將重點由克恩移至右方的柯蒙附近，向維爾河與奧恩河之間的高地推進。

在確知已經達到決定性的突破後，布萊德雷立即需要解決者，爲如何給予敵人以最大的損害。其他的問題，則可從緩處理。他計畫將各處的剩餘部隊，直接攻擊尚在克恩和阿佛朗希之間的德軍後方，實際上，他乃希望包圍那些被迫面向北方對英加軍作戰的敵軍。



他爲了實現此一理想，遂將原來的計畫略加改變，即減少佔領布列塔尼半島的兵力。因之，巴頓將軍僅留置其第八軍於該地，由密德爾頓少將 (Major General Troy H. Middleton) 指揮，執行此項任務。

當敵人看到美第一軍團先集中力量向南，而最後又在阿佛朗希頸部實行突破時，他們的反應迅速而特殊。由於希特勒的命令和我空軍的癡痺性攻擊，立刻使所有裝甲部隊和預備隊，自克恩區向西移動，俾與其主陣地相連繫，對美軍深入其後方所通過的狹窄走廊發動反攻。其反攻如能成功，即可截斷我突破部隊的後路，使之陷於極不利的狀況，因爲我們的前進路，仍爲當面之敵所阻。他們顯然感覺到，想像中的危機，已稍好轉；但他們也知道在失敗時，所受損失，自將更劇。他們的攻擊在八月七日開始，重點指向阿佛朗希正東的摩爾坦 (Mortain)。

由空軍協同作戰，以對付敵人的攻擊，非常有效。美軍第九航空隊和英皇家空軍，擊毀了敵人無數的戰車和車輛。英皇家空軍的大量颶風式飛機，曾以所裝火箭攻擊敵裝甲部隊，以後並不斷地予敵軍以打擊，對於我防禦步兵的幫助甚大。

布萊德雷和我於得知德軍正在準備反攻之後，即將狀況加以縝密的判斷。我們在當地擁有充分的兵力，假如我們對德軍的攻擊僅取守勢，敵人自難得逞的；不過我們爲使摩爾坦的防務有絕對把握，則必須減少裝甲敵人後方的兵力，但如此又將喪失我們澈底擊破敵人的機會，且此時天候已經好轉，我們擁有一批空中運輸部隊，如善加使用，每天可向被截斷的任何部隊輸送補給品二、〇〇〇噸。

我向布萊德雷保證，縱使德軍獲得暫時的成功，我定將以此項辦法使他獲得補給，於是他乃遂決定在摩爾坦留下少數兵力，其主力則迅速地向南向東，包圍德軍的前鋒。當他以電話向蒙哥馬利說明他的計畫時，我正在他的司令部，蒙哥馬利雖表示他很關切摩爾坦的陣地，但同意將來此一計畫的戰果，一定很大，而願將全部責任賦予布萊德雷。他立即命令全軍遵守這計畫，自己則和布萊德雷及指揮英第二軍團的鄧浦西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Miles Dempsey)共同對細部作戰行動取得協同。

我們敢於大規模地作如此決定，乃因布萊德雷和我兩人對於各主要作戰指揮官具有信心。巴頓於突破成功後，立即指揮右翼的第三軍團，我們有此卓越超群的將領，故能擴大機動作戰。在左翼，我們有堅定不移的霍奇，繼續對德軍施行壓力，而兩個軍團的軍、師長，均富有作戰經驗，在任何情況下，他們皆能獨斷專行，採取有效行動，無須等待上級的詳細指示。

布萊德雷能夠確保摩爾坦要點的判斷，已經有事實證明了。由此可知，指揮官在戰爭中常須具有決心。德軍的戰車和步兵，繼續在摩爾坦實行突破，雖然我們能以飛機作部分的補給，但該地以外所有部隊的苦況，必甚嚴重。我們深知，即或敵人暫時截斷我們的交通，我們仍能扭轉全局，獲得勝利。倘我軍於此時採取後退行動，因而減少戰果，則無疑會被視為一項失敗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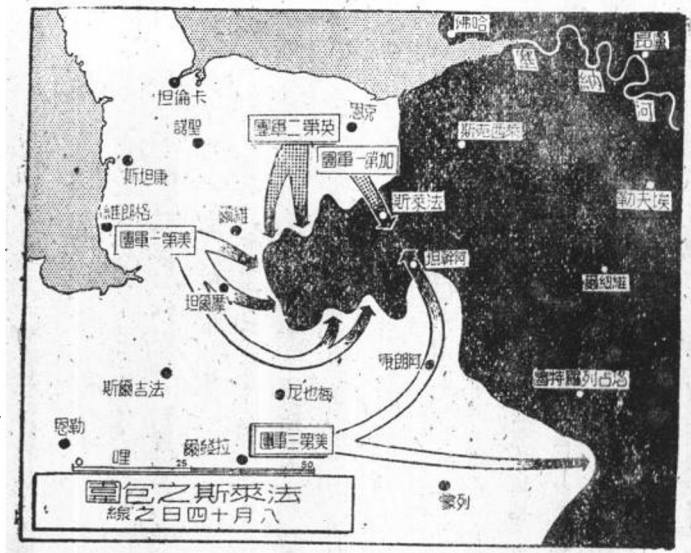
此種狀況，與四個月以後結束突出部(Battle)之戰中，在阿登的情形相似。我們兩次的判斷，都證明正確無誤。不過在後一次，敵人曾獲得暫時的成功；而在摩爾坦敵人，則立刻被我軍擊退，且遭到慘重的損失。

敵人集中所有裝甲部隊的主力，繼續其頑強的反攻，直至八月十二日始告停頓。此時布萊德雷所計畫的行動，進行得非常滿意。

巴頓將軍根據布萊德雷的命令，派遣海斯力浦少將 (Major General Wade H. Haislip) 的第十五軍，向正南拉發爾 (Laval) 鎮前進。到達該鎮以東後，即轉向北方的阿幹坦。柯克少將 (Major General Gilbert R. Cook) 所指揮的第十二軍，奉命在第三軍團南方向奧爾良 (Orleans) 前進。第二十軍在華克少將 (Major General Walton H. Walker) 指揮之下，直趨查堆斯 (Chartres)。後來第十九軍由柯列悌少將 (Major General Charles H. Corlett) 指揮，也參加包圍。蒙哥馬利命加拿大第一軍團繼續向南方的法萊斯推進，希望與美軍在河幹坦會師，以完成對殘留該地以西的敵軍的包圍圈，然後由美第一軍團和英第二軍團，迅速將德軍捕捉於戰場而殲滅之。

南方的包圍部隊，以捕捉或殲滅摩爾坦法萊斯地區之敵軍為其第一目標，同時把握機會，廣泛地向塞納河各渡河點前進，對德第一軍團和第七軍團的殘餘部隊進行掃蕩。想像中的全般戰況是這樣的：蒙哥馬利的集團軍，向南攻擊原諾曼灘頭陣地附近之敵陣地。布萊德雷的部隊，將左翼依托於最初突破口附近，實行大包圍，企圖捕捉停留於其當面和英第二十一集團軍正面間的全部德軍。其時，盟國空軍不斷攻擊塞納河所有的渡河點，以阻止於完成包圍以前，逃向該河以北的敵人。在如此作戰行動中，要想做到完全的協同，自然是相當困難的。

八月十三日晚上，美軍裝甲第五師，由北非戰役老手奧立佛將軍指揮，位於阿幹坦近郊；法軍裝甲第



二師，由李考勞克將軍 (General Jacques Le Clerc) 指揮，亦靠近該地；美軍第七十九師和第九十師則擔任支援。此時德軍尚激戰於克恩以南，並在該處建立全戰役中最堅強的防禦。加軍雖然持續地予以猛烈的攻擊，但直到八月十六日，才將法萊斯佔領。至於克恩，我們在七月九日佔領它時，已成一片廢墟。

七月下旬，敵人以最高速度使援軍渡過塞納河。八月五日至十二日的一週內，有五個師到達戰場，但和以前一樣，對於戰況，並未發生若何影響。

八月十三日，我向盟軍指揮官們發出一項文告，其中一部簡錄如後——

我們僅能以最熱忱最果決而迅速之行

動，才能把這一時機，現在我向你們提出前所未有的緊急請求：

我要求每一飛行員，徹底負責，不分晝夜，不顧安全，不斷于敵施行轟炸。

每一海員，不使任何敵軍自海上逃遁或增援。我陸上友軍，不備砲火船隻和艦隊的援助。

我要求每一士兵，應向其指定目標邁進，使敵人除了投降以外，別無他途，更應確保已佔領的地步，不要讓一員一卒逃逸。

所有盟軍，以外線作戰的態勢，向一中心目標前進。為避免自各方面而來的友軍發生誤會，關於各隊應行停止的確實位置之決定，乃成一重要問題。

是時布萊德雷的部隊，正前進於包圍圈的外翼，較英加軍距離為遠。但後者面對一有充分準備的防陣地，其前進須通過被重兵據守的地區。蒙哥馬利雖密切注視狀況的發展，但美軍行動太快，幾乎無法到密切的協同，以獲得殲滅戰的完全勝利。

由於前線的情勢很混亂，我們各部隊不得不就地停止，因而予相當數目的德軍以逃逸的機會。但他在逃亡時，幾乎將重裝備完全丟棄，並受到其他的嚴重損失。

美軍各前進縱隊指揮官，因命令對各該作戰地或受到限制，致使德軍逃逸，多表不滿。當此消息傳時，我正在布萊德雷總部。但我完全支持布萊德雷的決心，必須遵守命令規定之各集團軍作戰地域，以可能在各友軍間發生不幸的事件。

敵軍臨此危局，仍不顧危險，力圖突破袋形陣地，以免全遭殲滅。德軍指揮官特別希望挽救其裝甲

隊，然而他們的一部份裝甲師，於渡過塞納河時，失去大量的裝備。且有八個步兵師和兩個裝甲師，幾乎在完整的狀態下被俘。

法萊斯無疑已成為一最大屠場，道路公路和野地，滿佈着被毀的裝備和死傷的人馬。該處缺口被關閉四十八小時之後，我徒步走過該地，所看到的景物，真是慘不忍睹！也許只有但丁(Dante)(意大利詩人)才能描繪其情景於萬一。

在敵後阻止德軍渡過塞納河，並迅速推進，施行更廣泛掃蕩的美軍，亦被迫停止超越他們的目標，免致誤擊友軍。敵人遂得再度把握此一良機，逃出一大部的兵力，遠較實際狀況中所預料能逃出者為多。

當布萊德雷的大軍正進行大戰，長驅入法，直搗巴黎時，密德爾頓將軍的第八軍回師西指，攻入布列塔尼半島，並佔領該區港口。我們認為可以使用奎貝龍灣，甚至能使用布勒斯特(Brest)港亦未可知。密德爾頓將軍奉令迅速推進，擬儘速佔領這些地點。他先將布列塔尼半島北岸的一個小港聖馬羅(Saint-Malo)加以圍困，敵人猛烈抵抗，我軍在海空軍協同之下，於八月十四日縮小包圍，敵人仍繼續死併保守該城，但卒在三天之後投降了。於是密德爾頓將軍揮軍西進，到達布勒斯特近郊。該地德軍指揮官，為勇敢善戰的雷姆克(General Ramcke)。

密德爾頓將軍實行嚴密包圍，但守軍亦極堅強，任何企圖佔領該地的進攻，勢將付出重大的代價。所幸八月中旬左右，我們對較布勒斯特更為良好的港口，已有獲得的希望；而我們對於該地，又從未作像使用奎貝龍灣一樣的打算，因此，密德爾頓乃奉命避免在布勒斯特區域的嚴重損失，僅繼續予以圍困，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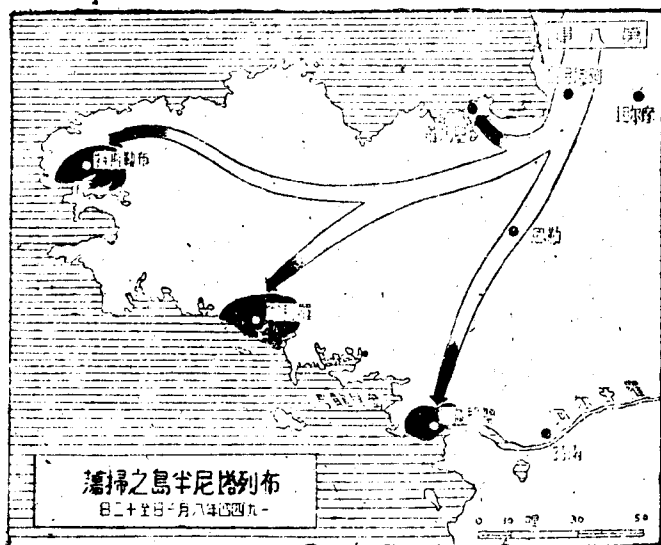
守軍投降爲止。

此役實施包圍時，我會親自前去視察，並對我們所要克服的防禦加以觀測。密德爾頓在實行一連串攻擊時，極力減少自己的損失，並將敵人壓迫至極受限制的地區，再讓我空軍對其施行轟炸。

守軍中有一批德國納粹秘密警察，雷姆克將軍未集中他們爲一部隊，反將其分散，配於各防禦部隊。他之所以採取如是方式，目的在使守軍奮勇作戰，倘遇臨陣長縮者，即由秘密警察就地處決，毫不留情。布勒斯特於九月十九日克服。港口設備已被我轟炸機及德軍於撤退時完全毀壞。幸我們從未企圖使用此一港口。

盟軍在塞納河以西包圍德軍以後，德軍在西歐失敗的命運，已經注定，僅餘時間問題而已。但此種情況，對於我們却存有相當的危機。若干作戰部隊中的領袖們，對現狀過度樂觀，他們沒有放開眼界去看大部德軍的熱狂以及德國的剩餘力量，此等力量在絕對效忠希特勒的格殺打撲(Gesam)或衝鋒隊的控制下，實有作孤注一擲的可能性；同時我們的民衆和政府，對自己尙待完成的工作估計過低，因而鬆弛了內部的努力，勢將造成不良的後果。我不僅促請上峯注意此種危機，且於八月十五日，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力言盟軍尙有一項重要工作，即應沿齊格非和萊茵河之線，殲滅德軍。這一警語，使一般人又從勝利的陶醉中驚醒過來。

我們的新情勢，使我和邱吉爾之間，發生一段在戰爭期間最長久的爭議。自七月下旬突破成功時開始，直至八月初旬以後才告終止。有一次的會議使我倆的爭議長達數小時之久，問題是討論應否讓蓋維爾將



軍在法國南部作戰。該戰役的密語原為『鐵砧』，後改為『龍騎兵』(Dragon)。

早先計畫此一攻勢的理由，為多獲得一處海港，以便在美國整備之援軍能迅速傾入歐洲。首相堅持可以早日使用布列塔尼的港口，將地中海方面的部隊，轉運至布列塔尼登陸，或者是由亞得里亞海進攻巴爾幹，亦較進行意大利方面的作戰為佳。

我則反對作此一變動。按照慣例，美國參謀總長向不干涉野戰司令官的決心。故便成爲我與首相爭論了。其所提出的理由，略如下述：

我們已不需要馬賽(Marseille)港及該地向北延伸的交通線，在美國的部隊，



可取道布列塔尼半島進入歐洲。

自法國南部發動的攻勢，與在法國北部作戰的部隊，在地理上過於分離，似難在戰術上互相呼應。

進攻法國南部的豪維爾將軍所部，如由意大利及巴爾幹前進，自南方威脅德國，比較追求原作戰計畫的行動路線，更爲有效。

我們如進入巴爾幹，可以鼓勵該區群起公開反抗希特勒，且可將軍火和裝備送交這些地下抗抵部隊，以增強其效果。

至於我的主張，概略如下：

雖然由於過去的經驗，我們對於布列塔尼港口的使用，非常失望，不僅我們預期該港口有堅強的防禦，且可斷言，在我們佔領之前，敵人必加以徹底的破壞；但在馬賽港，或許不致有同樣嚴重的情形。因我們得悉該方面的敵軍，正向北方轉用，我們自可迅速佔領該港，而敵人予該港的破壞，限於倉促的時間，諒難周遍。

從布勒斯特到麥次的距離，較從馬賽到麥次爲遠，而布勒斯特轉到麥次的鐵道，曲折太多易於破壞，龍河附近之交通線則較穩便。

除非我們能佔領馬賽，否則無法加速將美國本土部隊送達歐洲；反之，如使一相當有力的部隊進入法南，對於我們的作戰，在戰略戰術上，可以互相呼應支援。

自法國南部進攻，其利有二：第一、當我們繼續向德國的中樞前進時，可保障並支援我之右翼。第二、南路部隊和我們右翼會師後，便截斷了該地以西的一切交通，捕捉殘餘敵軍，解放整個法國。

如僅從布列塔尼採取攻勢，則自該地開始直至攻擊部隊之最先頭，均須顧慮右翼的安全。因之，勢將以許多師控制於右翼，以應付敵機動小部隊之襲擊。而此控制之各師，自不能用以參與爾後的攻勢作戰。

我們已經得到的永久港口，只有瑟堡一處。且通達該處的少數交通線，無法維持我們前線的大軍。征服德國以前，除非在北面佔領安特衛普，在右翼佔領馬賽或其他相等的港口外，將永遠不得滿足我們的需要。惟有得到這些地點以後，才能在德國邊境，集中充分兵力和補給，發動一次決定性的攻勢，迫使德國停止作戰；否則，我們即無法超過補給的限度，可能再度遭受過去英軍自埃及及西進所飽受的痛苦，以及薩美爾在艾爾阿拉敏 (El Alamein) 無法擴張戰果的慘痛經驗。美國政府已花費大量金錢，裝備補充了若干法國師，這些部隊自然希望參加解放法國之戰，因為沒有其他地方，更能使他們最大的熱忱從事戰鬥，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補充他們戰鬥的損失；同時，這些部隊都住於意大利和北非，唯一能使之迅速作戰的道路，只有經由南法進攻。

我堅決主張，應在瑞士和北海之間集中最大兵力，因自該處我們可迅速突入德國中樞，與自東方前進的紅軍會師。

首相爲了支持他的爭辯，故意將法國南部的攻勢，描繪成一幅可怕的前景。他斷言該地海岸防禦之攻路，需要數星期之久，可能在三個月內尚不能向北推進至里昂 (Lyon)，且將遭受嚴重的損失。他堅信以該區域作爲戰場，勢將變成另一次安齊奧之役。他的各種推測，或因對我們的確實情報，持着懷疑的態度，但我們相信留守法國南部的敵軍很少，而且大部不是機械化部隊，德軍的防禦，一定很快會被擊破，臺

維爾所部，亦必能迅速向北推進。

與其說是純軍事的，不如說是政治的成分爲多，我雖從未聽到首相這樣表示過，但我感覺他所真正關心的確屬如此。我深知首相所作的主張，與其他可能預測戰後的狀況。由意大利向巴爾幹發動攻勢，可使西方盟國在巴爾幹佔有優越地位，比較俄軍佔領該地，更能造成有效而穩定的戰後世界的敵對局面。我告訴首相，如上述原因爲其主張發動巴爾幹戰爭的理由，他應立刻向美國總統提出。我很瞭解，戰略終應從屬於政略的。假如總統和首相認爲值得並決定將戰爭延長，增加人力財力的消耗，以達到其必要的政治目的，則我自應立刻遵照，重新修改我們的計畫；不過我仍堅持，如他的爭辯僅以軍事爲立場，我決不能讓步的。

我感覺在此特殊範疇內，必須由自己來衡量我的責任與決心，首相既未承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我則不能僅因他在軍事上的顧慮而改變決心。我敢斷言：任何有經驗的軍人，從嚴格的軍事觀點上來看，此一進攻南法的計畫，都不會有什麼懷疑的。

和往常一樣，首相一直到要開始執行計畫的時候，還在繼續的爭辯。最後，他看到自己的主張行不通時，才又轉過來盡力支持我們的行動。他飛赴地中海親自視察這一次的攻擊，聽說他在攻擊進行中，在一條驅逐艦上觀察砲火支援。

此次長久而激烈的爭議中，首相雖受其若干幕僚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在我的司令部內，所有英國軍官，皆堅決地同意我的立場。

一九四四年初，當我們計畫此役時，蒙哥馬利雖曾主張完全放棄南面的作戰，俾「統主」方面能獲得更多的登陸艦艇；但此刻他亦同意此次攻勢應按照計畫實施。

在此漫長的討論中，蒙哥馬利忽向我毛遂自薦，建議由他來指揮全戰役中所有的地面部隊。我告訴他說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要求在同時仍然繼續指揮自己的集團軍。對於此項建議，我和我的幕僚們都感到特別奇怪。他設置集團軍司令官的目的，原為對於最高統帥所不能達到的戰線，確能每日直接指導部隊作戰。自然，沒有人在未達成其本身職責之前，尚有餘力同時兼顧其他部份的任務。此種措置，惟一的影響，是使蒙哥馬利可以任意利用其全軍指揮官的權力，實行他自己的理想。

歐洲戰區的最高統帥，無法逐日或隨時監督任何部份戰場，蒙哥馬利在我們編制內的地位，自有權將主要目標分配各重要部隊，並有權按照任務去部署兵力、分配補給、指揮全部空軍支援作戰。如在最高統帥和集團軍之間，再設一地面軍司令部，則該司令部的地位，一定是反常的，既無權力掌管補給和援軍，亦不能命令或要求空軍支援作戰。

英國的現代作戰機構，沒有陸海空三軍各別的參謀總長，因之，他們以為凡與此不同的制度，皆不可想像，且必招致許多危難。我會向他們詳加解釋：像我們如此遼闊的戰區，每一集團軍司令官，即為各地區的地面總司令，由他一人總其成，以代替所謂的三個總司令的權責。各集團軍有他自己的戰術空軍以擔任支援。在這一切的後面，則屬於最高統帥的權力，他可以視前線的需要，集中使用全部空軍，包括轟炸部隊在內。並對每一集團軍的兵力，亦隨全般的進展，或敵人陣地的重要性，而加以調動。

我的決心，對於一些受到不同教育的人的反應，無疑是不很愉快的。因而在戰爭的稍後階段，常以不同的方式，掀起各種問題的風波，但我永遠堅持着不變的決心。

除了不時有此種不同的觀念以外，在經年累月的協同作戰和合作中。尚有許多未及敘述的事件。當此等事件發生時，必須立即作堅決的處理，幸而結果均未造成嚴重的事態。

蒙哥馬利元帥和巴頓將軍一樣，均非某一定型的人物。他常常採取一些奇怪的行動，他喜歡和他的幕僚分離，並拒絕與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參謀商洽，而在爭執一項問題時，又始終固執其決心。他經常僅在一輛拖車上，只攜帶少數的助手，似此情形，對於即將獲勝的戰場所需適時並有效執行的參謀工作，自將發生困難。

此種弊端，幸賴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參謀長桂甘德少將 (Major General Francis de Guingand) 從中調和，才減少了許多磨擦，使之仍能與盟軍總部及其他高級司令部之間，趨於融洽。桂甘德將軍以其無比和度量的能力，經常致力於對勝利極為重要的行動之協同，與乎計畫之實施。

蒙哥馬利在歐戰勝利後不久，曾給我一封信，這信使我很感動，他說：

親愛的艾克：

現在我們已在柏林簽字，我想我們都將要分道揚鑣了。在分離之際，我很樂意向您陳述幾句衷言。在你領導之下服務，實為一種榮幸和特權。我得到你許多明智的指導，和仁慈的寬恕。我很瞭解自己的錯誤，並且知道我是個不易相處的部下，因為我喜歡走自己的路子。

你給我的教導很多，並在困難危險之際，累加援手，使我終能不逾軌範。

爲了這些，我非常感激你，我深謝你一切的匡助。

你的至友 蒙梯(Monty)

在我的覆信中，所說的也完全真情；

您在貴國軍事領袖中的崇高地位業已確定不移。我對您平日的意見，很少接納，實在是一件永遠感到歉仄的事，但每當決心既下之後，不論您個人的意見如何，您的忠誠和工作效率，則是無可非議的。這種信念的形成，不能說不是一種很大的收穫吧。

另一件趣事，值得在此一提。一九四四年八月初美國聲根索部長(Secretary Morgenthau)訪問盟軍總部時，曾和我們舉行討論會，他說德國貨幣交易的比率，應立即加以確定，並應避免給予該國以任何利益。我坦白地告訴他，說我實在太忙，沒有工夫來考慮德國的未來經濟，但我有一幹練的參謀組，可以處理此一問題。於是我們對德國的未來，作過一般性的談話。我將自己的概念發表如次——

『關於此等問題，應由另外負責的人員從事研討，並予決定。但以我個人的意見，依據戰鬪的結果，對於此次戰爭的勝利，左券究操誰手，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我們戰勝之後，自須佔領德國，且需使德國納粹黨人不能逃避其所造成的世界上空前悲劇之罪行。主要乃對付納粹以及若干工業家，必須予以審判與懲罰，格殺打撲和衝鋒隊人員亦須作爲罪行的形跡上之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參謀系統，必須加以廢棄，所有案卷充公，發動戰爭或犯有戰爭罪行者，須予審訊。德國應負責賠償比、荷、法、盧

、挪、蘇等國之損失，該國的戰爭力量應予消除，關於此點之具體辦法，為嚴格控制其重工業，或僅禁止其製造任何飛機。我們應許德國人自求生存，不得仰賴美國的支援，否則，如中止其天然資源之開發，實為不智已極。』

我會明白反對淹沒魯爾礦區的建議，這不僅是愚蠢，且為一種罪惡。最後我說，德國的軍政府當儘速完成上述諸項工作，並移交民政方面接管。

此種見解，會對當時及後來向我詢及該項問題者提出同樣答覆，並於一九四五年七月，總統和國務卿來波茨坦（Potsdam）開會時，正式作此建議。

## 第十六章 追擊和補給之戰

在灘頭陣地作戰時期，敵人將其第十五軍團控制於加萊區，以爲我們可能對該堅固要塞實施兩棲攻擊，而不敢以該部增援諾曼第。我們又運用種種謀略手段，以堅定其錯誤判斷，例如我們會利用麥克奈爾將軍來歐的機會，暗示他是來充任軍團司令的，特將其名氏保留於保密名單內。按此種名單，在英國國內實屬一公開的秘密，我們預料軸心任何機關，於得悉此項僞造的消息後，必以之爲重要情報，而立即轉遞於德人。他們將會判斷麥克奈爾部隊的任務，是用來進攻加萊的。如此誘致敵人，完全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待敵人對於狀況，漸漸得到一個比較明晰的認識時，我們又於事先得悉其內情，而予以有效的防制。偵查敵軍前線部隊番號，原爲戰場情報活動之一，我們每天以所得之情報，製成極爲正確的『敵軍戰鬥序列判斷表』，七月底，該表顯示德軍已命第十五軍團各師渡塞納河參加戰鬥；但爲時過晚，此項援軍對於戰鬥，並未發生重大影響，其失敗之惡運，自不能挽救。敵人在此次失敗的戰鬥中，不僅使用整個的第十五軍團，且曾自南法，及布列塔尼、荷蘭、德國本土各地抽調了許多師。當其全都援軍尙不能阻止我們的前進時，敵人遂無法立即形成一條連續的戰線，以應付我們的進展。

巴頓將軍的第三軍團司令部，於八月一日開始行動。此時我地面部隊，已經有了四個軍團：最右翼是巴頓的美第三軍團，接着就是霍奇將軍的美第二軍團，由此二軍團編成美第十二集團軍，歸布萊德雷將軍



指揮；左翼是鄧蒲西將軍的英第二軍團，和卡勒拉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Henry D. Crerar)的加拿大第一軍團，由此二軍團編成英第二十一集團軍，歸蒙哥馬利將軍指揮。空軍方面，由柯寧漢空軍元帥指揮的英國空軍，負責支援蒙哥馬利的集團軍，范登堡少將指揮的美國第九航空隊，負責支援布萊德雷的集團軍。范登堡將軍又以魏蘭少將(Major General Ote R. Weyland)的戰術航空隊支援巴頓第三軍團，桂薩達將軍的航空隊支援霍奇第一軍團。

與各軍團或集團軍協力作戰的空軍，其通常任務，為分別執行其地面指揮官的要求；但此等戰術空軍，同時又隸屬於雷馬諾利將軍。因之，英美兩國空軍，於緊要時機，可由盟軍統帥部集中運用，聽其調遣。英國空軍於摩爾坦區援助布萊德雷擊敗德軍的攻勢，即為其最標準之一例。由於此種指揮上的彈性，戰術空軍自可於必要時，用以支援深入德境之戰略轟炸。

八月底，盟軍在大陸上的實力，為美軍二十個師、英軍十二個師、加軍三個師、法軍及波軍各一個師。英國已經沒有多餘的部隊了，但在英國本土，美軍尚駐有六個師，其中三個為空降師。全部空軍的戰鬥力量，計有重轟炸機四、〇三五架，輕中型和魚雷轟炸機一、七二〇架，戰鬥機五、〇〇〇架，英美的空運總隊，計有運輸機千架以上。

對於失敗的敵人，勝利者常不顧任何危險，放膽直追，因戰果之獲得，全賴其行動之堅定果敢以作衡量。我們曾付出重大代價的突破，及繼續三星期之久的旋迴攻勢，目的全在造成目前此種有利的狀況。我們曾經希望在初步勝利中收獲比較更大戰果，但當我軍一旦開始競相向前推進時，唯一急待有效解決的，

即爲補給困難的問題。

我後勤部隊，在整個灘頭陣地之戰團中，其活動範圍，極受限制，當時可用的港口，僅有瑟堡，和在英軍海灘陣地內阿羅曼希(Arronanches)附近的人工港。瑟堡的修理會發生許多困難，無論港口或航道，均須清掃許多新式的以及有特別效能的水雷。我們自七月初才開始使用該港，但直至八月中旬以前，並未發揮過高度的效用。美軍灘頭陣地的人工港，在六月間的暴風雨中被毀，我們原預期突破線可遠達柯坦丁半島南方基地，因之自不克由阿羅曼希和瑟堡，將公路鐵道和倉庫向前延伸，以致我前進中的部隊均須直接自海灘附近集積地補給，並須通過一些亟待修理的道路和鐵路，才能送達前方。

在此種狀況之下，補給能力自極有限。敵人即使不向我作戰，單以補給的限制一項，即足以使我軍的追擊停止於某一地點或某一線上。

一個加強師在攻擊作戰中，每日消耗的補給品約爲六—七百噸，在固定的陣地作戰時，此項補給品大部爲彈藥；行軍時則以燃料爲主，補給軍官的術語，稱之爲燃料補給(P.O.L.)。

我們以三十六個師的大軍作戰，面對着的問題，乃爲每天須由海灘和海港向前線輸送二〇、〇〇〇噸軍需品。由於前鋒行動迅速，平均每天前進七十五哩，所有補給品均須以卡車裝載前進；致前進愈大，困難愈大。卡車往復於海灘一次，方能將補給品送達前進中之部隊。此外尚有千噸物資，須送至前進飛行場，以供建築和保養之用，並須運送額外物資修理橋樑道路，以適應重裝備之需要。

當我們被膠着於灘頭陣地時，我們如在右翼突破成功，敵人反應如何，殊不能預料，不過其至當行動

，似應將部隊退守塞納河，固守各渡河點，利用地障構成堅固的防線，直至我前進部隊完成迂迴，迫其撤退爲止。

如在塞納河之線從事大戰，我們的交通線尙不嫌長，因後方可以追隨部隊前進，問題仍可順利解決。但敵軍如在希特勒堅持之下，決心死守陣地；並在摩爾坦附近側擊我前進縱隊，實行反攻，那就完全要改觀了。

我們很熱望着能把握機會，自南方向敵人後方迂迴，將敵人全部擊破，使不再有在塞納河及索姆河間會戰的顧慮。此舉如獲成功，則爾後的問題，端視我們的補給能力如何而向前推進。

因此，當布莱德雷以主力向敵後推進時，我覺得整個的作戰計畫，必須從新加以檢討，以決定對於此種新的發展，應作若何的重要變更。

此時有兩種極大的可能性呈現，即早日佔領遠在南方的馬賽，和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後者如被我們佔領，且可供使用的話，則我們在正面的後方問題便可解決。此不僅由於安特衛普爲歐洲最大港口之一，同時亦因其位置良好，伸向德國邊境，可減少火車和卡車的運行距離，不致再限制戰爭的進展，至少在北戰場如此。

我們也希望早日使用馬賽港，因德軍大部機動師業已調離該區。如我軍迅速佔領該港，可阻止其對港口的重大破壞，同時該區的最後勝利，可使盟軍右翼能獲得一良好的補給線，經此大道，及早使美國援軍源源加入戰鬥，而經過龍河流域，各鐵道的偉大運輸力，一旦使用後，在盧森堡以南地區，我們任何正面

的後勤問題，決不致再有重大困難。

爲了達成此兩種可能性，我命令塞維爾將軍的第六集團軍，迅速由南方前進，增強我軍右翼，同時以強大兵力突向東北，迅速掃清德軍一向用以轟擊英國南部的 V-1 型和 V-2 型火箭基地。但我們的主要目標，仍爲佔領安特衛普，向東構成正面，以保障該港之使用。

除可望迅速向北推進，早日使用該港，減少對於布列塔尼港之依賴外，一切均照原來的計畫進行。但尙有一問題亟待決定，即我們在過去七個星期的戰鬥中，曾經發生障礙的補給系統，是否能支持我們的行動，而完成上述目的。

所有部隊均感補給不足，故我們目前的工作，乃注意適當的分配，以免各部隊於完成主要目標前，陷於停頓狀態。所謂適當的分配，即每一部隊，不應多得一磅補給品，或超過其所負的基本任務之需要。

在八月末和九月初的悶熱日子裡，戰況甚爲順利，我軍迅速地越過了法國。其時師長以上的指揮官，均有一種錯覺，以爲只須稍增一點補給，即可立刻猛攻而得勝利。此爲所以致勝的精神，常應予以鼓勵，況且獨斷、必勝觀念和勇敢，均爲優秀指揮官必須具備的特性。當我軍突過法比時，人人奮勇爭先，全線上到處皆有迅速擴張戰果的機會。各人的要求，自都完全合理，無可非議。

一九四四年夏末，我們得悉德軍在其國境內，尙控制有一預備兵團，企圖以一小部渡過萊茵河，深入德國腹地。此純屬想像之事，敵人縱能以十個或十二個師開始攻擊，如未具備更多的後援，亦難得逞。但我們爲了保障翼側安全，必須到處留置部隊，如兵力遂漸減少，終難免於失敗，我們此種企圖自亦在敵人

逆料之中。

我們愈將狀況研究，愈覺我們經年累月所擬成的計畫，雖與當前實際上的細部情形不盡相符，然而大致是適用的。因之我決定將右翼推進，預期在第十戎(Dijon)與塞維爾將軍所部會師。左翼蒙哥馬利亦盡可能迅速推進，以確實佔領掩護安特衛普之線。布萊德雷指導霍奇的第一軍團與英軍同時併進，概略的方向爲亞琛(Aachen)，目的在確保左翼的成功。

我們希望由此向東北進軍，迅速造成德軍的大崩潰，甚至在敵人從事作有力的抵抗以前，於萊茵河上建立一橋頭堡，以威脅魯爾區。

在如此計畫下，繼續進行爾後數週間的戰鬪。當第十二集團軍和第二十一集團軍正獲得滿意的進展時，貝奇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Alexander M. Patch)的第七軍團在法國南部亦有顯著的戰果。

一九四三年末，盟國領袖會議於德黑蘭。西方盟國通知史達林，將在法國南部實行第二次登陸作戰，此爲第二戰場整個作戰之一部。但一九四四年初，盟國正在意大利作戰，又計畫『統主』大冒險。因之在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中，地中海統帥威爾遜將軍，無法估計使用於『龍騎兵』攻勢中的實際兵力。

我在一月間，決心『統主』必須在五個師的正面實施，故不能按照預定計畫，在『統主』登陸時，同時發動『龍騎兵』攻勢。於是在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盟軍總部和威爾遜將軍之間，關於是否應堅持原定計畫一節，曾以函電詳加商討。我自始即贊成此次的攻擊；在長期的討論中，亦從未同意取銷此項作戰計畫，而且得到馬歇爾將軍的極力支持。

### 歐洲十字軍

三〇六

各次的討論情形，現在均已成爲陳跡。我們決定於極短期內，以臺維爾將軍的第六集團軍，至少包括美軍或法軍十個師，自法國南部登陸，向西北前進，與主戰場會師。該集團軍並將很快受到後續美軍的增援。在當時的狀況下，此一攻勢，於我們更爲有利，或更能有助於我們擊敗德軍。



因貝奇的部隊和我的司令部距離太遠，聯繫不易，故令威爾遜將軍在我概定九月十五日建立指揮機構以前，負責指揮該部作戰。登陸開始後，法國戰場實際已打成一片，一切戰術後勤計畫，均假定在全般戰鬥序列之下策定，並盼能早日完成，因八月底，塞納河附近之

作戰結束後，布萊德雷已命巴頓第三軍團向東推進，企圖與第七軍團迅速取得連繫，而形成一條連接的正面。其餘盟軍繼續向東北前進，解放比利時，佔領安特衛普，威奇魯爾。此次前進，係採廣正面，途中發生過無數次的戰鬪，其詳情有待於戰史之敘述。例如美第七軍和第十九軍之前進，非常迅速，該兩軍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名戰場蒙斯(Mons)附近，圍攻整個的一個德國軍，激戰後俘獲敵軍二萬五千人。此一戰績如在平常出現，必被譽為偉大的勝利；但此時竟和平日大異其趣，幾乎全為報章所忽略。

八月底，我們面臨一日形尖銳的特別問題，即對巴黎之攻佔，究應作何措施。在前此作戰中，我們已忍痛避免直接轟炸法國首都，縱使在巴黎區進行破壞法國的交通，亦寧願攻擊鐵道樞紐之外圍，以免波及該城內部，此刻又遇到同樣的情形，故我們希望避免以巴黎作為戰場，擬將該城加以包圍截斷，迫使敵軍投降。我們自然無法得知該城居民的實際狀況，且此時爲了力求節省燃料彈藥，應使前線儘量推進。加之我希望延宕對於該城的實際佔領，除非我確知巴黎居民正處於飢餓或痛苦之中。

關於巴黎之攻佔一事，城內自由法軍的行動，加強了我們的力量。整個自由法國份子，對於作戰，均有莫大的供獻。由於他們在布列塔尼的特別活動，全線均獲得其各種援助。法國之解放及敵人在西歐之失敗，如缺乏他們的援助，必將耗費更長的時間，而我們亦受到更多的損失。因而當巴黎城內自由法軍起而公開反抗時，我們即須迅速予以支援。據情報判斷，在巴黎大概不致發生大戰，僅需一兩個師或許可能解放該城。

布萊德雷將軍，選定法軍李考勞克第二師，接受首先進入該城之榮譽。該師於三年前開始成立在查德

湖 (Chad Lake)。他們會徒步越過撒哈拉沙漠，參加第八軍團在北非的後期作戰。此時爲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該師師長接受德軍衛戍司令之投降，這給予一個奧德賽 (Odyssey) 史詩式的高潮，立即傳遍戰場，自中非乃至德國的布查斯加登 (Berchtesgaden)，全部無不爲之歡欣鼓舞。

在未肅清巴黎城內的殘餘德軍以前，爲恢復該城秩序，必須令美軍第四師及時進城。幸該城所受的破壞並不嚴重，以我們的觀點看來，其最大的幸運，是塞納河上的橋樑未遭破壞。

佔領巴黎之後，我立刻通知戴高樂將軍，希望他迅速進駐首都。爲使戴高樂成爲法國抵抗的象徵，盼其入城或通過該城的時間，能先於我。

佔領該城後的第一個星期六，我在布萊德雷司令部視察時，得知戴高樂將軍已在巴黎的一座政府大樓上設立了他的總部。我立即決定進城去拜訪。並爲代表全體盟國起見，特要求蒙哥馬利同道前往；但他因前線變動無常，致未成行，結果由我的英國軍事助手高爾脫上校同行。

在前進途中，布萊德雷陪我略略巡視了一處尙在進行戰鬪的區域後，我便安靜而秘密地進了巴黎，此時正是我們所預定的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上午，我前去拜訪戴高樂將軍時，他正被一群身着傳統制服的共和護衛軍所包圍。我們在美軍第五軍司令部看到奇羅將軍，過後又去拜訪科尼將軍，他爲盟軍總部自由法國地下軍的指揮官。我們在拜訪的活動中，已爲該城居民所發現，當我們通過凱旋門時，被一群熱忱的民衆所包圍，此種瘋狂式的歡迎，使我們稍感困擾，因而趕快離開他們，回到查特斯附近的布萊德雷總部。



我在巴黎時，戴高樂將軍，會將他的一些困難問題對我詳加說明，並向我們要求糧食和補給，尤其希望有數千套制服發給自由法軍，使他們和其他欺凌平民的雜牌隊伍有所區別。他又要求增發軍事裝備，俾能編成新的法軍。

對於目前這個沒有組織的城市，首要者，為加速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以安定社會秩序。因之戴高樂要求暫時借用兩師美國軍隊，一以表示其力量，一以鞏固其地位。我忽憶及兩年前非洲的政治問題，在那裡我們會承認已經存在的政府，但從沒有法國官員要求派遣盟軍以建立或穩定其政府權和地位，現在剛與此一法國領袖相接觸，即要求盟軍於其自由首都之中區為其建立並維持類似前述的地位。

我瞭解戴高樂的用意，但我們實無多餘的部隊可資駐屯。事有湊巧，當時我們有兩個師正擬經過巴黎開赴前線，我遂主張當此二師通過巴黎時，由戴高樂舉行閱兵儀式，如此即可滿足他的要求。我自己辭謝出席此一儀式，但我告訴他布萊德雷將至該城伴同他參加閱兵禮，以示盟軍聯合。

此次閱兵，實際上與當地的作戰計畫相符合，此種機緣，在歷史上亦屬少有的。部隊在首都舉行閱兵之後，即於同日參加激烈的戰鬪。

一部分英國報紙，譏笑美國人過於喜歡檢閱，又有人說，英軍也會參加解放法國之役，任何盟軍不應獨享此種光榮。但英國官方並無是項諷會或批評。後來報界明瞭了當時閱兵的來由後，亦不再濫事評論了，這不過是另外一例，說明在現代戰爭中，指揮官需要注意他自己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的反映，此與其任務和作為，常常是息息相關的。我們不可認為社會上完全不明真相，似此等暫時的誤會，在將來的勝利中畢

竟會忘懷的。

如此評論，不久又因另一事故再度刊載於英美報上。八月間，美國報紙載有一段消息，說蒙哥馬利將軍以後不再以協助地位指揮地面部隊，他和布萊德雷將以同等地位直接向我負責。盟軍總部對此即予否認；但此項報導完全是正確的，不過當時尚在擬議之中。此項變動，直至九月一日始行實現。

英國報紙對於是項消息，表示非常憤怒，認為蒙哥馬利已因其成功而遭貶抑。在另一方面，美國報紙則表示相當滿意，認為美軍今後在其自己進攻區域內，才是真正的獨當一面。盟軍總部的否認，使美國和馬歇爾將軍均感迷惑，紛紛來電詢問真相。我只好重複地將當初洽商的經過詳情，據實呈復。我在復電中，表示相當的憤懣，認為如此重視外界的態度，是不足以獲致一次大勝利的。而兩國的反響亦屬正常，如無此類創造國家榮譽的愛國主義和精神，則對於權續損耗的軍隊，將何以擴充或維持其實力？這對我處理公眾關切的事務又獲得一次有利的教訓。

新聞界和軍事當局之間，戰時頗難得到完全的協調與充分的合作，蓋因秘密之於指揮官，乃為一種武器；但對於輿論，則係一種罪惡。故應尋求一種辦法在雙方觀點上獲致諒解。

新聞主要是向國內作正確的報導，爭取勝利的戰鬥部隊及其所需的裝備，皆由自平民，故在軍事安全上，如無必要時，應將戰爭中的一切，都讓平民知道，無須保守秘密。野戰指揮官，絕不可忘記他的職責，乃與其政府首長通力合作，努力保持高昂的民氣。這和其他目的，有着同樣的重要性。

如欲有效的處理此類事務，指揮官可利用其轄區隨軍記者的團體。他們當中，包括有各種報紙、刊物

、無線電和攝影記者，他們有行動的，也有駐留的，若干指揮官對此類有時人數相當多的非戰鬥團體的出現，頗表怨煩，在歐洲區內有一時期會達九四三人之多。

當我第一次在非洲遇見亞歷山大和蒙哥馬利將軍時，他們主張對記者採取嚴格的規定。新聞檢查的範圍亦甚廣泛，他們知道戰地記者們在前線工作是經過政府批准的；但他們爲了着重保密，因而對記者敬鬼神而遠之，未運用他們與國內作有力的連繫，亦未使之成爲戰役中有重大助力的機構。

英國在戰爭開始時，比較美軍司令部所採取對待記者的政策不同，他們是保留保守主義的，這自有其理由在。蓋因戰爭初期，特別是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英國單獨應戰時，他們除了用欺騙手段以外，很少有其他辦法對付德人。他們使用各種詭計，包括建立假的司令部，拍發假電以混淆德軍，使無法判斷英軍可用的總兵力和重要的兵力部署。由於這種需要，無形中成爲一種習慣，以致後來不易革除。

我認爲指揮官對於記者的正確態度，應視他們爲自己的幕僚，了解他們在戰爭中的任務，並助其達成之。通常對於新聞檢查的唯一解釋，是需要保持有價值的情報，使不致落入敵人手中。我個人在戰爭中，有時也破壞了此種常規，曾於北非設立臨時的政治新聞檢查，在諾曼第又檢扣對於有關指揮方面的消息。這兩次我似乎不乏正當的理由，但後來經事實證明，仍屬一種錯誤時，至今常覺耿耿於懷。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記者多係明智幹練的愛國之士，他們能以絕對的安全和互相的利益，獲得指揮官的信任。因之，記者團本身即爲一制裁破壞信任，防制洩漏機密者的最好工具。地中海和歐洲歷次戰役中，我發現記者們頗爲正直、坦白、而能諒解。

美軍處理新聞業務的經驗，是給予記者一切便利，許其隨時前往任何地點。這對於我們雖增加一些管理上的麻煩，但使一般人知道我們是虛心的。並不企圖隱藏錯誤和愚蠢，其收穫亦不爲小。當我們發覺自己的過失後，便立即加以改正，此種態度，自然比較諱疾忌醫終致不可收拾者爲佳。檢查制度如推行於正在作戰的部隊中，指揮官對於士氣之提高，勢必失去最大的助力，戰鬪兵喜歡別人認識他，喜歡讓別人知道他的痛苦和任務，並希望人們對他予以同情，他自己的部隊，不論是師還是營團，如爲報章所贊揚，將使他感覺無上的欣慰。我們如將一切埋沒，事事採取保守主義，剝奪士兵此種愉快，必致遭受公關的指責；而且敵人所推崇的任何人，常會迅速地傳遞全線，遭受整個部隊的仇視。故追求此種駝鳥式的政策，實爲不智之舉，僅能激怒記者們而已。

在歐洲的美軍所採用的新聞政策，是將大部份責任付與其所信任的新聞界代表們，主要的是希望他們描述公正，見解透澈。而有些記者的意圖往往專爲某一部隊效力，或僅作擁護某一指揮官的報導，難免招致不良後果，因盟軍之間尚存有國家主義的偏見。不愉快之事件即由此產生。其中錯誤有時確屬記者們，有時則爲指揮官應負之責任。我們考慮到此類具有偏見的報導存有甚多的機會，在部隊間、軍種間、及民族間製造糾紛時，自應將戰地記者與作爲盟國合作的基本需要的其他團體，一視同仁。

自阿林准將(Brigadier General Frank A. Allen Jr.)於八月充任我的交際軍官後，軍事當局與新聞界的友好關係，大爲增強。他是在北非法國等地作戰的裝甲部隊優秀指揮官；但我相信，他的保持軍事機密，和處理新聞業務的能力，對於戰爭更有價值。他被調回總部工作後，我雖失去一位優秀的作戰

指揮官，但在另一方面，使我免除了許多麻煩的問題。

八月二十五日之解放巴黎，使各地人民大為震驚，就是那些懷疑份子，也開始感覺希特勒之末日真已到來。此次敵人的損失極大，自從我們登陸以來，他們已有元帥三人和軍團司令一人受撤職處分，或因傷免職。隆美爾將軍亦於七月十七日被我們的飛機炸傷，病勢甚重，數月以後，他被迫自殺，以避免關於七月二十日圖謀行刺希特勒的審訊。其餘總計敵軍死傷及被俘者，不下四十萬人，內有軍團司令一員，軍長三員，師長十五員，其中一半均為戰俘。又其中約有一三五、〇〇〇人，係七月二十五日以後之一個月內所俘獲者。

德軍物資方面的損失，計有戰車一、三〇〇輛，車輛二〇、〇〇〇輛，突擊火炮五〇〇門，普通火炮一、五〇〇門。德空軍受創更重，被毀飛機達三、五〇〇架以上，其中並不包括攻擊開始以前德軍所受之嚴重打擊。

敵軍士氣亦顯著地低落，這在被俘的高級軍官中更堪注目。因為他們以其所受的軍事教育，足以看出難逃最後失敗的命運。但此時敵人的整個陸軍，尙未到完全崩潰的階段，在適當的狀況下，仍能作困獸之鬥。

隨巴黎之佔領，我們已實際到達了預定計畫中登陸後三至四個月之線，這較之預定計畫還提早數星期。但我們的補給却非常落後，因為整個區域，都是在八月一日以後才佔領的，而道路、鐵道、倉庫、修理工廠、基地設備等均遠在戰線後方。

德軍雖不願損失和混亂，繼續將大軍撤過塞納河，但我們仍希望在他們重新編成一條有效的防禦陣線以前，佈設羅網，加以殲滅。因德軍第十五軍團之一部，當時仍留在加萊地區，定將成爲第一及第七軍團退却部隊之中堅，可能在比利時河道所形成的天然防禦線上，實行若干抵抗。如敵人果採此種辦法以圖立足，則正予我們以使用空運部隊，實施立體包圍的最好機會。

德軍在諾曼第失敗後，我空運部隊，立即奉令準備在許多連續的陣地上空，依狀況的發展，擇定最適當的地點降落。此僅在紙上計畫作業，雖是辛苦，究屬簡單；而實際的準備工作，則甚艱難了。如行空降作戰，需自補給方面轉用運輸機，但要決定轉用於未獲致較大戰果那一方面，方爲有利，則誠爲一困難問題。

不幸自其他任務上轉用此種運輸實施空降作戰，必須費時數日，始可整頓裝備、補訓駕駛員、和下达命令。八月下旬，我們的補給狀況日趨惡劣，而我們又均熱望着截斷大量的敵人，因之增設運輸指揮官的問題，每天都在討論中。在各種氣象中，我們的飛機，每日平均可運送二、〇〇〇噸至前線，這對於我們的總運輸量所佔的百分比，其數字可謂微乎其微；而每一噸物資皆具有無比的價值，故此項決心，實非常之事。

在布魯塞爾區(Brussels)發動一次有利的空降攻擊，顯爲一個良好的機會，雖然此一機會並不一定可靠，故對於轉用這些飛機是否得計，頗有歧見，但我仍決定把握，九月十日，部隊由空運總隊臨時自補給勤務上調來，開始積極準備在布魯塞爾區實施空降。但我們很快就得悉德軍在作非常迅速的退却，使此

舉已無必要，原來德軍除了後衛的行動外，並沒有在該區實行防禦的企圖。

我們在整個前線上，對逃竄的敵人予以猛烈追擊，四天中，英軍前鋒前進一九五哩，美軍則在其右方前進，造成我軍在法國大追擊中一次最驚人之進展。九月五日，巴頓第三軍團到達南錫 (Nancy)，於該城與麥次之間渡過摩塞爾河 (Moselle)，霍奇第一軍團於同月十三日攻擊齊格非防線，不久以後，即開始進攻亞琛，向德國邊境猛撲。但德軍的防禦極為堅強。九月四日，蒙哥馬利的部隊進入安特衛普，德軍匆忙撤退竟未多行破壞。大港口馬賽亦於八月二十八日佔領，並即恢復使用。

此等發展，確已使我們的後勤問題。得到最後解決辦法，這就是說，在相當時期內，我們就可在德國國境，從事一次敵人所不能匹敵的大規模會戰。但我們在獲得此種有利地位以前，尚有不少事情須加處理者，例如負擔過重的補給線，沒有餘力和缺乏彈性；南方的貝奇和布萊德雷所部，必須設法使之連繫；龍河流域的鐵道線，亦需從新修理；在北方，更有大的困難面對着我們。

安特衛普係一內陸港口，由些耳德河 (Scheldt Estuary) 通海，德軍在此段航路上，設有不少障礙物，我們在利用該港以前，必須加以清掃。

至於北方的工作，包含有三部份：我們需要極力向東取得一條防線，以掩護安特衛普，及其由此通往前方的道路鐵道。我們又須清除該城與海口間的德軍防禦設備。最後我們希望前鋒部隊盡量推進，可能時渡過萊茵河，建立橋頭堡，以威脅魯爾，並使爾後之攻擊容易。

蒙哥馬利必須立刻決定上述三項工作的優先順序。第一個要求，是我們的戰線必需極力向東推進，以

確保安特衛普之安全，否則該港及一切設備均將無法利用。此項工作不容稍緩，在未完成以前，其他工作實亦無法開始。事實上，德軍正堅守南比維爾蘭島（South Beveland）和瓦奇倫島（Walcheren Island），這將是一次最費時間的戰爭，但希望能迅予解決。此外問題，乃為於完成安特衛普航道的煩雜工作以前，繼續東進，追擊退却的敵人，以期於魯爾附近萊茵河上建立橋頭堡，究竟是否有利？

當我們正在考慮此一問題的各種因素時，蒙哥馬利忽然建議：如果我們能以所有補給上的便利，支援他的第二十一集團軍，他即可立刻衝進柏林，結束戰爭。他當時的熱忱，乃由於過去一星期中迅速推進的激動，以為敵人業已完全瓦解，因而斷言只要有充分的補給，即可直搗柏林。我相信他看到後來的事實，亦必同意此種推斷，實屬完全錯誤。

九月初，我乘飛機自前方視察歸來，途中忽遇暴風，無涉回到總部的小着陸場，除鄰近的海灘外，無其他地點可以降落。但此海灘在我軍進攻前，曾經敵人設防，並曾一度佈雷，這使我們非常為難。結果我們終於被迫着陸。為使飛機遠離海水邊緣，以免被高潮所淹沒，因此我的膝蓋為之扭傷，駕駛員愛德伍中尉（Lieutenant Underwood）扶助我走過海灘，而我則極力注視前面的平滑沙灘，以便發見地雷的秘密標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循一條鄉村道路向總部前進，此時又碰上急雨，而此處的軍隊很少來往，因之也沒有希望搭乘便車。我正與此艱苦的旅程奮鬥時，幸不久在我們後面來了一輛吉普車，上面已經擠滿了八個人。

於是我們招呼停車。車上的人立刻認清是我，都跳出來爭着相助。他們對於我那狼狽樣子，顯然覺得



有點驚異。我叫他們將我送回總部，他們小心地將我扶上吉普車的前座，爲了避免碰到我已受傷的膝部，除司機外，不許任何人坐在前面。我不知道他們在後面如何擠法，但到達總部時，我見到飛行員也被繫在車上。

我在床上睡了兩天，後來又繫上石膏繃帶。新聞記者未見我露面於總部，猜想我是病了，或是因工作過度。我遂將詳細情形向記者述明，俾消息刊於報端時，能免我妻掛慮及賸盼解釋的家書。

由於膝傷未癒，暫時無法作視察旅行，但爲了使蒙哥馬利確實按照我的計畫實施，遂於九月十日和他  
在布魯塞爾會面。泰德空軍元帥和戴高樂將軍也應邀參加。

我向蒙哥馬利說明我們的補給狀況，及需要早日利用安特衛普的理由。我指明在萊茵河上，沒有鐵道橋梁和亦無儲備充分的補給，致無法在德國維持一支足以侵入其首都的大軍。我知道敵人國內尚留有相當力量的預備兵團，倘照蒙哥馬利所建議的意見——向德國中樞實行筆尖式的攻擊，則我軍勢必被敵人所擊破。因之，我對於他的建議，決不加以考慮。

如果在八月底，正當其他盟軍也能進展迅速而深遠之際，我們使所有前線盟軍均行停止，以讓蒙哥馬利得建立一處堅強的橋頭堡，嚴重威脅魯爾區，設若真如此做去，則其他各處，勢將挨餓，此誠確屬可能之事。然而，如此殊難獲致決定性的勝利。何況其餘前線各部份，當時都已處於危險的境地，可能從此一蹶不振。

蒙哥馬利將軍自然知道，如支持他的建議，必須停止所有部隊之前進數週之久。他除了洞悉其第二十

一集團軍的狀況外，並不明瞭其他戰線上的發展，和後方補給的困難情形。一旦以全力補給該集團軍，則其他戰線勢必停止前進，甚至被迫向後退却。

我命令他設法恢復使用安特衛普，並取得一掩護該港之線。除此以外，我相信可能以空降部隊協助於安亨地區(Arnhem)萊茵河上建立一橋頭堡，以側擊齊格非防線。此次橋頭堡爭奪戰，——特指定其代字爲『市場花園』(Market-Garden) 我們原爲策應暫時的安全，而結果能向東擴展到這一線，實屬一種偶然。這條線的北端爲到達萊茵河的下流，我軍如不能到達該處地障，一定會處於非常暴露的位置，特別是當蒙哥馬利集中大兵團於瓦奇倫島作戰的時候。

如果這些事情都能完成，則於我們後方勤務整備成功以前，在北方不應再作大規模的推進。但應在全部戰線上從事小戰，俾有助於爾後的攻勢。蒙哥馬利對於佔領橋頭堡陣地的企圖，非常熱心。

九月十日的布魯塞爾會議中，決定蒙哥馬利元帥應先從事佔領我們所要的橋頭堡，然後再清掃安特衛普的航道。爲支援其作戰，除以新近編成由布列里頓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Lewis H. Breton)指揮的第一空運軍團配屬他之外，並允盡力予以充分補給。俟佔領橋頭堡後，再行回師，全力佔領瓦奇倫島，以及安特衛普航道上其他德軍的設防地區。後來蒙哥馬利對於此等任務，均能一一完成。

我們的全般業務，除補給外，其餘各方面的秩序均甚良好。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在魁北克(Quebec)會議中，決定無需將現駐英國的兩個轟炸部隊歸我個人直接指揮，而應直轄於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嗣後我們對於戰略轟炸機的要求，應通過設置於倫敦的中間聯合機構。我認爲此乃一拙劣而無效的辦法。幸而此種

辦法，對於我們的作戰並無重大影響，因在命令中，經規定授予歐洲盟軍最高統帥以使用戰略轟炸機的優先權。由於此項特權的保障，故我對此辦法，不論其如何拙劣，終未加以反對。

史巴茲將軍頗不贊成此一新的指揮系統。我告訴他，這對於我的職權並無不同之處。就是原以主張轟炸制勝，且嘲笑陸海軍動員的哈立斯，亦以能加入「盟軍組合」為榮。史巴茲在接到歸還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直接指揮的命令時，曾寫給我一信：

艾帥麾下：

在新的部署下，本部不再受鈞座直接管轄，我想利用這機會向您保證：在實際上，一切都和以前一樣，仍遵照您的要求，竭盡我們的力量和熱誠，以支援作戰。

我個人並代表全體部屬，對於您所給予的輔導、鼓勵和支持，表示無任銘感！

我們轟炸部隊不僅向您申述祝賀和感謝之忱，以後並將隨時隨地接受您的驅策。我們衷心希望能在自己崗位上，繼續共同完成我們的任務。

貝梯 (Bert)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全部戰線上，因交通線的限制，行動漸感困難。補給部門盡其最大努力，設立卡車運輸網，利用法國的主要公路，為專用的單行交通線，稱為「紅球」(Red Ball) 公路。卡車在這些道路上繼續不斷地行駛，每一車輛至少行駛二十小時以上，僅在裝卸時稍事停頓。此等司機人員，乃自各部隊中徵選者。如此，可使戰線之推進，儘量加速。

鐵道工程人員，晝夜不息地工作，修理橋梁路軌，以恢復運行效率。燃料由英倫海峽中的油管送達海



體後勤人員，在那重要時期是如何排除萬難，以使前線得到充分的彈藥、糧食、與被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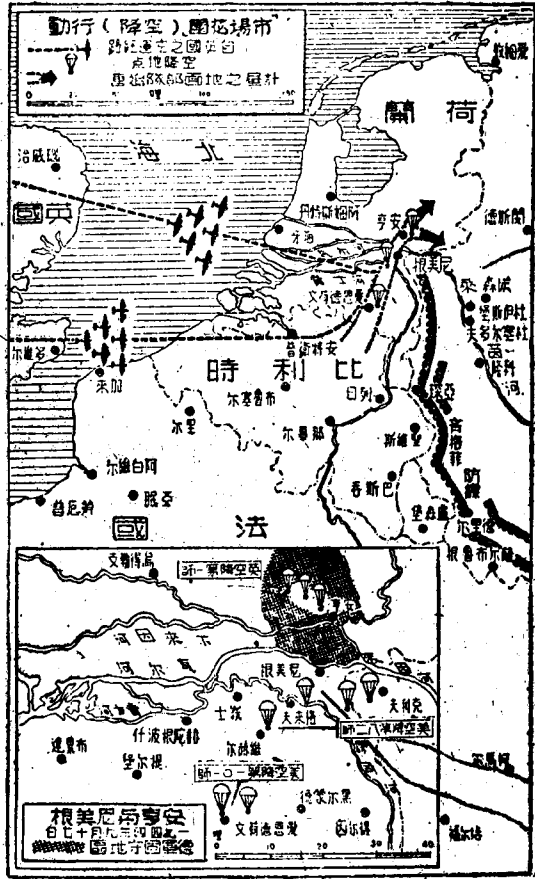
不論後方人員如何特別努力，補給一事，仍爲我們最大的困難。全線常呼籲更多的燃料和彈藥，如有充分的補給，我前線部隊必能超過實際的進展。我始終相信巴頓的正面，麥次是可能佔領的。然而我們必須給予每一部隊爲達成其基本任務所需要的補給，且僅爲達成其基本任務而已。

我們的右翼，於九月十一日在弟戎和貝奇將軍的前進部隊會師，此爲法國南部登陸後之第二十七天。此後爲維持麥次以南我軍之龐大補給而急待進行的，是修理龍河流域的鐵道。由於與貝奇部隊會師的結果，大部德軍均被圍於法國東南部，除有一個二萬人的軍已正式投降外，餘皆陸續地放下了武器。

最左翼方面，對安亨之攻擊，於十七日如計畫實施，三個空降師自北向南降落，最北的是英空降第一師，以南是美軍空降第八十二及第一〇一師。此次攻擊開始非常順利，如果不是天候太壞，無疑是一次成功的攻擊。蓋因天候關係，無法對北方前鋒部隊充分增援，以致英軍的空降師傷亡慘重，全戰役僅獲得局部成功。我們雖未得到橋頭堡，但我們的前線，已能充分的掩護安特衛普基地。

戰鬥之進展，使戰場的每一個人都非常緊張。我們對於空降部隊的奮勇，尤爲滿意。此次戰役，更有其特殊意義，我們覺得此戰將證明德軍是否還能繼續建立新的有效抵抗，——對於將來的戰爭，和戰鬥的激烈程度，我們應有一明確的判斷。一般人以爲此時已至真正全面戰爭的階段，企圖立即開始進攻德國心臟地帶。這對於有戲劇性狀況變化的戰場，增加了極大的趣味。

空運部隊及其支援的地面部隊，雖盡到最大的努力，仍不免陷於停頓狀態。由此，我們知道德軍依然



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將來可能發生更艱苦的戰鬥。在先，英軍空降第一師之戰鬥，頗有助於後面的美軍空降師，及支援的第二十一集團軍地面部隊攻佔若干重要地區；但該師遭到重大損失，最後退回該河岸者僅有二、四〇〇人。

現在對於安特衛

普航路之佔領，似已刻不容緩。此時蒙哥馬利部隊，將其前線大肆分散，以不規則的突出形勢，直至萊茵河下流。他必須在些耳德集中一相當的部隊，並以若干部隊圍困各小港，保有沿海海岸。為策些耳德集中作戰之安全，我們配屬蒙哥馬利美軍兩個師，即由西爾法斯脫少將 (Major General Lindsay McD.

Sylvester) 指揮的裝甲第七師，和在西西里突尼斯作戰老手阿林少將指揮的第一〇四師。

美軍第一軍團，緊接其自塞納河向德國國境英勇進軍之後，立刻進行攻略亞琛之戰，此為德境大都會，防禦非常堅固。林斯以其第七軍實行攻擊，十月十三日完成包圍，並攻入該城，敵人被迫退守市中心的一所大廈之最後據點。我軍以一五五種砲實行直接射擊——二〇〇碼以內——將牆壁轟毀，大廈粉碎以後，德軍指揮官終於在十月二十一日投降，並以悔恨的語調說：『當美軍開始以一五五種砲作為狙擊武器時，實在就該及早放下武器。』

在南方的臺維爾第六集團軍，於九月十五日在我指揮之下從事作戰。於是盟軍總部指揮下之戰線，南起地中海，直達數百哩以北的萊茵河口。

臺維爾所部，轄貝奇中將指揮的美第七軍團，和塔西尼將軍 (General Latire de Tassigny) 指揮的法第一軍團。該軍團原亦隸於貝奇將軍麾下。布萊德雷的集團軍轄第一第三及辛浦森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William H. Simpson) 的新編第九軍團。蒙哥馬利仍轄鄧浦西的英第二軍團，和卡勒拉的加拿大第一軍團。盟軍空運軍團暫時配屬該集團軍，但直轄於盟軍總部。

十月間，雷馬諾利另有重任，奉調離職，中道揚鑣，雖非所願，但當時我們的組織已形堅固，各方面均能協同無間，故終予以批准。不久，雷馬諾利不幸墜機殞命，一代英勇名將，從此消逝，能不愴然？

夏季末，盟軍總部自格朗維爾遷至巴黎城外的凡爾塞。我希望在巴黎以東，覓一適當位置，以作總部的駐地。如此可避免赴前方時經過擁擠的首都。但因通信網中樞和巴黎以東缺乏既有設備的關係，終於選

定了凡爾塞，另於里姆斯郊外，設立一前進指揮所。此地與前線任何部分的交通，均甚便利，即使在不適於飛行的天氣時，亦不受到妨礙。

自九月初以後的三個月中，我大部份的時間均在巡視各地。隨戰線之擴大，旅程亦日見遙遠，因之，每次行程常需費時甚久；然均極有價值。由於此種行動，我能常到各級司令部去。和各級指揮官見面，親自接觸實際發生的問題，尤能得知部隊真正的感覺。兩月以後，漸入冬季，至里姆斯指揮所的彎曲道路，不易通行。有一次，我的座車陷入泥濘達三小時之久，待牽引車到達始行拖出，這迫使我又不得不回到凡爾塞總部。此後，除在氣候適於飛行之時外，巡視殊為困難。

一次秋季巡視中，我在第二十九步兵師勾留一短時期，和一個營的士兵談話。當時大家站在泥濘滿佈的山坡上，我偶一轉身，失足傾跌。從全體爆發的大笑中，我確信沒有比這一次和士兵見面更為成功的了。就是那跑來扶我的人，也因笑不可仰，無法動手。

有時朋友們勸我，減少或放棄此種視察部隊的工作。他們的理由，認為全軍人數如此衆多，所能親與談話者，僅為其中的最少數；而自己疲於奔命，對於全軍所關切的重要事務，頗多荒廢，實為得不償失之舉。但我對此勸告未予同意。我感覺從官兵的談話中，可以得到他們內心的一種正確印象。我和他們相處，毫無拘束，幾乎無所不談，我最喜歡詢問他們，對於步兵戰鬪有否新的技巧發明？

我知道對部隊的視察，雖僅能和少數人接觸，但消息很快就傳遍整個部隊，影響所及，自可產生一種互信的『團結精神』(esprit de corps)，以提高士氣，增進效率。我認為軍隊對於他的官長長之如虎者



，實不如彼此信賴爲佳。

『戰場空虛』(the nakedness of the battle-field)，乃爲一項陳舊的印象，凡經歷過戰爭者均有此同感。除偶然的集中戰術活動，如像渡河或登陸作戰外，戰場上很少能看到任何人與物。在部隊離開戰鬥時，更是一無所有。士兵感覺非常的孤獨，攝於恐懼和威脅，不敢勇往前進，深恐稍一移動或暴露，即有殞命之虞。此時唯一可信賴者，只有對指揮官的信心。

我個人的直接努力，在這方面作用也許有限；但士兵如能和高級將領談話，即可減少對於連排長的畏懼，且能鼓勵各級軍官向士兵徵求意見，以及對士兵發生好感。我始終照此實行，每次都獲益匪淺。

在訪問時，我們討論到各項問題，特別是有關彈藥補充、冬季被服、裝備和將來計畫。各部隊參謀，對於這些工作，自然是經常進行的，且均按照部隊的一切規定，通過參謀業務的程序，自動辦理補給；但這並不能完全代表指揮官的直接洽商。此種直接洽商，乃由高級官員於視察時，隨時將問題解決，較之死守司令部以待部下的呈報者實不可同日語。

戰鬥部隊的士氣，常須仔細加以注意。士兵如相信他們是受着公平的待遇，是受着指揮官盡心的照顧，他們的成就又被人所瞭解尊重，則他們接受懲罰和忍受困苦之限度，幾乎是無窮的。但由於不良的待遇所引起的憤怒，很可能像野火燎原似地不可收拾！有一次，非洲前線部隊向我質問：何以他們不能得到巧格力糖和香烟，而補給項目上所開列的却非常之多？經我查詢後，據說是沒有餘力向前線運送此等物品。

於是我立刻以電話命令後方：各機關在前方機場和前線部隊未得到此等物品以前，後勤部隊任何人均不得發給一糖一烟。短期內我就收到前方的愉快報告，他們的要求很快就達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發生一件痛心的事。前線的汽油和香烟，甚感缺乏，但據確報，這兩種物資，由於後勤人員的作弊，在巴黎却有繁盛的黑市。我立刻派遣一批監察官前往澈查，結果發現若干有組織的奸徒，因受香烟食品的高價誘惑，不能潔身自好，以卡車裝運出售。此種盜劫前線物資的行爲，選較其所竊取之罪愆爲大，因此我非常震怒！

但我相信犯罪的並非整個美軍部隊，而是起先由少數奸徒開始，後來影響其他的人在不知不覺間，亦隨之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

我命令軍法人員追究此種罪行，——幸人數並不如初步報告之多，——並說本案之判決，不必經過我的最後批准；但判罪很重的，應正式發表，使前線部隊，知道犯罪難逃過刑罰。事過之後，我決定給予罪犯以自新機會，凡志願赴第一線工作者，可帶罪圖功。大部份罪犯均把握此一機會，洗清他們的污點，而重建其榮譽；不過本案犯罪的軍官，並未受到同等待遇。

由於前線的困苦，我們開始遭到非戰鬥的重大損失。主要是戰壕腳氣病，患者頗難全癒。但醫生們發現此種病症的防止，並不太難，如每天將鞋襪脫下一次，並將足部按摩五次，即能生效。爲求確實實施，我們規定兩人爲一組，每小時互相幫助按摩對方的腳五分鐘。這完全是一個紀律問題，任何人均不得違背或疏懈。這辦法經各地區嚴格推行後，立刻發生了效果，就重傷者而言，每月已減少了數千人之多。

醫療勤務非常有效，受傷致死的百分比，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半。還有許多原因，一方面由於盤尼西林磺胺類藥品及血清之早期應用，一方面大部分傷患官兵，係以空運後送，且其制度甚為有效；醫生視傷患者之情形加以處理，使輕傷者迅速重返前線，永久殘廢者則迅速送回國內醫院療養。各醫務人員對此重要工作，已確實地完成了。許多傷兵，一年之中，幾度自後方醫院返回前線。我也看到離前線數百哩的後方基地醫院卸下的傷兵，於數小時內即成爲永久的殘廢患者。

士兵福利乃爲各級指揮官之職責。一九四四年秋，盟軍士兵遭遇一切困苦與危險，其日常生活，幾達無可忍受的程度。內務和作戰，因而成了一種同樣嚴重的鬭爭，但我和所有同僚，皆認識有維持作戰計畫的必要。我們當時的工作，是暫時和敵人對峙，於秋冬二季中集結所有兵力和補給，準備於春季發動最後致命之一擊。

美軍指揮官，均由我親自選派者，從北非戰役以來，我和馬歇爾將軍之間，即有了此種諒解。他說：『你絕對不必加以引用或保留你所不相信的指揮官。我認爲你的戰區內，所有指揮官都是你所信任的。他們關係着許多人的生死存亡，我不要被別人對於你的職權和責任發生誤解。』馬歇爾將軍從未破壞此項原則，而我對於我的部屬亦遵守同樣的原則。

早於『統主』初期，邱吉爾首相和布魯克元帥，曾向我表示，他們準備隨時撤換我所不滿意的英軍幹部。盟軍之合作，自北非之役開始，實已根深蒂固了。

我們不論在空中，或在地面，均有精練的部隊和優秀的指揮官，且每日自美國源源而來。對於我們日

在擴大中的兵力目前所需要者，僅爲前方地區之補給。我們確信已獲致所需兵力，再作最後一戰，即可將在西方的敵人澈底解決。

當我們以破竹之勢通過西歐時，居民簞食壺漿以迎，歡騰之狀，無與倫比。法、比、荷、盧等國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達四年之久，貧乏不堪，一旦重睹自由，至少是暫時忘記了他們的飢餓和困苦。

當此時期，歐洲對外貿易，陷於停頓狀態。工業既爲納粹所濫用，日常生活亦從未解除囚禁或嚴罰的恐懼，所有新聞，均須透過納粹所統制的報紙和廣播。自然，他們或會秘密收聽英美廣播，但此種新聞不能自由流傳於全體民衆之間；且須冒極大的危險。對於盟軍之來，自當特別振奮，其熱狂有時甚至阻礙了我士兵的行動。對於民衆自納粹鐵蹄下解放的歡騰，我們確毋庸置疑的。

西歐重新恢復的政府，全力和盟軍合作，各國均視其能力，經常供給勞工及其他援助。自然也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例如持有槍械的地下軍，慣於施行破壞，擾亂秩序，有時甚至希望保持或擴大其實力，以成爲各解放國家的統治者，因而造成局部的不安和許多困難。但此種騷亂情形，隨民衆的擁護熱忱及自由制度的生活而沖淡了。

法國因一九四〇年的休戰，分成佔領區和非佔領區，同時該國地下軍不僅實力強大，且具有攻擊性，致重建穩定的社會秩序，更感困難。法國農民忠於土地，勤於農事，故管理方面比較單純。城市中因共產黨之侵入貿易協會中活動，造成國內政治紛歧，對於戰爭的進行，亦不無影響。大部地下軍，他們被稱爲『馬可斯』(Maguis)，堅持在其自己的首領下，編成師或團等獨立部隊，否則即拒絕加入陸軍。

除非滿足地下軍的要求，不然很可能在全國各地武裝起來，反對臨時中央政府；但他們的要求，殊難完全爲其政府所接受。因此法國形成兩支隨軍，一支是忠於政府的，另一支則僅向他們自己負責。但政府仍計畫對於營以下的所謂『馬可斯』加以接受。

有思想的法國人，常和我討論一九四〇年法國崩潰的原因。外國常流行一種意見，認爲法國軍事之潰敗，由於誤信馬其諾防線 (Mazint Line) 的效用，但我未遇見任何法國人同意此種看法。他們認爲沿東部國境建立防線，用意甚佳，且有必要，因如此可讓法軍在該線北翼集中重兵，阻止德軍通過比利時向前進擊。他們感覺軍事上的困難，實由於國內的政治弱點所產生。一個法國商人告訴我：『我們乃失敗於自己的內部。當我們正竭力反對於每週工作四天時，德國人每週已在工作六天甚至七天了。』

一般說來，新解放的民族，對於美國和美國在戰爭中的供獻全不明瞭，實在令人驚訝！我們的努力，竟爲納粹的宣傳所嘲笑和輕視。我們雖根據種種事實，說明參戰前我們的地位，和戰爭進行中我們的供獻；但裂縫太大，我們僅獲得部分的成功，離工作理想尚差很遠。

當戰爭尚未完全除去法國分歧的影響時，共產主義顯已在地下到處活動。解放後的共產黨，勢力雖小，但爲一極具進攻性的團體，削弱了法國的政權地位，及其在西歐的聲威。

我們後方的此種黨派分歧，並不影響盟軍的地位。不論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解放的人民對我們極具好感。但自法國海岸直至前線，在我們的兵站地區內，物質上確有可怕的弱點，而到達軍隊最前端的補給，又非常薄弱，勢將使我們將來的攻勢作戰，陷於危險的境地。

## 第十七章 德國國境秋季會戰

九月間，我大軍雲集德國國境。敵軍防禦，利用天然地形及人工設施極爲堅強。塞維爾的美第七軍團與法第一軍團，向東旋迴攻擊佛日山脈（Vosges Mountains）。此爲敵人一條傳統的防禦線。在其北方的齊格非防線，則以萊茵河爲後盾。如此形成的防禦陣地，惟有補給良好和兵力充足的對手，始可望攻略之。

此時我們的補給，仍仰賴瑟堡和阿羅曼希兩港，其能力自屬有限；而自該等港口出發的交通線，又極受限制，不僅無餘力向前方集積預備資材，即維持前方戰鬥部隊的需要，亦感困難。根據此種狀況，我們道，在安特衛普和馬賽可供利用以前，毫無改善希望。布萊德雷於九月二十一日寫信給我說：『……未來一切作戰計畫，全以安特衛普之能否使用爲先決問題。除此以外，對於越過萊茵河的作戰，都無法作充分的補給。』由此，可見他從未忽視後勤對於擊敗德軍之重要性。

由於惡劣天候的影響，道路之保養問題，增加了補給勤務許多麻煩。因歐洲大部路基（特別是比利時的）極爲簡陋，我們的載重卡車，常將主要公路的路面破壞無餘，到處泥濘載道，無法恢復使用。

爲減少對公路之依賴，我們運來一批鐵道運轉器材，開始更換戰爭初期所破壞的鐵道。本來如鐵道車輛等重裝備，必須在特設碼頭，利用最重級起重機，方能裝卸，但我們的鐵道工程人員，改用一種簡易的方法，在戰車登陸艦船底裝置鐵軌，又將鐵道延伸至海灘裝卸地點，使鐵軌相連接，車輛循軌道開行，極

爲迅速容易，而獲致光輝的成就。在秋季中，我們全賴此種如火如荼的補給戰，前方戰鬥始無中斷之虞。

我們的地面部隊，實力未達頂點以前，仍在繼續擴充。八月一日，我們在歐洲大陸的軍隊，共有三十五個師：在英國的，有美軍四個師，英軍兩個師。十月一日，我們在大陸的龐大兵力，包括在法國南部作戰的第六集團軍，共有五十四個師，在英國還有六個師。但我們所有各師，都缺乏補充的步兵。以地面兵力敵我之總數相比，德軍顯居優勢。我們的陣線，北方自萊茵河岸起，綿亙五百哩至瑞士邊境，並對該國南部，法意邊境派遣支隊，以保障我後方交通之安全，免遭註意德軍的攻擊。

此亦即以各種部隊來計算，——步兵師、裝甲師、空降師、——我們平均每十哩正面尙無法配備一個師。

從此種狀況看來，似應及早採取守勢，避免冬季作戰損失，以資保持實力，並建立後勤系統；但我拒絕採納此種辦法，各高級指揮官亦同意我的意見，認爲只有攻勢作戰，對於我們才是有利的。

在我軍部隊和後勤可能範圍內，繼續採取攻勢，最重要的原因，爲阻止敵人補充七、八、九三個月中所遭受的嚴重損失，或防止其編成新軍的企圖。我軍自登陸以來，德軍常被迫以其僅受短期訓練的部隊調至前線作戰，效率極低。如此時我們不予以喘息的機會，繼續加以攻擊，不僅易於成功，而且損失亦小，較之等待他們完成訓練，增強防禦時自更有利。

情報機關對於前線各部分敵人的損失，均有詳盡的分析，如在攻擊之前，在敵我損失上于敵人有利，則儘量避免，此已成爲我們作戰的一般原則。除像魯爾(Ruhr)水閘一樣的特殊重要目標地區外，我們總

是根據每日的判斷，至少敵人的損失須超過我們一倍，才認為對我們有利。

為爭取有利態勢，我們確信應不顧艱危，繼續不斷地採取攻勢，特別是當我們確認繼續攻擊可能縮短戰爭，減少千萬盟軍犧牲時，更能增強我們此種決心。

在此決心之下，我們冒着最惡劣的天候和地形，遭受彈藥和補給的種種困難，進行一連串的戰鬪。瓦奇倫島、亞琛、哈景森林(Hurtgen Forest)、魯爾水閘、薩爾盆地和佛日山脈，均因這些戰鬪而名聞全宇。盟軍確已充分地發揮了堅苦、勇敢、機智的性能，更獲得了輝煌的戰果，加速了歐戰的結束。

以我正在成長中的地面部隊，再加以強大有效的空軍，故實力倍增，陣容嚴整。

在戰術上言，空軍機動力甚大，實為高級指揮官攻擊遠距離目標之武器。我們對於空中轟炸，採取一種絕對集中的方式，以期震撼敵人守軍，收得砲兵所不能得到的效果。

不過空軍對於精確測定而易於接近的目標，常不如砲兵有效，且對一般目標，亦不能對其澈底毀滅——一僅有破壞的效力，對於大工業，縱遭反覆轟炸，亦難遽加以澈底摧毀。對於交通線的轟炸，除良好天候外，概難發生嚴重的影響。但空軍確能使其所攻擊之目標喪失效用，如在理想的飛行條件下，集中大量飛機，更能達到消耗敵人的目的。

單機實行空中攻擊，僅為一種偶然的措施，故其結果常不如理想。空中對於擊毀車輛或裝甲車的報告，往往過事誇大，這並非飛行員的過失，爰每一戰團轟炸機，均有活動攝影的裝置，自動紀錄每次攻擊的顯著結果，然後於基地判讀照片，即成為『空軍公報』的基礎。但此種方式並不能精確判斷破壞的程度。



惟有在地面部隊佔領該地區後，才能作準確的判斷。

對一固定地區投擲大量炸彈，空軍最能發揮其威力。如以砲兵攻擊，勢須將大量彈藥，自主要基地由鐵道或公路運送至前方，經多次轉遞之後，始可到達砲兵陣地。以現狀而言，我們的大型轟炸機均在英國使用，炸彈係就地製造，或以貨船自美國運來，由工廠或港口直接分配於機場，然後從原處出發，直接向敵人投擲，故可免除通向前方交通線的緊張程度。

我們可用各種方式，運用空軍，以促地面戰鬪的進展，其最普通的任務，為阻止敵機擾我地面部隊，並對前線上的選定目標，由戰團轟炸機支援我攻擊部隊；或以猛烈的轟炸，使堅強據點之佔領容易。不過空軍對於此等近接支援活動，頗受若干限制，歐洲的惡劣天候，為空軍的最大敵人，濃霧、低雲、和傾盆大雨，常使已定的計畫無法實施。十二月中的惡劣天候，使我們的空軍在戰爭的第一星期中不能活動，以致德軍在阿登附近集中，竟無法發見。且飛機不能經常停留於前方，在一定時間內，必須回至基地，重作加油加彈的準備，因之，惟有將全部飛機分批使用，而在前方作戰的機數，勢必受到限制。故我空軍實力，雖有壓倒敵方的優勢，然敵機因是仍能伺機攻擊我前線。

空軍還有其他重要用途，其一為攻擊敵人補給線，另一則為增加地面戰鬪的決定性。每一地面部隊指揮官，皆以殲滅敵為最高理想。在狀況許可時，他們均希望在現代戰爭中效法坎尼(Cannae)戰例。在大會戰開始之際，一般僅能對敵軍若干孤立部份予以殲滅。以空軍破壞橋樑、隧道、鐵路、公路、運河，縱使未能將其交通完全截斷，亦足以孤立被攻擊之敵軍。

一九四四年秋，我空軍作戰部隊，包括直轄轟炸機，約計有戰團機四、七〇〇架，各式轟炸機六、〇〇〇架，偵察機、運輸機、及其他型式機四、〇〇〇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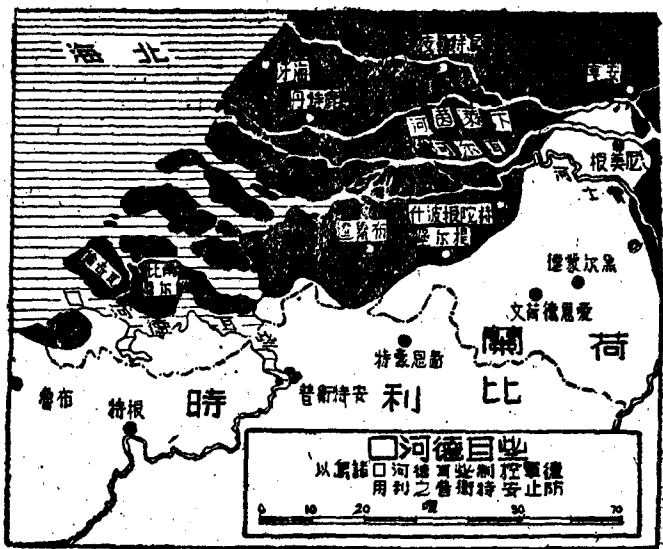
秋季各月中，積極增強我軍實力，按照原來計畫，大部均須實行戰團，方可達成如下目標：在北方，除佔領安特衛普航道外，並期向萊茵河推進，以使爾後大規模之波河戰團容易，在南方，布萊德雷於最初戰團中，將敵抑留於萊茵河以西，不僅消滅後來防守該河的兵力，且從而攻取薩爾，然後與北方連繫，發動強大的攻勢，包圍魯爾。

在秋季會戰中，我們又遇到了老對頭——惡劣的天候。六月間的暴風，為四十年來所僅見，秋天的洪水，亦打破數十年來的紀錄。十一月一日，無數河流氾濫成災，使我們的攻擊為之滯緩。但我仍然不顧一切，繼續按照原來計畫，于德國國境建立強大基地和交通，在左翼則造成接近萊茵河的初步態勢，企圖於該河以西擊破德軍，進而完成向德國心臟地帶之攻擊準備。

佔領安特衛普航道，為一艱苦的作戰。些耳德河佈雷極多，而在瓦奇倫島和南比維爾蘭島的德軍，完全控制了通達該城的航道，不幸我們又未在九月初向東北推進之時，一舉佔領該區。

這些據點的攻略，需要陸海空聯合作戰，方可望成功。蒙哥馬利授命加第一軍團的卡勒拉將軍負責，並於九月四日，我軍佔領安特衛普之後不久，即開始進行準備工作。

對瓦奇倫的攻擊，十月底以前尚無法集結所需兵力。我們如不圖在安亨作戰，可能提前兩週或三週。至通達敵陣地的唯一陸路，乃一經與南比維爾蘭島相連的地峽。我們沿此地峽向西攻擊，以與由海上實施



的兩棲攻擊夾擊敵軍。

加軍第二師奉命進入該地峽，向西攻擊南比維爾蘭島。士兵在深達腹部水中，和堅強抵抗的德軍作戰。時經三日，始達地峽西端。十月二十七日，該師已在島上佔領地步。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英軍第五十二師亦於該島南岸登陸，兩方同時前進夾擊，卒於十月三十日完全佔領該島。

瓦奇倫島守軍，係南比維爾蘭島殘餘部隊，和原駐加來之德第十五軍團一部。

當十一月一日開始登陸時，瓦奇倫敵軍之堅強抵抗為歐戰中所罕見者。我軍僅能使用小型海軍艦艇，靠近海岸，與陸上重砲交戰，以支援部隊登陸。因之海軍艦艇損失極大，其勇敢與毅力，終使登陸成

功，並減少了攻擊部隊的損失。

此次戰役的特色，為使用重轟炸機破壞該島堤岸，使海水浸沒防線，發生極大的效果。

該島德軍於十一月九日停止抵抗。此役我俘獲敵軍約一萬人，內有師長一員。但在此一連串的戰鬪中，我們所付代價亦甚重大，英加軍共計損失二七、六三三人，超過了西西里之役的數字。該次戰役，我們擊敗敵軍三十五萬人，損失尚不及二五、〇〇〇人。

此役結束之後，我們開始清掃些耳德河中的水雷。德軍佈雷極多，雖經海軍不斷努力，費時兩週始行完成。

十一月十六日，我們的第一艘船到達安特衛普，開始卸載。德軍自十月中以來，即向該城發射V-1和V-2型飛彈，予我損害甚大，平民與士兵之死傷亦甚慘重。其次，有一V-1飛彈擊中劇院，死傷觀眾在千人左右。有時交通補給，亦常遭到暫時的斷絕。但安特衛普民眾承受此種災難，毫不畏縮。

敵人復使用大量的E字艇(E-boats)（一種水面小型快速魚雷艇）和極小的潛水艇，阻止我們對安特衛普之利用。但我們終於由海空軍採取有力的措置，以對付這些武器，而安特衛普終能迅速成爲我們整個後勤系統中的北部樞紐。

此種戰鬪，在北部激烈的進行時，其餘正面亦頗不沉寂。第二十一集團軍正面上，蒙哥馬利繼續集中充分兵力，於十一月十五日佔領瓦奇倫島之後，隨即開始東進。時至冬日，前進地區又極困難；但至十二月四日，終於肅清了賣士河以西德軍之最後袋形陣地。該河向南流入比、法稱爲穆司河(Meuse River)。

第二十一集團軍因正面之擴大，蒙哥馬利早將英國所有部隊（包括加拿大軍和波蘭部隊），使用殆盡。此時美軍亦陷於困境，援軍雖急自美國運來，然須擔任許多重要工作，以擴張美軍地區，並視必要，隨處集中翼側，免致逸失戰機。因之，除自地中海方面轉用少數部隊外，實無其他良策，可資達到增援要求。

布萊德雷於十一月十六日再興攻擊，向萊茵河突進。至二十二日，辛浦森將軍的美第九軍團參加戰鬥，與第一軍團併列前進，並於攻擊前將敵實施猛烈轟炸與砲擊。參加此役飛機，計有美國重轟炸機一、二〇四架，英國重轟炸機一、一八八架，此亦為大量使用重轟炸機有效地參加地面戰鬥之一例。

此次攻擊，最初使用十四個師，很快就增至十七個師。進展雖仍遲緩，但戰鬥甚為激烈。右翼第一軍團哈景森林之役，為全戰中一次最激烈的戰鬥，敵人擁有一切防禦的利益，頑強抵抗，由於森林茂密，天候不佳，美軍全賴步兵武器進行攻擊，但結果仍能獲勝。其後，美軍第四師、第九師、第二十八師的老兵提到最堅苦的戰鬥，總以哈景森林之戰為比，並列為首位。

我們雖將頑抗之敵軍驅逐了，但許多類似的小規模激烈戰爭，使部隊羈留數日之久。不過一般仍在不斷地進展中。第九軍團於十二月三日，已直達魯爾河岸。

在魯爾河岸，我們遇到一種新的戰術問題。該河的上流在斯密特 (Schmidt)，該處有些大水閘，對於德軍之防禦特別具有價值。敵人利用水閘的水門，即可換縱水的深度，致使我軍無法偷渡魯爾河；縱使偷渡成功，亦可能為該河氾濫所截斷，而遭德軍殲滅。

我們最初擬由空軍對該水閘加以破壞，經一再轟炸，並直接命中，惟因建築堅固，受損情形仍極輕微。其後，我們認為必須自地面攻略該地，又因該水閘位於山地，攻擊至感困難。第二十八師之攻擊果告失敗，第一軍團續於十二月十三日開始猛攻。

第三軍團於十一月八日，發起在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攻擊，以薩爾為攻擊目標，於麥次以北之摩塞爾河建立橋頭堡，獲得顯著的初步進展。十一月中，前鋒部隊跨過德國國境，包圍麥次，該城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投降。鄰近若干堡壘的守軍，繼續對我頑抗，直至十二月中，始行全部肅清。

第三軍團右翼，遭遇齊格非防線中保護摩塞爾河、及萊茵河三角地區之最堅強部分。在此地區內有兩道防線：前面一線係一連串的障礙物和掩體，縱深不大；後面一線特別堅強，由許多堡壘互相支援，連成一線，縱深在兩哩以上。進行攻略，必需大量的重砲和彈藥，有時為等待後方支援，使第三軍團的前進非常遲緩，後來甚至完全陷於停頓。

南方臺維爾的第六集團軍，經過多次戰鬪，九月間開始北進，通過龍河流域，到達與第三軍團齊頭之線，面臨佛日山脈。臺維爾於十一月十四日攻擊該地障，企圖侵入阿爾薩斯(Alsace)平原，控制整個平原後，才可集中主力於左翼，使敵人在薩爾的守軍遭我有力之夾擊。

法軍第一軍團領先攻擊，於一星期內突破培爾福峽(Belfort Gap)，引導全軍迅速到達萊茵河，向佛日山地德軍陣地側背迂迴，迫使貝奇將軍指揮的美第七軍團正面之敵總退却。第七軍團與法第一軍團併列攻擊，他們認為通過屈折險峻的山隘，實非一件易事。貝奇將軍以布魯克斯少將(Major General Edwa-

rd H. Brooks) 的第六軍在右，海斯力浦中將的第十五軍和原來巴頓的部隊同在左，等待敵人開始退却時，即迅速推進。美軍第四十四師，於二十一日佔領薩爾堡(Saarlouis)，二十二日我軍突入萊茵平原。位於萊茵河岸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於二十二日爲法軍裝甲第二師所佔領，敵人仍按照慣例，立即發起反攻。我前進部隊，於最初會喪失若干地點；但第四十四師終於將敵人逐退，恢復原有戰線。於是第七十九師和第四十四師，併列的向海格拉(Hagenau)前進，於十二月十二日佔領該地。

當攻擊進展中，我和蓋維爾將軍對狀況加以觀察，認爲如其最左翼立即攻入萊茵河平原，並無利可圖，我遂命其將第七軍團的左翼軍向北，於佛日山脈的西斜面上，和巴頓軍團的右翼連繫，以支援第三軍團對薩爾即將發動之攻擊。

蓋維爾將軍的其餘正面上，自然希望儘速接近萊茵河，然後沿海岸向北直趨薩爾。但我警告蓋維爾，在完全肅清後方殘敵以前，不應於佛日山脈東側採取北進的行動。

有時宜於超越敵人守軍，僅予以圍困，使之孤立無援，補給斷絕，以迫使其不得已而投降；但此舉必須將敵軍完全包圍，始行有效。且我軍一部常被固着吸引，亦屬不利。同時，此項袋形陣地，如在我攻勢地區，或在我交通線感受威脅之地區以內，則更不能適用。我不願將部隊置於後方，僅作監視敵軍之舉。

蓋維爾將軍，相信在突破培爾福峽之役中建立輝煌戰功的法第一軍團，定可對付科爾瑪區(Colmar)之德第十九軍團，他說：「德第十九軍團已不成爲一戰術部隊。」他判斷完全消滅科爾瑪附近的德軍，澈底達成我的命令，並不需要布魯克斯將軍第六軍的援助。因而我即命第六軍，北向佛日山脈以東平原挺進

，與正在該山地以北進攻薩爾的第十五軍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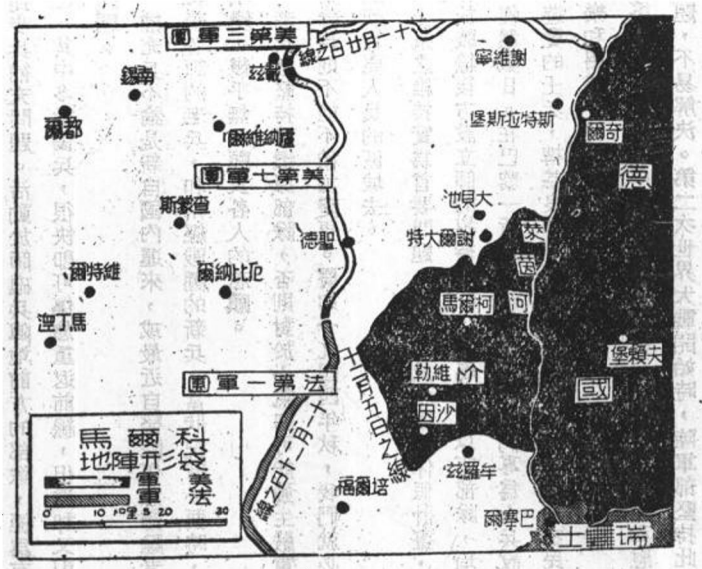
塞維爾判斷法第一軍團能够迅速成功，實屬過於樂觀，同時對德軍防禦力量過分低估；亦不知法軍實力已在最近之攻勢中削弱，無法排除德軍的抵抗。有一部份德軍，利用萊茵河以西科爾瑪附近極易防守的地區，構成科爾瑪袋形陣地，給予我們許多的麻煩。

從瑞士直至萊茵河口，我軍的全線均在進行戰鬥，步兵戰鬥愈趨困苦。時為晚秋，進展遲緩而艱難，雙方寸土必爭，步兵原常蒙受最大損失，而此次戰役中，損失尤為慘重！除因作戰直接所受到的損傷外，因凍瘡、濕氣、和呼吸等病症而死傷者，亦復不少。步兵實力之逐漸損耗，亦即各師戰鬥力之衰退，因之我們的攻擊力量，自然大為降低。

除部隊的實力損耗外，我們並感到師的數量亦不足以應付此緊急狀況，或維持一次攻擊所需集中的兵力。

於是步兵補充問題日趨嚴重。我們採取種種臨時措置，以維持部隊實力，並報告陸軍部，要求國內設法解決此一問題。我們自後勤部隊及其他各處抽調兵員，補充步兵部隊，有時甚至以短期工作人員，或陸軍婦女隊，補充勤務部隊。史巴茲將軍特自其所屬部隊中，抽調萬人援助我們，但杯水車薪，仍難完全滿足步兵部隊的需要。馬歇爾將軍建議，將在美國訓練中的步兵師作為增援部隊，同時不必等待車輛、大砲及其他重裝備，即送達戰場。如此可使新統的步兵團和正在前線作戰的步兵師，輪流交替於前方。獲得有價值的戰鬥訓練；一方面讓那些疲憊而空虛的各師，有一補充休養的機會。此法實行之後，收效甚宏。





不過我們所希望者，並未完全達到。際此冬季，我們廣闊的正面兵力既如此薄弱，隨着時日之流逝，對於部隊的需要又如此迫切，以致各軍團司令對於到達的新團，常分配一作戰地區，並在可能時，以軍或軍團砲兵爲之支援，而無法更換其疲憊的部隊。

似此，全喪失了將新軍迅速送達戰場的原意。惟前線之迫切需要，捨此實無他途。我們雖會在可能的地點實施輪流計畫，但從無一次能以理想的方式去加以運用。然而在全線攻擊中，此等最初到達的步兵部隊，使我們能於作戰的特殊危機下，集中精練部隊，否則即不可能。故其有利的影響，亦誠非淺顯。

兩次世界大戰中，美軍作戰指揮官均

遇到步兵補充問題。活動於師砲兵陣地前方的部隊，極爲有限，然而這小部份人員却常受到百分之九十的傷亡。其中多數傷兵，很快即可傷愈重返前線，但這却又引起了另外極重要問題——尤其是士氣如何維持的問題。

補充兵不論是來自國內運來，或最近自醫院傷愈歸隊者，通常均由補充站送往前線。這些補充站上，混雜着各師的老兵，和未經戰鬥的新兵。當狀況有必要時，補充站常將所有人員盡行送往前線，以應付緊急事變，幾乎無暇顧及各人的志願。

老兵常堅持歸還原部隊，否則對於士氣即可能發生嚴重的影響。我們自然力圖使老兵重返原部隊，但在緊急時則不能不稍加變更。譬如一九四四年秋，我們就必須強制他們暫時放棄自己的願望，而以之補充到迫切需要人員的區域去。

士氣之維持實爲首要問題。我們爲此會擬定休假計畫，使若干人員得有機會，回至倫敦或巴黎。我們又會於戰線後方設立師的招待中心，凡屬營連以下部隊，均可利用休假機會，離開戰鬥區域，到此沐浴更衣，輕鬆數日。在巴黎一所最大的旅館裏，我們專爲士兵設立一盟軍俱樂部，專供士兵應用，對於有機會入城遊覽的士兵，裨益良多，實爲最成功的一種活動。在民衆方面，紅十字會及美軍服務團（U.S.O.）之娛樂和招待，我們亦仰仗頗夥。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軍接受各種平民組織的招待和慰勞，頗能鼓舞士氣；但有若干管理和接洽的技術問題，不易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陸軍部堅持此項工作，應由兩個主要機關分別主持：招待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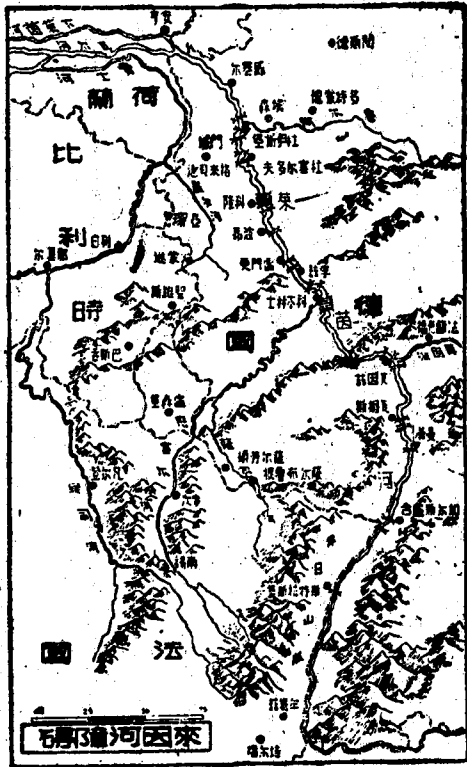
紅十字會擔任，慰勞由美軍服務團擔任。此等服務人員，頗受一般部隊的尊敬。紅十字會開辦的俱樂部、咖啡館和點心車，並經常訪問醫院，擔任諮詢，代寫家信，以及極力解除作戰人員的困難。使有賓至如歸之感，如置身於數千哩以外的美國家園。

同樣，美軍服務團也不斷給予士兵以娛樂機會。我見到許多慰勞人員在前方陣地工作，有時在空襲下也照樣進行。他們為休息區域、基地、以及各種醫院的士兵，帶來片刻的歡樂，在戰爭中常會令人念念不忘。

當晚秋時節，我軍進抵德國邊境，開始研究一問題，即以空軍破壞萊茵河橋樑，是否有其必要性。這些橋樑，對於該河以西的德軍非常重要，如全數予以破壞，在我強大空軍之下，定能阻止行將撤退之敵使用浮橋。但我們亦無望於爾後利用此類橋樑，因敵人一旦決定退却時，除事出偶然以外，必被徹底毀壞無遺。

我之所以拒絕使用空軍破壞這些橋樑，係以優先順序和效率的考慮為基礎。橫跨該河的重要橋樑，計有二十六座，其中約有二十座應予完全破壞，如僅破壞少數，則效用甚微。此項工作，縱使在最佳的天候下，亦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實施大規模的轟炸，才能完成。但當時歐洲很難遇到良好的天候，因而無法自高空行垂直轟炸；而敵人的空防又極堅強，致抵空轟炸亦不可能。唯一破壞方法，只能自雲層中行盲目轟炸，但據空軍參謀估計，如盲目轟炸破壞這些橋樑，所消耗的時間與彈藥更其無算。

此時我們另一重要目的，為消耗德軍的預備燃料。敵人對於燃料補給，已日感嚴重，我們的重轟炸機



行轟炸，以增加敵人的困難，於我自屬有利。

此種空中攻擊，在地中海和歐洲戰役中，均獲得機動方面的極大利益。美軍常圖使部隊之編制裝備，具有最大的機動力。在汽車發明以前，美軍比其他各國的陸軍，有較強大的騎兵。摩托車輛風行以後，美

，奉命專事摧毀敵人所有的油井、煉油廠、及其他運油設備。此種戰略所發生的偉大效力，不但影響德國整個戰爭力量，且直接影響前線。德軍指揮官，於決定作戰計畫時，常須計算其可用的石油。故繼續施

軍即力求機械化，由於美國工業有大量生產的方法，使美軍之機械化成為輕而易舉之事。世界上並無一國能供應、修理、和支持像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應用的龐大的摩托運輸行列。

由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我軍的局勢頗形惡劣，尤以布萊德雷的正面為甚。當時我們繼續實行重要的攻勢，於北方的魯爾水閘和南方的薩爾邊境，集中可用的兵力，而減少擔任掩護的部隊，以應阿登地區之需。有一時期，我們在特里爾 (Trier) 和蒙施 (Monsehan) 之間七十五哩的前線上，僅僅留有三個師，而從不能增加到四個師以上。我的幕僚人員對該方面狀況，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觸，我個人亦常與布萊德雷多次商討，結果認為阿登方面雖冒着極大的危險，但僥倖如停止全線的攻擊，固守待援，實為一錯觀的政策。

布萊德雷向我列舉各種理由，主張繼續採取攻勢。首先，他指出在兵員傷亡上，敵人的損失平均每天超過我們一倍，此為一大收穫；其次，他相信敵人唯一可行的大規模反攻的地點，是在阿登附近，而我們因攻擊而集中的第十二集團軍，其屬於霍奇的一軍，正位於其北，屬我巴頓的一軍，正位於其南，所有部隊均在該地附近，且正處於翼側攻擊的有利態勢。再次，他判斷敵軍如在阿登發動一次奇襲，速向穆司河前進時，除非能取得我們的大補給庫，否則他們在補給上將發生重大的困難，而在我空軍能充分活動時期，問題更甚嚴重。復次，他判斷德軍前鋒可能到達的一線，後來經事實證明，完全正確，有些地點，最大的偏差也未超過五哩以上，他在敵軍可能到達的地區，準備極少的補給設施，大規模的倉庫，均置於列日和凡爾登，他堅信敵人決不會到達那些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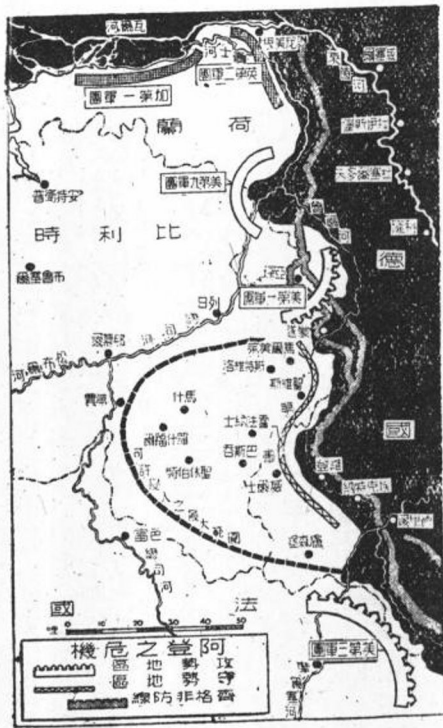
布萊德雷又確信可以阻止敵人渡過穆司河到達我們在該河西岸的主要補給設施位置，因之敵人的任何攻擊，均將無結果，而中途作罷。我們全部同意布萊德雷的判斷，且認為在德軍完成訓練增強防禦以前，我們決不能毫無作爲。我們相信敵人在最後失敗之際，必將傾其全力實行一次大規模的反攻，以作困獸之鬪，布萊德雷說：『我們原望於德軍進入齊格非防線以前將其捕捉殲滅；如其挺而走險，再度出擊，那真是自投羅網，爲我們求之不得者。』

當我們等待國內增添的援軍時，我和布萊德雷相信敵人別無代價更昂的辦法，可使我們正面停滯，而移於冬季防禦。

我們冒着德軍大規模侵入的危險，在阿登正面保持四個師的兵力，此一主張，完全由我個人負責。從十一月一日開始，我隨時可能轉取守勢，等待增援，俾我軍陣線暫時獲得安全；但我的基本決心，乃在我軍能力的極限以內，繼續採取攻勢。不幸此項決心，竟使德軍的十二月反攻，於第一星期中獲得驚異的成績。

十二月初，巴頓的第三軍團準備對薩爾再興攻擊。於十九日開始進行，希望獲得決定性的影響，但極力避免作拖延不決或犧牲太大的攻擊。布萊德雷和我都認爲第三軍團的行動，須於週內獲得巨大進展，否則即應停止，蓋敵人因我之進展，必迫其自其他區域再集兵力，繼續實施反攻，如此殊可增加我們其他正面的安全。但我們如集中相當兵力，損失重大而前進遲緩，不僅成功機會甚少，且將使全線任何地點感到的壓力，無法迅速反應。

機動力的預備兵團。最初原位置於我第十二集團軍左翼之當面，顯係用以阻我渡過魯爾河者。爾後美軍對該正面攻擊，於十二月初停止，即與之失去接觸，我們會用盡各種方法，仍無法發現該軍位置。當時若干情報，指出我軍在阿登的兵力過於薄弱，非常可慮。我們亦得悉敵人正在該處增強兵力，起先敵人則和我們一樣，會利用該方面之鬆弛，使疲憊各師獲得一休息機會。



是時第一軍對魯爾水關的攻擊，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如計畫結束，僅使用少數的幾個師。月初的氣候又趨惡劣，霧與雲常妨礙空中搜索，雪已在高地降落，寒氣亦遽為增加。

我們發見正面上的德軍裝甲第六軍，為德軍中最強大最有

此種報告，雖常自前線各方面傳來，如指揮官僅賴不利的情報判斷，則永不會贏得戰爭勝利，只好坐以待斃。過後，我知道在此次危機中，情報人員會判斷敵人將有六個，或七個師新軍，及未使用過的預備隊，準備參加攻擊。

無論如何，秋季會戰是照我個人預期的型式進行的。我們仍須保持攻勢，而在若干位置削弱自己兵力以維持攻勢，這反予德軍以攻我陣線弱點的機會。如歷史上認為給敵人以此種機會為不智之舉，則其罪過應完全屬諸我個人。



##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最後賭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布萊德雷到總部來，討論我們應如何補充不足的步兵問題。當他進入我的辦公室時，適一參謀前來報告：在阿登區密德爾頓的第八軍及其右翼奇羅將軍的第五軍陣線，均遭些微的侵入。此位參謀隨即在戰圖地圖上指出其位置，於是布萊德雷和我轉而討論此一情報的可能性。

我立刻判斷，此非一種局部的攻擊，因敵人沒有理由在阿登區試行小攻擊，除非他試行伴攻，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而另在他處發動主要攻勢。再就我們正面其他部份來看，既不是我們的防線很強，使其無攻擊成功的希望；也不是這裡缺乏他有理由希望奪取的主要目標。再者，近幾天來，我們知道德軍在阿登的兵力已逐漸增加。一九四〇年，德軍係由阿登區發動大規模的攻勢，將英軍逐出大隧，而將法軍排出戰爭以外。當時指揮首次攻擊者，即現在面對我們之倫德斯特(Von Rundstedt)，可能他希望能重演四年以前之勝利。我們深信在敵人承認西線最後失敗以前，會來一次拚命的反攻。我和布萊德雷感覺到敵人似正在發動此類反攻。

在此危險區之北，為霍奇的第一軍團。他僅使用四個師正向魯爾水關攻擊。阿登區以南，巴頓正在集中並準備於十二月十九日開始攻擊薩爾。

布萊德雷和我深信敵人將向第十二集團軍中央發動主要攻勢，並主張由兩翼向阿登區增援。如我們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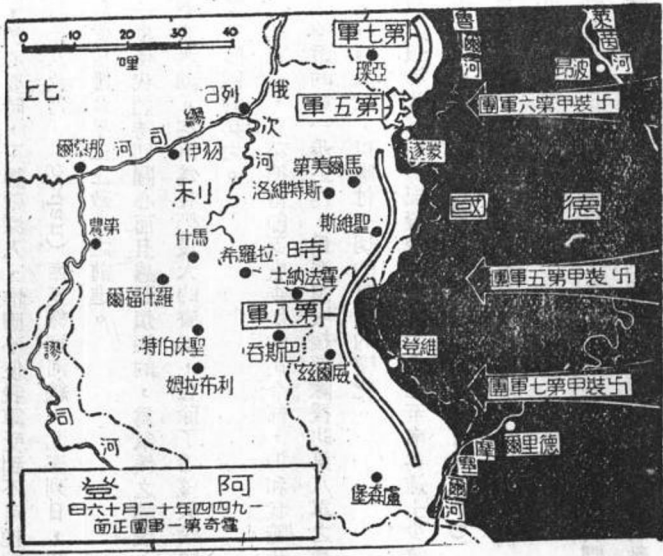
敵人企圖判斷正確，則我們此種行動與其說是一種初步調動，毋寧說一種預防動作，俾能支援第八軍軍長達七十五哩之正面。

我們召集若干總部的幕僚人員開會，其中有空軍元帥泰德、史密斯將軍、布耳將軍、及史特朗將軍，我們從作戰地圖上指出阿登之兩側翼均有龐大之美裝甲師突出於前線，並能迅速調動。在北方為郝斯布魯克(Major General Robert W. Hashrouck)之裝甲第七師，在南方為巴頓所部摩里斯少將(Major General William H. Morris)指揮之裝甲第十師。

我們同意將此兩個裝甲師，立即開始向受威脅的地區靠攏，各師目的地隨後由布萊德雷視情形決定，此意亦即表示對薩爾攻擊準備之遲延。我們知道巴頓必加抗議，因他不但熱心於新的攻擊，並相信此攻勢一經展開，必能獲得極大的效果；但布萊德雷和我對戰況發展的看法較為正確，因我們集兵力於脆弱的阿登區兩側，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擊。我們深感當緊急時，我們能迅即應付之信心頗為冒險。布萊德雷除指揮此項初步調動外，並令所屬軍團司令，儘可能抽調多餘的部隊以應付預料即將發展的戰事。

我們和幕僚人員詳細檢查可使用之預備隊，其中就近能使用者，為位於里姆斯附近李奇威之空降第十八軍，該軍包括第八十二及第一〇一兩個空降師，係飽經戰鬪，實力最強的部隊。他們會在不久以前參與荷蘭戰役，迄未完全恢復戰鬥力。再者他們比較缺乏重武器支援，但關於這點，布萊德雷認為他可抽調其不受威脅方面之部隊補充之。

美軍裝甲第十一師最近業已到達，空降第十七師現駐英國，亦正準備運來大陸，步兵第八十七師在短



期內即可運到戰場。遠在北方的英軍戰區內，蒙哥馬利正準備新的攻勢；當時他有一個完整的第三十軍尚未配置使用。我們因擁有如此雄厚的部隊，故有信心可擊退敵人的攻勢。但我們對第八軍防線的弱點，及敵軍深入的可能性，並不忽視。因此我們同意，如敵人之前進為全力攻擊，則我們應避免零星使用預備隊，在如此情況下，常易誘使每個增援部隊趕赴前線，此種習慣，原為隆美爾之弱點。因面臨此項鉅大攻勢時，徒使每個增援部隊被強大前進敵人所消滅。我們知道，如採用此種方式阻止敵人前進，雖能獲得成功，但將影響決定性的反攻力量。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迅速以適當的部隊，協助第八軍作有秩序的撤退，而保持其大部兵力。我們被

加研究，於必要時，可讓敵深入，惟應不使我軍受到不可挽救的損失為度。我們計畫的限度乃包括東至盧森堡的城市及色當，(Sedan)西至穆司河線，北至列日，我們不能撤至比以上更遠的地區，而假若可能的話，我們自應及早阻止敵人之前進。

另一事使我們特別關心而且感到煩惱的，為氣候之轉壞。因幾天來雲霧迷漫，使我們強大的空軍停留地面，不能活動。空軍為我們最大的資本，但除了希望天候轉好之外，實際上無用武之地，此無異為敵人增加了若干師團的兵力。

會議結束後，布萊德雷即返盧森堡的司令部，仍和我隨時用電話保持連絡。

布萊德雷的第一步工作，為派遣增援部隊援助第八軍之撤退。其時，確切情報源源而來。他和我的總部開始集結預備隊，以應付一切可能的變化。

密德爾頓第八軍各師配置於正面者，由北至南為鍾士少將 (Major General Alan W. Jones) 之第一〇六師、柯達少將 (Major General Norman D. Cox) 之第二十八師及巴爾頓少將 (Major General Raymond O. Barton) 之第四師。另雷納少將 (Major General John W. Leonard) 之裝甲第九師亦歸第八軍指揮。

十二月十七日晨，德軍為一大兵力之攻勢業已證實。我們的陣線被突破二個裂口，一在第一〇六師正面，一在第二十八師正面。前方的報告很含糊，所知者僅為敵人使用相當數目的裝甲部隊，並得悉其進展甚為迅速。所有情報部門，自均在不停地工作，不久我們便獲得敵人攻勢的一般兵力的輪廓。

倫德斯特集中了三個軍團，發動攻勢，即第五、第六兩個機械化軍團及第七軍團，內有十個裝甲及機械化步兵師，總共兵力為二十四個師，以及其他的支援部隊。此項情報有些是以後才得到的，但在十七號晚上，情報機構僅發現敵人十七個師，並確定敵人至少有二十個師參加作戰。

敵人有二個重要點，出乎我們意料，第一為攻擊的時間，當夏末及秋季之間，敵人所受的打擊甚為慘重，我們絕對不信他能編組新的部隊，而竟於此時即發動主要攻勢；其次為攻擊的兵力，機械化第六軍團係敵人機動預備隊，我們早已失其行踪，此一強大生力部隊，現竟出現於我們正面，實殊覺驚異。但我們對敵人的機械化第五軍團及第七軍團，則業已給予嚴重的打擊。

敵人既獲得奇襲的效果，而氣候亦予以助力。數日來我們不能實施空中偵察，故無法決定敵線後方主要預備隊之位置及調動。齊格非之人工堅強防線，幫助了敵人集結兵力，實行攻擊。蓋以障礙物、碉堡、及固定砲位增強了敵人防禦力量，使其便於抽調兵力，以作反攻之用。

雖然，以雙方使用兵力而言，凱塞林戰役與阿登戰役，實如小巫之見大巫。但二役相同之點甚多；第一，二役均屬最後之掙扎攻勢。第二，同為利用防禦工事，集中兵力，予盟軍以猛烈還擊，冀使盟軍統帥最後放棄全面而無情的攻勢計畫。

敵人此次攻擊，在時間及兵力方面，雖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但我們對敵人攻擊及攻擊地點之判斷，則無訛誤。再者，我們一般的應付方法，均經布萊德雷和我的同意，於計畫上加以釐定。

成功地遂行我們的一般計畫，最重要者，在於確保我們防線的二個接近德軍突破線的肩部，在北部之

重要區接近蒙遂，該處爲美第一軍奇羅之第五軍正向魯爾水閘進攻，而此際德軍攻勢開始了。第五軍羅賓遜之第二師及盧爾少將(Major General Walter E. Lauer)之新九十九師，最早被德軍攻擊。九十九師很快的被迫紛亂地後撤，第二師則作堅強的抵抗，該師正於魯爾水閘之進展中被攻，經三日之戰鬥，獲得大戰中戰績最輝煌師之榮譽。第一軍團司令霍奇將軍，最初尙未感到當時的嚴重性，仍一意指揮美軍繼續攻擊前進；惟羅賓遜迅即了解當時情況，故能採取決斷的行動。

羅賓遜首即選擇一線，實行有效的防禦，於受壓迫之時部隊即進入此線，以備敵人之猛烈攻擊。該師如此措置，頗獲成功，同時亦得收容了撤退中的九十九師一部份，以增強實力。

德軍猛烈攻擊該師，美軍頑強抵抗，毫不讓步。然而，我們懷疑，如沒有裝甲第七師在聖維斯(Sf. Vith)的勇敢行動，第二師是否能單獨繼續抵抗三十六小時之久，而支持至援軍到達附近爲止，當成問題。

當裝甲第七師於十二月七日由北側翼南下時，情況並不明顯，其前進的目的爲支援第八軍左翼，最後被牛孤立於聖維斯，該處在蒙遂以南十五哩。爲德軍前鋒向西推進必爭之道路網要點。裝甲第七師會合第一〇六師及第二十八師之殘餘部隊，堅決地抵抗德軍之一再攻擊。此聖維斯之役，不但分割了德軍在北部的力量，且免除了蒙遂迅速被敵人所包圍。

最後，德軍繼續不斷的壓力，使裝甲第七師更陷於孤立。十二月二十日，德軍以數師集中攻擊，該師被迫向聖維斯以北地區撤退。翌日該師復奉命後撤，加入構築於德軍突出部北側之防線。該師之抵抗不但

破壞了德軍前鋒之時間表，且其英勇行動有助於第二師之支持重要的蒙遂肩部，以待在安德魯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Clift Andrus) 指揮下之第一師及在克雷格少將 (Major General Louis A. Craig) 指揮下之第九師增援。此後既有戰鬪經驗豐富之三個師固守蒙遂，則北肩部之安全已有把握。

早在十二月十七日，空降第八十二及第一〇一師已由總部調歸布萊德雷指揮，裝甲第十一師及時趕到，即準備使用，並開始調空降第十七師至法國。

後勤補給司令李約翰將軍，奉命率領工兵及其他部隊固守謬司河線之渡河點，必要時破壞所有橋樑。因此大部為一種未雨綢繆的靜止工作，故我不願以機動部隊擔任此項任務。在美軍區內，穆斯灣之線開始構築強固防禦工事，英軍區內蒙哥馬利將軍亦採取預防行動，以保護後方之彈藥庫及補給倉庫。

德軍雖未得逞於蒙遂，仍自中央突破點迅速推進。其進展方向漸趨北及西北，顯係其目的在此方面。我們相信其第一個目標在佔領列日。因為雖然他的更大的野心是安特衛普，但却部份依賴其可能在列日擊獲之補給品。因德軍之補給不足，尤其是很難運送至前線。我們遂得此結論，因之我們相信，不管我們抵抗方法如何，德軍繼續進展將端賴能否佔領我們最大的補給地。

實際上，德軍並沒有如我們一樣有效的補給制度，縱然有的話，在壞的道路上要想補給其前鋒部隊，實有極大的困難，何況此際道路上正擁塞着其開赴前線的援軍。

因此我們對列日特別謹慎，該處有各種重要的補給品，如燃料及食物等。但我們斷定敵人將被迫停止於該點之前，而後來亦果未到達列日附近。我們知道當時德軍攻擊部隊之主要目標，為布魯塞爾及安特衛



普，但我們的理由仍屬正確，倫德斯特執行攻勢的主要困難，在於補給之缺乏。

十七日，布萊德雷令空降第十八師開至前線，以巴斯吞為第二步目的地。正在巴斯的密德爾頓將軍，認為該處重要，要求總部準備防守，他和布萊德雷電話商談，他說，該處可能被包圍，應速為防守。

於是空降第八十二師向斯塔佛羅 (Stavrolof) 北調，空降第一〇一師則會同第八軍一部防守巴斯吞。

十二月十七、十八兩日戰局發展的情勢，業經詳細檢討分析。至十八日晚，我覺得對敵人之兵力、企圖、狀況、及我們的能力，均有充份的瞭解，似可策定一反攻的特別計畫。十二月十九日清早，我與空軍參謀元帥及小組參謀人員至凡爾登，



和布萊德雷、巴頓、豪維爾等指揮官開會。會議開始時，各人圍在一長桌邊，我說：『目前的狀況，我們應視爲一種好機，而不是危機，將來我們會有笑臉的。』巴頓的個性是衝動的，他馬上接着說：『我們應有膽魄，讓……進至巴黎，然後我們再截斷他，喫掉他！』我們連同巴頓自己都笑了。但我答覆，絕不允許敵人通過繆司河。

我們詳細檢討狀況，到會的指揮官或參謀，均表現着沉靜的態度和勝利的信心，從無一人有歇斯里的或不必要的恐惶之表示，故我對此次會議，甚感滿意。

在此種狀況之下，假若最高統帥並不懼怕而下令全線總退却的話，則防禦的軍隊，普通有二案可採擇：一即在被攻的一般區域內構築安全防禦線，選擇如河流等特殊有利地形，以資固守；另一案爲防禦者儘可能迅速集結必要的部隊，開始反攻。我採取了第二案。並不僅因爲戰略的意識上，我們原是採取攻勢；而在堅信敵人既離開齊格非防線，便予我們極大的好機，我們自應儘可能迅速把握。此事已在我的腦中迴旋，當十九日我拍電給蒙哥馬利時，我說：『我們弱點在那慕爾(Namur)方向，一般的計畫是堵塞北部的漏洞，由南部發動協同的攻擊。』次日，我更確實地給他另一電報：『請示知你對北側翼的狀況判斷，必要時可放棄一部份地區，縮短我們的防線，集結強大的預備隊，以作殲滅敵人於比利時境內之用。』

我已經決定我們的反攻計畫，並不需要兩翼同時發動，北部首當德軍攻擊之衝，我們宜於防守數日，但南部我們可開始向北進攻，俾能扭轉戰局。十九日之凡爾登會議，目的即在佈置自南面攻擊之準備。

關於劃分作戰地境，及作戰指導和協同等，係布萊德雷的責任，因豪維爾部隊須向左翼擴展，接收布

萊德雷的一部份正面，使其便於集中部隊。因此我應對此作一適當的決定，包括其使用之一般兵力及時間等等。

我們首先決定塞維爾能向左延伸的地點，而不致暴露南面左翼的弱點。其次決定巴頓能集結之反攻兵力，及適當開始攻擊之時間。我不願巴頓即開始攻擊，直至他已有相當的兵力。攻擊一經開始，他能逐漸地猛迫敵人進展中之突出部南側翼。此點如能成功，則西進之德軍即將被我阻止，因我們由東至西的交通線甚為脆弱，我們估計巴頓能於二十三日晨，或二十二日開始三個師之攻擊。

我發出口頭命令，着即開始此項佈署，巴頓攻勢應在布萊德雷指揮之下，至早不過二十二日，至遲不過二十三日施行。我們已同意巴頓的部隊至巴斯吞地區以後，應續向霍法萊茲 (Houffalize) 方向前進。如氣候許可，並予以空軍支援。我又在會議通知，一俟德軍攻勢頓挫，我將佈署北側翼之攻勢。

巴頓準備攻勢使用之三個師，已集中待命於阿爾倫 (Arlon) 附近地區。我警告巴頓，切勿實行零星攻擊，並指導其前進應為有計畫的及確實的。巴頓最初似乎不了解德軍攻擊之實力，並輕視其所負之任務，因而我不得不使他注重於進展中力量集結之必要。

我們研究試圖同時攻擊更東地區之可能性，結果認為此項攻勢，應視戰況之發展再作決定，目前我們祇能保障此肩部之安全，而將我們的攻勢限於前述地區。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在凡爾登所發的作戰指導命令，係反攻計畫大綱，此後亦未變更。當巴頓下攻勢命令時，他照慣例給他的部隊更速的不易達到的目標，此於我和布萊德雷並不受影響，蓋我們所關心者，

爲有計畫地進入巴斯吞區，此後布萊德雷自會決定應行繼續之行動。

影響我們作戰計畫的爲科爾馬袋形陣地，該陣地如不存在，則法軍易於固守自瑞士邊境以北至薩爾區之萊茵河線，如此可抽調美第七軍兵力，大量增強巴頓攻勢力量。但因有科爾馬袋形陣地，故我們在列日以東之萊茵平原之部隊便感受威脅，因之，此種抽調，自屬不智與危險之舉。

塞維爾奉令放棄其防線之任何突出部，以節省兵力，於遭受攻擊時，可逐漸自其北側翼撤退，即退至列日山地亦可，蓋北部阿爾薩丁納平原 (Alsatinna Plain) 對我們並無重大價值。我當時頗擬撤退塞維爾之正面，必要時至列日山脈以東之邊緣，但不許德軍再進入山地，因此塞維爾必須固守此線。

此等訓令自然傳達給法軍，因訓令暗示有退却行動的可能，若其範圍再擴展到史特拉斯堡，則該處難免亦將臨時放棄。法軍指揮官漸將此項情報傳遞至巴黎，致引起法國軍政方面的關心。法軍參謀總長余安將軍前來見我，要求全面防守史特拉斯堡城。我答覆他，目前我不能保障該城的安全，但亦不會輕易放棄。因此史城問題，在阿登戰役之整個經過中，使我頗費思慮。十九日晚，在凡爾賽總部接獲一報告稱，德軍攻勢進展迅速，攻擊的前鋒部隊已超過突出部中央，繼續指向西北前進。照攻擊方向的一再顯示，德軍乃計畫在列日以西地區渡過繆司河。我們猜想當在包圍列日以後，必繼續向西北前進，到達突破點以北。我們全軍主要交通線北側翼顯係最危險區，該地的戰事亦在猛烈進行。情報處業已獲得敵人計畫助攻之徵候。更有進者，德軍很可能試行於更北部採取次要的助攻，以圖分散我們的兵力，完成雙層包圍我們北翼部隊的計畫。

德軍此次攻勢，不久即獲得一流行名詞，謂爲「突出部之戰」，因他用重兵突破我們脆弱的防線，最遠達五十哩之縱深。

此種戰爭所予野戰軍之打擊甚大，上自指揮官，下至士兵，無一不受到影響，首當其衝的被攻擊部隊之士氣所受的打擊，更無法形容。他們面對強大敵軍之壓力，而對自己指揮官之支持方法又不明瞭，似此情況，無怪前線士兵飽受驚險，倉惶應戰，自然難免發生紛亂、恐怖、和沮喪等現象。

在另一方面，高級指揮官所受之壓力亦同樣重大，即使你具有最後的能力可擊退敵人，或能扭轉戰局之信心，但當敵人採取主動時，危險情勢總是存在的。戰史充滿許多例子，當陣容紛亂、天候逆轉、或他未克預料之事件一旦發生，往往使完善的作戰計畫不能實行，而其結果必致失敗。假若有人說，在阿登之後第一週內，盟軍各級司令部無驚慌和憂慮情形，則屬謊言；但如果說當時過度的重視其範圍及效果，亦爲誇張之詞。

在戰時，負責人員無不受精神上的煩擾。阿登之役德軍發動之攻勢，其煩擾可謂已達最高峯。但一個飽經訓練的部隊，對於此種煩擾是習於接受的，歇斯的里亞或多餘恐懼，僅在一種特別事件才有的。在此種戰況之下，負責之指揮官，更應表示堅決、沉靜、樂觀，才能分析錯綜複雜的報告，並利用敵人每一弱點以求勝利。美軍將領在阿登之役所表現的正是此等態度。

在戰役初期之十二月二十二日，我發出一命令：

敵人脫離了他防禦的巢穴，予我們以好機，可將其最大的賭注，全盤輸盡。因此我要求每個人拿出勇氣、決心



但在蒙哥馬利之第二十一集團軍，則控制有預備隊，即英第三十軍。當時該軍不在戰線以內，而能隨時使用於半圓形之戰線上任何被德軍攻擊之點。無疑地此一北部突出地帶將成爲戰場，但僅有一次預備隊來支援英軍、加軍、及美第一、九兩軍團。十八、十九兩日，德軍之深入，已破壞了布萊德雷在盧森堡之司令部，和第一、九兩軍團間之正常通信。因此，布萊德雷絕不能一面指揮南部肩部之進攻，同時又指揮北部美軍以應付德軍之攻擊。

對此情況，似乎僅有一答案可用，即是將北部突出地帶之部隊統一指揮。統一指揮官最適宜的人選爲蒙哥馬利，他暫時指揮北部所有的盟軍，而讓布萊德雷集中精力於南部攻勢。由於我平日對盟軍合作精神之建立已有信心，故毫不遲疑地採取此一步驟。於是我一方面打電話給布萊德雷，告訴他我的決心，同時通知蒙哥馬利，並授以命令。

當晚邱吉爾首相來電話詢問戰況，我告訴他所採的反攻方法及暫時統一指揮機構之設立。他以爲我的計劃會即刻使用英軍預備隊於任何需要地點，而違背原來指定之區域。我回答他說：『我可以向你保證，英軍加入美軍在同一戰場作戰，將會感到是一種光榮的。』

臨時統一指揮已生效，當時一般的反應，認爲此乃必要之措置。

不幸此一戰役過後，蒙哥馬利召集記者開會，其時配屬於第二十一集團軍之記者報導，蒙哥馬利係自動加入指揮作戰，因而解救了美軍的危急。如此一來，遂給美軍一極壞的印象。我不相信蒙哥馬利會作此宣稱，但其影響殊屬重大。

此事較之戰時任何類似事件更其令人煩惱。我懷疑蒙哥馬利不會想到美軍將領憎恨之深。他們認為他乃有寬度視他們，故立即加以反罵和侮辱。幸而此種互相責罵是在蒙哥馬利召集之記者談話及新聞報道方面，而未影响到軍事決策。但此事件畢竟對最後勝利不無損害，而招致白雲微玷。

同時，一部份英國報紙復提出統一地面指揮問題。蒙哥馬利認此係一種自然原則，如我能核准，他情願在布萊德雷統率下工作。我對此毫不考慮地反對，並繼續拒絕此種建議。關於此點，甚至馬歇爾將軍，亦於十二月三十日致電給我，他說：

關於倫敦報紙的消息，建議對所有地面部隊設立一英人副總司令，不知你已注意否？他們暗示你操縱過多，我的意思是對這件事不要作任何讓步，但我並非怕你讓步，祇希望你把握我們的態度。你正在做一偉大的工作，自應不顧一切繼續努力。

元且，我覆以：

你無須擔心所謂地面副總司令之設立一事。自從接到你的電報後，我即查閱過英國報紙發表的文章。我們目前的困難，已被英報界所利用，主張他們素來所提之組織，而事實上該項組織是不健全的。目前的問題是德軍之攻擊，並非與集團軍戰鬪地域有關，而是在一指揮下之正中央。為應付戰況，這種以一人負責一翼的臨時權宜處置是對的，因布萊德雷已無法同時指揮二翼，且僅有的預備隊又在北翼，何況大部都是英軍。自然，南北兩翼分別統一指揮，並無錯誤之處。

防守巴斯吞不僅為軍事上一種特殊行動，而且予戰爭結果影響甚大。巴斯吞正位於德機械化第五軍團

前進區域中。我們事後發覺該軍團當時的命令指示說，如巴斯吞設防，則迂迴該城向西挺進，再轉向北，加入主攻擊。

當十二月十七日空運第十八軍的二個師撥給布萊德雷指揮，旋即奉命向巴斯吞前進時，並未料及該區所發展的戰事。僅因該處為良好道路之中心，以便部隊到達後，隨指揮官之意圖派遣至任何地點作戰。至十八日，此等部隊向前線開進時，北部前線戰況已很嚴重，布萊德雷特派領先之第八十二師向左，第一〇一師則繼續向巴斯吞目標前進，該師已於當日夜間接近巴斯吞。兩日來，德軍以零星孤立部隊佔領原來的防線，該師即已整備對巴斯吞的防禦。十九日晨在凡爾登會議時，我們尙不知巴斯吞已被包圍，但以德軍前進之兵力及方向而論，該處實有迅速被包圍之可能。

自然，第一〇一師亦在準備全面防禦，雖然德軍裝甲部隊已繞過該城，而參加向西北之攻擊。該師從那時起，仍受德軍部隊經常之壓力，直至換防時為止。

北線受德軍攻擊狀況嚴重，已有數日之久。十二月二十一日，裝甲第七師殘餘部隊及其配屬部隊，始由聖維斯暴露位置撤退。北翼之激烈戰事，繼續延至蒙哥馬利負責指揮，開始組織美軍部隊，並領導反攻之時。

柯林斯將軍之第七軍，被選派擔任此一任務，惟時經日，撥交其指揮的各師部隊已被吸入於各重要地點作戰，以阻止德軍前進。

如此規模的戰爭，繼續至二十六日，從所有的徵候看來，顯示德軍至少還想作一次突破我們在該區防



練的攻擊。

南面布萊德雷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晨已開始攻擊，但因泥雪載途，戰地運動極感困難，最初開始攻擊的是第三軍，包括第四裝甲師，第八十師，及第二十六師。此種攻擊方式顯然不是巴頓所歡喜的。似此進行遲慢而艱難之情形下，猛然突破是不可能的。攻擊進行中，巴頓曾多次打電話來，表示不能迅速前進，大感失望。他又在十九日晨凡爾登會議時，暗示並估計第一步即可到達巴斯吞。我告訴他說，祇要他能前進即已令我滿意，他所做的程度正是我所期望的。他遭遇的敵人雖為德第七軍團的幾個防禦師，但因地形及道路之惡劣，絕難望有迅速的進展。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們的一次機會來了，前線的天候忽然晴朗，我們遂發動空軍參加作戰。此後，除少數時日因氣候惡劣中斷外，我們的陸空聯絡，發揮了經常的效力。此次空軍的任務，為轟炸德軍交通的重要點，攻擊其行軍縱隊，並報告敵軍每一重要調動。

此後我們所俘獲的德軍戰俘，皆異口同聲的控訴他們空軍之無用，及盟軍空軍所給予他們的破壞與恐懼。

十二月二十六日，巴頓終於成功地由其左翼一狹窄地區，派遣一小縱隊進入被圍之巴斯吞，與自己的守軍取得連絡。從是日起，巴斯吞四週即開始激戰。

我計畫二十三日去訪萊哥馬利，但空中旅行為大家所反對，陸路則過於遲緩；同時我如離開總部數日之久，似亦不妥。於是我用電話和無線電通訊與萊哥馬利和布萊德雷保持接觸，俾能了解一般戰況。但我

仍決定利用夜晚的時間搭乘火車往布魯塞爾和蒙哥馬利會晤，會後旋即回轉總部。原預備搭乘的火車於二十六日晚被德機炸毀，幸有另一列車從速組成，使我能於二十七日首途。

保安人員對於我們此行，特別恐懼，因傳說敵人刺客已在四週佈置，準備謀刺我和蒙哥馬利，布萊德雷及其他人員。數月來我在法國各地旅行，除隨帶一傳令兵偶然有一隨從同行外，並無其他護衛，故此項報告之來，實令人驚愕。當一美軍上校向我報告此事時，表示異常憤怒，他似有充份證實此一陰謀之存在，並有其他的保安人員加以支持。我不十分相信，但同意將我原住在聖邁門 (St. Germain) 的住所 (倫斯特特住過的屋子) 搬近總部。我認爲德軍絕沒有如此多的閒人在廣大的區域來搜尋他們的目標人物，而此等人物都是可以更替的。我對保安人員的堅持拘束我的行動自由，表示非常不滿，但結果祇好循理遵守，否則他們會用更多的人員實行保護。

我允許我不隨便離開總部，除非有特殊的必要，但他們則應儘量減少保安人員，如此可使士兵多用於前線作線，而免毫無意義地圍繞着我。同時我命令此種特別警戒不得超過二十三日。但在二十七日，當我首途赴布魯塞爾時，車站擁滿了憲兵及武裝崗哨，於是我嚴厲地質詢保安軍官，爲什麼使用這麼多人時，他們答稱係權宜之計，集合附近區域的士兵，並不十分妨礙各個人員的勤務。當我們啓程後，我又發覺有一班士兵隨行，每次停車時，士兵們即跳下火車至警戒位置實行保衛。我對一下級負責軍官說，如德軍刺客能於事先決定，在指定的時間及地點找到他所要刺的人，實爲一種奇蹟。我要他令其部屬留在車內，免受寒冷，他在原則是同意的，但他乃受嚴格命令而來者。我頗懷疑我果能節約兵力而不作無謂之活動

嗎？

差不多到二十八日正午以前，我始與蒙哥馬利取得連絡。道路如此惡劣，幾乎無法使用汽車；最後火車使用次要路線，迂迴長途，才到達哈塞爾特(Hassel)與蒙哥馬利會晤。他報告北線被攻擊經過詳情，及總預備隊的位置，並開始集結柯林斯之部隊準備實行反攻。他的企圖為向霍法萊茲方向進攻。

在會議期間，關於德軍在北部之進攻，是否會停止其行動，我們得不到正確的情報，蒙哥馬利所根據者，乃原有的情報，即德軍企圖至少再作一次北線進攻。該項情報於收到時是正確的。蒙哥馬利自信能擊退敵人的進攻，並隨即加以反擊。

按此計畫，自屬一反攻之好機，惟其困難則在須依敵人的行動時間為準則。我和蒙哥馬利研究，也許德軍不會進攻，但他的表示事實乃肯定的。他又說，如敵人不再進攻，則他可利用時間重行組織及重新裝備其部隊，並予以充分的休息。當時第一步工作為鞏固我們北部的防線，德軍離我們的部隊尚遠，不足為害；但我們所擔心者，實恐敵人的生力軍到達前線，更作一次突破深入。

在當時的情況，我們同意最好是加強防線，重編部隊，澈底準備反攻，同時隨時準備擊退敵人的進攻。如德軍不再攻擊，則蒙哥馬利應於一月三日開始他的攻勢。

結果德軍並未再攻，因敵人已改變作戰計畫，集中其部隊於巴斯吞地區。於是北部盟軍趁此時間，按照十二月二十八日所定計畫，於一月三日發動攻勢。

我於二十九日返回總部。此時保安人員始悉敵人的謀刺乃過甚其詞的情報。如此，在攻勢開始前，尚

用甚多的保護方法包圍我，而目前至少我可隨便離開總部，不致再有成隊憲兵乘吉普車或偵察車來追隨我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巴頓與巴斯吞守軍取得些微的連絡。其時，在北部德軍對翼側之最後一次大進攻方被擊退。此際，德軍高級司令部對巴斯吞守軍反覺如芒刺在背，祇要巴斯吞在我們掌握，則德軍西進走廓便有於巴斯吞及斯塔佛羅之間的狹頸部份被割斷之虞，而此一狹頸，僅有一條道路可表使用。二十六日德軍開始集中其由北部戰場及後方調來之強大部隊，準備向巴斯吞區作最後一次攻擊。

此時我們亦已調來裝甲第十一師，並將空降第十七師調至大陸。該二師及第八十七師位於繆司河附近，原準備使用於有利方面，但因德軍自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不斷進攻北面防線，故我們擬將此三個師增援該處；惟至二十七日，德軍主力顯已移轉至巴斯吞地區，我遂將此三個師撥歸布萊德雷指揮。第十一師及第八十七師用作支援巴頓之左翼，在巴斯吞之西，但因泥雪滿途，至成就甚少。十二月底，密德爾頓將軍之第八軍已改編完竣，重新加入巴斯吞附近之戰鬥。此時德軍仍不斷地向巴斯吞地區攻擊，至一月三日晚始行中止。

在十二月的戰事過程中，我們對總攻計畫從未放棄。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給蒙哥馬利和布萊德雷的作戰計畫要旨內指示，全面行動，須待我軍抵達波昂(Bonn)以北沿萊茵河全線的正面，方可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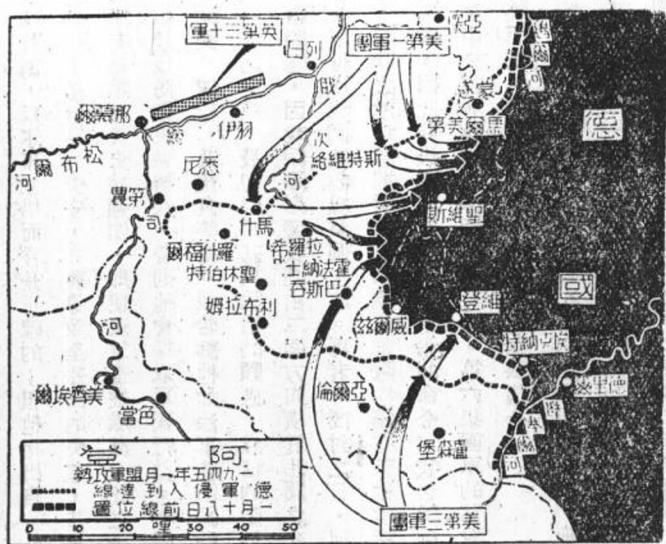
當阿登戰事進行時，德軍開始向阿爾薩斯助攻。此項攻擊之兵力雖然不大，但我們在該區的防線頗為脆弱，故不能不予以注意。我告訴蓋維爾，切不可讓較大的部隊被截斷或被包圍。

法國人繼續注意史特拉斯堡之安全。戴高樂三日來看我時，我將戰況解釋給他聽。他覺得我在該區的節省軍隊計劃，以軍事立場而言是正確的；但他指出自一八七〇年戰爭以來，史城已成爲法國人民的象徵，他認爲即使是短期的失守，亦將導致全法國的失望，甚至可能公開反對。他對此事很認真。他說，他寧將法國所有部隊置於史城週圍，即使法軍全被殲滅，比之不戰而放棄該城尤勝一籌。他復致我一函說，除非我採取最後防禦史城辦法，否則他會採取單獨行動。我則提醒他，除非法軍服從我的命令，否則他們會得不到彈藥、補給、及糧食等等。並告訴他如法軍能消滅科爾馬袋形地，此種情形是絕不會有的。

戴高樂之爭執，最初似乎基於政治的顧慮，感情的衝動，較之理智及常識爲多。但於我，此事僅認爲保一軍事問題，因我深恐影響我們由二個方向橫貫法國之交通和補給線，如沿線發生不寧、紛亂、或反抗等情事，則可使我們的前線整個失敗。再者，商討之日，阿登的危機業已順利過去。我們現已對突出部採取攻勢，而我之所以要把所有能抽調的部隊撥歸布萊德雷指揮者，其目的乃在增加穩操勝券的把握，而不是避免失敗。因此我決定更改我給塞維爾的命令。我告訴戴高樂，我即命塞維爾僅撤退他陣線北端之突出點，並在中央部署兵力，俾能確保史城。第六集團軍的部隊不致再被抽調。此一更改，戴高樂非常滿意，他遂含笑而去，並說對我的軍事判斷有無限信心。

當戴高樂來訪我時，邱吉爾首相恰巧也在我的總部，他靜聽我們的談話而不作批評。待戴氏去後他才說：『我想您做了一件聰明而適當的事。』

當戰事進行中，德空軍企圖作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作戰。元月一日，德空軍發動數月以來最強大之攻擊



，其目標為盟軍機場，特別是突出點附近及其以北之機場。是日德空軍損壞了我們不少飛機，大多數是在地面被毀的。我們的戰鬥機雖受到重大的損失，反應亦甚快速，而敵人亦付出攻擊機群之半數以作代價。

兩天以後，我們第一軍團前鋒部隊之第七軍，開始由北翼攻擊，自是所有德軍進攻之危機乃得解除。今後的問題，端在我們向敵人防線進展之迅速與否，及阿登區俘敵與殲敵之數目多寡而已。

我們由兩翼進攻的方向為霍法萊茲，並於一月十六日，在該處會師。但我們前進比較遲緩，加以敵人之堅強抵抗，致使德軍深入西進之部隊，大部均能撤退。我南北兩軍，自會師霍法萊茲後，繼續東進

，將德軍逐於最初防線以外。此時第一軍團仍歸布萊德雷指揮。美第九軍團位於英軍左翼，暫歸第二十一集團軍指揮，因我們正計畫渡過魯爾河，準備會攻萊茵河北段。我希望能於二月八日至十日發動是項攻勢，而蒙哥馬利部隊則延伸至安特衛普附近之線，我祇在準備參加攻擊所需的二個軍團當中使用第九軍團。

阿登之役，敵我損失均甚慘重。作戰指揮官估計敵人的死傷，至一月十六日止，一個月竟達十二萬人，如以事後敵方承認死傷九萬之數字為準，則我們的估計是相當正確的。此外敵人損失戰車六百輛，飛機一千六百架，及其他車輛約六千輛。在阿登之役中，我們地面部隊第一次使用新式的『近接信管』(Proximity Fuse 即 V. T. 信管)此種發明，增加了砲兵不少的威力。

我們自己的損失，最重大者為一〇六師，因該師位置暴露，開始即加入戰鬪，致被孤立或被俘者甚多。第二十八師亦差不多遭遇相同。裝甲第七師則因英勇的保衛聖維斯城損失亦鉅。總共計算我們的死傷為七萬七千人，內陣亡者八千，受傷者四萬八千，失蹤或被俘者二萬一千。戰車及戰車驅逐砲之損失亦達七百三十三輛之多。

我們計畫之二月八日至十日的攻勢，僅為一連串打擊的開始；計畫徹底殲滅德軍於萊茵河以西。我們總攻之實施愈速愈好，蓋我深知德軍之實力，大部份已在此次突破攻勢中消耗殆盡。我估計敵人經此次所受之損失及士氣之打擊，嗣後不致再有堅強的抵抗。而且，更重要的是蘇軍已於一月十二日，開始他們等待已久的冬季攻勢，並獲悉其進展甚速。因而，我們為使德軍不能再增援西線，以挽救其覆滅之命運，而切實地把握勝利的機會起見，惟有從速進攻之一途。

## 第十九章 橫渡萊茵河

我們在『突出之戰』期間，即繼續計畫最後的攻勢打擊，期一經開始，決不停止，直至德軍之最後崩潰。作戰計畫計分三個階段，首以一連串之攻擊始，以殲滅萊茵河西岸之德軍；嗣即渡過萊茵河，建立主要之橋頭堡；爾後則發動最後之進軍。我們相信我軍可到達德國之心臟地帶，消滅其殘餘的抵抗力量。

在最後進軍期間，我們將與來自東方之蘇軍會師，因此與蘇軍行動取得協同，顯屬必要。在戰役初期，我們由聯合參謀首長會議處得知蘇軍一般的企圖。兩軍分隔尙遠時，已獲致充分的協同，但目前更至應該交換作戰計畫，諸如目標、及時間等的時候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初得到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的認可，我遂派遣泰德空軍元帥赴莫斯科，磋商雙方協同的方法。於是他率領布耳少將及貝慈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T. J. Betts) 前往，這二位美軍將領均屬盟總的幕僚。泰德將我們的冬末及春季作戰計畫告知蘇聯軍事當局，同時亦取得蘇軍的同樣計畫。

我們得知蘇軍預備由華沙附近的維斯杜納河 (Vistula) 向西進攻。並明瞭蘇軍業已集中部隊擬於一月初即發動攻勢，但因雲與霧之厚幕，影響空軍行動，遂將攻勢遞延，以待有利的狀況；惟如延至一月十五日，即使狀況仍未好轉，他們的攻勢即照計畫實施。此一攻勢實際於一月十二日開始，進展極速。

泰德及其隨員適於蘇軍攻勢開始時到達莫斯科。史太林及其軍事當局給予盛大之歡迎，關於未來的作



戰計畫，亦經交換正確的情報。史達林告訴我們的代表團：即使攻勢進展不能達到原來之目標，俄軍亦將繼續不斷地予德軍以壓力，使其無法抽調東線之兵力，增援西線。

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復進一步授權給我：有關軍事問題可直接與莫斯科連絡。其後，邱吉爾首相對此事會作嚴格的批評。此為軍事政治不能分開的老話所引起的困難。

現代戰爭，當二友軍攻向一共同目標時，其協同極為重要，蓋舊時戰爭僅限於地面狹窄地帶，可用輕武器及野砲射程來畫定，而今日之戰鬥轟炸機支援陸軍作戰，其活動範圍不但包括敵人前線，有時竟可至敵人後方數百哩之處，目的在於消滅敵人的司令部、彈藥庫、糧站、橋樑，以及攻擊敵人之預備隊等。在二友軍能保持接觸以前，發生一微妙協同問題，即盟軍分隔時，應如何避免不幸事件及誤會。

敵友二軍在戰場上的辨別是困難的。在我們南北戰爭時，一方面着藍制服，一方面着灰制服，但同軍的部隊仍常發生衝突。現代戰爭，所有各國的制服，皆與野外色彩相配合，且絕無十九世紀所有之密集隊形，至於飛機及車輛，僅能給觀察者一瞬間的辨別，故此問題實不易解決。將來我軍前進時，對此等問題，均應特別縝密地加以注意。但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時，我們初步要知道的為俄軍進攻時間及方向，以作未來戰場合作之基礎。

一九四五年初，我們的空軍給予德人經濟的打擊甚大。我們地面部隊的進展，已有效地破壞了敵人的警報及防空系統，並且席捲了很多地方，尤其西歐敵潛艇各港口，此等地區，曾吸引了不少我們的對德國心臟地帶目標之轟炸。另一有利之點，為我們戰略轟炸機享受戰鬥機的掩護。成群的戰鬥機隊位於前進

機場，而接近萊茵河，航程雖短，仍可活動於任何軸心地區目標之上。

迄目前爲止，我們的空軍已達成消耗德軍之預備燃料之使命，好幾月來，敵人的油源爲我們戰略轟炸之主要目標。此種積存的戰果，使德軍運輸連續發生危機，並影響其作戰計畫，無異予德軍地面部隊一嚴重打擊，因其無法輸送預備隊或抽調此一戰場兵補充至另一戰場，而其部隊之行動，又亦由車輛缺乏燃料，而陷於困頓。再者，德空軍亦因此受到影響，因燃料之缺乏，不得不減少空軍人才之訓練。

在漫長的冬季戰爭裡，我們的情報參謀開始送來惱人的消息，謂德人對噴氣機的發展甚速。空軍將領的意見，指明敵人如能使用噴氣機，則我們活動於德國領空之轟炸機勢將遭受不能支持的損失。至我們自己噴氣機的發展，正在英美兩國進行中，但尚不可能大量生產，參與春季攻勢。

我們惟一的辦法，祇有乞援於轟炸力量，以阻止德國對是項新器武之生產。噴氣機需要特長的跑道始能應用，於是我們的空軍在任何時候，如發覺德機場有此等跑道，即予以不斷的轟炸。我們並尋找每個可能製造噴氣機的地區，如此遂將對德軍預備油源的攻擊目標轉變了。此僅限於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們空軍的力量及效率尚能如此實行，而不影響其主要任務。我們對敵人噴氣機生產之轟炸結果，至少獲得部份的成功，因事實上敵人從未能運用相當數目的新式飛機，使我們在物質上蒙受損害。

我們的情報機構，曾搜集有關是類的資料，並將研究的結果每日供我查閱。由此我們知道德軍作戰機構的困難已達頂點，鼓勵我和同僚們，如再來一次大的會戰，在廣大的正面進攻，即可給予希特勒德國一致命打擊。

我發覺不少的英國高級將領反對此一計畫。美國參謀總長之對野戰指揮官，與英軍截然不同，美國的作風，給予戰區指揮官者僅爲一項使命，而對其作戰計畫之施行，則儘可能的不加干涉。蓋戰場的指揮官對戰況之判斷，比遠在數千里以外的後方人員，更爲明晰而準確。倘使對於野戰指揮官所獲的結果認爲不滿意時，正當的手續是不建議，不責難，也不麻煩他，僅另選派一指揮官爲之更替。

英方則不然，他們在倫敦的軍事首長，每日需與前方的指揮官保持密切的接觸，堅持要隨時獲得對兵力、計畫、及戰況的詳細報告。此種作風，自亦有其理論的根據，而不爲我所了解，但如照美軍的習慣看來，則使我不勝駭異，例如英軍將領每日必須向倫敦報告，包括各種項目；美軍則祇於特殊狀況，始作較軍司令部略詳之報告即可。

以我自己的習慣而論，自始至終，每日僅向華盛頓及倫敦作一種簡單的戰況和情報的混合報告。

當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完成最後作戰計畫時，我的朋友布魯克元帥非正式而又認真地提出反對的意見。他所反對者爲計畫上的分散兵力一項。他說，我們絕不能有足夠的兵力於渡過萊茵河後，實行一次以上的猛烈攻勢。爲保證我們能支持此一攻勢，按當時的情況，我們實應在其他前線採取守勢。

戰爭進行中分散兵力，原係一種大忌；但爲權宜事實，無須一成不變，一如運用其他一般原則一樣，比之扼守表面的知識尤屬重要。

一月我們面臨的狀況，是德軍在薩爾及薩爾以北區享有齊格菲防線之利。我們既讓德軍守在堅固的防線內，則其能力加強，自可僅使用劣勢的部隊防守漫長的防線之大部份，從而集中兵力於選擇的地區，作

破壞攻勢。因此，盟軍之大部須作防禦而失其機動性，唯一可維持攻勢地區，僅限於魯爾以北地區。在此一單獨進展區內，我們的補給不能支持三十五個師以上的部隊。

但如我們首先在廣大的正面即實行一連串集中而猛烈的攻勢，將敵人殲滅於萊茵河以西，結果將使我們和敵人在廣大全正面防線上一變而為兵力相等。我們計算在萊茵河西岸我們的佔領區內，可集中七十五個師的兵力向敵會攻，我們如讓魯爾以南的敵軍留在齊格非防線內，則我們祇能限於約三十五個師的單獨攻勢。

我們計畫的另一優點，乃爲了可消耗將來橫渡萊茵河時所遇之敵人兵力。再者，如以一九四五年初我們的空軍參加作戰，可增加會攻力量數倍，則我們使用此龐大的空軍力量，自可阻止敵人任意前後調動兵力，以對付我們任何方面的進攻；同樣，我們又可在任何時間，運用全部空軍力量，掩護我們企圖進取之區域。

我向布魯克盡力解釋，此種措置不但不是分散力量，且爲準備在此一戰中，最後侵入萊茵河東岸時，能得到一種協調和鉅大的力量，以打擊敵人，使其迅速崩潰。關於佔領萊茵河沿線最有利之點，乃爲劇增可用於攻勢的盟軍平衡力量。

至此，我的解釋尙未使布魯克十分明瞭，他說：『我希望你將第十二集團軍重置在魯爾以北，而將英軍置於中央。』他暗指我的計畫之策定，不無國家觀念存在。

我回答說：『我情願將美軍配置於戰爭激烈之處，而不願英軍受到損失。我已將一個充足的美軍增強

蒙哥馬利的集團軍，爲迅速實施我認爲極重要的計畫，我再不能有別的辦法供給魯爾以北兵力。我的計畫不是以那一個人或那一國家得到彪炳功勳而擬定的，我必須告訴你，我的意見是：戰爭的光榮，並不比流血的代價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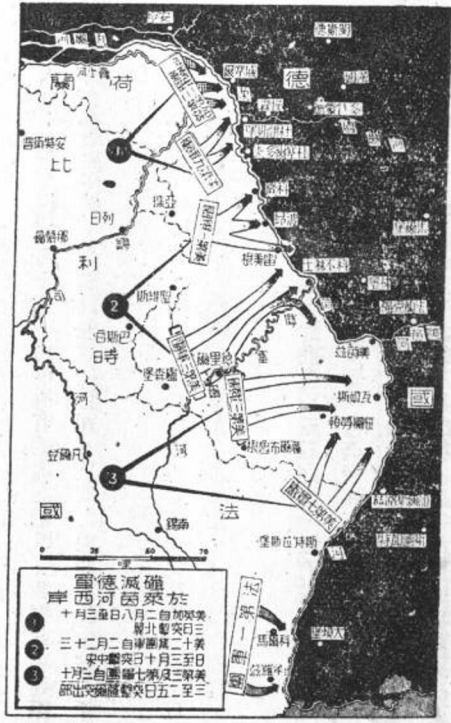
至此，布魯克才表示希望一切均能如我所信者表現；但他仍懷疑盟軍的力量能否殲滅德軍於萊茵河西岸。

同時，他復提議在盟軍總部之下統一指揮所有的地面部隊。我對此項建議，仍如過去予以拒絕。我自信我們的作戰計畫是最完美的，而認爲他的建議實不足取，因此我決定按照原定計畫迅速施行，不願任何阻擾。

一月初，我獲悉總統、邱吉爾首相、及其僚屬在雅爾達與史達林開會，馬歇爾將軍已先離開美國和與會人員，到歐洲來。於是我準備在馬賽秘密與他會晤的事宜。一月二十五日，我赴馬賽和馬歇爾將軍面晤，對當時狀況作一番詳細的商談。

他在華盛頓會聽到英方對我們作戰計畫有不滿意之處，並有統一地面部隊指揮之建議。我遂解釋我們的狀況和計畫，以及擊潰德軍之每一確定步驟。他聽後甚表同意。

但根據當時不確的技術情報，發現我們的作戰計畫有一錯誤的判斷。因工兵根據萊茵河歷年統計多番研究的結果，認爲在五月一日以前渡河攻擊不易成功，此一意見迫我變更初衷，使我們的攻擊計畫之實施，勢須延至五月一日以後。至於我們渡河以前的作戰計畫，自然不會受到影響。其後技術意見又顯著轉變



，認為在五月一日以前可以架橋渡河，這才糾正了最初判斷的錯誤。

馬歇爾將軍對此計畫印象極深，建議派史密斯參謀長前往馬爾他，參加由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及幕僚人員赴雅爾達前召開的軍事會議。他說：『在原則上我自然支持你，因為此類決定

是你的責任份內之事。你的計畫既如此健全，何不派史密斯去馬爾他詳細的解釋，我想他們定會了解的。』我當然同意，因有馬歇爾之支持，我們的計畫當不致有受干涉的危險。

布魯克對此的爭執，也終於被說服了。他的顧慮沒有絲毫根據，僅數週後事實證明，萊茵河西岸德軍已

被殲滅，當他與我站在萊茵河岸目擊第二十一集團軍及第九軍團渡河時，他對我說：『艾克，感謝上帝，你堅持你的計畫，你完全正確，我抱歉我所恐懼的分散兵力一點，徒然增加您的煩惱。現德軍已敗，他的投降不過是時間問題，感謝上帝，你能堅持你的意見！』

我們戰略計畫行動表上，第一階段係殲滅敵人於萊茵河以西，計分三個主要攻勢：其一，由第二十一集團軍擔任北翼，其二，由布萊德雷負責中央，其三，由布萊德雷與塞維爾會攻薩爾盆地，以消滅敵方之守軍。

當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第一、三兩軍團會師於霍法萊茲後，蒙哥馬利首先即準備此三個攻勢。萊茵河西岸齊格非防線，自萊茵河與賣土河會流處向南延伸，包括薩爾盆地陣地。薩爾以南阿爾薩斯平原尚有少數德軍派遣部隊逗留，更南，我們又受科爾馬之牽制。

德軍於一月間在阿登區退却時，我將注意力轉向科爾馬。此一德軍陣地位於我軍陣線之要點，常使我感到刺激，而決心及時予以掃蕩。法軍第一軍團於一月二十日開始攻擊，因氣候關係僅有些微進展。包圍此袋形陣地者有二個法國軍。因我決心消滅此一障礙，遂增強塞維爾的兵力，使他有四個師之美國軍，以支援法軍。他派米爾本少將 (Major General Frank W. Milburn) 指揮之第二十一軍以第三師，第二十八師，第七十五師及法軍裝甲第五師擔任此一任務。其後裝甲第十二師及法軍裝甲第二師亦皆使用於第二十一軍區域。以美軍為先鋒，法軍二個軍及美軍同時進行攻擊。德軍防線迅被擊破，科爾馬城於二月三日投降。至二月九日，德軍殘餘部隊被迫退過萊茵河。此役德軍傷亡人數為二萬二千之多，並損失了大

部的裝備。

我們計畫的作戰，第一個攻擊係由第二十一集團軍之加拿大軍團首先執行，美第九軍團暫時配屬蒙哥馬利指揮。加軍團向南及東方向攻擊，渡實士河，同時辛浦森的第九軍團，則渡過魯爾河，向東北前進。期以此會攻力量，迫使守軍向萊茵河退却。

留在此一區域的敵人部隊是最精銳的，其中有飽受高度技術訓練及能耐苦之傘兵第一軍團。另一增加辛浦森前線之困難者，為敵人佔有魯爾水閘，可阻我攻渡魯爾河，因此，布萊德雷即命霍奇第一軍團儘可能及早奪取水閘。第五軍於二月四日開始攻擊，經六天激戰後，第一軍團雖已完成任務，但仍未完全將困難克服，蓋德軍關閉了堤閘門，俾使河水氾濫相當時日。

當蒙哥馬利準備攻勢時，他自然希望第九軍團編有最大的兵力，他建議布萊德雷於阿登區停止攻擊，將所節省的兵力集中於北部進行攻勢。但我反對是項建議。我深信阿登區之繼續攻勢，可吸引敵人兵力不致轉用於北翼；更重要者，我希望美軍在阿登區之前進，當其參與主要殲滅攻勢時，此等部隊可位於良好的位置，以開始行動。我相信我們能達到我所希望之線，而不影響第九軍團之加強。

蒙哥馬利和我同意其最初攻勢之適當時間，我原預備加美兩軍同時攻擊，因二軍可於二月十日完成攻擊準備。但蒙哥馬利和我覺得等待魯爾河氾濫之後才開始動作，實為不智之舉，於是他提議，加軍應在美軍加入戰鬥之前兩週，儘可能提早攻擊。我認為甚妥，立予核准。

加軍遂於二月八日開始行動，初步結果甚為滿意。但隨即發覺地面泥濘滿佈，且遭過頑強之抵抗，故



進展轉爲遲緩，犧牲亦較重大。蓋德軍自魯爾調動兵力傾入加軍前進路線。蒙哥馬利對此甚表不滿，因美軍會承諾攻勢一經開始，即迅速猛進。

在此期間，我往訪辛浦森的第九軍團。該軍團經補充完畢，並已完成攻擊準備。自然，我此行絕不是認爲辛浦森有疏軍團司令職守才去的。戰後我始悉他患嚴重胃病有年，但在戰時我尚絲毫不察。他機警能幹，學有專長，爲美軍中之典型領袖；至其輝煌戰績，尤不平凡，不幸戰後不久在他晉陞四星上將之前，因健康轉劣被迫退役。

第九軍團包括三個軍，安德生少將(Major General J. B. Anderson)之第十六軍位於左翼，麥克寧少將(Major General Raymond S. McLain)之第十九軍位於右翼。麥克寧爲一保安隊軍官，最初加入作戰時，爲第四十五師砲兵指揮官，其後於敵人七月突破深入激戰時調第九十師師長，因其領導才幹之卓著，故於第十九軍軍長柯列梯病倒後即晉陞軍長。辛浦森軍團中央，則爲吉倫少將(Major General Alvan C. Gillem Jr.)之第十三軍。

北部加軍開始攻擊後之數日，美軍除一俟河水退落容許架橋，準備迅即攻擊外，別無其他可爲。殆至加軍攻擊已遶二週，河水始退，辛浦森第九軍團乃於二十三日發動攻勢。

第九軍團照計畫實施，先以猛烈轟炸，然後渡過魯爾河。最初該部曾遭受相當的困難，尤因敵人砲兵轟擊浮橋，而求尼支(Julich)城又經我空軍和砲兵破壞，道路阻塞，致我前進部隊於通過此城時，爲使車輛通過，須先用開路機開一道路。曾參加諾曼第登陸的哈特少將(Major General Charles H.

Gerhardt) 之第二十九師，第三十師，第一〇二師，及第十四師均有優良的戰績，該等師分由何伯斯少將(Major General Ieland S. Hobbs) 加定少將(Major General Frank A. Keating) 及布爾林少將(Major General Alexander R. Bolling) 等三將領指揮。雖有前述之遲滯，但因德軍自此正面抽調兵力至加軍戰場，辛浦森部隊進展仍極良好，第九軍團不及一週即已佔領墨城——格來德巴黑(Munche Gladbach)，此為開戰以來我們所佔領之德國較大城市。

該城攻克後不久，我和辛浦森即進城視察。其時我第一次看到噴氣機。此係德軍的戰鬥機，飛行甚高。我們的高射砲連續向它射擊，幾秒鐘後，有砲彈破片落於我們四週，我遂戴上在戰時唯一的一次的鋼盔，否則祇有被迫停駛吉普，暫時躲避於車底。在非洲我們有一位優秀軍官被落下的砲彈破片所傷，醫治的時間幾達年餘之久。此次甚為僥倖，敵噴氣機發覺此處於它並不安全旋即飛去了。

此區敵軍，無力抵抗我們的會攻，開始向萊茵退却。三月三日，辛浦森之左翼軍，第十六軍向前突進，參加加軍向萊茵河進攻。於是整個區域的敵軍迅被肅清，此次戰役因敵軍接近萊茵河的橋樑，致我們所俘獲比例，遠不及爾後各次攻擊之衆多。

北部萊茵河西岸之敵軍既被肅清，蒙哥馬利即準備早日渡河攻擊。他需要較第二十一集團軍為多的軍隊，以發動此一戰役，因此我仍令第九軍團歸其直轄。當蒙哥馬利的部隊準備渡河攻擊時，南部我軍之進展亦極順利。

辛浦森於二月二十三日開始攻勢時，即係中央布萊德雷所部開始攻擊之信號。往後一連串的攻击，進

行既爲迅速，結果亦極良好。他當時有二個軍可資運用，第一軍團爲左翼，第三軍團爲右翼。一、二兩月作戰的結果，已能進入於便利進行主要攻勢之位置。布萊德雷第一步命霍奇派左翼第七軍前進，以接應辛浦森之攻勢，其第一任務爲支援辛浦森之第九軍團的右翼。此舉倘能成功，則可暴露德軍向南之右翼，一俟有此機會，第七軍即向右攻擊敵之側翼。霍奇第一軍團之其他部隊，此時亦向東攻擊前進。更南，巴頓同時開始攻擊，期截斷敵軍，包圍於戰場而殲滅之。

各事均依照計畫順利施行，在辛浦森右之第七軍，很迅速地開始向南攻擊。從此時起，勝利的消息，自沿線各處傳來。

第七軍首先克服愛夫特運河(Ertf Canal)附近地區之堅強抵抗，而繼續猛進，於三月五日即已到達科隆近郊。我們預計此城必如安亨(Arnhem)一樣頑抗；但敵人此等新訓練的驚慌失措的部隊，與戰役初期我們所遇者完全不同。三月七日下午，柯林斯部已佔領科隆全城。我們原以爲他的軍需相當時日的激戰始能成功，如此迅速的佔領，殊有利於我們抽調數師兵力，以擴大南部的戰果。

當柯林斯迅速地進展時，霍奇已發動第三第五兩個軍，向東南方萊茵河前進，三月七日，第三軍已到達雷美根(Remagen)處萊茵河岸，該軍竟於此處遇到一戰時之最好機會，影響將來作戰殊非淺顯。蓋攻擊的美軍，發覺雷美根萊茵河上之魯登道夫橋(Ludendorff Bridge)，完整無恙。

德軍事先當然準備破壞萊茵河上所有的橋樑，魯登道夫橋自亦不能例外；惟以美軍前進過速，敵人守軍過度慌亂，致使負責爆破者未及達成任務即行逃走，同時守軍絕未料及美軍有力部隊趕到，而可能有意



我的耳朵了。過去他常和我研究過，認爲像此等事件是不能寄予厚望的。當時我問他說：『你在附近有多少部隊可以渡河？』他答：『不止四個師。我打電話問您是要確知如果命令他們全部渡河，是否會妨害您的基本計畫？』我說：『我們原以爲有數個師會被困在科隆四週，現在已不成問題了。你可即刻至少將五個師渡河，作必要的堅守處置。』其時我聽到他以愉快的口吻說：『這正是我所要做的，只恐和您原來的計畫相衝突，所以才來請示您。』

此爲我戰時最痛快的時候之一，蓋廣泛的勝利，於數日或數週內即可概見。當此成果確已瀕臨時，高級長官及幕僚均未曾預計，而一心專注於未來作戰計畫了。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們能於永久橋樑渡過萊茵河，此一到達德國心臟地帶之傳統防禦障礙，竟被我們順利通過。敵人最後的崩潰，我們預計在一九四五年春夏兩季戰役中可期達成的，現已忽焉在望了。

圍繞養棹的客人們，亦受我的樂觀所激動，他們其中不乏曾在敵區降落，在各種狀況下艱苦作過戰的斷輪老手。他們一致愉快地預料，戰事可望早日結束。我相信從此由於必勝的銳氣，他們臨陣時更奮勇邁進了。

三月九日，第一軍團在雷美根之橋頭堡已擴大至三哩縱深。敵人殊需一相當時間，方能自其驚慌失措中恢復常態，而當他集結援兵反攻橋頭堡時，我們的兵力已增強至不能擊敗了。敵人照例是以零星部隊一到達戰場即行反攻，此種軟弱戰術，實不足與我們已擴大堅強，扼其要害的據點相抗衡。

從我們渡河之日起，敵人即盡力設法破壞魯登道夫橋。德軍以長射程砲射擊，並集中每一架能用的飛

機轟炸。凡此，均未能即刻奏效，我們仍繼續注入部隊渡過此橋，同時我們另外架設了一座輕便浮橋。

此項輕便橋係我們優良裝備之一種，能通過載重物資和車輛，運輸既易，架設亦速。柯林斯將軍的第七軍渡河後，自儘可能立時架設是項浮橋，他召其軍部工兵指揮官楊士上校 (Colonel Mason J. Young) 說：『楊，我相信你能在十二小時架設一座橋樑。但如能少於十二小時而完成，那你要什麼樣獎品，儘管說。』楊氏思索一下答道：『我不要什麼；但若您能允許給我的部下幾箱香檳酒，我想我們定可辦到。』柯林斯說：『好，我準備香檳，只要你能少於十二小時給我一座橋樑。』

結果，一座長三百三十碼的浮橋以十小時零十一分鐘完成，第一輛載重車隨即通過。柯林斯很高興地報以香檳。聽說此項紀錄後來又被打破。

德軍破壞魯登道夫橋的努力，終於敵軍使其損壞。五天以後，我們停止利用魯登道夫橋，其時我們已自這處輕便橋上充分支持部隊了。然而，美軍工兵堅持仍應繼續加強該橋之修補，以備將來使用，但結果無法完成，蓋三月七日敵人企圖破壞該橋時，雖未成功，但使其受傷頗重，至十七日，該橋之中央一段墜入水中。我們一部優秀工兵隨之落下，其中若干人員未能自冰塊急流中救出。

派遣五個師掌握雷美根橋頭堡，並未影響我們原定殲滅德軍於摩塞爾河以北的計劃。第三軍團在整個二月中，忙於進攻萊茵河之必要準備。密德爾頓之第八軍東向普魯孟 (Prum) 外側前進。愛迪少將 (Major General-Manton S. Eddy) 之第十三軍佔領貝特堡 (Biburg)。華克之第二十軍於二月二十三日消滅薩爾—摩塞爾 (Sarr-Moselle) 三角地帶之抵抗，並在薩爾河上建立一橋頭堡。齊格非防線被突

破，三月二日佔領德里爾。兩天後，第十二軍於開爾河(Kyll River)之上建立橋頭堡。

此為第三軍團主要攻勢開始之信號。第八軍向東北進攻，突破德軍抵抗，於三月九日到達萊茵河線之安得納奇(Andernach)，與第一軍團會師。第十二軍同時沿摩塞爾河北岸向東北進擊，於三月十日到達萊茵河。該二軍會俘獲敵軍大量的補給與裝備，且其前鋒部隊在萊茵河會師時，包圍了敵人不少的完整戰鬥建制的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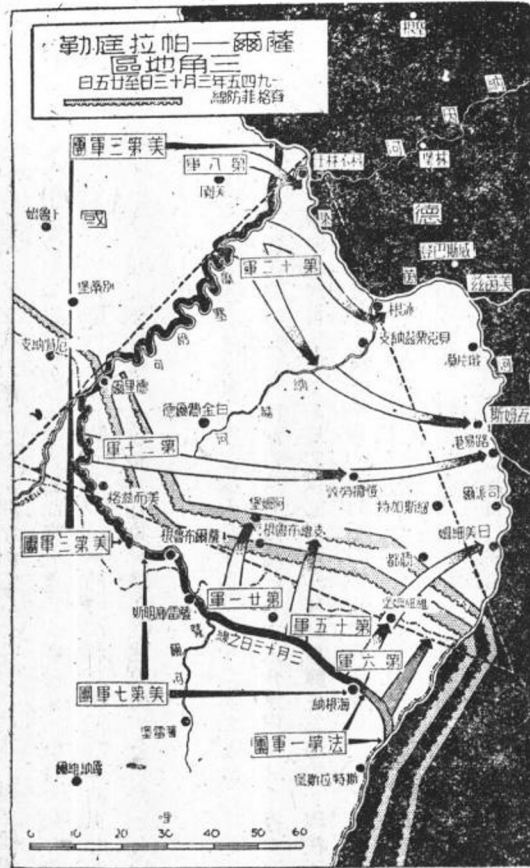
第一、三兩軍團之驚人勝利，完成了消滅敵人於萊茵河以西之第二步計劃。現所殘餘者，僅為敵人在薩爾盆地之大部守軍。此等守軍位於萊茵河沿線為基地的一大三角形內，其二邊交點在西面七十五哩之處。三角形之北邊，以摩塞爾河為防線，南邊則以部份齊格非堅強障地為防線。現在回憶起來，我不解敵人既見摩塞爾河以北的部隊全被擊潰與殲滅時，為何不即行撤退其在薩爾盆地之部隊，以便脫離暴露之位置，而使之轉用於防守萊茵河。

在過去戰役裡亦有同樣的例子，以我們的看法，此顯為一種戰術上的錯誤。我個人認為此乃侵略者的矛盾，深恐寸土之放棄，會暴露其腐敗的基礎，此一基礎乃建築於『德軍無敵』的神話之上。

我的一部份幕僚認為在薩爾的敵軍之逗留，係受摩塞爾防線及齊格非障地防禦力量之信心所影響；此外敵人對位於薩爾突出部以南之第七軍團兵力不詳，亦屬其原因之一。

上述理由，均暗示敵軍指揮官及幕僚的愚笨。即在其不受限制之際，他們的能力我已屢見不鮮，我相信敵人此次之所以不撤退暴露的部隊還是軍事的決心——更多於希特勒之直覺的決定！

在萊茵河戰役前一個月的期間，我首先採取兩個步驟，即要求臺灣維爾集團軍除驅逐科爾馬袋形陣地外，其主力應取守勢。同時我將貝奇的美第七軍團兵力增強至十四個師之多，且不包括法軍第三阿爾及利亞師，現所籌畫者為第三步驟。



布萊德雷已佈署

進攻三角形之突出部及其北部基地；臺灣爾則準備掃蕩南邊。

作戰計畫以美第

七軍團向瓦姆斯(Worms)

方向發動有力攻擊，突破齊格非

防線，於萊茵河上建

立一橋頭堡。布萊德

雷則攻渡摩塞爾河之

下游，深入面對第七

軍團之敵後方。如此

軍團之敵後方。如此



，我們希望能將敵軍截斷，並阻其撤過萊茵河東岸。同時在三角形底線此二項攻勢業已發動之後，第三軍團右翼即攻擊翼部。

攻擊於三月十五日開始。南面及西面之攻擊，雖遭敵人強固防線之堅強抵抗，但仍有相當的進展。我們故使德軍集中其注意力於此二項攻勢，以使第十二軍之攻波摩塞爾河下游容易。自該軍於三月十四日開始渡河以來，整個戰役中，迄未遭過大規模與有組織的抵抗。這可能因敵人以為該軍會向北進攻，企圖與雷美根橋頭堡之美軍會師。當第十二軍向南急進，作戰爭中最富戲劇性之進展，深入攻擊薩爾防線的中心時，德軍遂驚慌失措了。

敵人很快面臨絕望地位，突出地帶之週圍美軍均打開一條路，向前猛進，而愛迪之第十二軍團，更將所有可能逃走的道路加以封閉。巴頓的部隊甚至進抵萊茵河後，亦未停止，並無任何準備即令歐文少將 (Major General Stafford Irwin) 的第五師渡河。歐文的損失不大。於三月十五日穩固地建立了盟軍之第二個橋頭堡。

薩爾區掃蕩戰已迅速完成，自三月二十五日起，敵人在萊茵河西岸所有有組織之抵抗遂被消滅。

以上各次戰役，均係陸空協同作戰。我強大空軍活動範圍極廣，向敵人之集體目標攻擊，使其運動停滯，並毀滅其大量主要的補給和裝備。天候雖不合乎空軍活動的理想，但亦未壞到使他們完全停留於地面上的程度。

華盛頓誕辰那天，空軍大規模出動，在一天內達一萬架次。此次出擊名為『喇叭』 (Clarion)，目

的在選擇特別目標，予其運輸系統一大打擊，使之受最大可能的損失，而在修繕中極度稽延。我們計有飛機九千架，自英、法、意、比、荷等基地起飛，轟炸目標包括德國所有之重要點。敵人的反應甚弱，其空軍已無力應付，如此廣泛的打擊。此誠爲我空軍最理想，最成功之一戰，亦係消滅德國作戰力量最高之一次。

此一冬末戰役最顯著之點，爲作戰發展與原定計畫完全符合。通常似此大規模的戰爭，戰線既如是之廣，參加軍隊又如是之多，而敵人的行動及不可預料的發展等等情形之下，必使原定計畫在戰事進行中，不斷須加修正；惟此次實屬一特別例外，其所以準確的原因，主要者爲盟軍陸空軍之強大，其次乃由於盟軍戰鬥精神的旺盛及指揮官之幹練，其三則因敵人之驚恐、失望、及紛亂所致。『突出之戰』的代價，業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及三月敵人之潰敗，部份由希特勒償還了。

所有作戰部隊，皆奉命儘可能乘機奪取萊茵河的橋頭堡，因我們均已了解獲得永久橋樑是無望了。我們在雷美根之幸運雖加速了德軍之崩潰，但並未影響當時在萊茵以西之作戰。

薩爾之役原定計畫，有些微更改。即布萊德雷和臺維爾二集團軍間的作戰地境互相重合，此一措施爲取得第三軍團與第七軍團之會攻效果，蓋戰事的發展，可能有一方面的敵人爲巴頓的第三軍團攻擊之目標，在第七軍團區域內，而臺維爾則覺對此目標不能加以攻擊者。因此我即核准調整作戰地境，並特加密切其連絡；同時將第七軍團的一個裝甲師撥歸第三軍團指揮。此一不重要的更改，說明了參謀人員對可能事件需估計正確。

在這一整月戰役內，我們平均每日俘獲敵軍一萬人，此數尚不包括敵人一般之死傷損失。如此，即減少了德軍二十個整師之兵力，而其裝備、補給、原料及生產重要區域，亦皆受到重創。

此時我們已有一補給及行政機構以處理戰俘問題，因此次所獲的戰俘，曾一度使部隊調動及攻勢暫時受阻。我們在突尼西亞時，曾忽然發覺俘獲的二十七萬五千軸心俘虜處置的困難，使我難抑悲憫之心，向作戰部門的長官洛克和尼文斯說：『爲什麼我們的參謀學校從不告訴我們，當此交通、防衛、給養的困難情況下，對於數十萬戰俘如何處置的辦法？』

至三月二十四日，雷美根橋頭堡已有一美軍團，包括三個十足的軍，準備向敵任何方向進攻。稍南，第三軍團已渡過萊茵河，而在該區域內，敵人已無力可阻止我們任意在任何地點建立橋頭堡了。雷美根橋頭堡正北爲齊格(Sieg)河，係魯爾區南部之側翼。魯爾之安全，對敵人作戰力關係甚大。敵人以為我們會由雷美根直接攻擊魯爾，故將其所有以西被威脅區域地面能抽調的兵力迅速集結於齊格河沿線。

在此情況下，希特勒又實行老辦法更換高級指揮官，倫德斯特被調，不再參與戰事。倫氏係我們認爲最傑出的高級將領，自我們六月六日登陸以來，他即在西線指揮。他未能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將盟軍驅逐入海，故於我們登陸後三週，即被更換。繼其位者爲克魯傑(Von Kluge)。當希特勒發現後者並不比前者爲優時，復將倫氏調回指揮。當時我們得悉二次更調原因，乃爲相信克魯傑曾參與七月二十日謀刺希特勒事件。

現在，希特勒又決定由意大利調凱塞林元帥(Marshal Von Kesselring)繼任指揮。

## 第二十章 攻擊和包圍

當蒙哥馬利於北面進行二月及三月諸戰之首次戰役，以殲滅敵人於萊茵河畔時，英、加援軍開始由地中海轉運至第二十一集團軍，此一行動名為『金片』(Goldplate)包括由意大利運來一加拿大軍，及由中東運來一英國師。此等部隊大部係由馬賽登陸，橫過盟軍交通線而到達北部。由於參謀人員圓滑精練之處理，使此次困難的調動甚為順利，而對前線補給及保養均無阻碍。因此，當布萊德雷和臺灣爾攻擊並肅清萊茵河西岸敵軍時，北面之蒙哥馬利，即可預計早日得到援軍，以完成其強渡萊茵河之準備。

蒙哥馬利對正規的攻擊準備，素具權威，此次他更精密地準備着此次的進攻事宜，因魯爾以北沿線之敵均係殘餘的最精銳的部隊，包括其傘兵第一軍之一部。

他的攻擊計畫是四個師的正面，二個師屬於第二十一集團軍，二個師屬於配屬的第九軍團。支援此四個師攻擊者為美軍空降第十七師及英軍空降第六師。通常使用空降部隊的方法，係於地面攻擊開始前參加作戰，使敵方防禦部隊發生紛亂而收奇襲之效；但此次蒙哥馬利的計畫，乃將以前的次序倒轉過來，他決心藉黑夜掩護渡河，繼於次晨，以空降部隊攻擊。又通常空降部隊係降落在敵後若干距離之處，庶可遭這些微即時抵抗，而得爭取時間恢復組織，以攻擊敵人司令部、閉塞敵人預備隊之調動、更引起一般紛亂；但此次戰役則不然，蒙哥馬利將二個空降師降落在接近敵人之前線，僅不在我方砲兵射程以內。因此此位

置可削弱敵人的砲兵，並能直接參加戰鬥，亦得嚴密佈置煙幕之使用，以作人工的掩護渡河，暨集中大量砲兵支援之。

萊茵河爲一大軍事障礙，尤以北部一段爲甚，該處不但河岸寬廣，且因敵人可開放東部支流之水閘，水面及流速均能變換無常。我們的特別偵察及警戒部隊，爲防止此種威脅，已作適當的佈置，惟以此次渡河攻擊對岸的性質，並非由部隊在船上向敵岸攻擊，而是將部隊由此岸運至敵岸參加作戰。

經詳細研究的結果，認爲需用海軍參加作戰。我們亟需運輸戰車的船舶隨領頭的攻擊波前進，因此海軍開始撥用登陸艇，如機械化登陸艇(LCMS)及人員車輛兩用登陸艇(LCV(P)s)。有些是水道運來，但大部則由北歐陸路裝運而來，爲此我們特製了一種拖車作運輸之用。此等船隻，其中有長四十五呎，寬十四呎者，均克順利由陸路運到，參加作戰。

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兵力，當攻勢開始時爲十五個師，如增加辛浦森的第九軍團及二個空降師，七個獨立旅，則蒙哥馬利指揮之下的兵力共有二十九個師。但此兵力並非全部用於攻勢，因蒙哥馬利須防護其漫長沿萊茵河向西延伸至北海之左翼，不過，由地中海增援的帝國軍隊，已在途中。

三月二十三日夜至二十四日夜，由猛烈的砲擊開始，在美軍二個師的正面，即有各種火砲二千門參加。我和辛浦森選擇一古教堂的塔頂觀戰，蓋砲兵配置於萊茵河西岸平原，每個砲火均映入我們的眼簾。砲聲不停地響着，同時步兵向河邊前進登船。我們參加他們的行列，發覺他們皆熱烈地希望完成此一任務，其士氣之激昂，殆由一連串的勝利鼓勵所致。但我遇見一沉默而沮喪的青年士兵。

我問：『孩子，你覺得怎樣？』

他答：『將軍，我有點發慌，我在兩個月前受過傷，昨天才由醫院回來的。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啊』，我對他說：『我和你真是一對，我也有點發慌。不過我們這次攻擊已計劃了好久，我們有的是大砲、飛機和傘兵，足以把敵軍擊潰。我們一塊走到江邊去吧，這樣也許會好些。』

他說：『我說我有點發慌，現在却不了，在這裡沒有什麼不好。』我立即了解他所答覆的意思。

我們在魯爾以北的渡河準備，不但是嚴密，而且非常徹底，敵人自可洞悉。我們預料敵人之堅強抵抗乃屬必然，因為我們所做到的，僅能在時間及兵力方面的奇襲，而且我們估計敵人將有大批精練的江防兵，在東岸以砲火阻我渡河。

但我們終未遇到敵人的抵抗。美第九軍團正面之第三十及第七十九兩個師，在渡河期間僅死傷三十人。此二個師隸安德生之第十六軍。

當晚所收的報告全為好消息，各處之登陸均已成功。由是，我們相信能迅速東進，並可截斷敵人在魯爾的一切連絡。

翌晨，我到一山頂觀察空降部隊之飛臨，他們預定於上午十時開始降落。空降部隊係由一、五七二架飛機及一、三二六架滑翔機載運，另以八八九架戰鬥機護航，二、一五三架戰鬥機掩護降落目標區，及作對東防禦幕之用。

戰場的煙幕和雲霧，妨礙了空降作戰之全景，但我仍看到少許的戰鬥場面。我們有若干飛機被敵高射

砲擊中，但多在空降部隊降落以後。當受傷的飛機盤旋於上空時，大部似均在一高射砲火特別準確之區域內。被擊落飛機均墜於我們自己的陣線內，而大多數飛行員已皆跳傘獲救，因而我們的損失比預料者爲輕。此次空降作戰名曰『大學』(Varsity)，爲我空降作戰以來最成功之一役。

是日清早，我遇見了邱吉爾首相和布魯克元帥。每當一次重要的戰役，邱吉爾首相總在附近出現。他狀態愉快，正和我們一樣。他重覆地對我說：『親愛的將軍，這次德軍被擊潰了，我們拿穩打敗他，他什麼都完了！』首相所說的，仍係當時大家所感覺的及互相告訴的話。布魯克亦表示着莫大的欣慰，認爲二、三兩月的戰役均能照盟總的計畫實施。

三月二十四日午，我趕至布萊德雷的總部去，和他商量關於他作戰的各個重要階段問題。我走後，邱相囑當地的指揮官，用一機械化登陸艇渡他過來茵河。無疑的，他認爲能躋足於德人傳統的障礙物之東岸，即可得到無比的安慰。可能他覺得此一舉動，可象徵會於五年前擊敗英軍之敵人最後的潰敗。但如我未走開，絕不讓其在那天渡萊茵河的。

空軍照常廣泛參加作戰，在三月二十三日之前數日，我們將此區域內各種目標予以連續的轟炸，其最重要者爲敵人機場，尤特別注意我們相信可能爲德軍使用噴氣機之機場。自三月二十一日起，我們經常對所有敵人機場轟炸，予跑道以有效破壞，停留於地面之飛機，亦多被毀，此類方法頗具決定性。我空軍一日出動飛機八千架次，而僅能在空中見到敵機約百架左右。其時天候亦轉良好，能見度極佳。

三月二十四日我們空軍轉移活動，以免敵戰鬥機集中於攻擊點。位於意大利的第十五航空隊，出動轟

炸機一百五十架，飛行二千五百哩轟炸柏林。意大利基地的其他空軍，則負責轟炸德國南部機場。原設計使用於夜間轟炸之英皇家空軍轟炸隊，早已參與正規白晝出擊，以有大量戰鬥機群爲之掩護，故能在白晝安全使用數小時之久，其轟炸的準確性亦大爲增加。三月二十四日，此等飛機復飛襲魯爾附近的鐵路中心 and 油站等處。

三月二十四日之行動已確定了德國的命運。我們已在稍遠的南部佔領了二個橋頭堡，似乎每次皆有奇蹟與幸運相助。北部的戰役，則在敵人堅強抵抗的防線上進行。此爲沿萊茵河線敵人所特別準備的防禦陣地。再者，此次戰役，乃發動於魯爾邊緣，如在東岸登陸成功，我強大部隊即可使敵人無法利用此一偉大的工業區。

我們在南部的進極展速，布萊德雷擬在法蘭克福區域內佔領一堅固陣地，再由此以實力向卡塞爾前進，爾後，可望與蒙哥馬利向魯爾以北進攻的部隊會師，而完成該區之包圍。

三月二十二晚，巴頓將軍第五師渡河後，即繼續鞏固其橋頭堡。至三月二十四日晚，巴頓已有九哩寬六哩縱深之地區，並俘虜敵軍一萬九千人。第十二軍已全部渡河，其所屬之第四裝甲師，於三月二十五日竟佔領了阿霞芬芬堡(Aschaffenburg)橫跨美茵(Main)河上之橋樑，前進之速實爲驚人！

雷美根之橋頭堡，不願德軍的零星攻擊，繼續擴大其地區。霍奇已將第三、五、七等三個軍進入於此區。至二十六日，橋頭堡以北之敵，已被驅逐越過齊格河，以待其相信必來攻取之主要攻擊。但德軍在雷美根區又受到另一次大的奇襲，當美軍擴大固守雷美根橋頭堡時，我和布萊德雷即已開始發展我們的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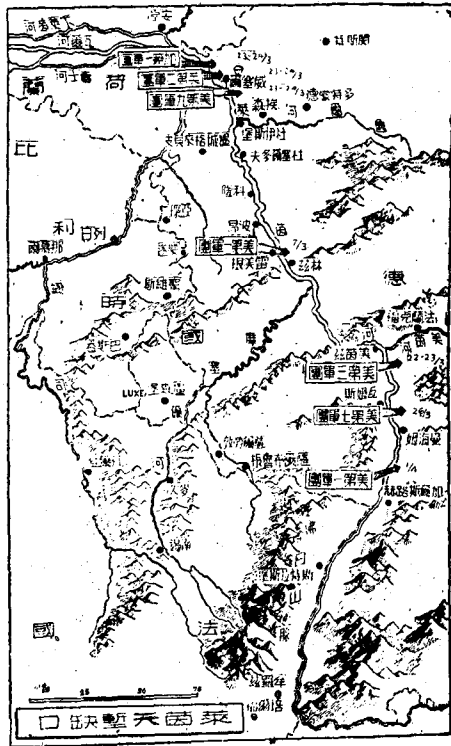
，以備極度利用此一成果。

我們常計畫在布萊德雷正面由巴頓奪取之橋頭堡區域，作一主要渡河，蓋此為包圍魯爾双重攻勢之南端最適宜的發動區域。我們固可由霍美根將第一軍團轉向北方及東北方向直接進攻魯爾，但如此必須採正面攻擊，以渡過齊格河，並不能完成全面的大包圍，而此一包圍則為我們基本計畫的特點。因此，我和布萊德雷遂決定將霍美根橋頭堡之部隊轉向東南，與巴頓會師於吉森(Giessen)附近，而此時布萊德雷則集中其所有部隊。我們確認其爾後的勝利必是迅速而穩操左券的。

三月二十六日霍美根橋頭堡之部隊開始前進，胡伯納少將 (Major General Clarence R. Huebner) 之第五軍向東南方向急進，並佔領林堡 (Limburg)。此次霍奇與巴頓的大會攻，使在此區內的德軍全部瓦解。

第三軍團之第八軍仍在萊茵河西岸，位於布拉巴哈 (Braubach) 以北之線，由於河岸崎嶇，架橋渡河，似不可能。但第八軍仍不顧敵之抵抗試行強渡，結果竟獲成功。該軍繼續前進，並與大進攻會合。法蘭克福城於三月二十九日肅清，其裝甲前鋒部隊復向卡塞爾城方向前進。

再往南面，第六集團軍之貝奇第七軍團亦參加攻擊。當該軍團於薩爾會戰時，認為在該軍團區域內之萊茵河防線極為強固，需用空降部隊以保證其渡河之成功。因此，空降第十三師奉命出擊。但由於敵人在薩爾潰敗之紛亂，發覺使用空降部隊並無必要。海斯力浦少將的第十五軍，屬第七軍團指揮，於三月二十六日在瓦姆斯附近強渡，敵軍雖頑強抵抗，但迅即被壓制，終於二十七日渡河成功。第七軍團遂立即前進，與第



現在我們已由選擇之主要進攻道路渡過萊茵河。我們對此成就及輕微損失，已感滿意；假如德軍於冬季撤退萊茵河西岸而堅守東岸，則我們的損失將不知如何重大。萊茵河為一天塹，而東岸地形又可作強固防禦陣地，正面攻擊，縱以一九四五年之德軍兵力來作估計，我們亦將是一樁損失極大的買賣。

三軍團取得連絡後，即進佔曼漢 (Mannheim)。最後渡過萊茵河者為法軍，該軍係於四月一日在菲力浦斯堡 (Philipsburg) 渡河，並自此向東南史圖加特方向前進，肅清了萊茵東岸至瑞士邊境之線。

此次成功似應感謝希特勒，倘其參謀本部能自由指揮作戰，無疑早可看到萊茵河西岸的危機，至遲於一月初即當撤退守軍，蓋其時德軍在阿登區之無效的攻勢，即已證明失敗，而進攻部隊已被創退回。更有進者，一月十二日俄軍開始大規模攻勢，由維斯杜拉河至奧得河全線發動，離柏林僅三十哩。

以軍事方面而論，當時德國明智之舉當為投降，蓋他所處地位已屬絕望；縱然如此，在政治方面，亦不可能有所保留，但却可免除戰場上無數生命的犧牲，以及城市和工業之繼續被推毀。

然而德國選擇了繼續作戰，其最後的意圖，可能是希望盟軍間發生爭執，因而不能竟其征服之全功。但敵既決心繼續作戰，自應立即以西線——茵萊河作為可能最堅強的防禦陣線，同時集結其所有的力量，用作中央之預備隊。但即使敵人採此辦法，對其最後成功因並無其他理由，似仍屬無望。事實上，我們龐大的空軍，正在其逐漸縮小的領土上每日大肆轟炸，使其不堪忍受，而將敵之資源變成齏粉。敵人此一僅有的方法，尙能延長其作戰的機會，捨此更無理由再行繼續作戰，其理至明。縱以希特勒之瘋狂，亦必能看清戰爭的結束為何如。他已在寫一個戲本的結局了，此結局實為他所愛的華格納（Wagner 名歌劇作家）所從未想到的悲劇的頂點。

現在盟軍的態勢，有似八個月前突破諾曼弟後之情形，然而尙有若干重要的區別。我們現在已具有一地面部隊與空軍力量，足夠掃蕩任何我們所遭遇到的抵抗，且在前途上，敵人沒有齊格菲防線可資據作堅守；更重要者，為我們後勤組織的健全與有力。在茵萊河後面，即有我們無數配備以及補給，緊靠第一線有許多勤務組織，必要時能供應迅速前進的部隊之經常給養。我們一經渡過茵渡河，迅即建立起浮橋，並

很快地補建爲固定的型式。第一條永久性鐵路橋樑架在威塞爾之北區，在此廣闊的河流上，美國的工兵在佔領該區後不到十天中便建造完成，而我們的第一輛火車隨即行駛其上。

我們部隊已能隨處渡過萊茵河，且齊格非防線之崩潰，使德軍喪失許多力量，因此，春季戰役的第二大階段是完成了。於是我們必須檢討態勢並釐定部隊行動，以完成第三階段，即最後摧毀敵國軍事力量，席捲整個德國。

行動之第一步，爲包圍魯爾區，此爲我們計畫中的主要之點，而目下我們所面臨的態勢，亦無理由放棄此一目的。相反地，這不但可將全魯爾工業區與德國截開，且結果能摧毀敵軍所剩餘的主力之一。

當三月初旬，敵人企圖消滅雷美根橋頭堡失敗後，即狂亂地沿着齊格河建立魯爾區南面的防禦；同樣地，當蒙哥馬利於三月二十四日在北部地區越過萊茵河時，德軍亦急忙開始沿着魯爾區的北側建立起一陣線。因此雙重包圍將環繞此等防禦兵力，而在中央開一廣闊的缺口，闢出一條東進之路。

我已知道盟國的政治協定，係於戰後將德國劃分若干佔領區，其決定中給予英美兩國佔領區自北至南之線，由丹麥半島東底部之盧倍克 (Luebeck) 附近起，南抵埃森納黑 (Eisenach) 鎮，更南至奧地利亞邊界。

德國將來的劃分情形，並不影響我們所擬的最後征服該國的軍事計畫。我相信軍事計畫應爲一個獨一的目的，即迅速達到勝利。其後經過調整，各個國家的部隊，始能集中於他們自己的佔領區域。

除魯爾之外，另一目標當然是柏林了。因該城係德國剩餘力量在政治上與心理上的一個重要標記。然

而我認為柏林之於西方盟軍既不是理論上的目標也不是最需要的目標。

當三月裡的最後一星期，我們止於萊茵河上時，離柏林尚有三百哩，而易北 (Elbe) 河的阻碍，離我們前線亦仍有二百哩。

那時俄軍已臨奧得 (Oder) 河畔，並於西岸建有一堅固的橋頭堡，離柏林僅三十哩之遙。我們的後勤力量，每天能空運二千噸的補給，支持我們的前鋒部隊推進，穿越德國。但如果我們僅僅企圖以進佔柏林為目的，而計畫越過易北河，則有如下二事可能發生：其一，早在我們尚未到達前，俄國軍隊極可能已包圍該城；其二，自我們沿萊茵河的主要基地支持一強大兵力，似此遙遠的距離，必致使前線的其餘部份之部隊失去其機動性。我覺得如此措施實為不智，其實除了包圍魯爾之外，尚有其他許多重要目標必須迅速完成的。

我們可望迅速推進前鋒部隊，穿過德國，而與俄軍部隊會師。如此則分割了德國，並有效地阻止其部隊統一行動的任何可能。此外尚有一重要之舉，即儘速佔領遠在北部的盧倍克鎮，如此我們即切斷所有留在丹麥半島以及挪威的敵軍。如是推進，尚可使我們獲得德國北部的港口，佔領不來梅 (Bremen) 或是漢堡 (Hamburg)，或是兩處均加佔領。如此，亦可縮短我們的交通線。

此外同樣重要者，即可望突破並摧毀所謂『最後基地』 (National Redoubt)。若干星期以來，我們接獲報告，謂納粹在極端困苦中的企圖，為撤退瘋狂效命於希特勒的衝鋒軍 (SS)，格殺打撲以及其他組織。進入奧地利西部、意大利北部及巴伐利亞 (Bavaria) 南部等山區，他們期望於此地區封鎖曲折迂迴

的山間隘道，用不固定的方式固守，以對抗盟軍。對此類堅強根據地，如無其他辦法，我們可斷其食源終能逐漸削弱的。但如讓德國建立其『基地』，很可能迫使我們進入一長期的游擊戰，或是代價很高的攻路。如此，敵人即可存一最後希望，等待盟軍間發生不睦情事，而得到比無條件投降為優越的條件。此事十分明顯，納粹正有此種企圖，因此我決定不予他以實行的機會。

納粹另一與建立山區堡壘類似之目的，為組織一地下軍隊，起了一個有意義的名字名曰『狼人』(Werewolves)。其組織僅由剌忠希特勒者所構成，目的為暗殺與造成恐怖。有許多男女孩以及成人，均被吸收加入是項組織。他們希望使邊陲非常恐怖，以使盟軍感受佔領問題的困難而願意離去。

此種發展是很可能的，因有不少的德國青年情感地效忠其元首。我們的對策，唯一的是在其組織發生效力之前，即將整個德國佔領。

我因有此數問題須要考慮，遂決定一俟第十二和第二十一集團軍完成了包圍魯爾之後，我們第二步之主要前進，擬包含如下的三個主要部份：

第一、由布萊德雷有力地直接推進至德國中心。依照路線前進，則他的軍隊必須橫過該國的中部高地，如此可越過較近河流本源部份，敵人在該處並未如近海的北部平原一樣建有堅強的障礙。為確保布萊德雷有足夠力量，能不間斷地長驅直入德境，殊有將美第九軍團仍行調回歸他指揮之必要。此外，我們更為布萊德雷之集團軍增組一新軍團，即第十五軍團，由奇羅將軍指揮，負兩種主要職務，一則擔任在前進部隊後面之軍政府工作，二為確保盟軍在萊茵河西岸面臨魯爾地區必須之實力，以備阻止在該區德軍對河流

西面我補給線的重要地點襲擊。奇羅更負有指揮在以西數百哩的美軍第六十六師之責，該師正抑制聖那查爾 (St. Nazaire) 與羅利翁 (Lorient) 的比斯開灣諸港之德國守軍中。

布萊德雷一俟魯爾的德軍確不能干擾自己的交通線時，即行開始其三個軍團的前進。我並無意進行一激烈而逐屋的巷戰，以消滅魯爾區的德軍，蓋該處人口密集，而缺土產食物之供應，僅以饑餓一法，即能迫使守軍投降，無須浪費盟軍的許多死傷。

主要計畫的第二、三兩部，是可概見的，即布萊德雷部隊與俄軍於易北河某處會師後，隨着我們在兩側面作迅速推進。向北，進抵可切斷丹麥之處，向南，則拓展至奧地利亞，而佔領該國之西部山區。在布萊德雷推進之早期，以南的第六集團軍和在其左翼的第二十一集團軍應普遍進擊，向自己方向的最後目標，儘可能的追奔逐北，以支援布萊德雷作主要之深入。

布萊德雷的中心任務完成後，他可順次在北面支持蒙哥馬利，在南面支持台維爾，當他們執行計畫中的最後進展之際，此一般計畫亦通知史達林大元帥。

一月裡所另作的佈署，經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批准後，我以為將此一計畫即送致史達林，應完全屬我的權責範圍以內的事；然而邱吉爾首相却表示反對。他不予同意，並堅持戰爭已近結束階段，軍隊的調動須具政治意義，應由政治領袖介入廣大行動計畫的發展之中。他指稱我將文件送致史達林，乃超越了與莫斯科連絡純軍事的職權。此外，他更感到失望而困擾者，為我的計畫並未將美軍的所有力量先協助蒙哥馬利在俄軍進入柏林前佔領柏林。於是他將他的意見送達華盛頓。

首相自然知道不論盟軍可東進至多遠，他和美國總統早已同意英美的佔領區將限於柏林以西二百哩之地區。因此，他基於深信爾後追溯此一勳功偉業時，對西方盟國的聲譽與影響至巨。因而堅持盡一切力量，以圖確保西方盟軍先俄軍而入柏林。

我無法明瞭首相真正的理由，但其抗議立即引起一連串電報之往返。首先是三月二十九日馬歇爾將軍之來電，他告訴我，英國的參謀總長涉及我將計畫送致史達林所採取的程序一事，並說我改變了計畫。英國的首長告訴馬歇爾說，我的主要推進應越過德國北部平原，因此種行動可使我們開放德國在西北部的港口；他們復指稱，如此可極度破壞潛艇戰爭，我們亦能自由進入丹麥，並開放一交通線至瑞典，而得利用近二百萬噸的瑞典和挪威船運。

得到通知後，我立即憤然作答如下：

三月三十日，艾森豪致馬歇爾：

坦白地說，關於實我改變計畫各情，事實上並無根據。魯爾區北部之主要努力，原係以孤立此一有價值的地區為目的。現在我能預見我的部隊可集中於卡塞爾附近之時，我並未放棄我的老計畫，仍自該處發動一主要攻擊。期與蘇俄軍隊會師後，完成殲滅敵軍。我的計畫將能更迅速而有決定性地得到北部海岸線的港口以及其他收獲，此實比威爾遜所送致你的報告要我現在分散兵力的建議為佳。

報告呈出後，為使馬歇爾將軍更能了解起見，我們復將計畫摘要以無線電拍發，其文如下：  
三月三十日艾森豪致馬歇爾：



此爲你的無線電報答復。

昨夜首相致我一電，其內容除電報包含之「程序」問題外，餘皆與所示抗議相同。

我完全不憤其抗議中所謂「程序」一詞的意義爲何，我會受命，直接與蘇俄洽商有關軍事的協調。今在本戰略上實與前並無二致。英國的參謀總長在去夏，曾抗議我開放法蘭克福路綫之決定，他們說此舉是無謂的，且將自北面攻勢中抽去兵力。我曾一再堅持，認爲我們現在作戰階段中，包括孤立魯爾區，仍以北面的攻勢爲主要行動。但追溯最初，在攻擊開始日以前，我曾向僚屬和高級長官解釋我的計畫，爲御接初步與第二步之努力於卡塞爾區，然後造成一向東的大推進。

卡塞爾區的御接工作完成後，推進的決定方向，在概略的測探中，顯示於現實環境下之主要努力應趨向來比錫(Leipzig)區域。該處德國集中大部份剩餘工業力量，且其政府各部會似亦向該處移動中。我的計畫並不將麥哥馬利之英軍與加軍調至南方。你應知其右翼將沿層漢諾威至威登堡(Wittenberge)之線向前推進，遵循布魯克元帥所常常肅重的原則，我決定集中力量於一主要推進。我的計畫所能爲者，亦僅將美第九軍團仍發歸布萊德雷指揮，以作自卡塞爾中心向來比錫之前進。當然，否則俄軍將出現該區這一邊了，以後，如計畫明白地指出，我們地位當趨鞏固，第九軍團可再行移動，以協助英軍和加軍肅清整個海岸線，直至盧倍克之西。

待至此一行動的力量準備妥切，我們可向東南方移動，以阻止納粹佔領山區衛城。

我已徹底考慮過海軍在這態勢中的觀點，並非常明白地認識及早獲得北部海岸的益處，職是之故，我才使道目的留待我們初步推進至決定性地位上之後，再行完成。不來梅、漢堡、及基爾之開放，須包括對佛里西安群島(Frisian Islands)和希里格蘭(Helgoland)採取行動，與乎擴大掃雷等。所有此類及進入丹麥、挪威等事，

今後階段的一部份。

請允許我指出柏林本身已不再是特別重要的目的了。柏林對於德國已無用處，且已被嚴重破壞，而其政府亦準備遷移至另一地區。現在最要者，為集結我們的部隊，作一單獨的長驅直入，如此，自比將我們努力分散，可更快地使柏林陷落、挪威得到救濟、與及獲得船運和瑞典港口。

另有一點我欲指出者，即所謂德國北部的『好地區』，這在目前已不是真好了。此區域不僅水道縱橫，且每年此時非常多雨，不宜於迅速移動，因而我準備在該地作主要努力。

總括起來說：

我提議在最早的可能時間啣接俄軍，以調分並消滅德國部隊，自卡塞爾區域發動主要攻勢，直向東面德國所剩餘的工業力中心，直至推進至萊比錫區，並包括該城市，否則蘇俄的進展將和我們在該點以西相遇。此役的第二主要的着眼點。為使用蒙哥馬利的部隊於左翼，等到上述行動完成，即將第九軍團左轉，以協助蒙哥馬利肅清自基爾和盧倍克以西之地區。

此二行動會合後，我將向東南推進縱隊，期於多瑙河(Danube)流域與俄軍會師，並阻止納粹在南德建立堡壘。我的計畫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必須保留行動的自由，以適應狀況的變化，唯有極大的彈性始能收到集中力量於中心的效果。

以上的電報，恰為我總部內的一個英國助理員起草的，殊為有趣。

三月三十一日，馬歇爾致艾森豪：

今天英國參謀總長自倫敦送達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一份關於他們對你計畫的意見

他們否認企圖抑制在戰區之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 (SCAEF)，但提及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之權限以外的意見，(潛艇戰，瑞典船運，救濟饑餓的數萬荷蘭人之政治重要性，進入丹麥以及解放挪威等之重要性。)並要求將進一步的詳細延遲送致狄恩 (Deane) (盟國海軍事務代表團團長)，直至你聽到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會議 (CCS) 之意見以後，再行送達。

美國的首長今天所答覆者，其要點如下：

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與蘇俄之聯絡，其程序似為一種行為之必需。關於此聯絡的任何改變，應屬艾森豪，而不是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會議，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計畫中的行動指導要旨，顯示着完全是根據協定的戰略，以及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的，特別是在現在發展的情形的指導方針。艾森豪正在部署能越過萊茵河進入北面的最大可用兵額，在當前之第二努力，為完成一傑出之成功，且已利用發動能力之極限。美國的首長信任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的行動指導，將確保英國所關切的港口及其他等能更迅速而更具決定性的達成，比之英國所要求的行動指導，實更

在德國的戰事，現在已進至須由戰區統帥儘量抉擇實施的方法。小心而忽視利用敵人之弱點是不好的，現在唯一的目的，應為迅速與完全的勝利。美國的首長認清所有因素並不直接涉及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而認為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之戰略應念為健全的，並將全力予以支持。他應繼續無束縛地與俄軍統帥聯絡。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我在最後一次討論這個問題時致馬歇爾之無線電中說：

我所致史達林的文件，係一種純軍事行動，且為根據聯合參謀官長會議以前所給我的訓令與全權。坦白地說，我腦中絕未想到應專先與聯合參謀官長會議商討，因為我以為在這種環境裡，我是負責軍事行動的有效責任的。而與俄軍指揮官詢問其第二步之主要推進方向和時間，並概括出我自己的企圖，乃係一極自然之事。

我們現在正有一途致駐俄軍事代表團的文件尚未發出，其目的在建立幾點關於雙方在空中與地面之職別協定，並建議一程序，使同有一進攻性任務之俄軍與我們的部隊，爾後在德國任何地方相遇，可資遵循，這是非常重要的，此一問題必須迅速地在一個實質的基礎上解決。

此事結果，仍照我們自己的計畫進行。我非常熱誠地相信，我們的作為，在軍事方面是完美的。因此我的參謀和至友們，皆了解我是被迫準備這一場爭論的。

關於此一特殊爭辯的結果，僅使我們覺得以後在與史達林聯絡時有點拘束，而謹慎地儘量將事件囿於戰術的重要性方面。但我並不視此種情形為非常嚴重，尤因參謀總長已堅強地支持我在執行計畫時之行動自由。有此支持，使我相信，戰爭的中止，為期當已不遠了。

## 第二十一章 席捲德國

魯爾區的工業，在我們包圍該區之前，對於德國的重要性，已大見減少，不僅因為該區的工廠早成爲我們大肆轟炸的目標，同時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盟國空軍有計畫地切斷魯爾區與德國心臟地帶之交通後，自該區運輸軍火接濟戰場的工作頗感困難。魯爾區既失去其重要性，而我們對其兩側的威脅又逐漸加重，就德軍言，撤退其阻止盟軍前進的軍隊，實爲一明智之舉。德軍參謀本部應該知悉，如魯爾區一旦被包圍，則該區工業必難保存，參加保衛區的軍隊，亦不能逃遁；然而，德軍竟再蹈覆轍，對該區仍然採取堅守的陣勢。

布萊德雷的軍隊在南，蒙哥馬利則在北，他們穩紮穩打，已接近卡塞爾附近之會師地點。蒙哥馬利集團軍之右翼爲辛浦森的第九軍團，該軍團遇到的抵抗，比第一軍團及第三軍團自法蘭克福區前進時所遇者更爲頑強。因此，我們鉗形攻勢的南臂圍繞魯爾的東與東北兩側，和辛浦森的前進縱隊，在隣近巴德保恩(Paderborn)的里布斯塔特(Lippstadt)附近會師。

四月一日第二十一集團軍越過萊茵河進入威塞爾地區之一星期後，會師完成，我們將魯爾包圍，並俘獲其全部守軍。

至此，德軍乃一蹶不振。自敵人進攻阿登爲盟軍浴血擊退起，我們即乘勢長驅，予敵痛擊，使其蒙受

嚴重的損失，以至於搖搖欲墜的地步，似已再無掙扎的餘地了。在東西兩面，我們的強大部隊正在德國本土作戰，敵人的魯爾，薩爾和西里西亞 (Silesia) 等地，均告陷落，所剩餘下來的工業，俱散佈在中部，實不可能支持其軍隊繼續作戰。況且敵人交通已遭破壞，任何一個納粹高級將領，均不敢保證其命令能到達部隊。因此有許多區域的敵軍，僅能作頑強之局部抵抗。惟其在西線南北兩翼的兵力尙稱雄厚，足以延遲盟軍前進的速度。

三月三十一日，我發表宣言，促使德軍投降，並勸告德國人民及時耕種。我說明他們的局勢已臨絕境，如再繼續抵抗，除增加他們爾後的艱苦以外，可說是別無所得。

我的宣言目的，在於結束整個流血事件；但希特勒對其黨徒，透過格殺打撲與衝鋒軍之中間組織，仍堅強而有效地掌握着，故德國依然不顧一切，繼續作困獸之鬪。

布萊德雷於抵達卡塞爾區域時，須完成兩項工作：第一，他應迫使魯爾區的守軍進入小袋形陣地。如此，我們的幾個師始能有效地切斷敵人的交通線；第二，將他所統率的三個軍團組成主攻兵力，突破德國中部高原直至來比錫地區。

他的三個軍團，自北至南，爲辛浦森的第九軍團，霍奇的第一軍團，巴頓的第三軍團，總數爲四十八個師。此爲美國有史以來一支最龐大的部隊。

被包圍在魯爾袋中的德軍係由莫德爾元帥 (Field Marshal Model) 指揮。起初他企圖衝破包圍線，向北反攻，但並未成功。繼又衝向南方，亦無結果。因此德軍除投降外，已無路可走。布萊德雷繼續縮小



南方，第三軍團向捷克邊界挺進，四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到達捷克北部的采尼茲(Chernitz)城，巴頓的左翼之第一軍團，自四月十一日起迅速進擊，僅遇到零星的抵抗；至十四日，柯林斯(Collins)第七軍之裝甲第三師到達蓋蘇(Dossau)，實際上已抵易北河。此一軍，前參與諾曼第海灘最初之進攻，其後迅速佔領瑟堡，一路進擊，越過西北區，自法國海岸以迄易北流域，厥功至偉。

四月十二日，我整天和巴頓在一起。是日我之所見所聞，迄今猶浮於腦際。早晨，我們觀察巴頓之若干分進的軍與師，他們正以典型的巴頓急進姿態向東推進，一路包圍，並擄虜敵人孤立而烏合的分遣部隊。在該區敵人已無統一的抵抗陣線，或可說根本已無任何協調的企圖，以延遲我們的前進。但尚有部份的分遣部隊，仍為保衛自己而頑強抵抗。因此我們整天能看到散見各地的戰爭。

巴頓將軍的軍隊於前進時，有一組人員發現納粹在二很深的鹽礦下，藏有大堆的德國紙幣。很明顯地，此為敵人在美軍到達前，慌亂地堆積於此的。礦內尚有一隧道，堆滿着大量的油畫和其他美術品，用紙或麻袋包裹着，有的就隨便裝在一起，有似一捆柴草一樣。

在另一隧道裡為大量的金銀。單就黃金一項，據我們專家試估，約值二億五千萬美元。大部是金條，用袋子盛裝，每袋兩根，各重廿五磅。另外尚有不少歐洲各國的錢幣，和數百萬美金幣。

在這些金銀的旁邊，又發現許多小皮包，大箱篋，以及別種裝用的器具，內中滿塞着大量的金盤銀盆和裝飾品。此顯然為納粹自歐洲各國私人住宅中擄掠而來者。此類財物，均被鐵鏈敲平，然後加以包裝，以節省貯藏的空間，容後再行鑄成金條或銀條。



此一特別隧道，早已引起巴頓軍隊的注意，因在藏金銀處築有一道磚牆，居中還有一最新型的鋼製的保險門。保險門甚為堅固，必須用多量的炸藥才能炸開。但有一士兵察出磚牆並不特別堅固，於是他僅以少量炸藥打開一洞，藏金就暴露出來了。我們感到異常奇怪，德國人何不在複雜迷亂的隧道裡準備一隱藏金銀的所在，却選擇築牆的方法來加以保護？因為那祇需一柄鋤頭即可能將它毀掉。而這考究的鋼門，對於發掘者可說是毫無意義。我的一個士兵幽默地解答說：『這正像德國人將前門鎖牢，而四邊都裂開，是同一理由的。』巴頓對於此次發見窖藏之偶然事件，認為是一樁頗堪注意的事。

當然，這窖藏或早或遲終會被搜尋出來的。但巴頓說，如果首先發覺的兩個美軍士兵沒有人類的端正品德，則我們可能不會知道，必須等到大部份的寶藏已被人秘密挪移到另外的所在以後始能發現。此事經過情形如下：

在一個鄰近的小鎮裡，美軍前鋒部隊頒佈戒嚴令，任何平民在夜間行走于街上時，應被扣留詢問。有一晚，巡邏隊在吉普車上，見一德國婦人急促地在街上行走，巡邏隊照例停下來詢問。她抗議說她是為一個要生小孩的隣居去叫助產士的。士兵決定證實一下，如屬事實，並準備幫助她。他們將此婦人帶上吉普車，按址去接助產士，又回到分娩的地點。士兵所見到的一切情形，與婦人所說者相同。於是士兵仍幫助她們，等待接生完畢後，分送她們回家。當他們經過那區域的一個鹽礦口時，其中有一婦人說：『這礦就是埋藏金子地方。』

這引起士兵的好奇心，並興奮地問他們，始悉於數星期前，有大量物資自東運來，藏於此處。士兵們

當將此專報告上峰，尋出幾個鎗場的德國軍，於是全部寶藏就到了我們手中。

在同一天，我又看到第一個德國的恐怖營，地點是在哥薩(Gottar)鎮附近。當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納粹無可增辯的殘忍與兇暴的明證時，我的情感反應，真非語言所能形容。他們的殘酷行爲，不顧禮義，毫無人性。以前我所知道的，僅屬一種傳聞，現在乃是親目所睹。我可以確定地說，我從未經驗過與此相等的殘酷！

我於巡視此營時，每一角落俱細加察看。因為我覺得我的責任，在現在的地位上而言，應直接檢驗此等事件的真相，以糾正美國人的觀點以及假定。他們以爲『納粹殘忍的事，不過是宣傳而已。』巡視組中有些人已不忍卒視，但我不僅巡視完畢。並於回返巴頓總部後，當晚即通知華盛頓和倫敦，促政府當局立即派遣新聞記者和立法機關代表，到德國來一睹此狀況。此種活生生的證據，應立即公諸英美人民，使大家對納粹之殘酷事實，不再有懷疑的餘地。

是日結束了有似戲劇性的頂點後，布萊德雷、巴頓和我，坐談關於將來的計畫，直至深夜始罷。我們所談的主題，爲選擇軍官與部隊調往太平洋，重新計畫部署。我們就寢時將近十二點，布萊德雷和我先進入巴頓總部的一間小屋，適巴頓的錶停了，也跟進來，他想藉收音機聽取自倫敦廣播公司所報告的時間。當他在收據時，聽到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於是他將布萊德雷和我叫醒，告知我們此一驚人的消息。

我們思量着因總統之死，所能影響將來世界和平的部份情形，但我們相信不會涉及戰爭的步驟。因爲我們已知道，在太平洋方面，將進行大規模行動，以擊敗日本。我們當然不明瞭羅斯福總統所作的任何特

殊協定，及其對將來和平所影響的結果，但我們懷疑在美國是否還有人在與其他盟國政治領袖往還的事業上，像總統那樣有經驗。我雖然歷經各種會議，認識總統較他人爲多，但尚無人能透澈了解他；且自國際觀點言，我們似覺際此時會，被迫更換國家領袖是最危險的事。我們去就寢時，心情不免悲哀而沮喪。

羅斯福先生有些政治作爲，我從不贊同；但我深知，他是一個有才能的國家戰時領袖，正因爲如此，凡他可能希求的一切，似均能得到滿足。

在第一軍團的前進中，敵軍約一萬五千人被截斷於赫茲山 (Harz mountains)，直至四月二十一日，他們仍在該處作頑強的抵抗。如此情況，要想立刻使德國屈服，似不容易。一星期來，我們縮小包圍圈，與增援之德軍激戰。遠在北方的辛浦森第九軍團，亦步步向中部和南方前進。四月六日，第九軍團在敵人防禦堅強的威悉河 (Weiser) 建立一橋頭堡，並趨向易北河於十一日抵達馬格德堡 (Magdeburg) 南方。十二日，第九軍團之裝甲第二師在離該城十哩處之易北河下游，亦完成一小型橋頭堡。第十三軍裝甲第五師，在馬格德堡北部所建的橋頭堡被敵將橋樑摧毀，因而受挫。在此一區域，敵人顯示願將易北河以西地區放棄，但却極力阻止盟軍任何渡河的企圖，因此，德軍立即反攻裝甲第二師的橋頭堡，十四日，美軍被迫放棄。但第八十三師進至更南渡河，却告成功。

當我們到達易北河上時，俄軍適自奧得河地區向西作有力的推進，其進攻正面超過二百哩。各處之進展，均甚迅速。他們的北翼向丹麥半島推進，中心指向柏林，南側指向德勒斯登 (Dresden) 地區。至四

月二十五日，第五軍第六十九師的巡邏隊與俄軍警衛第五十八師在易北河上相遇，地點在柏林以南約二十五哩之托爾哥(Torgau)。我們的第五軍亦如第七軍，最初曾參加諾曼第登陸之戰，因此該軍所屬部隊首先與紅軍接觸似甚適宜，並完成最後之分割德國。當我們之前進越過德國中部時，如何與俄軍取得聯絡，成爲一非常重要的問題。目前所策劃者本質上已成爲戰術的，而非戰略的；主要困難之一，爲如何使雙方互相識別。

由於言語不同，前線的無線電在聯絡兩方軍隊同趨一點之工作上，幾等於零。唯一解決的辦法，祇有依靠預定記號與時間互相聯絡。在四月初，西方盟軍空軍與蘇俄空軍相遇，雙方的飛機竟在空中開火，會造成不幸的後果。以後此種危險仍繼續增加，而雙方組織一認識記號的工作，非常費力，直至四月二十日前，尙無有效的成就。後經雙方同意，惟有緊縮自己的飛行線，同時叮囑空軍謹慎從事。結果幸未造成嚴重的錯誤。

我們與蘇俄協定，雙方軍隊因同趨一地點而相遇時，當地指揮官，可以當地的情形與行動爲考慮的基礎，安排雙方滿意的接合線，但對於雙方間之一般接合線，我們殊需有容易識別的地形上的特徵。由於此一理由，在雙方前線的中間，沿易北河(Elbe)與墨爾德河(Mulde)成立雙方同意之接合線。將來軍隊撤至各佔領區內時，將根據我們政府所同意的任何時候實施。

當此一具有決定性的中央推進時，第二十一集團軍在北，第六集團軍在南，亦均配合行動。

蒙哥馬利的第二十一集團軍，向不來梅與漢堡前進，並將一縱隊向易北河推進，以保護布萊德雷前進

的北翼。蒙哥馬利之東進，大部由英第二軍團擔任，而加軍則向北穿過安亨 (Arrhen)，以肅清荷蘭之東北部，以及沿海岸一帶地區，然後東趨易北河。東進之英第二軍團，以三個軍配置於正面，於四月六日到達威悉河，十九日到達易北河。敵人在不來梅地區，曾與英軍作殊死的戰鬪。英軍第三十軍，於四月二十日抵不來梅城近郊，經過一星期的激烈戰爭，最後該城守軍始行投降。

蒙哥馬利左翼的加軍，在向北前進之初，亦曾遇到敵人的頑強抵抗；然而整個前線的推進，仍甚滿意，至四月十五日，已將安亨佔領。安亨之陷落，對於該區敵人乃一信號，於是他們撤退至荷蘭堡壘氾濫區後面，此種氾濫形成嚴重障礙，使我們無法前進至荷蘭西部。

蒙哥馬利建議；如果立刻進入荷蘭作戰，結果將增加該國的重大犧牲，因為荷蘭人民早已缺少糧食。我對此建議甚表同意，蓋荷蘭地而氾濫着洪水，空中遭受轟炸，而德軍的防禦建築，又將國力耗費殆盡。於是我們決定延期進入荷蘭作戰，並儘可能減輕荷蘭人民的飢餓與各種犧牲。

在四月初旬時，蓋維爾之第六集團軍的任務，為掩護布萊德雷前進之右翼。為執行此一任務，蓋維爾以貝奇 (Patch) 的第七軍團在左，法國的第一軍團在右，組織一有規律之前進攻勢。

起初，第六集團軍正面之敵，雖潰敗於北方，且每天的損失均甚慘重，但他們仍繼續頑抗。第七軍團抵達勒加河 (Neckar River) 時，經艱苦戰鬪後，始建立起橋頭堡，然後在海布隆 (Heilbronn) 鎮，作戰一週，削弱該鎮的守軍。然而該區德軍的士氣，並不因二、三月間盟軍之偉大進展而沮喪。至四月七日，裝甲第十師欲向克雷山姆 (Crailsheim) 方向穿過，但德軍的反擊迅速而堅強，裝甲第十師乃匆忙自暴

露的地區內撤回。四月十六日，第十五軍到達紐倫堡(Nürnberg)，作戰數天，守軍始告潰崩。

法軍前進之一區，敵人抵抗並不強烈。故在萊茵河附近，經過幾次劇烈戰爭後，前進甚為迅速。

法軍於進攻時，自然是受塞維爾將軍的指揮，他負責劃定軍團之作戰地境與補給線，以及整個集團軍的管理與維護之必需事項。此等作戰地境，將史圖加特城劃隸於貝奇的第七軍團區域，因美軍的補給線，必須經過此一地區。但城市已先被法軍佔領，他們拒絕撤出而讓貝奇利用。法軍力予抗辯，不擬讓步，因此牽涉到國家的榮譽問題，而將此爭辯轉到我處來處理。我訓令塞維爾，堅定正確的立場，以符合整個計畫，但法軍仍然固執，將此事轉呈巴黎。戴高樂於接到美國總統措辭嚴峻的通知後，他却以政府的立場作答，表示不退讓的態度。當時我乃警告法國指揮官，就此情形，我必須報告聯合參謀首長會議，關於未來裝備法軍以供作戰中使用一事，將不予考慮。法軍受此剝奪性的威脅，最後終於順從了。

在法國與意大利邊界上，也發生一類似事件。在邊界上有一小片土地，法意雙方各堅說有合法的所有權，因此在該區域，我和亞歷山大曾作一界限協定。然而法國因堅欲得到這塊土地，竟違犯協定而自由行動。

法國在戰爭中自有其地位的。以前曾一度為歐洲的軍事先進國家。惟於一九四〇年大敗後，其軍隊與榮譽皆被毀敗無遺。當一九四二年初步反攻開始，又給法國的愛國者一機會，得參加與納粹作戰，自後他們對於有關自尊與國家的榮譽問題，特別敏感；否則，他們由於對納粹的此種痛恨，幾乎擴展到以前他們自己的政治與軍事領袖。除開此種痛恨之外，最要者乃為戴高樂所建立的不穩固之政府組織基礎。更有一

使他們的自尊增加反感的原因，即法國軍隊與法國民衆之一大部份，其補給完全依靠美國，他們對於盟友的惠賜，雖感有傷自尊，但他們却經常堅持需要更多的配備與物資，否則法國軍隊將無法維持其壽命。在此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故又自然而然地愈增其怨恨。上述種種，俱爲使得他們異常敏感的因素。因此，當他們遇到任何一件事，不論如何細微平凡，祇要關乎他們國家的榮譽，就很難與之交涉。雖然如此，美國對法國軍隊之幫助，其數字仍屬可觀。

在非洲戰役中，法國所付力量雖甚微弱，然而直至重大戰爭開始，他們首先在意大利戰役中，擔任了重要的責任。至一九四三年末和一九四四年初，法國軍團在此戰區曾完成卓越的工作。更有甚者，他們進攻法國南部，於穿過佛日山脈及前進至萊茵河上流之際，所表現者亦甚彪炳輝煌。但他們的力量，至一九四四年冬又急劇下降，因爲他們軍隊中，有一大部份是非洲土著部隊，當他們在歐洲的冬季作戰時，忍受不住寒冷的侵襲，因而失敗。至一九四五年春，在戰爭的最後時期中，他們又英勇而有效地前進，佔領德國南部的一大部份。在同一時期，他們在比斯開灣與德軍在地面上以及空中作戰，結果解放了波爾多(Bordeaux)與俄雷隆島(Oleron)。此一行動自一九四四年秋季起，即再三被延期，因爲別處有更緊急的需要。法軍自四月十四日開始，一星期後，吉倫特河(Gironde)的敵人已被其澈底肅清，五月一日復攻陷了俄雷隆。他們一受到感動或鼓勵，便爲偉大的戰士！

在法國人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物，從不造成些微糾紛，而且見解高遠，論點正確，在危險的局勢中，堪稱爲卓越的盟友。我個人歡喜戴高樂，因我認識他有許多良好的品性；可惜此種品性，常因過份固

執某一事件而破壞。在我們看來，其所固執者殊不合於邏輯。我在戰時和他以及其他的法國人接觸時，從不表示十分激烈的態度。

吉羅德是我的朋友，他是一個奮勇的戰士，忠實而直率，他對政治毫無興趣，因而他在國內不就任政治上的職位。余安、科尼、高爾斯等將軍，以及許多下級官佐，皆為勇敢忠實且具有能力的職業軍人。邁斯脫和皮緒脫將軍，及其同僚們，首先起來冒着生命危險，與盟軍在整個非洲作戰時期中將法國恢復，他們的名字永久是愛國主義與偉大人格的標誌。

布萊德雷的集團軍在易北河上堅定地立足後，盟軍於是進行戰役中的最後行動。敵人在北部與南部，被分裂成幾個獨立而不相連接的指揮機構，無法回復一條統一陣線，以抗禦蘇俄或我們的攻勢。德國士兵亦因各地的崩潰，失去其闢志。他們的指揮官只有在孤立的地點上，才能維持部隊的團結。在四月上中旬，盟軍俘虜敵人達百萬以上。

在盟軍前進越過德國中部以前，我們知道德國政府正擬撤離柏林，行政機構似乎開始在向南移動，我們推想可能是到『最後基地』的貝查斯加登(Berchtesgaden)。及至布萊德雷迅速地前進切斷了南北交通後，敵人已不可能繼續向南撤離。我們知道希特勒不致退往南部，他正以柏林作他最後的立足點。瘋狂的納粹仍有極大的可能性企圖在『最後基地』建立抗禦的力量，因此我們應及早佔領該區，免遭星火燎原之危。在北部，則仍有按照計畫向盧倍克方向進攻之必要。



向盧倍克進攻，可以佔領德國殘餘的潛艇基地，消滅曾經一度嚴重威脅我們的陳跡。

我們不能預言在丹麥的德軍將採取若何行動，如他們決定頑強地保衛該區，則我們計畫以閃電戰去對付他們。

在四月初，蒙哥馬利曾估計如要執行指派給他的任務，只要有他現在所指揮的十七個師的第二十一集團軍，不需要其他兵力。我爲了再給他一點協助，替他在威塞爾備備了一部份美國的鐵路橋樑，但他對我的協助拒絕了。後來在他的側面展開戰爭時，他發覺他的部隊很快就調用完畢。他知道爭取時間對我們有利，遂臨時要求我增加其兵力與補給。幸而他所要求的我早已爲之準備，我遂暫時命令美空運第十八軍，在李奇威將軍指揮下予以增援，該軍即在地面上支持他的進攻。如果德軍準備在丹麥作戰到底，則我可再以傘兵攻擊，越過基爾運河（Kiel Canal）。

四月二十六日，不來梅終落入蒙哥馬利軍隊之手，其前線所遇到的抵抗，漸趨微弱，於是他很快地將主力轉入至英第八軍地區。至四月二十九日，該軍越過易北河，加緊攻擊。美空運第十八軍，亦同樣越過該處，進至南面，在右側掩護英第二軍團，作更速的前進。

至五月一日，英第八軍的裝甲第十一師，開始一輝煌的急進，越過西勒斯維希（Schleswig）及荷森（Holstein）而至波羅的海，次日下午進入盧卑克，如此即將敵人封鎖於丹麥，同時阻止戰敗的敵軍自德國撤退，而進入該地。

於是蒙哥馬利遂迅速鞏固其整個前線既得的勝利。五月二日，美第十八軍在蒙哥馬利作戰地區內，與

俄軍會師。其時柏林已大火連天，紅軍的右翼越過德國，向我們的方向掃蕩，所有的抵抗均行崩潰。成群的德軍，像潮水似地自蘇俄的前線後退，結果都放棄戰鬥，投入英美軍隊的陣線裡。美軍部隊紮在易北河上，每天收容數千的德軍俘虜。

當時在蒙哥馬利左翼的加拿大軍隊，繼續作戰，迅速地肅清了整個前線，但他們並不企圖轉向西部荷蘭前進，因該地德軍第二十五軍團，築有堅固壕壘固守。

我們知道荷蘭已呈衰敗現象，自我軍之前進使該區隔離德國而形成孤立後，從我們所獲得的情報判斷，荷蘭恐將遍地遭受饑饉之危，於是我決定採取正當步驟妥為防止。但我仍拒絕考慮大規模進攻該國，不惟為了避免造成極大的破壞，且因敵人的開堤決口，將會使全國洪水泛濫，毀壞田畝，而致幾年以後亦難僅復。我警告在荷蘭的德軍指揮官布拉斯科維茲將軍 (General Blaskowitz) 要他禁止再開決堤岸，並向他指出，他在荷蘭已不能有所作為，他的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德國之迅速崩潰的。

納粹在荷蘭的高級官吏謝斯伊魁 (Sejss-Inquart) 提出停戰建議，為局部解決的辦法。他建議如果盟軍停止向西前進至荷蘭，則他不再開決堤岸，同時德軍願合作將我們的賑濟品引入國境。我的軍事上峯已授權予我處置，因此我派遣我的參謀長史密斯將軍，於四月三十日與謝斯伊魁晤談。研究輸入食糧與供應品的技術問題。此等物資早經盟軍堆積預備，故能於我們協定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輸送。在協定以前，我們會以食物空投救濟，但數目甚微。史密斯將軍於晤談時，帶給謝斯伊魁一警告，說我絕不容忍救濟工作受到干涉，如德軍違背信義，則我將來決不以正常的戰俘待遇對待他們。我認為德軍的繼續佔領荷蘭，

乃一無意識的行爲，負責此種行爲者，均應受懲。我當時並要史密斯斯將軍轉達德軍指揮官布拉斯科維茲應率領部隊投降。謝斯伊魁則回答：只要德國政府有一天的存在，布拉斯科維茲在任何情形下絕不會簽訂降書。

當這些行動在北部進行時，南部方面，同樣的決定性行動亦在展開。主要的進攻路線，爲自多腦河流域東南方直下林茲，旨在與蘇俄部隊在奧地利亞會師。由於布萊德雷在中部的攻勢已達到目的，因此我們的第三軍團便可以擔任此一挺進。而此時第六集團軍則將注意力集中於「最後基地」區域之佔領，並到達更遠的南方與西方。爲使霍維爾之迅速前進確保成功起見，我們指派空降第三師予其隨時使用。惟以地面部隊前進太快，該空降師並無需要。因之該師在歐洲戰場上，從未參與過任何戰役。

四月二十二日，第三軍團開始直下多瑙河，敵人在雷根斯堡 (Regensburg) 企圖防守。但第三軍團與第二十軍很快就建立了橋頭堡，由該城之東西兩方向越過多瑙河，並沿河直下。第十二軍的裝甲第十一師直前猛進，至五月五日在奧地利的林茲，接受守軍投降。

我軍的主力，沿多瑙河推進；巴頓的第三軍團，更得霍奇將軍的第五軍增援。巴頓指示第五軍向東推進至捷克。五月六日，該軍佔領了比爾森 (Pilsen) 其時在該區域的俄軍，正自東迅速前進，於是謹慎的協調，又成爲必需之措置。經過洽商同意，我們指揮美軍佔領自比爾森至喀爾斯巴德 (Karlsbad) 一線，同時在捷克的南部，則同意接合線，自布塔左埃斯 (Budejovice) 至林茲鐵道，並自該處起，以迄恩河 (Ems River) 流域。

塞維爾集團軍的貝奇第七軍團在四月二十一日開始作最後之主要移動。在右翼，其第十五軍自多瑙河直下，轉而向南，攻擊慕尼黑（Munich），此為納粹運動的發源地，該城市在四月三十日被佔領。至五月四日，第十五軍的第三師佔領了貝查斯加登，另外的部隊則佔領薩爾斯堡（Salzburg）。敵在此整個區域的防禦戰，遂告全部崩潰。

第七軍團的第二十一軍和第六軍，於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越過多瑙河，堅穩地向「最後基地」前進，至五月三日攻取茵斯布魯克（Innsbruck）。第六軍團的第一〇三師，推至布倫萊隘路（Brenner Pass），在國際邊界之意大利境內，以一美步兵師，與來自意大利的美國第五軍團的第八十八師會師。我以前任地中海戰區統帥時，曾預言着「一年半後在敵人本土的心臟再會」一語，如今是應驗了。

整個正面所有區域的主要目的地，皆在四月底前後達到，有的是在早期佔領。此一偉大進展之成功，乃由於我們經常與許多管理、給養、以及組織等問題奮鬥的結果。但此刻我們的補給線又遇到壓力，單以距離一項而言，即足使我們前鋒的進展受到阻止，因為陸上運輸是緩不濟急的，遠方的或快速的推進縱隊，有時幾乎非專靠空運補給不可。因此，在四月中，我們有一千五百架運輸機，經常擔任補給工作，這些飛機有『飛行車廂』（Flying boxcars）之稱，在戰爭結束之前，每一時間俱存有它們的重要性。除此類飛機之外，我們又將重轟炸機改裝，以應同樣需要。整個四月裡，我們由空軍運送至前線的補給達六萬噸，其中包括汽油一千萬加侖。

我們的部隊蟻集於西德，很少有空餘目標可供飛機轟炸，如炸彈一經投下，不在我們自己方面，即在

蘇俄部隊之所在地。在大戰末期，空軍執行了兩次重要的空襲：一次為英軍轟炸機空襲希利高蘭要塞島，以協助蒙哥馬利越過基爾運河進攻；另一次為美國第八航空隊空襲貝查斯加登，此地為納粹素表傲慢的堅固據點，此一目標被我們以高度爆炸彈予以徹底轟炸，因我們仍相信納粹將在『最後基地』建立起來，而以貝查斯加登作為首都。空中照相偵察部門帶回來的照片，顯示出該處已由我們轟炸而變成屠場，對此成就，殊使我們欣喜滿意。

每次自前線回來的運輸機或經改裝後的轟炸機，均帶來被我解放的盟軍戰俘。我們將這些人集中在一個適宜的營房裡，等待恢復健康後提早運送回國。靠近哈佛（Le Havre）、單在一個名叫『鴻運』（Lucky Strike）的營房裡，有一個時期內，就有四萬七千美國戰俘。英國亦有同樣的營房，分散在法國西北部和比利時各地。在一短時間內解放無數盟國戰俘，帶給我們以及軍醫團運輸處許多棘手問題。從實際上看，一般戰俘的體格情形都很差，因此在給他食物時必須特別留心。體弱的均被送至醫院療養，醫院因而有人滿之患。這些人回到了自己方面來，其快樂情緒幾乎動人哀憐。由於他們以前營養不良，應請專家們來謹慎地拯救他們。有些美國人，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突厄西亞戰役時即被俘去，直到現在才得解脫桎梏。英國方面，還有一九四〇年於敦刻爾克撤退時被俘的。

有一天，我約見五位美國參議員。當他們進入我的辦公室時，我接到參謀處的電報，略謂有一報紙標題上，堅說『鴻運』營裡有不堪容忍的情形存在，內容為營裡擠滿了人，食品不正常，生活在不衛生的環境下，對待他們完全沒有同情與了解。其實我們的政策正好與此報導相反。休假回美國的人，自可表證其

真相。我們特別選派軍官在營裡留心照顧他們，從不馬虎從事。

縱然這報告部份證明是確實的，也祇能代表在整個範圍內的例外情形，或因有些地方未曾執行我嚴格的命令。於是我決定親自去視察，通知我的飛行員準備座機立即出發。我轉向五位參議員表示歉意，因未遵守約會與之傾談，並解釋我為什麼必須立即去『鴻運』營的理由。同時對他們說，如果他們堅欲與我談話，希隨我同走一程，且可趁機在『鴻運』營看到成萬回來的戰俘，無論任何一處，絕不會有如此良好的——一個美國公民集中營。參議員們遂欣然地接受了我的邀請。

不到兩小時，我們即抵達『鴻運』營，開始視察。我們走遍全營，找尋不出電報中所說的可作為那驚人陳述的根據。祇有兩點是關於戰俘們所不能忍耐者：第一點是食物，品質很好，烹煮不錯，但醫生不允許加鹽、胡椒、以及任何調味品，因此種味素實有害於曾經長時期飢餓的人。參議員和我與營中人共餐，我們覺得完全沒有調味品的食物，缺少滋味，不易下嚥；然而此乃屬於技術方面的觀點，我缺乏理由和醫生理論。

另一點，這些人對我訴苦，說他們在安穩地運返美國之前，俱被強迫空等在營裡。實則由於船隻缺乏所致。在戰爭期中，我們所建造的船隻大部份為運貨船，不適於載運旅客。此等船隻缺少飲水設備，他如盥洗室以及衛生設備，亦僅適合水手應用。這些人不明瞭其中情形，當他們急於想回家時，見到空無一人的船隻離開海港，故生憤懣之情。

士兵見我們親來訪問，甚為欣喜，隨我們巡行全營的達數百人之多。當我們最後回返飛機時，見已裝







有擴音機設備，將麥克風懸在我飛機的門口，有一軍士代表團，到我們面前忸怩地說，他們全體希望看到他的統帥，並聽他的談話。圍繞在機旁的人群，約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

我每次抓住機會，曾在無數地方，且幾乎在任何一種戰爭狀態下，向美國士兵發表談話，有時是個別的，有時則是一組人員以至於一師之衆。但在此種場合下，我頓覺無話可說。因他們每一個人，皆會忍受一般人想像以外的辛酸和痛苦。我素無此類經驗，不知對這些積有如許受難經驗的人們如何說法才好，故不敢輕易啓口。

但我隨即有了一個博取他們歡心的主意。我知道他們當前最爲盼望者，是提早回返本國的時間，於是在麥克風前，告訴聚集的群眾，有兩個方法可使他們回家：第一是每一回程的運兵船，照該船的設計，使用至最高限度，此爲當時實行的辦法。

第二，我建議由於潛艇不再受到威脅，我們能在每一回程的船中，載運超過正常容量的一倍，但如此實行，必須有一人在白天睡眠，而另一人則在夜間用他的吊鋪。除此之外，還要使他們在船上擁擠，及感受許多的不便利。我問他們二者之間，寧願要我實行那一條？他們一齊吶叫，同意雙倍載運計畫，而無其他異議。

當吶叫的聲音漸低後，我又對他們說：『很好，我們就照這方法做。但我得警告你們，今天有五位美國參議員隨我在此，因此你們回家後，不可再寫信給報章或是參議員訴苦。關於回國船上的擁擠，是你們自己選擇的方法，因此你們得對它表示滿意。』

叫笑聲齊起，無疑他們已完全樂意於他們的選擇。後來，我果未聽到任何人對於返國旅程中有感受困苦一類的訴苦話。

戰爭之結局已在眼前，敵對行為僅係時間問題，勝利當指日可待了。現在僅有的問題，為最後的結局，究為我們將整個龐大正面與俄軍以及在意大利的部隊接連起來，仰是與德國政府簽訂其所企圖的投降條約？

在敵人投降前數星期，我們接到報告，暗示德國幾個顯要人物正在找尋投降的方法；但此等迂迴而來的消息，並沒有希特勒本人在內。相反的，每一傳遞消息的人，非常恐懼納粹的報復，因此他嚴守着自己所部德軍的投降秘密。

在早期，德國曾經暗示，安排與西方停戰，消息是經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的英國大使館而來，此為德國的一種離間手段，企圖與西方停戰後，而將所有力量對付蘇俄。我們政府當然拒絕了此一提議。

另一消息係由瑞士而來，在一神秘環境下，有一人叫華爾夫（Wolf）發出的。這極為明顯，是意大利德軍投降亞歷山大之計畫。我們自己的總部對這種特殊事件雖不必有所作為，但我們仍保持消息之靈通，因從此種徵兆看來，德國的高級人員顯然已癱弱下去了。任何暗示或真實消息，由於盟國方面各國間之利害不一致，我們的工作頗感棘手，而必須謹慎從事。如盟軍對於華爾夫（Wolf）事件，雖然西方盟國確信此消息之真實性及其最初發出消息的當局者，但却惹起了蘇俄的懷疑，於是難免要作繁瑣的解釋，而我們自己於接獲此等消息時，亦當謹慎地予以處置。

首先到達總部來建議直接投降的是希姆萊(Himmler)。他接近瑞士的伯納陀伯爵(Count Bernadotte)，試圖與首相邱吉爾接觸。四月二十六日，我接到首相一封很長的通知書，所談的是關於希姆萊建議在西線投降之事。我認爲此一建議，乃分裂盟國之最後企圖。於是我將此意通知邱吉爾先生，我強烈地要求不能接受任何局部投降提議，除非所提議者包括所有前線德軍的投降。我的觀點爲任何盟國方面接受自德國政府而來的建議，如僅爲西線方面的投降，必立刻造成與蘇俄的嚴重誤會；同時將演成一種情勢，使蘇俄得以非常正義地控告我們不守信義。如德國希望投降某一軍，乃僅屬於戰術與軍事問題，同樣地，德國若在指定的某一前線上投降所有軍隊，則德國的指揮官既可以如此實行，盟軍的指揮官亦可無顧慮地接受；但現在德國政府之投降，爲無條件的，而且投降的對象包括着所有的盟國，其問題便不單純了。我的觀點正與首相吻合。他和總統立即將所有情形通知史達林元帥，並附有他們關於拒絕德國投降提議的陳述。

然而，直至將近戰事結束時，德國對於明顯分別西線投降與東線投降的企圖，從未放棄過。此種商議失敗後，德國指揮官們在各人自己的區域內，面臨着兩條途徑，除作軍事投降之外，否則便遭全部消滅。首先的大投降乃在意大利。亞歷山大自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時期內，進行着輝煌的戰爭，將敵人置於不可能再戰的地步。局部投降於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德軍指揮官投降了。所有敵對行爲，至五月二日完全停止。

因之，靠近北意大利的德軍亦處於不可救藥的狀況下，五月二日，德軍指揮官請求盟軍指揮官指示，

應向何人投降？回答是可請求豪維爾將軍，同時附有一警告，即表示祇有無條件投降才會被接受。該處敵人的軍隊為第三集團軍，由德軍第一軍團和第十九軍團組成者。他們於五月五日放棄抵抗，五月六日投降生效。遷至北方，在漢堡區域的德軍指揮官，亦察出其所處者為絕望的境地。因此四月三十日，有一德國營使在斯德哥爾摩出現，他說北部的指揮官卜施元帥(Field Marshal Busch)，和丹麥的指揮官林德曼將軍(General Lindemann)，已準備於盟軍一至波羅的海時即行投降。我們獲悉德軍拒絕向蘇俄投降，但一俟西方盟軍至盧倍克，切斷該區域的軍隊與來自德國中部的瘋狂衝鋒軍人員，那他們就立即會向我們投降。五月三日，蒙哥馬利的軍隊到達盧倍克，然正在此時，德國政府起了極大的改變。希特勒自殺了。這件破碎的政權外套，遂架在杜尼茲海軍上將(Admiral Doenitz)身上，他命令所有各處德軍，應向西方盟軍投降，於是成千沮喪的德軍，開始投入我們的陣線。五月三日，德海軍上將弗雷德堡(Admiral Friedeburg)到蒙哥馬利的總部來，他已是德國新的海軍首領。跟隨他來的有卜施元帥的一個參謀。他們說此來的目的為投降，正與俄軍作戰的三個軍團，請求當局讓他們經過我們的陣線而至避難所。他們唯一的願望為避免投降於蘇俄。蒙哥馬利對於此種帶有條件的投降，立即予以拒絕，並將德國密使遣回至德軍最高指揮官凱特爾元帥(Marshal Keitel)那裏。

我會告訴蒙哥馬利，在他的行動區域內，可接受軍事方面的投降。蓋以此種投降，純係一種戰術方面的事，亦為該地指揮官的責任。因此當弗雷德堡海軍上將在五月四日重到蒙哥馬利總部，携帶所有德國西北部軍隊投降的提議，並包括荷蘭與丹麥，蒙哥馬利即行接受。所有必要的公文，於當天簽署完畢，次晨

即可生效。當蘇維爾和蒙哥馬利接受了此批大規模的投降後，並未造成任何抵牾的情事，足以在將來商討德國問題時，致使本國政府受窘或是受到限制，因此等事件純粹是軍事性質的，並無其他目的。

五月五日杜尼茲的一個代表到我的總部來。我們已在前一天接到通知，在同時我們又獲悉德國政府命令所有潛艇回返本港。我立即將所有情報轉達蘇俄最高指揮官，並要求他指派一紅軍軍官前來，充作杜尼茲提出任何投降時的商討代表。我通知他們，如敵人所提議者不包括各地的同時投降，無論任何情形，我決不會接受的。於是蘇俄最高統帥指派蘇斯拉巴羅夫少將 (Major General Ivan Suslparov) 到我的總部來。西線的德軍指揮官凱塞林元帥亦致我一函，要求我允許他派遣一全權代表，來商討投降事宜。但由於凱塞林僅為西線的主帥，故我照樣回答他，凡不包括任何地帶的德軍在內的投降，我拒絕商談。

當弗雷德堡海軍上將於五月五日到達里姆斯 (Reims) 後，他說願意將降議內容申述數點。我們方面的商談主持人，是我的參謀長史密斯將軍。他告訴弗雷德堡無須討論，我們的宗旨僅為接受全部的無條件投降。弗雷德堡抗議說，他無權簽署此種公文。於是他獲得允許，將我們的意見，函達杜尼茲，回答是季德爾元帥已啓程來此，協助他進行商談。

我們非常清楚，德軍實欲藉此拖延時間，以便乘機轉運仍在戰地的大量兵力至我們陣線後面，準備有所行動。因此我告訴史密斯通知季德爾，除非他們立即停止所有偽裝與延擱，否則我便將整個盟軍前線關閉，阻止德軍進入我們的陣線。而且關於此種非誠意的談判，我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最後季德爾與弗雷德堡發了一電報給杜尼茲，要求當局方面作一全面投降，並於簽署後四十八小時生

效。如果我同意此一程序，則德國可能尋覓藉口，以攔阻簽署時間，俾得增加他們時間的遲延。我為慎重起見，囑史密斯轉達他們，投降應在當日中午四十八小時後生效，不然我將立即執行西線之封閉。

最後，杜尼茲知道不能不聽從我們的意旨，投降書乃在五月七日晨二時四十一分由季德爾簽署，自五月八日中夜起，停止所有的敵對行為。

必需文件，由季德爾元帥和史密斯將軍簽署，並經法國和蘇俄代表作證後，季德爾被帶至我的辦公室，我經譯員詢問他是否完全明瞭他所簽署的公文上的條例？

他回答：「是的。」

我說：『無論在官方或私人上，你將要負責這些條件的不被違犯；並包括條例中所載的，德軍指揮官應至柏林，完成向蘇俄政府的正式投降。此外我沒有別的話說了。』

他遂敬禮後辭出。

## 第二十二章 勝利餘韻

根據投降書的條款，德國軍事首腦須在五月九日出席柏林蘇俄總部簽署批准書。此第二儀式，係西方盟國與蘇俄團結一致的象徵，並昭示德人以及全世界，說明投降是對全體的，並非僅對西方盟國。因此，我們接到指示，在第二次簽署未完成前，應保守關於第一次簽署降書的新聞。

爲使英美新聞記者能得到里姆斯受降的全部新聞，我們乃邀請若干新聞記者出席投降儀式。他們於接獲通知時，亦同意等待整個事件經在盟國間協議並由官方公佈後，再行發表。有一美國記者在公佈時間前，將事件刊出，因此引起其餘守約的記者以及各方面的憤慨。幸而結局除影響新聞同業之外，並無真正的妨害。

西方各盟國均被邀請往柏林參加簽署，但我覺得我個人此去不甚適宜。因德國已在盟軍總部完成了無條件投降的手續，在柏林簽署批准書應屬蘇俄的事了。於是我指派我的副手空軍總司令泰德代表我出席投降儀式。此爲一困難的事，事先須將原有的細節都安排好，譬如時間方面，獲准參加人員的數量與分類，以及我們飛機前往蘇聯佔領區的航線等。諸事準備完竣後，泰德即遵令前往，隨行者有兩三飛機的軍官、士兵、婦女補助隊，以及報界代表。數月後，我在莫斯科看到一電影攝出柏林投降儀式的情形，但關於先此在里姆斯受降則未提及。

我在「勝利訓詞」(Victory Order of the Day)裡帶着希望的心情，瞻望以合作解決戰後問題。我致謝部隊及國內的不竭之支援後，會如此說

你們所經過的遙遠的旅程，滿佈着以前同志們的坟墓，每一個倒下死去的人，皆為你們所屬隊伍中之一員，都是爲了愛好自由，不甘奴役而團結起來的。我們目前與遙遠的未來的共同問題，最好能以前此爲人類自由而戰之合作與奉獻的精神，即會使遠征軍成爲摧毀喪失正義的敵人之動力的同樣觀念。去解決它

我們無須參加他人質問那一國或那一部門贏得歐戰勝利的無益爭論，現在在這裡代表每一個國家的男女，皆會憑其能力在崗位上出過力，且由於每個人的努力，才爭取到現在的勝利果實。我們將記着這些，我們應對每一光榮的坟墓致敬！並對不能生而看見今天的同志們家屬，寄予慰問！

我們在當地並未舉行任何一種勝利慶祝，以後也是如此。季德爾簽署降書時我們僅以安睡作爲非常需要的休息，第二天仍須起身趕辦許多停戰後的工作。然而，此後我們所做的工作，皆帶着滿足的意念——這歐洲的屠殺是終止了，我們的問題雖仍是困難的，但我們從此再無傷亡的代價了。

現在我們當前最複雜與最急切的問題，厥爲重新部署一事。

自一九四一年後，盟國的全球戰略，堅持於先擊敗德國，再以全力進攻日本。德國在五月七日之投降，自爲盟軍第一和最大目的之達成。

現在已臨從速向第二目的的努力之時，整個世界的盟軍，皆有餘裕來採取行動，以結束東方的軸心。



蘇俄官方與日本仍處於和平狀態下，但根據報告所說，史達林元帥曾在雅爾達時告訴羅斯福總統，德國投降三個月後，紅軍將參加對日本的進攻。

以前在對付分隔的敵軍時，每個領導者均會非常成功地將應用機動與奇襲，集中其兵力於敵人的一个孤立部份，將敵人擊敗後，再以壓倒的兵力繼續毀壞第二個。然而此種簡單的戰爭方法，以前應用範圍，從未大過一洲的，但此概念對於局部性以及全球性，同樣是正確的。在計畫中的重新部署，對第二敵人之攻擊，雖必須將數百萬人以及無數的裝備，自歐洲經半個世界轉運至日本。但盟軍的領袖，負責以此種方法應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亦不稍覺絲毫沮喪。

蘇俄之重新部署，為將大量兵力，自西經漫長的西伯利亞鐵道移轉東方。由於只有一條鐵路能利用，故此行動必須費相當時力始克完成。對於西方盟國，轉運歐洲的部隊以及空軍至亞洲戰場，亦為一件偉大驚人的工作，其中包括以數百艘船隻加入行動，以越過達一萬哩長的航線。

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們已開始計畫完成此一行動。我的參謀和陸軍部，會不斷地商談，及至歐洲勝利那天，關於程序、優先、組織等項準備，均已未雨綢繆，使我們可開始大量轉運至太平洋。

若干因素仍使問題困難，而趨於複雜。在歐洲方面，適當的兵力仍須維持，以佔領被征服的德國。在亞洲戰區急切需要者，為服役部隊，如我們要迅速地完成裝運作戰師至遠東，則在歐洲所亟需同樣部隊將如何解決？甚至所屬數百萬人之間，我們的平等分配作戰服役的擔負的政策，亦生出更大的困難。

在投降之日，龐大的盟軍兵力，在我指揮下的有三百餘萬美軍，其中包括六十一個師，除了一師之外

，其餘都參加過實際戰爭。

曾經過長時期戰爭服役的人，指派擔任佔領工作，或遣送回國，餘者則調至太平洋。我們有許多師的老兵曾不斷作戰了十一個月之久，其中如第一、第三、第九、第三十六、第四十五等步兵師、空降第八十二師、裝甲第二師，在地中海戰役時即參加作戰，有幾個老的師已作戰了兩年半，幾乎很少有間斷的機會。步兵第三十四師和裝甲第一師，仍留在地中海戰區，亦為長期作戰的部隊。

要作合理的調整，須廣泛自大批老的作戰師中調動，並以作戰時間較短的士兵填補之。同時我們須慎於選擇，保存建制的效力，蓋如調遣至太平洋整個師的服役者，全與新兵所差無幾，則屬毫無意義。對於士兵個人的職位合格與否，係由一繁複的制度以作決定，即基於服役期內的名譽功績。在海外的時間長短，以及授勳、父母、年齡各方面。由此制度規定的申請書雖甚煩厭，但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能公正地調和個人與部隊的效力間的爭議。當陸軍部認為宜將這種『吹毛求疵』之點改變時，新起了一種困難。還不用說造成更多的工作及其他的不滿和糾紛。

我們在歐洲的管理機構必須使其完全反轉過來。我們的基地、飛機場、港口、公路、鐵路等人員和補給，原被聯運推進德國的心臟地帶，現在他們却似乎又面臨並開始另一方向的行動。軍火和補給，原來分散在整個西歐、意大利、以及北非的，現在須集中起來，列好清單，並裝紮妥當，預備運走。首先費考慮的，當然是速率問題。

此一行動的範圍如此廣大，事態如此緊急，因此我們應其需要，建立一特別總部，專負責指導監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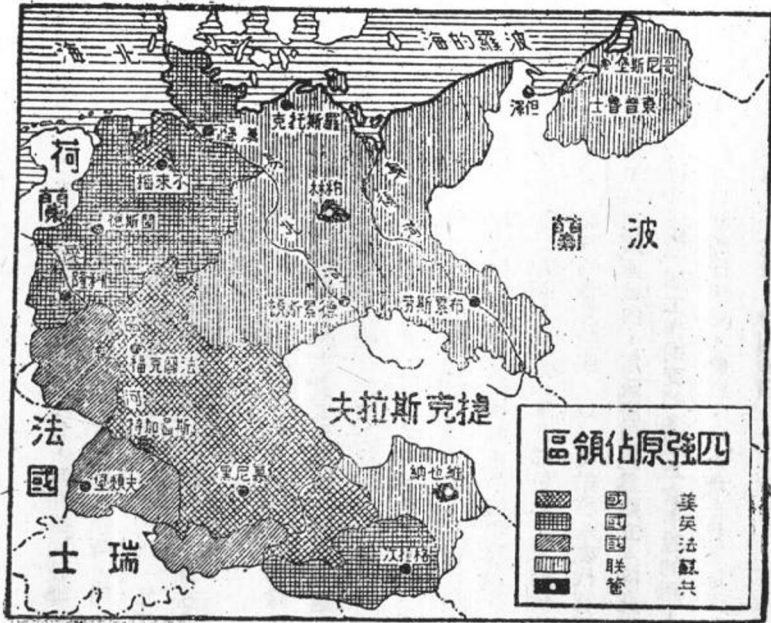
並促辦所有的事宜。總部建立於四月九日，時在德國投降一月之前。

史巴茲將軍在執行廣大的轟炸中，有無比的經驗，因此被解除在我們戰區的職務而調至太平洋。遠東方面，尚需一有經驗的軍團指揮官，對霍奇將軍的第一軍團抵達易北河，完成了在歐洲的最後使命，因此選擇霍奇擔任。我們不僅因他對於斯職能勝任愉快，且在我們的戰區軍團司令祇有他能最早被調出來。他在歐洲投降日之前，即離開前線，取道美國前往太平洋。

敵對行為結束後，西方盟國須開始將龐大的作戰部隊，以國家為單位予以配置。這問題雖大，當不完全包括美國軍隊與負責指揮官的主要工作範圍。我反覆地呈報政府當局，建議西方盟國佔領德國的一部份，應在統一基礎上。但我的計畫在被政府考慮為不得當。我總覺得佔領既為戰爭所剩餘下來的工作，且應要西方盟國的軍隊來完成，則當然沒有理由反對在西德維持一會達到勝利的同樣盟國組織。然此問題顯然是屬於政治的，我們的政府領袖認為我的計畫，將會不幸地被蘇俄誤解，而成為糾紛的主題。

分開的意思，即我們應將所有複雜而完整的參謀人員、組織、和手續予以分類，以迎合國家之管理與責任的新需要。在補給方面，所有法軍及部份的英軍的供應，幾乎均靠美國給與，我們既預知租借法案即將停止，則須建立詳細的會計制度，以一種業務基礎代替軍事基礎來處理此一工作。

在最近佔領的德國區域內，軍政府須迅為建立。除此以外，對於西方鉅大盟軍大量而無盡的細瑣之事務，亦須加以管理。且聽一個工作過度的參謀軍官所說的話，即可明瞭我們當時的繁忙：『我時常想，德國整個投降後，我可以飲酒作樂以示慶祝；可是現在我正每天服用阿司匹靈，根本沒有心情作任何消遣之想。』



四四〇

我們專心致力於每日之勤勞工作，即本國正在澎湃着的熱潮也幾乎無暇去注意到了。

我自己亦如其他許多人一樣並未計及能獲如斯榮望。德國剛投降後，我想起一九四五年為我和我的同期同學自西點畢業後的三十週年紀念，因此，我為我們在歐洲服務的同期同學計畫一簡短而秘密的慶祝。我相信我們可以飛返美國，在西點快樂地慶祝畢業一整天，再回返德國服務，連去帶來，總共僅需離開三天。我想我們這樣靜悄悄地做去。不必聲張，除西點的人以外，直至回到法蘭福克時，美國任何一人也不會知道。我對此舉抱有高度的熱忱，並建議在歐洲的二十位同學，每位應秘密地通知自己的妻子，屆時在西點歡聚

一天。

當我正在計畫實現時，忽接到華盛頓通知：由於環境阻止了在歐洲的美國部隊回國參加傳統的勝利閱兵，馬歇爾將軍命我在美國部隊中，選出若干軍官和士兵作代表，組成數組，每組約五十人，抽出一短時期回國參加行列。他覺得經過這些代表們參加慶祝後，美國即有一機會讚禮其在歐洲作戰的人了。

此一命令使我個人的計畫因之破滅，我想被選擇回國參加一九四五年六月慶祝行列的全體人們，對於他們受人歡迎必會感到驚奇的熱誠的。

我們每一個人，皆感鼓舞與溫暖，美國人民所傾致於每組官兵的善意、熱誠與懇懇，極爲動人。至我個人，則比去西點消磨六月裡一天之願望更爲滿意。此係一個快樂的插曲，但仍不得不急速回來繼續未完的勤勞工作。自歐洲勝利後的數月之中，我會赴若干歐洲國家的首都，參加同樣的慶祝，如倫敦、巴黎、勃魯塞爾、海牙(Hague)、和布拉格(Prague)等，可惜其餘各國的邀請，無法一一接受。惟其後我訪問莫斯科和華沙，則並無此種勝利慶祝。

一九四三年由國務卿赫爾(Hull)出席的莫斯科會議，三個主要盟國，均同意立即在倫敦設立一歐洲顧問委員會，其任務爲開始研究歐洲戰後的政治問題，同時爲政府作適當的建議。

一九四四年初，委員會開始在倫敦工作。經協議後，對於將來德國投降條件之建議，及佔領德國應劃定各國家的佔領區，而以一組織機構聯合管制等項，均表同意。美國出席該委員會的顧問爲韋克森准將(Brigadier General Cornelius Nickershan)，後來他在組織管制委員會之美國組時，又成爲我的

助手。

在歐洲顧問委員會的草約下，我們四個盟國，每國須負責佔領德國之一部份。該國的軍政府，則委託一四邊會議(Quadrilateral Council)，由四個軍事指揮官組成，另有一調整委員會協助他們。管制當局並包括有官員組和平民組，皆負有特殊命令，例如關於裁軍、復員、政治、經濟、法律、勞工、以及其他在戰敗國內軍政府所應辦理之工作。

當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存在時，英美軍事政府的力量是混合爲一的。英國在倫敦設立了一訓練班，與美國在佛吉尼亞洲夏洛特斯維(Charlottesville)所創辦的相似，美國訓練班已經結業的學生都已在意大利、西西里的軍政府裡擔任美國派遣隊的職務。

在德境內美國區域裡的軍政府的軍官，最後訓練在英國舉辦。我們在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復設立一般參謀組，與軍政府的人員通力合作，其主持人爲英軍的松雷塞特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A. E. Grassie)，和美軍的賀爾姆斯准將(Brigadier General Julius C. Holmes)。

在未渡過萊茵河以前，我們在亞琛已獲取德國首次軍事管理的經驗。其時軍政府給予我們的許多問題，均與將來廣大佔領德國時相適應的。此爲一種既新而又困難的情況，因爲軍政府工作絕對不得雇用納粹，遂使得更形棘手。但如公家福利等類工作，只有當地富有充份知識的納粹才能協助。我們應變更政策，用他們呢，還是另選非納粹的人員？但後者無法解決問題，甚至對於當地一些特殊設備全不明瞭，故此問題因而趨於尖銳。結果，我們很快地訓練了其他的人員，來辦理諸如福利、衛生、郵政、電報、電話等業

務。

軍政府官員的生活，並不呆板。通常一個官員之被任命在軍政府工作，是以他有管理或技術方面的經驗為條件；但佔領工作常將一鎮或一城的整理瑣事置諸他的肩上，因此他凡屬人與人之間能想像到的問題都可能遇到。他須維持當地的和平與秩序，尋獲盟軍所要審判的人，並開始恢復生產方面的工作，以達成自華府發出給我們的盟國政策的要求。在開始時，工作地區有如他的封土，常被追像公正人一樣處理許多事故，及至德國人知道我們的政策為消除納粹，每一人民私人的怨恨，常以「他是納粹」的罪名加諸他身上。在戰後德國的混亂中，當地官吏於執行瑣事或一般政策時，錯誤與冤屈是在所難免的；但從大體上說來，美國人的軍政府組所做的工作，成績甚為優良，足可反映出他們的篤實與智慧，及其所受之完美的特殊訓練。

克萊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Lucius Du B. Clay)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以我的德國軍政府代表名義到歐洲去。在戰爭早期一個短時期內，他對歐洲戰場我們的後勤體制方面貢獻很多。自開始時，他即同意我的主張。最後管制德國的，應為一人民代理的政府，因而他的全部組織，截然與軍事人員分離，如此做法，當我們預備將軍政府向國務院交代時，不須完全重新改組。後來，克萊將軍繼麥克勞尼將軍為德國之美佔領軍司令，在組織中一直維持此一特點。

在德國建立美國軍政府的初期克萊和韋克森二人的工作表現甚得讚譽。在戰後盟國合作中之千變萬化，責任之模糊，主張之分歧，與其他各種障礙困難等情形看來，他們的偉績更顯得格外的光輝。

政治平等既經各盟國的同意，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於七月十四日遂告結束。爲此我特向全體官兵致謝及告別。三年來我遂首次終止爲盟軍統帥之職務，此後我僅負所有美軍的責任。

史塔克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Stack)被派爲我的侍從參謀，當我在路易斯堡時，他是第三師的上士，後調入作戰師擔任辦公室主任。他會以我個人代表資格，在地中海與歐洲戰役中留駐陸軍部。

對於盟國會議在柏林舉行的初步準備工作，已在困難中完成。其複雜情形非一言所可道盡，如言語的不同，照會的煩雜，交通的不便，高級指揮間缺乏緊密的接觸，以及柏林市遭大破壞以後的嚴重住宿問題等等，一直到六月五日，經我們多次的曲折商談，第一次正式的盟國指揮官會議才在柏林順利地舉行。

本次會議的宗旨，僅爲簽署我們的基本宣言，昭示會議的形成及聯合負責管理德國。初議文件，我們以爲當在我們去柏林之前即已得到完全同意了；但當我們到達該處時，發覺有許多問題，蘇俄人仍覺尙未解決。

會議在下午召開，在舉行之前，我抓住機會拜訪朱可夫元帥(Marshal Zhukov)的總部，並致贈美國政府的總指揮級大勳章。我覺得朱可夫元帥乃一有禮貌，且具有軍人氣概的人。

當我回返自己在柏林的臨時總部時，我頗不耐於會議之被擱延。我們在漫長的下午，等待着主人身份的朱可夫，而他的英語聯絡官對於接延的理由，又不能予我們以任何解釋。當時使我非常煩惱，因我當晚必須回返法蘭克福。最後，下午的時間將要完了，我決定強迫舉行，因爲我知道所有要傳送的公文早經有



關各國研究，並復看過，我覺得誰也沒有強而有力的理由來延遲會議，以作重新審慎思慮的機會。因此我要求聯絡官通知朱可夫元帥，我首先表示極抱歉，繼而說：如會議不在三十分鐘以內召開，我將被迫回返法蘭克福。然而，當使者前去轉達時，有一通知來了，說朱可夫正等待於會議室。我們見到他時，他即解釋延遲的原因，說他係等待莫斯科在一要點方面的最後訓令。我們信任地接受了他的陳述，於是柏林會議在一熱誠的友誼氣氛中完成了一個起點。

會議桌是圓形的，為我歷來所見的最大一個。每一國家的代表，位於桌子九十度的象限，指揮官們被一群軍事助手、政治助手、攝影師、以及新聞記者們所圍繞。我的政治顧問為自北非時起協助我的墨斐·維辛基(Vishinsky)為數年前蘇俄整肅運動審判中的起訴者，當時曾引起大家的注意，現在他是朱可夫的第一政治顧問。我們面前放置四份同樣的公文，每份須由四個會議人員簽署。經過文詞上的少許商討後，不久即告完成。

朱可夫為來賓準備一豐盛宴席，但我並不準備在柏林過夜；再者，我允許了一群人員跟隨我到柏林來，主人分配給我們的地方，使我無法來照顧他們。因此我告訴朱可夫，我須在本晚回到法蘭克福，趕在天黑以前降落該處。他要求我到客廳去祝飲一杯，並聽紅軍歌隊唱兩支歌。他允許幫助我駛往飛機場時以最快的速度行經市內，且說他將親自督促，不准延遲。

由於元帥對待盟友之慇懃，我深以不能多留為悵。紅軍的歌唱甚為精彩，蘇俄的佳肴亦極豐富。當我告別時，朱可夫宜稱他剛接到莫斯科的訓令，史達林元帥批准賜給我和蒙哥馬利一種蘇俄的勝利勳章，以

前此種蘇俄的勳章，從未賜予任何外國人。朱可夫問我何時接受勳章，我乃邀請他於訪問我在法蘭克福的總部時，合併舉行授勳儀式。同時，蒙哥馬利巧妙地建議：由於他在整個歐洲戰役中，均隸我指揮之下，表示他願意在我的總部內接受勳章。他的建議，使我萬分愉快。朱可夫對我們的意見，一一接納了。

我邀請朱可夫來法蘭克福舉行儀式時，請其隨帶一批參謀助手，我表示可任其興趣延長他們的勾留時間，並保證會受到特別的歡迎。他回答六月十日到此，隨帶人員最多十人，勾留時間僅為一天。自然我也爲他計畫了一席盛宴。在他到達前數小時，我接到對方一電報，除十人之外，增加了五個軍官衛士。所謂軍官衛士的官銜，我從未聽見過，因而在午餐時對此五人之位席安排，覺得難於措手。我指示膳食軍官於安排時應當於彈性，待朱可夫元帥到達後隨時聽我的吩咐處理。

我們在飛機場迎接朱可夫，並備有儀仗隊和美國陸軍樂隊。我們帶一譯員進入我的汽車，逕回總部。我立即提起午餐時軍官衛士之適當位子問題。我表示這五個人圍着他坐或站在他後面，均無不可，如願使他們位於遠在桌子的那一邊，亦當照辦。我的徵求經過翻譯後，朱可夫突然地說：「請告訴將軍，他儘可隨意處置，我增帶這五個人來只是被告訴要這樣做罷了。」於是此一席位問題，立時得到滿意的解決。

法蘭克福之宴會非常美滿，時爲一美麗的夏天，我們首先將賓客們帶至一個很大的露天走廊上，宴會的精美點心早已準備好了。當時我們列好一大隊空軍，朱可夫自可意會到，此乃表示對他的一種敬意。在附近的機場，我們又調來戰鬥機數百架，其後爲轟炸機，以體積大小爲序，自輕型以至最重型，在燦爛的陽光中，蔚成一壯觀的畫面。朱可夫對此，似乎異常感動。

就我們所知，蘇俄的習慣，在用餐時有一連串的祝飲詞。朱可夫是一個善於詞令者，至少在我們聽來是如此的。他情感地發表一段言詞，經譯員譯出，意為對盟國致達敬意，及所望於我們彼此間之合作成功。在座的英美俄法賓客，每人皆輪流獻祝詞一次，我們大概至少要舉杯十二次以上。不久我發現大多數美國人均跟隨我的例子，將酒杯盛水，而以紅酒沖混，看去與真酒似無區別。

致贈給我和蒙哥馬利的勳章，為我素少見到的一種，其本質之價值，遠比外在和象徵之意義為高。勳章乃星形的，圍着一堆砌合起來的紅寶石，鑲有八十至九十顆鑽石，正中的白牙嵌小塊為克里姆林園。

在朱可夫與其助手們所表現的僅屬一種友誼與合作之熱烈希望。回憶當日之餐會，似一無所成，僅留下建立密切誠意關係之光榮諾言而已；而此項諾言，終因猜疑與互訐未予實踐。但我和朱可夫的友誼合作，自宴會時起一直在繼續滋長，直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離開歐洲為止。我們之間的友誼純為私人方面的，不幸並不能代表一般的態度。

根據記錄所載，西方盟國在戰爭中與蘇俄之接觸，我和史密斯將軍以及克萊將軍，深信在一九四五年初夏德國聯合政府之成功，幾乎可說是由於西方盟國在全般的與局部的雙方而努力克服蘇聯的猜疑與不信任的結果。在政體不同之國家間，似有一很大的鴻溝隔阻，要先達到高度政治水準互相信賴，否則難望越過。但如要各國首腦能成功地合作，其責任仍須加諸我們在柏林的身上。因我們每日每時所接觸者，均為必須一致同意之問題；同時，我們覺得當地之建樹記錄，即為整個共產主義是否能與民主主義共存一疑問之有效解答。因此，無論在個人或官方的關係上，我們不遺餘力地表示着信義、尊敬、以及友愛。

當時移置平民的問題，其處理比我個人與蘇俄的關係更爲棘手。所謂被移置的平民，所含的意義甚廣：凡因戰爭離開其國界以外者，沒人幫忙則無法回家者，或無以爲家者，或是應被送回敵國以及以前的敵國領土者。

我們將成千成萬的人很快地遣送回去，其中包括有戰俘在內。他們有的在歐洲某處有家，想即刻回去，我們遂組織集中營暫時照顧他們，並供給他們的食物，一方面則計畫輸送工作。

我們特別稱爲『移置的人』(Displaced Person)者，並不指以上易於處置的許多人。他們之中最不幸的爲無家可歸或是會被迫害者，有些是不敢回家，恐怕再被迫害，甚至因恐懼而自殺，寧死不願回返本土。自殺有兩個原因，一部份可能是叛徒，恐怕回去被懲罰；大多數則是屬於被壓迫階級，他們覺得重遭迫害，比死還可怕。

盟國基於政治平等原則，擬出一個公式，分清移置的人中誰應被遣送回國，誰應藉佔領國家力量予以照顧。我們起初應用此項政策時，並無偏頗；不久我們覺得若該政策如此硬性地應用，實違反我們所擁護的基本人道主義，故此後我們對任何反對回去的，給人予一種他們意料之外的利益。

所有『移置的人』當中，又以猶太人的情形最爲悲慘。多年來，他們被鞭答、挨餓、以及受盡各種磨難。即使予其衣食或以禮貌待之，仍難立即使其消除失望與冷淡無情的心理。他們只願集在一起，皆有一種感覺，似乎擁擠在一間房子裡就是安全。同時，又像在耐性地等待着什麼來臨。如要爲他們弄到足容他們的住地，建立食物的分配制度與醫藥服務，準備相當的衛生設備，暖熱的設備和光線等等，確是一件非

常困難的工作。他們在許多例子顯出已沒有能力自助，每一事件均須別人代替他們辦好。

其餘不能返家的組織，包括以前波羅的海諸國(Baltic States)的平民，如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atvia)，立陶宛(Lithuania)等。上述國土已被蘇聯併在西德，我們發現成千的波羅的海人，可歸入無國籍一類，他們的出奔乃為反對強奪他們的國家而有案，因此不能回去。他們比較健康強壯，且準備工作，以改進他們的住房和周圍的環境。同他們在一起的，有波蘭(Poles)、烏克蘭(Ukrainians)、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國土的人。

西方盟國以同情與體恤的態度對待移置的人的消息，一經傳至東歐，增加了成萬的人開始滲透到我們的區域來，所有設備時有人滿之患，食物的分配亦被降低至生存線上。由於此種情形，使我們雖盡力去做所應為的，但工作之進展仍不免遲緩。

經常地，一般對於事件不負責的人，他們的人道主義由於見到若干我們無能為力的情形而激動憤慨，遂將部隊的冷淡與無情，是非傳說帶到美國去。一般的說，此等全屬子虛。千百被指派拯濟「移置的人」的工作者均為美國人，他們是真實地關心這群地球上的不幸者，而盡力為他們工作。但因標準程度不可能做到，因此有些所謂視察者利用此一良機，作為個人的宣傳資料，因而犧牲了成千美國人日夜勞苦地操作與撫慰的功績。視察者之流，根本不知道「移置的人」過去曾遭受無限的慘苦，而現在却被解脫了。

我常常帶着指揮官以及我的僚屬，巡視各移置營，在每一營耽擱幾小時，直接探詢他們之所需和他們至切要的，隨時儘可能為他們解決。

幾月後，漸漸地有所改進了。但另外存在的問題尚多，亟待一一處理。在歐洲作戰的美國老兵，腦中永久遺留下來的痛苦記憶沒有比『移置的人』和納粹所設的恐怖營更為深刻的了。

柏林會議第一次正式的討論，在六月十日舉行。主席係按月輪流，會議開始時，一般情形甚為良好，各人均能集中精神發表意見。在合作的氣氛中，並不覺得有困難的威脅。惟其內容多屬會議進行之程序、細節與方法。

在七月初我們接到通知，波茨坦會議即將召開，我們又得做住宿的準備工作，與保護『俾普士』(VIPs) (士兵習語稱非常重要人物)。但這一次我的任務只限於接待，並照顧美國的代表們。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貝爾納斯 (Secretary Byrnes) 搭巡洋艦到歐洲來，我即往安特衛普去迎接他們。我可趁此機會，同他們商討我認為重要的數點。

首先，我催促當局以文代武，應儘早接代我們在德國部份的軍政府。我向總統並國務卿指出，當軍隊決定需留駐擔任管理工作以待秩序之走上正軌，則關於人民日常生活之管理部份，其責任似不屬於軍管方面。我認為不論軍隊對此項工作如何致力，仍難避免產生誤解。依據美國由來已久的觀念與傳統，當以國務院負佔領德國之全責為佳。至駐德美軍，僅為民政當局與政策的支持者或補助者而已。在原則上，總統和國務卿皆贊同我的意見，因此我受到鼓勵，相信照此發展下去，在數月內即能實現。

當我在一九四五年底返美任陸軍參謀總長之職時，我繼續向貝爾納斯敦促其實現，但我知道他已改變了主張。他雖同意我的原則，但不同意付諸實施，蓋因如此一來，管理方面與經濟方面的重擔勢將加在國

務院的肩上。

我向杜魯門總統進言：根據情報方面的判斷，日本的崩潰已迫在眉睫，我極不贊成俄軍參加作戰，俄軍參加對日作戰勢將產生許多麻煩。我建議說，至少我們不應邀請或敦促蘇俄之協助。此為我個人意見，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使蘇軍不介入戰爭，除非勝利在他們能參加以前來臨；然而，當時我並未預見將來會因思想敵對而產生毫不寬容的鬭爭，且因此鬭爭而使國際之合作趨於癱瘓。我建議的動機，僅恐懼管理方面的複雜，以及帝俄以前對於遠東方面的宗旨與要求的復活，將使我國陷於狼狽地步。

我復提出第三項建議於總統，對於英法『租借法案』之終止應保留彈性。關於法案的準確條文，我並不熟悉，但我知道如僅由戰爭行為的停止，並未立即減小英法向我們要求食物與配備之所需，他們深信必能繼續得到我們的供應的。我建議應避免獨斷地立即執行修正租借協定，而代以一種輔助性的計畫，給予英法一機會以作緊急的財政重整。

我以我的信念建議總統，應好好地處理德國的經濟，特別是目前的救濟問題。如此可給德國人一求生之機會，保證他們能隨時可找到工作。自然這種機會毫無疑問是有的。自我們進入德國之日起，正常的德國公民皆願為維持極低的生活而自早到晚地工作，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在我們越過萊茵河以前，我曾見德國女人和她們的孫子們在砲火下鋤田播種，以期及時得到一點收穫。

我和克萊深信魯爾區的復原對我們的利益極為重大。在歐洲，沒有一地的煤藏質量及其開發之輕易能與魯爾相等。很明顯地，煤將為治理佔領下的德國之成功鎖鑰，缺乏了煤，運輸即無從恢復，整個國家仍

將停滯於癱瘓狀態中。我建議總統，我們應着重魯爾的恢復，否則德國即要蒙受饑荒之苦，美國人當然不致讓他們挨餓，縱然是以前的敵人，也會義不容辭負起供給他們食糧的艱鉅工作，但這經濟的重荷是可以避免的。如魯爾的煤產能推進，運輸能恢復，德國不久即能出口輕工業產品，而其所獲得的金錢，可購買糧食進口，糧荒便可解決了。

我曾在波茨坦多次拜訪過幾個美國的代表，但因歐洲戰爭已經結束，故未曾作官方的見證或是去參加任何會議。

我會與陸軍部長史汀生有過一次長談，他告訴我不久在新墨西哥有一次原子彈試驗，此為美國的科學家終於發展成功者。試驗成功的結果，將電知部長，他非常安慰。過去他曾帶着高度的興趣跟隨此一工作的發展，同時他仍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所驅使，因致力此事已費去大量金錢與資源。我希望絕對不將此種東西對付敵人，因我不欲看到美國領導介紹可怖的破壞性武器參入戰爭，像一般人所形容的那樣。我當時也可說是一種錯覺，以為如果我們保留此種武器，則別的國家可能仍不悉核子分裂問題已告解決之一事實。我當時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無數科學家從事製造原子武器，而保持原子能的秘密已屬不可能了。我的觀點為個人臨時的直接反應，此種反應並首基於主題之分析而產生的。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已決定。除非日本照我們波茨坦致送日本的要求——立即投降，否則使用原子彈計畫將付諸實施。

當總統在德國時，擬觀察一次美國部隊，我遂為他準備一切到達美區來的事宜。幸運得很，選中的是第八十四師，他的堂弟路易斯杜魯門上校(Colonel Louis Truman)即為該師的參謀長，此一遇合給予



總統一個公私兩便的愉快。

有一天，當總統偕同我和布萊德雷將軍乘車外出時，談到我們幾個作戰領袖的前途問題。我告訴他我並無野心，極願靜處家園，盡餘力做一點工作，幫助美國人民瞭解由戰爭帶給世界上幾點大的改變，以及因此改變的結果所加諸我們的不可逃避的責任。他突然地向我說：『將軍，凡你所欲做的事，我都願幫助你達到，尤其確切專指一九四八年的大選事。』我至今猶未忘記總統的回答。前此我僅遇見過總統兩三次，並非正式地同他一起進早餐。我覺得他篤實而熱誠，乃一愉快可交的友人。

我懷疑國內軍人中會否有人給一位總統如此誠篤盛情眷顧過。當時總統對我的厚誼使我受寵若驚，每與朋友交談，即以此傳為美談，都說我日後可以馳聘政壇，我常愕然無以應之。今總統突然不意側開一砲，使我一籌不知所措，祇有當他是富有意味的玩笑罷了。我笑着答他：『總統閣下，我不知將來誰與你逐鹿；但總不會是我。』無疑的，我的答話是由衷之言。

波茨坦會議的結局，使國際間政治平等能通同合作，此種良好現象同樣反響到軍事管理平等方面來。在柏林，我們所有與蘇俄之間的往還，所作所為或協訂事宜，無論是默契或明確的，都得特別謹慎執行。在八、九、十、三個月中，當地所表現的一般態度，使我們更有勇氣相信能獲得最後的圓滿成功。但這並不是沒有煩擾事件，相反地在很多事件上完成一致之同意時，常不堪耐煩。通常英國與我們之互相同意較為便利，雖然我們之間，亦有意見相左之時。對於法國，我們常在德國政府的基本問題上意見不同，我們在正的方面，而法國則在反的方面。但對蘇俄當局，除有時在本問題上不同以外，尚有一種永無終止的瑣

屑及無價值之藉口須得由我們不勝其煩地加以說明，或是當其抱怨時還得補行申述與解釋。

蘇俄當局常函致我們抱怨事件之一，爲美國飛機未經許可飛越蘇俄佔領下的德國。對於飛機之出入柏林，蘇聯會指定我們一狹窄的走廊，在限度以內，所有我們飛機得以停留。但新的飛行員不諳此種情形，稍許多越出協定的界限；且有時遇到雲霧密佈的天氣，縱是最有經驗的飛行員，亦難免因乎技術使然而不得不暫時與協定砥觸。因此蘇俄幾乎是定期性的送致我們有關上述事件的公文，真如雪片似地飛來。在此種事件上，如經常去作特殊的檢查，簡直毫無意義。

我們對於此種事件之措置，僅能促使全體空軍單位特別留意。但最後我還是去見了朱可夫元帥，我表示似此無意的和無妨害性的砥觸實無關大碍，不必經常使雙方麻煩。我對他說，每發生一次，他得擬辦一函，而我亦須費時作覆。他立即同意不因此小事耗費我們的時間；但他解釋說，原有各次的違犯，係由蘇俄防空組織先向莫斯科報告，此種組織與其他的地面部隊是分開的，不在他的指揮之下。報告到達莫斯科後，再將原件送回他，於是他須得要求我的回覆。我對此種奇怪的制度知道已無商榷餘地，於是祇得告訴朱可夫元帥讓他繼續來函質詢，而我亦準備繼續予以刻板式的回答。

我們鼓起勇氣，開始作社交上的交換訪問，尤其是美國人與蘇俄人之間。此舉雙方均加贊同，蘇俄人喜歡娛樂，愛好各種音樂，因此在席間之笑談與樂聲，使每次宴會均達到了預期的成功。

當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時，我們得到一個不幸的消息，說國務卿貝爾納斯與莫洛托夫(Molotov)之間，因官方事件發生了意見，在柏林的蘇俄人立刻顯出不自然的緊張態度，俄軍軍官接受了美國人晚餐邀

請的，有的來信道歉，有的乾脆不到。以前的愉快面孔，皆籠罩着一片陰影，似乎凡屬蘇俄人皆被禁止與美國人談笑。過了些時候，這情形才又像它來臨時那樣神秘地烟消雲散了。然而此事之發生並未影響到我和朱可夫元帥，我們仍繼續友善共處，並以此為基礎指導公務。

在整個夏季及初秋的時間當中，我和幾位英國戰時同僚經常維持友誼的接觸。英國陸軍部允許我繼續保持我私人的英國軍事助手高爾脫上校，一直延至八月。高爾脫是一個忠誠勤奮而且很能幹的軍官，兩年以來，他每天將繁瑣事務甚至是使人激怒的事件全置於他自己肩上，否則，事無大小悉將臨到我身上了。

另一英人，至今還與他會談者，為當日戰爭最險惡期間曾為我的堅強支持人的英國著名軍界聞人衣士馬將軍(General Sir Hastings Ismay)。當邱吉爾任國防大臣時，他是最接近的僚屬。他做過戰時內閣及參謀總長的秘書長。在美國人看來，他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他能辨別事之輕重緩急，適當地隨時提供首相和同僚們的注意。由於他認識之正確，故致力於其職務時能吻合盟國的主旨。憑他的人格和致力於盟國團結一致的努力，贏得美籍同僚的友誼與信任。他的才幹，使得他自始至終在戰爭中僅囿於重要的幕僚之職。他的名氏可能於後世被人遺忘，惟其功績實足與一般家喻戶曉者原無二致。

一九四五年夏季，邱吉爾的政黨在英國大選中失敗後，其首相職位終止了，於是他決定作一短期休息。在戰爭的歲月中，他疲於奔命，擔負着艱鉅任務，一旦官方責任卸除，自有作一短期休息的必要。當他要求替他預備渡假的一切事宜時，我頓即感到無限的愉快與光榮，因是項請託含有他深感一向對我蘊藏着高度的敬愛與感佩之意。我乃安排他的假期過程在我轄區內一處幽美的地方。我常常引以為幸的就是我竟能

有幾天做他私交的主人，不用說，我自應盡私誼加以款待，不過我之服務於首相，僅是報答他前此對我堅定的支持及禮待而已。

我有時見到布魯克元帥，摩根將軍，空軍元帥泰德、克寧漢、蒙哥馬利、以及其他與我在戰時共事的英國首長高級指揮官，他們皆是我的好友。我們之間的談話，很少像老軍人習慣那樣談到過去戰爭中的事件，現在我們似乎皆意識到將來的和平問題，遠比以前我們所克服者為困難，因此我們的談話，常以將來可能性的演變為題材，特別是關於建立西方盟國和蘇俄之間清晰的與互守的諒解之展望。

數月以來，來自美國的訪問者川流而至總部。其中有國會內各委員會的人員，以及許多官方與半官方的組織。他們的來意為收集戰爭的資料，或詢問目前的管制詳情。對這班遠道訪問的人們咸表歡迎，使能順利進行考查以及視察，並予以方便，同時將所有的情報公諸他們。在他們那面，亦常帶來本國的新聞，且有時為我的官兵們傳遞家信。關於此點，實為一種特別的好意，因為經他們帶信，僅需一、二天即可收到，而平常郵遞則由於數量過多，有時甚或需時兩三星期之久。

## 第二十三章 作戰的研討

一九四五年夏季，我們雖致力於部隊之重新配置，佔領區之建設，以及執行直接連繫我們的任務的若干較小工作；但亦須從事專門性之戰後工作，即對戰爭所得的教訓之研究與估價是也。

置於我們面前的資料，大體均甚充分，而亦為可資紀念者。地中海戰役以及歐洲戰役，在戰史中，誠屬空前；而美國軍隊參與所表現的行動，亦為自一七七五年建軍以來，前未之見者。

在非洲及歐洲之作戰，地面部隊的組織，極為龐大，計有四十七個步兵師及其砲兵，其中包括十六個裝甲師、四個空降師、一個山地師、四個擔任登陸任務之海運旅、此外，更有兩棲戰鬪工兵部隊旅，以及獨立高射砲營、野戰砲兵、戰車驅逐砲隊等。美國在此兩戰區的空軍實力亦同樣偉大，自我們介入戰爭以迄德國投降止，我們的戰鬪機掌握了制空權，而轟炸機則粉碎了德國所建立用以對抗我們之每一防禦。

我們建立了洲與洲間的交通、運輸暨行政體系，並創設軍政府機構，以治理敵國數百萬人民。但每因他國組織體制與我們未盡相同，故在指導方面，須經常與別國民政部門合作。軍事方面，採取聯合參謀制，共同工作。戰略指揮的新方式，則在我們自己的軍事機構中實施。外交方面，作戰部隊甚少機會授權商談。無一戰前的軍隊任務，其含義可恰當預言對歐洲軸心國家的工作範圍與細節。我們在研究此一成功與失敗之處。自可學習到不少的教訓。

以純粹的軍事行動作一廣大並持續不斷之進攻，而延長至數月之久，這就需要在所得的教訓方面加以評衡了。盟軍的任務，較之以前任何作戰部隊所面臨者為難，自北非而西西里、而意大利、以至進攻歐洲之門戶，部隊常須登陸海灘作戰數日，既沒有一處港口支援，又須面對敵人的優勢地面部隊，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最後終能建立一可以完全摧毀敵人之力量。

歷次的戰役中，特別是在西歐，我們以唯一的原則指導作戰，即不計任何代價，力求避免戰線之凍結，否則可能陷我們的軍隊於泥淖，而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覆轍。一般指導任何大陸作戰時，常形成補給線之延長，致有碍於猛烈而具有決定性之繼續攻擊。在此情況下，難免要陷於僵持的狀態；但盟軍不能容許此種僵持存在，以免發展為一曠日持久、悲慘而浪費的戰爭，像第一次大戰那樣，使整個歐洲戰場蒼白流血。我們聯結火力、機動、及空軍的力量，以達成我們的作戰目的，但行動之前，皆經過細密的策畫，俾其成效可與我們的軍事指導原則相配合。

再者，在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兩棲攻擊中，我們軍隊會超越天然的與既設的防禦工事障礙，此等成就，均為人們難於置信者。在非洲、西西里、以及意大利，我們作戰的地形，殊屬不利。如突尼西亞的丘陵地，埃得納火山的山脊，以及亞平寧 (Apennines) 山脈的若干要點，常只帶一營兵力即可阻止一個軍的前進。在西歐，萊茵河之長流，甚易由日德蘭 (Netherlands 荷蘭) 源源增援其北部，而成爲二十世紀以來進攻德國之最兇險的阻礙。然而一切天塹，皆被我們一一克服。

除了在西歐的成就以外，盟軍會兩度突破並穿過齊格非防線和『西方長城』(Westwall)，該兩處極

大的防禦工事，係經過戰術研究計畫與工程技術設計所造，而為軍事歷史上之傑出者。我們的參戰部隊完成此項工作，未超出十個月之外，其近乎奇蹟的成就，殊足彪炳千秋。

否定固定的防禦及防禦工程的價值，自有其理由，如中國長城、羅馬長城、馬其諾防線等，最後終於失敗於其防禦目的上；然而在前線的任何區域，當一部隊擔任防禦時，比諸暴露的敵人有審密妥為整備各種防禦事項之餘裕，而享極大優勢之利。

攻擊『西方長城』時，我們採取奇襲方式，於攻擊地區集中大量兵力於狹窄的正面，以完成初期的突破。敵人的防禦縱深不夠，一經突破至有相當區域時，我們的空軍與海軍力量，即協力確保灘頭以建立利用之。而德國則因須跨越塞納河與羅亞爾河，以及受到交通線橋樑被破壞的影響，而大見孤立。故我們的後續部隊得以處處傾入，而敵人守軍的數字無由增加，致難維持其防禦優勢。

齊格非防線極為堅固，其防禦包括廣大的地雷區、交錯的障礙物、戰車陷阱、秘密的三合土防舍、以及加強堅固的機槍網，由砲兵及其他必需武器支援，被高度綿密的交通網所連貫，並有一可迅速移動部隊與軍火之可靠的補給線，若干區域的防禦工事，其縱深幾達數英里；至其他地區，則利用河流以為障礙。

突破此類強固工事，迫使進攻部隊面臨若干最嚴重而可怖的課題。在戰爭中，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稍有錯誤即造成死傷，而部隊亦能迅速地覺察由指揮官所鑄成的任何錯誤。在一九四五年冬季，齊格非防線的若干伸展部份，乃由匆促編組且訓練不夠的部隊防守，因此，該防線殊如一貢品，遂被大規模攻破，

防守部隊實際亦被消滅，此不僅是盟軍部隊的戰鬪素質的卓絕，同時亦爲盟軍中的軍、軍團、以及集團軍等指揮官戰略戰術的精練與決心有以致之。

盟軍部隊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抵易北河畔，可說是從未集合起來過的最強武力，左起波羅的海，右倚阿爾卑斯山，其後更有大隊飛機，其數量比數年前任何空軍爲大。其交通線與補給線伸展極廣，遍及法國及聯合王國，並延至本土之每一組織機構。其兵力，復爲仍以造成另一勝利之兵力所支持。在南方，自阿爾卑斯的古代戰爭傳統上的軍事孔道，更湧現亞歷山大麾下百萬意大利戰役的老戰士，並有實力龐大之空軍與海軍，以及橫渡大洋的補給線。當此兩大力量因德國之投降而止步時，我們的聯合力量即爲民主力量的制勝明證——此乃在戰爭中的一個明顯的教訓。

地中海與歐洲戰役的勝利，證實了以前所說或是現時所說種種，皆爲謊言。此等說法，認爲民主方面的戰爭是衰弱的，畏戰的，既不能配合組織經濟的生產力，亦不欲同舟共濟，爲共同目的而奮鬪。地中海及歐洲戰役的首要而最有價值的教訓，爲證明戰爭能由諸國聯合而有效地進行，歷史上困難已被克服了。甚至於一九四二年秋季，猶存在有關此點之疑惑亦告消失，各國政府及其經濟、政治、軍事組織等項，均已混合組爲一龐大的力量，而在各個國家利益上，並無絲毫主要困難的跡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已確立聯合管理機構的效率，於全期中發展並應用之，以應付戰爭中甚多堅苦的考驗。此一事實的關鍵，則在高度準備以協調各國歧異點，以免影響聯合資源在戰略上之應用；暨在戰場上，指定唯一的統帥，而全力支持之。如此二者做好，統御、技巧及專才判斷形成指揮參謀團，則



成功可期，如此二者不能做好，其結果仍祇有失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並肩作戰，其部隊在陸、海、空軍多次戰役中均能瞭解並應用此一原則，及至戰爭後期，法國部隊亦加入共同努力，一如其他曾被敵人蹂躪過的國家之小型隊伍所為。

不幸，與俄軍的合作，不甚密切。但其部隊在地理上，和西方盟軍廣泛地隔離。然此缺點在整個合作中，並不損害勝利之邁進。雖然，如果蘇俄能像別國一樣，密切連繫合作，則勝利可能早日降臨，而和平亦將有一更穩固的基礎。

雖然，盟軍團結以及達到團結的諸種途徑；形成了主要的戰爭教訓，我們在部隊中自始即關切一切影響軍事概念與原則的教訓。如能研究每一次作戰，所有參戰人員記憶猶新，對其戰術上成功與失敗加以直接探討，則我們即可獲得大量戰爭科學的實用知識。犧牲少數生命而迅速得到軍事的勝利。

職是之故，我們在停止敵對行為後，立即覓致最有經驗與最進步的軍官，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由奇羅將軍主持其事，其後改由巴頓將軍接替。

陸軍部為能常得到全部有價值的事實，包括我們所發掘出來的，以及對實戰、戰區的保養、管理諸方面最有經驗者之意見，並為此一部門準備其所需的設備，並隨時予以供給，期完成此一工作。

軍事教訓中最先蒐集者，為飛機在戰爭進行中的特殊表現，及其正在滋長的影響。歐洲的戰役中，空軍的力量幾乎每天發展着新的價值與用途。在削弱德軍之能力方面，盟軍和蘇俄双方皆真實感覺到它的成效。除此以外，飛機為一有價值的後勤代理者，特別是一九四四年秋季我們快速地越過法國時，以及一九

四五年春季越過德國時，如無此種辦法，則各次的追擊，不會有如此驚人的速度與效果。

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德軍反攻時，巴斯吞重要的公路中心，如沒有飛機在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予第一〇一師以八十萬磅補給品之緊急遞送，則該師決不能固守。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大規模的著名的『大學』(Varsity)傘兵作戰，支援蒙哥馬利越過萊茵河，我們會動用一、六二五架飛機和一、三四八架滑翔機，載送二萬二千人以上的部隊，及幾乎達五百萬磅之多的配備至戰場。再者，飛機亦係刺探敵情之最價值的工具，其偵查範圍不只是敵人的主要基地，同時亦包括實際的廣大戰線。飛機之搜索、偵察，幾乎能將最小的防禦與進攻組織攝影下來；而我們的技術亦發展至頂點，所獲得情報，在數小時以內，即可供部隊之用。

優勢的空軍與陸軍之車輛裝備所形成的機動結合後，使我們能選擇在數百英里正面的任何地點，予敵人以打擊。我們的作戰彈性，今日較德軍反攻阿登時，所作明證尤佳。當時巴頓的部隊停止向東攻擊的準備，將伸展有六十哩至七十哩的正面作直角式的移動，轉變原來的前進方向。自巴頓的參謀處接到命令時起，不到七十二小時，所屬各軍團已能開始進行一新的攻擊。

在許多方面，科學家和發明家改變了戰爭的面目。我們曾在海灘登陸時，獲得海軍新型裝備的極大便利，甚至戰車亦可作數百碼距離之浮游，登上海灘。在戰爭結束前，我們又曾用大量的體輕而無後座力的兵器，其發射的力量甚為鉅大。

當我們正在研究此等新的車輛、新武器，以及新的運輸與交通體系在戰爭進行中的效力時，同時對於

作爲軍事成功之基本角色——士兵，重新加以考驗。

訓練過的美國士兵所具有的素質，幾乎是無與倫比的。由於他的獨斷與機智，故能權宜而敏捷地適應其才能。因此，當他一旦達到戰場技能熟練的階段時，即成爲一個最可畏的士兵。然而其威力是有限度的，備備個人的力量與集體的力量之最大責任，則屬於領導方面。

正常的情形，老兵比初次進入戰爭者的能力爲強，然而，富有作戰經驗，並不產生任何喜愛戰場的心理，亦不比怯懦的新兵們更希望到達子彈橫飛的區域。老兵的確更長於利用火力、運動、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他們學到一種鎮靜，不致被戰場的破壞與混亂所動搖；但假如作戰的時間拖長了，他們則會被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疲倦所支配，而其中之大胆與好強者，無形中成爲自然的領袖，開始作犧牲更大的不正常的行動。因此，在前線的部隊，應循環地調回休息，以保存部隊致勝的效能。

但在意大利和西北歐洲，我們常被環境所限，不許可將士兵循環輪調，有時許多團、營留在戰線上的時期，超越了很久的限度。當時有幾師負擔了遠勝於他們份內的戰鬥任務，第三十四師、第四十五師、三師、以及第一師，其在戰場的日數總計有四百三十八日甚至五百日以上，因此他們死傷的比例較高。

拖長的作戰，其成效常是壞的。當一個部隊在其體質上與精神上已深感疲倦前，及在損失超過其能負擔的限度以前，調出前線，並予以新的補益協調，則他們準備再度進入戰場。當遠比在前線處得太久的爲速。再者，循環性的休息對於在前線士氣必有更輝煌的效力，當然，任何種類戰爭之勝利，士氣乃爲一決定的因素。

早在北非戰役中，已甚明顯，士兵個人情緒的支持力與精神力量，在爭取戰爭勝利中，其與武器、訓練之重要完全相等。當我們進攻的緊張增加時，部隊間常有戰鬥的神經質，其滋長的規模，亦足令人駭駭。

在戰爭開始時，平均一般陸軍軍官，不論是否為職業的，皆能信守表面上的紀律。此種紀律，乃單獨基於機械式的完美訓練。指揮官在接觸關於人類心靈的主題上，諸如志望、理想、內在信仰，以及愛與恨等，當習慣地不自信。不論指揮官們如何熱誠地欲影響一士兵的習慣、訓練、行爲、或是讚許英勇、堅毅等美德，他們常不自然地停止，因為他們深恐被認為是在『說教』。

對於一個成功的軍事領袖，在哲學上有一深湛的瞭解，並不是一部份必需的裝飾。然而如果國家軍隊確已忽略有關國家福利，與乎個人對全體的關係所須有之簡單而普通的認識，則達到勝利，確只有增高代價，而其所需代價之高，將危及勝利的本身。

我們不須訪問過後方醫院與重行編隊中心，以及前方戰線的人們，證明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在作戰區域，每一盟軍士兵都平靜而有效地工作。他忍受着困難與艱苦，抱着決心與信心，在每一鐘點內，面臨着的是生與死的危險線，縱然是一個自傲而沒有修養的人，同伴們也不會離棄他。每一訪問者看到此種情形，不禁衷心感動。在盟軍中，不論是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法國人、波蘭人，儘管國家各有區別，但並不影響到同伴們的親切。

在後方醫院和營房等設備中，須將士兵自己造成傷害的、或是患歇斯的里、與心理神經質以及性病的

置之一旁，有時尊重醫生的意見另商處理辦法。此等人員的數目，在比例上雖小，但總數却很大。指揮官如能親自到這些地方去觀察，殊多裨益，他可以在同士兵的談話中瞭解那些昏亂、恐怖、以及失敗主義加諸人們的痛苦而不願活下去，縱然他們仍爲怕死的動物。此等人員之中，有的常因簡單的一個鼓勵字眼，即被振作起來，有多次有人在發現別人對他甚感興趣時，即對我說：『將軍，讓我出去罷，我要回到整裝待發的部隊去。』嚴厲粗糙，常使此種病症增加蔓延。但我的意見認爲能設法加以治療，如及時補救，必可阻止其蔓延。

在戰爭中，時間非常重要，因爲要做的事情極夥。我們很容易在技術與措置方面找出明證，各級軍官，均無暇且亦未充分注意『人』(individual)的問題；然而注意人乃成功的鎖鑰。不祇是美國認爲人力是最珍貴的東西，在任何全球性戰爭中，亦常有此同樣的感覺。

我們各勤務學校裡，於此一方面，有一確實的責任，以教導軍官。我們且不談國內教育機構所做進步如何，在戰時陸軍方面是成功的。而陸軍亦不應忽略此等經驗所示的達到成功之路的重要課題。

我們研究所有方法、裝備、和破壞力的發展，如與革命性的原子彈爆炸力比較，則似僅爲微小的改革而已。原子彈並未在歐洲戰場使用過，且亦從未計畫用在該方面。然而，我們雖未實地身歷關於原子彈的經驗，但於八月六日擲在廣島(Hiroshima)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報告，我們已毫無疑問地知道，戰爭的一新時代是開始了。

轉瞬間，許多老的戰爭觀念急已一掃而空，此後侵略國家的宗旨，似乎將是在數量上能增加原子彈，

而用奇襲的方法，攻擊被侵略者的工業設備及人口集中的地點。進攻的方法、及其本身的可靠性、數量、與乎投擲的準確有極大關係，而在防禦方面，則為努力於阻止此種投擲，同時以原子彈還敬來襲者的本土。甚至突然炸毀了德國，似亦僅做無力的警告，謂未來的戰爭對人類的將為如何而已。

我覺得，並希望從這最近的，以及六年來不息的戰爭所帶來的教訓，會使每一個人每一處地方深信國際上黷武主義必須棄絕。我對此一全球人民共同從事的最後破壞性的戰爭明證，憑增無限期望——由於此最後破壞警惕，將驅使人類在自存上尋求一個方法，用以消弭戰爭。我的想法可能僅僅是一種盼禱，然而我相信此種對戰爭的恐怖，無限的恐怖，必將獲得前此政治與宗教尚未到達的成功境地。

## 第二十四章 蘇 俄

自戰爭將美國與蘇俄形成世界最強的兩大國家後，遂影響了美國在征服了的德國之每一官方日常工作，因任何一種兩大勢力延長的鬭爭，會造成當地問題之極端複雜，甚至於使我們之珍貴勝利歸諸泡影。這情形所牽涉的嚴重性，遠勝於在德國的行政或政治管制。

這新近贏得的和平能否永久保持、聯合國能達到如何的發展、以至未來的文化途徑爲何等等問題，其答案的重要因素，繫乎東西兩方之是否能合作與共存。

就以往的美俄關係來說，實不應對將來抱悲觀。歷史所載，美國自成一獨立國以後，美俄兩國人民會維持一無破綻的友誼。除了一個短時期外，兩國的外交關係從未間斷過。他們皆由暴力的殖民帝國中解脫出來，兩者間對於豐饒的阿拉斯加領土的轉讓，可說是國際上無比的最佳插話，當時沒有威脅的觀念，交換後亦沒有任何的反控。他們會兩次成爲戰爭的盟友，自一九四一年起，他們彼此依靠着，戰勝歐洲軸心，贏得最後勝利。

然而在理想上他們却正相反；美國致力社會事業，與基於個人的自由與人類的尊嚴之政治程序。蘇俄則信奉無產階級的獨裁。這在西方人士的眼中看來，蘇俄的政治體制，似乎陷於完全由幾個寡頭所操縱的政治。同樣，他們亦可能視我國固守着一種基於個人自由，以至民衆階層剝削的制度，實屬尙未成熟的政

治。兩大勢力的政治體制之歧異，可能將世界發展成兩個敵對的營壘，及至末了，則產生另一次毀滅性的戰爭。兩者間的思想鴻溝，如能設法架以有效的合作橋樑，則世界的安全與幸福即可確保。再者，祇要美俄能彼此信託，即任何國家間之關係破裂，亦不致威脅世界的統一與和平。

雙方均懷有美俄邦交的障礙、懷疑，以及失敗的恐懼，苟不圖補救，則大局不堪設想，我們這班身負佔領責任之人，殊應不遺餘力，亟謀每一可能改善的途徑。

我們深信柏林是發展國際間和諧一致的實驗室。在當地東與西的合作，重組一高度複雜的經濟體制，並重新教育一極大數目的人民，使對政治有適當認識，如此則德國將清除侵略的意圖與能力，重返國際的家庭中來。

如在此等努力中，能產生友誼之果，而順利地解決當地問題和糾紛的歧見，則未始不可邁進一步來解決世界上的若干問題。我們美國人，於當地致力美俄合作關係可謂遠超其餘一切成就，我基於最高統帥的經驗不斷努力此一工作，並對聯合國終必成功抱有絕對信心。

根據此種認識，我理解許多國家，雖然他們的目的分歧，企望各別，甚至生活方式不同，而形成爲獨立的國家；但仍能爲共同目的而團結一致地工作。其軍事之作戰指導及部隊作戰行動，在國家至上的原則下，悉委諸一個權力。但同時他們保留其部隊之行政權，從委派指揮官至部隊給養之供應；而盟軍總部，則爲負起贏得勝利的戰場使命唯一的動力。委員會的命令，其中未採取一致行動前已獲致無異議者，常因代表所有參戰國一員指揮官之喜惡，而告放棄。



在戰爭期間已獲證明，設不破壞任何一國的自主，且所有國家皆願將部份權力納諸一獨一的總部，使其有力量厲行決策，則國際上的目標與執行之統一，自可達到。新的聯合國以及管理德國的盟國組織的構造上，這經驗並未被接受。如此應用起來，似為一種有限制的聯邦世界政府，遵循西方盟國戰場經驗，以為成功唯一可靠之途徑，則在政治上必不為任何有關的強國所取。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在舊金山的會議堅持保留否決權，乃基於一種廢除了的傳統觀念，即認為國際性之目標，祇有在委員會的一致行動下才能決定。因此在柏林連一些瑣碎小事，也須取得一致的同意。

我們的主要希望，是對從事德國佔領工作之人建立起友愛的關係，承認彼此均願和平地力謀達到大家了解及共同之目標——我們相互之幸福。此種精神如能在柏林一旦展開，就會傳佈到各國首都，在波茨坦，數國領袖間，顯出有國際上的善意，實為一順利之開始。如果我們能在會議桌上，以待朋友們的態度處理事務，我們終能生活在一起，並可在世界合作方面，共同努力。而東西間的一『暫定條約』(Modus Vivendi)，即為我們第一個目的。

總統和他的參謀人員，在八月二日離德返美，不及旬日，華盛頓方面致我一通知，說史達林大元帥邀請我訪問蘇俄。先是在六月初間，即有此一邀請。當時我無法接受，因陸軍部命令我必須前往美國出席會議。此次為再度的邀請，且經政府表示，望我接受。

史達林大元帥建議在我之訪問期間，最好能特別包括八月十二日在內。蓋是日適為在莫斯科舉行之運動表演大會日。我有機會能看一下我從未訪問過的國家，自然感覺愉快；但使我更感愉快者，為邀請中所

包含的內在意思，即爲蘇俄政府正與我們一樣在熱望友誼發展。於是我立即接受，並接到通知，朱可夫元帥將爲我留在蘇俄期間的官方主人，且偕同我自柏林啓程前往。

當此迫切的訪問消息傳遍總部後，有許多人向我作私人請求，希望能趁機隨行，但我考慮到莫斯科有限的住宿問題，結果只帶了克萊將軍和我的老友台維斯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T. J. Davis)。爲了旅途上需一侍從副官，我遂命我的兒子約翰中尉一同前往。他曾在歐洲戰區服役過幾個月，此次隨行，業經他的指揮官批准。此外，尙有在整個戰爭中一直跟隨着我服務的屈拉上士。

到達莫斯科後，我們住在美國大使館。當時的大使哈里曼是我的好友，女主人是他美麗的女兒凱薩琳 (Kathleen)。在此長期戰爭的合作中，我對哈里曼先生的才幹及愛國精神極爲欽仰，此次在這完全陌生的國家作此重要的訪問，得其指導之益不少，內心至爲欣喜。

和我第一次舉行討論的是安托洛夫將軍 (General Antonov)，他係紅軍的參謀總長。他引我到他的指揮作戰室，解釋遠東紅軍的位置，並出示其幾天以前策定的正式作戰計畫，在中國整個的東北，任何事情均照此計畫進行。安托洛夫深信將可獲得一迅速而容易的勝利。我們全在一極熱誠與互信的空氣中商談着，如是一直延至深晚，所討論的大都爲軍事問題。

次晨即爲舉行運動會之期，地點在紅場 (Red Square)。這廣場係一鋪砌的區域，頗爲寬敞。出席的人祇有政府專誠邀請的賓客與表演者，後者的人數約在二萬至五萬之間，我的估計是數目低者較高者爲準確。

民衆不准許到場，整個區域由軍事人員妥爲衛護着。數百觀衆被分配列在像古時競技場那樣的建築物上，而無任何坐位的設備。我們剛到達特爲美國大使及大使館人員準備好的三合土高臺時，安托洛夫將軍即前來徵詢我的同意，是否願受史達林元帥的邀請，到列寧墓的高層去和他立於一處。但我覺得美國大使名義代表總統，其地位更爲重要，因此我懷疑離開他而應邀至大元帥立處是否合體。但由於必須仗譯員的傳話，使我無機會更詳細地表達我的意思，我躊躇未答。於是安托洛夫繼續又說：『大元帥說，如果你樂意去，他再請你帶兩位同僚，假使你願帶他們的話。』於是我立刻轉而和大使商談。他說，這邀請是從無先例的，就他所知，沒有一個外國人曾被邀請到過列寧墓的上層。我立刻明瞭此爲蘇聯當局與我的殊禮，因此我立刻告訴安托洛夫將軍表示樂於接受大元帥的邀請，並告訴他所願邀的同僚是美國的大使和美國駐莫斯科之軍事代表團團長狄恩中將。我想：如果能够獲得任何在當地的聲譽，則對人民方面最有作用的當然是大使及其助手了。

我們站在墓上足足有五點鐘之久。我和大使們從未見過類似此種的表演。一組組的表演者，穿着他們各該國族的鮮艷服裝，有時或幾千人合演。每一種平民舞、團體操、技藝、體育表演都齊整無錯。在五點鐘的整個表演中，熱烈地載歌載舞。樂隊伴着各組不斷地演奏，據說樂隊是用千種樂器合奏的。

大元帥一點不覺得疲倦，反而他對每一分鐘的演出，都像在愉快享受着。他招待我到他的旁邊，經過譯員的翻譯，我們於整個演出中間，斷續地談着話。

他對於美國的工業、科學、教育、以及社會建設，甚感興趣。他重複地說明蘇俄必須和美國爲友。他

實實在在的說：『有許多地方蘇俄需要美國的幫助。提高蘇俄人民因受戰爭而遭毀壞的生活水準，是我們一件艱鉅的工作。我們必須學習美國所有農業方面的科學成就，同樣地，我們必須美國的技术人員幫助我們的工程與建設。同時，我們需要知道更多關於工廠大量的生產方法。我們知道蘇俄在這些地方已落伍了，而且知道只有美國才能幫助我們。』他泛論着的一般思想所趨，是多方面的，其實我猜想他的意思，乃在表明其合作的願望。

當時朱可夫元帥係大元帥的一個公開的親信人物。我和史達林的談話，朱可夫無一次不與談。他們兩人的談話，親切而熱誠，對於我實為一種愉快，因為我對朱可夫之間的友誼與合作的旨趣抱極大的信心。大元帥將談話轉入柏林會議的工作方面，他談在柏林不僅為一重要的特殊工作，且正好考驗戰勝強國之能否實際地為和平問題繼續合作下去。

這想法正好與我和克萊的觀點巧合；但我們還覺得為柏林事件進行之阻礙，乃朱可夫不論事件之瑣屑與平凡，每遇一新問題，必須委諸莫斯科。當會議初期，我得知朱可夫常同意幾點關於當地的進口的合理建議，但又明顯無權立即作答。我因極力探尋其真相，或可能有助於朱可夫的猶豫態度。

我知道我和同僚們所做的每一件事立即會被報告到莫斯科去，我還知道他們國家的自尊觀念，會驅使蘇俄人注意及他們柏林代表的聲譽與權力，因此我採取了一簡單計畫，並希望能得到成效。此計畫乃找尋一機會，設法使朱可夫關心到華盛頓當局所授予我的權力，在處理事件上，只要不違背已批准的政策，當局是會給與相當自由的。每當我有事與朱可夫元帥商議時，即造成一機會去拜訪他，會晤時間常在柏林正

式會議之前或後。我先解釋提議總綱，通常揮有關美俄兩方利害者置於他面前，故意隨意地對他說：『如果這計畫你看來覺得很好，我便準備在你所說的任何時間付諸實施；如果你需要時間研究，或是你要將這事轉報莫斯科，我也十分願意等待你的回答。但我則準備可立即實行的。』

有一兩次他立即發問：『你的政府不會說什麼吧？』我則回答：『如果我將這種小事送到華盛頓去決定，我便會被免職的，同時我的政府將另派能够處理這些事情的人來。』

此私人的作戰有否成效，我未敢臆斷；自此以後朱可夫開始在決事方面漸漸較前果斷。他拋棄政治顧問坐在旁邊的習慣，僅留一譯員相助，單獨同我談話；更有甚者，他對我的建議之是否答案爽速，不像以前那樣要拖延時間，以作考慮。

因此，當站在列寧墓時，大元帥談到柏林會議事件，我即決定照我的柏林策略行事。我對大元帥說：『當然，朱可夫元帥和我相處得很好，這是因為你我兩大強國授權他的代表者時，得有一充分權力能和諧完成當地的細事與管理；小而弱的國家，可能不會這樣做，困難就難免要產生了。正因為朱可夫元帥和我在達成協定方面有此餘地，所以我們倆常能克服許多小的阻碍。』

大元帥鄭重地表示同意，他說：『如果派遣一代表，僅僅一傳信的小孩，那就毫無意思了；他必須有權力行動，才能解決問題。』

當我們在看團體操時，大元帥表示這對於平民影響非常良好，他說：『這樣能够發揚戰鬥精神，你們的國家應該多做這些運動。』他繼而又說：『我們絕不允許德國也這樣做。』那時我們仍在與日本進行作

戰中。

我們在莫斯科的幾天中，曾去看了一次足球賽，興高采烈的觀眾約有八萬人，我們參觀了蘇俄人非常引以為榮的地道，我們又到美術展覽室參觀。後復費時半日，勾留於史托摩維克(Stormovik)飛機廠。另一天則參觀集體農場。每一地方，我們所見者均足徵蘇俄人民，以單純、篤實、與個人獻身於國家，此種愛國主義常在言語中流露出來：『祇因這是爲了我們的蘇俄，所以我們所負擔的工作並不感到是艱苦的。』有一組史托摩維克工廠的工人告訴我，他們在戰時的一星期工作八十四小時，而且又驕傲地說，工廠員工作工到達紀錄者爲百分之九十四，其中有許多是婦女與小孩。他們配糧如此稀少，交通工具如此缺乏，竟能維持如此一紀錄，我對此甚感詫異。在集體農場方面亦復如是。

莫斯科之行，最精采的一次社交，爲克里姆林的晚宴。在輝煌的餐廳裡，有一列紅軍元帥，莫洛托夫先生亦爲出席者之一，此外則有一部份擔任譯員的外事官。伴同我參加者爲大使和狄恩將軍。我們互相祝飲了若干次，每人均具有戰爭期間漸漸發展的合作與協同精神。餐後放映一影片，係紅軍佔領柏林。經譯員告訴我，此次戰役中，他們動用了二十二個師的兵力與集中大量的砲兵。我表示對這影片甚感興趣，大元帥立即說，他可以給我一部考貝(copy)，於是我向他提議，除此之外，還希望有一張他的照片。他對於如此細微之點亦未忘掉，不到幾天，我在柏林果然接到一部整套的影片以及他的照片。

當時他要求我於回去後，代他向馬歇爾將軍致歉意。他說，在戰爭進行中，他曾對馬歇爾將軍失禮，有一次他接到馬歇爾送來一個有關的敵人情報，過後發現事情並不確實，致陷紅軍於不利，他愾怒之餘，

即致一措詞嚴峻的電報給馬歇爾，但事後他又極懊悔，蓋相信馬歇爾原屬好意。他誠懇地要我傳達此歉意給我們的參謀總長。

在我逗留期間，朱可夫元帥及其他蘇聯官員，堅要我指定一喜歡參觀的地點，他們說，沒有一個地方是我不能去參觀的，即使是遠到海參威。但我為時間所限，僅想於離開莫斯科前在克里姆林宮(Kremlin)內的博物館去觀光一次。此願望一經表示，他們立即為我安排一切，並許我隨帶我所願的隨員或助手。這在蘇俄主人的想法，跟隨的人，可能是隨我來自柏林的一行，但及至參觀時間，我發覺幾乎所有美國大使館的職員，皆在那天做了我的義務副官。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被允許到過克里姆林宮，因此我笑着同意，將他們統編為臨時副官。如是整個團體約有五、六十人。我們一整個下午參觀沙皇鑾輿寶藏，貴重的珍珠寶石，精緻鑲嵌的服裝和旗幟，以及其他許多飾物，大廳擺滿寶藏，蔚為奇觀。

當我們走過克里姆林宮的廣場時，行經一我從未見過的大口徑砲管，直徑在三十吋以上，是十八世紀的遺物。我們離開這大砲時，我的兒子笑着說：『我想就是這武器，在二百年前造成了將來戰爭如此可怕的形象。』

我們離開莫斯科前，由美國大使館招待我們，此為一純粹的男性社交。蘇俄的賓客，大都是外交人員與軍中服務者。宴會時照常有祝頌儀式，隨後才開始用膳。此時，大使接到一緊急召請，於是他立即到外交部去。我們猜想大使可能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使則要求盡力留住所有賓客，以等待他回來。此事真難於勝任，蓋大使去後，留在外交部為時之久出乎預料。幸而我得到一部份美國朋友的幫助想到重行祝飲

，有幾位甚至坐到樂隊位上去演奏。我們設法慫恿招待，結果留下了一大部份賓客，直至大使回返。

大使回來後，走到室內正中，果然就是宣佈日本投降。這使在場的美國人都歡呼起來。我留意站在我身旁的布德勒元帥 (Marshal Budyenny)，他的表現並不熱烈。我問他為何對於戰爭已成過去而不感到快樂，他回答說：『噢，我是快樂的；但我們應該繼續下去，直至殺死更多傲慢無禮的日本人！』在外表看來，布德勒元帥是個非常仁慈而善良的典型，但他却未關心到戰爭延續一天，等於增加數以百計之蘇俄人民的死傷。

在戰爭中，我曾聽到不少有關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列寧格勒的輝煌保衛戰的故事，因此我表示願一睹該城市的真面目。在列寧格勒被包圍時，根據蘇俄的紀錄，餓斃者達三十五萬人，被殺或受傷的較此更多。是項數字乃由列寧格勒的文官們一再告知我們的訪問團，他們亦加入在軍事將領中作當地的主人。該城人民作戰時所受的慘痛犧牲，以及長時間忍着飢寒苦悶，形成戰史上有名的保衛戰，在現代的戰役中，確無與倫比的了。但我們皆為眼前的事實所感動，因為在談到列寧格勒的損失時，每一市民在言談間皆帶有一種驕傲而滿意的口吻，而站在一種英雄思想的觀點上，表示能於如此最後關頭將敵人擊敗。此種驕傲的意思，我們是了解的。至於滿意的理由，我們則無從捉摸，雖然他們會解釋謂城市所付出之極大代價，對於『蘇俄祖國是值得的』。

列寧格勒市長招待我們午餐，被邀者有一部份該地的民政與軍事領袖。蘇俄的藝術家特為我們表演聲樂與戲劇性的朗吟，我們當然是聽不懂的。我們還看了一些美麗的舞蹈，我對主人說：『蘇俄對於藝術家



是普遍尊敬的，頗足令人震驚。自上至下，每一人似乎都能為藝術犧牲，在所不辭。」我的主人回答說：「任何一個蘇俄人會很樂意的餓一星期，如果他這樣做，可以在星期日看一次美術展覽會，或是足球賽與芭蕾舞 (Ballet, 古典足尖舞)。」

在列寧格勒午餐的祝飲中，我的兒子正自倖能逃避了祝飲的苦刑，却又被朱可夫元帥召去祝飲。其後約翰告訴我，訪問期間，他最怕受這種挑戰，故盡心先妥為準備。他站起來說：「像我這樣一個年輕的中尉，是不習慣與蘇俄的元帥們、大城市的市長們、以及五星上將們合在一起的。我在蘇俄已有數天，曾聽到許多祝詞，我會聽到每一盟國統治者，每一有希望的元帥、將軍、海軍上將、以及空軍司令的祝詞，但我還得要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重要的蘇俄人致祝詞；現在，先生們，能否請你們為紅軍的普通士兵和我乾一杯？」

在整個訪問期中，我聽到的祝詞，以他的一席話最受熱烈歡迎。朱可夫元帥特別愉快，他對我說，他和我也許是老了，否則何致等待一個年青的中尉來提醒我們「誰是戰爭真正的贏得者」呢！

由列寧格勒回返柏林的旅程中，天氣轉壞，頗不愉快。我們飛行蘇俄上空時，限於協定要用蘇俄的引航員。其引航員對鄉村地方地形方面非常熟悉，但在天空領航方面，則欠諳熟。因此他儘不讓我們高飛，致使他們看不清楚地形。在此天候不佳的飛行裡，他們更將高度降低，最後我們的四引擎飛機的高度幾與樹頂相平。我的駕駛員韓森少校 (Major Larry Hansen) 氣煞了，他思忖了一會，假裝不懂引航員的不完善英語，迅速地將飛機昇到雲層中，此後我們遂正常地一直飛至柏林。

我們在飛機上的一段時間裡，朱可夫元帥和我時常商談戰爭中各次戰役。由於他在俄軍中幾年來的特殊地位，他的指揮經驗較現代任何一指揮官更爲豐富。據我的觀察，似隨時可派到具決定性的任何一個戰區。他曾對我們說過關於蘇俄部隊的編組、作戰的地形、以及其戰略決定的理由。從各次的談話中，使我明白地看出他是一個十全的軍人。

我告訴朱可夫元帥，我們的每一師，連增援的營在內，經常維持兵力一萬七千人。他聽後非常驚奇，他說他原擬每師維持八千人，但常在長期作戰後，逐漸減至三千至四千人。

在他的敘述中對我之最大啓發，是蘇俄穿過地雷區的攻擊方法。德軍的地雷區係由防禦火力掩護，在戰術上乃一極大的障礙，且造成我們死傷之慘重與時間之延遲。我們的技術專家雖會發明每一樣可想像得到的機械，用以安全地破壞地雷，然而穿過此等雷區，畢竟是件很艱鉅的工作。朱可夫元帥陳述他的事實，大概地說：「地雷有二種，一爲人員殺傷地雷，一爲車輛爆破地雷。當我們到達一地雷區時，我們步兵應視若無睹地進攻，因我們受人員殺傷地雷的損失數字，僅等於在機槍或是大砲下的犧牲，如果德軍將此等特殊區不加埋設地雷而以重兵防衛來代替的話。但進攻的步兵當然並未解除車輛爆破地雷，因此當他們已穿過地雷區而至另一端以後，應即組成一橋頭堡，然後由工兵過去掘出一條道路來，我們的車輛就能通過了。」

我的腦中立即映出一栩栩如生的圖畫，假如有一美軍或英軍指揮官採用朱可夫所說的辦法，而將此種辦法作爲戰術原則的一部份，則我們部隊中的任何一人會有若何的反映？美國人估計戰爭的代價是以人命

爲準繩，而蘇俄則搜竭整個國家資源。蘇俄自亦明瞭士氣之價值，但其發展與維持的辦法，乃靠一切所獲的成功，以及愛國主義的激勵，亦可說是一種熱狂主義的作風。

據我所知，朱可夫不大注意我們維持士氣最主要的辦法。諸如循環性輪換部隊、娛樂的設備、短假與休假、及最重要的，發展技術以避免戰場上士兵不必要的冒險等，普通實施辦法，在朱可夫指揮下之部隊似乎全未之聞。

然而他同意我破壞敵人的士氣是高級指揮官的目的。關於此點，沒有再比實施戰略上的奇襲更爲有效了。所謂奇襲，即突然將我方軍隊置於可以威脅敵人的繼續作戰的位置上，最少亦應在一個重要的區域。當戰術上的突擊完成後，破壞敵人士氣的成效更能提高，蓋敵人的前線部隊必因此而恐懼，以爲即將被消滅了。我們在地中海以及歐洲等戰役中，每次在戰略上或是在戰術上常獲致突擊之成功，有時兩者俱能完成。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布爾基之役，我們遭受了德軍有力與多次的戰術上的奇襲。然而在那次事件上，我們已預想其可能性與概略擴張位置，先行計畫，以備能有效地執行對策，雖然這昭然可見，早已影響前線部隊的士氣。

在處理士兵方面，美國與蘇俄的基本差別之另一例如次。有一次，我和蘇俄某將領談起我們負責的難題，即如何照料各次戰役中的德國戰俘之問題。當說到戰俘的食物和我們的士兵一樣時，他大爲驚奇地問：『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我說：『第一點，我們國家本應這樣做，這是根據日內瓦會議條款。第二點，在德國也有成萬的美英戰俘，但我並不想給希特勒一種藉口來更苛待那些正在受薄遇的我們被俘的人。』

這蘇聯人更表示着另一種驚奇，他說：『你爲什麼關心到那些被德國俘虜去了的人呢？他們已投降了，不能再作戰了啊。』然而，此語自非證實了蘇俄人的殘忍，或是他們生來即對人類的生命漠視。

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受，甚爲慘痛。一九四一年，該國整個西部俱被納粹佔領，自伏爾加區域以西，諸建設毀滅殆盡。當我們在一九四五年飛俄時，我在西陲間和莫斯科的週圍區域，未見到一座房屋。在經過此等被佔領區之際，朱可夫元帥告訴我，他們的婦女、小孩、以及老年人之被殺者，蘇俄政府無法估計其數字。有些大城市已成爲廢墟，直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大家都以爲除非能恢復工業，以及西方盟國大舉雄師參戰，否則雖死守亦難拒敵。

似此慘狀，無人不爲之痛恨，因此蘇俄人對德國立意報復，並對戰爭的意識有堅毅的態度，遠較其他遠離戰場慘景的國家爲甚。

縱然蘇俄之進攻是成功的，但其獲得的勝利實付出驚人的代價。代價最高之一種戰爭型式，爲以優勢兵力人海戰術，漸漸獲得進展，擊退敵人的堅韌而精良的防禦。敵人方面經常調整部署，在其準備好位置上，抵抗進攻部隊持續而沖擊的攻擊。當進攻部隊維持戰力開始成爲嚴重問題時，而敵人則可能仍保有原來的士氣與物質力量的價值。在蘇俄的早期反攻中，朱可夫被迫運用耗費最大之方法使其部隊作戰。如此，就軍事的意義而論，直至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他們早期的重大犧牲，始獲致成果。是故蘇俄人每於對其勝利表示驕傲之餘，從不忘記所付之重大代價。

戰爭拖延下去，在漫長的歲月中，我越來越恨德國人，尤其是希魔的黨人。週遭都有着希特勒殘忍與

野心的破壞之明證。每一大小戰役的代價，即爲人體之破碎，與年輕的盟軍士兵之生命毀滅。

戰爭期中，無數心碎的父母以及愛人致信給我，懇求我告訴他們其所愛的人是否還有一點生望，或是至少告訴他們關於那些人死時的情狀細節。我對他們的來信一一作覆，因我知道此舉比較致慰於國孺的家屬更爲有效，可使人們恒久地深恨侵略戰爭之發動者。此時，我同情瞭解蘇俄的態度之所以更甚於戰爭開始時，大概是因爲這個原故吧。

自北非及歐洲之戰後，我認爲對於徒步士兵，應加意保護，以增加其效能。但朱可夫元帥對此類方法則不感興趣。我以爲地面指揮官如能成功地將其士兵調至戰線時，使他們得免於長途行軍之勞，並能保護士兵在後方區域不受砲火的困擾，則地面部隊作戰成績定必斐然。我們常以輕裝甲車輛載送士兵赴前線，在用此種保護士兵不使其疲倦與受傷的特殊方式下，其作戰損失與正常的步兵部隊損失之百分比顯示出，所有部隊皆應設法在類似的良好環境下進入戰場。蘇俄則不然，他們視此保護士兵免受無謂傷累的措施爲過分浪費，而認爲大的勝利，是無可避免巨大的死傷數字的。

爲了酬謝蘇俄政府的禮請，美國陸軍部經杜魯門總統的批准後，即邀請朱可夫元帥訪問美國。這邀請朱可夫立刻接受了。我們想這位元帥當可於近期前來美國，他並懇我或是克萊將軍與之同行，如此則朱可夫在我國時，正像他偕同我到蘇聯去一樣，有一個友人隨時照拂。但後來我告訴他，由於特殊的原因，此時我無法陪他前往，一切只好委諸克萊將軍。朱可夫元帥又要求讓約翰同行，臨時作他的隨從。我回覆他說，約翰必因此引以爲榮的。我還告訴他：我樂意將我常用的 D-51 座機向日葵號(Sunflower)載送他們

。他聞之不勝喜悅，因他曾乘此機飛越蘇聯，對該機及其工作人員，甚為信賴。於是他經譯員的傳話，對我說：『坐將軍的飛機，還有將軍的兒子在一起，我知道這是非常安全的。』

我想朱可夫即將起程，不料他病了。當然會有一種猜測，他患的是否為一政治病？當我第二次在柏林管制會議中與之聚首時，確像一個曾經嚴重失過健康的人。因此他勢將延期訪問。將近冬季，他又表示希望等待春季再來訪問。如是，蘇俄對訪問美國一事，已顯示不復再感興趣遣派他們任何一位元帥到美國去渡一週或十天的時光了。

我最後一次看到朱可夫元帥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是日為蘇俄之休假期。為慶祝起見，他在柏林舉行一盛大的招待會，邀請的對象是盟國的高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不幸天氣轉壞，不便飛行，其他兩位統帥遂取消了他們的約會。但我其時自知即將奉召返國，因此決定赴會，雖然我知道此行要乘一整夜的火車，翌日復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汽車旅程。

當我到達時，朱可夫元帥和他的太太，以及一部份他的高級助手，正站在那裡歡迎。招呼過了，他挽着他太太的手臂，於是我們三人和一個譯員進入一間舒適的且備有各種點心的房裡休息。我們的談話，約有兩個鐘頭之久。

朱可夫談話的要旨，為他相信我們在柏林，曾致力增進在文化與政治觀念上悉相迥異的美俄兩國間了解之難題。最後談到新的聯合國時，他說：『不論環境好壞，只要美蘇兩國始終站在一起，則聯合國的成敗，是可臆斷的。如果我們能切實成為合夥者，那時只消我們說聲「禁止」，便沒有任何國家敢進入戰爭。

之路。』

朱可夫似乎爲共產觀念的堅定信仰者，就他所見到的，蘇俄的政府體制乃基於理想主義，而我們則基於物質主義。他申論此一區別，並在批評前先行道歉，他以爲我們的體制乃係訴諸人們一切的自私，他說，當我們誘致人們的工作時，讓他可保有他所賺得的，還可隨其志趣，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在各方面皆任他於一個廣大而民族複雜之國度中，成爲一個漫無紀律和無定向的人物。

他復要我了解一種體制，使人們的貢獻形成爲大而複雜的國家事業中之一部份。我雖拒絕此種爭論，並斥責所有涉及獨裁者的體制；但在我的腦中，朱可夫元帥無疑是篤實的。

在我們最後一次會見時，另有一頗饒趣味的小事件，似有在此闡述的必要。我們每以爲不值得注意的事，但由於幼時的生活環境各異，有人却認爲非常重要。朱可夫告訴我，某美作家在一本關於蘇俄的書內說，朱可夫元帥比他的太太矮二、三寸，且有兩個兒子。此事使他異常生氣，認爲不但是侮蔑他，且跡近誹謗。於是他和他的太太站起來片刻，並說：『現在你可以實地察看，你們的出版界所說的是什麼話！還有，我們並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

他提起美國有一雜誌社發行一張史達林大元帥的相片。他說這並非一張個人真照，簡直是一種像掛在柏林夜總會的油畫。該雜誌的史達林的相片又像是在最壞和最下流的環境裡攝拍的。這激怒了這位元帥，他轉過身來向我說：『如果你要是有這樣一張相片出現在蘇聯雜誌上，我會立即命令該雜誌停刊，所有印出的相片都會被消滅的；但，你準備怎樣做呢？』

於是輪到我對他敘述美國自由出版的情形，我雖然盡心熱誠地善爲措辭解釋，對方仍然無動於中，他僅重複一遍：『如果你是蘇俄的朋友，便應該爲這事有所行動。』

我要使他知道自由企業的優點。我堅定地相信，如沒有一種自由競爭之企業的體制，個人的政治自由就不能持久。我解釋：絕對的國有終必走入獨裁。因此，努力於脫離獨裁的統治，即美國之開國與強大的原因。但他僅笑笑而已。

自我回返美國後，仍和朱可夫繼續作友誼上的通信，直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是年春季，他被解除了柏林統帥職位，此後則從未直接聽到他的消息。據一般謠傳，他已失去了寵信，在戰爭後期的數月中，他自蘇俄人的愛戴之高位上摔了下來。

關於他削去權力的原因，有一推測是因他與我之著名的友誼。我對此傳說未敢輕信。他和我的友誼雖好，但他似乎深信共產理論的公正。他知道我乃一共產主義之死敵，蓋我認爲共產主義與獨裁主義同義。當我表示極痛恨含有國有主義意味的一切，及說明我們整個西方傳統爲致力於個人自由的理想時，他只是耐性地靜聽；但他自己之堅信共產主義，似由其內在的虔誠所產生者，並非任何外力之強迫。

蘇俄人是慷慨的，他們喜歡贈送禮物與舉行宴會，凡會和他們共事過的美國人，皆能體會我的此種見解。在他們善良的天性裡，他們對笑謔的酷愛、對同志的真誠、以及平日生活各事俱抱有樂觀的看法。就我看來與我們所謂中庸的『美國人』是同樣的。

我和朱可夫元帥的私人友誼與了解，並不能消除美俄間的爭執事件，因而常使我的僚屬氣惱，有時此



等事件亦甚嚴重。我們派遣至柏林的火車或汽車，須行經蘇俄區域，常被穿着蘇聯軍服的浪徒所煩擾，甚至被劫掠。

由於語言的不同，沒有一人能以直接的言詞來緩和美俄間的緊張爭論，因之在波茨坦協定中的履行條約問題，尤其是有關賠償部份，會產生種種誤會。我和克萊常爭執着要恢復魯爾區以及西德，發展一種足以維持全國人口的經濟，我們亦會堅持每一我們政府立意執行之事，即須妥善迅予辦理。我們對於任何工作或執行某事時，缺乏信心，其罪行足粉粹我們共謀協助達成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之希望。

我信守政府所會保證的政策，戰事甫告結束，即受到首次挑戰：有幾位同僚忽建議，倘蘇俄提出要我軍隊自易北河撤至分配給美國的佔領區域時，我應拒絕此項要求。論據是：如我們在易北河保有部隊，則蘇俄更會同意我們的若干建議，特別是對於奧地利的合理分區之提議。我知探此態度是不合理的，我深信，（我的見解亦常得陸軍部支持）即使我們首次直接與蘇俄交往，如不以執行一包含我政府善意之計畫作為基礎，則勢將於此肇端之初，破壞整個合作的企圖。

我常覺得西方盟國之佔領德國，應比我們現在實際上所佔領的區域更為廣大。如我們的政治首腦像盟軍最高統帥總部一樣，深信西線的勝利能早期獲得，則他們在雅爾達時，會堅持以易北河為東西佔領區之天然分界。雖然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我們仍在萊茵河的西面，尚未攻破齊格非防線，但我和僚屬會報告我們的上峯，說明我們可望很快獲致勝利。除因恐我們不能再事東進外，似無理由同意不得將佔領線深入德國比埃森納支更遠。然而，此純為一種猜測，我從未與任何直接負責此決定者談論過。

無論如何，一九四五年之夏末秋初，柏林的記錄表示出戰後我們與蘇俄官員竟達到前所未有之懇篤和合作之最高峯了。在較廣泛的範圍，在高級階層，誤會繼續滋長，並即不可避免地在德國當地反映出來。可能此等發展，與我們前此努力者適得其反。

其時，美國人看不出——至少我們在柏林是如此——為何蘇俄的政府體制與西方盟國的民主體制不能在上世界上並存？兩種體制皆彼此尊重對方權利、領土、以及其所信仰者，而避免侵犯對方之完整，因為西方民主的含義在於尊重他人的權利，我們自然覺得『生存與讓別人生存』型的協定當可達成，並能誠篤地予以保持。此誠我們素所至盼者；但出乎意料，豈意甚至此一純為併存於世界之實踐標準亦不克獲致。

何以致有此變化。不必就最後目的範圍言，即以一種忙碌於合作之表面願望而論——則為我們任何人無從了解者。然而兩年半來繼續不斷的緊張情勢，已粉粹我們速致世界和平與縮軍的好夢。我們要冷靜而懇摯地警覺本身的力量與弱點，確保道德的公正態度，務使自己能適應繫繞着世界的新的緊張情勢。

消除侵略以及有效合作的失敗之意義，其於整個世界之嚴重性，無異一九三〇年以來，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裕仁的獨裁與專橫。每念及東歐各弱小國家之名，常使我們警覺到已失去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所標榜之目標，甚至在珍珠港事變前亦復如此。所以那些屢應這次至少是弭戰之戰而去戰爭並戰勝了的人們，至今仍不免感覺恐懼、懷疑與徬徨。

許多書籍會揭載世界合作崩潰所造成的悲劇，關係嚴重，將來自有更多的書籍陸續記載。在我們看來，它們悉都縷叙同一之簡單真理。珍視自由的人們，若能隨時隨地對自由的因子以維護，且防止任何內

在或是外來的侵襲，則我們始能保有無恐懼、無不公正、無壓迫的自由。

目前急迫之事，為維持真實與相當的力量，不僅於道義或經濟方面，亦於適當的軍事整備方面。倘使對此忽略，而盼望世界合作精神的復活，不僅不智，實為一種帶有罪衍的愚笨。再者，目前的軟弱，將會使我們的朋友乍驚，並引起他人的輕視，且勢必消滅我們對和平處理世界問題之影響。只要世界一日不體認以軍備競爭作為人類問題最後的裁判人的無益，則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九年的教訓仍屬有用的。

單靠整備軍事，仍未足解答問題。共產主義鼓舞其好戰宣傳者，利用人類間之不公正及不平等，此種理論，非訴諸意大利人、法國人、南美洲人，乃是訴諸一種拚命地企圖滿足普通人類需要的人。其中具有深長的擴張力量。任何地方，祇要有集團壓迫的普遍不滿，或是民衆的窮困，小孩的挨餓，共產主義即能借此作一非武器所能對抗的進攻。因不滿足必致被其煽動，而進入革命，而革命又帶來社會騷亂。繼至者，即為獨裁統治。故對付此種戰術，單靠軍事力量是無用的。

自由繁榮的區域將會繼續縮小，除非民主主義的支持者與瘋狂共產主義者對敵，並清楚地了解人類的自由已在危險的境地，而以共同宗旨的義務集團組織對付共產主義政權集團。此種義務集團組織可能犧牲國家權益至某種程度，但尤其重要者，必須消滅共產主義所希求的饑餓、貧窮、以及被壓迫階級，並切實不遺餘力去取締使人互相仇視之一切社會與經濟之弊端。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力量，民主制度的國家常常過於單獨行事了，每一國家皆為自己打算，在許多區域內，民主制度的力量薄弱得可憐。由於國家主權的分開，阻礙了合理的資源的集中，而此等集中的資源內

可以產生極豐富的物資力量，並能增強防禦力。此種分隔可爲思想的征服。

民主制度必須知道，現代的世界，對國家主權刻板的觀念太小了。此種觀念，是在國家爲一己之利益和安全，有自足與自立的安全力量時產生的。時至今日，任何一國皆不能單獨生存了。我們並不須使國家主權在基礎上投降，祇需一堅定的同意即可。一中央聯合管理機構遇兩國爭執時，即查驗事實，由大多數投票決定其事之公正，爾後並需有權力及措施執行決議。這對於國家主義雖有一小的束縛，及需付出些許代價，因爲維護人類的自由的人們，自當能自己妥當解決其本身階層之爭端，或對付外來的侵襲。

有一長久真實的保證，說明民主制度可在世界上繁榮。物質上的方法與技巧上的組織，能安隱地使它渡過危機。但我們今日的民主制度，須在基本上能滿足大衆的智力、精神、物質等方面生活之所需，始能繼續存在。

我們相信個人的自由根基於人類的尊嚴，乃人們之最大寶物。我們相信，人類既無拘束表白他們的願望，則寧取自由與自立，而反對獨裁與集體主義。由此可證，共產主義的領袖們，亦作如是觀，否則他們爲何要攻擊並企圖毀滅此等觀念之實現？如他們完全信任這是公正的，並訴諸他們自己的觀念，他們自無採取侵略政策的必要。如果共產主義作爲一種精神的力量與道德的鼓勵，訴諸於人類較訴諸於個人權利與自由更多，則尙有待時間的證明。我們這群已經解放歐洲的人，知道共產主義者之恐懼人類之傾附自由是有根據的。此一真理，或爲侵略的共產黨徒所以要撕毀所有基於個人自由的政府機構的理由。

美國的男人及婦女，如能勇敢地正視此點，正如戰士們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一樣，則我們對於

結局無庸恐懼。假設他們以往能堅固地團結，並會與歐洲盟友共同供應有史以來最大的戰鬥力量，則現世沒有任何力量膽敢向他們挑戰。再者，如我們能保持道德完整的清澈了解，並有像最後擊潰軸心國那樣隨時準備犧牲的精神，則自由世界必可生存繁榮，而所有人民，終能達到文化水準、滿足、以及前此未獲致之安全。

## 跋

詳載於本書內之軍事勳業，乃數百萬現役與退役武裝同志所負責完成者。就此言之，彼等作成此一傳記，本書雖未能一一列舉，然彼等實爲本書之合作者。但就個人而言，余幸蒙友好幫助，使余能將戰時筆記、備忘錄、及回憶錄等迅速蒐集編纂，而成爲余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之一單獨紀事，其中主要勉余着手此項工作者，爲前駐蘇大使戴維斯、戰時余之參謀長，現任大使史密斯、及以前余在盟軍總部有力助手克拉克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Edwin Clark)。如非彼等堅決主張與慫恿，或不致開始蒐集筆記與備忘錄。既經決心寫作後，尼文司准將、及戰時由士兵升至中校之麥肯 (Kevin McCann)、爲作成此書過程中不可缺少之助手。對於彼等，尤對戰時戰後各時期在余幕下服務者，其中，敘述佳者應歸諸彼等之功，余甚爲感謝，至不佳之處，則爲余之過失，謹表歉疚。

## 附 錄

# 一、盟軍最後攻勢戰鬥序列

### 第六集團軍 (塞維爾 Devers)

法國裝甲第二師 (李考勞克 Le Clerc)

法國阿爾卑斯第二十七師 (莫爾 Molle)

法國步兵第一師 (加拜 Garbay)

### 法國第一軍團 (塔西尼 De Tassigny)

法國殖民地步兵第九師 (凡萊 Valluy)

法國第一軍 (皮緒脫 Bethouart)

法國裝甲第一師 (蘇特 Sudre)

法國山地第四師 (郝斯定 De Hesdin)

法國步兵第十四師 (沙蘭 Salan)

附 錄

法國第二軍 (孟沙拔 De Montsabert)

法國裝甲第五師 (萬厄載 De Vernejoul)

摩洛哥第二師 (卡平提 Carpentier)

亞爾及利亞第三師 (吉林美 Gilrume)

美國第七軍團 (貝奇 Patch)

美國步兵第一〇三師 (麥阿里飛 McAniffre)

美國步兵第三十六師 (德黑奎斯特 Dahlquist)

美國步兵第四十四師 (狄恩 Dean)

美國第六軍 (布魯克斯 Brooks)

美國步兵第一百師 (伯萊斯 Buttress)

美國裝甲第十師 (摩里斯 Morris)

美國步兵第六十三師 (希伯斯 Hibbs)

美國第十五軍 (海斯力浦 Halslip)

美國步兵第三師 (奧丹路 O. Daniel)

美國步兵第四十五師 (斐烈特力克 Frederick)



美國裝甲第十四師 (史密斯 Smith)

美國第二十一軍 (米爾本 Milburn)

美國步兵第四十二師 (柯林斯 Collins)

美國步兵第四師 (布萊克雷 Blakeley)

美國裝甲第十二師 (阿林 Allen)

## 第十二集團軍 (布萊德雷 Bradley)

美國第三軍團 (巴頓 Patton)

美國步兵第七十師 (伯納特 Barnett)

美國第八軍 (密德爾頓 Middleton)

美國步兵第八十九師 (芬尼 Finley)

美國步兵第八十七師 (庫林 Culin)

美國步兵第六十五師 (雷茵赫 Reinhart)

美國第十二軍 (愛迪 Eddy)

美國步兵第七十一師 (魏曼 Wyman)

美國步兵第二十六師 (保祿 Paul)

附 錄

歐洲十字軍

四九四

美國裝甲第十一師 (德格 Dagar)

美國步兵第九十師 (安拿斯蒂 Earnest)

美國第二十軍 (華克 Walker)

美國步兵第八十師 (麥伯萊 McBride)

美國裝甲第六師 (格羅 Grow)

美國步兵第七十六師 (斯密特 Schmidt)

美國裝甲第四師 (郝曲 Hoge)

美國第一軍團 (霍奇 Hodges)

美國第二十裝甲師 (華德 Ward)

美國第三軍 (符立特 Van Fleet)

美國步兵第九十九師 (盧爾 Lauer)

美國裝甲第七師 (郝斯布魯克 Hasbrouck)

美國步兵第九師 (克雷支 Craig)

美國步兵第二十八師 (柯大 Cota)

美國步兵第五師 (歐文 Irwin)

**美國第五軍 (胡伯納 Huebner)**

美國裝甲第九師 (雷納 Leonard)

美國步兵第二師 (羅柏森 Robertson)

美國步兵第六十九師 (李英赫特 Reinhardt)

**美國第七軍 (柯林斯 Collins)**

美國步兵第一師 (安德魯 Andrus)

美國裝甲第三師 (海文刺 Hickey)

美國步兵第一〇四師 (亞林 Allen)

**美國空運第十八軍 (李奇威 Ridgway)**

美國步兵第八師 (莫亞 Moore)

美國步兵第七十八師 (派克 Parker)

美國步兵第九十七師 (郝爾塞 Halsey)

美國步兵第八十六師 (美洛斯基 Melosky)

美國裝甲第十三師 (鄔根 Wogan)

**美國第十五軍團 (奇羅 Gerow)**

附錄

歐洲十字軍

四九六

美國步兵第六十六師 (克芮麻 Kramer)

美國步兵第一〇六師 (史透路 Stroh)

美國裝甲第十六師 (皮亞士 Pierce)

美國第二十二軍 (哈門 Harmon)

美國空降第八十二師 (格溫 Gavin)

美國空降第一〇一師 (泰勒 Taylor)

美國步兵第九十四師 (馬羅尼 Malony)

美國第二十三軍 (柏麻 Balmer)

美國第九軍團 (辛浦森 Simpson)

美國步兵第二十九師 (吉拉特 Gerhardt)

美國第八軍 (吉倫 Gillem)

美國裝甲第五師 (奧立佛 Oliver)

美國步兵第八十四師 (布倫 Bolling)

美國步兵第一〇二師 (加定 Keating)

美國第十六軍 (安德生 Anderson)

美國步兵第七十九師 (懷琪 Wyche)

美國裝甲第八師 (戴溫 Devine)

美國步兵第九十五師 (特維杜 T'waddle)

美國步兵第七十五師 (安徒生 Anderson)

美國步兵第三十五師 (巴麥特 Bade)

美國空降第十七師 (米里 Miley)

美國第十九軍 (麥克寧 McLain)

美國步兵第八十三師 (麥康 Maccon)

美國裝甲第二師 (威特 White)

美國步兵第三十師 (何伯斯 Hobbs)

## 第二十一集團軍 (蒙哥馬利 Montgomery)

英國裝甲第七十九師 (郝伯特 Hobart)

英國第二軍團 (鄧蒲西 Dempsey)

英國第一軍 (克勞克 Crocker)

英國第八軍 (伯克 Barker)

附 錄

歐洲十字軍

四九八

英國步兵第十五師 (巴伯 Barber)

英國裝甲第十一師 (羅拔士 Roberts)

英國空降第六師 (保勞士 Bols)

英國第十二軍 (李奇 Ritchie)

英國裝甲第七師 (賴因 Lyne)

英國步兵第五十三師 (羅斯 Ross)

英國步兵第五十二師 (郝克維爾史密斯 Hakewell-Smith)

英國第三十軍 (郝洛克士 Horrocks)

英國步兵第三師 (威士特拿 Whistler)

英國步兵第四十三師 (湯姆士 Thomas)

英國步兵第五十一師 (麥克米蘭 McMillan)

裝甲警衛師 (阿多亞 Adair)

加拿大第一軍團 (卡勒拉 Crerar)

加拿大第一軍 (法爾克斯 Foulkes)

英國步兵第四十九師 (勞林斯 Rawlins)

加拿大裝甲第五師 (郝夫密斯特 Hoffmeister)

加拿大第二軍 (芒茲士 Simonds)

波蘭裝甲師 (麥捷克 Maczek)

加拿大步兵第二師 (麥羅士 Matthews)

加拿大步兵第三師 (克衣弗萊 Keefler)

加拿大裝甲第四師 (吳克士 Vokes)

## 第一聯合空運軍 (布列里頓 Brereton)

美國空降第十三師 (卓曼 Chapman)

## 第九空運總隊 (韋廉士 Williams)

第五十二空運聯隊 (克拉克 Clark)

第五十三空運聯隊 (必治 Beach)

第五十空運聯隊 (卓別勞 Chappell)

## 第一戰術空 (韋伯士特 Webster)

## 第十二戰術空軍 (伯加士 Barcus)

附 錄

法國第一航空軍團 (格拉特 Gerardet)

美國第九航空隊 (范登堡 Vandenberg)

第九戰術空軍 (格薩達 Quesada)

第十九戰術空軍 (魏蘭 Weyland)

第二十九戰術空軍 (勒根 Nugent)

第九轟炸師 (安徒生 Anderson)

英國第二戰術航空隊 (柯寧漢 Coningham)

第八十三大隊 (伯樂島斯蒂 Broadhurst)

第八十四大隊 (郝德萊斯東 Huddleston)

第八十五大隊 (史提路 Steele)

第二一大隊 (恩姆巴萊 Embrv)

第三十八大隊 (史加萊—斯脫烈夫菲路特 Scarlet-Streatfield)

第四十六大隊 (戴伏勞 Darvall)



### 三、德國地面部隊

德國戰鬥師有數種，其主要者爲：

步兵師：在攻擊開始日(D-day)後，包含三個步兵團，每團二營，兵力近一萬二千人。

機械化步兵師：(Panzer Grenadier divisions)，包含兩個摩托化步兵團，(每團二營)一

個摩托化砲兵團，及支援部隊(Supporting Troops)六個營，官兵近乎一萬四千人之力量。

裝甲師：(Panzer Divisions)，相當於吾人之裝甲師，包含兩個裝甲步兵團，一個戰車團一個裝

甲砲兵團，及支援部隊五個營，加上勤務部隊，官兵共一萬四千人。

在德國部隊中國防軍(Wehrmacht)或普通陸軍單位，與『SS』字母爲首之衝鋒軍(Schutzstaffel)有極大分別。後者係由納粹黨員中特別選拔應募而來，組成一支政治與軍事精兵，享有特別榮譽與利益，並不與德國國防軍一致。衝鋒軍單位較同等陸軍單位之員額充足，火力強大。戰爭趨向末期時，由於戰鬥損耗與兵員之亂補充，使衝鋒軍減低其政治與種族『純潔』。但其部隊直至最後仍爲德國最瘋狂之戰士。

作同樣之瘋狂抵抗者，爲一九四四年九月組成之國民步兵師(Volksgrenadier Divisions)：其人員可與衝鋒軍之師對流，所用『國民』與『步兵』一語——希特勒於一九四二年加諸步兵人員之榮譽稱呼

——表示此等系統係在最後關頭爲防衛德國而精選之戰士所組成者，雖然國民步兵師其人員通常少於一萬，但他們在自動武器，尤其是輕機槍方面極強，並且於最後防線之抵抗極有效果。此組織與以後戰役中之『國民突擊隊』組成(Volkssturm Units)，極其相反。

各種步兵中最強者爲傘兵師，係地面戰鬥部隊之一部，但受德國空軍所控制。此乃經小心挑選訓練，裝備良好之精銳步兵師。各部隊之訓練，極少有能及傘兵者。其官兵約一萬六千人，並較一般步兵師機關槍配備更多，戰鬥力強，故傘兵部隊爲德國部隊中，最宜於作廣深正面之堅韌抵抗者。

在戰鬥中特別用以突擊之部隊與單位，予以『狂風』(Sturm)之榮譽。僅有少數師有此榮譽。然當戰爭結束之期，爲鼓勵士氣，遂將此特殊榮譽，給予由老幼雜亂組成之人民突擊部隊。

爲特別突擊任務或犧牲性而精選之部隊，通常組成戰鬥團，以其指揮官爲名，例如史托哥敢死隊(Kampfgruppe Stoessel)。此等部隊由不足一連而至一師，兵力不等，並且罕有獨立保留一個月以上者，惟合併於較大單位後，有時亦繼續保有其戰鬥團名稱，有若一種榮譽之授給。將近戰爭結束時，他們失去其特別任務之性質，並且通常係由傷亡慘重之團隊殘餘編成。

# 軍事代字集註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種代字密碼『(Code Names)』係用於表示軍事計畫或軍事行動者。其主旨在於保密，俾免被敵情機構所探知，而另一重要目的，則為便於索引。為達到上述目的，當開戰之始，即於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指導之下，編成約近萬數普通之名詞及形容辭，暨未加說明之動作與地形。嗣後將上述代字加以選擇，按字母之順序排列，並印成清晰之目錄，而將每若干代字指定由某戰區或美國國內防區專用。各戰區所錄各地司令部，其後更於原代字上，再增加文字，既不受普通名詞及形容之限制，亦不說明所計畫之行動。惟由英文字母首字所編成之略字則切不可與代字混淆。諸如 COSSAC (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 SHAEFF (盟軍遠征軍最高統帥部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 PLUTO (海底油管線 Pipe line Under The Ocean) 等

下列為所選擇之代字表，在此表內，並包括若干戰區於原目錄上所增加之一部，及其釋義；如行動已實施，則附以行動開始之日期。

代字名稱

釋

義

行動開始

ANVIL

一九四四年盟國在地中海對法國南部作戰『後改名為龍騎兵(Dragon)』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

使徒第一 APOSTLE I

德國投降，歐洲一切有組織抵抗終止後重返挪威之行動。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

使徒第二 APOSTLE II

挪威德軍投降在該國中止武裝抵抗後，仍有德軍繼續於其他各地抵抗時之重返挪威之行動。

靜地 ARCADIA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羅、邱二氏之華盛頓會議。

紅魚 ARGONAUT

馬爾他及雅爾達會議。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羅、邱二氏之馬爾他會議暨羅、邱、史三氏之雅爾達會議。

灰罐 ASHCAN

與日本(Von Papen)同一政治態度之被捕平民特別拘留中心。

雪崩 AVALANCHE

兩棲攻擊那不勒斯 美第五軍團於薩勒諾之登陸。

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

海灣鎮 BAYTOWN

英第八軍團進攻意大利時對墨西拿之攻擊。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

衛兵 BODYGUARD

波涅那舞 (西班牙舞名)  
BOLERO

硫磺 BRIMSTONE

襟飾 I CHOKER I

襟飾 II CHOKER II

喇叭 CLARION

塞鑽 CORKSCREW

皇冠 CORONET

弩 CROSSBOW

龍騎兵 DRAGOON

蝕 ECLIPSE

盟軍全面戰略欺騙計畫。

輸送美軍自美國至聯合王國之行動。

撒丁之佔領。

於德國薩爾布魯根附近對齊格非防線之空降攻擊。

渡過萊茵時，於德國法蘭克福附近之空降行動。

聯軍空軍所計畫癱瘓德國運輸系統之行動。

意大利班泰雷利亞島之戰。

對日本本州攻擊計畫。

對飛彈及火箭設置地之空中攻擊。

盟軍於地中海法國南部之戰 (前稱鐵砧)。

『統主』計畫實施後，德軍如崩潰時，在歐洲之行動計畫與準備。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  
二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  
日

效率 EFFECTIVE

意欲佳 (希臘文意為「得之矣」) EUREKA

向上 EXCELSIOR

喇叭聲 FANFARE

狂亂 FRANTIC

花園 GARDEN

金 GOLD

金片 GOLDFLAKE

鵝莓 GOOSEBERRY

手榴彈 GRENADE

運動家 GYMNAST

聯合第一空運軍爭奪德境畢新金 (Bisingin) 機場時所計畫之空降行動。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羅、邱、史三氏之德黑蘭會議。

菲律賓羣島。

地中海區域之一切行動。

英倫至蘇聯間之空中巡邏轟炸。

銜接『市場』計畫之着陸行動。

『統主』計畫突擊登陸之阿斯奈爾 (Asnelles) 海灘。

加拿大軍團自地中海至歐洲之調動。

在『統主』行動中，法國海岸人工港口之一(人工港口共有五，其後形成二主要人工港口，另一名為『桑椹』(Mulberries))。

美第九軍團於萊茵河東北向全線右翼朱尼支(納勞士(Neuss))之線作戰。

攻擊西北非之早期計畫行動，初由美軍單獨於地中海外行動，爾後擴大，並包括英軍，對地中海內攻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

一九四四年二月初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交付 HANDS UP

妖怪 HOBGOBLIN

反感 HORRIFIED

黑犬(愛斯基摩人、拖雪車之狗) HUSKY

獨立 INDEPENDENT-CE

迷戀 INFATUATE

歡呼 JUBILANT

慶典 JUBILEE

天后星 JUNO

砍伐 LUMBERJACK

磁石 MAGNET

莊嚴 MAJESTIC

計畫於夷貝龍建立一港口之海空行動。

地中海班泰雷利亞島。

西西里島。

進攻西西里。

打開波爾多港口之行動。(後改爲『尊嚴』(Venerable))

奪取瓦奇倫島，打通些耳德河口至安特衛普之行動。

聯合第一空運軍於「蝕」計畫狀況下之空運行動，以保護與供應盟軍戰俘營。

盟軍聯合空襲法國之第厄普。

『統主』計畫突擊登陸之哥蘇爾斯 (Course-ulles) 海灘。

德國摩塞爾河以北，科隆與科不林士間之行動。

駐北愛爾蘭之美軍。

計畫攻擊日本九州之行動。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市場 MARKET

桑椹 MULBERRY

海王星 NEPTUNE

留巢卵 NESTEGG

八角形 OCTAGON

奧瑪哈 OMAHA

統主 OVERLORD

老丑角 PANTALOON

鳳凰 PHOENIX

戰利品 PLUNDER

象限 QUADRANT

奪取格來夫，尼美根及安亨各橋樑之空降行動。

『統主』計畫使用之主要人工港口。(請參照『鵝莓』)。

『統主』計畫中實際行動，僅用於已直接洩露或被揣測之通訊及文件中，以代替『統主』：(a)目標區域 (b)攻擊確實日期及 (c)整個攻擊範圍。

德國守軍投降或撤出後，海峽群島之佔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羅、邱二氏之魁北克會議。

『統主』計畫突擊登陸之聖·羅蘭特 (St. Laurent) 海灘。

一九四四年春間進攻法國之計畫與行動。

意大利之那不勒斯。

應用於統主計畫人工港口之三合土駁船。

渡過魯爾區以北萊茵河之整個行動。

一九四三年八月羅、邱二氏之魁北克會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雷京甲 RANKIN A  
 雷京乙 RANKIN B  
 雷京丙 RANKIN C  
 紅球 RED BAIL  
 圍捕 ROUNDUP  
 六分儀 SEXTANT  
 大鎚 SLEDGEHAMMER  
 皂泡 SOAPSUDS  
 劍 SWORD  
 終端 TERMINAL  
 火炬 TORCH

『統主』計畫實施前，如德軍力量及士氣衰落，重返歐陸之計畫。

設德軍自法國或挪威撤退之重返歐陸計畫。

無條件投降時，重返歐陸之計畫。

在『統主』計畫中，車輛自灘頭至部隊間往返單線特別運輸路線。

對法國海岸所計畫之行動（後以『統主』替代）。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蔣、羅、邱三氏之開羅會議。

當德國士氣低落時，計畫登陸歐陸以獲得一有限度之灘頭陣地，或使其自東線轉移兵力。

對羅馬尼亞普羅斯基之轟炸。

『統主』計畫登陸之多福爾 (Douvres) 海灘。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杜、邱、史三氏之波茨坦會議。

盟軍於非洲西部及西北之登陸。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

三叉戟 TRIDENT

一九四三年五月羅、邱二氏之華盛頓會議。

低調 UNDERSTONE

摩塞爾河以南之第六軍，自科不林士南向萊茵推進之行動。

猶塔 UTAH

『統主』計畫突擊登陸之華里威爾 (Varreville) 海灘。

大學 VARSITY

聯合第一空運軍於威塞爾西北及北部之作戰。

尊嚴 VENERABLE

大西洋法軍支隊打開波爾多港口之戰。

真實 VERITABLE

加拿大第一軍團，於萊茵河及繆司河間東南對山嶺——基爾頓 (Xanten-Geldern) 之線之攻擊。

野花 WILDFLOWER

大不列顛。

日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

日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日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

日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